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二一冊目次

古今議論參五十五卷(二)

〔明〕林德謀撰  
明崇禎刻本

..... (一)

遺民詩十二卷附近青堂詩一卷

〔清〕卓爾堪輯撰  
清康熙刻本

..... 四〇三

古今議論參五十五卷(二)

〔明〕林德謀撰

明崇禎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齊訂閱

伶州鳩論律

問語

王將錫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聽儀紀之以正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射以宣養六氣九德也錄是第之二曰太簇射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

市人論律

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武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散鍾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格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義物也細鈞有鐘無鐸昭其大也大鈞有鐸無鐘甚大無鐸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乎則久久固則

純鳴則終鍾後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維在鵠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頭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靈及析木者右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紀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神焉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神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鍾緒也王欲合是五位三對而用之自鵠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應之數合

市人論律

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蕃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南昭顯文德底紂之多憂喜故謂之宣所以宣之王之德也及及歲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樂之亂所以優柔容民也樂記所記樂詳矣二音是敵之曰和乎路鼓瑟孔



子都爲小人比鄰之音不和故也。奔、彈、南、薰之操。卓、財、解、州、鳩、先、是、之、對、景、王、曰、政、從、樂、樂、從、和、和、從、平、太、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司、馬、遷、言、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甚、哉、樂、之、於、以、家、財、用、兵、刑、非、小、故、也、要、中、和、本、論、儒、者、詳、言、聲、律、度、數、皆、有、不、能、通、知、者、

律書

司馬遷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救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與惡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較而兇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養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迭興迭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勇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誓誥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閑於大較不權輕重微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若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較皆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假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迷順耳夏桀殷紂手搏對俱足追西爲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備服推非輕也秦二世

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厥陸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  
禍于趙勢非寡也及其威靈勢極開卷之人爲敵國  
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  
三邊外呼大國之王雖稱藩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  
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優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  
至孝文卽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  
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驍觀望高祖時天下  
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思  
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

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兵  
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  
器難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如蒙  
民之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  
官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動心傷痛無  
月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  
北陸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  
肩於田畝天下優富聚至千餘錢鳴雞吠狗烟火萬  
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

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  
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  
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和書曰七  
正二十八舍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  
成熱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會者舒氣也不周風居  
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  
于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境  
也言陽氣之危境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  
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  
陽氣藏于下故該也廣莫風居東方廣莫者言陽氣  
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于虛虛者能實  
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于虛日冬至則一陰干藏一  
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  
氣未相離尚如相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  
鍾黃鍾者陽氣墮黃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爲子子  
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于下也其于十母爲壬癸壬  
者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于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

萬物生  
萬物出  
萬物生

萬物生  
萬物出  
萬物生

萬物可探度故曰矣。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胃也。言地雖東能胃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于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于十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主出萬物條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于箕其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太族太族言萬物族生也。故曰太族其于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然也。故曰寅南至于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

口今義論卷

第十回

一

于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于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發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其于十二子爲卯卯之爲官茂也。言萬物茂也。其于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于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娠也。清明風居

萬物生  
萬物出  
萬物生

萬物生  
萬物出  
萬物生

萬物生  
萬物出  
萬物生

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珍珍者萬物益大而珍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散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主陽數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賓陽不用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于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于十母爲

口今義論卷

第十回

一

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酉千張張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免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洗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苑氣林然其于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代也。北至于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者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于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于濁

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湖北至于聲響者  
 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響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  
 言陽氣之旋入藏也其于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  
 老也故曰酉閏風居西方閏者偶也閏者藏也言  
 陽氣道萬物閏黃泉也其于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  
 氣與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  
 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妻妻者呼  
 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  
 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  
 無餘也故曰無射其于十二月為戌戌者言萬物盡  
 滅故曰戌

言人壽論卷之十

卷之十

律呂正聲變聲

陳仁錫八編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  
 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  
 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  
 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  
 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圓得  
 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闊九分積八百  
 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縣  
 是而損益焉及十二律之旋相為宮也各有七聲全  
 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  
 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  
 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  
 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黃鐘宮至  
 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  
 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  
 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鐘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鐘起調  
 夾鐘畢曲姑洗宮至林鐘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  
 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

言人壽論卷之十

卷之十

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鐘宮至蕤  
 射羽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  
 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鐘呂並用南呂  
 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  
 射畢曲應鐘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  
 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卽十二律也十二律卽一黃鐘  
 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網  
 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官商角  
 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微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  
 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竊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  
 呂之數竊黃鐘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  
 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聲  
 爲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卽上文之所謂調成而  
 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  
 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于六十其三十六爲  
 陽二十四爲陰以黃鐘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  
 律五聲究于六十亦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蓋一  
 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

於斯

諸家論樂律至蔡西山折衷詳而精矣愚故但依  
 八編所輯正變以便覽

論律呂

施世亨

古來論律呂者。或不至重上生之說。至近世李文利獨謂黃鍾三寸九分。而律呂長短升降皆以漸爲合。于消息盈虛之理。非如史遷之律應鍾至黃鍾。驟升四寸餘也。大抵祖邵子指節可以觀天。大指尊。猶黃鍾而極短。夫黃鍾之管。可以觀天。又何紛紛爭于秬黍哉。程子曰。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較之。既得正。便將秬黍以實其管。所謂求諸聲氣之元。斯得之矣。竊謂律本河洛。乾坤定位。

而先後天之卦。殊也。律通于曆。曆刻可推。而歷代之曆元亦變也。曆始于寅。而所行之時不同。律始于子。而所用之樂又不同。姬出自天竈。而歲時火以夷。則上宮步自商都。以黃鍾下宮師于牧野。以太族下宮布令商。遂以無射上宮施舍百姓。是用樂亦乘數當辰。亥在始于黃鍾。且周人之樂。無商聲。鄭氏以爲祭車尚柔。抑又以木德聲所起。是知其惟所用矣。故曰。功成作樂。然其物豈可變哉。而文利乃創爲千古獨闢之說。何也。古今之樂器已殊。而太和豈得不在則。

千三寸得元聲焉。千九寸得元聲焉。總無失其爲黃鍾焉。斯制作之隆也。後韓師寧能目指秬黍乎。夫詩三百篇。皆可被于絃歌。漢魏樂府。以迄于唐人近體。猶稱曰律。其風氣之初盛中晚。善讀者能自得之。又何秬黍之爭哉。此是明不爭秬黍之說。然述者之明。不得不存法度焉耳。

按大明風雅錄載公與鄭少谷傳。下戊諸人唱和。稱閩中十子。今讀此篇。知其詩皆可被于音律。不虛矣。息菴五雲二先生爲公子俱登科甲。所爲詩。

具見曹能始先生十二代詩選。蓋公以孝友宜家。至于今其孫其曾。舞蹈詠歌亦如此。是又可得樂之實也。

家本臨川人。國初以世黜籍閩。祖又嘗作譜。標贊有曰。師出以律。愛整其族。克佐戎行。南土牧處文之禱。樂以遺孫。子手舞足蹈。惟干及羽。樂則生矣。調其律呂。蓋言和也。采公按樂律首枯和字。卽此意。孫有翼識。

定律法

畢在思

河圖五十居中洛書五居中居者虛而不用則五十乃天地之體數除五十中數之外河圖三十六居北二十七居南三八居東七居西四居東南二居西南八居東北二居西北而其位亦凡八則入乃天地之用數故律呂損益皆當以入分爲率然易云參天兩地而倚數又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則是此參伍參兩但當陰以八錯綜于其間而不當明以八呈象于其外况既云參伍則當分其八爲三五而合三五以成八既云參兩則當分其八爲四二而合四二以成八既云錯綜則黃鍾大呂純賓林鍾尊而爲居前者即屬陽而用全但當以兩律而合爲八其法須當先用三次用五而參其伍以參天故黃鍾純賓以三分損益爲法大呂林鍾以五分損益爲法此之謂參伍太夾姑仲夷南無應是而居後者即屬陰而用者須當以四律而合爲八其法當先用二次用三次用五次用二次用四其法以兩林故太夾姑仲以客損三分爲法夷南無應以各益二分爲法此之謂參兩

五聲六律中音徵

鄭庭會

五聲中二律乃樂制之祖聖人因天地之氣數彈一也之精神而制作之妙有常情不易規測者矧周樂衰廢古法湮沒殆盡冷之說樂者稍聞隔八相生之說即自詡爲精遠豈不異哉愚細閱律呂新書頗通萬分之十但不生重上生之說愚衷亦未釋然請試陳之按漢前志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仲呂從始至末一損一施而大呂夾鍾仲呂三律短絃加一倍之數方適于用蔡氏主之乃鄭康成杜氏通典之說則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又上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是爲重上生之法則大呂夾鍾仲呂之律不特增短而其長短之數與古法加一倍者適相符合蔡氏不主之夫以兩山去取之間豈爲無見然以諸家

所論與愚之臆度則重生生之法太協陰陽消長之運得轉生變律之原勝於古法甚焉兩存之以俟知者蓋十二律唯黃鐘林鐘太簇得成寸南呂姑洗得成分寸自姑洗而下須以聲毫絲忽衍之五聲十二律皆始於黃鐘黃鐘爲聲律之本共長九寸空圓九分每寸之長雖清十分而以空圓之所受約之則實九分也九九得八十一分是爲官聲之數樂記官爲君詁爲弦用八十一絲是也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爲徵則去三十七得五十四分而管之長六寸也林鐘三分益二上生太簇爲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分而管之長八寸也太簇三分損一下生南呂爲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分也南呂三分益一上生姑洗爲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分也管之長短皆以分數爲度姑洗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謂尚餘一分而數不可行此聲之所以止於五而律亦窮于五矣須有以通之通之者以九九之法衍分爲聲則姑洗得五百七十六聲三分損一去一百九十二聲下生應鐘得三百八十四聲也應鐘三分益一加一百二十八

聲上生蕤賓得五百一十二聲也蕤賓之數三分之尚餘二聲又不可行又以九九之法衍聲爲毫則蕤賓得四千六百八毫三分益一加一千五百三十六毫上生夾呂得六千一百四十四毫也然蕤賓本受應鐘之益而生今復益之而生大呂何哉天地之氣自子至午陽息陰消故黃鐘以後諸律陽損而下生陰益而上生自午至子陰息陽消故蕤賓以後諸律陽反益而上生陰反損而下生是重上生之法所以節宣造化而候之氣應吹之聲和則以天地自然之數不可移易也大呂三分損一去二千四十八毫下生夷則得四千九十六毫而數又不可行則又折毫爲絲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絲三分益一加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絲上生夾鐘得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二絲夾鐘三分損一去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絲下生無射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絲而數又不可行則又折絲爲忽得二十九萬四千九百一十二忽三分益一加九萬八千三百四忽上生仲呂得三十九萬三千二百一十二忽三分之尚餘二忽而數又



不可行此律之所以止于十二也

吾鄉之鄧科名鼎盛皆用禮經領薦而先生以是經割裂紊亂一一參定編正之書成奏闕辭議以公書生竟尼其行士林至今惜焉禮經條說多不能具舉姑采論樂中一篇如此

一曰人議論卷之二

論後世聲詩不傳

鄭樵

古之達禮三一日燕二日饗三日視所謂吉尚軍賓  
帛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日風二日雅  
三日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  
樂禮樂相資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秦  
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  
矢仲尼編詩爲無變祖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教  
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  
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  
序調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義  
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  
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于事後世不復問詩矣  
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汚隆而存亡豈三代  
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  
是樂乎仲尼爲此患故自衛及魯問于太師氏然後  
取其正焉則十五國風以明分土之音不同分大小  
三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  
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

一曰人議論卷之十

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係于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新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于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論今樂之無可通於古

世號太常為雅樂而未嘗施于燕饗豈以正聲為不笑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于奏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于太常其樂懸鐘磬埙篪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千戚之制蓋皆倣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為樂而觀者厭焉。豈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惡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孤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意殊絕何哉。昔者李照胡瑗既造改鑄鐘磬處王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為上古世質氣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瑟也後世變為之箏笛琵琶也摯之以丰填土也變而為琵琶麻料也擊而為鼓木祝敔也賁之為板此八音者與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鐘磬鐃磬官軒為正聲而樂謂胡部曲為淫聲殊不知大輅起于推

輪龍幾生于落葉其變時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  
易之以栝孟古者禮席以爲安後世更以楊案雖使  
聖人役生不能舍栝孟榻案而後俎豆簞席之質也  
然則人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  
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  
者錄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意憑靡曼而歸之中  
雅正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  
爲淫聲哉

論儒生不知樂

楊慎

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呂之  
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  
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  
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  
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  
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  
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  
徑圍工制品不<sub>正成功</sub>一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  
非漢<sub>正成功</sub>之本說而<sub>知然</sub>則學士大夫之說  
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  
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  
詳而經鑄不協韻辨折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又  
何取焉

古今談論參卷二十五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諸子

瞿景淳

漢藝文志敘書子名熊者書二十二篇魏相奏記於  
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遂以爲師令觀其書  
日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  
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至矣。唐  
柳子管言子書起於鬻熊是也子華子程本也程子

本與孔子同時乃所傾蓋而敬之其言宜有過人者  
十篇之中如語道德則頗與老列之言專對則倣左  
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之事不宜直排其謬附會不經  
而乃以爲子華子之書可乎。是公武謂元豐以後人  
所誣也。孔叢子陳涉博士孔鮒撰一名盤孟取其事  
雜也。然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乃其所註之人  
僞作者也。故高續古曰觀其詞攷其事則往往差謬  
而同與可見矣。曾連子戰國高士也觀其遺燕將者  
有曰智者不肯時而稟利勇者不怯死以滅名忠臣

秦作  
下向  
漢學  
說張

不先身而後效詞旨激亮隱然出於戰國之表非儀  
秦楚衍可佐然以布衣遊諸侯不當以身任天下張  
文潛譏之當矣。墨子宋大夫也著書三卷而強本節  
用之道雖有益於國然兼愛之說必流至於無父故  
孟子深闢之而程子亦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  
學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管子二十四卷朱子謂其  
主齊政又有三歸之溺笑暇著書疑後人之所托也  
而聖門有所不道豈非以其光詐力而後仁義乎。就  
使心術曰心等篇似側聞誠意正心之學者亦假言

古今談論參卷二十五

曾

耳。晏子十二卷柳宗元以爲後人採嬰行事爲之今  
觀其兼愛尚同等篇皆出墨子意者墨子之徒與太  
史公願爲之執鞭則其言必有可取者矣。老子著道  
德八十一篇以外已爲首其言大抵欲藏退守不爲  
物先而一返於自然此入於玄妙者也。然謂天地聖  
人不仁何背道之遠哉。柳宗元曰老子孔子之與流  
不得以相抗信矣。莊周著南華經三十二篇以逍遙  
爲首其文辭汪洋凌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上下星辰  
而莫測其所之此極於宏放者也。然狎侮孔子且謂

聖人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何離道之甚哉。而李純甫乃以聖人目之。謬矣。列禦寇之學本於黃老。所著天瑞等篇。其目有八。宋人謂其簡勁宏切。似矣。然論生死而謂生生者未嘗終似輪迴不息之說。也不幾於荒唐無益乎。荀況之學雜於中韓。所著勸學諸篇。其目三十有四。揚倬謂其根極領要。似矣。然以性爲惡。以禮爲僞。而譏毀子思孟子。何其昧於禮性乎。左丘明分周魯齊魯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爲國語二十一篇。柳宗元謂其闕深。

卷十五 雜著

傑異固世之所號。嗜而不已者也。而其說多誣。淫不集於聖。予懼世之學者。或共文采。而不論其是非。故作非國語序。其不滿於後世如此。先秦合東西二周。秦齊燕楚。宋趙魏韓衛。中山十二國。分爲三十二卷。名曰戰國策。高似孫謂其叢挫少論。異錯出。言詞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以劉向較正。卒不能正其淆駁。故作戰國策考。其致議於後人者如此。武子十三篇。所論先計術而後攻戰。先智謀而後料敵。用兵之道。明白周備。故戴溪曰。其操術有餘於推謀而不足。

卷十五 雜著

四

於仁義信矣。武者以兵流於毒。自武子始。非窮本之論乎。吳子一篇。雖曰談兵。然尚禮義明教訓。而其書幾乎正理。觀備果戒約之言。信將家之律令。而在德不在險之論。其戰國之名言乎。惜乎刻薄少恩。不見與於君子也。慎到韓非。刑名之家。隨於曲學。而不知仁義之治者。但到也。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其謂立天子以爲天下。殆猶儒者君爲輕之意乎。非也。薄仁義而重刑名。背詩書而謀名實。東坡謂其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不其然哉。申不害商鞅。嚴峻之後。皆倡爲異論。而不顧先王之遺者。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非以好刑名而言多刻薄乎。商子變亂舊法。以成賊天下。而曰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是何其誣聖人也。范蠡子書極陳敗之變。窮歷數之微。其爲術亦將奇矣。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而處。所以俟時而動。見幾而作者。非有得於此乎。鬼谷子書。竊易卦之神。達老氏之幾。押闔誠多方矣。其言之粹者。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

之類非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者乎。呂不韋乘勢致富貴而行不謹功業固無足觀然著於春秋若勿躬稱言人君之要在於任人用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而達鬱分職篇皆盡人君之道其言亦有可取者淮南子與蘇飛雷被諸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萬其書雖駁雜不一然論君道也則曰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己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論用兵口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其言亦有可用者賈誼以英銳之資抱

一八二論今卷第十上明辯

器自負而新書數卷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揚而雅故司馬遷謂其有功於後但其學本縱橫之旨而以孔墨一言之程子識末之譏不亦宜乎劉向以通達之才善屬文而以新序說苑正綱紀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故先儒謂此書爲漢規鑒但其學好神仙之流而謂黃金可成焉楊氏不知義命之惜其能免乎桓寬鹽鐵論當時所共議者今觀其問荅非不伸與見騁異辭亦無有大過於人者其曰行遠者因於車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則一時趨

向可知矣王充論衡乃其所自著者觀其爲言非不敘天時數人事析物類道古今但足以觀美於一時而不足以準的於後世蔡邕見之以爲談助宜然矣元次山書十卷辭章奇古不蹈古今其曰人之貪於位貪於權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婚忍於詐或貪溺不如忍於貪苦忍於廢棄美哉斯言乎皮日休隱書六十篇立意峻絕善得事情其曰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又曰古之

廿八論今

卷第十上明辯

六

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又曰古之次微得民情也哀今之次獄得民情也喜尹文子一卷謂任道不足以治必用法術權勢劉向爲刑名家者也但其爲民之心順切末章尤中時君之弊使舉而行之亦足以善其國而仲長統獨好之則過矣鄧析子所著二篇以下諸侯實爲嚴酷之行如曰今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又曰日貴明耳貴聰心貴公雖其言足以資治而要其人則李斯之輩矣子家木孟而不能自立者不必舉

古今史學得失

景濂

史記司馬遷所作也。辨而不華質而不慳。揚子雲以良史目之。似矣。然伏羲之畫卦。萬世文字之大原也。知考信者。寧悉棄耶。遷乃忽畧聖經遺編。不錄安施。述朱子之所短哉。西漢書班固所成也。瞻而不識。詳而有體。呂伯恭以左傳擬之。似矣。然人生之節義。萬古名教之大原也。知所重者。寧弗尚歟。顧乃輕賤民彝。非斥不與。寧能追范氏之所病哉。范曄東漢書論竇武何遜之誅。中官爲達天理。論張騫馬勇之使西

論古今史學得失

景濂

域爲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蔡琰於烈女。志王喬之鳬屨。記左慈之羊鳴。而貨殖藝文。志又闕焉。或者譏其言多迂誕。事多詭越。信哉。其後荀悅省班固之煩。作西漢紀。而體製近古。袁宏剪范曄之穢。作東漢紀。盡得去取。而詞約事詳。可謂嘉史矣。然中外二集。夷夏皆均。體無輕重。而是東都之事。入西京之傳。紀載安在哉。陳壽三國志以父亮之憾。而遂短諸葛之將才。以索象之故。而不立丁儀之列傳。甚者蜀以寇書之。魏以帝繫之。使非習鑿齒尊昭

烈以正統。辨曹操爲篡賊。則壽之失何日而可哉乎。晉史起于晉之諸臣。終于唐之房褚。然文聘駢麗。唐太宗親撰四贊。蓋欲掠其美以傳後也。宋書據承天之紀傳。因采摭以成書。然事雜親音。流約增志。符瑞蓋欲專其功以誇人也。蕭子顯因江淹事。齊有文名。初創南齊志。而爲齊書。卒之才。本卑弱。徒事乎雕鐫。藻繪則子顯之罪也。姚思廉因父察事。梁爲史官。祖資梁齊書。而畢父志。卒之將祖父揚名而言多不實。以思廉之過也。后魏書始于鄧彥海。而終于魏收。也

論古今史學得失

景濂

收以恩怨之曲。筆快報復之私。情毀譽不公。而魏史之號立。北齊書作于李德林。而終于百藥。也。百藥選唐朝世民之諱。而畧世宗世祖之號。遷就弗端。而幽學之迹見。終于崔師仁者。後周一書也。先略于牛宏。而所務非清言。再經于德柔。而所闕非因實。宜是氏以非實錄譏之。作于李延壽者。南北二史也。則畧繁蕪。編摩簡徑。宜溫公以作史許之。但不作書志制度。弗彰根其未備。非過當焉。隋書則魏徵總其事。而同脩述者。非顏師古與孔穎達乎。書象衆善。而集故倫。

理有序而典故不遺本未兼舉而事迹詳備史而若此誠可嘉矣。故鄭夾添曰：遷固以來皆莫能及。豈虛語哉？以舊唐書言之。唐之府兵，延古而制屢變。更其未也，則壞而爲禁軍。此亂之所繇也。可以弗志乎？藩鎮專地而力相併吞，其甚也。則起而弱王室。此變之最大者。可以無表乎？悉心奉國，如長孫無忌當代之功臣也。願與好懷之敬宗並書起，哀濟弱如韓退之振古之豪傑也。願與浮望之禹錫同傳。以文苑日劉資，其鑑直之操，以杜威、劉吳淑，似凌其卓異之行。此皆其失之較著者也。曾公亮之言曰：敘文無法。詳畧失中，文采不若事實。寒落誠確論矣。歐陽脩宋祁相與討論舊文，登正義，例續成而志撰立四表，則其傳六十有一而益之以三百三十有一。所謂事則增於前，文則省於舊，蓋言有大而非誇也。故伊川曰：三代以後無此議論。然創去詔令，使一代王言之無敵，好用奇字，使後世讀者之易厭。魏墓之相志以爲十一年傳以爲十五年，景洪之將紀以爲最。景洪傳以爲晏慶洪，將公之號可疑，則見於吳統之糾繆。此

四之數可疑，則見於溫公之考異。焉能以無失耶？故元城譏其敘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贅而不明，不誠然哉？師春秋之意以治法而正亂邪。此歐陽脩之五代史也。觀其立傳之例曰：梁臣曰唐臣，所以暴忠貞之一節曰亮節曰死事，所以愧奸回之二心。罪背唐附梁之人而六臣之傳以彰誅更事歷代之徒，而難傳之名以立文節而發事詳而核，誠可以比良選固而下視諸史也。但出帝之論亦有類漢圖之議，韓通之死不得沾節義之榮，亦不能不起識者之議也。司馬文正公本春秋之法，始自周威烈王，終于五季集爲資治通鑑。既又擇其特要之語別爲目錄，觀其首書三晉大夫爲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力排四絕爲惠帝之黨所以明父子之義，閻忠仲連之射書聯援譏曹操之分香賣屨，辨達良無諸劉涓之語，謂陸贄無報實參之心，存蘇張之縱橫遊說欲見當時持說之麗邪宋也。拜喬大之段給驍驍欲使知小人之利口無益也。故其言曰：臣今所述蓋欲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之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



載於乎進曹觀而抑昭烈帝朱紫而冠河東記此異  
之年閻中宗之號削離堅而不錄書孔明以父寇何  
對耶故論其刺述固有大功而考其去取不能無憾  
雖以胡亥定孝要補遺之作亦何以救其失哉至若  
劉恕之通鑑外紀始於黃帝以題司馬遷之末終於  
咸熙主以補溫公之闕然疑經傳而信子書則無以  
爲作史之法而服溫公之心矣金履祥之通鑑前編  
始於唐虞以明君道之盛終於九鼎震以著天道之  
極其所議論深得朱子之意而有功於斯道者也但

其文皆典謨所載春秋所記則亦贅矣若夫繼麟經

而爲諸史之折衷者其唯朱子綱目乎綱目兼春秋而  
兼採群史之長目微左氏而糾合諸儒之粹表歲以  
首年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四年以著統則統著  
於下而人道定矣大書以提要則大綱畢舉而鑒戒  
顯矣微書以補遺則微目澤舉而幾微著矣秦楚韓  
魏之書征則剔之使天下如指諸掌比不得其正亦清  
秋錄陳壽之志宋齊梁陳之分治則甲之使天下知  
得操之不得其統亦春秋之遺春秋曰公在

乾侯綱目則曰帝在房州春秋曰王出居郢綱目則  
曰帝出奔蜀春秋嘗書立楊宮辛丑用郊矣皆所以  
識其失禮也綱目則原廟以立書五帝以始郊書焉  
春秋嘗書有年於桓公大有年於宣公矣綱目則有  
年書于肅梁後唐大有年書于永平貞觀開元焉四  
結之宏恩帝提首止之與呂后之立少帝得分証之  
例則曹魏之竊位明昭烈之正統所以示天下之大  
分也去則天之儲號存中宗之紀年所以正天下之  
公論也大夫楊雄繫於莽非誅奸雄於既死乎處士

其文皆典謨所載春秋所記則亦贅矣若夫繼麟經

而爲諸史之折衷者其唯朱子綱目乎綱目兼春秋而  
兼採群史之長目微左氏而糾合諸儒之粹表歲以  
首年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四年以著統則統著  
於下而人道定矣大書以提要則大綱畢舉而鑒戒  
顯矣微書以補遺則微目澤舉而幾微著矣秦楚韓  
魏之書征則剔之使天下如指諸掌比不得其正亦清  
秋錄陳壽之志宋齊梁陳之分治則甲之使天下知  
得操之不得其統亦春秋之遺春秋曰公在

兩目未必人物之皆當。德孝隱逸殊行也。而抹及百人未必名實之相符。此皆其失之尤大者。若其間煩章冗句。不知所裁。又未易編舉也。阿摩圖之言有曰。先理致而後崇道德。而黜功利者。法以之而式。矜彝倫。賴是而匡扶。殆虛語耳。竊史莫良遷固。然史記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漢書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而張輔著論。優遷劣固。則作史之煩省得失。可知矣。愚以爲作史者。上之任夫人也。貴行乎四事。而下之任其職也。貴稽乎五志。而參之以三科。何謂四事。曰。重委任。不以他務亂其心思也。曰。假歲月。不以速成致其率畧也。曰。專職業。雖有遷擢。不令輒去也。曰。訪遺書。凡有著述。無不搜羅也。塞是以謀史職。則意猶篤而在上之道盡矣。何謂五志。曰。達道義。曰。彰法戒。曰。通古今。曰。著功勳。曰。表賢能。此苟或之論也。而于寶釋之以爲浩。體國經野之言也。用兵征伐之權也。忠孝貞烈之節也。文告誨諭之詞也。才力技藝之殊異也。則書之何謂三科。曰。敘沿革。曰。明罪惡。曰。旌怪異。此劉知幾之論也。而知幾釋之以爲若禮。

儀川公辭文升降也。若臣和僻國家喪亂也。幽明感應禍福萌兆也。則書之。孰是以例史法。則筆削嚴而在下之道盡矣。上下道盡。斯史書之成。美善可必也。文懿公又有言。脩起居之廢。以慎言動。錄留中之疏。以闢幽忠。此二語。史職尤不可不知。

續史

雙景序

自班固斷代爲史歷世遵之入出新論家立異見故一帝而數紀二人而數傳。天文出於孫瑒方域定於禹貢五行本於洪範而每代作志郡邑各爲區別禮樂自爲更張此表志之未同者也。居攝不附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帝曹魏而冠蜀漢帝朱榮而冠河東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尊中興則黜元元顯義寧則隱大業。錄光宅則畧嗣聖此本紀之未同者也。班固深排賈誼

百八義論卷之六

范曄虛美隱置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以爾朱可方伊霍房彥謙以玄幹而擅名虞嘉虞寄以世南而立傳甚者晉史黨蕭氏而宋之王凌諸葛誕毋丘儉遂爲叛臣齊史黨蕭氏而宋之袁粲劉乘沈攸之遂爲逆賊此列傳之未同者也。王通曰遷固而主帝王之道暗而不明天人之意否而不交制理者秦而不一陳事者亂而無緒若此者謂之無徵可也。梁吳均作通史自太初以終齊室蓋主史記而秦以兩漢紀傳統六百二十卷說者謂其上下通達畧味

相依然列傳參成而成者又遭煨燼至若取序之通譜章衡之通載大抵皆編年之書也司馬光乃取十六史凡千三百餘年之理亂彙爲一書號曰通鑑神宗序之曰傳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此非取諸其事而會通之者乎。唐杜佑作通典自上古以終天寶蓋以正典爲未盡而秦益新禮統二百卷說者謂其綱領宏大考訂該洽然節目未備而備者頗欠精當至其馬總之通曆宋白之續通典大抵皆經制之書也元馬端臨乃廣祐之九門

百八義論卷之六

曰天文曰地理曰禮樂曰兵刑曰財用曰職官曰學較曰封建曰戶口爲二十四日萃爲一書號曰通考本之經史而可據會之典禮而可行當時儒臣稱之曰纂集今古殫盡精力濟世之儒有用之學此非取諸其法而會通之者乎。夫脩史之難無出於表志班固范曄無表而陳壽李延壽無志溫公馬氏其學術非不能參稽互考以擅一代之述作蓋溫公之通有意於本朝之弊而馬氏之考亦所以補溫公之遺也。若宋南鄭熊通志取上下數千百年之事與法而並

錄之蓋有志於會通者其所撰二十畧自謂前十五畧出其曾祖不涉諸儒論議後五畧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自任益不淺矣然今觀之器服失之疎藝文失之贅較仇金石博物之技也昆蟲草木裨官之說也不可以言直法本紀世家荒誕並述列傳載記繁蕪未可以言紀事且佑生貞元間通典所載止於天寶然乃全用佑文自宋以前闕而不續謂非諸史之文不可也惟議遷錄擴未備又譏固專事剽竊至其所自爲書不免蹈之述作豈易言哉

古今談論卷之五

史法

錢謙益

嘗竊聞史家之法矣以一代爲經以一代之事與之爲緯何言乎其經也創守治亂廢興存亡升降贊文包舉一代之全史者是也何言乎其緯也律曆禮儀河渠食貨其事不一而一事亦有首尾也公侯將相賢好順逆其人不一而一人亦有本末也以言乎經緯錯綜則一代之事發裂爲千百而千百事之首尾不出於一事一代之人臚舉爲千百而千百人之本末不出於一人遷固之史所以度越百代者如是而已歐陽氏之作五代之記也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姓十國事各有首尾人各有本末而其經緯錯綜瞭然於指掌之間則史家之法備焉本紀以謹嚴爲主而瑣事斷語於家人雜傳發之朱梁之家事見於家人傳所謂不可道也唐莊宗弒而書崩而其事詳於伶官傳詳而不沒其實也晉出帝之比徒詳於家人傳而洛爾子晉王之問皆于西夷附錄爲中國書也有則傳以爲之區分有雜傳以爲之繫括而一行次於此節死事也所以勸忠也唐六臣之次於一行

也。所以貶六臣也。義兒伶官次於六臣而雜傳又次之也。所以著類也。上下五十餘年如一日貫穿八姓十國如二國舉其一。二其全書可知也。嘗試統而論之。六經史之祖也。左氏太史公繼別之宗也。歐陽氏繼福之小宗也。等而上之先河後海則以六經爲原。等而下之旁搜遠紹則以歐陽氏爲止。此亦作史者之表範而論史者之質的也。五代後則又有可資而言者矣。國統之難合。昔人辨之者衆矣。元人脩端之議謂當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遼兼五季前宋爲北

史。建隆至靖康爲宋史。金源與南宋爲南北史。夷狄

之臣尊胡虜而卑諸夏無足怪也。近世儒者之論則謂當以宋統遼金如劉石符姚之載記。盡削帝謚。陳號以比四夷稱子之例。又欲刊落蒙古一代之史。附於帝皆既亡之後。此又非通論也。當勝國脩三史時。正統之論謫歟。史局獨俟斯曰。莫若釐爲三史。而各統其所統。衆論乃定。我太祖高皇帝。元有國一百六十二年。國可滅。史不可滅。大哉。王言萬世不能易也。然則剛施之離合

盡可以無辨矣。以親戚之得失言之。宋以下四史其文辭爛然可觀。而金史敘南遷喪亂之慘。記劉祁論相之辭。亦古者良史之遺志也。獨於史法。皆不能無憾焉。史之有本紀一史之綱維也。今舉駁雜細碎志傳。所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於本紀。古之爲史者。本紀立而全史已具矣。今之爲史者。全史具而本紀之規摹猶未立也。祭几起。創舉無要領。紀事立傳不辨主客。互載則複累而無章。選舉則錯迕而寡要。此三史之同病也。宋史在三史中。卷帙最多而缺畧亦不

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

曾公亮論方畧之詳。攷一代家傳別錄。有不可勝書者矣。又如史彌遠之傳。但序官闕。兼載奏章。而未敘數語。論其奸邪。首尾兩載。褒刺失據。不已疎乎。作史者既無要領。則紀載不得不煩。凡軼身邊事。掛藉黨人者。人立一傳。浩如煙海。而才人志士。參列其間者。類皆冒沒於枯竹汗簡之中。不似僕乎。秉筆之臣。身在勝國。有島夷索虜之嫌。內憂外患。安擬振復之大義。昔未敢以訟言。至於靖康之流離。淳熙之屈辱。皆

漢而不書則何以著臣虜之羞嚴事誓之詩乎它如崖山之故事桑維之遺錄與宋之遺民故老哭西臺而樹冬青者一切抑沒而不書雖曰定哀多微辭不已過乎此宋史之失也元史成于洪武二年元統以後續成于三年自開局以至刪纂皆不過五六月而已以國初禁網促數多所忌諱而又限之以條例要之以時日焚膏宿火驅而成書非有老于文學熟諳掌故如宋王二君子總領其事欲成一代之史何可得也然僅可稱纂草而已此四史得失之梗概也

明興至嘉靖萬曆之間談史者紛如矣以鄭端簡之博雅其論贊可比於陳壽而才識遠不逮于歐陽又况於所謂修談古丈者其于史家之法集未有開焉者乎萬曆中以閣臣之請開局纂修未卒業而報罷論者惜之雖然今南充不處史局不罷一代之成書遂可凌唐宋而上之乎以二百五十餘年之久日所起居因仍往事輒軒上計弗詢郡國一旦欲貫穿掌故羅觀放失蓋已難矣其尤難者則無甚于國初秦楚之際太史公有月表矣係楚於秦所以係漢于

楚也能以之子我明也高皇帝未嘗諱也而載筆之臣諱之今其事若存若亡矣即不必列之世家亦當存以月表之法而誰與徵之僞周之事一時著臣故老如陳基王逢所紀載皆鑿鑿可據而攷之元史國史無論事實牴牾卽歲月亦且互異基與修元史非見闕異辭者也而又使誰正之至於鄒陽代辭之事青田牧豎之言傳說增益其詭較然而至今未有是正者也生以爲史未可輕言也誠有意於史則亦先庀其史事而已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先使其僚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漢則劉歆三國至南北朝則劉劭唐則范祖禹通鑑之有長編所謂先庀其史事者也今之會典古之六典會要也唐六典爲卷僅三千一代之典章備焉今不可及矣唐宋會要皆不可得見獨元朝經世大典出於虞集輩之纂修者做六典之例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凡君事曰曰帝範帝訓帝制帝系臣事六曰治典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讀其序錄篇目其義例升如也倣而爲之而書志之事舉矣宋人班表之

錄彙家狀別錄以備采擇。而元人蔭天爵名臣事畧之輯先疏其人而件係其事。自魯困淮安以迄於司徒文正有元一代之人物。皆撮於數卷之中。今所傳蘇徵諸書足汗牛馬以方天爵之書。度如也。微而爲之而列傳之事舉矣。此所謂庀史事者也。若夫史法則存乎其人而已。李翱有言。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以盛明之世。蓬山芸閣。比肩接武。豈無歐陽氏者。奮筆其間。而徒如李翱之憤懣於唐乎。則亦待其人而已矣。

史家不讀此文不得

古今說部全書 卷十三 雜著

諸家經史已見前載

班固

藝文志

儒家有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游文於六經之中。習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高。爲唐虞之際。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折。儒學衰微。此辟儒之患。遺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代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乘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古今說部全書 卷十三 雜著

十日

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陰陽家者。流蓋出于農和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率于禁忌。泥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勸法。此其所長也。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欲以嚴治。至于殘害。至親衰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魯者爲之則苟鉤鉤拆亂而已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一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縱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

于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明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蓋者爲之則漫美而無所歸心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

序上下之序。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然弗汲也問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經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蘧堯狂夫之議也兵家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也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古今議論卷廿五

十六

陰陽者時順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其卒攻之勝者也總結一段休

也通考纂去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鴻悍非湛密者弗能繇也夫觀景以謹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繇之臣諫不能聽之至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請者序四時之位正余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書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于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前一日五行次二日差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夫而五行之事亂五星之變作皆出于律歷之數而分爲

一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于世察以相亂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及至衰世懈于蓍成而屢煩上茲視明不聽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罷熊虺蛇象

魚旌旗之象者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參平陰春秋之說妖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妖歸人興也人失常則妖興人無靈焉妖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維雉登禹武丁爲宗或者不稽諸躬而思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鼠之占夢傷其舍木而憂求不能勝因咎也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入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吉凶貴賤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

精微之獨異也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黠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都唐虞得農簡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

本處生之分而用度銀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瘡爲刺以生爲死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至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于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有曰有病不治當得中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

中義論卷之五

十

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老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情而游求于其外也暇以溫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休惕于胃中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所以教也方技者乃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和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絕脉

論文章

譚元春

衡古今之文者貴以已之正識人之不正又以人之正識已之不正韓子論荀楊之疵而韓子之疵不下荀楊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更甚六子班固譏子長不通於聖人范曄譏班固未遯於目曉之論然則古今文章豈真無定論也愚以三代以前初無文字而詞爾雅止於自暢其情明白坦夷人人誦之不厭此即文之宗也漢之子長唐之退之宋之歐蘇亦本其意義而行文是以獨可領法而楊子雲則以艱深竊之惟竊之故不傳使子雲自爲子雲之文非鉅手手使子雲自爲子雲之文不亦有明白坦夷者乎卿雲喜起偶然天機之鳴耳不知何時有詩人之名三百篇以詩名皆里巷士女雜採節錄之語而精采香光自滿於天地而不敵唐山夫人稍有遺響降而蘇李之古十九首之古三蘇之古賈氏之古以至於六朝三唐窮工極巧致精盡微非未詩之所能及則性情之妙不覺爲理學掩也雖然楊雄亦自有傳千古之文宋人亦自有傳千古之詩也雖然韓

蘇工於文亦有最工之詩也李杜又工於詩其小文  
 小序亦自古賢不類今人也夫古今人之詩文何以  
 可傳傳其精神之不朽於天地間者耳其似歌似哭  
 似喜似嗔似明似滅似倡似掖者一盡寫之於詩文  
 而詩文爲若人存其不可朽之精神並若爲若人譽  
 其未嘗死之鬚眉笑語與後人相發相吹於無窮若  
 之何而不傳必如昭明文選之蕭蘭亭序曰以天明  
 氣清一語晉人問古詩何者爲佳曰所遇無故物馬  
 得不速老爲佳宋儒謂晉無文章止有歸去來辭漢  
 晉論卷三十五  
 無文章止有出師二表李獻吉勸人無讀唐以後書  
 李濟南取秦時明月漢時關爲唐絕壓卷此皆不通  
 於詩文之精神而執其一意以寬古人愚所不敢也  
 開口四語是聖賢真正學問又于子先生賡周介  
 生先生書云文章之道大要在克已而已惟克已  
 故能以已之正識人之不正惟克已故能以人之  
 正識已之不正先生又有言師古文猶師古人也  
 古人有羿彀有莽操有林甫盧杞必皆古人可師  
 則彼亦古人也古人之文何以異此惟不盡師古

人故知今人之文亦自有勝于古人之文惟不盡  
 師古人之文故知今人之文亦自有勝于古人之  
 文

古今通論卷二十六

關中

林德謙公某

施德謙公某

解

粵郊子所論古官詳矣。僕實久遠，斷自經典，周官月正元日，舜柝于大祖，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俞哉！惟時，柔遠能通，惇徒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俞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

古今通論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帝曰：俞，汝往哉！帝曰：皋陶，朕聞，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嚳，若予，王。俞曰：嚳，哉！帝曰：俞，咨，禹，汝共工，毋拜。稽首，讓于受、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諸帝曰：嚳，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俞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諸帝曰：咨，四岳，有能

古今通論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典服三體。俞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聖，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周官此六官之綱也三百六十之屬備詳周禮非其義焉

惟周王撫萬邦逋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辟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肯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實亮

一人讀論全卷十六

天地弼予一人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民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惡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三公三孤本註以論道弘化等語分屬愚意論道便是弘化燮理便是實亮不過一事而已但公主之張佐之看本文貳公二字已有分曉為分屬之

說似非也官不必備何連下節弼予一人何連上節尤見古人文字之妙處

疏爾奮曰師保傳前人乂明解之矣疏中又分公孤二字未說破愚謂主之者當集思廣益故稱公佐之者忌附和雷同註稱孤

8 內外論

鄭伯謙

或問周官之制內外庭固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嘗有近于周者乎。曰豈惟漢近于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于內外之相屬其事則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繁章。又外之三十六卿如監御史者皆是御史之屬。爲之猶得以天下之刑官徑達于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于天子。漢興監郡之制變爲郡尉。若夫少府之前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秦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于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少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

制皆近于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權威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爲相監官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燕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禮。發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闕官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爲之。自武帝晚年燕遊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奏章尚書之官于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繇中丞中丞之官于是不得居中辦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于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爲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爲一然也。非丞相職任儼然號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它

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職。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繇。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後。建漢初之制。魏相爲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史按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燕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奏列其奸。中外之統。復合爲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給去而盡。歸于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于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備大臣之竊命。于是取三公之官。以爲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爲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用奴僕。臺閣之餘矣。成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于尚書。尚書之權又移于宦官。尚書宦官合爲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絀然於內。

是以太尉楊秉奏候覽尚書召秉。舉屬詔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也久矣。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內外之不相屬。未有未漢之甚者也。而其原寔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防脈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欲意于法度之外。使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俱不領於大臣。以至王府所用之司。非大臣之所預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璣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務之。士靈近習之變。非大臣之所統攝。則母后稱制。下令不出房帷。刑人操程。國命或庸封土。夫誰得而制之。蓋事權兼則治。政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以下。其治亂盛衰之變。凡幾見矣。見其變而機周官以救之。此爲治之大原。

職官論

王世貞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其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即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謀其治而爲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關於九卿卿守取選焉而不爲他曹以顯之也。九卿爲將軍矣太尉爲丞相矣而不爲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而習吏也。齊生而開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國朝於內爲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於外爲獨許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卿不得自論鬼神以上賦稅難斗計弗敢顧也。其內宰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大牙然。其類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繫其頭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爲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

王世貞

明日爲兇鉗短後之丞。整整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許於彈亂而略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莽矣如卓雄如操不得而倣用其巧與矣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爲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而有融附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爲之裁節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選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入以補其闕。撫臣監司守令非六載弗遷。間爲之增秩賜外俸書以作其勞。其秩滿而爲之舉擢以大報其賢者。合最禁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途毋顯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弓矢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高皇帝競競百折而得天下。今使靡蟲之士從容而蠶蠶之而不爲之防吁可慨也。



君不宜與下同功下不宜與上同德上無爲而下有爲也故上必有爲則不主下安無爲則不臣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其來尚矣無之而不爲人君之人則無之而不爲人君之任推而下之至於守令其最與民親者也上焉者弗知也推而上之至於相而止可以與其君擇吏者也故焉者弗與也幸相得其人天下無不得其人守令得其任天下無不勝之任敘焉或此焉所縣以治之路不同要皆卓乎其有樹

者未可輕議也若夫相之下守令之上其委隨適遊於其間者何人也愚居田間固目見守令者之爲矣真循良卓異雖以皇上今日臨軒注選而論之固不得治非不得治守令固不得自治其民也所意酸心憐甚以爲無罪若忽不得不忍而審獄之所大切尚不能平或不敵不袖手觀其徜徉也所以然者非壓以卿之豪貴則臨之以大吏也夫在約恩統其體已甚或以言論折衷初亦無嫌今之募安郡縣登誠爲其宰共治單父者乎爲我服軀爲友攜芳互相翼

易而已至於冠事上官無失名譽宣帝所謂賤薄水以得白日觀之今日如取如携如其不然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過夫譴呵及細微度責不量力郡縣安得不內自刻流至衆庶且夫郡縣如此其多也昔人謂止擇十使尚未得人况至千百安能盡稱職而又矧其驅之以此也今者幸逢聖明所注意固不宜出此雖然尚不忌此自見風度以爲諸有位紀綱以佐吾君固吾相事矣夫婦女蘭押非所以居三公之位然則令下之日而元勳微聲樂京兆咸陽從者斯其人亦表表也彼其真氣固能奪人也孤子語孝賢若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不親其事不知其難故盛氣者至有使我居此數月則天下無事之語斯其人誠躁妄顧何可以當其事而竟不懷此心哉夫上與下異計利于家而害于國則主弗爲國利焉而身無利則臣亦不爲而或至家處而爲之者則法之爲耳其使倆亦似各成本領慮難旦夕盡要不得謂朝廷乏人夫入固誠不必如東方所云周召爲丞相太公爲將軍伊尹爲少府后稷爲大司農而子路爲

執金吾者也。今併且歷數。祖宗朝人卽若諸葛肅何。輩初不必今日無之。今獨少一宰子耳。今天下用智太深。莫不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籌其職。悉而爲萬全之事。此人臣之利。非社稷之長便也。夫祭猶爲其食田鼠也。祭虎爲其食田豕也。不然則固鑄金爲人而無食祿之費也。上設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事。其主者宜未之有。夫將侯之矣。此賈太傅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談也。悲夫。

宰相

宰相以道事君者也。故以固寵辭身爲深戒。以薦進人才爲職者也。故以妬賢嫉能爲最忌。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之職。論百官。進賢使能。持衆美而效之。君乃爲善。苟有嫉妬之心。則高材美品。損棄而失職者多矣。李林甫之相。明皇也。嘗謂上意而奏君欲。每奏請必先徇還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以故當國幾二十年。開元中。大臣多錄節度使相。天子林甫請用。將主邊則夷狄可滅。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以久已權。使安祿山專三道。勳兵。勳天下。而王室遂微。盧杞之相。德宗也。率聚宴飲。以中帝欲。恨排之聲滿天下。及朱泚圖。朱天李懷光。赴難。此解去杞。罷其見帝。斥已短。卽論奏曰。懷光黜在宗社。賊見之破。勝若許。來朝則竊貨。留連失機會。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無朝懷光。快快逆叛。帝跡果絕。是觀之宰相。固寵辭身。其禍至於如此。林甫性陰險。而柔令。若可親近。惟深淵卒。

不可得。公卿不錄其門面。遂必被罪。時相者張九齡。李適之皆遭逐。帝嘗御勤政樓。見兵部尚書盧綸。按轡絕道去。愛其風節。稱美之。林甫卽誦令諸者。遽坐廢。于時有以材譽聞者。皆于天子抑遠之。以故在位。恩寵莫比。杞陰賊陰殺賢者。媚能者。忌小許。已不傳。死地不止。頗與卿挺正。敢言杞惡之。卽令宣慰李希烈。竟爲賊害。故宰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遂爲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帝出奉天。崔寧自盧中來。以橋遷事。指杞卽誅殺之。綸謫客卿。雖國也。主辱猶誓言自辟。錄

是觀之。宰相茹賢嫉能。其害至甚如此。明皇在蜀。與裴士淹談宰相。至林甫曰。是子茹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德宗嘗從容語李泌曰。盧杞敢言人皆指爲姦邪。而朕不覺何也。泌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耶。李揆和蕃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天下皆以爲姦。而陛下獨不知此。乃所以爲姦也。嗚呼。其真知言歟。人君任相如明皇于林甫。德宗于盧杞。自是偏溺取敗。若漢武丞相多不委任。觀還載易有如傳舍。

相之被殺者凡五。對屬是。嚴斬李蔡。嚴青。至使來不敢拜命。其親丞相爲何等官。而若是哉。故班史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以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闕焉。此意深矣。

石介有云。任宰相之事。必有宰相之才。不求其人。但以年高久次。或柔弱易制。或邪佞諂進。或結托外戚。或附麗中人。便居具瞻之地。處論道之職。姦邪者側立。權作福禍。官賣法以亂天下。軟弱者則承意順旨。徇惡不言。以固恩寵。大則危社稷。小則

縻紀綱。宰相之任何可輕授也。

公卿之職。實以論道經邦。本朝大畧間爲武選兼官。此後贈典而已。故弗采云。然則坐論之責。宰相得不全受之乎。

議侍從直宿以備顧問疏 司馬光

竊見祖宗之時。開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  
講論萬事。至于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  
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  
者。一則欲使下情通上。與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  
否才器。所任是以降取。舍皆得其宜。

乞侍從與閣邊事疏

余靖

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闕。元昊遣人來朝。大  
臣商量。唯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凡下雖名侍  
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  
無繇論列。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係于安  
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為漏洩。

論經筵事宜 程顥

伏惟人主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  
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  
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  
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  
時于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于人情  
物態。稼穡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  
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  
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  
不亦難乎。太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愛。慢與賢士大  
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  
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  
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  
存是慎之心。臣欲乞左右扶持。祇應宮入內臣。並選  
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  
凡華巧奢麗之物。不得進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  
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  
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歲規。維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謂。護。聖。躬。莫。過。於。此。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  
講。者。獨。立。于。禮。為。侍。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乃。於。義。理。  
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目 開經筵疏

楊士奇

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  
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  
之。臣。不。幸。宣。宗。上。賓。中。外。哀。戚。臣。未。敢。逃。言。然。此。  
事。至。重。不。敢。久。默。臣。聞。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難。建。  
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  
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先。  
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  
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久。學。術。不。立。心。行。已。素。無。著。  
譽。者。不。得。濫。預。益。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  
不。擇。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自。諛。厥。后。  
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不。係。君。德。重。  
輒。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皇。  
上。富。于。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  
皆。宜。選。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左。右。庶。不。正。之。  
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如。或。其。人。

舉動。徒語言。襲授。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禁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上言講學勤政疏

文震孟

臣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于燎原矣。奴賊兇氛。止熾。羈虜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爲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復虞惟授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爪牙之足寄。紛紛兵餉。惟聞瘡痍溝壑之甚悲。蹙地喪師。無處不有。賊軍殺將。所在相聞。此真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官贍國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仰皇上具爲堯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特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交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悞國以至於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坐自若。但俟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今日非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杰之心。發奇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于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頽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

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塲了無生貳則皇上之聰明何緣開暢臣意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自事唱奏事則西臺必當以次自事奉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自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替可否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之大臣面商而裁次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口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

古今談論卷之六

外者亦興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苦心若能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退孤單朝儀安取此躬行身續橫玉腰金者爲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子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敘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臣聞宗祖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閭閻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辭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挾術既無實可以自藏左右進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健健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稽

神不狃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穆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贊筆者爲也皇上之精神既與群臣不相浹洽則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頰夫大君照臨之體段一帝王宏遠之規模則豈若輩之所解于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踰軀屢煩中官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謁張呼咈盈庭乃致諸藩之倖封恩膏久壅國勢家範盡篋之爲弁髦此何禮

古今談論卷之六

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寡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拔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于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倫安于無事全虛廟筭何以張捷伐之威條如黔圖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且中朝舉動則更有河異者總憲鄒元標行矣僉院馮從吾杜門矣首揆家宰相率而請去矣此皆三朝勳遠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于其位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接管追學

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永鑒亦未  
有以明告我皇上者耳去者爲策則仕者不貴廢  
尚書王紀創籍歸農滿增品望策蹇出都人謂狀元  
駢駢破帽蒙頭人謂華于蟒玉今諸臣被道學之名  
以去其貴且甚于三公九卿也夫天子之所以屬  
世作人者唯此爵祿名號而至使角巾簪于冠冕此  
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邪風鼓煽固是混淆此尤隱  
伏之亂源統祈皇上之洞啓但蒙省覽稍見施行  
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其心矣

百八論論卷之六 官

文起先生方今第一人也忠孝文章何篤生  
如此

論翰苑

馬端臨

翰苑經筵在近代爲至清要顯矣之官而杜岐公通  
典叙職官獨闕焉蓋學士講讀之官皆始於唐開元  
之時講讀集賢殿故通典於集賢學士條下附載  
而翰林唐史志以爲獨無所隸然自開元建學士院  
之後居之者多名流至號內相乃略不敘述則爲闕  
事矣古人有一事必有一官官雖歷代沿革不同而  
所掌之事則一也故通典所載唐所置之官而前代  
無之者則叙其所掌之事以通于前代如通事舍人  
唐所制也而其掌則秦漢以來謂者之任也集賢殿  
書院唐所置也而典掌則漢魏以來秘書省之職也  
然則翰林學士之官獨不可通之於前代乎蓋以言  
語文字被誦問以翰墨技藝侍中特詔則漢武帝所  
以處鄒枚嚴徐靈帝所以招鴻都之學之類是也至  
平出入禁閣侍被親遇參謀軍國號稱內相則漢魏  
以來侍中領尚書事秘書監中書監之類是也若代  
言典詔之任則武帝所以命司馬相如歷代所以置  
中書舍人是也



丘瓊山先生曰翰林之設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湯  
誥微子之命之類體制言詞類非人君所自言者  
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漢世尚書郎主作文書  
起草五日一策食下天子一等雖無代言之名其  
端已見於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居翰林嚴密之  
地焉我太祖元年置翰林院學士承旨待制應  
奉等官十八年華舊衡定翰林官制設學士二員  
講讀學士各一員其屬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  
籍侍書待詔外又設修撰編修檢討以爲史官是

前代代言之官經筵之職秘書供奉之任起居言  
動之注皆屬之翰林一司其職任大非他司比也  
受其官者自當蓄見聞以備顧問進忠誨以効規  
箴豈可但紙然而已耶

史官助賞罰論

蘇轍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  
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有權而後能善  
天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天橫窮困之災不賢  
者無以饗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李路原憲古所謂  
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僂粥之不給蓋昭莊  
驕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  
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  
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  
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  
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者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  
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  
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  
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臣之振  
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  
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  
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  
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

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寔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於王室王實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實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損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實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

百八議論卷之六

卷之六

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燕之時董之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然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實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論諫職

元 廣

臣竊觀今時儲位素餐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等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爲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至于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足以舉無遺策言有常典文皇猶以爲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勸焉有無不替可無不行不三四年而天下大治變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蓋聖德之虛飾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解天子之諍臣矣近之司諫諍者則不然大不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詭列累累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暇不得數陳廷議安哉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詔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而欲收絲綸

之超越日月之光何裨于萬一乎。

古今論衡

卷十六

二十一

諫官

歐陽脩

今世之官自九卿至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封郡逾境雖賢中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不是。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專行其道諫官專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夫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議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議著乎史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良可懼也。

8

論臺諫

蘇軾

本朝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超  
陞許以風聞論事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  
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識者識宰相但奉行臺諫  
風旨而已推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  
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  
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  
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  
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精以捕鼠不以無鼠而養  
下人養論臺諫卷十六  
不捕之猶畜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爲  
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  
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  
論姦臣一段最爲刺骨然非選擇端方骨鯁安知  
不卽與姦臣爲姦耶

論臺諫橫議之禍

周思兼

天下之事最可患者莫大於國是之橫起而莫知其  
所定而其最不可爲者則在於人主之無斷古者諫  
無定官而臣民皆得以達其情故下無所壅而上之  
人安坐以聽之天下大治及後世而諫官立焉天下  
之事非諫官莫敢言而其杜門不言者有諫而無救  
不言者有諫則諫官得以盡其情於上而無所復忌  
非諫官莫敢言則臣子之議莫得而亂之而諫官之  
信愈明故天下之人議論然有所別白而其入君亦  
知天下之利害可以聽之而無疑是故諫無定官者  
所以大天下之公而諫官之專其責者亦足以遏天  
下之橫議而不至於亂故漢唐之世國是定於上臣  
子奉行於下無敢誼譁以亂國家之紀者而大夫或  
失於當則諫官得而陳之而宰相亦得以引其咎而  
入君亦可以從其說而朝廷之勢益尊是以漢唐無  
橫議之禍昔者宋之亡非一道也而其患起于諫官  
之職不專而小臣皆得以議國家之政以攻大臣之  
不便於已者而其君莫之罪故國家有大政未有深

病於天下而其臣綽然而擊之又紛然而相之大臣  
不勝其憤而思所以去之於是有所斤創奪之罪國  
家用一人未有深賊於其君而其臣紛然而攻之又  
紛然而和之天子惡其不情而思所以快其忿於是  
有流徙安置之罪夫議朝廷之政而至於貶削以去  
攻天子之寵臣而至於流徙於外則天下釋然稱之  
以忠直而其淺狹小人欲取忠直之名舍是無以自  
顯故橫議之風愈昌而不可輟而人君遂莫知所從  
而國因以亡唐高祖之攻長去也其智足以遏突厥  
而國因以亡唐高祖之攻長去也其智足以遏突厥

下論議論卷

卷廿六

世五

李文靖聖人之識

論漢唐九卿

林

關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  
職之煩省嘗按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奉常一也  
光祿二也衛尉三也太僕四鴻臚五也少府司農宗  
正廷尉合而九焉夫漢唐之九寺即周之六官也然  
周有上下相維之制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有應  
任無曠之實而唐有員數過煩之弊此其故何哉愚  
嘗究其源流矣觀周之建官也百官總命于六卿而  
六卿聽命于太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

下論議論卷

卷十八

世六

之近習凡周人之布滿于王朝者若不可得而一而  
不知實以冢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司徒以族  
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司寇  
凡周人共民之權若不一而不知實以三公兼之則  
其權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然爾彼漢之九  
卿吾咸馬景帝零蠶鼎錯而內史得侵宰權申屠嘉  
之權武帝屬意弘羊倪寬而九卿敢奪石慶之職是  
時也九卿更迭用事天下之務不關決于丞相禮事  
獨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尉刑典盡屬廷尉

邦賦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廷之權丞相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證也又觀周之建官也或以公兼宗伯司冠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職也或以卿兼卿大夫或以卿兼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此則人職任無廣之實然爾彼唐之九卿吾茲馬旣有六尚書合周官數又有九卿寺同漢官之名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臯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冏之說陸長源言其弊之職則曰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是時也其任分則其數必繁其數繁則其事必曠大農少府復分于戶部大常宗正復散于禮部儀仗一事也旣掌于衛尉又掌于庫部飲膳一事也旣任于光祿又任于膳部其餘三寺亦多分散此唐職任過繁之錄也循漢唐之名得周之實不失于偶重不失于過冗幸有國朝之制馬國初省部寺監皆爲空名九卿之職併省不齊且太常則易爲判禮院之名宗正則僅有判寺之官太僕則群牧司是其職也鴻臚則糾察在京刑獄是

古今通纂卷之六十八 職官

其職也鴻臚則其職歸各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則其職皆隸三司衛尉則其職分爲金吾衛仗三衛皇城等司此國朝廷置之始也逮元豐詳定官制法唐六典其九寺各有卿有少卿有丞簿惟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之官夫理復置寺正評事司直之官其名正矣其職定矣然旣有六部又有四監旣有四監又有九寺是不免有十年九牧之嘆此寺監之職可歸六曹之論所以拳拳于劉公安世也中興以來遂議併省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光祿鴻臚併禮部官無虛設事無散任此所以爲萬世一定之法歟

古今通纂卷之六十八 職官

任子

崔景淳

舜命八元八凱。皆出於高辛高陽之裔。周命鄭號毛原。皆出於姬姓宗盟之親。在虞周則以爲當。在後世則以爲蓋。皆推其故矣。舜命典樂以教胄子。而直溫剛簡之德全。周命司樂以教國子。而中庸孝友之行備。教之於平時而用之於異日。所以有賢子弟也。夫富貴者侈之階。安逸者驕之府。况世祿之家。鮮克終禮。則任子之法。烏可無教耶。漢世任子之法。有任爲太子洗馬者。漢有任爲太子庶子者。漢有馬野有任

下論論卷

卷十六

三十九

爲右較書。辛慶博士弟子者。伏有任爲侍中。史丹任爲軍司空者。杜有任爲郎。蘇武劉向孔光子男放。代任爲中郎將者其制固不一矣。清耶。濫耶。吾固未暇議。獨惟夫漢人無教養之法。至使王吉欲除其令。以求賢。故萬年教子以誦。方朔教子以容。豈非上人之積弊哉。唐人任子之法。有所謂三衛七等者。有所謂親事帳內者。有所謂納課品子捉錢品子者。其目固不一矣。當耶。否耶。吾固未暇論。獨喜夫唐人有學較之教。至使國忠亦願其子以明經舉。是故柳子教

子以嚴。韓子教子以學。豈非上人之激勸哉。宋則參樞之子。並授供奉官大臣之子。止爲六宅使。魏延信以幸。賴之子。爲駙馬都尉。特請於朝。乃得其子爲寺丞。是公主未有奏蔭也。杜彥鈞以昭憲后之姪。從太祖幾二十年。僅補東頭供奉。是戚里未有奏蔭也。王德用以樞臣起之子。起之建旄也。二十年而德用僅爲忠佐。是管軍方鎮未有奏蔭也。則奏蔭之法。不亦嚴乎。然此未足爲嚴。公卿之子。未任之前。則命入學。以教之。既學之後。復立較試。以考之。其已試者。復嚴

下論論卷

卷十六

四

之較試。則以身年滿書三者而並舉焉。其已覆者。僅擬焉之引。對對果精。然後命官。否則復黜焉。茲其所以爲嚴歟。是故奚奐以坐補參郎而貶。高元緒亦以坐補參郎而貶。噫。覆試失實。尚罪舉主。嚴何如耶。錢象中以學業未精而黜。陳宗範亦以學業未精而黜。噫。引對未精。復俾再學。嚴何如耶。後世任子之法。去嚴而尚寬。推恩之例有。墜而無替。其弊不可勝言。是以范仲淹富弼極言冗濫之弊。李東之范鎮請定補蔭之法。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脩業藝。此孫林之請

也臣僚不許陳乞學士精加考試此何則之請也吉  
哉斯言真萬世之金石矣

武肅

王世貞

職方考銳兩京都督府分隸各都指揮使司十六行  
都司五留守司二衛四百九十三守禦都牧所三百  
五十九儀衛司二十五宣慰司二宣撫司六安撫司  
十七招討司一長官六十四蠻夷都司衛所長官司  
四百六十三王世貞曰國朝兵制永樂八年北征  
始分步騎爲五軍命靖遠侯王友督中軍寧遠侯何  
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陽侯陳懋督左掖  
唐恩伯劉才督右掖尋別選輕騎爲前哨命都督劉  
江等充遊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冀中等充驍  
騎將軍都指揮金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  
充輕車將軍分督精卒不隸五軍十二年正月北征  
歸京師則爲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  
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太寧三都司輪  
班騎步兵景泰中用兵部尚書下謙議擇三大營精  
銳騎兵十萬分爲十營闡操以備緩急是爲團營而  
以兼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爲  
總兵太監賈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



嘗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  
分爲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齊武耀武練武顯武敢  
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嘉靖庚戌政  
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將較亦如之隆慶四年大學  
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  
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政戎  
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劄掛印而命將關外事完  
則繳劄納印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然乃請仍  
舊制分五軍神機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  
口今議論卷二十六 軍營

各給勅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餘如貞吉  
言近年以來雖將有廉食政有叢舉風弊大約如故  
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攀縱權貴所幸動則掣肘  
二也人不見敵縱有拳勇不習戰三也嗚呼欲兵之  
強得乎

請見留都窮弁赴北裝替疏 王 宇

臣竊見南京和陽衛舍人褚維藩父故業已三年因  
貧不能赴裝每起送扁期即稱往返多費揭借無歸  
屢告案候催至今春始得起送又查有典武衛舍人  
劉汝存龍江右衛舍人張國相江淮衛舍人李文元  
金吾右衛舍人戴德志等俱在京貧苦身故府軍左  
衛舍人周時縉孝陵衛舍人張世文飛熊衛舍人湯  
執中典武衛舍人王存仁等俱選回在途貧苦身故  
爲照南京各衛軍官俸薄差繁日損月瘠食無半飽  
身無完衣每值赴北京襲替盤費無措或指俸米而  
揭借或向親友而哀求或賣房屋以充費或鬻兒女  
以營資萬苦千辛痛心酸鼻至于在北聽選守候動  
經歲月多因資舍罄乏飢寒莫救而預命異鄉者歲  
歲有之亦或分文難辦稱貸無門甘棄祖蔭終世不  
得襲者衛衛有之此軍始祖皆 高皇帝與 文皇  
帝開國靖難之功臣也以汗血之勲勞無罪而一朝  
絕之深可憫也且使留都武臣漸就凋落而衛所空  
虛亦可虞也查得 國初南京總小旗補替至北京

併錄正統二年兵部左侍郎鄒望題請改于南兵部  
會官監併南京各文職官往時考滿俱赴北京萬曆  
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煥題請改于南吏部類咨考  
滿夫旗役之勞費可恤何獨重疲乎軍官文臣之間  
關當念何難曲體乎武弁伏乞 勅下兵部以後南  
京襲替舍人只于南兵部研審明白覆勘對同但照  
北部事例會同各衙門官比試具錄類奏即移咨北  
部查選候命下准襲免其赴京不惟可蘇武弁之窮  
困而且可全功臣之世爵將五十一衛之窮官盡戴  
古今議論卷之三十六職官  
于百萬年之厚澤所以廣 聖祖開功之仁下激  
武臣効忠之義者豈淺鮮哉  
先生此疏變之而善董崇相先生留雍議禮揚守  
之而善文武之道在人兩先生功德在人

國朝官制略

林廷琛

國朝官制無不自古官助也周官太師太保太傅曰三公少師少保少傅曰三孤國朝三太三少自公孤  
助也洪武初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而無何復罷焉  
其在東官則自唐虞教胥子助也記曰虞夏商周有  
師保有疑承設四輔及三公是也內閣輔臣在黃帝  
時有六相舜相堯舉八愷八元謂之十六相成湯時  
置二相伊尹仲虺爲之周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  
王爲左右皆其任也其曰尚書非周官秦寄國事于  
古今議論卷之三十六職官  
丞相而內廷有尚書其職僅通章奏而已在國朝吏  
部尚書周之天官卿是也曰戶部 周之地官卿  
是也曰禮部周春官卿曰兵部周夏官卿是也曰刑  
部則周秋官卿曰工部則周冬官卿是也曰吏侍郎  
自周之少宰助也曰郎中則太宰屬官下大夫曰員  
外則太宰屬官上士也戶侍郎周之少司徒是也司  
徒屬官下大夫上士則今郎中員外之任也禮侍郎  
周之少宗伯是也郎中則宗伯之下大夫員外則宗  
伯之上士也周少司馬中大夫爲兵部侍郎司馬

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本郎中有司與司馬上士。蓋本員外郎也。曰判部侍郎小司冠中大夫是也。曰工部侍郎小司空中大夫是也。司冠司空之屬下大夫上士。則郎中員外郎蓋其任也。虞書帝曰龍朕疾。說說珍行震鸞朕師。女作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允通政司自納言助也。太常寺唐虞伯夷作秋宗夔典樂。蓋其任也。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好尤。女作士惟明克允。大理寺自士官助也。光祿寺自周宮正助也。奉爲郎中令掌官掖門戶。武帝大初改爲光祿勳。

職官考卷二十六

小司馬

執戟史直宿衛。今兼珍蓋大官良醞掌醞等署。則周內臺外臺之職也。周禮地官有掌節。春官又有典瑞。今日尚寶司是矣。行人司乃周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者。鴻臚寺即周禮大行人。漢改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贊九賓鴻臚傳之也。書周命注太僕掌王命之官也。以禮太僕正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後世則以典牧馬之政。而國初因之。蓋自周較人閭人牧師閭師助也。其日上林苑領養育林衡典牧赤苑。自周太府助也。其曰軍器監

自周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助也。國子監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六儀。此其任也。而職之最清華高貴者曰翰林。翰林非古官。意古者從容論道朝夕備顧問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謂此也。國史院史官自黃帝有之。夏商曰太史。周曰太史小史內史外史是也。秘書監內禁經籍圖書所在。洪武令編修張唯等十八人入大華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永樂令學士解縉選新進士

職官考卷二十六

四八

曾學周忱等二十八人就文淵閣進學。諭之日就閣下玩索務俾實得于已。庶國家得爾之用。故其時得人比他進士爲多焉。周官御史掌書奏投法。今十三御史六科給事則皆諫秩也。國初御史不諫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給事不他諫以專彈劾之。任焉。宗正院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教誅。蓋其任也。王府官虞夏商周教國子。漢帝子爲王。王國置太傅相中尉。皆其任也。司天臺自唐虞羲和助也。太醫院自周師助也。其在外布政司。自唐虞十三牧防

也。按唐虞內有九官。總之千百。外有十二牧。總之四岳。國朝內設六部。則虞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則虞之十二牧也。其在內不設布政司。直隸順天應天府。曰府尹。則成王命君陳尹茲東郊。漢京兆尹皆其任也。其曰按察。自召公巡行郊野。助也。唐有巡察使。採訪處置使。熙陟使。觀察使。宋有諸道採訪提點刑獄。皆其任也。其口轉運使。唐先天李傑始爲水陸發運使。使之名起于此。國初置京畿都漕運司。專治京師軍儲。後漕運責總督侍郎。轉輸縣布政司。

古今談論卷二十六 職官

四九

鹽課司之陞爲都轉運司。自建文始也。其曰提舉。卽漢耿壽昌常平之任也。外郡州守則自秦助也。秦罷侯置守。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是也。其縣令則又自周助也。周千里有縣。縣有四郡。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尹曰公。曰大夫。戰國以來。郡大而縣小。秦有縣令。長漢迄今因之矣。其府州縣學官。自黨庠衛序助也。其在武爵。大都督府。自樞密院助也。初。高皇下集慶。置中書省。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及

師王位定。大都督府。見若爲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各省鎮都指揮使司。十六行都司。五箇守司。二衛四百九十三守禦所。六安撫司。十七招討司。一長官六十四蠻夷都司。衛所長官司四百六十三。其在文臣總督軍務。有事則置事。已則革。不爲恒也。錦衣衛古無其名。國初爲親軍都尉府。後置衛所。屬有南北鎮撫司十四所。所隸有將軍力士較尉人等。其職掌直駕侍衛。巡察

古今談論卷二十六 職官

五

捕緝等事。秦衛尉漢執金吾。蓋其任也。兵馬司掌檢擧軍民等。街市閭閻淫姦賭博。擧擄搶奪。一應不務生理之人。宋真宗以都外居民林總。不無相競。競則獄訟繁興。祇以赤縣尉理之。得毋滯事乎。乃于城外特置八廂者是也。國朝官米之僞。洪大畧取諸此也。此先民郭伯父平沙公筆也。公在部以清白特著。郡志載清操傳。

卷二十六 終

古今議論參卷之二十七

國中

林德謀朱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論牧伯

陳祥道

古者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爲比長。則師族師黨正。州長卿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爲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爲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以爲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

古今議論參卷之二十七

一

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達于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衆。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衆。故卒有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爲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內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

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五之法。于州鄉則聯其民。于司田則聯其徒。于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師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美賢方伯是也。方伯連帥之職。周道也。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蓋自內言之。則屬于二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于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八伯。則王畿之內。不建伯焉。鄭氏以爲商制是也。

按察

施

愛

按察司之權則以副使僉事分理各舉其職。按察使不得統制也。故布政司署使字而按察則無蓋。按察各行其權非若藩省府縣出今只從長官也。故分巡之印與堂印分寸相同。而因事添註之官。又各有欽給關防與印一體。官吏臧否皆得舉劾。軍民利病皆得條陳。風聞言事實封上達。不關白于長官。其權與御史等。正統後其權稍易而職章浸弛。彈壓藩服之權全歸御史。而布政司又立分守之名。參佐其事。爲

古今談論卷二十七 職官

按察者稍稍掣肘。近年朝議令按察之長得署僚佐之考。益非議官本意矣。

愚嘗以提學官宜如典試。欽差例。不受兩臺節制。亦不隸按察衙門。尚未知按察諸官之不屬按察使也。今按先生此議。則議官自各有其意矣。惜官制未之及也。

先生爲有聲有翼大祖名進士。聞于世。其詩文遺藁甚多。學者稱爲六有先生。亦間稱愚菴先生云。

監司

孫洙

外權之重無若主計之臣。與夫按使者。是其代朝廷班導風化。而條舉綱目。振治萬事。而沙汰百吏者也。坐連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尚十餘州也。吏員廢置民俗舒慘兵賦調發刑罪報決一繫其任。而無徵責之科。無較課之法。其寄甚重。其選甚輕。其任甚大。其責甚薄。天下郡縣之所以未理者。弊在于此。乎夫治道之安務在乎使官率其屬而各任其責也。天下之本在于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明此非難也。

古今談論卷二十七 職官

今監司不任郡縣之責。而優游顧望。苟期遷徙。奉聞有陵厲風節。度立事功。糾劾不避權貴。薦舉不遺疎遠。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者也。其中村者。苟以苛刻爲能。期會爲急。商計維刀之細務。取穀帛之美。委政羣小。任用耳目。隱察爲明。不平心舉奏。以爲是適然也。其下村者。垂頭塞耳。訖無糾察。專爲不急。以妨民事。煌昂赤地矣。剝民以足其歲課。而不蠲租賦也。開長請屬之路。而高下在于權勢。其甚者。招通姦利。而剝聚財貨。反爲部吏。陰把其罪。懾怙自守。持節循行。

亟去不親職業失于丁課貢失于上秩滿代去雖復  
部吏有大穢獄刑有枉濫朝廷未嘗按坐之也惟叛  
卒據州城蠻夷犯邊鄣武追貶監司耳其餘一切不  
以爲負也臣故曰國家責小官之法太密而絕大吏  
之法太疎也切觀祖宗之時條貫監司纖悉甚備開  
實之制使諸道轉運使歲察之選官吏之能否以爲  
三等焉與國中程德元矯制市泰隴竹木及事覺轉  
運司皆坐貶官又崔憲計竒王德裔等皆以簡慢不  
親事或削其爵或除其籍而追還所賜錢也咸平中  
又詔以戶口增損定計臣之嚴最焉祥符中亦較提  
點刑獄之課以常活冤獄者爲上第而增秩進職也  
此祖宗馭臣責吏之要道也

古今議論卷之二

上

守令

孫泳

夫民者國之本也郡守縣令民之本也古者方制四  
海而天子列爵頒祿非爲臣下皆以爲民也故聖人  
法制必本于民故擇其人以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  
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  
本于民吏之報上一本于民則民重矣民重則郡守  
縣令重郡守縣令重則天下國家重矣故輕郡守縣  
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可不慎歟昔漢  
之制郡縣可謂知所重矣郡守人爲三公郡官出宰

古今議論卷之二

入

百里又出諫大夫補郡吏有治効者璽書勉勵賜金  
增秩而不輟遷也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而用之故  
漢之良吏于是爲盛誠知所重也魏晉以下風俗垢  
弊謂居朝廷者爲要職治郡縣者爲左遷故吏多貪  
殘而俗日壞敗者失所重也唐之失亦重內職而輕  
外官也故內職常故遷外官常滯遷然而三百年間  
守宰之桓風述者猶班班可言也國家之初罷削方  
鎮置郡縣之職而生民頗得休息先太祖遷任郡守  
縣令見慰勞而遣之在太宗親擇循良分理郡縣又

常手札細書御前印紙三十餘道以賜所遣郡吏先  
帝勵精政理一命以上皆廷見之悉受訓辭勅戒丁  
也。  
軍使知自重此乃祖宗重外輕內愛民擇吏之至恩

入上

8 論守長不可數易

左 雄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之務莫重川賢用賢  
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在知人安人余伯建  
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宗周既滅六國并  
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  
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  
庶官調苛校弊說以濟難撫而循之至于文景天下  
康又誅錄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于  
又陋綜核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  
古今議論參卷二十七 職官 八  
言行信實必罰帝乃數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故平  
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  
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  
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  
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于茲為  
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  
載俗浸凋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謂殺害  
不辜為威風聚歛整辦為賢能視民如寇仇稅之如  
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



觀政于亭傳責成于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  
虛誕者獲舉拘約者離毀或考奏捕按而亡不受罪  
會赦行賄復見洗滌故使奸猾狂慝輕忽去就拜除  
如流缺動百數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  
傷民和氣未洽災膏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  
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于匹豎叛命辟負  
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  
志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從移徙非父母喪不得  
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軌令不  
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遯郡以懲其後  
鄉郡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  
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  
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  
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  
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隋王通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  
守有子孫焉無定主而責之民忠無定民而責之  
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漢王嘉疏云孝文時居

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爲氏故二十石守令安官樂  
職莫有苟且之意後變易促急或居官數月而退  
遂使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  
多黃霸亦言數易長吏不免送故迎新之費及奸  
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耗損甚多所易新吏  
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二賢皆漢名  
臣其言深識治體矣本朝立文莊公曰唐虞官  
九載而始黜陟漢王霸治潁川至于八年聖祖  
官制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有善政者旌  
異之秩滿者則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  
職民安其生無奔走道路之勞無送故迎新之費  
胡端敏公奏議曰藩臬守令久任而責成功弘治  
以前皆然也今則春爲知府或僉事于南秋陞副  
使或參議于北往未道路如織其能在任幾何至  
于爲知縣者亦僅三年仰掇中間朝覲科場差委  
衆譟歲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在卹下也故今藩  
臬守令皆過客也速速之念急則爲民之意叛謀  
身之術勝而取民之計多百姓何利于是哉蓋選

轉○類○數○不○進○寧○居○雖○使○聖○賢○居○此○亦○無○以○安○官○行○  
志○見○其○下○乎○

卷廿七終

古今談論卷之  
希十一 藏官

林德謀朱公慕韓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論冢宰下兼六卿

林駟

官制曰天下之治最患乎體統之不正。使上下無以相臨。人主之無所顧忌也。夫大臣之權分裂四出。不在已百官有司。隨所寵幸而迭用。事人主意。向所在。羣臣覲影而疾趨之。而爲大臣者。反低回畏忌。以取容。是無體統之爲也。體統既失。大綱小紀始壞。散而

不可收。尊名重分。始顛倒而不相禁制。高爵厚祿。始

輕濫而不復顧惜。當是時也。上下無以相臨。而至于

相陵。人主不惟無顧忌。而至于有輕殺大臣之禍。天下之多事而治道之日不隆。其源流蓋如此。若昔大

臣論道經邦。下至一職一事。苟有關於國家之理亂

而係于人主之心術者。皆在掌握之中。使之此附聯

絡受制于已。非原集權勢以自尊也。體統之所在。大

臣不以爲嫌。而人主不以爲專也。每讀史官治典傳

觀六十官之職事。凡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

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嬖。密凡布列

于王官之內外。而近迫于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

屬之冢宰焉。夫是以羣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

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私。紀綱不散

名分不易。爵祿不輕。而左右前後之人。侍御僕從之

事。宴安玩狎之際。無敢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竊大

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孰大于此。自漢以來。大權散

布。上不得以臨其下。外不得以制于內。人主惟意所

欲。爲小人權利是視。君臣上下相與快意于法度之

外。而亂萌禍基。四面併起。天下遂不可爲。故自出納

之要職。不傾于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爲中書尚

書之任。中書尚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

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人。不領于大臣也。

而宮正官伯之官。遂以去。爲光祿衛尉之任。光祿之

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爲省。省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

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于大臣也。而磨夫而下掌

次。而上遂去。爲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關內侯騎

都尉之爵。至及于京兆。樂工醫師之職。至鳴玉而曳

組門下太僕之司至又分爲尉中省爲內諸司使矣。至王仲舒之詞存既非大臣之所統屬則姦食操侵月之圖妃妾起誣詛之風閭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醴醢非微物也掃洒縫染非賤職也而權繫大舍非細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見遠議後世弗念橫流至是是則可恨也而究論其所自則始于陳平之自棄其權武帝習見其事遂舉其權而授之羣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百八議論卷之十八吏部

是解散而不可復合。文帝以刑獄問陳平願以爲得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于此。夫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賴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九卿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則天下之事宰相不得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人國欲治可得耶然則後世如欲復古以爲治要當自周官始欲復周官要當自家宰始庶幾統正而天下之事可以大而舉矣。

施爾耆曰此言大臣當制其權而歸究於陳平可謂本論然陳平非惡權而自棄欲制權而不能也方決獄錢穀有問平實與周勃俱莫知但周勃少文陳平任智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平又不敢強對急即塞責以廷尉內史耳因憶宣帝時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御史卒遽類周勃丙吉以先聞馭吏言其對見爲憂邊思職使平倖知出入多寡數不猛將具對以取勞愈吉非得豫視科條不又惟憂遠非宰相之職乎漢二大臣者于國家事若此安望能制其權也丙吉甚至清道逢問死傷縱橫卒乃祖述陳平委職長安令京兆尹亦曰調理陰陽遮羞於問牛之喘不更鄙而誣乎朱儒喜見得陳平理陰陽三字程便稱其知學朱便稱爲得體至司馬公之論丙吉也以宰相所調陰陽者非拱手而陰陽自調必自佐人主治庶政始爲茲論之前矛歟。

百八議論卷之十八吏部

選舉

杜祐

自昔義后因以救命官事簡人淳唯以道上無求欲於下無干進於上百姓自足海內又安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惟擇之典無所問焉爰洎唐虞之官人也俾又水土緝熙帝載敷五教正五刑播五教典三禮咨于四嶽明揚側陋詢事考政舉無失德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者違斯則選賢任能之大畧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流難以道馭務勤其教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都邑訓公卿大夫之子弟設俊造之目而勵勉成之自幼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備繁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湊清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村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致其教方善若不教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況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畢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論魏晉中正九品之法

馬端臨

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縣曹掾積累而陞或錄世曾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途雖然諸賢之說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獲舉于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黃于一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掾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非特累銜鑑之明抑且失倚毗之助故錄不敢十分徇其私心中正之行則評論者是人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脈絡各不相闕放徇私之弊無繇然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述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如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愚竊者不敢疾惡如孫秀爲瑯邪郡吏求品于清議王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也伏恩譬者得以自恣如何邪初亡表蔡昂鄧子陵

收辭以疾。祭曰：今年決下卿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遭

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為貶坐。是沉湮

累年，謝惠連受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

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

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

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乃

始為彭城王義康參軍。開禧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

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

遂被清議，十餘年，續孝謹不息，母後意解，更移中正。

古今談論家 卷十八 宋十八 史記

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視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蓋人

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杖拭。滿濟則

天下無全人矣。况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

揀之于無心之鄉，詳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

業，而驗其才能，如兩漢之法也。

### 論賢良方正

馬端臨

按自孝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

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初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乃

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而所問者，鹽鐵均輸、權酷皆

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

宜。卒從其說，為之罷權酷，則雖木嘗親奉大對，而其

視上下始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為勝之。國家以

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必如此，然後有益於人國。

正，獨怪文帝時對策者，百人晁錯為高第，武帝時對

策亦百人，公孫弘第一，弘素曲學，又值不稱旨，罷免

之，除其為詞，說取客無足怪。晁錯知治體，善議論，又

遇謙恭好問之主，乃諄復乎五帝神聖之說，贊頌不

容口，反不如為太子家令時所言，勸農備邊之策，為

確實，然則百餘人者，可知矣。

賢良方正與建議之臣，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

雖唐虞清問在下，不是過也。此科畢竟可行，縱使

千人僅得一人，然已得一人之用矣。

論孝廉

馬端臨

按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衛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爲諸家之縣亡應令者武帝之詔以爲闕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誤舉故也然東漢以來孝廉遂爲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徇名責實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位僇之際則併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復有明經進士等科遂無復有孝廉之舉蓋隋唐而後之明經進士卽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名以爲士子進身之途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亦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答魯參所說孝經開寶之孝弟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藝取人士之精華果銳者皆盡葬於記問詞章聲病帖括之中其推朴無文之人不能以明經進士自達遂欲別求進身至徑故黃綠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

詢訪之者固非僻經奧傳教以不知而已不能答則其無抱負可知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才者本車出類之馬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馬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貞觀開寶所解孝梯力田文武材幹皆不能應鄉舉之輩耳

古今談論

卷十八 吏部

論宏詞

葉適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應用之文從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諷訓誥諸書是也孔子錄爲經常之詞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詔制詞意短漏不復矜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

古今議論卷

卷十八

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鎔。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直。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其。

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提。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

漢。武。元。封。中。詔。郡。縣。察。舉。吏。民。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於。是。州。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愚。謂。士。不。能。治。劇。不。明。律。令。卽。明。經。且。無。用。况。宏。詞。乎。唐。制。亦。有。明。經。明。法。明。算。一。史。三。史。諸。科。蓋。史。與。經。等。而。明。法。與。明。經。等。法。術。正。經。術。也。宋。制。進。士。自。第。一。人。而。下。亦。皆。令。試。律。而。王。安。石。端。用。帖。括。經。義。然。宋。進。士。科。往。往。爲。將。相。極。顯。而。帖。括。經。義。之。科。不。過。爲。學。究。而。已。是。以。誤。人。直。至。於。今。

古今議論卷

卷十八



論佐吏

馬端臨

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縣上之人並開此二途以取人未嘗自爲抑揚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爲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係其出身之或爲儒或爲吏也是以張湯趙周輩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強明健決固胥吏習氣也若公孫弘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爲之乎後世儒與

古今談論錄

卷七十八

七十三

吏判爲二途儒自許以雅而詆吏爲俗於是以劇繁治劇者爲不足以語道吏自許以遇而誦儒爲迂於是以前今博古爲不足以遇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並蓄之法過有輕重抑揚於是拘謗不通者一歸之儒放蕩無恥者一歸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

蘇東坡廣士論云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拔之于吏胥之中而出之皆可以爲將入

之皆可以爲相是故上之人待之如兩漢擇之以才遇之以禮恕其小過察其賢有功詩之貴之祿之使其志知得自奮于功名故終不肯自棄于惡以買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又曰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三代以上出于學戰國至秦出于客漢以後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雖不盡然取多者論之夫六國之君皆用其民不戒始皇然當時無一人叛

古今談論錄

卷七十八

七十四

者以凡民之秀傑皆以容養之不矢職也其力耕以奉上者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既并天下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于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搞項黃陂老死于布褐乎抑將嘆息輟耕以俟時也使始皇知處此四人者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若是之速也縱有萬虎狼下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又有無沮善及破庸人

之論以開功名之路總不外茲篇之意不具載云

論辟署

馬端臨

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祭  
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如  
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之顯者常必錄之後  
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  
于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于本土士之賢者亦  
以隱情惜已不預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守縣令共  
治其民者則皆西鄉食饗舞文倖理之胥吏大率皆  
本土人也然則豈三互之法可行之于僚掾而獨不  
可行之于胥吏可施之于有行止之命官而獨不可施  
之于無籍之惡少乎

論薦舉

瞿景淳

舜命禹爲司空而禹則遜之稷契皋陶命垂爲共工而垂則遜於皋陶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之遜于夔龍與四岳之薦鯀此皆古之薦舉也春秋時趙簡子貢賢不避讎祁奚之兩舉其子不以私而害公漢初薦士無定法韓信則蕭何薦之陳平則魏無知薦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宰相薦士或起家至二千石甚者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皆自田資推較之功武帝欲殺其權遂置加官出入內庭

百八議論卷

卷十八 吏部

二十七

以薦導人物如司馬相如朱買臣王父偃之徒皆侍中之所薦而丞相遂不得薦士公孫弘雖開東閣而亦不問薦士也光武詔三公至州牧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請歲不得薦舉則薦舉漸有法矣三國周瑜之薦魯肅呂蒙之薦陸遜各推其才而後舉唐常何之薦馬周一開其名而即日促詔裴師德之薦狄仁傑狄仁傑之薦張柬之張說之薦張九齡爲秘書裴度薦李德裕之才堪宰相裴相不以故人之求舉而傷朝廷之至公曹彬薦其次子瑋呂蒙正薦其猶

子夷簡不避親也呂夷簡薦范仲淹文彥博薦唐介不避仇也李文正不市私恩王文正不受私謝呂文靖薦包孝肅以其同巷不求見司馬公薦劉元城以其無書抵政府皆大臣爲國之念也蓋嘗考之漢薦舉之制河南守舉賈誼益州守舉王褒是郡守薦士也四唐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闕崇以執金吾薦龔勝何其薦士之寬也至於嚴延年舉獄吏臧不入已猶坐貶秩何武舉方正者桀辟失禮有司以爲詭舉虛僞左遷

百八議論卷

卷十八 吏部

二十八

蓋漢薦舉之路廣而同坐之法嚴也我

太祖皇帝定鼎之後咨賢而治恐才之難欲天下求之長於藝者皆在選例此洪武八年之令也天下朝覲各舉所知一人此洪武十三年之令也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洪武十九年之令也兼舉文武及通書律康吏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洪武二十七年之令也

宣宗卽位益加祗承于都御史劉觀之奏則曰卿大臣所舉必當如孫朴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

無愧而連坐之戒不嚴于楊士奇之奏則亟蘇用禹舜之公心自今候刑之家不可遽棄至于大逆之家不宜復用

英宗承之從楊士奇之議而循舊法從李之奏而用年富規模宏遠孰有如我祖宗者乎然而賢否混淆所知有限專引知識則嫌于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守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如之何而可哉必如司馬公十科之說一日行義純固可爲師表如蕭嵩之薦韓休二日節操方正可備獻謀如李喬之薦李邕

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如謝安之薦謝玄四曰聰

明公正可備監司如匡衡之薦孔光五曰經術精通

可備講讀如蕭望之薦薛廣德六曰學問該博可備

顧問如張說之薦張九齡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

如魏元忠之薦吳兢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民如袁盎之薦張釋之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如李祐之薦李異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清獻如丙吉之薦定國如此則循名責實自與循讓之風而事舉言揚必無遺賢之嘆矣

陸宣公議臺省長官薦舉屬吏狀請于除書之內具試舉授之縣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亟褒升亟失則亟黜免以爲此法非止搜揚下位並可閱試大官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又曰今日之臺省長官卽他日之樞要宰臣也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遂可擇千百具察哉此議一一可見施行

陸宣公議臺省長官薦舉屬吏狀

請于除書之內具試舉授之縣

得賢則進考

增秩失實則

奪俸贖金

亟得則亟褒

升亟失則亟

黜免以爲此

法非止搜揚

取士議

林文裕

取士之法三代尚矣尚賢而尚功漢世明經茂才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制策詞賦武勇律令或徵之朝廷或辟之公府非一途也若汲長孺蘇子卿卜式不在此論耳晉重名流採聞譽每於此間得真才焉王茂弘謝安石是也又於此間失之王夷甫是也九品之制自魏迄晉馬唐制兼漢晉而錯舉之然而首重詩賦涉於浮矢如郭汾陽李鄴侯寧其選乎宋室明經制科論策詞賦附之或兼才並收偏長獨取王呂歐

○人談論卷

卷二十八

五

蘇不槐科名韓范富鄭又出其表岳飛虞允文未舉武科要之法有已密而容疎始善而終弊士有挂一而漏十真求而偽應則飭法者必鼎新而維舊司命者須公衡而炳鑑可也人才不可以一局科名不足以盡品取精於制中通方於法外可也求備則世無其人因才則國收其用毋使草莽多遺落之賢皇家有疎脫之網可也我太祖高皇帝廓清宇甸首開延訪山林響應卽漢之徵辟三代之尚賢也尋開鄉會兩試文武殊科文科先經義復論策表判及改進

士人翰林則試詩賦武科先弓馬後論策乃兼唐宋而損益之者也當日殫神聖之心思合堂簾之裁酌千古婉隆一詞莫贅雖然猶有進於美善之外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聖人重之漢以通孝經爲博士晉以通老易爲名流唐集漢諸家註疏以爾雅周禮儀禮合六籍孝經語孟爲十三經宋有通孝經論語爲一經又拔禮記之中庸大學泰之語孟爲四書今罷孝經而不取士是聖門之所重而輕之也宋王安石削春秋不入學官官壇之玷也本朝

○人談論卷

卷二十八

五

經學大明闡發至教益欲以孝治天下可使孔氏之元經而默穆焉似宜參四書而五之使五經之士得皆通之令其曉然百行之宗也宋初功令士子首試經義按傳總識疑信異同而辨折之及王安石領式比耦沿襲至今拙者剽拾舊聞巧者雕辭絢句初不見羽翼表章之義微顯闡幽之說矣則宋初之意可尋末流之弊當剔也德行不附於文學博綜經史洞悉樂律深於學矣政事特優於言語有爲治不多言直體而少文不炫於言矣敦朴不耀負奇絕俗則

聖祖博訪之盛典可○循○周○漢○之○故○事○可○法○也○制○科○徵○辟○可○兼○行○矣○國○初○懲○胡○唯○備○之○變○朝○不○宅○相○以○宗○伯○冢○宰○攝○內○閣○論○道○分○職○之○謂○何○啞○而○廢○食○乎○相○度○卿○才○必○有○分○矣○三○公○六○卿○非○總○理○也○又○以○翰○林○儲○公○孤○禮○官○培○凝○丞○登○庸○宅○揆○出○此○限○格○彼○漢○之○張○廌○龔○黃○皆○以○治○行○入○台○輔○金○日○礪○降○虜○受○顧○命○唐○裴○度○宋○寇○準○出○將○而○入○相○又○何○資○格○之○限○哉○故○格○外○可○通○也○武○科○先○弓○馬○後○武○器○益○使○智○勇○互○調○文○武○相○濟○者○也○又○安○既○久○則○推○翰○墨○以○清○高○目○柴○登○爲○樵○魯○將○種○也○

古今談論卷二十八

七

而○廢○鉛○鎔○干○城○也○而○捐○騎○射○武○場○徒○具○應○制○虛○文○一○且○戎○馬○生○郊○鯨○鯢○吹○浪○將○使○賦○詩○退○虜○揮○塵○揚○氛○乎○蘇○轍○謂○簡○將○才○必○重○武○舉○者○矣○然○而○文○武○難○全○智○勇○難○出○三○科○募○壯○奴○虜○竝○收○不○可○不○講○也○若○夫○講○武○而○明○經○不○妨○兩○科○竝○應○算○廂○折○衝○不○厭○學○士○詰○戎○安○豫○迭○用○常○變○無○虞○磐○石○之○計○其○在○是○與○

陳○清○公○先○生○曰○孝○經○闔○門○一○章○歸○周○泰○而○下○傳○漢○至○唐○列○爲○二○十○二○章○開○元○開○俗○士○司○馬○貞○爲○國○家○諱○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闔○門○之○教○

廢○也○王○荆○公○謂○春○秋○燭○朝○報○不○列○學○官○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開○講○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有○夷○狄○北○轍○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讐○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廟○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墨○矣○故○曰○畏○聖○人○之○言○此○等○談○論○人○世○之○日○月○雷○霆○也○冷○先○太○史○載○二○經○不○以○列○學○官○所○取○何○十○耶○

此○宛○太○史○嘉○亨○公○筆○也○公○同○兄○禮○亨○公○諱○文○秩○同○成○永○樂○乙○未○進○士○並○改○授○翰○林○庶○吉○士○兄○年○十○有○

古今談論卷二十八

七

七○公○年○十○有○四○先○年○領○鄉○書○時○有○十○三○舉○子○人○問○少○五○月○明○經○天○下○無○之○句○云○公○試○禮○部○反○廷○對○俱○擬○第○一○人○皆○以○希○音○類○酷○竟○易○名○焉○典○試○滇○南○路○有○懷○金○數○十○斤○求○薦○者○公○峻○卻○之○滇○人○士○爲○構○卻○金○亭○矣○二○公○郡○志○並○載○名○臣○傳○

8 議三途並用

李廷機

天下之才譬若馬然有上中下乘馬上乘不鞭策而自千里也下乘雖鞭策之不前也若夫中乘則在乎鞭策之而已夫才亦何異于是今世談用人者越拘學之見莫不曰三途並用然未覩並用之效者何也夫乃于鞭策之道未之究也其當議者有五一日議錄以公其用二曰議舉以厲其氣三曰議考以服其心四曰議任以要其當五曰議黜按以司其權今錄人大都進士則畀以鉅者繁者中士者科貢則畀以小者簡者退陳者愚以爲夫豈無進士而不宜于鉅且繁者乎夫豈無科貢而宜于鉅且繁者乎矧退陳之區多稱難治如之何輕畀之也胡不均而用焉進士而不宜者卽處以小者簡者而不爲故抑科貢而宜者卽處于鉅者繁者而不爲故伸至于退陳難治尤慎選以往要以明天官用人自不可測視其才所堪而無所膠于常調則除目一下而天下之才已爭奮矣故曰議錄以公其用也夫三途之格業已然矣使進士而無別于科科而無別于貢則天下誰復應

古今議論卷

卷十八

李

古今議論卷

卷十八

李

進士舉者今欲混然不爲之斟酌其勢難行卽行之而不可以久愚請詔巡行使者所推轂以十爲率進士十之五科十之三貢十之二今薦牘所列率右進士科寥寥而貢又甚矣自非進士往往以格自限而不思振振誠令科貢得與進士分牘而刻誰其自棄者故曰議舉以厲其氣也今監司使者之者羣吏也進士稍稍能其官予上考矣卽不能猶庇之科貢二不當寘下考矣卽能猶庇之如是而何以使人心服而強爲良吏也毋亦令監司使者一秉公道惟視其政之何如而置其考不得操成心有所軒輊于其間夫然後居下者亦曰上之人未嘗薄我而我自棄也各自咎而無所缺于上故曰議考以服其心也泰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夫罪之以其罪誠太苛然所任不善而任之者無罰則亦何畏而重其任也我國朝故有連坐舉主之條其後吏部處于責備遂廢不行至倪文毅斷然行之參究如制時論翕然夫使任而善者賞任而不善者罰有差則誰肯輕任人者夫惟不輕任人而三途之中賢者

不患其不任。故曰議任以要其當也。究之則在乎撫按而已。撫按公則其視天下之才皆公家之役也。何分于三途。撫按明則其別天下之才若衡鑑之懸也。何患于眩亂。夫一方之吏至數十百人。而撫按二人耳。擇一人以綜覈數十百人。此之謂提綱挈要操衡要而收功博計莫便焉。故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也。嗟夫古之取士舉二盞泰稷公用出余彼盜賊下人夷狄異類往往登之朝廷坐之國郡而不以為非刻三途士哉。即如國朝黃福以貢士黃士奇以儒士

古論論卷

卷廿八

七

以福日文節者云

鄉書儲才議

林欲樞

物不素儲不可以應卒人不素儲不可以投難患不素儲不可以成信國家所儲兵若餉書生不敢知然可見於事前矣。遼左之按劍登壇者均拔自投閒者也。緩置之急收之非異日者有人不任則今日者無人可任。陛下雖聖必居一於此且何以稱素儲也。夫儲人如儲木培之數十年而後可用之于一旦故不以有事急不以無事緩鄉書者國士之儲也而儲士於儲越如儲材於鄧林稱尤盛日按臣再疏古今論論卷

卷二十一

七



之縮手不如一夫之必往也。試以士論士。今拙靈十  
管管。睫千秋。思滿於風雲月露之中。而神遇於牝牡  
驪黃之外。誠必之也。射虎而飲石。操枕而移山。必人  
者無不入。必舉者無不舉。猶之士也。安所不靈。變而  
臣竊慮諸士有能必之任。而誤用於所不必者也。夫  
事有必然物。有不必有士。知之乎。有利必有鈍。有譽  
必有毀。有生必有死。事之必然也。必然者無觀其不  
然也。千金之璧。借之人而還焉。不悞也。借之造物亦還之造  
也。夫榮名懸仕。猶千金之璧也。借之造物亦還之造

百八議論

卷三十八

史記

物士行且有之。而不必有也。士所自有者。七尺之軀。  
耳。然後乃今不自有。而爲國有一腔熱血。何任不可  
必哉。諸士亦嘗東眺夫潮乎。其來也。雷激雷轟。鯨吞  
鼉走。四時不與其信。百折不易其氣。決于必赴也。  
乃說者以爲。伍大夫之怒。故政謂夫四時靡夷。百折  
必束者。忠臣之氣。似之。豈真有白馬乘潮出入哉。故  
潮決於必赴。士矢于必任。必赴者。以海爲歸。必任者。  
以國爲的。臣觀今日遼左所患。惟是無必任之人。故  
至此。臣所爲徘徊慕於文成諸君子。而不能自已。

者也。宋臣蘇軾讀慶曆四賢詩。想見其人。或曰。攜手  
何用。知之軾曰。彼天人也。耶。則軾不敢知。若猶人也。  
何爲不可。今諸君子等人耳。必任者。亦若是。諸士生  
其鄉。母多讓也。臣聞里母之字其子也。視其所不足  
者而讓之。越士之所不足者。非文也。故臣今者。窮惟  
倦與士言。任。夫士有儲忠。朝有儲士。而國於是  
平有儲備。一舉而三善收焉。臣以此知越多君子矣。  
在鄉書者。不可不誦斯文。

百八議論

卷三十八

史記

鑒爵

翟景淳

漢興之初公私匱乏。匈奴入塞。立無寧歲。昆錡使民。得入粟拜爵。以勸農實邊。文帝用之。卒賴其力。塞下充實。然錯所謂爵止以名榮身。非臨民也。所謂可與權者。文帝有焉。但惜大大防一關不可復止。張釋之賢也。以貴爲郎。王霸又賢也。亦以貴爲郎。則作備之罪錯不能不任其責矣。况後世祖述之無窮乎。昔晉文公有功於周。辭地而請。陸襄王不許。率與之地。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以朝。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夫邑與地非小也。而不以加乎一物之微。蓋襄王之意。非惜夫陸。惜名分一釐不可復救也。孔子非惜夫繁纓。惜名器一濫不可復止也。漢明帝以館陶之故。寧賜錢千萬。而郎官不與。非惜夫郎官惜乎百里之名也。故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曰。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後動以錯藉口。不思錯之策用其虛可也。用於暫可也。若以爲當然而數數用之。則襄王之所靳孔子之所惜。明帝之所不肯與者。其將謂之何哉。是故策一也。文帝用之。則爲權。武帝用之。則爲

禮。桓靈而下。不足論矣。名器所在。朝廷用之。重則人得之。難而天下視之。亦重。用之輕。則人得之易。而天下視之。亦輕。輕重如此。然而不能固守者。何與。非以財用之不足乎。爲政者。誠能裁省冗費。則財用足。財用足。則拾遺必當其位。而名器重。名器重。則朝廷尊。而天下治。此最知本之論也。

卷廿八終

卷十八

世

古今議論卷二十九

鉉課議

閩中

林德謀朱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薛登

方今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祇驗  
營。孤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蒙恩微。減旋。即告歸。  
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于潘岳。靈運。授  
辭于穆之。平華。文劣于長卿。子建。筆麗于荀彧。若以  
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

古今議論卷二十九

其書餘論

猷則安仁。靈運亦無禪附之益。錄此言之不可一繁

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楊周勃。  
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縱  
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將長干。  
崔鋒。謀將審于料事。是以文淵。聚水如覆。焉之可圖。  
陳淩。屈指。議烏孫之自難。入難之謀。設高祖。追。愈于  
鄰生。九拒之計。窮公。輪息心于伐宋。謀將不長于子  
馬良。相寧資于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辭鋒。曹  
植。題草。虛飛。麗。較量其可否也。謹按漢法。所舉士

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議責其月薦。成子之席  
魏相。酬于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  
義者。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  
爲謙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今其  
試中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兌玉丹之  
官得人。加翟璜之賞。

秦少游有云。用人要術。不過資望兩者而已。用人  
以資。則魁奇者沉抑。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子  
雲。位不過侍郎。是也。用人以望。則竊元者冒竊。如

古今議論卷二十九

其書餘論

晉用王衍。唐用房琯。是也。惟以資待天下。有常之  
士。而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則二者足以相權。而  
不至相礙。自是選舉不易之論。近時張伯起。談輅  
云。言文者。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騎  
射爲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者。論辨亡。無救河梁  
之敗。養繇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言哉。言也。

省官議

杜祐

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上文去質吏衆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百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員額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爲理衆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稍縣畿約人定

古人議論卷之十

征繕懇勞卽省吏職存諸方策晉荀勗桓溫俱有此議息人救弊何莫蘇斯昔臯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令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令司徒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戶部尚書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禮儀使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都水使者是二伯冏也伯冏同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

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臣竊見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衆經用雖繁人力有餘帑藏豐溢縱或浮費不足爲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簿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比收歛土戶與客戶共計三百餘萬戶此天寶中纔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仍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六十員官十

古人議論卷之十

羊九牧疲吏煩衆顧茲大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向有跋扈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托且糜爵祿兼示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時之論有才者既令薦用不才者何患奔走而況各有烟威顧戀家產徒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隗囂未滅魏太和正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大元六年吳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割據皆都羅俊又志相吞滅此時猶不應有失賢奢敵務以救弊爲謀今田悅之徒並是庸瑣繁刑暴斃勿恤軍戎衣冠士人遇

如奴虜。豈比公孫逆諸葛亮之在巴屬孫權陳霸先  
之有江南。固無范雎素秦賈季強狄之慮斯斷可知  
矣。

察吏議

黃景昉

虞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臆謨所載知人則哲  
能官人安民則惠亦以九德論其官。周冢宰歲終則  
令各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詔王廢置。三  
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其制視虞夏稍詳。維  
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有繇然矣。三代以來惟漢吏  
治蒸蒸日上。而其法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奉舉  
殿最。至宣帝絲窳名實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  
書勉勵。公卿等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朱邑以治  
行第一入爲大司農。尹翁以盜賊課爲三輔最。韓延  
壽以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召信臣爲百姓興利賜黃  
金四十觔。義縱朱博尹賞皆縣令高第入爲長安令。  
他如黃霸龔遂韋俱雅意安民循良之譽史不絕書。  
至唐每歲尚書省諸司具州牧刺史縣令殊功異行  
皆上於考司。而以能撫養役使者爲功。宋太祖時州  
縣官撫養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十分加一分。  
刺史縣令各進考。若戶口耗者准增戶法減一分降  
考一等。二代之法皆欲安民也。而治效不逮古。總之

民治  
以此

臧否之法多辭請托致令考功者疑諸心而信耳目  
疑耳目而信簡書而不知簡書愈繁官方愈僞也如  
是卽欲比隆於漢唐可得乎國家三年一計吏自  
郡國岳牧贊成而上總以太宰參以臺省廉訪既詳  
彰瘡互用察吏之術蓋稽虞商周而遠過漢唐宋矣  
邇來功令日煩民生日蹙果朝廷之德意在期會簿  
書而軫恤未必周察薦剡之稱揚祇然上空言而無  
循未有定績耶夫課吏而不覈定績僅以文飾當之  
百相欺百相詐一人而夷跬其身一時而毀譽其口  
詭而投逐詭而錄詭而錄復詭而管於是有所繭絲之  
計原工而謬託保障以欺人鷹鷂之擊無已而過獎  
鷙鳳以欺世幾見廉垂晝日者果務簡事理乎幾見  
金卸暮夜者果清畏人知乎幾見露覆折揚者果因  
因盡空而貫索銷沉乎峴山之片石難憑庭水之投  
青閭撫安望其淳化淡浴以養察吏無遺術哉無也  
則察吏於吏不若察吏於民夫民之於吏也必取其  
所愛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  
千萬人愛之則千萬人之吏撫民以吏察吏還以民

故曰民者吏之程夫誠以民察之不虛懸銓叙之選  
退而更試其慈刻之事端中牟之雉果馴卽穎川之  
鸞不集不害其爲異也畏臺之情既真卽厨傳之歸  
不拙不害其爲能也撫字之心既勞卽催科之政果  
損不害其爲仁也子曰賢所生男以鄭爲字卽不配  
食縣社不害其爲遺愛也而後循吏不必獵廉吏之  
名不必飾文吏之貌不必張才吏之幹局庶幾吏治  
源清民生有濟乎雖然吾欲吏有恩撫民而無法以  
御史卽欲計安民生能無阻格哉夫事責其無可他  
歸則易成機逢其有所旁撓則多敗故一在并功令  
以任者而開議者之口則蠲黷爭鳴以任任事者而  
分任者之權則必肘易掣故一在寬事權百丈而整  
堅櫓可委而上數尺而峭機季不敢窺而下故一在  
嚴賞罰共離不能爭禹稷之卑水土不必攘棘楮之  
成魚不假足於獸鳥不借甲於龜故一在明器使凡  
民樂於久道之化成則易就而駭於目不習見則常  
格故三代之盛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興牧守有子  
孫焉故一在重久任操此五者以取吏庶責成寔而

報効多矣。然愚猶有說焉。守理之於州縣。雖暗察其  
司道之於府廳。整齊較一。然而白晝能踰青蚨。能羽  
有力負之而行。又何暇從赤子問枯莩乎。天下之患  
莫大乎有體面。無風力。有常分。無精神。則欲察吏以  
安民者。當自司道守理始。而此司道守理者。又環而  
聽殿最於一人者也。惟聖天子秉衡鑑於上。舉所  
上循良者。卓異者。一一廉其治狀。有不定。即以其罪  
罪所舉者。庶人心震肅。提其綱。而目自理。何患吏不  
得人。澤不下究。而民不安哉。

司公議論卷之二

九

可與高文襄選人並讀

專任論

司馬光

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王山  
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  
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荀後之史。來迭  
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才。固非八  
人之比。乃使之偏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  
輟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  
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致力以治其職。羣  
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嫉之。在下者怨

司公議論卷之二

九

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  
體。失奸邪之臣。炫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  
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  
衆言而賞之。則奸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失在  
國家采名不采實。諫文不諫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  
僞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乞不用賊吏奏

包拯

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郡縣至  
廣。官吏至衆。而賊污摘發無日無之。泊其案束上。或  
橫貸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繫。雖有重律。僅同空  
文。貪穢之徒。殊無畏憚。昔兩漢以賊私致罪者。崇錮  
子孫。矧自犯之乎。昔太宗朝。嘗有臣僚數人犯罪。並  
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蒙赦宥。謂近臣曰。此輩既犯賊  
濫。只可放令遂便。不可復以官爵其責。貪殘慎名器。  
如此。皆是先朝令典。固可遵行。今後乞臣僚犯賊。祇  
百八議論案 宋十一元史

罪不從輕貸。縱遇大赦。更不錄用。或所犯若輕者。只  
得授副使使佐。如此。則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

爭吏說

祝允明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于民。甚于民之相爭也。  
民之爭。求止于吏。爭于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  
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後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  
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與其欲止民爭。而  
更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尚寡也。

楊升菴先生每言孔北海大志直節。而與建安七  
子並稱。賂賓王勁辭。張憤而與番拱四僕爲刎王  
遜少有經濟才。而爲書名所撓。後世但以翰墨稱。

百八議論案 宋三十九史  
之藝之爲累大哉李充翁曰藝又安能累人凡藝  
之極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爲藝哉。愚於先生



糾遛事武臣職

于謙

嘗謂竭力盡心乃人臣之當務懷奸遛事在國法所難容切照寧遠伯任禮本以庸流叨居重任所宜感激奮勵不避艱危用竭犬馬之勞以圖涓埃之報可也今本官外示退遜而中裁詐謀身跡顯榮而心無補報膏粱純綺縱嗜欲以爲能介胄干戈歲捨置而不問先年其肅鎮守惟藉督私利已不能禦侮安邊規見遺祿方殷遂乃上章辭職既蒙取回赴京自合辭職致仕却又不安本分望外希求計囑昌平侯

口合議論卷十九

三

楊洪奏保伊魯經戰陣精神未邁乞令官軍以備調用已蒙 欽准本官今在三千營同楊洪操練軍馬並無寸長可稱亦無一策可措近該本官照得紫荆白羊剌馬關口等處易州涿州保定真定通州保屏京師緊關衝要處合當增兵守備遣將巡督議擬摘撥官軍委官統領前去臣等爲見任禮係先朝舊臣遛御宿將若是簡拔任用必能宣力竭忠豈徒望其禦侮折衝而實稱其發縱指示乞請 勅令本官統兵千前項地方關口內外往來巡守已干

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奏 准行令任禮欽遵去後登

期任禮罔顧人臣之義終懷負國之心奏稱年老不堪領軍切詳任禮先該楊洪薦伊在京官操軍馬吹然就事畧無難色及收撥前去幾旬巡守輒稱老病不肯啓行臣等切惟周之姜尚八十而佐武王滅紂興周漢之趙充國七十餘而請自將屯田以降先零今任禮年齒無幾尚充國之邁又况冬關各城去京不遠當此人心搖蕺之際國步艱難之時本官一身休戚實與國家共之今却不思忘身而濟難乃敢方命而承恩原心實出於奸謀論罪當加于極典及照楊洪明知任禮倚老推奸不肯盡心爲國意在擅作威福暗邀人心聽囑托朦朧薦舉夫以任禮楊洪俱爲大臣受恩深重手握兵柄身倚安危方且欺心玩法退縮顧望若此將何以爲羣臣之表率朝廷之倚賴哉合將各官通行拿送清司究問治以重罪以爲人臣懷奸不忠欺上方命之戒

施爾奮曰忠肅既稱任禮並無寸長可稱亦無一策可措復請 勅命統兵設使任禮欽遵忠肅竟

以要衝之處委之無寸長一策之人乎

卷十九

一五

考舉鄉官議

謹 豹

臣伏讀景泰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款畧云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員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夫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爲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密以申于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復加察識定爲考語直以申于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則不次起用可也惡果相符則即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爲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丘園之責果能孝友和睦清率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起馮唐于已廢以發潘德之光可也惡者則前日雖已罷職今日尤當剴懲奪惠卿之官爵而誅奸諛于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其挾制官府奸貪狼藉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志者也

終

古今議論叅卷三十

食貨志

閩中



歐陽修

古之始時投人以口分世業用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

古今議論叅卷三十

戶口賦役

叛兵華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錄是財利之說與聚歛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繇壞而爲兼井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于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繁以至弄亡焉食貨蕩耗之繇盡於官兵得失合子長平準傳讀之諸志俱可省入

論戶口賦役

林庭壘

三代賦役之法莫善於周賦則有穀粟之賦出于井田以祿諸臣有兵車之賦出于丘乘以供軍旅邦國之貢則以待吊用九職之貢則以充府庫是以九賦之目皆與九貢九職並行而其貨賄之入則太府受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合而會之而賦歛之目又掌于道揆之大臣則名色寧至于巧立費用寧至于無藝也乎役則有伍兩軍師之法爲兵役有師田追胥之法爲徒役有府史胥徒之法爲胥役有比

古今議論叅

卷三十

戶口

間族黨之法爲鄉役然司徒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族師較民之多寡以起役卿大夫辨年之老少以從役均人論歲之豐凶以平役而貴賤以下及新阡內札則又皆舍役事力寧有不相稱征徭寧有不適均者乎嗚呼民生斯時亦幸矣說者謂三代而上戶口盛于西北三代而下戶口盛于東南是已然民數之多寡大率係于賦役之重輕蓋田賦之需重則人爭隱漏以進賦欲蕃民生者唯薄賦可也李翱有言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賦之得財愈多其可謂

知本矣。丁戶之徭重則人將脫逃以避役。欲增戶口者唯輕徭可也。馬端臨有言：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其可謂通論矣。攷國家戶口稽于版籍。每十年而核其盈縮。登其數于稽守。副其冊于戶部。進其總于朝。制非不密矣。然飛詭虛懸。致使匿糧富者。饗無糧之田。貧者納無田之稅。故丘文莊有配丁田之法。兼取李渤絕攤逃之議也。但貧富異齊而必以丁配田。則強人以不能而禁人以必至。賦役有額而無攤補。則丁在而徭逋戶存而徭絕。不可不慮也。

故不若質券以稽產。富而田多者。准丁上其則。貧而丁多者。准糧下其等。按籍以察逃產。存則貢里甲。以代輸產亡則覈業主。以入甲。又嚴取寄酒之奸豪。曲招流移之窮餒。庶有其實數乎。

郡志稱先生在諫垣。風采嶷嶷。彈劾無避忌。及晉都諫戶科。才識敏練。尤多所建白。此文亦聊覩其一斑。

田制

立卷

自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從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請斷以一年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于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出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再賣。有增買者。併削其所有。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額役之錢。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若乃田多人少。人多田少之處。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名。曰配丁。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其貧甚富之

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  
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典廢無常而富室不  
無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  
復而兼井之患日以漸銷矣

田賦

張以誠

井田以養民也。封建以司養民之事也。而任土作貢  
率作興事則賦役於此乎始。其法始於黃帝。備於成  
周。如所稱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井十爲通。通百爲里。里十爲井。井十爲通。通百爲里。  
又十之則大國之提封也。又百之則天子之王畿也。  
四海之大。析之與百夫之畝相通。天子之尊推之  
直與一家之長相比。故其法通上下而命之日徹。不  
獨此也。夫既計口授田。則田之數卽民之數。舉天下

之大無一民尺土不入版圖。不供天子之賦役。規畫  
精詳。有後世心計之臣所不及者。自秦燒井田。開阡  
陌。盡民力之所能耕。予爲世業。而又使無資買富者  
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田與民之數君皆不可得而  
知。則舍田賦民至二十倍于古民。不堪命逃亡轉徙  
井賦與稅無所出。故自井田以後。欲民之上著其法  
無如限田。即求賦役之均平其法亦無如限田。漢世  
董仲舒師丹曾王斯議皆不果行至晉武平吳之後  
始限民男子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以五胡之亂

尋廢則經世之無違猷而其意固可師也。北魏孝文  
校民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北齊後周因之至隋  
開皇時稱小康以運祚數易而不竟則偏安之無違  
駕而其法亦漸備也。唐因是授田人一頃有世業有  
口分以租庸調徵之限田之法稍備獨其聽民賣買  
又使得自狹鄉徙寬鄉徙者賣所分田而去故民遷  
徙不常自貞觀至武德不數十年而天下半蕩為浮  
人於是楊炎就流民為土斷變租庸調為兩稅一時  
遞亡頓息而世業口分蕩然自此以後限田之法又  
廢則宋建隆有度田之法熙寧中又議行方田農田  
水利諸法徒足擾民無益於事獨其差役顧役之議  
猶可備役法之變通耳。總之三代以上法莫備於周  
之井田至商鞅開阡陌而一變而今世所用者固商  
鞅之阡陌也。三代以下法莫備于唐之限田至楊炎  
定兩稅而一變而今世所用者又楊炎之兩稅也。何  
也周以前田在官而秦以後田在民以官之田予民  
易以民之田予民難此阡陌所以不可變也。民有田  
則土著無田則流轉既去而反客為主則擾斷流為

土則便此兩稅所以又不可變也。我太祖龍興民  
間洞悉民隱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以版籍定天下  
之丁甲為田者二日官日民為賦者二夏日稅秋日  
糧為役者三日里甲日均征日難泛而又有力  
之不不同是不特用楊炎之兩稅兼亦採宋人差額之  
意此國朝賦役之大都也。版籍有圖焉有冊焉圖  
所重在田則田為經人為緯田各歸其都圖諸原歷  
故行腰脊方圓之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之此不  
與人為轉移者也冊所重在戶則人為經田為緯田  
各歸其戶一切新舊變遷離居析爨之效皆具遇賦  
役之徵則稽之此與人為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  
其登下之數則役不膠于一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  
轉移者以握其常定之券則田不紛于出入而隱漏  
之弊絕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役利于冊之便則田  
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卽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寢久  
則圖不足據一聽冊之轉移而欺隱影射飛洒詭寄  
之奸百出財賦莫重於江南則弊亦莫甚於江南。在  
廟堂之所釐正亦莫急於江南。于時有若韓雍之在

江右周忱之在南畿其法難具述大槩雍則按里甲之等差而次第受役總歲派之科條而畫一成數按簿則一吏可辦據額則童子皆知雍之便便在簡而易知稅則準官民田於一則而平米之法立酌銀力差於兩便而均緩之法定捐積通於鉅萬均勞逸於五年稅之便便在于變而宜民至今江南所行無慮皆二臣之法而獨以田隨戶之法即二臣亦無如之何夫戶則何定之有轉盼之間桑滄頓易十年之內七邑已殊朝爲編戶往役何附夕爲冠蓋優復宜及

百八議論卷之六

卷之六

朝爲朱順終事當先。夕爲焦黥燭除猶後。方其優後則聚十爲百。聚百爲千。弊在合少以成多。迨其蠲除則散千爲百。散百爲十。弊又在分多以就少。况乎富商巨賈挾輕貨而遠達莽梗。號究其踪。猾吏奸胥因重賄而舞文。背尾莫尋其隙。所以良民愈困。奸民愈肆。官苦民僞之不可窮。而民亦苦官法之莫爲典要也。語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謬。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戶口變而田不變也。田之隨戶者。斲更募易。而田之地著者。終古不易也。田終古

百八議論卷之六

卷之六

不易。則圖亦可終古不變也。於法當爲母戶。無歲不變。十歲則大變。所以十歲一更也。於法當爲子母以權子。則子不能違去。子必隨母。則母不爲空名。子母之不相符。病在賦役之時。不先按其田畝而亟徵其貧富。慈於得富民。則迫之哀聚。一哀聚則子去其母而不能回矣。左得高貴之戶。一而右失中人之產十矣。緩于責奸民。則聽其夫分一支。今則子弱于母而不任役矣。上慕於恤之美名。而下得隱漏之徑竇矣。此皆經界不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即今里分爲鄉。鄉分爲都。都分爲區。區必有經界焉。其田必有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覈也。受役之數。重與輕易。裁也。輕重之額定。而以人質之。主可也。客亦可也。甲乙之名立。而以役隨之。一人而十役可也。十人而一役可也。總之。戶有入田。必無出入可來後。必不可往。如此。則豪民疲于奔命。必約而定于一方。而單戶窮于分析。將各而守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于鄉井。不里田而民其于節制矣。

議權緩急疏

趙東曦

竊見民生日敝財用日竭。皇上日焦勞於上而至治未臻豈能無說而處此然催科有以急得緩之方考成有以緩得急之用者嘗讀孟子曰計其一緩其二人知其言緩徵也不知唯能急所急然後能緩所緩近來徵比因民多困酌先後益初徵民力稍易乃輕發雜項不辭正供及催繳紛然參罰孔亟安得不竭澤而漁本縣受比已苦乃今日府提明日府比將雞犬騷然耗費不貲其何能粉身以應凡此皆飽胥役之貪腹而損國家之正供者也今後宜責有司先儘京邊方許雜放推京邊急完則其餘或可從容日月或可通融給放稍免番楚以養瘡痍而府官止許提比吏書不許提比百姓亦所以省雜費而一事權所謂以急得緩之方者此也一縣而田有肥瘠不同一田而歲有豐凶不同且人有勤惰不同貧富不同良頑又不同其不能全完無欠事勢之必然者也欠一分卽少一分解給往時各處存留數內有稍閒者置之有稍緩者半置之藉此以抵民欠或尚苦不

支或僅可勉強支已耳自有違事以來搜其閒者緩者悉充邊餉於是開緩反爲緊急而錢糧畧無餘地逋負遂以日多今若件件責其十分則件件必至拖欠究竟那新抵舊年復一年逋賦愈積似應除上供錢糧太倉邊餉及加派不容少緩外其餘畧次者或畧分別之差等酌量分數爲考成使百姓稍留餘力併完正項所謂以緩得急之用者此也然而權衡調劑總在有司果能實實潔已愛民實實急公完賦爲百姓養和平之福是卽卓異之尤若夫有意博名則古今議論參卷三十一戶曹

其酌量先後着先生心腸諒度具見此中



徭役

丘 溝

唐制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曰爲絹三尺。謂之庸。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宋以衙前至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賦稅。以耆老弓手壯丁追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經職虞候揀括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臣按此宋初以來差役法也。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

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歇役

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額直多少隨戶等均取

錢

額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大閏雖增無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呂氏中曰司馬光至差役王安石至額役蓋當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爲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分當爲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幸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細費用膏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荷衙前之役暴而不差農民免任則

民樂于差之法矣。至額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

閭閻安坐亦無然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

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寬剩之數散

而不欽則樂于額之設耳。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

可行也。臣竊以謂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

後行之不偏非特利害相懸而已。蓋實相資以爲用

也。今差役之法有所謂里長甲首老人者。卽宋里正

戶長者長也。有所謂弓兵民壯者。卽宋弓手壯丁也。

有所謂皂隸禁子者。卽宋承符人力手力也。有所謂

稱子鋪戶者。卽宋人揀括也。有所謂庫子斗級納戶

解戶者。卽宋人衙前也。宋之諸役衙前最重。今之雜

役亦惟納戶解戶斗級爲難。此二役者必須家道殷

實有行止者充之。若夫皂隸之設除監獄守庫外凡

直廳守門跟隨者皆可用額役之法。而在南京尤爲

切要。今後各府州縣簽皂隸解京者于民間應役人

戶選其馴謹強健耐勞者以專供監獄守庫之役。其

餘跟隨導從者每戶俾其日出銀三分以額人代。或

前類解兵部分送各司俾其自願。凡與額工之直須

于按日當滿之後則彼不至逃負如此則農夫遂耕獲之願官府得使令之給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之徒一舉而三得也

○ 徭役

謝肇淛

國家之立法凡以爲民也。法之既立也。必不能以不愆而民情又率不樂久麗于法。是故爲國者宜酌其時通其勢。詢細民之痛苦而善變之。是明哲之遠圖。非拘舉者之所可與議也。明乎此意而差役免役利害可兩言決耳。吾竊聞之古者之民官所養也。故役法皆民之樂趨。輓世之民養官者也。故役法非民之所便。易解忘勞詩謂勿亟三五聖辟豈顧爲沾沾以博民脂炙者。廼血氣之類。問不辭輸財力以供一人。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世之降也。貪君暴王以天下爲恣。雖其勢既不能以不役民而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竭山海之物力不足以供一人之指使。于是陪臣察相箕歛之策生焉。日吾以天下之財備天下之力。無事則公家之畜有事則受事之宜。而于百姓則九牛之一毛也。此免役之說也。其說雖始于吳充而成于荆公。然周官司會鳩民聖人見預行之矣。夫巢居之穴。敝則數仞之堂不得不樸矣。結繩之俗。凋則汀青之文不得不炳矣。席地之風

移則五筵之凡不得不設矣。差役之法散則免役之利不得不興矣。況差役之法一復蒼生之稻粱財粟殫亡者固歎呼載道願出其力以效君上之供。然力罷而不得息勞究而不得休。駢首爲溝中者蓋不可以一二數而又安所用其財。故上必有茅茨土階經始勿亟之主而後差役利也。使阿房間左暴骨荆榛民有桀而走耳免役之利富者納直于官而役者受直于府。雖至老死無復怨聲豈不甚善哉。而免有定役勢必取盈上之簞壑未滿而下之膏血已罄矣。

古今論衡

卷三十一

差役

嗟乎國家之制治也有治人無治法。夫無不敝之法而有不敝之治者人爲之也。時與勢之爲也。天下殫于財不得不思差役天下殫于力不得不思免役時不可以不乘也。吳蜀之民以免役爲便而病于差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而病于顧勢不可以不審也。但使上焉者有用一緩二之思有繭絲保障之慮而爲郡縣之吏者勿卡在官而九在桑勿黃紙赦而白紙催則免可也。差亦可也。不然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戶口

杜佑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迺衛冉有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愈惠重歛若逃稅則不上著而人貧重歛則多養蠹而國貧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多數雖繁亦有良規可故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健達臣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

古今論衡

卷三十一

戶口

豐脩阜實繇于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泊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其時承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高頴觀冗俗之病建輸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輕其敎使人知浮客被強家放大半之賦爲編氓奉公上蒙輕賦之征先以數其信後以行其命蒸庶懷義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通于天下啓康人阜頴

之力。焉。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繞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過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弊。直以選賢授仕。多在藝文。才與職。華法因事。弊。廢循名責實之義。問。考言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親。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濶。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戶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爲按比。收入公

口今議論卷一

稅。增倍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氓。皆被於籍。誠適時之令。與極弊之良圖矣。古之理人也。在于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族。閭。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歲入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頌。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違者將求理平之。道。非。其。本。弊。

戶口

葉適

爲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爲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患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碑。燧。而。三。國。爭。利。孫。權。提。取。山。越。之。衆。以。爲。民。至。於。航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爲。秉。義。不。妄。虜。獲。亦。授。羅。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爲。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

口今議論卷一

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爲。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無。地。以。自。業。其。豈。純。不。才。且。爲。浮。客。爲。傭。力。其。權。利。強。力。者。則。爲。商。賈。爲。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糶。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擄。取。據。

竊以爲衣食使其俗食許靡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之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徐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爲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爲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爲乎且其土地之廣者休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姦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

古今談論卷 第三十

鬱而不遂而俠者鑿山捍海揆遠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耘耨無窮至於勤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厭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  
胡寅戶口論謂隋氏之耗不忤楊李而咎獨後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大貞李林甫至元和之耗則全歸于程昇皇甫鎔之聚歛貢獻此窮戶日蕃耗之原者也

上流民圖

鄭俠

神宗時大旱詔罷新法是日雨先是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霰墮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鉅賊民買麻枹麥麴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是被鎖械而負瓦揭水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乃繪所見爲圖奏請開門不納遂假稱客急條馬遞上之銀臺司言今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護移囷填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免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况于千里之外哉使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及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罷放免役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八事民間之譁呼相慶轉臣入賀帝示以使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錄群喜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

擅發馬廐罪

先生吾郡之福清人。素性忠謹。以受王安石知遇。用諫阻新法。自致相拒。絕先後爲呂惠卿蔡京極力排擠。雖屢顯沛母或忘國家之恤也。迨歸僅長一拂。學者號稱一拂先生。

古今談叢

卷三十六

廿三

卷三十終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一

林德謀朱公纂輯  
閩中施有翼爾會訂閱

臣乘馬

皆敬仲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稅獲百日不稅獲故春事二十五日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一

一

之內耳也今君止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憂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豈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求也隨之以暴謂之內積

8 富民

皆敬仲

古之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業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文巧而利農事今竊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一

二

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惡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穫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廩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王故逃徙者刑而止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發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祇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庫虛而民無積農夫

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緣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上不制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日寄生之君此縣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8 論農

牛希濟

禹治之本莫若安人。安人之本莫先農桑。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未有不須衣食以資養其生此情性之欲也。故率公卿以躬耕于千畝非獨致敬于桑盛也。率嬪御以親蠶于蘭絮非獨致美于黼冕也。皆所以先民之教化也。今天下之人非不耕非不蠶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之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劍器在焉職官之祿廩資焉吏人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之欲不亦難乎。僕客于山東寓于民舍觀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求種粒胼胝手足朝昏引頸以望膏雨借貸以成其饋餉筋力竭盡于號嘯流汗流浹忽以霖霖日熾其背無不驚黑又婦人之爲蠶也髮髻如蓬晨昏憧憧高條長梯踰險履危稚女嬰兒目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矣其五稼登於場圃也木及籬揚聲之爲爾也擇木茲筐大吠喧嘩更環繞民懼其督責之急憚其恐賜之威無不願足其欲粟之熟也糲米未飽蠶之織也家不及緜機殆不旬五日皆



已登矣。至有父子拱手星堂相顧而坐。向使不爲。不爲非不鬻不時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受役于鄉。家不爲汙詐之計。以給其家。可乎。且古者閭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墨。商積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恥趨時。捷意微辯者。固獲用於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苦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于時。若關禁之賦。薄市井之稅。不擾我取積其物以中之。時如不我容。恰之而他邦。非規取加諸之力。不能爲。

古今議論卷三十一

患農則不然。父母在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使盡室以往。曰避煩賦他邦之政。亦表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之世士亦爲商。農亦爲商。工亦爲商。商之利兼四矣。人矣。審利要時。一中百得。易於耕織。人人爲之。故諸侯庶人爭趨之矣。吁。遊惰無業。賊于國害于農之大者。自餘瑣瑣亦易驅除耳。然無士不可以爲治。無民不可以爲國。唯明主擇君子之人。有輔相之才。與之爲政。先簡其事。省其吏。則人易以安。夫事簡吏省。然後可以愛惜農人。盡歸其時。什一之外。除其賦歛。驅

彼浮食遊手之衆。使歸田。穡卽倉廩必實。天下之民食斯足矣。冠婚喪祭。車馬第宅。尊卑之制。皆歸諸命。式。豪民富室。不得衣文組金玉。幃幕不得用繒采。商祿不得施錦繡。自宮中至于王公之家。咸遵儉約。無使枉費尺帛。則天下之民衣其足矣。夫如是。化之有道。孰有不從哉。

古今議論卷三十一

論積貯

賈誼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咄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歃其骨。政治未畢。邇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衆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

古今議論卷

卷三十一

戶部

民而歸之農者。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顧。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論貴粟書

范 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徠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火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不地者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下論論卷之三

卷之三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土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

下論論卷之三

卷之三

今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食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此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其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放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繡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王

之所嚴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及好惡垂  
注而欲國富立法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  
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  
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  
罪如此富人有所羨。粟有所漲。夫能入粟以  
受爵者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  
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  
心所補者三。一曰王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  
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  
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  
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  
用政之本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  
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擢出  
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  
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  
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積取者萬萬

。復漢以粟爲賞罰議  
四溫  
議曰先王賞以飾喜罰以飾怒喜必待功而賞不僭  
行怒必得罪而罰無輕赦其來尚矣。漢氏雜霸道而  
廢王制殊宏規而徂小利俾人納粟除罪拜爵以罰  
人則廢法以賞人則廢功以儲蓄則廢本是阻勞惠  
奸而急棄南畝也。何以言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而  
班爵于弁兼之家折主于滯積之室使屠沽賤隸陵  
駕英豪苟有懷廉恥之心豈復致患難之厄。雖月要  
天地日誓山河而賞不足以勸矣。天討有罪刑之無  
赦而撓權于殘賊之徒屈法于奸究之黨使兇人汙  
吏言暴無傷苟開必免之門號懲罔極之惡雖臨以  
斧鉞驅于鼎鑊而刑不足以威矣。且朝廢好爵以粟  
授受國有常刑以粟出入貪利愛生之夫孰不願空  
權祿而貨主絀竭倉庫而救死亡拜爵者坐等封爵  
遂忘其本業免罪者室如懸罄焉保其生聚賞罰者  
君人之大柄農穡者爲國之永圖忽而棄馬曹不是  
念而利乎國儲之實實兵食之饒濟其何補耶。然而  
漢承秦弊中國耗弱高惠務厭完輯孝文守以恭儉

德未決于海外威未行于四夷邊候猶聞擊柝戍士  
不得解甲晁錯是以權宜之對救弊之術餘利于當  
代幸成于一時難日有因而終貽識者之誚焉有襲  
近古之失策採庸臣之詭論者哉必慮國庫猶虛邊  
餽未繼莫若與李愬之平羅務充國之屯田練將節  
兵以省軍費輕徭薄賦以悅人心東作一興西成再  
秋則太倉之蓄如京塞下之稼如雲亦何必虧昭德  
寒達之道墜信賞必罰之典忍非聖唐經邦軌物之  
制也謹議

下八 黃論卷六 朱三十一

此議自是正論錯以權宜佐軍興耳

古今議論卷三十二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兩會訂閱

會計論上

鄭伯謙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命於太宰而總于太府其玉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其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書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于司會則唯總其會同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記其入職歲

古今議論卷三十二 會計論上

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振飲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于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鈎考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爲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爲之長司會之權及重于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摠括而爲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齒養而察姦欺齒養姦欺無所忌則沉溺掩蔽之弊生而匿乏楊虐之患至

暴征橫歛之原必自是而啓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爲可觀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鈎攷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于欺僞用不至于乾沒數不至于虧耗國計不匿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于六典法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用不缺則百姓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文物車旌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禮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師田行役冠婚喪祭皆可以並舉

古今議論卷三十二 會計論上

而無遺向使司會之于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爲欺而彼此相容以爲姦則不終日而匿乏隨之矣財力既屈國用蕭條下無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禮樂廢事廢墜荒落何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固將以助太宰之治也漢興之初亦嘗少近于此以蕭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

而財不在其手其鈎攷爲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于司農少府之上夫雜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于三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于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至倉穀有金曹以至鹽鐵貨幣又自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遂使鄭氏猥以尚書而充之每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平勃皆以爲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

古今議論卷之三

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卽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閭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耶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于司農歸水利于少府歸鹽鐵于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列于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以傾之不惟無稽覈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財雖掌于士大夫之手

而糾察稽攷猶未有統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爲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于勢爲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爲失周官之意也漢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于他官之磨勘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農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專勢重以臨于三司之上而受命于

古今議論卷之三

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

會計論

鄭伯謙

或問西漢自計相主計之罷司農少府分受天下之財倉曹又分司農少府之財利權散主漫不可攷疑其爲防甚疎矣而當時之財反以充美東漢自光武歸鹽鐵之利與郡國併水衡之利于少府出少府之陂澤於司農司農以四時受郡國錢穀之數四方調度一切關請又有尚書以參互鈎攷之利源始還不相淆亂疑其爲防甚密矣而當時財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東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官中

古今論衡

卷三十一

五

用度一切付之有司豈後世之所能堪尚書少府之屬耳焉有其官長理財而其官屬能攷之者前論已詳之矣此不復論乃若西漢之所充美亦不過一時取天下之財而聚之公上耳非有會計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無以均節財用之出入而至于有餘也會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後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財物之浩穰漢之富庶于是爲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

相食何但若此廩庾也六十餘年之富庶曾未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蓋自賈誼是錯勸文帝以蓄積然均之爲蓄積也誼則公私之兼足而錯則專制民以厚君今年人粟于遼郡明年入粟于內郡郡縣之倉庾皆盈矣而民則無顆粒之餘平居無事猶以自支而不足其缺一旦旱乾水潦變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嗟然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無一人焉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是則

古今論衡

卷三十一

五

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財不足以贖一人之欲財力既屈急征橫斂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以異于水旱之時嗟夫舉天下之財而奉于國其欲之既無度舉國家所有之財而舉一人其用之又無節其極也又不免暴征于民以寬其目前之計若是而猶曰西漢之財物充美吾亦不知其以何者爲充美也况又有所謂鹵莽蔽匿之夫乾沒滲漏之弊于姦萬欺之轉移獲竊乎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之尤爲無法蓋嘗觀之中尉脫卒動數萬人

王通解

樂安隱田



幾四百頃唐書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虎少府  
陂澤多爲貴戚冒墾石虎則版籍甚不明而口算山  
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  
以結過使上武紀下西域公車索求于長安東方朔  
放庭出私錢以養宗室兩吉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  
湯解則劑卷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  
計籍三年不上嚴耶內史假貸值多不入倪寬東郡  
官錢放散至千餘萬傳延壽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  
六百萬賈誼則謀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幽莽無

古今論衡卷之三

定期也乘輿賜竭取給大農食貴大農錢盡續以少  
府賈誼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則私用經費甚不  
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  
羨租之積尤爲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備于北軍江充  
無名之錢儲于郡內嚴安世卒吏之錢等千州郡陳  
原振之錢寄于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于邊吏唐  
則其法最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攸  
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操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  
萬斛趙充國假居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周延其甚

者或私假貨客而入多通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藉  
尚有未易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  
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于上人臣肆  
其欺于下而民獨被其害于中以至于若此時也周  
家之所謂充美宜不如此矣夫以漢去周之近使其  
泰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算田租何至于  
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稟給何至于無  
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成  
之放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于無定期有玉府外府

古今論衡卷之三

則經費私用必不至于紊雜有職內職幣則羨租雜  
賦必不至于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  
重則凡百官吏必不敢以容其奸欺奈何聚天下之  
財于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恐人以財  
而人無不貪猶飲人以酒而人無不往也與人以利  
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制  
法肯若是其疎乎

總領利權楊炎以爲中人不可使領度支呂諤以  
爲錢穀之權宜介歸一皆是要領之言愚竊以太

辛計相擇人尤先李德裕有云人君必不以聚貨  
獻媚之臣處相將爾諧之位則奸邪始無所容如  
以仲尼之鳴鼓欲攻卜式之將烹致雨而使之居  
邦賦之任猶牧羊而畜豺養虎而縱獫欲其不侵  
不暴胡可得也此論尤爲探本云

古今義論卷八  
卷三十二

議國計疏

董其昌

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之興  
位相提而論其重如此故古者家宰制國用必于歲  
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用國而不知國計之  
虛實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臣伏讀通者大司農條奏  
當今仍歲餘之餘燭恤之役一歲之入不足以支半  
歲之出公私之積真可哀痛雖桑孔持籌不能塞空  
輸運以佐國家之急也古之立國者卽有三年九年  
之蓄僅以預不測之備未有尋常一歲之用卽搜括  
無門而仰給蓄積者又未有盡度支累年之積以爲  
尋常一歲之用而猶屈強半者夫司農告罄矣其勢  
必借財于水衡水衡告罄矣其勢必借財于太僕太  
僕告罄矣其勢必借財于內帑展轉數年而內帑亦  
盡矣則安所取乎今關市之禁已至于無可復嚴矣  
厠傳之供已至于無可復蓄矣宗室之祿已至于無  
可復薄矣邊軍之餉已至于無可復削矣其所目前  
停止而可入利之孔者獨關納耳而寰世苟且之弊  
亦性開納爲甚非謂其衰國家之體開奔競之風也

謂其以朝廷爲外府也。夫俗之稱貸者，貸其一而倍償之，是坐困也。貸其一而十倍償之，是禍本也。而開納類是，何則？彼所謂錢官者，非能委錢于溝壑也。所謂積錢者，非能登避債之臺以免也。必于倉粟牛價之是以目前之輸而易異日之屬厭。天子以四海爲家，彼之所屬厭者安從出哉？而不謂十倍之酬也。且開納之弊，今已被之矣。自殿館而金吾而光祿而鴻臚，諸曹冗員充斥，靡大官粟，而所稱名色武官者，往往爲真以濫戎行之任，縱狼養羊，計無左者，必也。

古今議論參 卷三十二

切閉其塗而以漸汰之乎？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廉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爲生者也。上自輦轂下至州縣，文移封簿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糾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廢產，非盡縣官徭役使然也。大半盡于吏家矣。此其初亦以貨進，尤當責之部寺之長撫，按之官加意搜剝，自今以後，日減一日，勿令滋殖者也。此冗員之當議者也。夫內府者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于司農，其出納

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社鼠難薰，路馬難齒，往往來輿之費一而乾沒之費十，山林不禁，野火江河不實，漏卮得無慮乎？此弊實之當清者也。官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官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今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農民，其服食器用比于數十年前，皆皆華靡而不實矣。稱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爲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寡

古今議論參 卷三十二

寡而耕手日衆，嗜欲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此奢侈之當禁者也。自古理財用人，捐爲表裏。今吏治日敝，徇名失實，其所謂治財者，東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捐除廢棄而喪丘山者也；微借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寇讎者也；盜巧薄書而罔君上者也；則有清議自好者，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生使，得吏上下其手，幾曾有血誠真意爲國家惜財耶？此吏治之當飭者也。最可痛者，國家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輒肆其

丁壯束餒其老弱錄寸以聚銀關以輸乃華而歸之  
于夷虜歲幣不貲益數倍于初講之時至腰刺軍士  
之月糧以待其非時之索者又稱之矣竊謂三邊帥  
臣之疏謂虜寒盟其形已成以理度之大都止其  
歲幣則變速而禍小益其歲幣則變遲而禍大而虜  
虜之變乃事有必至者以國家空虛而歲幣之日增  
有所不可繼也夫挑戎首難誰謂長計然今歲遠左  
之役虜不大舉乎縱不可取必于歲獨不能堅壁清  
野聲其備歸乎以歲幣之半平時則養軍有事則強  
士獨不足用乎國家守邊二百五十年其爲款市者  
二十餘年耳未見二百餘年皆中虜也扁鵲之治病  
也病在肌膚則治病在腠理亦治病在骨髓則不治  
今國之窮于虜不止腠理病矣什此不講而曰節儉  
何裨于事哉

8 理財

何喬遠

宇宙出財之道三而世弗精講也一日天一日地一  
日人天之所以生者時也地之所以生者產也人之  
所以生者功也人知天地之能爲生而不知生之亦  
易竭也周財統于太宰九賦九式九穀九府之制基  
密而糴結粟幣之外無金錢之目迨齊霸制輕重之  
法越絕徵貴賤之數用其力以雄天下迄七國諸侯  
王用關而資遊士金以鑑數以斤計兵歲合而用不  
乏漢有天下重以高惠文景之嘆咏卽武帝稍揮斥  
古今談論卷三十二  
亦何至遂稱之絕亟講平準告緡舟車之事哉蓋財  
盈之則必虛去之則亦返漢迄晉關出不可較元魏  
破而漢以來出塞之橐單置內庫斯去之一返也唐  
迄宋關出不可較胡元逐而唐以來出塞之橐單置  
內庫斯去之再返也其準庭而返者復不勝較也物  
不盈則不虛不大盈則不大虛其勢然也今天下雖  
有事一方動耳而搜括加派之今日益下民運日益  
通水衡閭寺所在日益厘天子出幣金數百萬不足  
以給戰士而仰屋如故夫猶是金盛之天下也何以

遽至此哉。蓋財之行有所聚。聚則不能以驟散也。有所耗。耗則不能以驟復也。有所亡。亡則不能以驟返也。聚之途五。耗之途六。亡之途二。大內之積其爛然。而藏大盈者。則猶是二十年推政之餘耳。外是而權璫之所饗。養居一。濁吏之所貪。婪居一。債帥之所賂。制居一。豪左之所攫。管居一。是則內之聚一。而外之聚四。以四當一。各益造化之藏。而但曰大內之積重。則必散可乎。有聚必有耗。而以其所聚應其所耗。何患各路營防不任。戈而寄尺籍者。耗物力以萬萬安。古今議論卷之三  
取天潢日衍。有益祿無益賦。有益賦無益民。耗物力以萬萬安。取權醉引厚之風。遠而華侈之習。忒于是。則有鐘鳴鼎食。鬪鷄走狗。飭子女而服珍玩。總司不減。萍氏失職。一旅千金。一著萬錢。又安取也。然則是公家之耗。而私家之耗。萬也。聚者自聚。耗者自耗。不相及也。塞上一金。易一萬。吾無望返矣。而欽王極賞。禮載而出者。不在是。琳宮梵宇之所輝煌。服飾之所敷綴。器玩之所欺崎。折之錄果。合之如煙雲之量于澤也。一經施則化為異物。而金不從革。陰陽水火。

之害不在是。是一室之內亡而不返也。不可知。且憂塞外哉。則不得不進而議。生運海不如屯田。警防不如開鑄。賦農不如廣儲。粟通饑利。夫粟之藏于地。歲生焉者也。鹽藏海。銅藏山。亦歲歲生者也。屯不愛種。愛爵清隱占之。豪下從奪之。令省天下飛輓萬萬。撥見軍墾之。而終無科令于常餉。外得占田。以自利。鑄不惜內好之費。嚴私治之禁。定錄兩之衡。以易金幣。萬萬粟之不多于內地也。地棄也。地之不闢于內地也。人游也。今長吏豈無能察草人稻人之事。為趙古今議論卷之三  
過召信臣其人乎。今懸名爵為召比于力田科。及事例者。而以粟代錢。以田代粟。土著者為世業。游寓者長子孫。要無力者捐數年之呼租。以來之。抑亦一說乎。然則有貧國無貧天地。有匱民無匱政事。聖天子一旦。燕王居以規。永利則墾有母鑄。有原。深有抵將。商走塞下。草殺田間。銅鑄大冶。不盡之藏。并鑄一日。而又何用區區末議為哉。

理附

張采

三代而下言屯耕邊塞者自晁錯始也及武帝而燉煌鹽澤之間往往有亭輪臺渠犂皆設田卒置較尉則已行之矣若趙充國之留田便宜十二事尤至今可舉也得其法而善爲之制卽漢宋亂離之際舉武任峻得以屯田計下得幾百萬斛況時之晏晏者乎故諸葛亮縣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而司馬懿伐吳從鄧艾之言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皆此道也羊祜社預鹽鐵

古今談論卷三

卷三

而行湖廣之襄陽河南之唐鄧有遺跡焉唐則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至營田總天下之屯且九百九十有二矣觀於元和李絳爲相韓重華爲屯田使議與事秩如也宋太宗加意營田而陳恕奏罷其事淳化之間何承矩與黃繼行已有教衆多阻之宜其時之不統也元相脫脫赤斤耕種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比抵檀順東至遷民鎮無不分公司立法而悟良哈台烏古孫良祿並爲司農大卿農師千名各與品秩以示激勵則虞集之議不已見於朝廷哉至於鹽

乃知則  
公之選

古今談論卷三

卷三

八

綿之貢乃自青州禹貢載之而洪範所舉五行水主潤下作鹹蓋言其出乎海出乎池出乎井與出乎地出乎山出乎木石者生民之日用無之不可也是以周官有鹽人掌其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追管仲說桓公伐莒薪煮海水而鹽令設矣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後嚴私鬻之禁刑鈇左趾則孔僅東郭咸陽發之而案張務文深馬孝明之世張林建議官須鬻鹽乃大悖矣北魏於河東鹽池立官收稅而旋罷之則其政猶可嘉也劉晏以治鹽鐵著於唐代其利歲增六百餘萬緒天下之賦鹽居半雖孜孜言利蓋有法以神明之矣若夫召商中鹽之側定始諸宋折中倉謨而商人之聚聚于京師未有便斯者也故胡寅折衷於甄琛元認之論欲於可禁不可禁之間因時制宜正其道也茶之有稅古未之聞自趙贊議稅茶以爲常平本錢德宗行而悔之然貞元九年張滂之法復立至王播事穆宗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又置權使領之亦有唐之弊政也宋太祖時有司以勘南新茶異於常歲請高價以需而太祖慮其困民詔

勿增。真仁人之心不其殷勤可感哉。陳恕爲三司使議立茶法三等而宋太祖取其中等亦云善行其政矣。且曰片日散大小龍團始於丁謂成于蔡襄。抑何稱也。李杞入蜀買茶於秦鳳。無河博馬則後世以茶易馬之繇矣。其法亦有不可易焉。元世祖置權務都轉運司於江川。總江淮荆南福廣之稅。末茶葉茶其法益密。不可以不權也。牧馬之政莫詳於周。司馬名官義亦繇此。故馬質掌質馬較人辨馬屬趣馬贊正良馬至馬掌養疾馬牧師掌牧馬。廋人掌十有二

古今談論卷三十二

十

閑圉人掌畜牧。圉師教圉人而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布法備員。大丘之非子王馬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封以附庸。羸氏所自興也。漢制太僕掌輿屬官有六廐。未央家馬車府路馬騎馬駿馬龍馬閑駒橐駝駘駘華諸令丞大約倣周然其盛也。內郡所成。羣邊郡三十六苑。又縱民畜秋鳥氏橋桃各致萬匹。及其衰也。有列侯匿馬腰斬者。有民或匿馬馬不具。長安令坐死者。內郡則藉民馬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蓋牧

於民而用於官之制行之。猶有未盡也。唐置八坊四十八監。牧地在岐幽涇寧間。張萬歲王毛仲之事人能言之。然察其初止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羣致得人。自貞觀進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天下人一緣易一馬。則可以知其端矣。末朝馬政。畜於監牧曰官馬。散於編戶曰私馬。市於邊郡曰戎馬。而當時李覺余靖諸臣之言井井可行。熙寧之際。保甲養馬。遍于諸路。多言不便矣。故神宗亦自謂有隄於彘。而王巖叟請於哲宗。願復置監牧。若

古今談論卷三十二

十

鄆州洪水大名元城安陽瀛定舊法尚存。張之而已。買馬今繁南邊。管西邊。喉黎皆置使提舉。而諸蕃又多轉布。亦未爲得也。凡此四者。治亂得失之効亦已見於前事矣。夫今必驗於古。未必然。必驗於已。然則鹽屯相表裏。茶馬同利害。其說非誣也。四者之政修而冗濫冒餉之乾沒弊可次第去矣。則盡於茲表何福之議。華葉淇之說。廣楊一清之論。懲李慶之言。而復本之。高祖之良法。美意。爲至治也。

生財大道盡于此

卷三十二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三

林德謀宋公墓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市糴

馬端臨

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于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賣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而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三市糴

倣于齊桓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于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于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懸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沿襲既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謾曰權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謾曰探貧民救饑饉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

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倣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三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靡虛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聚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來牛牝者償而不得聚舍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糾趾摩焉當此之時網疎而民富役財賄盜或至兼并豪傑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

古今談論卷之三十三

三

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興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表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揭來東觀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馬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繁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賡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率百姓玩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靡人物者稱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壯相冒貳

力進用法嚴令其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鍾伯敬先生曰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觀之者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罄之禍所以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需爵需罪而需爵需罪不效也鹽鐵而盡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鑄幣不效也酤金而酤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不效也事至此而勢已窮矣至于告罄之

古今談論卷之三十三

四

今下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天下暮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于縣官而相灌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竊竊人主之語而實賜帛百餘萬疋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繇此卽平準之效也或曰是以天子而同于負販矣以天子而同于負販不猶愈于以天子而同于盜與

兵乎且告繼之禍可以亡乎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平準者道不得不出于此也然則史遂無識乎曰惡得無識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爲武帝之天下也視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不得不出于平準之故也余竊以先生此論爲武帝原情絕好爲後王開端絕不好然不得不出于平準之故先生亦已悲之矣

東府賒貸

主應電

古之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于後乃有商賈賈焉商以商計財利爲事賈以網羅財利爲心至于天惠民病乘急踴價衆方以爲災禍而彼獨以爲樂幸孤寒貧窮假貸稱資此方以爲困苦而彼乃以爲資息又大利所在則奸細平是而竊窺天衆所舉則奇袤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亦莫如市也爲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法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混淆賈師莫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犯禁胥師察其飾行償匿而詐僞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其造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賈人以爲之質劑則人心信服同度量準制而物有所準司競禁競亂司稽執盜賊而強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有不得其所欲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厭其美者則使之阜爲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

之無。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有多則使之少。或消無其征應。或低昂其價。以指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過以民間貨物爲轉移之耳。猶未見夫君民一體之意。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棄。餘也則以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焉。及市中既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其價賣之。擁富資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以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

古今議論公案卷三十三

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也。至于民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過即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賒而與之有益于彼而無耗于此。所謂惠而不費者也。然此猶欲其還也。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可以爲繼。故以國服爲之息。蓋力者民之所自有而無待于外公事者上之所不能無而必欲假之于民者。故貸之而使服國事。下之用物者若食其力上之與物者若假之直。與焉而不損周焉而可久。以是而保息

乎貧民。市法之善莫有大于是也。後人心量既非古人之心量。或以時政而妄釋經語。或屈聖經以便己私。因有禁貴債飲滯貨之云。遂爲均輸之說。緊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爲商賈而牟利焉。因國服爲息之云。遂有放銀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病民。人主乃自爲豪民以病民焉。彼營聽者遂因而營聖經謂之何哉。嘗因是而反復歷寧之事。安石承宋室削弱之弊。欲起而振之。謂當時之務莫急于強兵強兵莫先于富國。亦未爲失。但

古今議論公案卷三十三

謂富國須取之于民。此一念一與其謬何啻千里。遇以市井之心用市井之人行市井之事。變常平而爲青苗。諺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爲奸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銀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撻皆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

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糶糴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與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繁擾。是何也？蓋民貧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與之，而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過，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爲簡易也。

8 論和糶義倉

通典

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碩至五錢，農人少利，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卽位，罷之後，漢明帝永明五年，復作常平倉。隋開皇中，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出粟麥一石，輸之富社，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按救荒良策，二倉之法，最候民可行。

唐宋和糧

通考

按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恃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至東都然後浮河漕汴流以入關是以其至也深難故開元以前歲若不登天子常移蹕就食于東都自牛仙客獻策和糧然後始免此行然肅代之後既無東幸之事東南魏鶴稍不至則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憂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于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

古今議論卷之三十三

二

賦稅水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于畿內之諸侯糧米粟于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爲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爲法以取之祇虛見其不足矣嘗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于糧也平糴法始于魏李愷然豐則取之于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糧充他用至于宋而糧遂爲軍餉儲邊一大事熙豐後始有結糴寄糴均糴

依糧轉糴兌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因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懲其所以只糴之于人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于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畜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數其數則其爲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

古今議論卷之三十三

三

◎ 社會記

朱 熹

建安五夫社會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會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情游軍至于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餓餓殍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遇事畏法者視民之野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錡遞相傳受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

古今義論卷之三十三

五

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于官府則鉤較靡密上下相逼其害又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金華社會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于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故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

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眾欲亟疾之意而不以條恒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于一邑而不能行之于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平心之論王氏不得不服

古今義論卷之三十三

五

四

嚴禁改折倉儲疏

謝杰

臣聞民以食爲天故善治國者以足食爲本我國家自燕都以來濟東南之糧四百萬石以資京師此二百年糧運之定額也爲近年屢告水旱災傷議將本色改爲折色兼以邊餉外急庫金內空糧皆新而無陳價且湧而多貴以故收者於勢不得不聽其折支者於情又復不利於折錄是糧之入數折色多而本色少糧之出數折色少而本色多矣年復一年少者愈少多者愈多安得不至於匱頃者職奉命

計公議論

奏

五

暫管倉場視事未及五月聖鑑未及兩輪而糧已報完計收粟米梗米共一百三十八萬一千五百石有奇累年入數未有如此其少者及查上年收數今年所少不翅三分之一河工天津又截留二十餘萬石加以門糧飾俸肆鎮通倉共派九十餘萬石則進倉之數安得而不加少也職以收數糧量出數僅足二年之支設使明年之運又如今年則將并此二年之積亦耗矣三十二三年以後糧將放盡其何以支職故不得不預言之以待司計大臣預爲之處也說者

皆以庫銀之乏爲可憂職以爲庫銀之乏誠可憂也但係輕齎之物猶可源源而來雖隨至隨發未有糧貯之期而隨發隨來尚有續解之望非若糧之一年一運不可旦夕期必者也况今年糧運全賴天時助順河流後通而糧數又少故得迅速抵津倘天雨不時河道梗塞又時事之不可知者倉無年餘之積人有枵腹之虞一朝無食父子無親可不爲之寒心哉且也人心不古澆漓特甚去年偶因南糧阻來暫儲通倉今歲奸人遂欲循爲故事職屢稟嚴催迄今方

計公議論

奏

五

得完備錄斯觀之各省人情大都如是多樂折色之利於民豈知本色之利於國勢必屢轉營求希遂所欲本無災傷而告災傷本非水旱而告水旱因循故委又將以改折告矣伏乞勅下戶部通行各省直非真有十分災傷水旱府縣徵收決不許輕言改折河工別爲措處亦不許輕言截留每年糧運必至三百萬石以上每年除積必至數十萬石以上則數年之清可餘一年之食庶幾根本之地可支而將來之張天如先生痛言邊商改折之害正爲此也

京儲議

黃洪憲

王者居重馭輕則其勢在我而緩急得以自制。仲外以給內則其勢在人而變或出于不虞。故明君之治國也。內政脩而根本固。地利闢而人功脩。本業修而經費省。國家定。雖幽燕蠻貊六郡廣表不啻千里。乃今一切漕運多仰給東南。而議水田者不旋經而報罷。其或災荒若玉鴻雁哀鳴。赤子龍蛇咽喉。有梗將坐索于京師。則三輔之汙萊何所自出。而有食玉炊桂之憂。欲特囑于東南。則四方之輸將何能卒至。而

古今議論卷三十三

七

有濡髮燎膚之患。雖萬全而無害。然本非王者居重馭輕之道也。今四方原野蕭條。道殣相望。強者銜孽弱者溝瘠。而輦轂涸穰之地。乘堅剽肥。連車列騎。雖蒼頭虜兒。靡不輪衣而美食。若不知有中澤之哀鴻也。四方劍肉醫瘡。鬻田質子。群羊墳首。葛屨履霜。而船塢戚晚之家。比櫛崇墻。履絲曳綯。東光覽則漿酒。釐肉若不知有下土之耗散也。雖五都之市郊。埋之外非無藜藿不修者。而菽藿之餘食尚食之。而有餘。旋非無鷄結不完者。而粉黛之飾飾尚衣之。而有餘。

被以故京師之民日監厥而東南之民日凋敝。以羽

敝之民乘諸寡之修。將日削月削。至于不可粒者。此立盡之術也。愚謂欲節東南民力。莫如實京師欲實京師。莫如修先王甸服之政。今燕地山深水厚。肥饒可田。但其間有官莊千粒。勸戚冊田與夫屯地草場。莽布綺錯。多蚕食民田。其巧避租稅者。復詭於莊場民牧之間。田賦何繇均也。誠今有司親臨區畛。精覈版籍。陳乞者歸官。侵占者復業。則困匿定。賦因。賦準稅。而國賦自倍。是經界不可不正也。京東西固多膏

古今議論卷三十三

八

腴。但富者好奸利。而莫耕食者無資以耕。其有能開墾者。朝披祿襮。暮憂滿然。民奈何不避且徙也。請以開墾之地。廣募流民。當與牛種使之開墾。比五稔而後登賦。則農狎于野。民安其居。是流移不可不招也。敦國時韓魏燕趙皆穰饒。富粟支數年。蘇秦亦曰。趙雖不佃作而粟之實足富千民。蘇此觀之。惟在豐地力不必皆水田也。今惟于沿海並河之區。溝塘鑿井。放法開墾。諸水泉遠速者。今多樹果麥。諸種高亢則為水田。以備旱下濕則為陂田。以備潦。則百穀豐



蕃三農樂業。是樹莠不可不廣也。漢以三輔公田振業貧民。而京兆禹邨扶風率以治行高第者爲之京師。肅然我朝丘文莊欲于永易臨宣各宿重兵。而愚欲兼宿重儲。今州縣月白豐歉狀。豐則貴糴。歉則賑糶。隨時飲散以廣蓄積。而又假之重權。俾得彈壓豪右。清理侵占。則戶口日蕃。財賦日積。是四輔不可不設也。雖然山林不禁野火。江海不實漏卮。不去其蠹。則利終不可興也。請畢其說。周禮以太宰制國用。而今倉局場庫率委之鄉侯。巷伯之倫。蠹食侵漁。莫

古今談論卷三十一

天

此爲甚。外者常以什供一。內者常以一廉三。司會不致闕。大農不敢誦小民手足胼胝以供上。此屬泥沙而用之。是獨不可閔乎。此蠹在內者也。令狐綯之策可思也。胥吏假刀筆之姦。縱溪壑之欲。賦則侵上。匿下役則漏富欺貧。一時借辦也。而朦朧以爲例。累歲通積也。而那移以報完。廉智之吏欲起而革之。彼且據法以撓我。而吾之說反絀。彼且援利害以怵我。而吾之氣常沮。雞連而虎噬。蠹聚而狼貪。此蠹在外者也。劉宴委任士人之議可鑑也。然又有進于是者。天

子以四海爲家。與其藏富于國。不若藏富于民。故三代而下。度幕封狼之世。不困于西園厚藏之時。銘山駐蹕之朝。不窘于瓊林大盛之日。何也。侈者猶流布于海宇。而聚者徒紅腐于倉箱。侈者猶衣食于民間。而聚者徒糞糞于積蠹。侈者多入多出。有害而亦有利。聚者有入無出。無利而獨有害。譬之人身。氣血周流。則膚革充盈。壅則瘡癰則瘳。理固然也。苟可以公利。何必私藏。苟可以厚民。何憂損上。誠能修先王節服之制。思今日耗蠹之餘。重本業而任地力。節公費

古今談論卷三十一

三

而斥私藏。則閭閻富庶。歲旬充盈。數年而後。江南之漕可以漸減。卽有緩急。不患無備矣。此王者居重馭輕之進。而國家萬世永賴之業也。

卷三十三終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四

林德謀朱公案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周禮十二荒政解

黃洪憲

或問周官大司徒荒政散利而下十有二夫聖王待荒施政散利諸法亦後世倉卒下蠲賑之令爾胡聖人之無前畫也愚解之曰周禮六官聖人皆詳理而實用之獨荒政則備之而不用也凡周所經畫以待荒者政有四而十二政不與焉十二政治荒也非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四

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又時若弊之密矣。分溝浚滄。禦之周矣。要茅代穢。鑒之素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為救也。必待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疎矣。故周禮春官歲獻民穀之數。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掌鄉閭之委積。以恤鰥寡。養孤老。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數邦用。稽民食。食不能入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頒也。常法也。旅師泉府積三粟。與欽

不售者平頒而貸之。此貴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特法如此。其詳且豫。是以歲連發。燠。潦。無侵。即熾。潦。不為災。即為災。不病民也。未嘗不早。而以不瘠。告未嘗不飢。而以不宮。開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故垣帝蓋將散利。何所用之。紫微輪聚。將薄征。弛力。各禁何所用之上。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訊。除盜。諸禁無庸。失時。詘而僞。歲乃青祀。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諸制無庸矣。縱天災時有。則又有司。赦氏節。巡郊。國。而以王命均惠焉。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四

乃所謂十二政者。竟設而不試。置而不行。是周官遺人廩人之法。無日而不用。無論荒不荒也。散利聚民。諸政竟周世而無可用。即荒猶不荒也。乃輒近則詳于為救。而疎于為待矣。倉卒而議糴。緣而行。亦不過發廩。蠲逋。止周所稱散利而已。他未遑也。甚者飢不必賑。賑不必飢。待哺竭。歷旋轉。溝瘠。授足。舉手。遂用重輕。弊可勝道哉。世謂救荒無奇策。彼惟恃荒政為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旨。失爾。愚為之說曰。唐虞岳牧。類以盡職。為能。惟明刑一職。必使官之不

盡其法爲能。居官六卿類以明試爲功。惟救荒一典。必使虛而問試。爲功蓋可合而一之者。然則荒政遂可無講。與曰何可不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卽不備而救。猶得下策。始不待終不救。斯爲無策。爾。

荒政備而不用是能論成周之世者

歷代救荒事宜

馮應京 實用錄

漢汲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唐高宗時河南比旱遣御史中丞崔諶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衆

古今談論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三

迎妨厥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著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跪奏謹等遂不行制曰承前飢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欲以充進奉○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

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  
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  
欲爲姦說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置之法上曰  
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賑救之豈可復疑  
之邪朕昔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稅時南方旱  
飢道鄭敬等宜慰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官中用帑一  
匹皆籍其數惟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歲飢穀價日增或請  
抑之坦曰宜歛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

戶部議論卷三十四

四

蓋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唐代  
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爲戶口滋多則錢自廣放理  
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  
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  
供官用及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  
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放助及期晏不俟  
州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  
弊流亡飢殍然後賑之也雖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  
蕃息○慶曆八年河朔大水知青州官粥勸所部民

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  
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終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  
所聚遷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  
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餼山林陂澤之利雖  
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逋  
近受糴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辛棄  
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粟者斬開糴者  
配

一一可行

戶部議論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五

救災議

曹 華

河北地震水災驟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撫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應患于乏食非粟無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服手他爲是農不

古今議論卷之三

卷之三

四

復得修其祿祿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一切執事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活性命之計是直以飢殍之養養之非深恩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于來歲麥熟凡十一月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

十餘州仰食縣官者百萬戶食之不節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節則當用粟數百萬石而足何以辦之此又非深慮爲公家長計也至于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病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村舊尾之尚可賴者必棄

古今議論卷之三

卷之三

四

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慮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得不以不貲矣二者皆可不深慮歟萬一試出于無何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

東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竊。弄鐃挺下草茅之中。以抒游擊之吏。弱者既蓄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買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一石。得錢五十下戶常產之資。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待二升之廩。而勢不暇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錄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餘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死貸之。于今而收之。于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于儲蓄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官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于糴粟常價。手增三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于增報一百萬石。易

矣。且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佑。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費已足矣。夫費錢五鉅萬。又損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非難明者也。此時事之急者。故述斯陳焉。

穀米踊貴半絲。穀乏半絲。禁米米禁。則富者閉糧。以  
勝。利奸商乘急而躍。價稅惡來禁。騙錢而米益貴。此  
從來稍寧。如今年五月末。敵鄉糶米五升。價至五分。  
小兒貨銀一百七十兩。買米至鄉而價始減。非一百  
七十兩之米足。周海濱有此米而閉糶者。踊價者恐  
源源來而價不得不減也。其後某歸。議崇安米。僅四  
百十石。以與人遠近相傳。莫測多少。而價遂大減。並  
抄荒。無別法有虛聲。有官備買穀。他省官備也。備至

而莫測多少。奸富恐奪其利。爭出所餘。奸商恐持久  
不售。爭取微息而賣。是以虛聲而速之平價也。昔丈  
潞公治郡。米價大起。或勸其定價。公笑曰。是反為奸  
民增氣勢耳。于是搜得倉米若干。出四隅官賣之。卽  
日而價平者。民莫測官米之多少也。今但歲發千餘  
金。市廣市溫。台乘秋而往。潮限而歸。毋使過冬。市廣  
用廣。入市浙用浙。人必差品。官發穀必于大暑前四  
十日發。必盡。此毋庸禁米而米常平。官米亦且歲進  
矣。乘秋而往。穀賤而人不勸也。毋使過冬者久。則費

多將餘。吾穀多也。市廣用廣。人市浙用浙。人土人知  
穀價所市必廉。雖稍乘而吾穀猶平也。小官奉差。難  
責其一毫不取。差品官者。前理大不敢以官試法也。  
發必于大暑前四十日者。此正常年踊價之候。爾咸  
時價民利而官小利也。至若給發之法。以秤不以斛。  
斛之大小難定。而秤有據也。廣穀甚賤。官糶宜有利。  
而猶未益于官者。持久而耗多也。發不以時而價減  
也。又發不盡者。復納之倉。費耗益多也。買之非其人。  
發之非其時。則官本少而民亦不甚見德。如此而以

絕大功效使絕大文章

三勸通經書

曹學倫

示諭爾民無諭貧富義切相依。平時固不覺至患難時最得力。譬如夏間禾貴富室閉糴衙舍打劫在在不免。雖法難輕縱首犯俱從重處。然爾殷實人戶所損亦甚多矣。何益之有。目今晚禾頗熟偶遇提選銅錢遂欲折算多文。仍舊閉舍高價致使肩挑小民糴買艱難。嗷嗷怨訴。本道思之只是鄉愚欲專巨夕之利。不知自保身家。平昔寡恩有事則攘臂而起。此亦人情之常也。法能盡誅之乎。今諭爾民有積蓄者照舊今議論案。卷三十四。常開倉糴賣所得銀錢又堪別項生息何必多藏以招眾怨。其買米肩挑小民亦須以好言相慰毋得恃強要挾以堅其閉。庶一村一堡之間皆成和氣。恩義相維倘有患難畢克齊心救護此最保身家之上策也。



古今談論卷三十五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查訂閱

海王

管敬仲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

管子談論卷三十五

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厝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曰千萬也萬筴之商曰二百萬十日二十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

者六千萬使君施今日吾將藉於諸君吾子則必費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行服運輶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鉋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警鹽於吾國筴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

古今談論卷三十五

鹽鐵議

恒寬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元封元年弘羊爲治粟都尉大領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漕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軍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

古今談論卷之三十五

盡籠天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卽反本而萬物無所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萬餘疋錢金以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卽位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

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茲僞之業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罷布衣有胸鄙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驟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逃節之心作今縱民于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彊禦日

古今談論卷之三十五

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奸形成矣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求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民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地狹人衆有郭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募粟米不能相贖公田轉假桑榆粟果不殖

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陂。可賦歸  
 之十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乎南畝。  
 匹婦之力。盡于麻桑。田野闢。麻桑治。則上下供衍。何  
 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御史曰。昔商君理  
 秦也。設百倍之利。投山澤之稅。國富人強。蓄積有餘。  
 是以征伐敵國。擄地斥境。不賦百姓。單師以贍。故利  
 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  
 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于積蓄。以備乏絕。  
 所給甚衆。有益于用。無害于利。文學曰。昔文帝之時。  
 無鹽鐵之利。而人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  
 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繇地出。所出于  
 人間。而爲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失李梅實多者。來  
 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天地不能滿盈。而况  
 于人乎。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  
 之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其  
 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備。惡在利用不  
 竭乎。于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假以鹽鐵。  
 爲不便。宜罷郡國權。酤酒關內。鐵詔曰。可。于是利後

流下。庶人休息。  
 文學自是正論。若豪強聚山海作姦。吳王之反。寒  
 以是大夫所慮。未爲非也。班固言吳王。擅山海之  
 利。薄歛。以使其衆。逐貳之萌。自其子興。古昔諸侯。  
 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

日公議論參  
 卷廿五

讀鹽鐵論

董其昌

語曰。藥肉可以養生。藥石可以伐病。二者不可一廢。在。以。時。消。息。之。耳。昔。漢。文。帝。主。和。親。之。議。致。金。絮。絲。繒。于。匈。奴。甘。蒙。手。足。倒。懸。之。誦。然。夷。性。叵。測。遂。墮。歲。苦。侵。軼。烽火。時。通。甘。泉。終。文。帝。之。世。方。內。未。得。寧。枕。而。卧。也。假。令。因。循。米。已。將。吏。之。氣。日。消。月。靡。其。視。與。匈。奴。戰。如。驅。羊。攻。虎。心。膽。震。懼。石。晉。靖。康。之。禍。寧。不。在。漢。哉。此。武。帝。所。以。采。介。胄。之。說。不。至。于。封。狼。居。胥。空。漠。南。之。庭。不。止。也。帝。既。窮。兵。則。不。得。不。以。軍。興。之。

百八議論卷之三

故而用桑孔建鐵官以贍農用。爾均輸以足民財。官山海以取奇羨。其術則聖賢所不道。其于佐縣官之急。抑亦救時之用矣。而文學槩以井田什一太古久遠之法。狙擊之。所謂從旁談者。與當局異憂也。豈通方之篤論乎。若乃弘羊之計過。則有在矣。蓋武帝末年。匈奴已自衰止。及昭帝時。將士承席鞭撻之餘。烈介于不煩。一領甲不費一斗糧。而立功絕域之外。呼韓稽首。已見其端矣。矣。既已釋于干戈。則并鹽鐵之利而散之與民。休息。明示天下。以不食此則識時務。

者。首宜圖之。而弘羊猶持其初說。以抗文學。吾不知其可也。藥石以伐病。病良而仍以之養生。壽民焉。子矣。霍光之智固已辨此。特不敢自發其端。以暴揚武帝之失。故借文學之議。而均輸征權一切報罷。若光者可謂知時務者也。語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疆場之事。武張或弛。皆于其窮焉而議之。則幾矣。

好議論

百八議論卷之三

八

諫放民私鑄疏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每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黜然。鑄錢之情。非殺難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入操造幣之執。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黜罪。日報其執不止。遇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黜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

百金議論卷之三十五

九

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面壹之。序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序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并捐。而米銅者。日蕃。釋其未穡。冶鑄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甚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

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黜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日銜。欽之重。則日銜。散之貨物。必平。四矣。日作兵器。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日臨萬貨。日調盈虛。日牧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并。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誠傷之。

百金議論卷之三十五

十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濟相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繁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寔係于是今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卽改作詢之尊薨雖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暖拾之則非有損于飽也先生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

百八議論卷之三王

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卽古之下幣也今陛下若捨之任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農輕則傷買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蘇乎物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難以鉛鐵則無利難以

鉛鐵則已不重禁之不足以懲心且方今塞其私鑄之利人將自先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之而誘之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不墾又墮于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今法不可以行人之理亂皆緣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不能爲忍貧者彌貧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帝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鄒通大夫也財侔王者

百八議論卷之三王

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且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効愚計夫鑄錢用不贖者在乎銅貴銅貴在于採用者衆夫以銅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則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鑄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願陛下禁之

劉陶鑄錢議云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饑故  
惟食爲至急議者不達豐殖之本多言冶鑄之便  
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爭競造鑄之端于是乎  
主因而辭小並起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後夫窮匠  
起于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  
雲合響應八方分崩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  
此議急重民食固是本論若謂民可百年無貨亦  
大不然至謂役夫窮匠起于版築似又不必之慮  
也

論錢

呂祖謙

三代以前財賦以穀粟爲本以泉布爲權權不使勝  
本故地利盡而浮游未作之徒少後世匹夫之家藏  
錢千萬與公上爭衡故貢禹之徒欲全廢之此又矯  
枉過直之論惟南齊孔頴論鑄錢不可以愛銅惜工  
蓋不愛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  
鑄不起則歛散歸在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  
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奸民皆可以爲錢權  
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者也

錢楮論

張 澤

戴埴曰物貨難於阜通必假圖法流轉故言錢則曰平半以見有錢必有物而後可準平也錢易得則物價踴貴此漢唐以後之論也商賈彈子般草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見有楮必有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之論也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欲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嗚呼得其說而存之則可以論今日之錢楮矣宋之交楮屬官雖始于薛田之議而合參取

古今錢論卷之三

五

償實本周之質劑唐之飛錢以爲法于是金有交鈔元有中統至元至正交鈔後格難行洪武之八年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凡六等各布政司設寶源局鑄小錢通之永樂中以鈔法配而峻金銀錢物貿易之誅成化時至遼御史往按不其重哉然究之鈔易昏爛收換艱難制雖設而法不行蓋唐憲宗之始行錢引裴武已慮其行久滋偽沈位言會子之不示民信恐必不行而宋高宗深以爲然元法計賈抵罪趙孟頫議其太重至正之時武祺僕哲魯希布相脫脫

古今錢論卷之三

五

之意欲以鈔爲母錢爲子又欲錢鈔兼行而呂思誠力爭其不可則鈔法之難昔人已詳哉言之不俟今日而始歎系穰工墨之無用也是故爲救時之論者不得不舍鈔而專論錢則弛鑄禁與限蓄錢皆非計之便也何則天子之操柄無所不施獨貨財之緩急輕重不得不因民以善其令寬之則利歸于下而盜鑄者多限之則驅民於法而告訐者衆此二弊者今日之所絕也太府圖法以來以銅爲泉或坐兩或榆葉或八銖或四銖而得中者惟漢之五銖其後或赤仄或荷蘭或鸞服鉅環或當三當十當百當千而得中者惟唐之開元後世依其質製可以久而不變則剪鐵裁皮之弊亦非今日之所有也然而一患尚有孔頴所云惜銅愛工是已而要之不可以驟也銅所出之地寡而爲寶浩如宋時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鑄礪醒泉之樂具臨川隆興之銅工今且百倍之矣晉魏之世佛老象教盛行寺若觀摩黃金以億億計今又百倍之矣欲令民輸官府錢而慮有難何范祥之貪欲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而慮有許申之敗則上弊



出內帑下雖發古冢毀佛像而銅終不給銅既不給而工力亦損則雖有修潔英達之士主其役而事迄予不濟是故參而論之則唐劉秩之疏與近者新學顏之議亦其平衡也劉秩言重銅禁則銅不他用而鼓鑄之用給銅不布則盜鑄者無因而公錢不破新學顏言鑄錢之須一日銅料一日炭一日轉致一日人工誠將天下產銅之地贖軍徒以下之罪定則以收銅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舉之人准罪以納炭運銅則水路隨臨清帶艤之例陸路資以驛遞之力

古今議論全集 卷三十五 戶部

運炭則官身給工食民戶給腳價而匠役取諸原額不煩銀兩而可辦若此者於泉府之利猶有及乎

靳疏要畧盡于末段而尤請行法令者自朝廷貴近始如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以一分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自朝廷始者也如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如驛遞應付僱馬僱夫則純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花布或以充

折色此自貴近始者也紀之以備察行

論錢利

章世純

錢之爲用以其變化遷化藉于通知通知藉于君權是故食之不可入于口也衣之不可知其煖也寢之則不可以爲安累爲居則顛危陳之爲玩好亦未有益好也然而爲利者民作一務而所資博必藉遷化萬物之遷化錢居間則方圓而速通今易資者設以布帛布帛之與物價未必適也必相少多然而製之大將不可成衣小將不可成巾粟之類可少多也然任貞之所苦也而耗損于數轉必多有矣上入成器

古今議論卷之三

錢利

五

以求資小者十大者百纖碎之需皆將求之市則固不可破成器而當偏資也雖然欲粟者得與之易矣不欲者不可得與之買也欲器者得與之買矣不欲器者不得與之買也可衣者不可得用也可用者不可得食也不當其求則人抱所有而他往錢于衣食用不處一焉而居于數者之通不知于寒暑不變于遠近與物少多從物而化非絲求麻纓可以責衣焉非五穀六畜可以責食焉非雜器珍玩充耳目口鼻之定然而索之其中四方而能應是以能爲天下利

此商賈之所以起錢之利在變化變化之故在通知通知者其來也可以以往不爲利于在儲爲利于有委五穀布帛人雖不取我尚得利之錢無所委遂中之朽敗銅也故藉于君權藉于今以立其期約下以貢上上以與下在小民則相易而爲通不加君權焉雖家爲告諸人固不相啗也故曰小民有財待君而後利此之謂也故農者出土財者也工者以十指成利者也漁樵商牧出山林禽獸之財也君不與一焉而以錢加其上天下之物變化而在變化而來隨其所

古今議論卷之三

錢利

五

爲故農工作力爲君作也山林水澤陰陽之化皆爲君生也萬物皆在錢獨爲之制而君權獨存故錢者人主之所以擅天下也然而不知驅使通與徧專以幣與白金天下出銀之治宋之時尚二百餘所今原固鮮少共存而流行者分合之間盡有損折紛屑通華銅鉛優雜變化之間歲所折者上下之間必有萬數矣故銀少而獨重上下有不給也繇此言之今之鑄錢尚富廣也或曰錢之多與少同實今錢百而穀五斗此適平也錢多而倍輕則必加倍以糶矣是以

本之百。昔之百也。此之謂以多爲少。曰道數之所。用也。管子曰。民有餘則賤之。君則欲之以賤不足。則重之。君則散之以重。夫穀帛與錢相權爲平。此輕之復爲重重之復爲輕也。

錢之用。在變化。方今世界。惟此而已。無以制之。將不知世界變化爲何物。此先生所以諄諄于權之一字也。

論鹽

呂祖謙

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爲鹽之根源也。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于天地之間。潤下之氣。凝結爲鹽。亦無所不在。種類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于海。出于井。出于池。三者尤多。如青州出于東井。幽薊北海嶺南南海皆出于海。劍南西川出于井。河東出于池。如解池鹽之尤著者。如河北之有鹵池。此出于地者也。如永康軍鹽出于崖。此其出于山者。又有出于石。出于木者。大抵民生之

日用不可缺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自禹貢青州貢鹽。締此海鹽之見於經。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有禁法。自管仲始興鹽筴。自此後。鹽禁方開。雖漢興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權。至昭帝之世。賢良文學論民所疾苦。請罷鹽鐵。又桑弘羊反覆辨難。所以鹽權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川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禁權與古今相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矣。夫鹽固三代以前所與

民○其○善○就○後○世○不○得○已○彼○善○于○此○論○之○取○諸○山○澤○不○  
猶○勝○取○之○於○民○耶○

古今談論卷六

十三

鹽政考

申時行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政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課臣借箸計司。持籌易嘗。不孜孜邊計。故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思攷。國初置轉運提舉為鹽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比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前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今商自為耕。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圍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于左。筐盈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鹵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嚴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

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然大收支是居債。則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果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饒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備資于內帑。商跡絕于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卽有至者所入甚寡。生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賣之開也。自弘治中始也。或勛取恩賜或權倖請求。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聖餘積堆名曰所鹽。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今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也。自總催始也。場蕩踣其弁兼鹽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遇總催家一儲而已。分業蕩然。可貨爲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謀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竈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貲。是以鹽買湧貴而人就趨私鹽。徵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

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鹽者。紋貨私鹽者。紋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卽竈丁榜腹以斃。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奸人囊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墻大軸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輒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網維不弛。微察有加焉。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其何以弭之。故鹽政之不修。恐其患不獨計且移之社稷也。

鹽法論

張 溥

鹽之有常販存積也自正統中始也奏討夫帶與本鹽所鹽諸弊之疎出也自弘正間始也是故大商困於守支竈丁困於總催病額鹽之滯者歸於權賦之太重病私鹽之廣者歸於鈔法之不行當時有心憂國之臣李東陽見於奏對彭韶形之圖詩莫不言戚關之恣放貧戶之流離而為國患而不復者尤無大於葉洪之改輸粟為輸銀不實塞下而之睦司蓋永樂中下實粟於邊之令富商大賈競於三邊出財力

今議論卷之三

招游民築墩臺立保伍荒土膏沃稼穡衍殖及乎順化耳肅寧夏粟石二錢邊用大饒而洪本准人獨其鄉土之便速為更制其時止見鹽一引之粟二千五升易為銀四錢一分歲課驟益百萬而不知後之米石五兩戎虜入擾封疆坐困則今痛邊計之謫者雖起洪而加之上刑未足畢其害也且歷考前代責州之鹽結載於禹貢周禮鹽人掌百事之鹽有苦鹽散鹽形鹽節鹽之名而不聞欽之於下鹽策之正管仲發之而鹽官之置錄于東郭咸陽孔僅宋自雍熙以

後始召商中鹽而鹽鈔則設自范祥其間之商販官賣抑配俟散立制不當求其大善未有過於昭代者也召商納粟每引所輸數廉而所司開給無留行復峻權勢私鬻請給之罰絕其壞亂竈戶則給酒地草蕩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錄有餘鹽官自出鈔收之是以商與民交利而國用邊備充然以裕不意後之陵遲勢改至於斯也夫鹽之為物天說自然之利所以養人盡捐之民則繼末作資游惰盡歸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此胡寅

今議論卷之三

折衷甄琛元鑑之論也則以今日而欲罪伐苴薪焚海水之非令亦天下之難通者也惟於縣官經費之所權善其厲禁而寬其稅入戒禁京之數變其令而思惟朱暉韓愈之言以無欽怨於民斯不赦之道也丘濬曰國家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司淮鹽在南滄鹽在北山東之鹽居中而鹽直則淮最高滄最下請用李流轉販之法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縱滄州每船量給官鹽俾運至揚州官為建倉兩岸依數收貯積

鹽既多乃累算商所中常股存積之數給以見鹽不  
出一二年支給殆足然後行漢人官給半鹽之法竟  
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竈戶煎凍官給以券商賈赴  
買給以鈔引私煮賣者罪之過界發賣者沒入之所  
付鹽錢貯之運司歲申戶部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  
以實邊儲先行於兩淮次行於兩浙山東河間  
以及河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鹽鹽漸以次  
議則官賣之擾官煮之費省而竈戶不必迫徵商賈  
不必中納此之爲言其可行乎其不可行乎而猶恐

古今談論參

卷三十五

戶曹

其積久而滋弊也則當專舉而議其官劉晏輕重之  
法壞於陳少游之加賦包估之高估而尤甚於李錡  
皇甫鎛之進美盛族王隨通商之利壞於趙贍之在  
河北章惇郊鹽之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之在江淮  
而尤甚於王安石之任盧秉秦京之任魏伯弼則主  
鹽之官不可以不慎也鹽者天下之大利而今之所  
簡以爲理者皆朝廷降散之人以降散不職之人  
主天下無涯之利則請託必行而苞苴日盛鹽法之  
弊長此安窮乎故論者欲簡事省官請簡重臣一人

假之便宜。做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沔。故事。尋貴  
之。而又其任運司以下。悉補廉吏。三邊督臣。兼勸農  
使。召鹽商人。耕塞下。入粟如異時。此猶爲近本也。  
霍渭先先生。議極其詳。悉然。時弊。又有大不然者。  
故凡如此類。每多採近代云。

古今談論參

卷三十五

戶曹

老三十五

古今議論參卷三十六

閩中

林德潤  
施有翼  
蕭訂閱

問禮

袁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爲之尊敬然後以其所往敬順百姓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

古人議論參

卷三十六 禮書郊禘

一

古之時燔黍桴豚汙樽而杯飲黃桴而土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

郊祀議

王炎

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于經而諸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圓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于圓丘謂之禘祀五帝于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于南以就陽位于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足言矣王肅曰案丘以象天體是謂圓丘圓丘人所造

古人議論參

卷三十六 禮書郊禘

二

也是謂泰壇圜于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圓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洎五帝爲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爲昊天元天爲上帝五帝之帝爲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于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曰威靈仰赤熒惑自招拒舍軀經叶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無稽矣予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以爲禋



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矣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大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毡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天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于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

古今談論卷之三

禮記

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嘗言五帝矣。春則太皞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爲天也。魏相之奏亦嘗言五帝矣。太皞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昊乘兌。顓帝乘坎亦不以五帝爲天也。秦漢間言五帝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于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事天所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于誣

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于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也。德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有社則必有大社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陰氣也。祭帝于郊而定天位祀社于國以別地利而于思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

古今談論卷之三

禮記

四

助大社者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小圻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康衡而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斯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賴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爲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

合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祀之而郊之時日。祭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于一陽之初復啓蟄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于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然明易戴記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祭其時日也。諸儒異論爲禮經古今議論卷之二十九 禮書 王

之益者多矣。去其異論之益而究其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

此以五帝爲五人帝而陳祥道之言曰天有五帝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人帝之前豈無司四時者。按此則五帝自是上帝易所謂帝出乎震之帝是也。但合上帝與五帝爲六天陳祥道又深辯之謂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說似最好。愚竊以岳瀆象公侯五帝

非諸侯也。五帝于天既是天五行之帝則五帝其實一天也。故惟揚復郊祭考以五帝總是一天其說無疑。

論郊祭

楊後

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配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而言則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在鄭玄始分爲六天之說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書謬妄不經之甚王肅引經傳以排玄失僣園丘于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則非也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曰古今議論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非如鄭氏分天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今本朝惟于大祀嚴祀昊天上帝凡所齋饗止大帝五天帝之類一切章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觀也

五帝祀議

陳繼儒

魏鶴山云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明妄人小子輒撰名號以襲天自秦劉西時有白帝之說浸淫爲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爲五帝文帝武帝又有新垣平之五帝又有謬忌之五帝有公玉帶汶上明堂之五帝此五帝之所繇起也大約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昊天上帝而外復有五帝豈有此理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出于劉歆鄭康成之附會陳祥道又從而強爲之說魏鶴山之見良是余則謂上帝者天也郊之所祭也五帝者五行也時之所祭也天無言而以五行爲用如春爲青帝夏爲赤帝秋爲白帝冬爲黑帝中央爲黃帝是也漢言時而不言郊則五帝何曾與昊天上帝並哉或云五帝卽不得與上帝並金木水火土代天爲政者也何得以帝尊之余曰莊子不云乎是時爲帝者也易不云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巽兌離而以帝字冠之則五行未嘗非帝也以五行爲五帝而以天爲上帝此或出

于周禮之義而惜乎鶴山未之考也

周禮想當如此家語已詳言之

口公議論卷三十一 禮書

九

議天地郊祀疏

夏言

臣聞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于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卽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社祀實柴燔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腥醢醯辜之禮以孝人鬼則有獻裸饋食祠禴蒸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澤禮地則天地分祀後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禘有多魚二詩證之以爲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詩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熹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况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饗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

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端則以四圭祀天，兩珪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于冬至以陽氣來從于上天之始，祭地于夏至以陰潛萌于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圓鍾于震之宮，取其乾出乎震之氣，用函鍾于未之地，取其坤居于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于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祗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秦去古未遠，祀天不于圓丘而于山下，祭地不于

古人議論卷之三

方丘而于澤中。漢之祭天于甘泉，祭地于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于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竝祖故不得不以地竝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如莽之費故。三年一郊

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于合者從省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以爲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丘濬之言以類于上帝，斯字強訓爲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爲嫌，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祭，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于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

古人議論卷之三

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太祖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君爲可尊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而已矣。

天地分合之祀歷代更迭愚竊以地終不得與天敵，母終不得與父敵，婦終不得與夫敵，弟終不得與兄敵。今如人家有慶賀，父祖父大禮筵席則必合子姓戚屬，巍然使父與祖父獨尊，未有以母祖母竝席同尊者。至若兄爲天子而弟爲藩王，敵體

之人又何如隔絕也。自莽賊婚。后合祭而後。世番  
簾稱制之禍。遂自此始。故余斷從分祭之議。以表  
千古天玄地黃之別。

按班史稱漢三十餘年。問天地之祠。五徙。歷唐宋  
分合無常。洪惟太祖受命。始定爲分祀。越十一  
年。改定合祀。嘉靖中。分祀萬曆初年。議復合何若  
斯大典。紛紛匪定也。竊以天子之於天地。恩無分  
於父母。而皇天之於后土。義若判爲君臣。臣必不  
敢同君令。享恐不分祀。非所以尊天而寧地也。郊

日今議論卷之二十六 禮部

釋曰郊者交也。利用交于天人。國朝季本因議

以掃地而祭。地與天交而後。可名郊。夫不于空中  
求天。而卽地爲壇。明天與地交也。勝園之社。乃屋  
明地。無不與天交也。一日不交。則爲否。何待於祭  
之日也。是知掃地而祭者。卽陰以永陽。非可執以  
爲合祭也。以交訓郊。天人之釋。亦非是。孔子曰。于  
郊故稱郊焉。本議又引百神受職。謂百神皆合祭。  
豈有地不在其中。愚謂受職云者。美天子事天明  
能格天神。臨既如天子行郊而百官扈從也。必

欲伸其說。至謂百神俱得合祭於類帝。其褻天也  
甚矣。施有翼

日今議論卷之二十六 禮部

諸親詣郊祀疏

翁正春

國之大事在祀而祀無大於祭天者誠以人君父天而爲之子威命靈爽皆天所授故禮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然非人君親詣南郊精爽不二則神不屬而嘉生不降目今仲冬將屆正皇上肅精禮祀躬迓神庥之時而臣又適荷聖恩謬署部事則吉劄以俟冕藻之臨固臣職矣臣敢默然而處此臣思我皇上卽位之初郊祀必親祈禱必非常時於祀典抑何隆重夫何靜攝以來一切古今儀制悉廢矣臣竊思祀典一疏已遺公張維賢代祀典俱令恭代臣昨見親牲一疏已遺公張維賢代撫臣知當祀之日皇上諒亦遣官以代也因是恭代之官祭或跛踣以臨甚且推托不與執事者既希穆穆之容奉璋者亦鮮峨峨之度燔柴盛設饗簋徒懸如此景象尚可不動色相戒哉願皇上勿視祭爲燕盤而以代攝爲無傷也太祖高皇帝將祀南郊飭百官曰天雖高所鑒在邇神雖幽所臨則顯親事之人各宜慎之列聖相承率繇斯軌故仁宗勅有司不以臧罰補犧牲價懼瀆祀典何其純也宣

宗且至南郊祭品必一一躬問何其恭也英宗大祀期至足疾未瘳令人扶掖行禮何其勤也至我世宗肅皇帝則於郊祀大典尤加凜凜焉夫以祖宗崇祀其誠敬家法如此而以皇上初年嗣服其尊崇祀典又如此奈何迄今仍遣代以爲常平伏願皇上奮法祖之精神繼當年之懿美及此長至之日親詣南郊對越蒼昊嗣是而脩禮地祇肅清廟以洽神人以和上下將見用人行政之間無不得其理者如是而上帝有不居歆禎祥有不駢集者臣未之聞也

古今議論卷

卷三十一

禮部

公立朝遇凡典禮抗顏爭執如此類甚多不能具錄錄其大者

議夏郊

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刑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復罪於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於舜。又逆於天。

八義論卷六 禮書

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何必郊。

鯀雖績用弗成。然不爲無勞于水禹。禹既修太原。蔡註以修爲因。鯀之功而修是也。蘇頌演夏論。鯀從事於水九年。非替股之比。故卒爲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孫頤可以廢之乎。此夏后氏所以郊鯀而宗禹也。按諸說郊之太過。廢之太屈。廟祭之議無疑。

魯郊

胡安國

胡傳曰。魯諸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宜所以康周公也哉。

按此傳發在哀公元年。卜郊在他公引程傳。兼非伯禽不宜受此。獨歸咎成王過賜。正本之意也。過賜事禮記明堂位及禮運等說。三傳皆同。獨臨江劉氏以爲成王周之盛。王未必過賜。雜取史記曰。

八義論卷六 禮書

氏春秋言以爲魯之有郊。惠公請之。恐不足以掩禮記諸書也。至杜佑楊慎皆祖其說。牽合證據甚無理義。



明堂議

王 炎

郊以祀天。廟以事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爲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于朝。黜耕籍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爲之也。夫義者禮之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

古今議論卷之三 禮部

周公遜于美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之樂章也。詩之國風始于關雎。小雅始于鹿鳴。大雅始于文王。頌始于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于文王。則受命作周矣。頌始于清廟。則啓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于孟津。誓于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于群后。無不以文王爲言。則王業成于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子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蒸嘗于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

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尊乎其禩也。

按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記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魏徵曰。明堂下室爲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王者不當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沒水之上。獨備漢武之圖。云云。顏師古傳貞節。馬宗王宗仁等亦皆有議。惜其詞無意。謹故弗具錄。

按孔子所觀之明堂。王畿內之明堂也。孟子所言勿毀之明堂。泰山下巡狩所居之明堂也。明堂異處。其規制于天地則一也。効法天地必効法帝王。故其中復有堯舜之狀。周公抱成王之圖。而孔子徘徊稱善焉。至于文王治岐之對。明告以効法之事矣。施有翼

古今議論卷之三 禮部

王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謹按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官也蓋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法于兩儀德教于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廟爲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爲一。漢左中郎秦邕立議亦以爲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

學。取其闢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均舉古之制也。古

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子郊。摠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于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竹臣議按春秋

文公十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非時政也。臣據此文則九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于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竝是占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

先儒謂天子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一入也。每

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按此則天子月月告朔矣。愚以天子每年十

七入。巡狩則十八入。閏月則十九入。閏仁謂議每月告朔諸侯禮也。以天子而行諸侯禮。非所以令天下也。此議無理之極。張齊賢曰先王以孝治天下。豈有使諸侯尊祖告朔而自不告朔之理。穀梁之說左氏已非之矣。

駁祀欽明諸南郊皇后充亞獻議 蔣欽緒  
周禮凡言祭祀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議何以  
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  
稱祀也又司几筵云設祀先王之酢席則祭宗廟亦  
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  
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人爲能享帝此即祭  
天帝亦言亨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  
即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僅據據此則欽  
明所饗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亨未得爲定明矣又按

古今義論卷之三 下禮制

上二

爵人職云大祭祀與量入受舉竿之卒爵按尸與畢  
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  
職大祭祀后祿獻則黃璫爵捧天無祿亦無璫爵此  
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即爲祭  
天地未得爲定明矣又周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  
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遵欽明惟執此文以爲王  
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祭宗廟之  
禮非祭天地之事若云王后介助祭天地不應重起  
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

後凡以別之耳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  
后薦玉豆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預則贊宗伯  
按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遵外宗贊之外  
宗內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廟之薦本無佐祭天地之  
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薦初非祭天  
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  
佐若天地攝后薦豆祭天又命何人贊佐此諸明徵  
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欽明建議只及引  
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

古今義論卷之三 下禮制

上二

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  
梁周陳隋等歷代典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  
禮史不闕書並不見按代王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  
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  
高祖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月辛酉親有事于南郊  
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祀南郊亦並無皇后助  
祭處欽緒等幸奉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  
隨

按諸元亮議曰通覽禮經無此儀制蓋緣祭天南

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  
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惟郊祀志則有天  
地合祭。王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  
忤亂彝倫。黷神譖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愚謂郊  
外事也。廟內事也。考皇后無所郊之禮。則知天地  
無合祭之義。

卷三十六 錄

古今圖書集成  
禮典部  
卷三十六 錄

上

古今議論叅卷三十七

林德謀朱公纂輯  
闕中施有翼商奮訂閱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長發無忌 同議  
許敬宗

謹按禮記祭法云聖人之祭祀也法施于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云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勲烈于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公與日月同例恒加祭饗義在報功爰及階

古今議論叅卷三十七

代並遵斯典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參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于後自唐已上亦在祀例今新禮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率遵故實依舊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陽以契配祭虞舜于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囂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鄴以大公配祭周武王于鎬以周公召公配祭高祖于長陵以蕭何配又按新禮孔子爲先聖顏

回爲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亦以孔子爲先聖

更添左丘明等三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子大學並爲先師今據永徽令改用周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先師顏回丘明並爲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秋釋奠于其先師鄭玄註云官所謂詩書禮義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于先師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昭然自別先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並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爲先聖求其節文並爲

古今議論叅卷三十七

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今新令不詳輒事刊改切以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周公爲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卽周公鴻業合同王者祀之仲尼生哀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于六經闡儒風于千代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白漢以來棄禁封侯崇奉其聖迄于今日胡可降茲上哲貶乎先師且又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爲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

詔于義爲樞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謹議

王元美先生云嘉靖初革元氏大成至聖文宣王之稱是矣。第稱孔子不曰先聖而曰先師亦非是。蓋古者聖重于師更當別議。愚竊以師所以別于王侯之號。使夫子爲可受。且夫子實萬世之師。稱師自是最穩。若曰聖重于師則廟號如木主稱至聖先師斯兩盡之矣。

革祀元世祖議

陳 鼎

臣惟天極尊于上地維奠于下聖人立乎其中惟天地正聖人于中國是以華夏爲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華夏之限而非人力之所混也故蠻夷猾夏征誅必加戎狄是膺稱桐厥功春秋予奪炳若日星也臣見近來北虜衆強總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澤潞昨年犯紫荆矣而我邊氓連掠在彼導之攻劫往年有石大爾次年有白通事昨有王三矣股肱堅冰斷不可長臣愚竊謂今日安撫之方第一莫急之務尤在于嚴內夏外夷之辨以明萬世之綱以正百代之典禮如胡元之鬼不可祀于我中國聖帝明王之列是也。既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當禮其神。又何以遏其人。非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于今上下數千年歷千百人而所取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文武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宗茲數君者純念美玉無少疵議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功德于中國非謂

強其本國也。所謂統者，承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甚精，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為世祖者，廟于其間。夫蒙古之元，其先則孛端義兒，其姓則奇渥溫氏，其居則烏桓之北，其所開鐵木真元人稱為太祖者，雖荼毒中國，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力愈雄而惡愈肆，且乘宋之弱而吞噬之，習中國以胡俗，言中國以胡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謂我蒙古殺我華，始則以夷稱，夏既而變夏于夷，若以為功是有功于夷，秋而非有功于中國也。若以為統是得統于夷，秋而非得統于帝王也。我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神功聖烈，所以掀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闢以來，中國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闢以來，帝王所本有之中國。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所當祀矣。臣嘗捧讀我太祖諭中原之檄，首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

猗歟大哉我聖祖森嚴敕語，凜如秋霜，振斯言也。使聖祖與于忽必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首驅逐之矣。夷狄生既不可以居天下，而治天下死豈可以廟中國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廟者，非聖祖之本心也。是則常然絕之而不可緩者也。胡元為中國不可有之祀，此疏為中國不可無之文。

孔子廟堂議

宋 廉

古之言禮者咸取法于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于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暨升目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

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饔餼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面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俛神士結茅爲叢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于先聖神座東北席皆

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夫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吳鬱合粢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饗齊肅肅求神于陰陽也今用熏瓣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識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濫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仰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皆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公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隆國合若唐虞有舜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師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魯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卽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



散之。庶幾弗悖禮義。今也雖真而妄列。甚至苟兄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則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寔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慙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

禮論卷之三

九

樂爲贊。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菜。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鄭文爲詳。所謂三獻各于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公憚其煩。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較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濱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外謬若是。

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然以自安哉。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舉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義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禹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

禮論卷之三

禮

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泊于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夫也。不議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按嘉靖九年。正孔子祀典。主于張永嘉。以先師易王號誠獨見也。他如去像設主。別祀罷享。皆違此議。夫賈有策行。下主父宋有議行于永嘉。固有數

議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勸一時祀一方而不放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有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擇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願歟將

可公議論

卷三十一 禮制

二

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說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爲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議之可否馬融初應郡薦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覓徒朔方又不拘儒者之說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猶

可公議論

卷三十一 禮制

三

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差卽是觀之則衆醜儻儻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曰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其子綰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識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偕爲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旨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只有春秋解詁一書熱周王莽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淫妄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及于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家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暴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立倫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畫策以濟其惡若好

人使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若亦止有左氏經傳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洛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獲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于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于漢禮后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

百公談論

卷三十二

七

易以上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僻經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書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效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下身心未必有補而爲其奸諂淫邪貪墨狂妄之迹將自肆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

哉其禍留宮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寬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多。臣愚乞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禮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

百公談論

卷三十二

七

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子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察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書又多遽暖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中饋史記作中究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封文登侯在東廡中究封臨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察懇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蠹。而孔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

然家語史記那萬註疏朱子集說俱不載諸子志  
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振申党者  
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振申党位號宜存其一公  
伯秦秦冉顏何遠緩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  
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緩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緩  
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  
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  
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極建議請黜  
揚雄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

一八議論卷之三十二 禮曹

上五

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苟况揚雄賈相伯仲而  
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  
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  
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  
者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  
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  
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  
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  
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

亦無

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  
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矣似仲舒而純不及  
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不免文士之  
習利達之心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  
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晉  
魏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周豪傑之士也今董  
韓並列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  
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  
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辨大約以爲少若述不

一八議論卷之三十二 禮曹

上六

得此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氏之說程子看  
詳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  
張戢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慶  
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  
有過瑗矧程子于瑗之生也歆與張邵並居下尊賢  
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缺  
典甚矣况宋儒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  
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  
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

禮教干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變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衛同列祀于學官。最得禮意。○一自唐來。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

古今談論

卷三十一

禮

二

而言道者。縱出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于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曾封顏無繇。祀國公。諡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于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祀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本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子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

年伯程昞首談濂溪周子于橡廟之中。存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齊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托其友賴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珣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昞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元世祖不容祀于中國。許衡不妨祀之。學官正統道統所在。聖賢毫不着一點私心。

古今談論

卷三十一

禮

七

請封孔子爲殷後裔

梅福

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墮人所以自寒也。咎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墮人以自寒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若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于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始。爲此也。春秋。紀曰。宋殺其大夫。殺宋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若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歎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今陛下誠能提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發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罔極。何者。追聖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人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祖廟從祀

張鼎思

孔廟從祀歷代許議至我朝列聖稱無憾矣。孔廟而下若祖廟人無識者然從祀大典似亦不可以其亞聖而略之。如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北宮黶祖施舍不過勇士之流皆儼然受俎豆之祭至其配享獨崇樂正子夫樂正子豈不誠賢然未聞有所發明若知言養氣等議論俱自公孫丑發之伊尹柳下惠孔子等聖品俱自萬章發之如二子者豈多讓於樂正子耶。

今議論全集卷三十一 禮制

十

古今議論彙卷三十八

林德謀采公墓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論廟制

陳 偕

書成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註天子七廟觀  
盡則遷惟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可以觀德即此  
求之有德不祧之主當必有廟棲之如周文武世室  
者可見後王九廟之制有自來矣禮記王制曰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

古今議論彙

卷三十八

禮制廟制

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竊按王者既立七世之  
廟矣自三昭三穆之數已盈而有升祔之主當入故  
議祧焉有功德之主當崇故議世室焉祧者遷藏之  
謂世室不毀之稱如周其王之時稷為始祖武康穆  
為三昭文成昭為三穆猶七廟也至懿王則其王升  
祔而文王當祧以有功德也乃立文世室于三穆之  
上而八廟始增至孝王則懿王升祔而武王當祧以  
有功德也乃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而九廟始備蓋

古今議論彙

卷三十八

禮制

七廟者天子宗廟之常數親盡則祧者祧也世室在  
七廟之外正以待有功德當祧而不可祧者初不限  
其數也漢唐而下有未及祧廟未正世室而祧九廟  
十一室者皆未深考于禮矣夏商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日禘禘夏日禘禘秋曰嘗冬曰蒸周祭則春曰祠  
夏曰礿秋嘗冬蒸與夏商同也至于禘祫大小先後  
之說時祭大小禘合之義當考周禮大宗伯職掌而  
知其弊矣曰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字先王以祠  
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蒸冬享  
先王此後王禘祫時祭之所從來也禘祫者何王者  
既立始祖之廟矣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  
配享之曰禘禘王者之大祭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  
而祭于太祖之廟曰祫祫以昭穆合食于太廟禘以  
審諦其尊卑蓋皆祭之大者而亦各有義矣故經儀  
盛物莫備于禘祫而報本追遠亦莫深于禘祫有其  
舉之不可苟也天道小禘于一閏則三年一禘天道  
大禘于再閏則五年一禘祫以四月時維生長乃祭  
其所自生禘以五月時維成熟乃原其所歸本漢唐

禘祫議

韓愈

而下或禘祭僅能再舉則疏而急或禘祫并乎正歲則數而瀆又有禘不及禘祫非其祖者雖謂之不禘不祫可也時祭有特享有合食之殊者何也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煩數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疏怠悽愴祭于霜露之既降怵惕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牲至祭日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自初禋以至終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奏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

百八議論卷之三

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祫牲後祭又禘則廟月之閒亦莫竟其事矣故天子之禮春則犂享夏秋冬則合享固各有攸當也諸侯禘則不禘祫則不禘嘗則不蒸蒸則不禘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蕞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卯黍以魚黍以豚稻以雁祭有常禮有當時薦非常祭但遇時物則薦然亦不過四時各舉而已

百八議論卷之三

伏蒙勅旨宣令百寮議禘祫禮臣韓愈竊以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之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合于太祖獻懿二祖仰毀廟主也今雖藏于夾室至禘祫之神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登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宜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云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壝其太祖之主皆藏于徙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于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廟之位况于毀廟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各宜遷于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師列于太廟也五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且二祖之靈森然依遲不仰祭于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于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云太祖其屬乃獻懿之



子孫也。今欲正其于東。祭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饌二祖。宜別立廟于京師。臣又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祫。去祫。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遠之。其祭乃益簡。昔者。魯止楊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祫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之。今所議與此正同。故凡此五說。皆不可者。臣觀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居東。饗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絕一時之宜。非傳于後代之法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于獻饌。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饗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宜遠人情。又常祭甚衆。祫祫甚衆。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始祖配天議

馬端臨

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衆之祀。乃商之舊列于社稷。是尊祢而卑祖也。故復制爲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舍地祇。則未與而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于民者。祀之後。之有天下者。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于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祀。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前世之遠。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是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按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宣帝郊禘。惟杜林正議。獨以爲周室之興。神祇后稷。漢景帝起功不錄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

議郊祀二祖並配議 夏言

祖宗並配之非 地合祀之失一也。日者禮官集

議尚書。今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聖諭已定。無

容議矣。惟太祖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

宜仍舊大祀。殿及園丘方丘俱當以二聖並配于

時。臣應之曰。聖諭以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

是各公共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

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按禮

言郊祀。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春

古今議論卷三十八

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

者。皆仿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

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矣。三代兩漢之盛

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美

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古郊立

詣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園丘

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園

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

辨宗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敞論

水災因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院

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郊之不可以廢

故三代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

損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

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

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

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

遷祖宗也。光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

如此。禮曰。父坐于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

以禮。今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太祖在鄉之

日。我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明。肇基

受命之祖。我太宗建比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

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禍天之

醜。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于

聖子神孫。否則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

今以父子連袞並席。尊卑不協于序。幽明不合于理

豈所以安我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太祖之心

乎。豈所以安我皇上之心乎。先儒陳氏曰。古者祭

大子國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匱。牲用粢。其禮甚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繇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祀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陛下奉我太祖于國丘。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也。所以尊太祖也。奉我太宗配上帝于天祀。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所以尊太宗也。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

古今談論卷三十八

禮

九

皇后配廟議

陳良節

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妃之德。宜升配。睿宗顯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泰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閼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葬官于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

古今談論卷三十八

禮

上

按宋四后祔享。歐陽永叔議曰。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乃有並祔之文。又有別廟之祭焉。篇中大意謂合而絕席而坐。不如分而各伸所尊也。然在景德初年。懿德明德二后兩祔。議者曰。先後有殊。尊親則一。雜以臣下閭閻擬議事。甚煩瑣。弗具錄。

歐公論建郭后影殿有云。前世帝王別爲宗廟。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又曰。小人不識事體。苟有興作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乞示寢罷。以全典禮。可爲盡言。

昭穆更互議

通考

詳定郊廟禮文所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爲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爲始祖鼻祖太祖太宗仁宗爲穆在右宣祖眞宗英宗爲昭在左皆南面北上陸佃言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爲太祖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其後穆王八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居昭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以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尊卑失序復圖上八廟昭穆之制以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昭在左宣祖眞宗英宗爲穆在右皆南面北上

更互議當

兄弟入廟議

賀循

晉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此前代之明文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今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益八益八之理繇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討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變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也毀懷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析求之占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餘而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于七室之外權安一位至尊于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

按循又有議曰。殷人六廟。假有兄弟。門入襲位。便當上毀四廟。否耶。如此則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禋之神矣。攻毀起成湯至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各十二代。而正代惟六。明不數兄弟爲正代矣。此更確的。

施爾齊曰。兄弟繼統。同爲一代。若下升一世。上毀二世。決不可矣。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此說誠是。至唐升唐宗爲弟七室。遂出中宗別廟。未幾有廟。聚之。受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以爲言。詔宰相召平

百八議論卷八

三

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軌平子。平子據經。明薛博士不能屈。蘇適右博士故平子坐貶。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逐于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卒不復中宗于廟。至宋太宗入廟。宜與太祖同爲一代矣。議者以太宗不祫之宗。當自爲世數。張齊賢曰。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則千古不刊之典也。乃定同位異坐。

議廟制疏

楊守陳

往者欽蒙勅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祫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思無議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祫。德祖懿祖。僖祖三廟。乃以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于仁祖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自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祫。皆祫于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

百八議論卷八

三

無忤禮臣議。若此。東于建別殿。以祫祫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也。言九廟而難達。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祫。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從。若德祖不祫。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祫。慶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夫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卽帝而祫。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

其廟不遷漢及晉魏上祖無功皆以創祭之君爲太  
太祖平膺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  
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禮景皇帝有功定號太祖趙  
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脩順翼宣四祖而以  
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  
堙以定名號已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繼晉之廟  
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  
至中宗既祧宣簡于夾室玄宗仍復宜簡而謚爲獻  
祖及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于是太祖居第

百八議論卷之三十一 禮制

二五

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  
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歎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  
于與聖廟不預祫祭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  
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于夾室  
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  
稀祫所虛東向之位還順祖于夾室當時名臣若韓  
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  
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  
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歎故高宗以來如董茶王普之

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倫陳傳良諸  
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  
一朱熹爭之不勝于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  
東向之位終宋氏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  
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還然後合乎典禮順于  
人心而無可議者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  
僖仁四祖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  
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服嚴父之義耳固未嘗以  
德祖從高祖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

百八議論卷之三十一 禮制

二六

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  
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  
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  
在禮太祖卽始祖高皇帝號太祖復號德祖爲  
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義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  
皆南向後世祠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  
向而各尊至祫祭則惟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  
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向獨尊  
餘皆東西相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祧懿祖以

德祖爲始祖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  
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感  
悵必有傳聞達禮之儒昌言正義而羣臣和之天子  
從之幸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書  
是明證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  
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  
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今日若祧違古典則全當用  
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祧乃傷四代  
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

正論論太祖三祖

茲論正大明白凡前代無異議者俱可不載中云  
惟一朱熹爭之不勝其言曰僖祖若太祖之高祖  
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萬生神  
孫應入順人以寧先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親爲之  
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  
當此之時蓋以已德歸于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  
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  
廟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于此有所不惑而不  
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

正則有不可誣者

卷三十八終

正論論太祖三祖

六

古今議論彙卷三十九

林德謀宋公纂輯  
閩中施有翼兩齋訂閱

定陶共皇議

師丹

聖王制禮取法于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史卑服與太皇太后並

古今議論彙卷三十九

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世世奉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

不墮之祀而就無上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按定陶本稱共王哀帝用董宏議易皇字今哀因秦不宜以藩國之名冠大號請立廟京師帝下議有司皆如哀言故丹復有此議帝怒見丹官歲餘下詔去定陶稱共皇后稱帝后帝太后稱皇太后谷莽孝元稱傳皇后陵後為王莽克毀廢貶號施爾齊曰在史皇孫戾太子議有司奏為人後者為之子降其父母云云宋胡寅讀之曰前據經義

古今議論彙卷三十九

後上戾名中特稱親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至宋漢王之議則以稱親為至當追國朝張平敬議禮則此等論可廢矣然有其非以見是存其是以見非不可偏廢也



漢安懿王議

宋史

初英宗詔議漢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  
宣帝爲孝昭後終不違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  
元帝亦不違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  
等言禮不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  
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  
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祭司馬光獨奮筆  
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  
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衛枝

下人議論

卷三十二

禮

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  
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  
多官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  
如仁宗皇帝年齒未衰深惟宗廟之重于宗室中簡  
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援繼體承  
祧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願復  
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  
德也臣等竊以爲漢王宜率先朝封贈恭親尊屬故  
事尊以前官大國燕國襄國仙游館封太夫人攷之

子何

古今爲宜稱子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上  
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漢王當稱何親名與不  
名珪等奏議漢王于仁宗爲兄于皇帝宜稱皇伯而  
不名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降服三年爲淋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  
不可沒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  
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  
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  
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傳求典故以聞侍御史呂誨

下人議論

卷三十二

禮

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  
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  
陵之士來乾遽欲追崇漢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  
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  
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于過舉而韓琦曾  
公亮趙鼎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  
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稱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  
名號耳至于立廟京師子孫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  
意帝意不能不齟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既而皇太后

北齊

手詔中書宜尊漢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  
 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立國廟以王子宗標爲  
 漢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  
 是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于是呂海等以所  
 論奏不見聽川徽納御史勅詣家居待罪帝命開門  
 以詣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  
 問執政琦脩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  
 罪當爾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新  
 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傳堯  
 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晦言漢王事即上疏乞同貶  
 乃出鼎通判涇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  
 侍御史堯俞曰滿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  
 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  
 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  
 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諫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  
 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漢議亦寢程願  
 日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漢王  
 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漢國大主則在漢王極

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總以伊川之言爲的泰酌在興廢諒中

古今論衡卷之三十九

文五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議

萬象春

切惟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典。祀典之起實錄於人心。故質之人心而有不容已。皆祀之不可廢。而聖哲之所必舉者也。郊事闕。陵廟情屬親親。在列聖。客有欲爲之志。而陛下當有善繼之圖者乎。臣所議於今日者有二。一曰革除之陵廟宜復。二曰景泰之廟號宜尊。臣請得言之。洪惟太祖開基。成祖定鼎。列聖神功巍巍。莫尚矣。然自太祖以后。成祖以前。其間若臨天下者。不有建文君在乎。既

才人議論

卷三十一

下

緣靖難兵至。避位自焚。延迄于今。祭享無聞。陵園不治。行道之人。歎歎歎息。臣嘗微往。瞻當建文君沒。成祖駐蹕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當時固未嘗不陵不祭也。乃今令甲所載止。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建文君不與焉。茲何以故。豈成祖許之于先。而所司顧廢之於後耶。亦異乎。成祖至公至厚之爲心矣。國家修明典禮。祖職代愆。皇在功德。於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于某陵。而州帝皇建號。按臨臣民。至四五年首

爲一代嗣統之正者乎。又如革除死事諸臣。我

皇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令得祀于其鄉。邇又允言官之奏。凡諸臣墳墓。舊時腐敗。蒙修治。恤錄而爲之。若者及不得一坏之土。一勺之水。宜天下人心悅然。而深悲也。似宜勅下所司。卽其原葬處所立爲。陵廟。歲時一龍祭祀。仍乞上尊諡。以表追報之隆。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此非臣等今日私議也。當在成祖時。既生以天子之禮。必宜享天子之祭。既享天子之祭。自當復其有天下之號。詎特天下之心。固亦

才人議論

卷三十一

上

太祖之心也。而何顧忌之有。與。至於景皇帝之事。則又異矣。土木之變。國家岌岌乎幾不可保。景皇帝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倚倚忠良。克撥禍亂。卒至鑾輿及正。宗祀寧謐。聖子神孫。所以安生。享全盛之業者。景皇帝之力。豈可諱哉。迨升遐之。用諡號。葬祭。率從貶損。蓋一時軒輊之勢。則然而實非人心之公與國典之正也。以是至憲宗純皇帝時。特允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先靈顯赫。亦夙足以述先志。而昭往烈矣。然而廟號

木加。陵制有檢。生有安天下之功。而崇報不稱。沒宜  
享天下之號。而物故未彰。其于 國制終屬缺典。臣  
等待罪該科。每見太常寺歲祭題請祭祀其遣官行  
禮諸陵皆同。固未有隆殺也。卽如前歲 駕幸山陵  
行春祀禮。良象春供扈從之列。見我 皇上于 景  
皇帝陵躬爲致祭。誠重之矣。乃其祭與諸陵同。而其  
制與諸陵異。雖致祭于陵。而不得稱祭于廟。仰窺  
聖衷。當必有微然于茲者矣。似宜遵照典制。備加尊  
謹。仍恭上廟號。昭示無疆。其陵制隨尤須亟爲恢  
正。以議諸祭。卷三十一 禮部  
敗。如以逼近恭讓皇后陵勢難展拓。第就其見在殿  
廡門匠等項。稍加穿廣。仍量防寶城增建明樓。以稱  
帝者戴衣冠之地。至于恭讓太后陵亦宜一體修治。  
俾得穆然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沒世  
之德。其于 陛下繼述之孝。制作之隆。豈不有光哉。  
大臣等于是建文君止議尊號。而不敢更及廟號。景  
皇帝業以帝號稱矣。而復以廟號請者。何也。良以建  
文于 成祖之上。則倫序匪宜。而位于 成祖之  
下。則君臨失次。夫是不敢妄議若 英廟之于景皇

帝兄弟也。其正位太寶。英廟先而 景帝後也。昭  
穆所在既無踰越之嫌。而功德比隆尤無偏廢之禮。  
臣等切以爲廟號之不可不立者。以此如以爲進士  
廟當出一廟。關係重大。卒難輕舉。今無止奉其主藏  
于祧廟。惟于歲暮祫祭時。出其主于 英廟之下。則  
親親尊尊兩不妨碍。矧 景皇帝係 宣廟子。宣廟  
既以奉祧則 景皇帝亦屬應祧之數。天意人事有  
適合于今日者。仰惟 聖明在上。盡倫盡制。百代一  
時。殷禮肇稱。于今有待。臣等敬循職掌。輒取冒昧上  
言伏乞 勅下禮官詳加酌議。上請舉行。以慰人心。  
企望之殷。以垂一代經常之則。

## 建文皇帝祀典議

許  
解

謹按建文皇帝乃高皇帝嫡長孫嗣世數年優禮儒臣于惠黎庶無大失道于天下祗因當時任事者爲謀不臈至爲漢景削七國之計自取禍亂遂喪天祿雖然天之所興必有所廢天方開我成祖億萬載之丕基以旌明德而建文適當其厄其勢不得不亡後來拘于忌諱廟祀至今未定議者惜之夫以嫡以長則序順以嗣世之日久則名正以一脉相承無易姓改物之變廟社無教鍾簣不移則系明序

顯也名正也而義又明也是皆不可以無祀而漢兒  
 之士猶以爲其生也既耦兵而夷之死也乃同堂而  
 享之享又慨然而據其上恐非後世子孫所以妥我  
 烈祖意也此于禮不宜不知建文雖不永君也  
 成祖雖祿或得天然當其天命六日永至則亦臣也  
 以君賊臣何罪也有我國家之有建文帝也猶天  
 時之有閏也善曆者不以閏于時亦不以時廢閏  
 而將不保于暴之前而夏將使居于秋與冬之  
 後乎愚者有以知其妄也曰然則其祀又何據曰昔

者晉惠懷嘗欲殺重耳矣晉人未嘗不祀惠懷也曰

何以知之以其謚知之有謚則必有祀祀必在重耳之上不在其下此可以逆而推之也曰此霸國之事也奚法曰惠公之稱晉侯見于春秋不啻一再則是春秋予其立也予其立則必予其祀寧獨晉人嗚呼商人之不祀禁周不祀紂爲異姓也東遷之不祀子頗與子朝爲奸位也建文之在當時以易姓則非祭紂以奸位則非類朝以淫昏而棄禮則未若子罔與夷吾當時之事幸而濟則爲漢景之誅七國不幸而

百金說齋

卷三十一

不濟則爲建文帝漢景幸而成爲賢主得與漢文  
景比周成康而建文曾不得以數載南面之尊歆一  
朝之血食安在其爲人情與天道哉且我國家于  
死事諸臣旣已旌褒而俎豆之矣安有祀其臣而獨  
遺其主死而有靈其誰能歆之愚以爲建文之爲君  
也苟非序願而名正則諸臣之死爲汚僞命而殉私  
人不得爲忠諸臣之死苟非汚僞命而殉私人則建  
文不可以無祀謹議

建文帝固已祀矣

興獻議第二疏

張學敏

臣明達聖明議當代典禮爲萬世法程廷臣乃國  
執漢定陶王宋濂王故事以致皇上恩紀不明臣  
切謂非天子不議禮願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  
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  
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皇上大孝之心鬱鬱  
不明于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與或人問答之詞  
以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皇上宜考  
孝宗而以興獻王爲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

古今議論卷

卷三十一

九

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爲言者何  
也臣答曰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變者  
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子不  
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其王之子爲  
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子之子爲嗣則哀帝英宗  
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  
光之論于事較合于義似近矣今孝宗皇帝既嘗  
以祖宗大業授之武宗但知武宗爲之子也  
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武宗無嗣

古今議論卷

卷三十一

九

孝宗未嘗無嗣也且孝宗賓天之日我皇上猶  
未之誕生是孝宗固未嘗以後託也武宗賓天  
之日我皇上在潛邸是武宗又未嘗託爲誰後  
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同矣今者必欲我皇  
上爲孝宗之嗣承孝宗之統則孰爲武宗之  
嗣孰承武宗之統乎竊原孝宗既以大業授之  
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己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  
嗣乎武宗既以大業授之孝宗矣其心豈肯舍  
己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  
議也二祖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  
不可絕者也知孝宗與武宗之心則知興獻  
王與我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皇上于大  
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武宗之後以承祖宗者  
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  
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讓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  
之箋矣曰以憲宗皇帝之係繼孝宗皇帝之統  
統之變也從前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武宗也是  
武宗雖無嗣而有就矣從後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

孝宗也是。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亦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也。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爲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然曾見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于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此統所以與嗣有不同。問者曰：議者謂武宗以大業授我，皇上有父道焉，故皇上就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又謂我皇上既兄武宗，自宜父孝宗。茲言何謂也？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也。方武宗實天羣臣定議以迎我皇上也，遵祖訓也。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與獻王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有獻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也。果若人言，則三皇止子，武宗兄弟也，同謂之父子也。孝宗伯侄也，亦謂之父子也。子與獻王父子也，及不謂之父子，則乎問者曰：我皇上嗣與獻王藩王也。今嗣

大統天子也。思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管股殺人，舜猶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孝宗于我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侄爲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孝宗不果于無嗣乎？臣答之曰：孝宗有武宗爲之子。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于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之武宗，而重念有嗣之孝宗者，何哉？茲果孝宗之無後乎？抑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孝宗之統傳之武宗，武宗之統傳之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母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曰：子必以我皇上不當考孝宗，豈

以興獻王不可無後者也。議者以我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蓋王子崇仁王考興獻王是或一道乎。  
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爲也。以  
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興獻王是強  
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  
得子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爲禮者將使無  
宗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  
可乎。問者曰然則我皇上于孝宗也武宗也其享  
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  
爲父子不得其常則其爲兄弟爲伯叔侄若但主其  
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于父子之稱也。唐玄  
宗于中宗也其祀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于中宗也  
其祀詞則曰高伯祖不必一于父子之稱也。然則我  
皇上于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于武宗也  
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于享祀與繼王也何稱乎曰  
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皇上于父子也伯侄也兄  
弟也皆名正而義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  
則我皇上將不可入繼大統乎。臣答曰禮長子不

得爲人後是謂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  
繼大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  
繼祖之宗絕亦固當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皇上  
爲興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爲繼  
統非爲繼嗣也。設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  
統有不得而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  
以今衆者也。子獨以爲不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  
太和三年之詔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  
統則當舉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  
後嗣萬一有自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  
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授立故預爲此詔以  
防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爲太子厥後高貴常  
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乎敬曰有爲之私非經  
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爲興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  
有餘乎。不于子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  
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爲人後以離其父者也。今  
士大夫之仕于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  
行也。爾別立廟則固無干于正統者也。問者曰如子



全何  
何不此

之言而論者乃懼以舉桓僖宮之災且謂有未烹兩  
廟爭較之嫌舉僖僖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  
陳聞舉廟大曰其桓僖乎以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  
尊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羣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  
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咸靈相與爭較舉閔公  
無子庶兄僖公代位其子文公遂躋僖公子閔上故  
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爲 興獻王立廟所以祭禘也  
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  
固未嘗升 興獻王主于太廟也何兩朝爭較之嫌  
舉僖僖閔之失乎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何臣答  
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易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  
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也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  
以代祀也立廟京師所以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  
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  
鯀然則 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  
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  
以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爲父  
乎鯀爲父乎問者曰或以 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

何也臣答曰此膠崇仁王爲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  
嗣興獻王則不可奉迎者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  
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 天子之舅也爲天子之  
母襲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當謹  
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竊恐我 皇上  
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者矣問者曰如子之言則歷  
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答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  
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判案耳苟不別其異同  
明其是非桀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  
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  
子不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非聖人之  
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報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  
不杖杖爲所後父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  
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  
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  
論亦可見也况我 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  
也其說又焉可用哉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于迎合

當聞于人而不當聞于上也如之何臣林曰乎敬于  
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說爲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  
光嘗謂朝廷闕政但于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  
大夫閒談以爲無益也故聞于上也苟嫌于逆俗也  
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爲忠而將顧其美者皆不得爲  
忠矣問者曰犯衆議也于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  
曰乎敬不敢爲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夷狄大失  
則入禽獸乎敬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爲身圖計也  
與獻疏議不可勝錄然必欲改皇考而稱皇叔其  
大旨無云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皆是孝皇帝之  
貽云云嗚呼以利爲利棄絕天性真名教之罪人  
也且如此說設所後家產零落遂不以爲父耶愚  
編讀諸疏每云哀安桓重追尊祖父悖禮傷義莫  
此爲甚夫以追尊祖父爲悖義則必將降絕祖父  
爲禮義乎嗟乎利之没人一至此哉然又有說焉  
世廟繼統不繼宗故得稱皇考若英宗實後仁宗  
則必稱皇伯考漢國大王爲至當矣統宗二字甚  
明

古今議論參卷之四十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巡狩封禪

瞿景淳

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  
東后周制曰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以此見先王巡  
狩之典因封建設也巡狩者巡諸侯之所守以重民  
命者也柴者祭天也祭天必擇神臯故因郊則立壇  
因山則崇高其義一也傳者不察記饗帝矣而又曰  
百八議論全卷四十一  
升中于天以此知後代封禪之說因望祀說也書曰  
歸告于藝祖用特詩日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夫三  
王通行四方必先事于祖廟出則有告入則有言豈  
非兢兢不敢荒怠將以其敬天勤民之實而質之神  
明乎考之於書協時月合律度審權量修禮儀陳玉  
帛可謂備矣而又敷奏以陳之功能以試之車服以  
庸之虞夏之事則至矣迨周而又加隆焉自今觀之  
王未出而有職方氏之勅度既出而有職方氏之申  
令于是而有慶賞黜罰之典于是而有謫饗之禮于

是而有祭告之儀當是時出有期行有方民安其生  
而侯虔其度虞夏周之王所以舉事而天人應者以  
其昭格上下有此其矣至後世則不然非以為民也  
所以前者遊觀也固非祭告也所以尚者祈禱也使  
方人術士數說經緯而一歸之于神明所行者非求  
其福禱則謂張功德也是以流連之患作登封之典  
盛好功之君喜事之臣飾詭譎詐以罔上下故王通  
有言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舜一歲登五岳  
而民不病者兵衛少而徵求寡也至哉言矣

百八議論全卷四十一

巡狩議

馬端臨

按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爲一年巡一嶽虞五載則二十年而徧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徧何所據耶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只以四嶽爲底止之地蓋總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

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始皇煬帝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迨方下國無地不到至於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倘非遊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促也

文皇帝北狩論贊

湯賓尹

巡狩之典從古有之漢唐之主深居高拱不聞聲而此典竟寢而不行爲我成祖當國家無事欲省方于時此亦盛心也且又詔所經之處官吏軍民止離境內一里迎候供給之需備之于已彼師行而糧食使民貽貽胥譌爲諸侯憂者竟何如耶

文皇後宣宗武宗皆親巡邊境陳建以爲或爲邊防武爲遊幸得失固天淵矣永樂十四年周謁呂震將請封禪成祖責之以不能如魏徵之愛君

學二召廣却作封禪頌以獻竊以漢世祖唐太宗之賢易而究不免于封禪胡廣之頌也宜哉

議止市巡疏

李廷相

仰惟 皇上頃因慈孝獻皇后梓宮南附顯陵卽下南巡之命意欲恭詣陵下另卜吉兆此固 皇上大孝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純孝何以加焉但 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默然者敢爲陛下披瀝陳之 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一梓宮在殯朝夕上食雖付託有人而我 皇上遂去數千里外其純孝之心終恐不能一日忽然而已其二 等常備員扈從山陵每見

八議論卷

卷四十一 禮部

五

皇上聖體冲粹少有過勞輒便咳嗽況今遠去數千里外雖侍衛有人而問關途路淹歷日月御膳有愆期或爲露霧所感或爲風沙所觸當此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三 皇太子監國恭秋尚幼雖內外付託得人但我 皇上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北直隸河南直抵湖廣三省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飢窘甚至相食以苟活旦夕其壯者又皆聚而爲盜千百成群傳聞西平鄖陵地方皆被攻劫撫按官未嘗奏報所以 陛下尚未之

聞也見大駕建臨供億不貲雖本部差官累爲協濟終恐悞事其五北虜自數年以來頗爲驕肆窺我邊鄙虜我人民邊臣恐恐幸而無事近日京東秦頗等衛夷人亦頗縱橫去冬以來亦往往失事雖撫鎮等官降級革職以示懲戒而腹裏之患亦不可不預爲防也今大駕遠出北虜聞之保其不跳梁乎有一不可不知者自我 成祖定鼎燕都卽設太倉銀庫收貯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 皇上入繼太統尚有四百餘萬頭爲充溢今各邊奏計無虛日工部借支無止期大駕一出支費又不下百餘萬兩大倉所貯不過百餘萬兩而已萬一建方有警不知將何以應之臣私相謀維雖有心計如唐劉宴百輩亦恐無以善其後此今日之國用 陛下所宜急知者也 等職司邦計日夜憂惶計無所出犬馬愚忠竊敢陳獻以聞梓宮一段爲第一義餘皆必然之勢不易之論可爲萬世巡幸至戒

許懸封禪議

梁書

梁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詣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  
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懸建議以爲舜桀僭宗是  
爲巡狩而卿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  
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  
也竄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爲封禪何  
其數也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遣祭司空董朝至  
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然則封禪  
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縣主好名于上而臣阿  
旨于下也后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  
而傳至于封禪非所敢聞 高祖嘉納之

好名阿旨二語說盡弊根

魏徵封禪議

唐書

太宗議封禪魏徵獨以爲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朕封  
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  
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  
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今  
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  
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須勞費未易任  
也且也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  
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萑莽極目此乃  
引戎狄入腹裏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  
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  
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亭廬廢  
示窮一段尤爲膏肓之慮

孫吳封禪議

宋史

方今野鷹山虎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夫陛下何爲而不思也。昔唐明皇之莫廣而禍患。甚至曾不知者。良緣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無導諷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于閣上。明日見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正公議論本朱。國一。書。不。

士畏威而緘默。既感左道。卽素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有禁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于此。

古今議論卷四十一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函香訂閱

貢舉議 專論學校

賈至

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  
敬皆就人之行也且謚號述行美極于文文興則忠  
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之行也跡詞以觀行  
斯及詞也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古義考  
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而離擇浮麗豈能知移風易俗

古今議論卷

第四十一

貢舉議

賈至

化天下之事乎是以忠信之陵頑鄙尚之失所未學  
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錄取士之失也夫一國  
之士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係卿大夫也卿  
大夫何嘗不出于士乎今取士試于小道而不以遠  
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于末術是有道之羞也夫食  
其向者皆小魚鮒科日者皆小藥四人之業士最開  
風化近代趨仕庸然同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  
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  
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進節不得而萌也人心

不得而攝也且要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

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

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

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

生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

振經術之學東京終持名節之行至有外戚竊位強

臣擅權弱主臨朝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

豈非學行道扇化于鄉里裁厥後文章道弊尚于浮

侈取士術興苛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

景九州阻城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迷頓餐

國威促國家幸魏晉梁隋之弊承憂殷周漢之業四

興既宅九州攸同安有舍皇王舉士之道蹤亂代取

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爲正論然

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

誘今京行大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

臣師氏祿稟尚無貢士不稱行實貴于何嘗講習獨

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勸不其濫歟況足長

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



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閒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體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之制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與刺擾授錄之歸本矣凡倫之始王化之先不過是也

趙匡本二議甚爲膾炙施爾奮謂其所說多不合昭代科目弊端遂不憚去之

古今義論卷之四十一

學較論

馬端臨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衛有序國有學所謂學較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恤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達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授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養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從事簿書期會之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

古今義論卷之四十一

學術皆參諸也。國家之學官皆狗也。民何緣而見

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搜經旁午維出。蓋未嘗錄學

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

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貴興又云。子產不以鄉人議執政之然否。而發學

較蓋以學校所以來公論也。熙寧時大學生蘇頌

子蘇嘉言。變法事。仲王安石學官。并坐罪。斥逐改

用李定常秩之徒。試文則宗新經策時務。則謬新

法。今又立飛語謗朝政者。以學規殿閣之則。太學

之設。乃箝制羣議之具耳。以是爲興德。豈可乎。又

蔡京當政時。爲漸上言曰。士無異論。此太學之盛

也正。言崔鵬極力詆之曰。昔王安石斥除異己。名

臣如韓琦司馬光輩。盡以異論驅逐。士子宗其新

經者。得官不用者。黜落。此非徒劫持學校也。疑有

異論。則已過且暴。問焉。爾自是變夷至於大亂。則

無異論之禍也。

# 太學

董仲舒

漢興高帝尚以干戈平定四海。未遑片序之事。至武

帝時。仲舒制策曰。養士莫重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

所關也。教化之本源也。今以一郡一國之廢亡。應詔

書者。是王道往而絕也。今以一郡一國之廢亡。應詔

學。豈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賢俊

宜可得矣。

按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議建學校。乃詔州縣

立學。時胡瑗教授詠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

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釋通經術者居

之。治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水利邊防之類。

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錄仕。往往取高第

及爲政多適於世用。錄講習之有素也。於是有所

請下湖州。取法以爲太學法。若爲令。愚竊以此

法可爲千古學官定準。所謂學究爲進士者。此

也。

鴻都門學

蔡邕

漢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及凡能爲尺牘及王書鳥篆者皆加引召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藝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春陳閭里方俗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賜恩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詞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名篇章聊以游意用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竊受詆於盛化門差大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并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皆孝宣命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觀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按鴻都漢官門也學較爲天下公天子私之可也彼中人士喜以爭第更相告訟無復廉耻則驚華闕捷之習壞之也今日以軀括衆取士士剽一二浮華毋論不知時務卽經術亦不解爲何物乃偃然以文人名士自居矜爲軸磨石作碑斯固東顧之先聲也幽谷之中豈無磨臺是在風廟學實者矣

二〇八 議論全

卷四十一 雜著

二〇八 議論全

卷四十一 雜著

人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學其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嘯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黃幼玄先生曰東漢之禍實發于閹豎而談者務于氣節西晉之敗實蘊于戎狄而議者歸責于玄談氣節非鼓輕之桴玄談非勸惰之鐸而離黃一倡則翹擢爭歸塵尾相揮而委靡共落遂使李

杜與傅青同悲王何與劉石止敵將毋淺中迅發

者亦懷范陸之陰蕩鞅蕭條者亦被戎狄之服乎不然何召之速也此兩端最是學宮積習吏治病原故附錄於茲

國學鄉學議

林文枏

古天子建辟雍於畿內養老尚賢首善之地也虞夏殷周禮殊而我一周遷泰析教化蔑然漢制非古然而天祿石渠煥然西漢蘭臺虎觀者於東京嘯煥燿之餘辨異同之見經學大明鴻儒蔚起逮及唐宋累朝辛學崇文額俊視昔爲盛迄今邇流尋源集厥歸言雲蒸霞舉鼓吹休明皆廣厲學官誠難視學之明效也嘗慨漢武帝密尊開邊至有入粟授郎爲世所短初本嘗於太學而講使宜也正董子所謂太學賢

士所關之說耳唐宋以選皆鄭重焉我明駕唐轍

宋超乘兩京星布頻闕於天下序園子辨官於皇都詩書絃誦達達華夏王侯士庶合出闕鈞師儒並進德業交修蓋斟酌四代到隆百世無以復加適者官府城壕之營繕羗夷胡越之捍禦糜費不貲經權迭奏佐大農於法外骨仰屋於一時乃使成均夫治之區以富鎬山襄海之利始稱達變卒歸因沿將王國之典刑失尊與朝之積弊不肯尋常自井於銅臭特達耻列於猥冠殆非熙朝之制作鼓舞乎英

衆以鳴盛於國家者也。卽今日有不得已之役終不可罷之費。山海虞衡儘足以供需。五材六府皆得以通變。卽寂丁見出於漢。或崇遠業以紀功。增金縷以遷級。惟收之武弁散之郎署。猶且積聚能否而進退之。大約以空糜之爵佐軍實之儲耳。安可假養才致賢之樞紐。舉轉徙苟且之權宜乎。先民有言。樹德莫若滋。去病莫若盡。此之疾非悠悠耳。謂當清旣往之途。漸將來之美。拔郡縣鄉學之異等。歲隸於六館。考成於司成。食餼於大官。卽古之論士於鄉升之

古今談論

卷四十一

一

樂正者非耶。於是視業而差等。觀行而品題。殊常則有鄉會之賢科。循習猶先鄉而序貢。且聖駕時幸臨雍。拜老集師。儒而辨質之國子就學。而無比同進講。御筵而不側立。是以師嚴而道尊。學修而士貴。天衢亨大。帝德懋滋。萬世無病之洪造也。若郡縣鄉學。每歲論委。錄之學官。高下差等。而廩餼之提督。則臬司分署也。夫分署有總憲之統。尊臬藩之同寅。撫按之掣肘。提調州府一轉卽爲同堂。節推縣令科道。所送吹聲援故。一殺百受。鄉國要津。年誼座主。巨

豪劇狡。交攻難進。抗法不同者。有幾人。斯金玉嗜唾。瓦缶雷鳴。始進不端。登途皆顛矣。故司學政當如京畿特勅御史。職銜糾劾。當路之所畏憚。詭譎之不敢出者也。若學校司教。當推制科貢途分業。如國學之司成六館焉。則師隆士慎。風氣文運。當必彬彬然者。總以京師首善。國學正鄉學因之育才之地。清登庸之後。遷旅。國家得人之盛。足稱慶哉。一得消效。惟天高而下聆焉。

公篇中又請天潢衍聖。並許入仕。所稱引漢劉章。

古今談論

卷四十一

一

劉向孔安國孔融唐李道宗廣平王叔孔穎達宋趙汝愚禹卣孔道輔仲甚悉。今已久通朝籍。不復載云。

五經博士議

丘 游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臣按此五經博士之始夫五經之在漢有專門之學故當時各設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訓詁名義而已于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張事體之有疑義議論之際博士皆得與焉輒問以經義何當漢之政尚經術猶爲近古如此後世雖設此官始稱其名焉爾誠能復漢之故事遇國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學經術之士皆得以議論其間考古引經以爲可否之決其于明廷議政未必

無所補

一〇八議論卷一 卷四一 一四

晉雍與吏部議禮

並應舉

職等承乏成均敢不竭其而謬仰于下執事頗有事關宮牆禮當復舊度執事必可以聽者謹布而請裁歲首二丁拜聖遙寵道駕亦執事之所自致其敬于聖人非本監之所宜私德者拜而不送所以專執事之敬于聖人不爲私也自嘉靖以前送上二門階坡所以申職等之敬于執事不爲語也隆慶年間乃有送至東角門者已非舊規猶曰此裏門耳年來以執事就與之便送出橋呈門及集賢門外遂沿爲例然揆之于理終覺未安何也執事拜聖非拜本監也職等代聖人送平非執事之所安也若自爲送乎則橋星門何門而乃以送迎疑非職等之所敢而亦非所以尊執事何也執事爲拜聖而來固不欲人以非禮之恭私效效于聖人之宮牆以自爲尊也且大老拜畢職等止別班階左未有送上轎者院道拜畢職等送至階坡未有送上轎者而獨以此禮奉執事疑執事且必曰是名爲儒師者而猶曲若是沿而不改豈爲監有人乎此職等所以皇皇洗心以求改也若曰

一〇八議論卷一 卷四一 一四

近例已然汝何敢易則職末品也豈敢幃一迎送之勞然不敢違禮以取罪惟執事實義圖之夫沿近例而可以明執事之尊沿焉可也沿近例而執事不益尊瞻仰宮牆或以動執事不安之心意亦執事之所欲改而右待者故敢以意請唯執事義圖之萬一降心相從未必不為盛德之光可與顏魯公乎坐位書並傳

士習文體

姜逢元

士者欲強其國必以詩書禮樂欲威天下必先造士士氣不足則退而修其雍容之教古者辟雍之設夫子之所自學以著教也於是揚其羣華則舍業而祭藝宗祖割而養老饋饋而乞言旁皇于一日之事詳盡如此者使人耳目闢而精神動所以致其強也故饗奠之恭講論之美其柔可挺而繇其道則可以厲威而訓武古者出師受成於學返獻賦焉以為攻戰之道聖人知之故出則前其意返而歸其功也魯人之歌蒹葭者其士則虎臣其獲則琛賂其器則弓矢戎車而也光王未嘗入學而教兵士未嘗加予于組而致用如此歐子曰武者救世殺劑而文其常柔夫歐子則不知布和于靡遂其瘳也然昔者先王之於學也仲春秋有視季春有觀有旦人有畫人有暮入其於事為習於士為涵泳為嘑嘑教成而材備故口卒然起一方舉統類而應之無所疑恡此儒者之成也其後世父子相繼則一舉之固已疎矣然間起之觀則亦可以使天下邇然而有待詩曰畜飛展

天魚躍于淵登岸君子遷不作人此言士不飛躍其意則不作也士者泥蟄之器而飛其聲氣躍於文章察此二者則士之情盡見而可得矣然此二者士有二隨焉運隨天化隨國故以士之爲此二者而天子之情亦盡見而可得矣三代以還惟漢最重儒學永平建初之間天子行辟雍之禮上者秉鐸下者園橋至化介曹爲絃誦披左帶以方領當此之時士則矜奮而興氣節砥柱各行雖至刳首不可得細其覃精厘思而爲文章前則天人文正後則典引規奇及於諸子莫不根極理道歸於典則矣然而其國運所益則大宛之蹄躑於六開澤邪之族隸於五屬日逐之庭則於北國哀牢之部綴於永昌終漢之世首功且上也故曰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教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施者廣故曰禮者威行之道功名之總也若夫唐宋之季舉其具文辟鑽僵梟豈可望其出火乎我國家二雍故一天下士喁喁然不胥游于帝庭響其鈞樂也今天下肅慎不庭鬼方未克所不足非文事也然向者司馬陳其六師天子卽不隸

輪以蒞茲六飛之靈雖暫止而卽刻期來歲非天子之脩不憚也天子則固將問鳴音于汴水矣翠華蒞止宮闈甚色慮亡不小大並奮執事謂其象爲鼓爲文明而積弱之勢將有見端於士習文體之器者斯不誣也夫士之相觀威習而相播爲文莫弊今日矣然皆習然不相于疆也爲士習之弊者五舍龜駝願一也蚤虱之嚙二也挑達陝輪三也不刺綉紋倚市門四也朋娃聚鶴五也舍龜駝願者胸歎甘於膏卿餐錢刊於宋相蚤虱之嚙者夢盤陳而乞化柳車結以送窮挑達陝輪者儻態極於飲朋琴心艷於司馬不刺綉紋倚市門者王門挑其竿瑟主第奏其鸞輪朋娃聚鶴者豪心作而捲堂怒目逢而投甕凡若此者皆餘其宵窺莖質神不足以定其體而爲之也爲文體之弊者五噴噴爲悅一也離部野掠二也以移面爲奪胎三也觀其鳳羽戴其瓊皮四也逐於狐鬼五也噴噴爲悅者子雲噴靡于綉擊士街諸淫乎防露離部野掠者伯起逐草于鐵編下子遊奕于鳥占以移面爲奪胎者紹述聲聲於絳綰彥伯變文于



鵲開機其鳳羽蔽其蠅皮者劉勰擬鸞筆之觀郝隆  
宸取隅之謂。遂于狐鬼者麟篆詭少陵之秘。純神乞  
長吉之靈。凡若此者皆錄其柔弓緩繳機不足以要  
其約而爲之也。故是二者之所爲其兆則皆足以致  
夷狄之禍而使之駕則必憤轅使之行師必棄戈而  
走何者其神索也。李陵日軍中有女子乎。今女子之  
陰結于士志豈得揚哉。有數十年間官師之條日上  
詔令之戒日下而不能革也。則庶幾於橋門擬聽之  
會鐵羽相觸。翩然反之。然愚猶慮其不足以起者何

日公義論卷

卷四二

禮

元

也古者成均所萃則秀士選士之所升也

高皇帝羅郡國之儒使學於天子日肄歲課學成者  
界之顯職如此其貴也。而今六館之英半鴻都之選  
則是天子使卜式之執經其前而責崔烈之致身其  
後猶懸牛首望其馬肉此不足以起也。漢之視學其  
天子自爲丁說鳴叩互發於是乎開石渠虎觀進諸  
儒之言稱制夾之而

高皇帝於禹謨洪範諸篇猶振臂玉也一日問諸生  
以習騎射望其出將入相而今天語秘於堅壁虛思

襲於重幕則是使天地閉塞而啓萬靈之蟄仲尼棄  
鐸而醉七十子之心猶飲溫泉有漏無弊此不足以  
起也古者取士然其人而用之今則樹名而求其文  
字古之爲文者取格于古今之爲文者取格于一代  
之制凡士之釋于聖經者皆不可以錄于王鉄則是  
觀髮相之圖不可以得解升桓榮之席不可以得車  
馬猶懷三山歎其遺骨此不足以起也挾此三不起  
者雖天子月一臨膠六日聚徒而鼓之無益夫一日  
之感浮於人心者如鬼起鶴落不意遂則遂通者也

日公義論卷

卷四二

二

如愚之議請必舉而更張之天子視朝典學嚴師重  
傳明教化之本以周禮三物辟召天下使士無棄志  
無所冀倖而爲文辭其次則使士崇實學以六經爲  
師諸史爲兵衛士通此二者則志趣端而不詭其談  
天子則以臨政之暇延見諸儒考其得失以鑒其材  
其次則追原祖制青青之矜不得以易止農之粟多  
金之賈不得以奸冒子之倫以時起居去其敗舉以  
興其行試士之文崇尚議論或發策詢時無使支離  
簡括如次傳鬼教然者如此則士居身之地尊致學

之功。故曰并一而不二。則近于神明。參于天地。如此則懲創之意深。而忠義之心發矣。忠義之心發。則氣事決。而神明奮。故曰左執太行之條。而右搏彫扇。如此則儒者之用見於天下。而將相之材出矣。晉謀置師。趙衰曰。師毅可崇。禮樂而說詩書。故以天子之脩明學教興賢考藝。而極其致。則足以俘夷敵。曾者皆燧燿于掌火。降于日也。而廢則併廢。如蟻除之。爰中于環蚘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詩曰。雝雝。雝雝。孔武有力。夫豹。蒙文而貢武。此言士之能也。此言

古今議論

卷四十一

十一

進士者。變其故常以新其文。飾其困陋以雄其武也。今海內之情沸然。日潰而不知求之天子之教。當官日敗。而不知端本於士之習與文。欲奮威於東西。而不知中處而憑詩書禮樂之務。則亦何異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定其末哉。

此文初未經眼。因讀倪太史精暖三朝要典疏中。有先生闢筆一歎之語。起求而得之。嗚呼。此歎此文。皆千古矣。巖穴之士。不能多見如此人。多收如此文。此千古一大憾事也。爲將奈何爲將奈何。

古今議論參卷四十二

雙忠祠碑

閩中

林德崇公澤縣  
施有德南會訂閱  
李夢陽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  
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傳也。雙之誰知縣杜  
子開也大之者伍。嚳中也。伍侯之來也。請祠謁覽焉。  
而數曰是尚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甲也。于是  
鳩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  
浚池蒔木。旁屋其如財。庠帑出役。閭農妨再。閏月而  
祠成。起瞻壯瞻望之歸。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  
知之。邇之歎以悲。昔者問之知。黠焉內摧。逐臣放子  
過之。涕淫淫。蓄亦有顛泚而赤者。車將過而轅爲之  
回也。斯伍子之頌也。或問逢干之事。子李子曰。余曩  
道歌之墟。盤數謁干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  
干心實懼而不自知。涕淫淫下也。曰干於紂無樂之  
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  
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矣。

三

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服股䟽計哉。  
曰。三代異興而同一周之亡也。猶首奉圖籍。西向納  
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  
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  
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  
無心。秦何人也。鶴雀與乳鸞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  
海之言者也。設使子有術亦効秦揣摩。揜以誘之  
邪。誠使揣摩揜闔足以誘之秦矣。不使戰國君爲禹  
湯耶。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斯文也  
盛嘉獨子之頌云。伍名餘福姑蘇夫

古今議論參卷四十二  
盛嘉獨子之頌云伍名餘福姑蘇夫

此葉北大配補

義勇武安王廟碑

錢福

武安王雲長關公羽當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提一旅之衆可以爲呂布之所爲不爾則遶遊表曹間亦焉往而不得其志而乃遙釋昭烈以從事於沛夫昭烈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于操非降則死而王宛轉與從斬將塞望而全其身以歸故王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強悍直遂者之所能辦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于學亦自有不可誣者且

方制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間關羈旅中人莫敢侮

而獲信大義于天下者徒以王之爲虎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既死而荊州構譽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于漢非小小也是時操之賊有白之者而權之爲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爲婚使人知權之當擯及權賊王附操而后其爲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尚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不唯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漢室亦大矣故權之

爲賊自王白之也操能使將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乃以情告及去且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非其所能撓也其去荀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目文若而不滿于王豈理也哉

古今談論卷

卷四十二 讀史

四

諸葛武侯祠堂碑銘

裴度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履歷匪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  
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千櫓照物如春化人如神  
勞之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  
雖居懷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  
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  
猶走司馬走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  
兼齊管晏德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  
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成受  
可今讀論全卷四十二  
誦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耳衆勿翦駢邑斯奪錄足  
而言殊途共轍本于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  
罔結古栢森森遺廟之見不殄禮祀以迄於今靡不  
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  
峻岸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晉公碑中有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  
仲達數人之雄者嗟歎曰天下奇才最是驚句

祭張睢陽文

倪元璿

維神雄挺鶴塞厥奇駿起南陽降嵩陽止水其氣  
有翬其義在齒嫺人雀鼠畫爲國死祖父官乎男兒  
死爾提許掖南寒安墜史有唐上忠延今永祀曩讀  
其書有泣有舞昨經其祠有額有詔長春寓官吳昌  
別祖範其雄儀式于下土持酒酌神長言細語凡逢  
叛人怒翬勿祖有臣奸君有將逃困此施神難以襄  
閔答廟貌初孩蒸嘗惟祖始于吟蚊牛於雷鼓

按韓昌黎許達論云李翰所爲張巡傳頗詳密然

古今讀論全卷四十二

韓昌黎

六

尚恨有關者不爲許達立傳達雖材若不及巡者  
開門延巡位今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  
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  
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  
而達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達誠畏死何苦守  
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  
其圍守皆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  
耳而賊語以圍下主滅情之達見救援不至而賊  
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守死入相食

且盡。雖愚人亦雖數日而知死處矣。達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達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達與逄分城而守。而城之陷自達所分始。以此語達。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矣。如是。說如逄達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它處。何益及其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飢餓之

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此文非怪世人怪李翰也。特采之以代旌節。

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之力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

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途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事至

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類跌擗。頻至于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孔子惡鄙大。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

按祿山兵至常山。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及爲祿山縛于橋柱。常山罵不絕口。爲祿山斷其舌云。意常山平原何減首陽兄弟也。

岳王祠志序

湯顯祖

越有忠佑祠者在臬司馬祀宋武穆王岳飛也。司故王宅王亡以爲太學元以爲司而祠王其求祠宋孝宗之爲也。祠志爲開六凡王所自爲文與其時至于今所以榮哀王者盡是粹而存之司。庶拜王祠下者觀而慨其實云。王之勇于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以資世之感愴流涕稽顙豈有間然者哉。予獨怪王以大將之才爲戰將之用而用益以不終常時無將將者然則若肅代之將李郭可與曰韓靳王可以並郭而王賢于李。高宗之資不能爲肅若代亦其勢然。靳王逸而鄂王拘。非鄂王勇而靳王智也。鄂拘靳乃逸。靳王逸而鄂之拘不免矣。肅代雖疑其臣不得而誅之外多大藩帥或以爲名如李司徒召之不來矣。終不能有加焉。王之不肯爲李亦勢然也。或曰王何不竟滅虜而朝附于人臣出境遼事之義此不然也。觀金起時其君臣父子叔侄將相之間皆意念深毅。經畧雄遠非可外狎乘弊而竟者。且其時諸將並以詔還王以偏師濟乎。夫王以歸而死得爲世所哀憐。

桃而選王之爲王未可知也。王所謂進退惟谷者。與嗟夫有高宗以其宅爲官。故有孝宗附其官爲廟。王爲人不可知。神而後知之也。雖然孝宗時王在猶之不能。用王蓋孝之不能爲代。亦猶高之不能爲肅。何也。微高在高與孝雖有有志勢皆有所不得行。若使微得幸蜀。高孝爲親父子。高德國而孝撫涖然無疑。蓋河南北之地。以與諸將所克。王收其全以俟。此亦高孝之所欲爲也。勢不能也。嗟乎古今相弔。豈惟高之于王而已哉。予志而悲之。聊以告後之將狩者。

古今談論卷

卷四十二 禮制

二

此文初讀之幾不能句。既而知一字一議。且勿論岳王祠。卽牡丹亭亦類此。嗚呼世間無情度。豈能做出忠孝大事哉。此李卓老所謂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者。

岳王祠施全議

李贊

楊升菴曰。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議也。當稱忠武爲宜。又曰。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故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文公遺意也。近有云。今之岳祠多鑄鐵槍象。跪縛門外。當更鑄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破檜。乃得李卓吾曰。此論甚當。甚有益風教。倘禮官言官肯上一疏。則忠武之謚。曉然于百世。施全之忠暴白于聖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

古今談論卷

卷四十二 禮制

二



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秉彝。也不可解。于。心。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死。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不。可。解。于。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參。天。地。而。獨。立。貫。萬。古。而。不。往。夫。豈。有。爲。而。然。哉。不。可。解。于。心。也。夷。狄。稱。宋。盛。矣。遼。橫。于。勃。富。寇。諸。公。折。之。公。侵。于。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滅。于。終。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持。之。三。公。者。其。大。也。元。帥。

渡江自鄂入衛。上下驚嘆。下應說降。斷古碑之以死。自誓。繼立二王。力竭勢盡。辦香祝天。颶風覆舟者。樞密使世傑也。外籌軍旅。內調工役。正色侍朝。勸講大。學。抱。帝。赴。海。從。死。十。萬。者。丞。相。秀。夫。也。起。義。賴。州。烏。合。萬。餘。鼓。行。赴。難。出。使。阜。亨。奮。罵。不。屈。被。留。虜。營。鎮。江。亡。歸。開。督。南。劍。築。執。五。坡。日。擊。崖。山。悲。歌。慷慨。正。氣。塞。天。就。因。燕。獄。從。容。南。向。而。從。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於。戲。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

之事。此公之所以爲心也。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於元矣。宋亡。則中國夷狄矣。春秋之失義。萬世之大防。在此也。矣。帝。兩。國。興。亡。而。已。乎。此。公。之。所。以。爲。心。也。宋。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卒。食。其。報。自。時。厥。后。各。尊。之。子。卒。嗣。大。統。陰。易。元。祚。已。帝。中。華。世。至。沙。漠。天。之。助。宋。蹟。而。復。起。仁。義。何。負。于。國。哉。嗚。呼。此。祠。成。而。忠。義。勸。人。極。立。此。道。明。而。中。國。立。夷。狄。懼。

諸盛文天祥謝枋得疏

韓 雍

切見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弱冠狀元立朝盡節臨危拜相許國不疑志專恢復屢捥挫而不移心切巨時蹈艱危而不變既而國亡破鞋繫獄累年誘之以大用而不從賜之以刀鐸而不屈卒之南向再拜殺身成仁收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有指南錄以著其忠愛有集杜詩以寄其憂傷其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與天地悠久誠足以正人心而扶世道也及宋禮部侍郎謝枋得登科對策力詆權奸登策漕司極攻時政受任于運去祚移之後抗敵于兵罷民散之餘力已盡而不支志有爲而不果後元臣程文海等交章累薦耻仕二姓懇辭不屈奉政魏天祐強逼比行誓死不食終于燕京苦爲文章高邁奇絕發明道學羽翼聖經其清論無愧于先賢有功于後學者也二賢歿後贈謚未加子孫有在錄用未及及順天府府學之西舊有文天祥祠堂塑像尚其儒者衣未復丞相冠服皆爲缺典臣切唯怕夷叔齊死于殷周之際至宋而追封之諸葛亮顏真卿

忠○于○漢○唐○之○時○至○元○而○加○封○之○古○之○君○天○下○者○若○茲○所○行○甚○有○所○見○而○非○苟○焉○無○益○之○舉○也○伏○乞○勅○加○贈○謚○錄○用○于○孫○改○塑○丞○相○冠○服○仍○各○春○秋○祭○祀○疾○使○天○下○之○人○知○爲○臣○而○能○死○忠○死○節○者○雖○百○世○之○後○亦○得○暴○白○顯○揚○垂○休○後○嗣○以○增○志○士○仁○人○之○氣○以○沮○亂○臣○賊○子○之○心○其○於○綱○常○誠○非○小○補○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贊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于天地之間者能與于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南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方矣董宋臣主議和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懼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

宋文丞相祠堂記

卷之二

二

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勸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阜亭三官度勤宰相遜荒公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于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首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大通州而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主開督南劍敗績于空坑仰藥于潮陽絕

粒于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衆南向而使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嗟夫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于海李芾死于潭趙鼎發死于池姚崇死于常趙世賞死于洪先君武岡公間禮死于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陸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于公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于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乎

宋文丞相祠堂記

卷之二

二

張千載贊

李贊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號一鶚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自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卽寓文山園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造一楹文山受命曰卽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火其屍然後拾骨寘囊并憤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李卓吾旣著其事遂爲之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此當怒目張氏何人真囊并積生死交情千載一鶚

大義祠記

舒芬

啓嗣而有尾拒兵武興而伯夷誨焉大豈昧于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彼非不知啓之敬承爲天與也懼後世匪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并垂不以家天下爲其禍之始邪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君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然叩馬之諫懼後世臣子一効于利將藉此以行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焉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于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爲耻秦君后以臣妾于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衆家不汚之義則宇宙不幾於覆邪方伯廟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比雖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莫于岳武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擇死所以死不克死復以水乃死嗚呼擬公之忠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

市趙仲孫請公壯與面公不在其職亦猶錄公以魯  
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于魯連也  
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圖日月之光邪俾後古  
知華夷之防而人不肯殺于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  
于伯夷下矣公名應鑣字臣翁諱正簡

議表忠義疏 上孝宗

吳世忠

昔太宗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  
子寧鄒瑄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  
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  
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  
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  
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群臣  
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國當用之 仁宗  
即位之初卽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  
識抄沒充軍者悉皆放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  
仁宗旣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謚 英宗旣  
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 祖宗雄畧率多類  
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殫表忠臣 九廟聞  
之豈獨生色而已

忠義所加故蘇子敬爲武王非聖人之說武王亦  
豈敢辭哉三仁夷齊而下忠義代有凡在人口在  
人心一刻不容沒也前代弗論 本朝靖難之

方鑑宸濠之孫許以反于楊二忠愍並近日楊左  
諸賢尤烈烈者乃有瞻者錄而顯者反弗錄小者  
錄而大者反弗錄何哉蓋大者顯者人人能言之  
晦者小者弗舉則遂湮沒也且致書無力姑就所  
及者表之豈能盡古今忠孝義烈哉嗚呼此生平  
憾事也當更入諸

閩三忠祠記 祠在金陵清涼山 黃克纘

閩有三忠皆靖難時爲建文君死者也死三百十餘  
年矣今乃爲之祠以其得罪 文皇未敢訟言其忠  
故有待于今日也夫建文君當 高皇帝壽考作人之  
後復忠義之報最多史冊所載如齊黃方練輩不可  
勝書也獨記三忠者三公皆閩人閩之後遂自祀其  
先哲也三忠者其一爲閩縣葉公福官刑科給事中  
比平師起自誓必死遣僕報其母曰福爲王臣義不  
得爲孝子矣反師至福守金川門會有內叛納燕師  
者公遂死之其一爲莆田陳公繼之官戶科給事中  
疏陳備禦之策 文皇時之既渡江榜示奸臣二十  
九人繼之與焉與黃子澄齊泰等同謀死妻子殺入  
官家屬戍邊其一爲莆田陳公彥回守徽州募兵赴  
援遣其弟彥國歸治家事誓以身殉國及內難已靖  
被械至京不屈棄市籍其家是三公者死有先後而  
忠于所事之死靡他均可以愧天下後世之懷二心  
者也或謂建文君不能庇其本根猜忌諸父使人人  
自危反大內火起天命有歸孰非吾君之子不見塞

晏三楊存有顯號歿有榮名乎。曰乾坤之所以不毀日月之所以常明者。以此忠義也。武王伐暴救民而夷齊以餓死全節。太宗友于喋血而王魏以事瞽瞍。食人之祿而不死人之難。將安用之。若纂襲諸公未可與三君子同日而語也。或曰守死善道龔勝蹈焉貞而不諱薛方近之。若三公者志則忠矣其猶在雪巷雲門之後乎。曰二子者史猶闕其姓名。使當時身不居位則人有君而人事之吾安得死之。若在位用事之臣則惟有一死可以明志。彼瞻跡自免直

言公議論

卷四十二

七

賢于顯背舊君者耳。固亦三君子之所羞也。余讀史公所撰三公傳竊爲之評。謂葉公富城破而死。是雖陽既陷張巡先死之日也。陳公被執不屈而死。是果卿斷舌閭門被害之日也。徵守陳公勸王不遠械繫至京而死。是文丞相南劍起兵燕市就刑之日也。一片忠心均可扶乾坤而顯日月。無方練之位任而有其死報。無齊黃之咎繫而有其死忠。吾聞山川剛勁挺拔之氣。數百年鍾于三人。金陵乃其灑血之地。可無祀哉。忠義在人何時復有。惟變故之臨。死生利害

言公議論

卷四十二

七

有以奪之。故平日許國之心往往棄君賣國以求榮。必天植其性者始不變焉。此所以死者蘭摧于前而來者玉碎于後也。惟世間有真忠義而後奸雄之徒窺人神器者知吾之威力能奪人之天下而不能奪龍石難轉之心。能滅人之身家而不能滅血可化碧之冤。遂巡觀望猶有所憚而不敢發其有關於世道豈不大哉。立祠之議倡自南吏部侍郎史公繼儒而近田御史陳君玉輝相度形勝于石城北隅宋熙定間上流民國福清鄭公祠旁有隙地爲弘殿幽邃可靖難。詔下時漳州教授陳思賢率諸生伍性原林珏曾廷瑞陳應宗鄧君點日賢爲建文君哭臨于學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死之。六生成以身殉。史君議祀三忠而欲列六生于左右。謂其人諸生而共行則國士也。僉以爲宜。若建祠之費則太學士葉公向高應天巡撫都御史徐君民式咸有厚助。而史君陳君捐貲特多。戶部郎宋君祖騰則身董其役者也。史君既遷北部少宰乃以祠記屬余。余何知敢任執筆之

役然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焉方稍揆次其語而與少

宰蔣君孟育御史中丞王君惠齋各捐貲買地以供  
春秋祭祀且刻石于祠以告桑梓之續宜于南部者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願與諸君共勗焉

世廟時科臣楊傑言建文諸臣忠義凜然宜加官  
贈謚錄其子孫執政以爲不識諱忌上切責之

嗚呼孰知皆高皇壽考作人之報乎迨福唐葉  
公文忠嘗國無已與聞諸公立祠自祀其先哲猶  
私之云爾而弗敢節也然事出宰相九卿可以代

古今談論卷四十二

世

朝廷之旌卹作遠近之倡率正非私之也至全豐  
碑巍然使天下人知國有三忠臣有六國士今後  
有諸公相與協力表義以勉焉後進聞其有厚幸  
矣此文一讀可以差好雄之膽非忠義蘊藉則焉  
能愚因以知黃公之著危節有錄也施有異

世忠祠錄序

陳奎

世忠祠者祀鄉先生林氏大司馬文安公及其嗣大  
司空康懿公大宗伯肖泉公肖泉之嗣大宗伯對山  
公也三世四卿濟濟賡賡荷欽盛哉夫祀所以崇德  
報功也祭義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四公之得祀其以  
是乎予聞文安公當武廟時逆運竊權薦紳士夫  
阿諛寵媚局促效顰下駟唯恐後公爲南本兵特正  
不附且屬藏其好時有留都回君子之稱公蓋其一  
也然卒以此去位太史氏列之名臣傳可考焉康懿

古今談論卷四十二

世

公守姑蘇鎮撫保定皆有惠政民迄今思之人爲司  
空值興建九廟工費鉅繁公爲節財省冗漆當  
上心役竣累疏乞休特賜厚輿馳驛以歸卒祀鄉賢  
肖泉公則文安公季子也早入詞苑謙冲靜雅常以  
古人自期是時分宜柄政士之朝覲者皆先謁政府  
公以南太常入賀獨不肯行吾豈先相後君哉錄是  
轉南司空稍遷儀曹卽乞身歸行誼卓犖士論趨之  
對山公始歷史館分宜擅權繼佐銓衡江陵竊柄公  
於其時稍濡足焉卽卒輔可以止致願惟飭躬勵行



以正道自持。二相雖驕。無間可乘。然僅僅猶資晉。秩非要職也。既自禮卿。奉太夫人喪。終制。家食。臺臣交章論薦。竟爲江陵中阻。薦紳士莫不咨嗟慨歎。而公方杜門謝客。著書立言。雖環堵之室。不備勿題也。居常議論勤法古人。一切交際。於義有違。雖一介不受。惜其年未及下壽。遽爾徂謝。卒之日。太陰蝕於東。壁噫亦異矣。夫林氏一門三世四登八座。名位之顯。衣冠之盛。自晉王謝宋范。呂外不多見也。乃其秉道疾邪。修潔純誠之行。先後如出一轍。匪惟海內鮮有。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五

傳匹質之前史。亦未多聞。豈山川正氣。特鍾於一門。故其厚德流光。灼若於一時。若此耶。叔孫穆子謂之。不朽。祿之大者。不與焉。四公祿且大矣。乃其所樹立。皆穆子所謂不朽者。其法不可施於民哉。二宗伯歿。尚未請謚。三學諸生疏其事。上請建祠崇祀。如劉諸賢故事。撫巡使者。可其請。下所司議。卜地於秀實里。建祠奉四公主祀焉。歲遣有司以時致祭。福其類曰。世忠示勸也。昭國典也。誠使薦紳士夫。視是祠而景其行。倖進之途。塞貪饕之風。息則是祠之建。匪以私。

於林氏其所關於世道人心非淺鮮也  
此文三不朽具備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五

乞爲海忠介公建祠

陳仁錫

海忠介公瑞者抗節忘身素甚。肅皇之世起家。撫  
憲。神廟之心。頓吐保障東南之功。士人可無崇  
祀之典。茲重地實係天下安危。自公下車。節里正  
賦。長之。饋餉不經無藝之征。布人于敵。體衙門朝夕  
登記。設或有不公事件。巨細必知。躬巡草礫之間。口  
勞。非求之衆。給工餉。辦則梓開州庫。散寄。以沙饒  
爲名者。萬金川力不勞。錄皮祀海神。感回風而潮泣  
不滯者。五日。適當陸處。已已水滔天之後。不獲宣德  
辛亥米鋪地之時。然終不問。僅利唯勤。撫字憂忠。靖  
之日。夜經畫而似。况守之簡約。易行。周文襄之撫安  
軍民而兼胡柳之祛。除民害。日常雖菜必出俸錢。駐  
獨衙門不煩供帳。群小側目。奸佞甘心。一葉蓬鄉。萬  
民揮淚。且碑去思者。或因以千澤立生祠者。或藉以  
納交。今則楚相極貧。莫弔淒涼之餒鬼。羊公無後空  
招寂寞之忠魂。伏望題請。賜額。海構專祠。豈徒一  
時金議之公實神。萬古風教之大。

忠介公被謫時。高文襄公拱爲題漫云。本官梓梓

自好。皎皎自明。誠傷國體。奈効何詞。但其孤忠自  
許。直氣不回。舊日名節。委有可惜。一時憤激。乃其  
氣質學問之疵。揆之官常。原無損。敢伏乞優容。候  
用。許令陶鑄。正直而濟以中和。剛方而文以禮樂。  
將來建豎。必有勝于今日。固不止爲一節之士矣。  
先生謂文襄此疏。不惟有益於朝廷。亦且效忠  
於忠介。愚謂不惟效忠於忠介。亦且有益於後人。  
故紀前詞。所以表忠介之正直。紀後疏。所以表文  
襄之中和。

公議論卷之四

駿烈重光冊序

葉向高

嘉靖之世有勞臣曰大司馬張公經具文武才有大功于兩粵屬東南亂久不靖司馬以留拒建牙海上盡護諸將念吳兵脆不任戰檄召粵中夷兵夷兵故司馬所恩威馭者也得檄馳至屬有所待未卽戰而幸臣趙文華者來視師驕貴甚司馬不爲禮微賄不應問兵事不告患而上書言司馬逗留相嵩從中主之逮司馬時司馬已大破倭于王江涇斬首虜至四千級爲二百年來東南戰功第一臺諫交章請留司

古今談論卷四十二

十三

馬遂前功譏人沮之竟論蛇西市吏士聞司馬死皆憤悶涕泣莫肯用命倭復熾又更數年胡少保聞天下力僅乃勝之嚮使司馬在事不至此矣世人盡知司馬寬而不敢自司馬之子孫又微無能自其祖父獨聞史載司馬戰功與其所以得禍甚詳而核余從史臣後讀而嘆曰天平有勳勞若是而覆盆至今乎頃司馬孫諸生懋爵乃走闕下上書自劾謂復司馬故官易名襄愍予祭于墓錄懋爵爲太學生諸典隆備司寇謝公諡余司馬之禍幸臣燎之權臣

禍之凶德參會用武不終天方嘉亂宜其及也乃今尺疏叩閭群情舒暢銓臣唱之禮臣和之相臣成之法臣諫臣力從史之吉人參會念昔圖功天方悔禍宜其草也司馬困于凶德伸于吉人論久彌定烈久彌光寬久彌恭情久彌舒天奉司馬至矣所遺恨者不得起壬人于九原而食其肉耳不佞唯唯昔嘗聞之壬人在事戶兩正卿一則司馬一則建安皆閩產也其在封疆戶兩大將一則司馬一則黃巖皆才臣也建安無汗馬之功驟貴而獲黃巖功矣朔方之

古今談論卷四十二

十四

議成敗利鈍猶難逆觀也功見言信無如司馬司馬死已四十餘年而談者酸心聽者震魄裨官有記信史有歸壬人爲祀司馬爲顏壬人爲僧司馬爲顏得祀故忠愈彰岳得槍放功愈暴司馬得壬人放有今日天奉司馬藉手壬人九原可作猶將拜賜又何恨焉

聞文忠文成日謂義懋孫云東南戰功乃祖功第一余生平文字此文亦第一云又聞司馬爵復日家屬合柱巾香火噴擊而上噫此亦伍大夫之藩

贈太常寺卿周順昌詩命

倪元璐

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阻進  
生彌永所以屈平嫉俗轉快志于懷沙義弘殞身遂  
飛原于化碧資其扶世龍以教忠爾具官某希聖得  
清擇節取苦伍羞終灌哭是賈生之才兒命融修屬  
亦稱衡之氣當其出爲從事入典銓衡竝以品心章  
其茂節會當龍亢馴致蟲拚時則指鹿之惡浮于望  
夷出彘之威極于比寺來周羅吉箕綱四張喬固磨  
滂枯鉢相結焚原盪岳不可邇覩因有懼禍之大閉  
口今議論卷一 卷四十二 禮書 廿五

門而拒岑晷知幾之士築室以窺袁閔而爾獨持虎  
執獲水湯席獲班荆悲咽尊酒豪德俠抗左儒義依  
郁浩恐捐愛惠以徇繁罕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  
邱成分宅之德于是飛章告密檻車下獄而衆乃成  
城吳幾爲沼至于焚香進食以禮御囚飛覽投竿而  
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瀾詎止廣漢被收吏民守  
闕絕言下獄生徒聚幃而已哉然而機激難平虎騎  
不下卒不得脫以罹于囚而爾對簿不屈絕命彌雄  
鍾復漢尉嘶鬚唐足咽南未有竝其慷慨此從容

者矣。今機軸旣旋。袞鉞並設。碑路元祐。大升公正之  
群。臺顯陽陰。恍見孤忠之氣。用特贈爾爲某官。錫之  
詩命。爾家謹嚴。近寺培植。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于  
二正。歲寒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  
明與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睹  
忠臣之報。爾愧好回。

古今議論卷一

卷四十二 禮書

廿六

贈太常寺卿魏大中詩命

倪元璐

制曰夫光岳凝命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蒙瀛表艱  
貞之節故割陶頑貞比寺楊震殉烈西亭並以禍極  
一時聲流千載爾具官某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  
至清絕塵太剛制物可以食蠅蟬蝸肉視虎狼故累  
百知一戮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觸爰自輶軒之  
俄陟于噴園之班府歷清垣旋臻天掖銳心平治極  
論興衰節足相宣夢雖坐剔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  
此輩安客假使銅鞮伯華而無使天下其定而會以

古今談論卷一

七

相分公始當蔡京童貫之時士元君宗開竇武陳蕃  
之禍惟爾壇唯逾峻尤爲繒繳所先貝錦一成雉羅  
遂及詔求鉤黨獄署同支磨滂碎首於黃門喬固暴  
尸于城北三光黯沒海水群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  
今者世厭大滌天宇重晶朕是用章蘭幽忠崇教顯  
扶震奮一夕已歸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  
墓特追贈爾爲某官錫之誥命以爾臣忠章爲子  
孝伊濂之義生元同揆彌奇于壺佇章飽昱嗚呼位  
于箕尾識歸天傳說之星炳彼丹青實入地長弘之

皇明父子忠孝祠碑

陸樹聲

世廟初吾郡南江馮先生思在南臺好直諫累上疏  
切時政做范希文上百官圖題列某某賢某某不  
肖時宰貴人多訐之上怒逮詔獄當時有鐵御史之  
稱子行可甫十四上書請代不報乃刺血上書自縛  
請卽加斧鑕以贖父死通政使陳經特爲奏引上  
覽疏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耶得未或成雷陽雷人  
生祠以配李北海寇萊公諸賢後二十餘年吾郡撫  
齋楊公允繩在諫垣亦好直諫累上疏議切時政尤

古今談論卷一

廿八

與時宰特從分宜羅織起大獄坐毀謗玄修下詔獄  
論死子應祈雨弱冠建首哭長安中具疏請代不果  
徒步入山中採靈藥上獻因乞身代父罪又不果後  
兩月公竟赴西市陸慶敗元奉遺詔召用諸直臣  
南江先生既老不就徵卽家拜大理丞行可先已登  
鄉書監司舉孝行旌廬仕至南京兆以廉吏稱致政  
屢被旨褒嘉柳齊公亦奉遺詔贈光祿少卿與  
楊忠愍諸先生並錄廕祭葬應前死後婦表以節顯  
子忠裕疏請得用孝子節婦旌旌廬余竊怪世廟

時。主上聰明神武。一日之內。倏焉和風。倏焉震霆。

倏焉嚴霜。倏焉皎日。故其所亭毒播弄。反多驚世駭。

俗不恒有之。盛事益風。徐永平則漣漪紆縈。驚駭笑。

輪所激。撞始。睹浴日之波。排天之濤。今觀者駐矚固。

然哉。吾郡文學既請祀兩公學宮。賢祠兩孝子表厥。

宅里。乃復與耆老謀曰。五絲美紵。合則成錦。四瑚八。

琖。並陳一廟。輝然其光。盍合而祀。諸遂上請兩臺其。

詞曰。馮楊四公一則幸而父子俱生。一不幸而父子。

俱死。然父則同。爲忠臣子則同。爲孝子其生者普惠。

澤于當年。樹儀刑于百世。死者抱遺憾于九原。痛與。

情于百賸。雖曰皆天要之易地。則皆然者也。事下郡。

大夫。邑佐議報可。余于是舉也。慶而不吊。輒喜而叙。

其事如此。

是碑全爲忠孝立。而京兆之廉表氏之節具焉。此。

一片石何幸而載陸先生之文耶。抑是祠也。愚竊。

以朝廷當建立京師。今日如楊大洪先生父子。

自當奉之而入者。雖國家不願有此。然而不能。

無則不可無。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

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于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

鐵字汝威。早喪母。父再娶。後妻生子孝子。絲是失愛。

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

不足以瞻炊。將然。即議譴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于。

是母子得以飽食數日。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

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可又復杖之。屢溺于死。方。

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

也。父卒。母與其子居。孝子積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

其弟。問母飲食。致其鮮焉。正德庚午。大飢。母不能自。

活。孝子往。滌沽奉迎。母內自備終。感孝子誠。惡從之。

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孝子少飢。餒。

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鐵。

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竊字。

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令中賣。

膠與弟終。緝友愛無間。終以事坐。係華伯力爲營救。

緯。又不自簡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

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  
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  
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  
已出然華伯人兄之以爲市人也替曰二孝子出沒  
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  
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戚卒變  
視器考其終皆有以自達錄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愛  
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仲歸氏亦傳朱氏也朱氏所爲讀詩書者難之

古今談錄卷四二 禮部

四

議紀錄却賄三臣疏

高拱

該禮科給事中王璣題稱南城巡視御史周千德有  
本地方富民賄託投帖欲求免派柴炭當獲監候又  
山東御史張士佩因陞任例該舉劾有知縣送銀原  
籍以干保舉仰察按察司嚴究又兩淮巡鹽御史李  
學詩有鹽商具銀送至學詩家當被伊弟拿送辛麻  
解京外爲照三臣志尚清高事關名節乞 勅吏部  
登記俟考績時另行優待以爲堅持清節之勸等因  
臣照賄賂者小人之惡行却賄者君子之美節爲治  
之道必使小人不得肆其惡而君子得全其美斯爲  
當也乃近年以來是非不明議論顛倒行賄者既不  
加嚴受賄者亦不加察顧獨于却賄之人深求苛責  
或曰此必素以賄聞者不然此物奚宜至也或曰此  
必平日所受者多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  
知見不得已而爲之却也甚至有被指摘形之章奏  
者遂使受賄者泯于無迹而却賄者反爲有虞受賄  
者恬然以爲得計而却賄者皇然無以自容而行賄  
之人則公然爲之以爲如其受則得以濟事幸也如

古今談錄卷四二 禮部

四

其不受直不受而已而彼固不敢言吾固無恙也而  
又何畏乎是何使爲惡者幸而爲善者苦也夫君子  
惟知自信而小人則安能信君子之心古有却賄而  
名至今存者使非賄至又安得有却賄之名則所謂  
物奚宜至者非也彼素有貪聲者一旦却之是誠掩  
也若素非貪而今又却之則誠廉矣奈何不嘉其有  
據之廉而深探其無形之貪乎則所謂受賄而假此  
以故掩者非也至于有人知見安知其必受乎乃棄  
其廉于所可見而逆其貪于所不可却豈人情哉則

所謂不得已而却之者亦非也而世俗之論顯如彼  
則非惟不足以訓廉而常使人畏首畏尾不能自主  
遂因有本欲爲廉而恐事露人議其後遂化爲貪者  
矣所以綱維世道者豈宜如是哉今御史周于德張  
士佩李學詩乃能于行賄之事明言而不自隱藏行  
賄之人直指而不少假借可見其守法之正而不可  
干以私持身之清而不可泥以利見理之明而不可  
惑以俗說本部卽當登記簿籍以俟優處爲廉謹之  
勸庶乎清濁有歸而激揚之理不忒是非有定而趨

避之路不乖君子有所恃以爲善小有所畏而不  
敢爲惡亦興治道一大機也

讀文襄公全集凡有疏議其心緒光明正大其計  
畫精詳饒至允是 清朝名相



與郡守肅齋王公辭建坊書

文徵明

夫聲聞道情君子所耻有損無益君子不爲今大巡郭公猷爲某建立坊表出于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蒙深有不<sub>○</sub>自<sub>○</sub>安<sub>○</sub>者<sub>○</sub>自<sub>○</sub>惟<sub>○</sub>潦<sub>○</sub>倒<sub>○</sub>儒<sub>○</sub>生<sub>○</sub>塵<sub>○</sub>伏<sub>○</sub>里<sub>○</sub>門<sub>○</sub>又<sub>○</sub>以<sub>○</sub>衰<sub>○</sub>病<sub>○</sub>寒<sub>○</sub>劣<sub>○</sub>不<sub>○</sub>能<sub>○</sub>廁<sub>○</sub>跡<sub>○</sub>士<sub>○</sub>大<sub>○</sub>夫<sub>○</sub>之<sub>○</sub>間<sub>○</sub>故<sub>○</sub>摯<sub>○</sub>摯<sub>○</sub>退<sub>○</sub>縮<sub>○</sub>非<sub>○</sub>以<sub>○</sub>是<sub>○</sub>爲<sub>○</sub>高<sub>○</sub>也<sub>○</sub>今<sub>○</sub>以<sub>○</sub>爲<sub>○</sub>賢<sub>○</sub>于<sub>○</sub>他<sub>○</sub>人<sub>○</sub>郡<sub>○</sub>士<sub>○</sub>夫<sub>○</sub>誰<sub>○</sub>爲<sub>○</sub>不<sub>○</sub>肖<sub>○</sub>乃<sub>○</sub>慨<sub>○</sub>然<sub>○</sub>拔<sub>○</sub>出<sub>○</sub>其<sub>○</sub>上<sub>○</sub>肩<sub>○</sub>昧<sub>○</sub>治<sub>○</sub>之<sub>○</sub>豈<sub>○</sub>非<sub>○</sub>君<sub>○</sub>子<sub>○</sub>所<sub>○</sub>深<sub>○</sub>玩<sub>○</sub>哉<sub>○</sub>嘗<sub>○</sub>聞<sub>○</sub>郡<sub>○</sub>志<sub>○</sub>宋<sub>○</sub>蔣<sub>○</sub>堂<sub>○</sub>希<sub>○</sub>魯<sub>○</sub>以<sub>○</sub>禮<sub>○</sub>部<sub>○</sub>特<sub>○</sub>郎<sub>○</sub>致<sub>○</sub>仕<sub>○</sub>居<sub>○</sub>吳<sub>○</sub>時<sub>○</sub>胡<sub>○</sub>文<sub>○</sub>恭<sub>○</sub>公<sub>○</sub>守<sub>○</sub>郡<sub>○</sub>以<sub>○</sub>其<sub>○</sub>名<sub>○</sub>德<sub>○</sub>因<sub>○</sub>卽<sub>○</sub>所<sub>○</sub>居<sub>○</sub>表<sub>○</sub>爲<sub>○</sub>難<sub>○</sub>老<sub>○</sub>坊<sub>○</sub>蔣<sub>○</sub>公<sub>○</sub>慨<sub>○</sub>然<sub>○</sub>不<sub>○</sub>樂<sub>○</sub>曰<sub>○</sub>此<sub>○</sub>們<sub>○</sub>俗<sub>○</sub>飲<sub>○</sub>豔<sub>○</sub>肉<sub>○</sub>不<sub>○</sub>足<sub>○</sub>而<sub>○</sub>假<sub>○</sub>之<sub>○</sub>人<sub>○</sub>以<sub>○</sub>爲<sub>○</sub>諱<sub>○</sub>者<sub>○</sub>何<sub>○</sub>以<sub>○</sub>至<sub>○</sub>于<sub>○</sub>我<sub>○</sub>也<sub>○</sub>胡<sub>○</sub>公<sub>○</sub>卽<sub>○</sub>爲<sub>○</sub>撤<sub>○</sub>去<sub>○</sub>嘗<sub>○</sub>時<sub>○</sub>以<sub>○</sub>爲<sub>○</sub>美<sub>○</sub>談<sub>○</sub>迄<sub>○</sub>今<sub>○</sub>傳<sub>○</sub>示<sub>○</sub>方<sub>○</sub>冊<sub>○</sub>某<sub>○</sub>自<sub>○</sub>視<sub>○</sub>于<sub>○</sub>蔣<sub>○</sub>公<sub>○</sub>無<sub>○</sub>能<sub>○</sub>爲<sub>○</sub>役<sub>○</sub>而<sub>○</sub>明<sub>○</sub>公<sub>○</sub>則<sub>○</sub>今<sub>○</sub>之<sub>○</sub>胡<sub>○</sub>公<sub>○</sub>也<sub>○</sub>且<sub>○</sub>某<sub>○</sub>素<sub>○</sub>蒙<sub>○</sub>垂<sub>○</sub>愛<sub>○</sub>其<sub>○</sub>恐<sub>○</sub>以<sub>○</sub>僇<sub>○</sub>俗<sub>○</sub>小<sub>○</sub>人<sub>○</sub>特<sub>○</sub>之<sub>○</sub>哉<sub>○</sub>某<sub>○</sub>雖<sub>○</sub>非<sub>○</sub>足<sub>○</sub>于<sub>○</sub>內<sub>○</sub>者<sub>○</sub>然<sub>○</sub>竊<sub>○</sub>欲<sub>○</sub>自<sub>○</sub>附<sub>○</sub>于<sub>○</sub>知<sub>○</sub>分<sub>○</sub>守<sub>○</sub>已<sub>○</sub>之<sub>○</sub>士<sub>○</sub>以<sub>○</sub>求<sub>○</sub>免<sub>○</sub>于<sub>○</sub>務<sub>○</sub>外<sub>○</sub>爲<sub>○</sub>名<sub>○</sub>之<sub>○</sub>愆<sub>○</sub>惟<sub>○</sub>是<sub>○</sub>憲<sub>○</sub>府<sub>○</sub>崇<sub>○</sub>嚴<sub>○</sub>無<sub>○</sub>錄<sub>○</sub>控<sub>○</sub>訴<sub>○</sub>欲<sub>○</sub>望<sub>○</sub>明<sub>○</sub>公<sub>○</sub>轉<sub>○</sub>達<sub>○</sub>此<sub>○</sub>情<sub>○</sub>得<sub>○</sub>賜<sub>○</sub>寢<sub>○</sub>罷<sub>○</sub>寔<sub>○</sub>出<sub>○</sub>至<sub>○</sub>幸<sub>○</sub>也<sub>○</sub>況<sub>○</sub>今<sub>○</sub>歲<sub>○</sub>歉<sub>○</sub>民<sub>○</sub>窮<sub>○</sub>賦<sub>○</sub>無<sub>○</sub>從<sub>○</sub>出<sub>○</sub>一<sub>○</sub>有<sub>○</sub>與<sub>○</sub>作<sub>○</sub>不<sub>○</sub>無<sub>○</sub>動<sub>○</sub>授<sub>○</sub>此<sub>○</sub>亦<sub>○</sub>明<sub>○</sub>公<sub>○</sub>所<sub>○</sub>宜<sub>○</sub>軫<sub>○</sub>念<sub>○</sub>者<sub>○</sub>且<sub>○</sub>某<sub>○</sub>世<sub>○</sub>居<sub>○</sub>此<sub>○</sub>里<sub>○</sub>自<sub>○</sub>祖<sub>○</sub>父<sub>○</sub>父<sub>○</sub>叔<sub>○</sub>以<sub>○</sub>來<sub>○</sub>世<sub>○</sub>明<sub>○</sub>薄<sub>○</sub>臣<sub>○</sub>里<sub>○</sub>中<sub>○</sub>父<sub>○</sub>老

每爲養焉。然于其人實未嘗有毫髮庇庇。萬一舉事則匠作夫役勞煩實多。夫不能覆庇而反至勞煩。豈當時養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正所謂無益而有損。竊爲明公不取也。某實非姑爲退托。以邀時譽。惟明公鑒之。

先生以盛德顯名大耋居里中宜得坊愚本擬采之旌表門旣而得所爲辭坊愈益益不獨康也一篇之中溫恭節愛具有焉數傳聞忠孝廉節之粹尤後起罔其天性而風氣世澤爲多矣

公義論卷之二

四

趙鼎發夫婦死節

宋史

元人狗池州權中趙鼎發死之都統張林以城降先  
足池州守臣王起宗聞元人渡江棄官通判趙鼎發  
攝州事鼎發緒壁聚糧爲固守計及元人遊騎至李  
王河都統張林諷鼎發迎降鼎發忿氣填胸瞪目視  
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欵陽助  
鼎發守城守兵之權皆歸于林鼎發知事不濟乃置  
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中臣不當去  
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  
不能爲忠臣婦乎鼎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  
吾請先君死鼎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弟侄  
僕婢悉遣之及元師薄城鼎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  
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  
弟遣子淳翁出縣遂與雍氏盛服同縊從容堂死鼎  
發始命此堂客問其故鼎發曰古人所謂慷慨殺身  
易從容就死難之意也鼎發死林開門降伯顏入城  
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塋  
祭其墓而去

宋亡節義之臣。列載宋史者勿論。卽如鼎發夫婦  
同死者。尚有陳寅云。然鼎發遺其子別兄弟爲宗  
祀之托。而寅賓客于姓同死三十六人。豈寅之智  
算不與發同耶。唐荆川先生曰。發也從容定計。寅  
也倉卒被圍。是各一道也。何必同愚。嘗欲廣蒐此  
類。以代旌卹。憾未遑耳。

卷四十二終

宋史

宋史

四八

古今議論參卷四十三

林德謀朱公纂輯

閩中施有翼商奮訂閱

謚法論

王世貞

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衰。一字貶而鉄鉞。施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懲惡同辭者。靈武其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爲太昊。應義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爲黃也。帝堯之爲堯。與帝舜之爲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主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失獨有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以宗曰高。與太戊之爲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而漢之爲宗也。使文武宣元馬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爲祭也。辛之爲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母以臣謚。

古今議論參卷四十三

一

古今議論參卷四十三

二

君子識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並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泰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桀。因自謂人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爲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爲謚也。漢因之身不繫天下而冒君謚。自魏晉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越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爲其爲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隱而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苑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廟成之類是也。魏生而漸虎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諡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卽創侯有弗謚也。晉凌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

經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衰。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其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衡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官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敵也。處士之有謚。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承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燕嬰昉也。春秋出奔而仕他國者。有謚如滅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

古今談論卷四  
卷四三

創胙之公侯伯而非謚終無弗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稱賢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獨之叙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焉。

按本朝翰林見素為聖從吾請改謚。曰。聖詔文學經緯。蕪個貞風。其視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靖。葉盛謚文莊。實足嗣美匹休。不知定議何故。但取惠安陳清淵謂從吾易名不稱。以首相與之不協。又謂丘垓山素履謚應得文正文清。而僅得文莊者。為翰林新進所憾。則本朝謚議亦多不合公心矣。本朝文臣未有謚文正者。楊蓬菴始以未李西厓林端本言。聖詔正色立朝。完名直節。文正之謚宜也。乃得惠安。東陽得文正子奪胙失之。愚因知惠安不及文正。而李文正又不及聖惠安公論猶在。謚固不得混稱。亦無待於諸公矣。

古今談論卷四  
卷四三

節愍太子謚議

常表

中宗故太子重俊謚曰節愍帝。未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攜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遯。竄歸使宿衛不守其爲禍。胡可惡言。明日中宗並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作謚爲節愍。臣竊感之。夫臣子之體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與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重廢帝氏而嘉之。則帝氏于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皆可乎。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與兵交。散非圖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懲惡也。請改其謚以爲亂賊鑒戒。

此議能令亂臣賊子寒心。是亦孔氏之春秋也。余故錄其全文。其他如秦秀之議賈充于壺之議。周札王融之議。許敬宗獨孤及之議。呂誼司馬溫公之議。長陳韓維之議。陳執中其文不具錄。我朝初制。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有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不過乞側恩請而已。求如前代之爭執者。未之聞焉。

君臣同謚議

杜祐

東晉孝武太元四年光祿勳王欣之表伏尋太康中郭奕謚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齊稱諸侯與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訓範來爵徐邈議按郭奕謚景詔實不以犯帝謚而改又武帝永平元年郭書賁賤不嫌同號周公謚文若父同稱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尚書奏文武舉其一數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子不耻下問所以爲文也遠稽周典嘉

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謚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垂體向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垂式欣之表抑實舊典宜如所陳  
此法堪疑  
施爾春曰經天緯地謂之文勳學亦謂之文則不妨君臣同謚此公法也不然君謚幽厲而臣子無謚矣何疑

皇后及夫人無謚議

杜祐

白虎通云后夫人諸臣子共于廟定之或曰出之于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緣君而也婦人本無外事是故不干郊五經通議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朝婦貴于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姬口文母宋恭人妻恭姬是也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脩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設謚彰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預

爵士卑小不得謚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爲太妃李求謚太常王彪之以爲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爲爵也以從爲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  
按范曄論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爲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有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爲配賢愚優劣混同一員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繼帝之庶母及藩王妾

統以追尊特焉。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退正和熹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侯而加焉。宋葉石林曰。母后加謚。自東漢始。本朝后謚。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元豐中慶壽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爲謚議。請于朝。詔以太皇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猶懼未盡。姑仍故事。謚慈聖光獻。自是宣仁聖烈與欽聖憲肅皆四字。云。愚以爲此皆後代臣子進身之具。畢竟無謚爲正。縱有大功德。應特加謚。恐此例一開。凡母后皆功德如祁國之所謂鄉賢者矣。

古今談論卷之四十二

九

太子無謚議

杜祐

周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謚。是知太子無謚。以未得有所施行。故不得設謚。東晉瑯琊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瑯琊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云。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皆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卽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爲君。旣無君謚。焉旣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惟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爲謚。諸國無例也。至漢代雖違之。義過千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中二帝皆也。踰年方立謚。按哀冲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已卽位。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瑯琊世子雖正體。平土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爲謚之証也。

古今談論卷之四十二

九

諸侯卿大夫謚

杜祐

尚書衛凱奏舊制諸王及列侯毫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爲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跡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謚尚書趙咨又奏云諸侯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勲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謚黃門侍郎列侯議以爲古之謚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謚今侯始封其以功烈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記其功且趙奉法能全爵祿者也其斬將奪旗以功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關內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蒞官理事或當宿衛忠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謚其襲餘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錄

本朝鑑纂

李若愚

謚法春秋義也大夫沒則請所以易其名者其制助于周公而定於沈約諸名臣或以全德名或以一事名貞福惠繆不妨褒刺並見夫亦循行古之道也後世不核行誼詆論官品是非淆亂如賈充京鑒者流悉忘陽秋又玷大典我祖宗朝謚法倣成周五年一舉行嚴矣然識者多拘守守文不從名教起念高賢往往湮沒不傳識者痛之往往建議者云宜止數人品高下不拘官品其識定出會其一故云官品未高勤事也義例得特謚臣考本朝以祭酒謚者魯文恪是也以知縣謚者鄧文簡是也鍾同以御史贈大理丞謚矣楊繼盛以員外郎贈太常卿謚矣何遵以主事贈尚寶卿謚矣陳選以布政使贈光祿卿謚矣沈鍊以錦衣經歷贈光祿少卿謚矣神廟朝鄒智又以州吏目補謚矣歷案鑿鑿俱存皇上中興特鄭重其事項下所部發單會議如楊璉諸君子已蒙皇上登錄矣先是嘉隆間名賢如唐順之殷邁數輩爵德相符偶漏謚典禮臣次且列其事以聞於然史



乘所載官品不高行誼特著者代不乏也而猶三爵  
不及格歟我祖宗三百年於茲其在華除以前不  
具論洪宣而後以迄鼎隆蓋登洙泗之蘊而接濂洛  
之統者以余所聞若而人借第令潛勿用何妨乎璣  
之屈也蓋折朱雲之櫪而懷劉蕡之草者以余所聞  
若而人借第令唾而肉何悔半血之碧也蓋感中牟  
之難而塵萊蕪之甌者以余所聞若而人借第令包  
蕪魚何諱乎泥之需也蓋窮睢陽之節而虎平原之  
義者以余所聞若而人借第令尸而與何吝乎膚之  
割也蓋敦營寧之風而篤郭泰之誼者以余所聞若  
而人借第令漂不食何妨乎藜藿困也蓋隆孫復之  
操而抗石介之守者以余所聞若而人借第令朋黨  
乎何疑乎叢棘冥也嗟嗟吳興與齊崛起崇仁不本朝  
理學鼻祖歟陸見後方請還山出處皎然陳獻章胡  
居仁皆出其門稱今之周元公矣而從祀大典竟不  
能分廡下半席也不更有虞寧賀欽其人歟南昌張  
元禎其人歟吉州羅洪先其人歟則今之程伯子也  
不更有安豐王艮其人歟建昌羅汝芳其人歟亳州

薛應其人歟則今之邵竟夫也不更有太州林春其  
人歟進賢舒芬其人歟廬陵孫昌其人歟則今之胡  
安定也不寧惟是有華亭夏寅其人也者有吉州羅  
倫其人也者有丹徒丁璣其人也者則今之楊中立  
也不寧惟是有仁和王琦其人也者有江寧邵清其  
人也者有莆田陳茂烈其人也者則今之范曄夫也  
且也而獨不聞之豐城之楊瑄其人歟莆田之黃華  
其人歟則今之劉元成也而獨不聞之吳興之陸繁  
其人歟富平之楊爵其人歟則今之唐子方也且也  
而獨不聞之江浦之莊昶其人歟河東之劉際其人  
歟則今之朱允庭也若乃張英以武臣諫南超虎襲  
遂崇川臣諫南內虎更奇矣則今之陳榮中若  
乃楊雲起家五官監署現鍾起家支無官署更奇矣  
則今之馬秉平也而不見夫以禹殉人如蔡京者乎  
安得有抗嚴光之操不掃宰相門漢川張緒芬人歟  
事其在史臣焦竑傳中迄今讀德陽之碑愈以此陸  
九淵而不見夫以齒焚身如葉擇者乎安得有礪胡  
威之操不折使臣腰黃閣樂玉衡其人哉事其在銓

臣王士驥傳中迄今歸崑山之敗○念○以○比○薛○仁○輔○而○  
不見夫望夫豕而拜如張昌宗劉豫者乎○安得有噴  
侍中之血○不愛將軍頭如黃梅石有恒其人哉○事具  
在聖臣丁元薦傳中○迄今悼長興之難○念○以○比○顏○常○  
山○諸○君○子○其○官○爵○不○都○未○及○格○歟○然○其○不○朽○者○傳○矣○  
倘○令○此○諸○賢○姓○字○不○一○羅○於○春○秋○乎○乃○使○大○其○不○先○  
而○未○稱○皇○上○賜○世○磨○鈍○玄○與○今○日○爲○世○教○人○心○處○  
所○當○首○議○者○莫○重○於○此○矣○至○若○革○除○開○事○建○文○年○覽○  
神○廟○時○已○久○偷○補○正○矣○迄今未一頒告中外○殆非所

一○下○今○黃○帝○矣○

卷四十三

三

以○令○衆○庶○見○也○宜○速○下○所○司○舉○行○使○千○秋○後○知○大○聖○  
人○作○用○相○傳○以○爲○笑○談○獨○方○鐵○諸○忠○臣○塗○膏○磨○隕○  
身○焉○錢○一○段○義○烈○狠○令○與○草○木○同○朽○腐○不○亦○然○朝○缺○  
典○歟○且○如○高○皇○造○士○意○何○後○世○稱○是○議○也○其○謂○之○  
何○是○有○大○秩○宗○可○問○者○

鄭○登○陽○太○史○嘗○述○先○生○之○言○曰○自○來○言○才○人○無○行○  
然○未○有○大○才○人○無○行○者○自○來○言○文○人○無○品○然○未○有○  
真○文○人○無○品○者○予○嘆○以○爲○名○論○讀○先○生○之○文○以○考○  
其○行○事○則○其○言○驗○矣○

周○介○生○

卷四十三 終

古今談論卷四十四

林德謀采公纂輯  
聞中  
施有翼爾香訂閱

論宗法

張載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

古今談論卷

卷四十四

張載

三四十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嗣則謂之繼嗣之宗繼嗣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

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鬱尊須夫婦共事豈非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

古今談論卷

卷四十四

張載

論優小宗

蘇軾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蓋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兄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

古人論宗卷四

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

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其族子之嫡子又各爲其族子之宗。其法止於四。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

古人論宗卷四

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繇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人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寇讎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

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達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濶。而行之於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急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古今義論卷一 朱子曰禮書

宗法

陳全之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宜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事。支庶不敢奪嫡。賴有法令維持之耳。至于祠堂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廟旁屋。使爲支子者。知禮畏義。歲時欲祭。于其家則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遇。就其家饗餼餘而已。此勢不行于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縣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贈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朝廷恩典。旣因支子而及。其先世則祖宗之氣脉。自與支子相爲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

欲奪嫡自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于文職者如此。故曰非法之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有知禮者家必爲立宗宗必爲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強變之則仁讓以興爭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不令支子以富強遷陵宗子斯維持風俗第一層事。

古今談論卷一 卷四十一 續

爲人後議

羅虞臣

或問譜之不予人之爲後者何也。口今之爲人後者以利而已。抑本而誣禮者之爲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爲人後。曰卜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爲之置後。母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爲置後。康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禮也。非所後

古今談論卷一

卷四十一 續

而後焉。是曰誣禮。捨父子之愛而父他人。是曰抑本。苟有田產財利則爭爲之後。無則雖猶子于世父棄也。是曰懷利。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爲厲乎。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斬祭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亦可爲後乎。曰可。殤殤之禮化爲殤。殤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稱爲父母。豈若今之立繼者比歟。曰然則于本生也名之如何。曰父母之名何可廢也。昔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足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可以絕其

親而謂可以絕其名。蘇氏曰：不幾于二本歟？曰：禮不  
有繼父慈母之名乎？曰：其服也則如之何？曰：比之爲  
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報。

長子亦可爲人後議

羅侯臣

孫達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  
非也。長子不得爲後，曰斯重宗之義也。昔子思見死  
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魯祖之祭，蓋達嫌也。  
以已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  
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烏得爲非？

丘瓊山先生曰：國朝太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  
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  
爭取財產爾。臣按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

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及小宗，則是我朝親藩  
祔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爲立繼。蓋古禮  
也。親藩且然，況庶民乎？聖祖得國之初，若大明  
令有云：凡無子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侄承繼。先  
儒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無方許擇立。  
達房及同姓爲嗣。若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產  
並與元立均分。並不許乞養異姓爲嗣，以亂宗族。  
立同姓者亦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後又命官  
定律有立嫡子違法條云：若義同宗之人爲子，所

段大  
服人

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養父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宗改立應繼之人。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卽從其姓。勿詳律令無有死後追立之文。蓋聖祖之意以與疎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不。可。絕。其。嗣。使。其。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若。庶。人。之。家。在。其。生。前。自。立。繼。嗣。及。將。刑。稱。相。應。之。人。自。勿。稍。差。亦。許。從。其。自。便。

古今議論卷八 卷四十四 禮制

姓氏

林 嗣

子長之序司馬氏所出也。其先司馬適晉後復奔魏。子雲之序楊氏所出也。其祖食采晉陽後爲陽侯。二公之序許矣。然按之春秋隨會奔秦後自秦入魏。魏而還晉。豈有自晉而奔魏之理。則知子長之說也妄。考之張衡言晉士大夫食采于陽爲楊。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有前胡陽侯者。則知子雲之說也疎。嗚呼。子長子雲漢大儒也。所序又復自姓也。不末源流錯。縱無據思欲以己之見而論他人之譌。譌惑難矣哉。

古今議論卷八 卷四十四 禮制

雖然不可不論也。古者姓氏之權出于上。故姓氏易明。後世姓氏之權出于下。故姓氏難考。夫爲齊爲魯。爲宋爲衛。賜氏以國也。爲戴爲武爲宣爲毋。賜氏以謚也。賜氏以官。則若司寇司馬。賜氏以爵。則若王孫公孫。賜氏以字。則若雍孫叔孫。賜氏以居。則若東門西門三島五鹿。以志賜也。卑下匠陶以事。賜也。籍諫之籍。以其司晉之典。董狐之董。以其董晉之史。凡此皆上所命也。自夫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往往有紛紛變亂之失。嗟夫。表功德厚。義族者。姓也。制婚姻。明人



倫者姓也。其可輕乎哉。邾子之後去邑而爲朱氏。那叔之後去邑而爲于氏。陳氏至宋。曾去足以爲宋。楊氏至周。文帝去木而爲焉。此以字而說其姓也。晏、嚴、封、支子于羊。而其後爲辛氏。周武王封號叔于西。號而其後爲郭氏。步搖氏說爲慕容。奚氏說而爲穆。此以聲相近而說其姓者也。趙奢因封馬服。若其後轉爲馬氏。田千秋因乘小車。其後轉爲車氏。京房本李姓也。世律而姓京。陸羽不知所出也。茲易而姓陸。慶純避安帝諱轉爲賀氏。禿髮賀以魏太武謂與同源。

古今談錄

卷四十四

一五

轉爲源氏。楚人以項籍之故而易籍爲席。閩人以王審知之故而易沈爲尤。是數者非更姓之秘乎。灌、霍、本張姓也。爲灌嬰舍人而冒爲灌氏。王凝之本劉姓也。募伍員忠烈而冒爲員氏。李元亮本安姓也。養于閩戶而冒爲路氏。衛青本鄭氏而冒姓衛。鄭注本魚氏而冒姓鄭。是數者非冒姓之端乎。切嘗深究其弊。自族割而爲姓。姓別而爲望。望別而爲房。姓多則說其族。望多則說其姓。房多則說其望。必然之理也。今夫劉氏一族白堯爲陶。崇氏至秦爲劉氏。而其姓有

六。鳩氏一族自舜別爲姚氏。至齊王建之子別爲王氏。而其姓有四。若是則姓多而說其族。杜氏一姓自秋伯之後爲杜城杜氏。王赫子威之後爲濮陽杜氏。一姓而五望。張氏一族自常山王耳之後爲河間張氏。一姓而十望。若是則望多而說其姓。清河崔氏二望而三房。陸陸崔氏二望而四房。趙郡李氏一望而六房。隴西李氏一望而四房。若是則房多而說其望。若者夷狄之部而冒中國之族。臣下之卑而同天子之姓。尊卑混淆。貴賤無別。尤君子所不滿者。智達之

古今談錄

卷四十四

一五

劉出于沙陀。鄙人能無累于劉累之後。敬唐之石出于西夷。部種能無累于石碣之後。此夷狄之僻也。要敬以漢帝賜氏爲劉。安抱王以唐帝賜姓爲李。臣下之僻也。嗚呼。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其弊一至此歟。惜哉。噫。孰知我朝先正嚴于氏視之。別乎希文少侯。毋氏曰朱姓也。稱朱學究也。既長知其世家。泣從范氏。嗚呼。其視滕公隄外家而姓孫。所見遠矣。武襄遠祖。承公已有告身可驗也。公以一時遭際。不敢免梁公之後。嗚呼。其視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若

按古者天子賜姓命氏所以總其權于上諸侯命族所以廣其制于下呂東萊曰王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遷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王弼州云今法有略之而筆者氏族是也

下人議論公案

徐炯

書曰敦睦九族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族類則固與敦睦者所以類之也顧不重歟自氏族廢而敦睦衰矣大家世族或能迴其遠胄若衰宗寒門則至孫志祖諱季犯昆名者有之傷已余族不知所自始自宣義公而下年歷二三百人傳九代不甚久遠也而族人有不相往來者余甚悲之遂緣先承寧府君所脩舊譜而增茸之族之人各畀一帙而藏之望以敦睦之道焉慶弔當相及貧賤當相恤孤寡當相救患難



古今談論參卷四十五

林德謀宋公纂輯  
施有翼兩書訂聞

放諸服制外。則采數則。亦昔人喪服加減之義。

本生父母服

張鼎思

本生  
本生

宋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趙叔母謝氏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太宗嘉之遂從其請真宗天禧初詔文武歷朝官父不在為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仁宗

古今談論參卷四十五

朝王曾為參知政事改葬叔父宗元叔母嚴氏自言

切孤叔父母育之詔准贈官宗元贈工部員外郎服

氏懷仁縣太君我朝本生父母有移封若叔父母

則未聞也又按宋歐陽脩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

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

中後世以為美談不知又有先於脩者仁宗朝王沂

公是也

母服

古者父在為母期武后始令同父三年開元五年盧

履水以為非是田再思曰高宗實行之若令已父何

必垂先帝之旨聞人子之情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

履水謂武后陰儲篡謀升齊抗新乘陵唐乘今不正

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元行冲亦謂孝莫大

於嚴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而期心喪三年情已申

而禮殺也自堯舜周孔所同帝弗報七年乃下詔叔

紀一用古制二十年又詔為母加服齊衰三年及頒

開元禮遂依行焉然其報德宗有后之喪太子及舒

王將行三年之制柳冕請依錄昔故事穆贊言遵三

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日之服則太輕惟行古期年

為得禮之中而德宗不以質為然又奪戚二子恩慈

居母喪大祥而除官唐泰二子終禪而後朝請然則

此制唐時亦未通行也宋寶元中王祐言父母相服

亡後乞通持五十四月服仁宗許之熙寧七年命官

參酌舊例定為新式父母及繼母慈母也所生母並

三年朱子語錄曰饒禮父在為母服期非是薄於母

只為尊在其父元吳澄服制考譜序云心喪之實有

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論古之道也古人所

勉者實後世所加孝之義。嘉靖武七年勅遵官

定議有引子游問孔子尊昭公之服爲對。聖祖曰

喪禮久出天王昭公諸侯也。問孔子欲更其禮。孔子

不教人不忠故不言。期之非及卒。子開居之論。孔子

却言其不仁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情。乃斷自聖製

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而嫡

子數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蓋至我聖祖而後人

子之心始無憾矣。彼謂隆其實而殺其文不如苟無

其文實終無以自表。且古者所謂不肖者全而及使

之何所據而企也。胡翰讀喪禮云。唐孔氏謂子於母

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爲是說耳。

古者爲師心喪三年。師亦無服。故子貢以義起之。苟

施於母子之間。麻衰齊裳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

以期而猶爲心喪。所謂服者以表裏也。斯亦偶而已

矣。此言可破心喪之說。

### 出母服

王傳文切喪父其母張改適韓氏及後傳文在朝。謂子無絕母體。謂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爲父後

者不爲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從者皆祭無嘗

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爲非。禮恩

封之舉事出於上。以作勸爾非人子所得私也。出母

得以恩封。謂子無絕母體。何若乃若以喪而祭。時議

固有非之者矣。朱子答何叔京書。謂出母有服爲是

儀禮。却說爲父後者則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

之意。子上若是子思嫡長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

如此說。則可疑。又答林擇之書。子思此事不可曉。教

汚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之者誤。

### 婦爲舅姑服

子受喪服傳。婦爲舅姑齊衰五升。十一月而練。十三  
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服青練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  
以婦之服青。繼謂其尚在喪制。因亦同夫之喪。紀三  
年貞元中。因倉曹參軍蕭據狀。下禮院詳定。博士李  
君謙開元禮。婦爲舅姑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  
不杖期。喪服傳曰。女子適人爲父母。何以期也。婦人  
不二斬也。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  
李涪曰。舅姑之服當以君言爲正。吳澄曰。婦人不二

新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爲期爲夫之父母亦期王楙曰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爲二故舅姑父母皆爲期喪宋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奏三年之內兄姪尚存夫居苦魂之中婦被窮處之情夫婦齊禮哀樂不同齊衰三年於義爲稱詔從之遂爲定制太宗孝明皇后居邸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

### 從兄弟服

劉宋時袁昂幼孤爲從兄彖所養彖卒乃制其服人有惟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緣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費有經明之典藉昔馬援與從弟毅同居毅亡援爲心服三年餘也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今欲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疎無明撫乃事有先例按韓退之嫂鄭喪服其以報見其所自爲文宋丁寶臣喪其兄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初詹昂之處所養孤甥爲持三年服方遜志集載之亦情之不能自己者也宋例叔度與通劉瑛與叔度母情愛甚篤母蚤卒奉養若所生姨亡朝望

必往設祭食躬自臨視以此爲常三年服竟叔度蓋爲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渭陽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 嫂服

記云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吳澄曰喪有以恩服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以義服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以名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舅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唐魏鄭公等議云或有長年之嫂青童孩之叔幼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與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善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嘉則恩姨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至戚馬援見而必冠孔伋哭之爲位姨叔之服請從小功後世嫂叔之服始於微等之議

### 師服

大將軍掾敬煌宣度爲師太常張文明制杖盧劭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如父而無服今人乃

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凡今杖者皆在繼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而不歸來凡庸小生夫何識解宜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朋友服

朋友有服始于大戴禮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

舉主服

前輩感人知遇爲之服者若東漢士於舉主往往有

古今議論卷

卷四十五

七

之北魏補陰縣令黃宣亡貧無眷親縣人石宜以家財贖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哀經欽附苗建孫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唐程賀爲崔亞持練三年宋李庭芝舉進士第辟荆帥璠琪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琪卒庭芝扶其柩而葬之與國中宰官爲琪行三年喪

武官喪服

宋田况傳况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邊事見上泣請終制仁宗許之史稱師臣得終制自况始則况以前武

官之不解任可知金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歸汝玉奏請持服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歐陽永叔見各不同於是竟爲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爲如是則官高者得爲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爲無官者將何以處之

古今議論卷

卷四十五

八

論勅史嵩之起復

宋史

徐元杰上理宗云切以大臣身任道復扶綱綱常自  
關史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  
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寔無之興言及此  
非可徒問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爲陛下  
憂揚民憂而已疏出史恨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  
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同邪離  
跡詭秘茲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貨竊宰  
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之權利歸私室  
古人談論參系日主

昔謀愷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  
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  
之不天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狙獪轉移上心乘  
私密筆必得起復之札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  
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于大臣是  
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鉄鉞猶  
不足以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  
谷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  
與衷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限時范鍾劉伯

正領國事  
與籌畫  
遊士之籍

正領國事慈京學生言事皆遊士鼓倡之諫京尹趙  
與籌畫訓遊士之籍

先是嵩之入相知二親年耄預謀起復用起未卒  
哭馬光祖總領淮東起未終制許堪守鎮江時有  
十七字之語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  
起復援例云云

古今談論參系日主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朝廷援揚渚故事起復李賢若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願聖諭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謂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

古今議論卷之四十五

此則夷狄矣今陛下于李賢以金華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援厥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遑舉請以末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寶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違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華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

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于君也自是而後益復禮義史書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輔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復其臣此教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祖穆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

古今議論卷之四十五

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日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祿而忘天下之憂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之則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之則行行之則必力則賢身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于賢之言聞之而不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然賢之起復猶解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

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籍紳以應役爲災名。不知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人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信諫論足以俾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疏也。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役之哉。故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醜。且從而爲

古今議論全 卷四十五

三

之辭。所以預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預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惡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上下成風。混然同流。甚之至無起復之例。則爲匿服之計。例在轉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授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于此也。

施爾齊曰公爲 本朝忠孝狀元。讀此疏可想見。

勅元輔不奔喪疏

鄧元標

或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收人心。以正綱常。事標閣輔臣復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督之。爲居正計者。必再貶懇之。皇上皇上不聽計。哀苑求之。而何求歸之情。未切暫暫之。疏遠上標。讀此。深淚友流。自惟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吸吸。自取越職。蓋冀當言責者之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無矣。深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教雅日被。冠裳無異。禽豕敢置身斧鉞。披瀝焉。皇上陳之。標聞孔子

古今議論全 卷四十五

十四

有言曰。苟正其身。身失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以今觀居正于父。盡棺淚奠未盡。送終之壞。在京守制。尚食相往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身。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皇上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暫矣。今皇上留之。若豈以其有社稷。授耶。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可爲自用。大甚諸所設施。乖張難。以疏舉姑舉其最者。一曰進賢未廣。如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私且在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

阻進賢之路也。夫豪杰之徒非有衣冠能持之不可。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遍于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因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政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令則不然。先時決囚略舉以示威而無定額。居正在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至首鼠相窺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夫決之先歲者。聊以示懲。末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餘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茅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智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能言。小臣畏罪不敢言。間有憂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譚。當世往往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罹罪者矣。蓋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標先歲北上觀黃河泛溢。漂沒爲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木爲巢。取水爲餐。有司不以奏聞。恐傷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孥子散之四方者衆。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居正之罪也。其他任侵刻之吏阻豪傑之才。又有不可枚舉者矣。即使有利社稷尤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發之耶。懣伏讀皇上諭曰

古今談論卷四

卷四

四

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皇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志固未定。而弱成帝學。引君當道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喪人心。自此而處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其患難以盡言者矣。且居正以目張而議國事。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罔罷也。居正不幸而罔罷也。居正不孝而廢爵祿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議我不孝而罔罷也。議我不孝而擅擅也。議我不孝而廢爵祿也。天下稍有不能禍流縉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上下交相疑而禍不日深者。未之有也。標又揣居正之心矣。標觀居正首疏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非常事者非常人所能辦也。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而當此。誰則議之。自標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所謂非常人也。今有于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指而名之曰此

古今談論卷四

卷四

四

非常人也。然人不曰然。忍則曰薄。行不曰禽。裁則曰喪。心可謂不常。人乎。且其賊又曰不顧。傍人之非。讓樞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傍人私議。是平非平。尾生之信。孝也。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之陵。鼻此其欺。詞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其親其奸。居正既薨。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標常

古今議論

卷四十五

十七

登刑堂。選各司官。出刑曹。接諸冤。裳各垂首。喪氣一日。三嘆。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皇上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經罪人。欲離平其間。何心哉。蓋欲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葬。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之可奪。無復之可起。遠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而不歸。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者。此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也。先臣曰。求忠

臣子孝子之門。遺其親而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標又有派恨。馬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係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信謂職。職臣觀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爲保督輔臣事。不勝驚愕。公論倒施。蓋至此平夫。今日上疏督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督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爲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習疏。然因此而遷去不習矣。適其源上楚先之楚也。身服牙繡。心同大竿。天下嗷嗷

古今議論

卷四十五

十七

于士楚。標切謂不斬士楚。雖死不瞑目也。如言可採。望亟斥。輔臣速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標此疏。禍標必深。標萬萬矣。蓋非嚴刑督責。猶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應標甘爲妾婦。自愛其生矣。堂堂丈夫。不忍爲妾婦也。碎首玉階。哭恨哉。

卷四十五

終

八陣圖論

林鍾朱公纂輯  
 間  
 施有其兩奮訂閱  
 陳 佑

八陣圖者始于黃帝征蚩尤命風后爲之者也名之曰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龍飛鳥翔是爲八陣也孫子八陣則方圓牝牡樞直方宜車輪鴈行也孔明又師其法而變化之而有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衡握奇虎翼折衝之殊陣圖凡二處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

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末安宮南江澤水上其法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開天前街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爲大八陣天衝前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軸前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三十六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關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鳥翔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負西北也

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大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界者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通者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者夫古之畫先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將居中導主旗鼓八節旋繞悉隨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按之

居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按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兵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君孔明李靖數人而已吳起以下不知也八陣體方而用圓一象九宮八卦其變爲直銳圓方曲之五陣則象五行也太公天地人之三陣法三才也李靖之左虞侯右虞侯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二廂名爲六花陣者本孔明八陣之法大陣包小陣大營包

小管隅落鉤連曲折相對爲圖因之外賣之方內環之圖是成六花內環外方者方生于正環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圖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于地行經應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古八秘藏此法故說設八名耳入陣本一而分爲八也亦何止八而已乎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分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義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適甲有九星用三奇者亦皆黃帝命風后爲之蓋聖人神道設教以妙應其術使人莫測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岳則常山蛇也又日常山蛇陣李靖言井田之形開方爲九黃帝因以制兵處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及乎變化散而爲八復而爲一杜牧以爲數始于五而終于八奇正之出皆生于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端此古先聖智之制陣法一順陰陽五行之理相生相起之宜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人莫得而測其機也

井田兵法之祖 陳繼儒

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則公制爲井田表裏田獵善藏其兵法于不窮使民由之而不使民知之使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功變化則散見于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顯于則官田獵之制矣如夫里而井井田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而公之入封姓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管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然此猶兵家之管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于爭鬪戰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代散悉匿其造作進退之名而更制其說曰田獵呼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于截溝塗而制封植其制誠迂惟其

以田繼輔之而行則所謂導民于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濶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賞明什旗後止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旂以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八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習戰也選車徒諸書契辨名號以夜聚也遇舍不逐以示不奔逐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威不獻以示不戮切耨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應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醴獻賓以示告廟飲饗也夫公之神巧變化管藏其兵法于不測如此當是時雖蠻夷猾夏夷狄盜賊奸諂則克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吾民也况溝洫川澮相錯如鐵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奸僞民二十四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核軍籍田中有虛疆場有官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耜我耨我耰我倉我庾則不必

聚千里之芻挽萬鍾之粟以給億萬轉餉而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于貧弱者爲其東南之民驅而餐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徵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管壁斤墩而設備無更餽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盡規疆里爲營陣焉鋤延爲干戈轉用其所以斃敵者以爲斃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驅夫狼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饗夫數百年公効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險于至順嗚呼公之意豈本諸此歟

楊升菴先生廷對文武兵農策中有云三代迭尚曰忠曰質曰文而不及武者蓋言忠質文則武固在其中必以武言則是秦之所尚而非三代之治矣周列四民曰士曰農曰工商而不及兵者蓋言農而兵已在其中必以兵言則是繼世之制而非成周之舊矣

論春秋戰國兵制

施愛

先王既以兵定天下。戡藏于戈。誕敷德教。而猶立司馬以統六軍。因井田而制軍賦。爲萬乘千乘百乘以昭等威。文武相配。鄭大夫曰五材並用。誰能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與廢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歸。于是而周室東遷。列國變更。王制其效可考也。故魯秉周禮而兵弱于齊。僖公能復周公之舊。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大國之兵賦也。成公爲齊難作丘甲賦。增上之三戰于鞍。四卿並將。襄公時三桓改作三軍。

百八議論春秋卷四十六

三分魯。昭公時季氏舍中軍四分。魯已擇二公無軍焉。蒐于紅。革車于乘。蓋竭作也。哀公用田。滅大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孔子正之曰。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齊桓公相管仲作內政寄軍令。軌里連鄉之法。具管于書。大畧倣周制。變從輕便。以外攘夷狄。內尊天子爲五霸首。孝公發先業不能世霸。晉世霸起于文公。實接齊桓宋襄國霸。兵敗官藏。公無以衛其股。則無制之驗也。晉自曲沃奔翼。僖王以一軍命武公爲晉侯。獻公作二軍以滅取滅霍滅魏。惠

公韓之敗。作州兵。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城濮之戰。賦車七百乘。按楚爲啓疆。曰晉千九百。縣長數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則晉通國率五千乘。用七百乘。有所更代。猶齊法此。桓文所以盛也。其後復作三行以禦狄。蓋避天子六軍名。清原之蒐。罷三行爲上下新軍。凡五軍。襄公蒐于夷。舍新軍復三軍舊制。景公邲之役。三軍增置。大夫各一人。爲三行也。鞍之戰。一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鞍之功。六大夫皆爲卿。明俗王度。若此。厲公鄆陵之戰。罷新上軍。悼公初尚四

百八議論春秋卷四十六

軍三分之以伐楚。其後新軍無帥。公使更率其卒。衆官屬以從。于下革遂舍之。傳曰禮也。故悼公駕楚能復文公之業。則以分軍爲桓文節制之師。其後平公治兵邲。南甲車四千乘。尚威力。軍政移于六卿。與魯三家等。諸如衛蔡陳鄭曹。詩小國以兵服屬于大國。無足紀矣。楚吳越秦皆夷也。初無非牧法。楚自武王伐陸渾而爲三軍。成王城濮之敗。左右師中軍猶武之舊。又有東宮之甲。若數之六卒。申息之千弟。往往非古。然莊王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訓國人。討軍實。逮鄭



之役軍制備矣。于是楚莊得列五霸。公千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後爲掩賊車籍。焉以漸及靈平之世。迺有五師。又制爲舟師也。吳王徐伐楚。公國而二將。閭閻伐齊。蓋可見者。四軍。夫差益強。帶甲之士十三萬。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與晉人爭長。而春秋有會。兩霸之詞焉。越王句踐棲甲楯五千。于會稽生聚教訓。卒沼吳而霸天下。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再伐吳。自將中軍。分左右。私卒鳴鼓。江中潛涉襲擊。其制勝全在習流矣。流

爲戰國并吞。斥地益廣。而丘乘之法愈壞。多者帶甲至百萬。少者數十萬。車乘騎匹互爲多少。喪師動至四五十萬。則所用者可知。大抵戰國之制。凡勝甲者皆籍爲兵矣。先是齊桓晉文始爲召募科民之法。而秦遂有陷陣。楚有組甲。破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尚騎射。而齊之技擊。魏之武卒。趙之胡服。秦之銳士。行之中國。後世詐力之兵用矣。秦自襄公收周列爲諸侯。脩其車馬。繆公始作三軍。殺之戰三。帥三百乘。遂霸西戎。置陷陣。哀公救楚車五百乘。獻

公爲戶籍相伍。及孝公用商鞅。初爲轅田。遂破井田。開阡陌。又以地贖人。寡誘三甾之人耕。大率皆半爲農。半習戰。民年二十二以上。傳之。而始有更卒。正卒。戍卒之名。昭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長平之役。年十五悉發之。非商鞅之舊。始皇并天下。銷兵器。罷于咸陽。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而北築長城。南戍五鎮。驪山阿房之役。用衆計至三百餘萬。且在戰國殺傷之餘。于是兵不足用。而發鴻。戍者曹輩。盡復入關。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曰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百八。論。秦。六。日。一。六。兵。制。如始皇計。盡徵材士數萬人。衛咸陽。教射禽獸。令自齋糧。而勝廣起矣。夫商鞅破田。以便耕種。亭鄣鄉縣。猶古遺法。惟古人寓兵于農。藏用不示之意。無有存焉者。使民要利于上。非戰無繇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祿五家。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干賞陷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是以章邯降楚。而峴關下軍將皆買豎可。以利器。而擊之沛。公兵遂西入咸陽。

此 先大王父兵制志也。大王父與汪公南漢交

善汪及見此篇持示南塘戚公曰。施公多經濟。此待其兵制耳。恐臨時出奇。別自有在。戚公曰。制不定。不足制勝。既能觀其善敗。就華陣設伏處。已自出奇。所謂多多益善者。汪公遂疏薦兵部。未得請云。孫有異議。

先生兵志自黃帝訖。本朝特采是篇者。以春秋戰國兵辭有稱說。宋陳傅良言之。又不如先生之詳核而警要也。愚按始皇之成帝也。純用數百年。併戰之力。兵罷既銷。咸陽不守。蓋五霸變襲王道。古今議論卷之四十六 兵制

論漢兵制

陳傅良

漢大抵因秦制。凡民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歲立秋斬牲于郊。名曰籍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承冬天子大會。樂賜觀。以角抵罷。遣一歲為材官騎士。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令都試。課殿最。水處為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年五十六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行者不可便。還因住一歲。諸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即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及中尉。疑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太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太將軍以罷將帥。而北軍分入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為執金吾。而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置建章營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元符間兵革數動。士物故者動以萬數。民買多復徵發之士益少。于是發論吏

大謫民次謫戊次七科謫而又多教罪人亡命逃刑  
官徒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將軍向屯關  
中至元禹六年中尉卒始發矣邊兵不賸至出武庫  
昭帝始元間始募卒命及發惡少年始有告劫亡者  
宣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伏  
飛將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益邊兵蓋北軍亦出矣  
唐杜祐謂歷代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  
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鎮居三輔豈以爲  
強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

古今談論卷四十六

十三

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伐坡下潮咸因事立稱畢  
事則削雖衛霍熱高績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兵皆  
散歸按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祐言命將旋罷是  
矣又按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  
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較各七百人至東  
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縱騎五百二十  
人至東漢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官掖門都侯劍  
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  
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

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于一較方略可  
見兵數蓋僅盈萬高祖觀征黥布用留侯計發關內  
兵令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陳平  
周勃爲將相始以呂氏故屯兵榮陽文帝備胡以三  
軍扶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吳楚  
而大將軍竇嬰監軍榮陽皆因軍設屯事已卽罷武  
帝雖置關都尉領于郡國亦無營壘而佑謂重兵悉  
在京師非也漢制雖曰因泰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  
而無四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

古今談論卷四十六

十四

將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繇有復  
算有減更有貨則得爲君上之恩至于將相廢置惟  
時或中郎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爲護軍不  
爲左遷酒泉太守卽命破羌不爲異數而又御軍之  
法簡肅精明雲中戰士上軍得喪兎首虜六級典  
輒格屯租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輸  
臺之部賊亡不掩衛霍行功幕府相除可以際見其  
時無有壅蔽誣誣之患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廉頗悉  
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麾下戊卒月祿二斛六

斗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呂七國變生倉卒。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南北軍詔云。南北軍漢制也。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馬所以計根本。而嚴衛翼也。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皇帝之座。以兵師爲營衛。規天幕。照別瓜牙之衛。詎可一日而缺諸。漢高祖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持三尺。糾合義旅。蠶蠶整而汗介冑。其勦五載。縛嬰斬羽。而後天下合爲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畝。巴淪北貉。無勒遠人。以鼓包戈。將與天下安安于古。今議論卷 卷四十六 兵 五

無事矣。然方是時。董允北張。張雅。雅粵。肝。儲立之。壤植大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無武卒銳士以鎮之。殆非所防未然。而望不軌也。此高帝建軍之本意歟。夫天下形勢。惟地與兵。漢都洛陽。戊卒幹議。卽命西駕。按秦故地。左轂右屬。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歸然天府之固矣。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營。列。恭。時。星布平居。無事虎視。耽耽四征。不庭如火。發發而又衛尉藩籬。金吾徼巡。武庫司兵。司馬崇掖。章溝虎威。

嘗揮夜阿。我心姦。膽戰。栗駭。落無敢弗率。干我天威。鎮安四方。鞏固萬世。兵威地利。兩兼得之。信平高祖。貽燕子孫。規模宏遠也。

古今議論卷

卷四十六 兵

唐兵志

歐陽修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又以苟利趨便至于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于一時而不足施于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法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農其居處教養看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于後世子孫

古今談論

卷四 兵

七

宋兵志

脫脫

嗟乎三代遠矣秦漢而下得寓兵于農之遺意者惟唐府衛爲近之府衛變而召募因循姑息至于藩鎮盛而唐以亡更歷五代亂亡相踵未有不縣于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人奉朝請橫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于其間凡其制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故然而不可犯者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

古今談論

卷四 兵

八

其所懲者深矣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剽刺太多將驕士惰徒廢國用憂世之士屢以爲言竟莫之改神宗奮然更制于是聯比其民以爲保甲部分諸路以隸將兵雖不能盡休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時之氣時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元祐紹聖還守成憲追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故無益于靖康之變時其所任者童貫也建炎南渡收濟卒招羣盜以開元帥府其初兵不滿萬用張韓劉岳爲將而軍聲以振及秦檜主和議士氣遂沮孝宗

有志興復而未能。光寧以後募兵雖衆。主兵日蹇。况上無馭將之術。而將有中制之嫌。然沿邊諸壘。尚能戮力効忠。相與維持。至百五十年而後亡。雖其祖宗。漢仁厚澤。有以固結人心。而制兵之有道。綜理之周密。于此亦可見矣。

國朝兵制

金元嘉

兵制自成周而下。漢唐殊得要領。我國家規募兵。政甚詳且悉。內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即漢南軍之制也。設驍衛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即漢北軍之制也。外設都指揮使司。列于各省。直要害之處。凡十六司。而爲行都司者。四。督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與調發。而不治兵事。即唐府兵之制也。成祖因五軍之舊。益之以三千神機。曰二營。後分而爲十。營增而爲十二。又合而爲東西官廳。爲政府總皆五軍遺意。雖時分時合。時聚時散。然使常額數萬。雖缺于京師。猶可綢繆根本。屹恃金湯。無奈其爲衆。軒之鶴也。爲衛人棘刺之母猴也。爲南郭處士之羊齊王好一一聽之。則通也。頃途藩既陷。警報日至。虜騎且旦暮渡河。一時文武大吏。欲求外板。則遠水不救近火。後事內練。又臨渴難。以掘井除嬰。城固守外。更無別策。除求祿靈長當無足事之語。外更無效算而高謂鍾葵有所恃。無恐哉。是京兵之弱。莫甚今日。京兵既不足恃。常延願而望曰。四方其有響應者乎。乃

率望風股栗卽以虎符徵之之要實不敵進黃霸三萬精卒可保三岔河口而調發遷延無一應者足外兵之弱亦莫甚今日欲轉弱爲強道安在愚謂必先識其所以弱之源而後強可振也夫今所號爲營兵非盡蘇勳貴子弟如漢時羽林緹騎之選也又非三輔中應募仗飛射士力扛鼎而射穿鈞者也不過尺楮之徒存占役之相繼或四方流寓而竄籍其中便櫻爲世業或衙門廝養而影射于此可資爲月糧身不履戰陣焉知鼓鐘鏡劍之節目不識編裨豈過手

古今談叢書

卷四十六

足臂指之情無論老家不能投甲卽號挑選亦張半石弓而乘秋段段馬識者明知其無用而猶爲之說曰不如是則不足容奸宄也不如是則不足鎮游惰也夫以國家養健兒之費豈可升斗求活且天子爪牙親軍而可爲作奸犯法者淵數耶今所調爲外兵非盡其帳下選卒可衝鋒陷陣者也又非其道將素所拊循能赴湯蹈火而不顧者也不過撫接行之道府道府行之州縣接籍而抽取捫門以稽查黠有力者已訖脫矣應募者非弱不能自存于四民之業一無

所就姑以性命博金錢則無賴惡少兇悍不能容于鄉里故其去死地如鶩兵之捐親棄子死喪疾亡之感既觸其中衝風冒雨飢渴寒暑之變又攻其外無諭昂弱者不能出玉門關卽號稱跳躍然始焉仗劍從戎或尚有敵愾之氣既焉賣刀典衣則漸無死綏之志矣識者亦明知其無益而猶爲之說曰不如是則不足募勤王之詔不如是則恐萃九邊精銳而盡爲三韓之暴貲夫封疆大事而可以虛文棄責且京師與邊鎮孰重衛途左所以衛京師寧得以舍已耘

古今談叢書

卷四十六

人藉口耶愚嘗謂京師非小弱也凡兩守虎賁天策等衛額具在也間有中貴影射豈真河南南陽不可問耶或以承平既久逃亡日多而燕趙古悲歌慷慨之地獨不可移尺一以募之耶或以弱不任兵而鳴鎗飛騎探赤白丸于長安市者比比是也獨不可蒐而拔之耶各邊鎮省直之幅員非減于昔也國初額設之軍衛則以五千計所則或以千計或以百計者具在也又有城守之兵如精兵常兵機兵之統于州縣者有事變調集之兵如募兵選兵之帥于衆選





國朝兵制

陳 勳

今天下之所爲有名而辭實以千百年之所蓄養訓練而未必當一日緩急之用者非兵乎蓋其初亦嘗參酌今昔權度利害計萬世而爲之制所以懲不若傳非常示天下強者非不威神譁嚇而不能必其後之○不○耗○廢○驕○敵○也○則○何○也○承○平○久○而○法○不○足○以○束○其○制○則○制○壞○沿○習○成○而○人○不○足○以○行○其○法○則○法○亦○壞○議者○不○符○法○之○不○用○不○符○人○之○不○能○用○法○而○惟○制○之○議亡○益○也○我○太○祖○一○統○而○夏○成○祖○定○鼎○幽○燕○經○武○之

古今談論卷一 兵制

十三

制宏廓深遠置五軍都督府分符而將設三大營兵分曹而練宿重兵于九邊間衛所于州縣盡地而守牙錯碁布臂指相使二祖之鐘鼓鈇鉞定式臨之時運而往兵革不用玩愒無震之餘勢不能不稍變景泰中嘗爲十二團營練京兵矣其後設兩官廳矣至嘉靖中復爲三大營矣沿邊列郡亦間以召募矣振刷一時兵亦稍稍厲而尋易尋朽至于今日而敵又甚也總而言之其弊有五夫開鋒果而色衰諸合亦而廢栗則其弊甚也夕馳據而坐市門旦樹羽而

鼓之○若○兒○戲○耳○間○之○攻○殺○擊○刺○所○以○然○不○知○也○則○其弊○殫○也○承○應○不○能○時○給○主○者○又○役○屬○而○脫○削○之○于○是飢○寒○近○亡○之○莫○詰○而○稽○爲○虛○則○其○敵○耗○也○責○以○投○石起○距○弗○工○也○至○作○奸○譎○幻○甚○工○也○有○一○人○二○籍○而○利其○籍○者○矣○則○其○敵○詭○也○平○居○未○嘗○得○一○當○以○報○上○而習○于○秦○養○兒○謂○當○然○耳○給○糈○稍○緩○則○脫○巾○紅○于○市○法稍○厲○則○誇○而○起○也○猛○悍○賊○厲○之○氣○不○用○于○敵○而○用○于主○將○與○命○吏○則○其○敵○驕○也○議○者○思○振○刷○而○不○得○其○詳遂○欲○求○于○制○之○外○慮○京○軍○則○欲○籍○丁○壯○以○固○三○輔○慮

古今談論卷一 兵制

卷一 兵制

十三

邊○鎮○則○欲○募○土○著○而○撤○客○兵○慮○鄰○國○則○欲○編○民○兵○而廢○勾○稽○夫○民○不○知○兵○之○日○久○矣○蓋○編○之○令○下○能○無○驚擾○乎○教○肄○能○達○如○法○乎○卽○客○兵○既○撤○衛○所○不○補○而○新集○烏○合○之○衆○見○支○緩○急○乎○夫○置○羽○林○殺○騎○而○無○益○漢變○驍○騎○而○無○益○唐○刺○義○勇○更○保○捷○保○捷○而○無○益○宋○故愚○以○爲○今○日○獨○患○用○衆○之○無○法○不○必○他○求○兵○也○獨○患用○法○之○非○人○不○必○更○議○制○也○夫○用○法○者○欲○有○所○覈○實于○法○內○又○欲○有○所○鼓○舞○于○法○外○也○人○之○在○事○內○者○不○可○不○務○責○成○而○其○在○事○外○者○不○可○有○所○牽○掣○也○夫○士

有儼以宿飽也。而需索爲常例。有清勾以定伍也。而吏射以爲市。去留厚食必以技力以致精也。而不能無濫。卒亂行者。數不用命者。戮以致威也。而不能無佚罰。先登者未必錄也。或冒功而幾優敘。失律者未必問也。或襄制而就吏議。斗鬪而恣要挾。未必討也。反除所忌而徇所請。如此而何法之能行。凡是數者。宜皆髮飾而苗犢之使食。必可飽兵。必可戰而實罰。功罪無一不出于紀律。此所謂數寔于法之內者也。夫兵者以氣用也。猛于習則息而不能振也。故善師

古今議論卷四十六

兵賞

十二

者常得其無窮之機而用之。今挑選之法有選鋒有正兵有備兵。而竊謂不必有常籍也。時簡拔而進退之。則裁于奮矣。京營之將有賢而閑于畧者乎。時命一人以訓邊軍。邊將之入亦如之。久之而教相習矣。邊營之兵有練而精于技者乎。時抽一軍以習京營。京兵之出亦如之。久之而能相若矣。而又不測之罰營之以非時之按劾。算之此所誦鼓舞于法之外者也。夫將三軍所屬命也。今置將已輕矣。自余總遊佐以上。間以適還彼。方劉其下以自爲地。而何能用

衆故計。莫如懲債帥也。執袴肉食。夫必可當千城。而天下雄武方略之士。或胥于徒步起于刳駁。故計莫如廣推擇也。一事而衆爲監指視煩而愈亂。一軍而屢易帥耳目眩而愈莽。故不如專任而收其効也。法有用正用奇。兵有使食使詐。或投餌而可以致敵。或少挫而反爲勝端。故不如從容而展其技也。巡視監察憲臣也。其大體主于彈壓。不必毛瑣而侵之。協理提督重臣也。其治兵宜久而練。不必傳舍而去之。所謂事內之人不可不責成者此也。事方殷而議集既

古今議論卷四十六

兵賞

六

遣帥而議未見。彼方外憂泄內憂。挽必不能堅。任事矣。曷若責人以事責事以功。而姑息此繁言也。夫武上取激昂。感慨身捍國耳。烏用離觀奇禮爲。而文墨論議之士。必欲凌躐而據其上。稍不愜從旁沮之矣。甚者齟齬之矣。彼安所展其四體哉。此甚非其濟之義也。所謂事外之人不可有所牽掣者此也。夫法誠行則女子可兵。市人可戰。出一令而可當陸續誅一人而旌旗壁壘可改色也。將誠得人則壘可登。劍可賜市租之出入可勿問。而中山盈篋可勿視也。卽今

日之兵何患不可戰。今日之制何患不可刷。而以更議爲。

先生品望高潔。不喜榮宦。家居日以詩文書畫自娛。弗用爲名。故其文苦弗多得。

下公議論卷之六

兵書

言兵事書

地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歐略產畜。兵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民破傷亡。有勝意。今故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必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鈹鎗三不當一。荏蒿竹藎。草木蒙茏。枝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

也長戰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歸橋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土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卑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祖褐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

古今談論

卷四十六

十一

又開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甲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敵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

匈奴之華箭水薦弗能支也。下馬地剛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壯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臣若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過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銜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古今談論

卷四十六

世三

練習說

唐順之

練習者教之職而借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昆。錯爲漢置樂戎之策而歸之於卒。服習懼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習教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

古今議論

卷四十六

廿三

九九之技不足以盡周天之數。千倉之粟不足以應。居靡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以用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變也。劉廢洗腸扁鵲之所任。設賢則懼。遇橫劍帆舟師之所習。教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無濫及無伴。免則賞罰一賞罰。

一則心一心一則常教一夫是謂之練習手。君以是。繩其將較教將較之法也。將較以之繩其兵。教兵之法也。今之所制練習者。吾知之矣。實而集辰而罷也。而集未而罷教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又教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呼若此者。是教兵法耶。是教將較法耶。故嘗曰。將授一兵。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曰耳。目心一焉也。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也。耳賞罰一焉也。耳不必日暴之日中。饑疲之也不。

古今議論

卷四十六

廿四

必羣集之武場。觀之也。不必實而至辰而罷也。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勇力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抽者。厲度不可數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夫。器者退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抽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退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餘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

袖將無不心具之也。某之器大良。某之器良。某之器  
精良。將無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  
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足爲式。是之謂教兵。  
將以是爲殿。最是之謂教將。教

選兵議

動是力大不可恃也。與言至此選士之術荒矣。然則廢四者而別圖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不可必耳。諺曰：藝高人膽大。是藝高苟熟一技而即膽大也。惟素負有膽之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偉矜例而復習以武藝。此爲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此輩不可易得。思其次則武藝尚可以教習必精神面貌兼收三者兼收又不若憑各親識鄉里哨隊長舉首益渠皆生長同閭觀其所忽也久矣。此又不可以憑選者之日也。此數者皆選兵之一籌而必膽爲主膽之

百八錢論卷六

兵

包在人心腹中不可見何以選爲。殊不知人之精神露于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足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盡選人之妙矣。姑勿使伶俐油滑寧用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測我之顛倒之術誠信易于威乎。慷慨易于振作先以異出常情之威壓之使就我聲中而仰繼之以重恩收其心結之以至誠作其成則爲我用。命無疑此萬試萬效之方也。若愛先玩于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叢而思不感矣。是故遵令奉法臨事用命所

以威天下之功辨天下之事。雖小而家人父子邑里之細畢竟克濟者威嚴而已。但威嚴不能自行永守保無阻壞所以使威嚴之求行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莫慈父之于孝子若也。子之聽命于父者以其生我也育我也。設使父必于殺子絕孝子且不能無私言。况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是以必須恩以佐使其威嚴。庶威嚴爲有濟不然則威之反爲怨嚴之反爲敵矣。

嘉靖中倭寇吾閩閩撫告急浙總督胡公宗憲公

丁今歲論卷六

兵

遣將軍繇聞道趨閩夜半出擊賊斬首千餘級賊赴江死者萬計。吾閩兒女子至于今日道賊將軍不絕也。

論教士兵

林 燦

郡兵舊有定額自寇亂以來蓋日增不知其幾矣十  
邑之民困於供億故吾鄉士大夫咸言不得已則願  
罷浙兵予竊謂此未易輕議也何以言之耶夫論兵  
利害者譬如養生無病者藥不可試病未瘳而勿藥  
亦非養生者矣嘉靖間倭寇吾土列城陷四郊焚  
差環郡之外悉賊壘矣當是時也若非控于大邦假  
習流之卒以驅封豕欲保其室家得乎今喪亂既平  
人有功于我而棄之不可謂新矣且聞寇與浙直不

古今論公案 卷四 兵

廿九

同倭之寇浙直也靡有內訌倭往倭來飄風一日掃  
數千里指不得利揚帆烏舉矣吾閩海濱奸民樂禍  
趁惡亂心無厭素為島夷耳目是故兵朝撤則賊夕  
至矣不可不慮也故輕罷兵者是不審利害之實病  
未瘳而勿藥之說也若夫欲全為父達之計者則莫  
若漸教土兵則可以漸省客兵郡多崇山峻嶺獨一  
面距海兵法所謂挂地也伏而候之險而要之敵可  
以入不可以出鉅餉白有不易覓者是故其禦賊也  
用奇而不用銳其養兵也貴精而不貴多自嘉靖末

迄今十餘年有意土著久矣卒未臻其效者蓋亦有  
此浙兵之客吾土也居則有餉行則有齎踐更則有  
路資召募則有雇直而土兵數斗之糧猶不悉給厚  
薄如此奈之何責之以死敵也假使以閩兵之養參  
客兵客兵必不為用以浙兵之養養土兵土兵獨不  
可用乎謂宜籍三衛丁餘以實缺伍可得千餘人萬  
夫長領之機兵弓兵汰以充餉者悉復舊額亦可得  
千餘人海防領之俱統旅監軍專責之禦侮獨其他  
役二三年後則土兵可強土兵既強然後浙兵之思  
謂一舉而兩利者也

所言人有功而棄之不可世忠卿朕在此

古今論公案

卷四 兵

廿十



練鄉兵疏

宋 攻

今天下大患非以外有狡虜東有叛兵西有流寇哉夫權根本之計宜先寧邇以柔遠而審戡定之圖則制虜之着用漸而制叛兵流寇之着用頻何言之虜有巢穴有土地有部落我惟日日焚燒日日修繕日日屯牧在我之精神力量寔是充盪我開拓一步彼卽退縮一步故用漸叛兵流寇先失位離次之罪軍則迫饑饉長寒之愚民朝廷特閔作從之無知不然赫然一怒耳豈難制其死命哉然所以制之法則有不

古今談論卷之四十六

四

可一日緩者蓋此輩一日不殺撈則一日無食守土者能護城池未必能盡護村落兵之所過荆棘生焉而農事廢矣農事廢則民亦貧民貧則從賊者益衆故所以收拾之者不可不速也而未必專借材徵兵于他方也從來驍馴而易潰者皆客兵耳必土著之兵根腳踏定然後可以懾服客兵而盡爲我用切流覽齊魯秦晉之地其人多強猛果毅試領一明詔于三省曰有能示奇建功斷賊之首而係賊之頸者賚以金錢若何封以官爵若何同夥中有能反邪歸

正斷賊之首而係賊之頸者除赦罪外賚以金錢若何封以官爵若何則草澤中之人亦必有爲焉

皇上勅一臂者不第草澤也爲我効力者卽在賊肘腋之旁矣而戰勝攻取亟資土兵大州縣或征五六十名次州縣三四十名現有民兵則用民兵留護城池倉庫則州縣官募之一切安家行糧務倍於常例亦本地方措處總督撫衙門以聽調度此輩有賄賂有父母妻子有親戚朋友雖欲避無所避且賊在家門竊不爲兵亦必禦賊兵卽以五十名爲率大處可得兵五百小處卽可得兵五千若然則勝算在我然後議勦議撫可也

古今談論卷之四十六

四

按馬燧鎮大原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請騎士教之賦造鎧長短之制稱士所承以便進退爲戰車冒以後視象列戟于後行以蔽兵止以爲陣以是威震北方李抱真鎮澤潞籍戶三千擇一錫其徭租給弓矢介偶習射比三年皆爲精兵李德裕之帥蜀也率戶三取一人使習戰貸他役勿事緩則戡急則戰調之雄邊子弟兵勢隱然震于西南凡如

此類皆練鄉兵之效也

此意

請東鄉葉外城議

上縣公

艾南英

邇者流賊已從會昌過安遠此地去閩廣驟爾不越  
百里全隊而歸休息數年勢必復出而會昌所生擒  
賊從訊其口詞謂賊首此歸復行招募再出攻剽仰  
惟明侯匡濟之才任事之勇敵地數十年所未見即  
如近者搜練軍實壯勇如雲雞犬按堵奸盜不生似  
無庸末議仰佐高深然良有司數十年而一見則創  
制立法可爲經久使後有中才得守明侯畫一此地  
方數十世之利非獨後事之師而已也竊謂有一部  
之情形有一縣之情形在古兵法地形有通有掛有  
支有隘有險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名之曰通東鄉地  
形兵法之所謂通也上之不如樂安宜黃有險可據  
有隘可擊次之不如臨川兩河繁帶阻水可陣賊入  
吾境如水注漏甕是處皆隙禦之之法以古準今以  
大例小以古準今古有以山川爲險者有以兵爲險  
者有以城池爲險者以城池爲險古之堅壁清野之  
類是也以大例小古之以山川爲險者則宿兵於好  
漢唐之都關中是也關中險故漢唐兵之在關中

者。僅有南北兩軍二百六十一府兵。此以山川爲險者也。古之以兵爲險者。黃帝之師。宋之都汴梁是也。黃帝往來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大梁當天。下之衝。故晝收外兵而宿兵百萬於汴。此以兵爲險者也。卽如近者。明侯揀選壯勇通縣之籍。至二萬人。人人摩厲。惟恐賊之不至。賊聞之。相戒無入明侯之境。閩兵會勦所過。要索犒賞。擄婦女。搶劫財物。無異於賊。獨至東鄉。餌耳。輯伏城門。大開市肆。不易此非獨處置得宜。亦明侯所部投石超距之士。先聲有

古今議論全

卷四十六

法

四

以奪之也。然則以兵爲險之明效。亦繁可見矣。今將講者。畫一申明。定例。自精常額兵外。約鄉兵而拔其十一。籍而藏之。託其力之程。春夏歸農。秋冬團練。除伍有紀止。頗有管放。操有期。器械有部。異日有事。按明侯之籍。而舉其法。召其人。何難之有。然此可以禦外兵。而不盡可以禦賊。外兵之至。志在攻畧。因其所至而備之。與之格戰。賊之來也。莫測其自。晝伏夜動。循行支運。我旣團練壯勇。管止有定。此外鄉民。勢分而不合。賊窺我大兵所在。左道遷避。所入鄉村。卽已

焚屠擄掠。婦女搶載財穀。然後大兵尾之。卽隨行驅逐。勢不能使鄉落俱全。且賊入一村。大者足支千人。經月之食。小者亦足數日。兼其行掠。或以大衆。或以零星。或以夜劫。我兵有次舍。部伍勢不能離。次分應所可禦者。賊之大衆而已。者賊以零星數百。分布剽掠。或夜分疾行。離賊寨二三十里外。突圍某村。鄉落勢寡如狼狐。鬼故曰。可以禦外兵。而不盡可以禦賊。以古兵法論之。諸侯自載其地爲散地。而左傳亦曰。卽人軍其郊。必不戒。蓋自戰其地。未有不內顧室家

古今議論全

卷四十八

兵

四

易生。惶惑大兵止。頓去士卒之家。近者二三四里。遠者十餘里。賊聲所人。訛傳叫囂。人顧其家。易至潰散。故地形所在。不能以山川爲險。而以兵爲險者。當倣古堅壁清野之說。而兼以城池爲險。故論者常欲茶通縣之老弱婦女。財貨米穀。收入城保。而管大兵於外。與之堵截。一則賊入吾境。空無所得。勢不能因糧於我。一則我兵室家皆聚。城郭士卒無內顧之憂。不至潰亂。然而縣城狹迫。不足容四鄉之民。以明侯任事之勇。廣築外城。北至港。口南至太平庵。沿溪爲

界東西亦如之總計丈尺分派都圖某都某圖共出  
公費築城若干丈高此內城殺共三之一以次相照  
四面環合卽照該都圖所築丈尺自外城之田至內  
濠之址盡令縣民讓賣該都縣民照依時值不使昂  
價該都同之民公收糧畝創立倉廩多建平房小舍  
遇有寇警罄載財粟老弱婦女盡收入保而所築外  
城上下開設銃孔下可以埋佛郎機平肩者可以施  
烏銃百子等銃每遇十丈之間立一墩臺以放矢石  
以備瞭望此所謂合通縣之老弱以備城守合通縣  
也

古今論衡 卷四十八 四二

指陳今古山川城池兵衛周悉分明雖一邑情形  
而推之郡國邊方皆可作樣

古今談論參卷四十七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異爾奮訂閱

論將

荀况

孝成王臨武安君問爲將孫卿曰知莫大乎無疑行  
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  
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取舍  
收養欲同以固徒衆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  
觀變欲潛以深欲位以衆遇敵決戰必遁吾所明無

古今談論參卷四十七

遁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  
亡敗無底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處事  
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于主  
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  
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于王  
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  
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  
慎終如始終始如二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  
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敵勝怠則吉怠勝敬

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  
如卒欲謀無驕傲事無驕傲吏無驕傲衆無驕傲敵  
無驕夫是之謂五無驕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  
之以恭敬無驕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于神明矣

古今談論參卷四十七

請許渾賊李愬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臣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透制則失變臣師票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于閫管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從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斷錄已爲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銓鑄交于原野而失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

使其中或有肆情好命者陛下能于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耗勞瘁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錄已義烈發心委于專行病于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致以付授之義固以觀信之思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問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臣臣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今智者勝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共樂戰與夫迫于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按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交章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恐上書謝罪帝報曰將軍于國家義爲君臣思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又蘇洵言于宋仁宗曰貢士之法文有制科武有武

舉宜令有司選舉。陛下親蒙之權略之外有便手  
弓馬可以出入險阻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  
之位。試以守邊之任。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卽歐  
文忠所謂名將多出卒伍。只于軍中自可求將者  
也。又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才略不求  
其備。但量其能而任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務  
使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厭之嫌。  
微勞盡甄。則無觖望之蒙。又仁宗時。秋青自請擊  
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上以問龐籍。籍曰。

古今議論卷之四十二

五

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制。號令不專。不  
如不遣。乃詔將帥皆稟青節制。又張方平言于仁  
宗曰。將帥之任。深當久于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  
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  
略其細故。不爲聞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  
志有所未滿。不怠于爲善。按漢超。太祖時命之控  
御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利權悉其出  
入。免所過州縣征稅。與之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  
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

論將帥措置乖方

陸 贊

陛下念恭醜之暴掠。懲邊境之空虛。繕甲益兵。庇入  
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制情壯而揚威。聲海內咸望  
有必攻之期矣。然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  
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  
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巨千里之地。莫  
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王犬羊犯境。  
方馳告奏。取數行里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募救援。  
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躪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  
古今議論卷之四十二

六

益甲兵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皆專謀。  
軍尚氣勢。詭譎錄乎紀律。制勝在于機權。是以兵法  
有公闔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  
從事之規。故能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  
相赴。今吐蕃之比于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  
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錄將而我之節制  
在朝。彼之兵衆合倍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  
則親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度在朝。則謀議多端。而  
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方。此之謂乎。

論兵多無用

范鎮

今河北河東養兵三十餘萬五十年矣又益以義勇三十萬是常有六十萬兵積下兩路正爲緩急非常計而塞下每一小警卽奏疏旁午以搖亂朝廷所以兵益多糧益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營救按先儒謂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苻堅之屬其衆愈多其敗愈速然猶可諉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乃以水軍六十萬敗于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者幾半豈非兵多之爲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軍六十萬當得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也哉

論將帥須謀主

秦觀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將雖良國雖雖其法制雖嚴旌旗雖鐸雖脩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爲謀主蓋將軍之于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衆之而資敵者威敵取之而助已者勝當用矣而或衆者亦敗棄矣而或用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衆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拔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利用也故揚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懷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抵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敗奔曹公公跳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旣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



而果勝。夫謂之爲縹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用而棄之者。亦敗嘗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欺。假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道其過。差而畧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蒙者。繇此道也。後世之論兵者。只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吳越管仲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于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

古公談論參卷四十一  
一軍勝敗之樞紐也。

# 論用兵

聖賢序

用兵之道。莫善于用正。亦莫善于用奇。謹據兵法。有曰。途有所不繇。城有所不攻。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愛士卒。當如愛子。此所謂兵之正者。福于己。而禍于人。則功有所不建。利于今。而害于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之所繇。乃天下之將也。觀峭瀨之路。不可繇。亞父知之也。一藍川之走。而卒成七國之功。若馬援不知壺頭之不可繇。而繇之。則雖有嬰鏹之勇。而終不此于五溪。古人談論參卷四十七  
之敗矣。華費之城。不可攻。曹公知之也。亡徐州之人。而乃得兵甲之完。若沈攸不知郢郡之不可攻。而攻之。則雖有老練之才。而竟莫遂于衆潰之奔矣。越王許吳王之成。范蠡不從其命。乃叱行平之使。而遂建霸越之勳。董卓拔漢廷之命。皇甫嵩欲負其名。乃忽長史之謀。而舍格天之業。一則叱說以成功。一則拒謀而廢業。則君命有所不受之法。蓋則知之。而萬不知也。吳起守西河。與士卒同甘苦。以一旅之小。終抗強秦之大。宋義霸安陽。不恤士卒之凍餒。以既驕之。

志甘受項羽之誅。一則愛士以拒秦。一則不恤以棄項。則愛士卒當如愛子之法。起則知之。而義不知也。兵莫善于用正者。此也。兵法又曰。地利不可倚。天時不可乘。半濟則擊之。百里則擒之。此所謂兵之奇者。蔡策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不竭。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之所得。亦天下之將也。觀趙奢拒北山而敗高陵。以成取秦之功。地利似可倚矣。然劉備據馬鞍山。而見笑于吳。祥卒致世。避之。感地利。又不可倚也。田單今一卒而為師。師以著敗燕之績。天時似

古今談論卷之四十七 兵書

上

可乘矣。然郭京作用六甲。而見攻于金兵。竟遶宋師之敗。天時又不可乘也。臨泚水而退。舍陽處父當退而退。以獲全師之利。駐澗水而揮兵。存堅當退而進。以排晉兵之害。一則退兵而獲利。一則進兵而罹害。則半濟而擊之法。處父蓋有以知其重如山之意。而堅則輕于敵者也。魏武日夜行三百里。以追先主。宜止而不止。而履用乎疲兵。唐太宗日夜行二百里。以破金剛。宜行而不行。而遂定乎太平。一則不止而驕。生一則不行而懼。沮則百里而擒之法。太宗蓋有以

知其疾如風之意。而武則爭乎利者也。兵莫善于用奇者。此也。雖然。兵非法固不能制。法非將亦不能行。則勢有強弱。地有遠近。時有治亂。而勝敗之勢不與焉。惟其將而已。智氏以韓魏之共伐趙。而晉陽以潰。康頤率老幼之卒守邯鄲。而栗廕以摧。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絕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鍾瓘以舟師守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近也。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于淝水。以開元之勝。而哥舒翰失利于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

古今談論卷之四十八 兵書

二

兵者。勢無強弱。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然法非將固不能無。不用非君亦不能用。則年之老少。身之貧賤。人之廢棄。而用舍之道。不存焉。惟其君而已。趙充國以老臣而破先零。穰且以弱冠而斬莊賈。年何計其老少也。百里奚擊于牛口之下。而任以國師。韓淮陰拔于行伍之中。而拜以大將。身何計其貧賤也。陳餘拾李左車之計。死抵水上。漢王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木初棄許攸之策。依於曹公。跬而逆之。遂破冀州。人

何計其廢棄也。故善用將者，年無老少，身無貧賤，人

無廢棄，不用則已，用之務盡其才，高故曰：惟其君而

施，謂書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盡之已，論其將論其

主盡之而已矣。自古以來，用兵非一將，用將非一

君，君將用之非一法。我

太祖稱引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是故

獨用劉基為謀將，他如徐達、鄧禹、軍則用之為戰，

將如常遇春、湯和、軍用之為攻，將如沐英、李文忠，

軍用之為守，將無不隨材器使，積務于兵用，致武

成。一日與劉基論兵，因謂基曰：克敵在兵，制兵在

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

兩軍之間，格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每觀妙算初

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驗是知任

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

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上曰：戰者謀也，因敵

制勝，豈必泥于古哉？若然，則漢高善將，將不善將

兵，太祖兼之，尤為天縱矣。

兵

太祖兼之尤為天縱矣

暴胡總憲戰功完狀上表元時 茅 坤

邇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患，漢七國唐黃巾

之變，不足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天

子為震怒，徵天下材官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

有俘其旅，摧其一陣者。胡公自御史來，荷 聖天

子簡任，破之璽書，授戈而戰，一敗之王江涇，再敗之

俞山，三敗之浣庄，所勦首虜不下萬計。至于麻葉陳

東，徐海王直輩並海上梟雄，宿猾朝廷故不斬通侯

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家之

古今戰論卷之十七 兵 曹

禍外不顧流口之說，遠遣謀于波濤，近用謀于肘腋，

遂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

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攜水草履而走矢

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為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

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遁入寇，南掠慈谿，北引

杆林東竄吳淞，江西捷厥浦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

海所自都與陳東兩壁桐鄉而鬪，而故督府之卒不

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為仰賊之策，遂戍兵之至以

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論之，日與其犯

中外之謗以賈沒家之禍。不如死。殺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割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交。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一環刀。吾萬一天不佑。惟以此自盡。報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爲之引涕。已而兵既四集。寇卒授首。胡公蓋晉死殉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橫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諄諄之臣。纍纍然起而攻之。荷聖天子獨爲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告魯參殺人者。

古今談論卷

宋四十七兵音

十五

三不能不投桴而起。聞已逮繫。僕切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踴躍。豪宕自喜。大畧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爲聲色之晏。寇衆之所不得而庇之者。然至于長材大畧。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世或不與。謀之以捍國之勳。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始則應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賈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

之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戡亂定難之功。恐他日國家有急。垂頭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馬遷猶不忘其敗戰深入之苦。其陳壽詔誅郅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人既奮不顧身。擒賊斬首虜。猶必繩以濫臺仲子。不肯許之飲酒歌呼。何斤斤也。賊平之後。所繩引破賊者。又自擁擁童歌唱飲炙。無所忌。不啻破賊者所爲。悲夫。王李二先生武人。試將論想。皆有淚之誦邪。

古今談論卷

宋四十七兵音

十六

武人說

王慎中

異時武人之容冠毅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劍而語  
難飲酒嘔號視直而不能側高聲而不能下手足之  
力有餘健而不可制則蹴踖張投石超距以泄其  
恚急而宜其氣中躬使首視顏笑柔聲音氣紳襜  
與人爲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衛右所千戶趙君伯齡  
世武人宜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異時武人  
其容如彼其所爲亦且暴戾恣睢忿快所至輒批搏  
人以自快嗜財悅色則攫取挾押而無所憚時牛久  
而文法行往往見爲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苦  
穢辱之于是武人之容爲世大誦不思其爲則非而  
其容則是彼其怒之之過而斬以自免輒改其容以  
趨媚于世而求容乎上雖其進退踴躍不驚人之耳  
且其容非矣而其所爲卒不能大變于其舊是兩失  
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義拊士卒如恐有愆尤肅  
于財貨而不侵乎下其所爲是矣予獨怪其容之反  
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興上之用乎然竟落落

古今談論

卷四

在群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以試飲酒  
不得醉醉亦不得狂語徒飄紳騰袂與人爲俯仰以  
銷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盛背惡者不得肆而飲  
飭者亦無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視哉吾甚患之故  
有以贈趙君

忠字極悲惋李先生試將論乃今甚柔謹意可憐  
也此等心腸其可憐又萬倍武人

任將議

陳仁錫

漢武欲鞭撻匈奴則專任衛霍先主欲興蜀漢則委心孔明唐宣欲平河北則責成李贇皇晉武欲平吳則密計于張華杜預三秦之定淮陰定于登壇數語六國之封于房破之前著一籌當是時羣議紛紛而所以獨見衆言優授而持之愈確詢書盈篋也姑俟其成流言載途也姑觀其後古任將考多類此而今果如是乎則毋亦本其分閫者實任之是矣及其積弊卽爲實任以責任者卽收實效惟刻于持議而反寬于核實故不得不出于欺罔之一途今之將將者殊可異焉巫矯說詩昂虛于首虜酣居觀入攘實于他人僞而增之以爲功者收召則絀屠腸腹血泣而向隅食脆衣輕坐而取印罔而飭之以爲功者收召則絀赤羽若日而曰弭盜山東白骨如山而曰驅虜絕塞蓋而覆之以爲功者收召則絀土生斯世卽有忘家義革之忠非銷骨于入宮之妒亦掣肘于禁舍之謀耳

先生又議將權云今平居政令盡出督撫當陣旗

鼓乃什之總兵是臨敵易將也上下不相習而功罪互相爭疆場之敗坐此矣若以行間政柄還總兵而以總兵功罪聽督撫則督撫之體仍自尊而總兵之材庶可展云

紀三將失地利議

陳仁錫

三將杜以勇爵以智劉以紀律皆有古名將風自三將死而天下無將矣此皆已未春之禍集爲失算甚也然三將之死皆以地利不明之故殷鑒不遠可復浪戰乎哉惟常用舟師數萬戰船千艘累穀半年于五六月西南風多之時或自登萊或自天津順風揚帆先抵旅順口次進鴨綠江以舟爲家返客爲主彼來則登舟以疲之彼去則縱兵以撓之比返巢穴則水陸並進以追之西渡三岔則四面埋伏以邀之東連朝鮮潛師以擊其東西通土嶺虛聲以嚇其西失自山海關至鴨綠關共二千三百餘里出鴨綠關至建州又七百里共計三千餘里而我師登岸則爲陸登舟則爲水器械兵糧陸續接濟有增無減有進無退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彼且疲于奔命之不暇矣如鹿豕年而遂不能復建不能掃者宋之患也

離漢地利實是

試將議

李燮

明詔使天下舉將才入京都試此大惠也收不羈之材作天下之氣自今日始願陛下無少忽夫武臣之不可強以文藝猶文臣之不可強以騎射也雖使罷之於空言何益不能乎于定力何損而斤斤慮此者意疎欺上之所得甚少而下就之甚難矣爲而復以此繩之夫武臣所效于國者粗者掌勇股肱耳不待文而見精者設奇而審謀又非文之所盡也始之以其粗漸而求其精則二者交得之矣始欲求其精併將失其粗尚安用此空煩其慮哉且古之名將其文章之可以應制科者又何人也誠得使武勇之士各占其所長上之大司馬天司馬一再試簡去其不及格者然後選良日備羽儀設武帳鳴鐘鼓御講武之臺以大閱羣士天子與公卿大臣親定其高下則才能之士人人樂進騰凌之氣張矣京師有軍管至衰矣也陛下各制數百人而爲之部曲使之料其勇怯訓其技巧齊其進止和輯其心務各以相勝如此則有以觀其御兵之術矣畿輔盜賊至殲殺也使

得○統○其○部○曲○分○置○近○地○以○便○爲○之○捕○討○蓋○滅○爲○期○如○此○則○有○以○觀○其○制○敵○之○略○矣○不○能○者○黜○爲○士○伍○能○者○升○爲○將○列○則○精○銳○皆○集○于○朝○廷○耳○諸○衛○多○世○升○苦○其○澁○而○莫○之○救○也○今○列○之○于○武○科○試○及○格○者○優○異○其○與○不○能○者○奪○祿○普○其○費○手○鼓○其○壯○又○搜○其○英○矣○邊○方○內○郡○歲○舉○其○卒○伍○之○良○而○上○之○朝○廷○亦○郡○一○二○人○或○三○四○人○陛○下○試○而○推○之○則○勇○力○之○士○有○以○自○異○又○振○耀○于○其○儔○矣○是○皆○可○得○將○才○也○豈○特○武○科○數○十○人○而○已○哉○然○臣○聞○之○漢○武○之○世○征○伐○徇○奴○衛○霍○之○徒○皆○天○子○親○黃○臣○賞○賜○慰○勞○不○絕○誠○有○以○深○愛○之○唐○或○恭○將○尚○主○與○天○子○習○射○于○便○殿○宋○至○建○炎○最○弊○然○握○兵○之○將○出○入○殿○中○奏○請○輒○行○當○時○雖○議○其○志○而○亦○有○以○得○其○機○心○今○將○帥○之○臣○未○得○一○望○高○門○之○閨○守○邊○者○關○萬○里○視○中○朝○之○臣○職○若○絕○域○上○章○拜○疏○又○不○得○專○達○封○侯○之○事○杳○不○可○期○一○二○細○故○小○吏○執○繩○而○視○之○甚○大○患○也○夫○古○之○武○臣○大○約○雄○悍○自○放○有○驚○警○而○不○可○下○之○氣○然○後○人○主○餌○之○以○財○物○柔○之○以○聲○色○感○之○以○恩○而○割○之○以○節○乃○可○得○而○盡○其○用○今○獨○甚○矣○謹○意○可○

古今議論卷之四十七

得也○嘗○攷○太○祖○之○制○五○府○先○六○部○都○司○先○布○按○何○嘗○不○右○武○哉○惟○大○勢○既○去○則○體○故○而○心○惕○耳○苟○將○帥○之○臣○皆○得○與○天○子○接○殷○勤○假○顏○色○市○恩○寵○圖○外○之○權○重○封○侯○之○爵○輕○雖○不○奉○明○詔○其○氣○固○自○振○不○則○徒○其○貌○然○耳○英○雄○之○士○未○爲○勳○也○想○凡○其○人○

古今議論卷之四十七

廿四



重將推

陳子龍

利在于此而害亦在于此者聖人有術焉去其害而  
就其利則天下之事可以單舉苟長其將來之憂而  
忍其目前之患徘徊四顧而不敢發則坐而待斃之  
道也古今之事一變而不可輒復至于今不勝其弊  
者莫若兵民之異民而文武之異官方其始分也以  
爲戰者人所難能而不可以概責乎人必習之有責  
養之以時然後望之戰陣使其心以爲固然而不疑  
若是則天下兵必能戰將必能死至于今日行伍之

古今議論卷之四

七

士無以異于南畝之夫介冑之臣無以異于衣冠之  
儔將以其名焉異之然則向之所謂民不爲兵文不  
兼武豈遂足以精天下之技能乎且夫兵弱而不振  
者其故何也始于將權之輕將權之輕今之人未嘗  
不知之而卒不能改者始于將材之非而其執不可  
也明知其非而不能改誠懼乎來者之憂而不知利  
害之可以衡易也昔者漢唐之事愚嘗聞之矣將之  
出軍也天子之詔令有所不受而節度之在鎮者財  
賦恣其出入誅戮任其號令修屬聽其選舉是故七

樂其賞而畏其刑將吏卑効其能而不敢以欺上其  
任專而無遷徙之虞其權一面鮮旁制之患當此之  
時戰勝攻取四夷有所畏而盜賊易爲剪滅將權重  
而兵強也今也不然其號爲大帥佩將印以上者懷  
忌于文吏之前仰金錢于縣官而又必以半饒長安  
中不得以意賞罰其下其屬弁之可用者聽朝廷之  
資叙遷調而不得久爲所有郡縣之簿尉得以抑抗  
是故庸人致身其中惟媚好其公卿長子孫而已人  
惟責之也深則自愛以求當荷上之人以犬馬畜之

古今議論卷之四

七

亦何望其忠義敢死哉嗟乎古家僕之士有貴爲天  
子之族屬而以不得爲將致恨者以今觀之將豈可  
爲者耶雖然亦互有利害矣前者之害在于武臣太  
驕而紀綱絕錄今之害在于文臣太尊而功名微當  
唐之時藩鎮擁兵自恣擅其土地人民天子不能制  
而其最患者文吏受其節制自郡刺史以下奔走惟  
命至于天下不得志于科日之士食其祿食而遊其  
門天子不得操富貴人之權而上日以寡廉鮮耻綱  
紀大壞今也虎豹錚錚而擁數十萬之衆者三尺童子

持尺一之詔而召之則歸命恐後至于草茅誦讀之士投刺幕府長揖而已是故文臣甚尊而武臣甚卑凡文法吏得挾其摧凌燦之其氣日以弱其流日以賤而功名氣力有所制而無以自見二者之失人皆知之但以古有難防之危今有易制之安是以就其易且安而不知兵弱而不振亦國之大憂也愚故曰莫若重將權夫軍中之不能無文臣者勢也然使今之文臣俯首驅使于武臣之前情有所難矣愚故曰莫若擇將材周之盛時兵無常將其卿士時出以征不庭而齊晉之治兵者皆其國之大夫也方今之患文士懦弱而寡器暴者非獨昧于兵也而凡事不勝任今宜特止文武兼等之科試以經義騎射策以兵陣之法稍優異之使爲邊將其人既爲上所重必喜于有爲矜其功以至大帥畀以全鎮委之以權大起于儒生之間必無抗暴不馴之習而文吏之任其地者以爲同類之賢者不敢有所牽制而又無屈辱之耻若是則將權可重而兵可強也今邊鎮之督撫非平未嘗身習武業久諳其事幸然出于細旂之中

古今議論卷之六

七

卷四七

古今議論卷之六

七

而立下金鼓之下自處貴倨親將近若厮養焉能撫摩其士卒教習其擊刺使其兵親愛而樂死乎是必偏禪之任皆文臣知兵者爲之如古者參軍司馬之屬而可也所謂去其害而就其利若此也而議者必曰世無其人豈無其人哉取將材於吏吏世有其人其議不迂

古今議論卷四十八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論募民徙塞下事

內定著

言遠舉

晁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侯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郵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賞其水泉

古人議論參

卷四十八

兵部

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列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鄰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凡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

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章政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聞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豈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膠率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議惟陛下財察

古今議論參

卷四十八

兵部

錯又論守邊備塞事云胡人性如飛鳥走獸逐水草往來轉徙時去時至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敵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故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達縣綏至則胡又已安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羅之則胡復入遠方之卒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備之胡人人驅能止其所觀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者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篇內又云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其累罪

人及免徒復作。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此雖深  
中人情。然人非極飄蕩無之。誰肯向塞下者。不如  
選常居家室田作爲至利也。東坡亦以河朔沿邊  
用本處土兵爲古今不易之論。其言曰。河朔州軍  
自澶淵之後。百姓自團結爲弓箭社。戶出一人。推  
擇長副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  
長技。與敵國同私嚴賞罰。分番巡邏。遇有警急。擊  
鼓須臾。可致千人。蓋親屬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  
深畏之。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人戶。致命盡力。

古今談錄卷十八 兵部  
北賊豈敢輕邊。若如人無人之境哉。

塞鎮議

林文秋

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夫城郭甲兵有形之險也。法制機宜無形之  
險也。春秋傳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政制夷以夷也。  
七旬干格。九譯來王夷。已不古矣。高克鬼方。宣伐玁狁。  
我至今頌之。戴其上策乎。卽如趙滅燕。林秦破強胡。  
漢擊漠南。唐之渭橋。宋之澶淵。亦制虜之大機矣。戰  
必先守。戰國燕易王築城以連趙。趙武靈王築城以  
連秦。秦始皇兼併西跨隴蜀。北接燕趙。東連滄海。漢

古今談錄卷十八 兵部

武通西南三十八國。開朔方二十餘郡。唐秦三受降。  
城於套外。布節度於要害。亦險之要樞也。才勝而  
地勝。必如秦王翦武安。趙廉頗李牧。漢魏尚程李。唐  
李郭李晟。假之便宜。舒以歲月。寬以文網。優游以俟。  
其成功矣。足食所以足兵。漢募民塞下耕。雜渭濱。晉  
屯獵於江沔。唐輓漕通便利。勞逸互更。番走矣。至於  
款實策出。竄下趙宋故轍也。我高皇掃胡廓宇。  
成祖宅北靖邊。其於要害經畧。規前枯後而光大之。  
視歷代益加密焉。外如西開哈密。北建東勝。障朵顏。

東封朝鮮撫制建州內列九鎮犬牙錯制棋布星羅  
士馬屯餉水陸漕輸款貢市實無不明備誠萬世之  
鴻圖哉顧製造於前百密恒虞其一漏循習於後一  
漏延及六百疎累代集思成之而不足一人憑意敗  
極而無餘夷情愈狡計不及也險阻藩籬漸泮渙也  
簡練防禦志怠荒也款賞舊餉費不給也唯是時宜  
戰也以爲徵功宜守也以爲怯敵戰守欵而交互也  
以爲觀望絃絃膠膠鋼不可鼓失勢必合也故分之分  
故合之急也緩之緩故急之輕反重之重無不輕也

古今議論卷八

卷八

三

平衡失權不可量矣夫官骸痺瀉無以效職而從心  
中外睽乖何以同功而共濟要當廷臣經畫于中諫  
臣持議於後鎮臣節制於外巡臣糾察其間禦臣發  
衆而指示應變於當機務使宅中而籌外責人而處  
已居重以馭輕上下相維大小相恤同異相參謀力  
雜奏是謂萬方一家萬心一念者也故經畫毋中制  
無苛繩否則假之以節制裴度之淮蔡范仲淹之延  
州韓琦之西陲何人相之不可以出將也者而廷臣  
慎論事毋浮議巡察無課虛否則親試之以折衡黃

霸之頡川龔遂之渤海虞詡之朝歌何文事之不可  
以式遇也者而言臣巡臣鎮臣節制臣功必外掣明  
賞罰飭勞餉精簡閔否則從事案鍵以周旋大將軍  
右將軍驍騎將軍而並驅先零湘沅皆以元戎而率  
戰何楚牙之不可冒矢石也者而帥鎮鎮分禦制微  
無矜已毋畔援毋越疆毋膜視罕巷觸毋首鼠屠圍  
從橫一體而分功賞相及罪過相坐管仲所謂夜戰  
則聲相聞而不乖晝戰則目相識權欣足以相死是  
矣而戰士奮鎮禦累功蓬秩而不驟遷不驟遷則諸  
練而功多班超自首入玉門李勣奔州十六載不爲  
遷也負罪償功不逮結不逮結則惠權而志奮馮異  
敗而渾流振岳飛免而湘南平不爲恕也陸賈曰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  
豫附則卒然有變其權不分岳飛曰文官不愛錢武  
官不惜死何感天下之不平哉泰誓曰予有亂臣十  
太同心同德予有衆三千三千一心如是戰可守可  
敵可屯可餉可掃除可收復可開絕可開封貢市可  
安插中外保障可何夷狄之不可治是之謂以夷制

夷之機宜。若夫知人善任。使安內以援外。仰唯神聖在御。明見夫萬里云爾。

此先太史禮亨公筆也。文皇時大駕通遼。公以供奉得危。從宜廟初奉命。通山西。遂憲副再遷總憲。十稔於雁門太原間。關塞情形。想當抵掌所著。有九邊圖志。此特采其篇端云。在輿地邊海純用周介生先生者。則今昔情狀自是不同也。

制苗

陳際泰

建首爲患十載於茲矣。視其立國次第。與兵人沈服。非可易與。則固與國相終始之寇也。無論將材不逮於古。卽起古之名將而推轂任之。亦未見其有萬全之策。蓋衛霍當漢武百戰之餘。乘勁者也。靖勦當唐太宗勃興之時。用壯者也。且所當之虜。皆行國也。行國彼易勝。我我亦易勝。彼何者。彼原無立國之勢也。四子之村優矣。若張旆之平河西。馬隆之破樹機。能此不過游食之虜。沈慶之之殲諸蠻。此不過內地之

夷。二子之材。既不勝其將帥。使移而當今日之奴。豈易爲力乎。虜國不可不救也。非獨屬國被殘。君臣之分不全。夫救彼適以自濟。奴善伺人。豈復爲人所伺。襲與搗。非必與寔得也。而虛出於先。實出於後。使彼力不得專於虜。則虜雖殘而可存。此既可聲義於虜。而亦可示憚於奴。孔明正義曰。與吳連和而分魏之力。東南之勢不得盡西北之利。亦已深矣。此之謂也。麗存而養之數年。以復其氣。其德我豈有量哉。而奴固不得一意於我。此亦制奴一奇也。西虜與奴氣類。

頗同而又畏奴威終不代我受兵然明而縉之是又顯樹一奴也吾微有以咱之使尚未絕意於我既可制奴之後而我固可小緩其合而內入之謀夫氣兵之貴者也向者與奴從事未嘗發一鏃而望塵聞風逆自奔潰今幸而健矣兵之氣可以漸復當事者濟之以同心持之以堅忍而濬之以廣大昔人云小勝益懼小敗益厲所以養其氣小勝不喜小敗不懼所以養其心既進而據三坐之界以耕牧之以示可久且節省飛輓也我之氣用而不已既以狎而定彼之氣久用而不得所當亦必有所怠倦而不舉庶有濟乎

可恭武經一子

制奴

陳際泰

奴非能戰也而中國之怯弱則從古未有是也晉與宋弱矣然祖士雅輩挫其鋒而韓岳諸人亦未聞有難海上之師者今未見敵而果何多踟躇之君子而巾幗也兵之所以畏將者以其將之能也兵之所以敢戰者以其氣之復也今亡是也皆婦人也夫城臨門色味絕婦有軍皇鼓噎婦人之氣其不利如此今已滿注於倚帥毛孔之中夫安得而不敗虜幸遁矣幸我有以驅之也佐鸞免送以爲虜唾至今齒冷焉而虜營已空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求一騎屏其後而送之而不可得也抑又甚矣德州薊州真定當屯重兵以一中丞一總兵填之則三輔之勢強而虜有所忌不敢復至城下匹夫重閉京師顧不如何也關上之兵漸次進屯屯以窺虜寧畫三汭而守之非以復全遼也守長江者不守長江而守淮淮者長江之蔽也則守榆關獨守榆關乎守榆關寧能全榆關乎謂力之不足則召敵焉敵不召而更來安得謂我方不足而使彼遲遲也故事有不得已者斷之

可也。餉不足猶可言也。獨患兵之氣未復。聞關上之師已數捷矣。似有可奮之機矣。然思獨憤王憂臣辱之時。而塘報輒曰大捷。奇捷。讀之不勝色動。究乃僅得虜首數級耳。中國以數十萬人往。遺之會而奴牙以爲嫌也。今得彼數首而輒賀戰勝。是奴爲無敵於天下也。此重辱饑弱之數也。魯仲連而在。當必復蹈東海矣。

篇中無一戰守字。而戰守之氣勢屹如。

古今談論卷一  
宋日一人兵前

二

遼東鎮議

馬 森

愚嘗按遼之冊籍載定遼左等二十五衛額田三萬一千六百二十頃。額糧三十六萬四千九百石。額草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三百三十束。鹽鐵等在外。此猶國初驅逐胡虜之後。罷州縣置衛所底定之時。卽計有是額。并二州戶口二十七萬五千一百五十五。虜寇蕩平。遼人樂生。生聚富庶之餘。宜不止此也。乃不加多而益耗損者何邪。夫是地唐虞都冀。時困中國之殘本。非要荒也。豈不宜樹菽乎。且土地闢田野治。古今談論卷一  
宋四一人兵前  
一  
臣但談請兵馬增糧餉而不一加意于此。吾不知所謂也。以破敗之越二十年。生聚遂足。殲吳雪耻。其大要可識矣。歷攷以前邊臣如正統初王公弼者。遭內難。固守遼鎮數年。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廣儲蓄益土。馬精選械軍卒。樂于飽煖。而勇于戰守。其舉用將才如施聚焦禮輩。皆拔自羈伍之中。爲吳狄所憚。提兵開原。馳一羽書論海西諸酋。部長威效順。輸誠款服。此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無畧者能之乎。今之議者。



謂遼東地方極臨邊境。西自山海關外起。東北直抵開原。沿邊衙要平坦處多。海州遼陽遼東雖隔遼河。亦有難可通人馬。廣寧義州錦州寧遠前屯之地。皆平曠難以設伏。西北大寧舊遼河上哨。兀良哈三衛達子東北腦溫江松花江灰扒江黑龍江海西各種野人女直東南遼河等處。建州三衛熟女直。接連寨居往來在邊駐劄。是皆爲遼鎮患者。要在脩理城池。邊堡。墩臺。壕塹。以嚴保障耳。此其說不獨遼東可行。即各鎮計亦不出此者。近年以來。選將不閑勇。

古今談論

卷四十八

兵部

五

快。惟金多者得之。且地方有急。卽厚歛。彌縫邊境。倘墩臺失守。烽火無從傳報。按伏全是虛名。屯田之人。殺擄殆盡。在城軍士。田不敢出耕。山不敢出樵。坐食空城。張懸待哺。其弊非一日矣。夫虜夷欺我備邊虛實。以爲向背。或陰附強寇。而肆搔擾。或箝于飢寒。而掠我騎畜。急逐之則遁去。少緩之則復來。乃其狡猾素性也。吾不患虜之時。而患吾之無所備。吾不患備之無策。而患用策之無人。今之時。如王公朝。沿山海抵開原所高之牆垣。所深之溝壑。尚如故乎。

所經畧屯堡。易置烽燧。尚壁貫珠。聯千里相望。其閱行伍。更老弱。賑貧乏。婚配。餼糈。量情罪。令頒布粟。能一一效行之乎。彼當土木之變。倘能收拾人心。壁守以遏方張之虜。未有重熙累洽之垂。先事預防而尚有患者也。故輸忠愫之臣。熟計于閭內。開畧畧之士。效用于關外。休養生息。以整頓數十年之廢墜。國家且信之專而任之久。卽三公河套不足平。夫虞伯生有云。海濱之地。荏苒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之欲得官者。

古今談論

卷四十八

兵部

五

合其衆分授以地。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畧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之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可得民兵數萬。近可衛京師。遠可禦夷虜。于遼河東西。徹而截度行之。是或生聚儲畜之一道也。夫有地而草莽之何以聚民。卽民聚矣而食不給。何以作銳。是積虛積弱之漸。又不如今日之。

耗損已者。他時之事勢愈不可言矣。

恭敏公名德崇勲。國史郡志詳言之。著述奏議不下十百。歷采此篇。以其足以包舉形勢。經制百代也。

馬恭敏公著書甚多。而篇中又每致詳于河套。以河套為要害。所係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陰其後又舍東勝以就延綏。則一面之地難。以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盡為虜窟。深山大河。勢傾在彼。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

古今談論卷八

卷八

七

夏。侵套地。歸我耕牧。屯田實為上計。卽楊琚曾統

之策。何以加此。世廟嘗稱逐虜復套之言甚壯。竟為賊臣阻撓。此公所為。奇慨于因循者也。名臣傳載公深于理學。一以程朱為宗。故能孝以成忠。內外樹績。至今特祠名山。歲勤有司。俎豆云公。蓋以三述尊垂。三不朽。宜後述景慕先哲也。有翼因得讀公家譜。所觀行事。有非國史之所能盡者。為施有翼識。

後遼實着議

陳仁錫

遼地綿亘五千餘里。而三分河中。分其界。河東遼陽。為重。河西廣寧。為重。廣寧不復。雖有寧錦。前屯。不過一線咽喉。河西半壁。終非全有。又安望其復全遼破奴穴哉。且廣寧至河僅一百八十里。距河為守。謹防暗渡。是天塹之雄也。錦義右屯。足稱犄角。是自強之地也。土沃產殷。屯種易饒。是富庶之區也。邊外一帶。俱播漢所屬。十八家夷人。受賈之地。廣寧一復。播西必還。舊穴思討。原實而宣雲亦得稍緩。是於播為諫

古今談論卷八

卷八

六

虎之計。於奴為生困之謀。必再加申論。凡遼人有潛任省直者。盡數出關。以還故土。嚴令各官。有姑留遼人者。從重參究。以清內地。遼之科貢。世曾俱許。仕遼以立功勲。不許遊宦。以忘桑梓。候平定之後。照舊推陞。別省負缺。庶遼望先歸。遼眾景從。或路遠難行。宅給脚力。或窮餓不前。官給粥食。各府州縣。務加體恤。全活。予選期歸。故業精壯。選之為兵。老弱。助之為農。以遼人復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捲土重來之實。著也。遼原有屯糧。有屯草。有科糧。有科草。載在冊籍。藏之

水庫乃百姓祖業已地。地有金銀銅鐵之殊。并有上中下等之異。俱入倉廩之內。以爲軍儲之富。有管屯之官。專以追稅爲任。有倉廩之官。專司出納之責。全遼官兵十萬三千。坐食本衙本色六箇月。仰食京運折色六箇月。二百餘年。馬騰於廐。士飽於伍。法莫良於此矣。今或地在人亡。宜補其人。而屯其地。法廢籍存。宜設其法。以合其籍。奈何置之不講也。如無牛者。官借牛價。預擬牛租。或穀或豆。青草穀草。至秋上納。其原價仍在也。無種者。官借籽種。無食者。官借食米。古今議論全 卷四十八 兵書 三

破三說擣奴果議 陳仁錫  
一曰漸進漸復也。一曰用夷攻夷也。一曰修屯政爲久計也。此三說者。有優遠之美名。而非復遼之急務也。何也。兵家之勢。利於合。不利於分。奴之寇我城而不守也。情之深而策之巧也。蓋奴衆寔不越五萬。若得城卽守。則地廣而力分。故旋得旋棄者。非愛我畏我也。正以分爲合之計。而中國之將吏不識也。若我持漸進之說。以爲恢復之謀。則得一城守一城。復一堡守一堡。多兵則無餉。少勢則成孤。我散爲守而虜古今議論全 卷四十八 兵書 三

可以不速。故自冠我兩河而我敢以一天相加。遺

奴之輕中國也久矣。聞其金復海盜一帶戍守單弱

而貪婪屠戮部曲多離。且酋長各擁重兵而不相下

此亦危而動之秋也。我乘其無備因其猜嫌打造戰

船千號挑選精卒統以智勇膽畧之將潛伏于天津

山海而陽出陸兵數萬於三岔河之間高其壘赤其

素以示渡河之勢。奴必悉銳甲以拒我師而我以舟

師潛抵鴨綠江直搗其巢穴。率東江之兵收遼之四

衛又約朝鮮之旅攻奴之腹心。三方並進水陸夾攻

古今談論卷一 卷目一八 兵部 元

此時奴欲歸而陸兵尾其後。奴欲戰而我已潰其巢

奴欲竄而毛兵衝其右。鮮師截其左。勢必四分五裂

雖然邊吏以俸安而了局縉紳異卸權而因循造艘

千號揮金百萬事出非常勝負難度能無首事之慮

乎前人委之後人而後人復然。今日望之明日而明

日又復然。天下事將不知所稅駕矣。嗟嗟遼左可復

而不能復且使之必不可復者豈盡武王之過哉。豈

盡武臣之過哉。

橋梁一者亞夫金鼓從天下。韓信旗樓背水陳。

邊議

鄭之玄

每嘆中興之世制馭夷狄有方。而其受命之臣戒心

邊事無頃刻忘夷狄之患也。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

方。備而禦之已耳。言備禦而攻戰在其中矣。未有不

攻戰而可以備禦者。後世築樓煩之塞立受降之城

皆其備禦之最要者也。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驅而逐

之已耳。言驅逐而寇復在其中矣。未有能驅逐而不

能寇復者。後世空幕南之庭。舉老上之穴。皆其驅逐

之最遠者也。考成周郊。鄆西戎逼處。朔太原亦周京

古今談論卷一 卷目一八 兵部 十

千餘里之邊耳。至于侵鎬及方一則曰嚴抗孔棘一

則曰我是用急汲汲乎啓處不遑必一月三捷。親訊

獲醜而後即安。漢唐立國其于東北邊並遠武帝罷

蒼海郡棄遼陽九百里之地以予胡而後世不以爲

失太宗事高麗身屬秦鞬鞍馬兩服以拔遼東白崖

諸城而後世不以爲得。無他緩急不存焉故也。山前

山後棄自石晉而藝祖不能取橫山靈武淪于西夏

而諸宗不能復。于是中國故地盡委二邊而夷狄之

既與宋始終然則籌邊事者可不審于地形緩急之

勢哉國家之遼非如漢唐之遼可取而亦可棄也其  
急尤甚于宋之西北二邊何則 高皇帝定鼎于南  
去虜甚遠而所經營而守者東至遼海西至酒泉河  
山鉅險聯絡宜蒞蓋外邊也 文皇帝定鼎于北去  
虜邇矣而所退豈而守者東自龍井西至黑谷邊城  
磴折營堡疎夷蓋內邊也故自朔河川喜峰口以窺  
盧龍則襟平驍然矣自黃花白羊則戕寢震驚矣遼  
永之間莫未中虜而議者有欲驅三衛復大寧以全  
地險又不然而以大寧都司書檄之上谷者仍立之

古今議論卷之八 兵言  
士  
衛以爲重。鑿然則邊永之患。豈非逆料其有今日歟。  
遂左之入于奴。十年所矣。往奴之舍榆關而趨大安。  
馬蘭也。傳之于彼而棄之于此。東上屬夷陸爲霄壤。  
蹂躪漁陽之境。繼暨岩城突薄。京師莫或格其馬。  
足者。其所以傳而禦之者。非也。奴不知兵。漲入內地。  
使稍有有能之將。有律之兵。可逆而殲。亦可尾而擊。  
也。顧窘急求師。驅豕豸狼塞上。援師彼此不相應矣。  
蓋放絕空殉直戰。其所以驅而逐之者。非也。往事無  
及。耳。鶴塞心者矣。爲今之計。非言恢復不可。而恢復

之計目前之至急者一曰難民夫削髮投奴斯民之痛也自賊至而父母妻子駢于鋒刃室廬銜生委于推剗逆遷之人日夜望救以應我師而誰與赴之故甲死問傷而誘致之復棄急也一日要害夫高深扼塞沿邊之有也自兵耗而烽火丘墟焉之畫愷墩堡堂園聞其無人奴介馬而馳潰墻而入而誰與堵之故斬昂剗壁而申明其坪望急也一日懷兵古之用兵盡有六一良家羽林之孤兒今勤王比比惟西北之兵號爲勇勁然山石潰卒一入而有良鄉之餘

此近事之可恨者也。江南弱腕無一非思歸之歟。卽漸兵亦虛名耳。故滅而汰之是矣。而塞上之兵不可以不急。閱練也。一曰按。按古之用將。蓋有登之于徒。步取之于壘。因今列。築比比而急。而當奴則求廢將。然劉杜宿名一戰。而有渾河之勦。此往事之可惜者也。文墨統緒。無一非不任之帥。卽緩急將安用之。故擇而用之是矣。而秋防之役。不可以不急。責成也。四者一時收拾之要着也。至于議餉。以足兵。議屯。以足餉。愚則謂餉以足兵也。又可以兼行法。今凡兵之謀。

手仇者自乞餉也使之不能餉而後可以責其死使  
之不能譚而後可以誅其亂今若邊吏脫削之律坐  
以不赦則兵士亦宿飽矣何人而脫巾乎故儲峙立  
而法令亦可行也屯以足餉也又可以兼用兵民凡  
百姓之怯于屯者曰虜擾也亭障設而後可責之營  
田耕鑄來而後可練之成軍今若邊商中鹽之制主  
于必行則塞下盡樂土矣何人不自爲戢乎故芻糲  
省而兵民皆可用也抑愚又有說焉恢復要在進取  
進取之要在平反其所以失亦曰其進而後寧廣乎

古今談論全 卷四十八 張

廣寧遣趙鞅爲驛脫奴棄不守不遇零寇之所出入  
而我之偵探不敢至焉誠數出遊騎往來出沒其中  
示以必取悉力山谷河扼以爲固而大兵可入也而  
奴亦告蹙矣是廣寧固我之朔方也其一說也其進  
而收遼陽乎遼離入奴未如江北故地淪入五胡不  
知爲中國之人其父兄弟之憤未嘗一日忘也誠  
有張皇六師之舉則其系中國服歲時勸哭祀父母  
者盡遼之人可聞而至可誓而來也而奴亦告遁矣  
是遼固我之本原也其二說也應未易言也然不

可絕口而不言也夫通州昌涿之置三輔也一以護  
陵一以護漕一以通南北之咽喉也庚戌之故事也  
東江戍卒困無所棲島上叛將復賣招撫其去以附  
奴其來以憂登萊也亦不必然之慮也今之建牙者  
非昔之建牙者也今之專閫者非昔之專閫者也今  
之撫齋撫指戶口甲國勢掩蔽而牧民者非昔之  
牧民者也本可不慎使也羈縻秦會與奴爲市陰陽  
于我不可不問也金復錦義之聞不可不爲意也邊  
上之精神實無日不在于邊左母道遼老師悠悠河

古今談論全 卷四十八 張

上君子爲懷霍小人爲吏也文武大臣僚屬偏袒  
而下惟敵是求惟力是視毋枝蔓葛藤齟齬紛異  
時經撫之覆車也夫如是而天討可致孽奴可滅也  
不無望于

皇上之著着申飭矣

遼陽

姚希孟

奴酋僞建十有三年于茲。從撫顧發難遂奄有遼陽。至于廣寧再破而河西一片地半與奴共之矣。國家以疆土之重設撫臣控馭之。又恐大竿錯馬腹長欲祭縱調遣出于二更設有督有經乃自有遼事以來選選不擇入而用不擇人之宜于地者而用一人復用一人不擇其有相濟無相撓者而用始用一志志決事者未定軍中之戰守先遘鞏下之指麾棄良將如孤豚委精兵于擲雉一誤也再用一娃婢自

古今談錄

卷四十八

主

任者峻堞慨陞欲倚金城發師索餉幾成瓦解。既揭竿街而及爾且胃衆怒以同歸又一誤也。繼用一蠻酋無識者借回紇以抗土番原屬舊語藉契丹而成石晉將貽後殃彼正利鷸蚌相持我欲使虎狼互噬又一誤也。三路之所以敗兩河之所以失皆原于此。至于適日抑又具矣受命奇闖軍旅而外皆非所知乃前有弔死扶孤之遺後有虜使以問之責耳目漸騰情形難掩至高臺之事何啻齋盜糧哉生殺自恣惟意所欲為既與入寇者承道重進不思隨地遷擊

之乃敢遣援兵而以賊遺君父何說之辭又以情不解事日夜戒沐月埃塞庚祭之呼者當此門鎖鑰遂使節略並與京塵並通國徭徭莫之所從于是力堪三劍者鑿凶門而出致絳漢之徒反唇不相下市盟亡賴輕叩閭闔蹀足聲咳欲取金印繫肘後迂老生猶詭村塾中摩美塗飯以爲孫吳所不傳總計十三年間禦奴之人後先如故奴安得不夷時蹀舞自謂上梓華下孤塗惟我漢氣與我大哉愚以爲欲禦奴先使人不畏奴夫奴亦人也彼荷馬馬蹀則爲

古今談錄

卷四十八

主

有此天之所以壯聖威也乃自火器興而矛鉞歸戟之用等于蒿枝不知宋以前對敵臨陣所仗何事劉武穆顧昌之職槍標去其先竿大斧斷其臂碎其首百人殲其營折竹爲斷勝不能測况助以轟雷突發仰所不制必又使人恨奴奴既淫虐無比寡人之妻弗論擇而押之如鹿聚然鑲而相接荷馬尾人穹繡稱厚等不旋踵而劍其腹斬其脛究號相屬也癡男士投義願甲長恩請命如揀錘而擲朽葉一揮乃

則實元者千計。餘喘息者難具顛弱者驅而飼焉。卽以馬塞筵之肌。口潰強者迫而衝矢石。正如周齊間驅中國人爲肉。籬小卻又立詠無實。計十三年間殺我生齒不啻幾千萬。今所存者非弟君子卽宗師。魯屬若四方調募奉虎符至者亦必有客死。鬼燐相遇于凄風冷月之下。夫雪君國之警者貞臣誼士也。雪骨肉之警恒人辦之矣。田將軍守卽墨使城中人見齊之降者盡剗又見其掘壘墓燒死人且怒且涕泣戰自十倍。人知軍之火牛而不知其能火士卒之怒也。古今議論卷四十八

始不相繼而鳩形鵠面皆飢色也。掠士飢必使將吏不得過飽。將吏飽而雁鶩之餘糧隨而餽津要。四戰士而飽者匪一人。而戰士轉飢。又欲使戰士不苦寒。甲裳臬繡亦未始不相繼而蒙茸敗襖皆寒微也。掠士寒必使將吏不得過溫。將士溫而驕。驕之文齒雁而承筐匪因戰士而溫者匪一人而戰士愈寒。故軍識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示炊將不飢。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也。兵未有用謀不用間而可動天。茲古今議論卷四十八



八陣。遠左皆爲精兵。戰守之法具在。今無兵未遑召募。有兵猶需訓練。禁旅宛然故事。登埤猶爲具文。又閉古之禦敵者。遇陸地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因水泉則週處停蓄。號曰水櫃。今一切置不講。火攻戰具。罷與手種。種習否乎。至若與奴並雄者。有秋必善撫。秋而後得。揣心于奴。爲奴地主。爲鄉導者。先有東後。有款或善圖之。而徐及于奴。奴之或疎或密。我之可恩可成者。有西虜諸部落。或羈而狎之。毋使其入于奴。而且可收以伺奴。總之奴必可制。而惜無制之人。

古今談論卷之四十八

不得其人。雖有桓桓赴赴之將。如前此而松後此而桂。無異驅羣羊搏猛虎。得其人則大者澤州之克。功成于一郎官小者昌黎之守。倚辦于一縣。今精遼而廣儲之何啻三年之文哉。

遼左海防 林其金附公系記 陶望齡

遼左亦海國也。而東引獺狽爲扞蔽。故倭僭稍緩。當永樂時。倭掠望海。竭都督江某禦之。殲焉相戒。不復犯遼。而遼故重虜益緩。倭萬曆間。倭人朝鮮使來告。急于是。王師出援。再渡鴨綠。江盡敵而還。所以銘逆獎順。與滅存亡。威德甚盛。而士馬物力。憊焉遼始患倭矣。倭既焚巢。遂遁。天威震疊。嘆息不暇。朝鮮人林餘駿。數數來言賊狀。當事者慮賊狙殺其來。去爲飄風。未可弛備。且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

古今談論卷之四十八

爲裔夷戍也。遼戍非計。玩之則啓寇。召殲此在。疆吏謹守境據。更害而已。賊舟入朝鮮。浮江揚颺。而出我四鎮。靡不兵者。譬每入口。則潰腸蝟螫。手足則攻心。故治釐者。急擊其腋。而禦毒者。先防于口。登萊金復之時。于海若鬪者。舒兩臂以扞身也。烏嶼絡繹若陳。巢以限出入也。合勢比力。交鉞夾戟。承之賊。即至宜不能入。歲丁酉。以大吏議。設遊擊將軍。將千五百人屯旅順口。癸卯。鎮臣復言。諸道海郡皆有海防。吏用以廉察奸惡。制馭武悍。今旅順口置戍。將無海防。

官無以爲軍伍佐籌策宜如它郡例建設同知一員  
治金洲係衝濟南詔可余惟遠于京師肩解也遼瀋  
則解厚自山海而外屬諸廣寧驛道僅幾處出沒  
抄掠烽火時舉有饋餉資旅之虞而通卒亡人不能  
効副者飄飄海道跳之青齊夜發苦至是遼無負海  
之利而有其害也國初時轉粟汎海歲七十萬石露  
登萊以達于遼土飽馬騰事進而利倍麗沙門半  
洋諸山浮溟渤而渡以接旅順舟行其間若傍涯岸  
蓋遼疎于燕而肥遼齊遼之不能達齊爲強必然之  
勢也遼齊爲輔車飭屯戍治餘糧合餘會哨聲生勢  
長微察精嚴奸人畏足資流寇密若內地收海之  
利而去其害于平時猶賴之况震降之日云乎哉

古今談論

卷四十八

七

淮浙海防

考索

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錢塘而瞰浙  
江去淮有千里之遙涉海無半日之頃江淮固要津  
守禦既備舍卒有警未足爲腹心憂巨海梯航快風  
順水自海而入京畿不信宿而即擣吾腹矣視江淮  
之師雖列百萬各監守與豈能應緩急之援今日海  
防之兵如許浦如定川雖有之然許浦之屯深入于  
長江之口僅可爲長江之蔽定川之屯僻處于四明  
之海濱僅足爲四明之備其于京畿海門勢甚遼遠  
若不相關萬一不虞則許浦至海門不超百里定川  
抵浙江往來亦三兩日何以相援耶今日之要言在  
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海鹽是也在淮則通  
州料角泰州石港建康土山江乘是也宋紹興二年  
逆謀于京東危舟沈與求言海道當防議者多欲于  
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  
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湍險海舟至此必  
得涉上水手方能轉入倘于此爲備盡扼水手則虜  
亦烏能衝突乎葉義問爲報謝使回言今江淮既有

古今談論

卷四十八

七

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諸練海道之險夷食海之利能使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于沿海要害處分寨以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于舟楫之間官軍阨于塘岸之口此策之上也

孫家禦虜之策如此以之制置禦倭純有用處

東粵海防

陳仁錫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連壤漳潮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爲嶺東之巨鎮扼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距步海濤所賴以近保三陽連嶺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甲子門皆瞬息生變潮惠守備列于衛治誠有以嚴其防矣然未知柘林爲尤要也柘林乃南灣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游番船自福販廣悉錄此入舊例風汛之期各湧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此在他湧猶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遙警報未易達倘賊覬我無備抵吭搗虛不亦危乎無柘林是無水寨也無水寨是無惠潮也爲今之計東路官軍每秋舉班必以柘林爲堡慎因要津附近大城所戍卒宜爲聲彼不得規避空所縱賊馳驟若遇颶霧塵霧尤宜加意廣州中處于此置省其責尤重其地環郡九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不可容緩當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

爲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中路之屯門雞樓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灣而南頭爲尤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爲巢穴。乃其所必錄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瑟山零丁洋仙女灣九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灣爲尤甚。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必止崖門塞門海萬戶山細川等處而西。而望嶼灣爲尤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則濱海居民且安枕而卧。况會城乎。按今設禦之法。浪白望嶼二所。各置戰艦。旗幟固封守。而南頭宜特設海道駐劄。居中調度。乃有以扼嶺南之咽喉乎。西路爲高雷廉。視日本倭島稍紆。然逼近占城暹羅刺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故

古今議論卷一 兵部

五

高州東連肇東南憑洪渤神電所轄一帶海灣若連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爲本府之南輪雷州突出海中三箇受敵。其途漢湛州潮州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鎮叢諸隘。所以合防海灣操縱反側。俾不敢梗化焉。若廉州則尤爲全廣重輕。海北扼塞。故兵符特劉于靈山。達堡增屯于衛北。海寇峒獠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如瓊爲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爲黎據。僞倭之制若白沙石環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飄風突來。近雖汪茶特于崖州。責有攸寄。而守禦當戎舊額歲久廢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經營者。

古今議論卷一 兵部

五

嚴海禁疏

董應舉

閩在嘉靖之季受倭毒至慘矣大城破小城陷獲軍殺將膏萬姓于鋒刃者十年未厭倭之視民如雞草焉歲劫歲焚歲殺有司將吏顧偷息莫之誰何其後乃得賊將軍繼光從浙提兵轉戰與俞大猷犄角漸次收復搜山搗海竭智窮力出閩于血肉水火之中而存其遺孑蓋至穆廟之世而閩始完其禍之慘烈而難收如此推其禍始乃繇浙閩沿海奸民與倭爲市而閩浙大姓沒其利陰爲主持幸連以成俗

古今論衡

卷四十八

主

當時撫臣朱統欲絕禍本嚴海禁大家不利連爲蜚語中之而統逮問矣統逮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卿王直陳東徐海曾一本許思之流爭挾倭爲難自淮南至于廣滬萬餘里無地不被其殘滅而閩禍加慘矣當時徵繼光無論東南閩非家國有也臣聞劫數將至民生外心昔日東南之亂天地一大劫也去今未五十年民又生心相率與倭爲市即臣郡福州亦有之福首郡也處八閩之脊而縮其會福州有事則八閩中斷而不相屬臣切時聞諸父老嘉靖未倭四

劫將志一夕談笑內薄城下不過千人城上人股栗江上兵船銜尾閉眼欲走當事者不得已括金帛啗之揚揚而去當時幸城內無通倭者耳設有一焉爲之內應省城必危省城危而八閩之道不通無閩矣今之與倭爲市者是禍閩之本也而省城通倭其禍將益烈于前臣聞諸鄉人向時福郡無敢通番者即有之陰從漳泉附船不敢使人如今乃從福興泉中開洋不五日直抵倭之支島如履平地不知是何惡少開此徑路一人得利踵者相屬歲以夏出以秋盡

古今論衡

卷四十八

主

歸後浮其值以營吾貨且留吾船倍營之其意不可測也肯齊桓欲取衡山而貴買其械欲收軍實而費釋趙果卽未必然然他日鴛吾船以入吾地海之防汛者民之漁者將何識別不爲所併千萬一如許思曾一本者乘之不買白衣搖櫓之禍乎况琉球已爲倭屬熟我內地不難反戈又有內外連倭者爲之勾引乎此非獨閩憂天下國家之憂也臣聞伏邪翺飛不繫穿屋蝨蝨破山孔蟻漏海事有未作亂有未形况乎其已者也使嘉靖之季早嚴海禁則王

直必不敢自微往。徐海陳東不敢自浙往。曾一本許思不敢自閩自廣往。東南受禍安得若是烈也。縣今思之則朱統曲突徙薪之策勝于十萬之師。猶當進錄而祀之。奈何使蒙不白之冤于異世乎。威繼光收復閩土。庶幾什一干涉。和況乎坐鎮衙門十五年。一塵不聳。不知省。國家幾千萬錢糧。全邊塞幾千百萬赤子。乃生不蒙列土之封。死不得華表之謚。將何以勸忠勇而鼓其死力也。嗟夫。時平則文吏持議。使先見之士不得登其謀。世亂則武夫効死。至治平而

古今議論參

卷四十八 兵部

七

復忘之。國之大患故在于此。昔竄高犒師秦兵却走契丹。猗宋萊公戒心智高。蓄謀宗且蒙死。今臣鄉郡通使而臣獨言之。則臣之家族必受其禍矣。然臣不言則全閩禍而國家亦禍。語云先事而言是謂不祥。後事而言國受其殃。臣不敢避不祥之禍。使至于殃。國故敗月昧上。聞伏乞勅下臣部。蚤選才望有方畧者。為福建海道。專主海禁。假以便宜。凡惡少通倭有據及大姓出母錢資之通者。皆重法以折其萌。比于武王拘殺羣飲之義。若海道能禁絕通倭。卓有

成績。加銜建秩。與之久任。或照邊方兵備一體。起陞仍乞勅下兵禮二部議勘。朱統當日因何受通曾否。嚴行海禁。果無他罪。止因海禁為士大夫所中。乞為申白。建祠原鎮地方。以風任事之臣。詳勘威繼光收闔功次。并衙門十五年不中虜患。其功當比何人或并名將。俞大猷一體。賜謚使忠勇者。樂忘其死。亦今日之急務也。

奸民通倭。人人能言之。卽大姓主裁。亦人人能言之。若痛說士大夫墜中朱燕之冤。誰如此道來。

古今議論參

卷四十八 兵部

七

8 閩省海防疏

王家彥

職觀地勢自江南以北沃野千里不溝不洫因嘆職鄉海墻地如巾帨民耕無所且砂礫相薄耕亦弗收如以羊荒賦急窮民緣是走海如驚橫海鷗張如周三李魁奇鍾斌等其寂者也幸諸賊相繼殄滅爲年來俄頃之小康不謂近日劇賊劉香老結連五師以掠同安鎮幾擾省會計自漳之福洋至省不知爲幾寨幾遊而中左居漳泉兩府之司爲會省南來之門戶誰司其地聽其揚帆直趨一至于此職請以歷來

古今議論參 卷四十八 兵書

祖制約畧陳之 國初有衛所軍無別兵有指揮千百戶無別將諸戍陸皆軍卽烽火小埕南日沿嶼銅山五水寨之舟師無非軍也而統于各衛之指揮歸之衛撫至嘉靖四十二年撫臣談論撫兵戚繼光題復舊制每寨設福哨烏漿等號船四十餘隻于五寨中分一哨也大洋賊船必經之處其餘各寨附近緊要港灣則分哨以防內限又于道里遙均海洋定爲兩寨會哨之北抵浙之金盤南抵廣之柘林聯絡呼應戈船相望萬厯二十四年撫臣金學曾委分守張

日鼎都司鄧鍾閔信地復諸添設峯山海坛瀘州涪銅玄鍾福山台山澎湖諸遊于一寨之中以一遊聖之錯綜迭出雖支洋窮溥無不按焉自昇平日久而額軍船頻失舊制指揮千百戶等官足不踰城市會哨之法遂杳然矣雖因而選民兵募客兵編鄉兵又聯漁兵業軍而五矣夫昔之爲軍者一而何以殺賊今之爲兵者五而猶愈虛糜費此所以長嘆息也按舊額而復之依分哨會哨法而核之藉民兵客兵而簡練之鼓鄉兵而官兵勿驚擾之後使沿海之四

古今議論參 卷四十八 兵書

十二湧漁兵之軍費厚其餉餉所存照各遊夜不收例以爲海上耳目而頻制之皆今日不候再計而決者也至巡司之與衛所並建當日江夏伊周德興念蒙海疎節濶目乃于中所隙處設四十五寨城射手百名以資邏警弘治四年按臣陸備始裁三分之二而寨兵益寥寥矣夫以四十五司四千五百之城射手基布于寨與遊之百懸軍插羽聲勢自猛今寨旣鞠爲茂草巡司官無事職延俟年月二三寸兵勾攝他事以爲生涯餽廩之意已無存矣爲今之計莫

若以本寨原餉仍募士民以充射手之數專令教師  
 肄習弓兵之外不許妄行勾攝恐為侵漁卒然遇敵  
 賊少則率此以應賊多則糾合各寨將所轄一方之  
 水陸共堵擊焉撫按通數買谷此外設法預蓄硝黃  
 器械以備亟需仍令查盤清核撫按報命永者為  
 殷宸者也賊繼尤之平倭也雞鳴羣食殲厥無遺故  
 至今倭尤惕息其餘威以犯華不利為戒今賊且生  
 生不已矣尤可留撫之一字以為海上之傳經乎自  
 賊飽而陽以撫恩我將飽而陽以撫餽賊于是旗鼓  
 下人議論參卷四八兵書  
 雖設壁壘雖嚴而賊之去未動靜未有不先通于將  
 者兵乘賊至則引下風以避之賊去則尾其後以送  
 之抽矢扣輪以發虛聲遶襲旁艇以當抽擊海波尚  
 復有晏時乎惟曉然示以渠魁法在必殲以斷行間  
 之觀望則將無所利于賊金果馬羊之類去而後陷  
 陣先綏之志堅矣職念昔日之賊沿海洶肆掠今日  
 之賊到處登岸設標攻城倡獩之勢更可寒心不得  
 不亟後舊章痛說積習以為環海金湯究一言以蔽  
 之無如撫臣鄒維璣責成將士之為木論也是在

皇上嚴勅之

此議采摘甚多得先生疏俱不復陳矣

卷四八

古今議論參卷四八兵書



古今議論彙卷四十九

林德謀朱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請邊城貯餉米粟等狀

陸 贊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鎖○故○暴○鄰○  
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差○之○議○先○務○屯○田○  
臣○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裁○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  
經○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三○年○之○間○緣○邊○諸○  
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

古今議論彙

卷四十九 兵 儲 屯 田

一

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通○按○官○同○勾○當○勸○納○仍○  
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之○絕○及○不○承○別○刺○處○分○並○  
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卽○補○填○則○是○  
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  
縣○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  
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  
過○年○之○後○准○勅○合○各○填○貸○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  
鎮○軍○食○例○皆○關○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追○則○又○諸○  
官○亦○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置○

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爲  
喻能不爲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故宜有備戎狄爲  
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餘合益軍  
儲反壁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  
何惟是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  
場之幸也

晁錯貴粟論愚以其所言重地着編從戶曹農務

委其大意歸着實邊故其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  
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不能守也其言

古今議論彙

卷四十九 兵 儲 屯 田

二

募天下入粟縣官得拜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  
穀必多後代計邊儲者多祖述焉年來遼河工等  
例數數開納而言似亡微于塞下其名是其實非  
也

議後海運以裕邊餉疏

樊川卿

臣愚嘗聞軍士之命存乎衣食飽煖之道存乎饋餉惟水陸之轉輸有法故軍國之資儲攸賴苟得遼東地連遼塞風土瘠薄而帶甲十萬雜花布疋不能自給取資于山東蘇登萊海船運送風帆順便一晝夜可達東遼旅順口每年給散布四疋綢花稱是頗得實用近因正德初年該府具奏暫罷令解折色每年給銀八錢置買較之原領本色僅可當半緣是布花多高貴之價軍士無飽煖之需夫遼東朝廷東顧古今議論未嘗不慮其弊捍戎狄照得該府原題軍士衣食不足何以賞其勲捍戎狄照得該府原題止爲風波損壞船隻勞費營造而不知致憂弱者有故每因空船回鄉見遼東木植賤多願爲貿易且駕使之徒總攝之職不行用心亦或不保殊不知風波之患不獨海運爲然而漕河逾年安保無覆溺之虞乎懲莫大乎徒取目前之利而不計邊軍之困非至公之見也臣等以爲海運之廢興決在今日失今不舉終無可舉之日何也海運道路與漕運不同其中

有淺灘暗石可泊不可泊之處難以繁論今幸而去

廢運之日未久而諸曉海道之人尚有一二存者過此十年則其人俱亡雖有海道一經苟不得慣經久練之手陳迹雖存何所指示嘗備訪于巡按御史史襲著處馬寺卿馮時雍究其利害爲國家久遠之圖念邊方苦寒之疾而登萊之海端不可以不通者其見同也況今遼東金復海套四衛海島中多有山氓無千數千餘家亦各有船往來登遼貿易度活爲生先年避匿難以拘束近已服屬該衙出納山稅載在版籍可考也就令撐駕官船轉運糧布給以腳價編爲號數則彼無私通之罪吾有公輸之賞軍不爲之樂從乎伏乞勅下該部查議施行則經濟之餘足食足兵而甲冑之士得見無衣無襦之苦矣

議兵餉疏

趙東曦

方今奴虜虎視於外、叛兵流寇、鴟張豕突於內、在在  
用兵、卽在在憂餉、然財有所以生、所以節而加派、預  
徵搜括、抽扣損助、一切苟且之術、不與焉、請言其牧  
夫悉海內、買妻鬻子之膏血、從事一隅、如負土以塞  
孟津、而日憂不足者、莫如遼左、萬竈雲屯、千里轉餉、  
西江難致、物價久騰、布帛粟菽之值、恒數倍都下、是  
皇上發餉數萬、僅當都下一萬之用、可臣願皇上  
亟募民屯塞下、彼極目榛莽之區、非盡良壤也、金城  
古今議論參 卷四十九 兵 賈 五  
洵有充國、甌脫可爲沃野、誠量給牛種、耕且以招屯  
者、而勿遽收責、俟三年之後、也有成效、給爲未業、然  
後三分取二、以其一充屯本、一以充餉、餘聽其轉輸、  
貿易、卽不盡入公庾、而粒米狼戾、值自損失、北方土  
高、或令間樹木、棉以資衣、絮臣見中州多種者、如近  
畿、瀾寧、葡萄酒、頗堅好、可用其一驗也、耕者既夥、井間  
柳、比、樹、蓄亦廣、雞豚狗彘、常滿如內地、則布帛食物  
價亦浸平、異日皇上予餉萬金、足當今日數萬之  
用、是皇上一歲中、節餉數萬、卽生財數倍也、斯時

無論風通可鑒、卽加派不可稍減、以示休養乎、伏願  
規盈縮之根本、寬窮節之膏脂、涵而納之、臣愚幸甚、  
言樹粟者、不但可以限戎馬、然並未有言樹木  
綿者、遼土宿飽、且挾纊而居矣、直臣固饒經濟也、  
施有罪

古今議論參

卷四十九 兵 賈

擬汰冗濫清宿蠹以足軍需疏 黃道周

臣聞善爲國者有十年之業而後議三年之功議三年之功則必餘十年之筭今之爲國者計繼于朝夕而議懸于歲朝天下未嘗不富兵力未嘗不充諸臣任事之意未嘗不篤然而源始不充末流相倣汰一冗一冗旋生去一蠹一蠹隨伏物力已窮而深索不已故今天下以爲貧國之患臣獨以爲富國之患天下之患以爲國不見富臣之患以爲國不見貧人主不見貧國朝夕而征之卿大夫士不見貧國朝夕而

古今議論奏

卷四十九

兵書

七

食之將帥卒伍不見貧國朝夕而益之則天下之亡必自富國者始矣臣觀故陳天下歲入四百萬出幾倍之 神宗中年寧夏朝鮮播州之師通費二千餘萬大婚大工又費千萬既二千餘萬矣天下百姓未盡加派大小臣工未盡奪幣而三征以平大典亦舉今東征之舉不過三年前後幣金沛發亦已千萬運無一步之獲養無一士之報而天下百姓已盡加派大小臣工已盡奪幣猶且益之填壑不已此其故不甚難知也方萬曆初載自 穆宗以來一意節儉又

古今議論奏

卷四十九

人

有察相繼之留意綜核是以天下少給今天下已承大弊之後外臣狎于刀錐內臣渴于鑽窄又有不識大體之臣以爲干戈可以大講百姓可以再索中外此輩惟兵是利監門厮養擊折之徒皆有增兵益餉之思而天下冗濫奸蠹益不復可止矣臣觀薊鎮額主客之餉不過數萬既七十三萬又既而百二十四萬方其數萬兵不加弱其百二十四萬兵不加強今又益張兩橋之卒至二十四萬月餉二十三萬司農之臣引舊額而繩之不曰新餉之額蓋二百萬則曰加納之數又百餘萬故天下之患非見貧之患而見富之患天下之亂非若不足之患而若有餘之患也中官見富而織造服用鋪壁庫妝食料之屬一切不省又益之衣甲火藥鴉質燦原之數以陰長其爪牙朝官見富而冗吏奸胥輿卓走從宴御竿牘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親戚姻婭瑣瑣應仕以白堊其聲利邊官見富而游客驕丁戶班巧籍巫師鬼卒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朽頰破扇藥有用乎無用以自資其單實故此三者則皆自見富而始其所以見富則

自加派而始也。倘有加派而舊餉不復。兵有加派而舊兵不復。田有加派而舊田不復。遂有加派而舊邊不復。詩曰：原田嘒嘒，舍其舊而新。是謀國營中外十二萬衆，散爲王役，隸于私門，無所用之。而常歲食糧八九十萬。直隸衛所錦衣後軍屯田四萬八千七百餘頃，侵冒占據，無所用之。而常外稅前地內競草場。三輔五十萬戶口四百萬，推遲無賴者億萬，無所用之。而常召募五方之兵，遼東兵額九萬，歲餉六十七萬，資養東夷十餘萬，地失而額有無所用之。而常于百四十萬之外，奏數十萬而無所復出。臣觀關門內外四五十里，聚十萬之兵，月費一二十萬，籌度容且不出三年。天下膏血從此竭矣。會昌之末，雜賦極少，猶九百二十二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其兵皆八十三萬。然而國日以削，境日以蹙，故賊多則蠶生，兵多則盜出，堆賦如堆肉，上惡而下不可食。聚兵如聚蠱，不毒人則毒其身。故今天下之事，臣一言而決耳。曰：陛下節儉則天下皆儉，臣兩言而決耳。曰：決棄遼陽則不用蓋兵，決不棄遼陽則未可盡散新餉。

決棄遼陽則兵宜屯于關上，只復節鎮之額三萬。關六萬乘寒清汰而慎，用之十年待動，則已多。決不棄遼陽則兵宜屯于廣寧，只復遼陽之額九萬。營壘三萬屯田五萬，待于關內積蓄新餉，俟一千萬三年待動，亦不爲少。今天下之臣皆知廣寧之不可棄，而常爲姑違以避萬一之禍。皆知遼陽之未可復，而常爲虛聲以俾萬一之福。皆知關門之不可孤守，海島之不可虛恃，而常爲守關門恃海島以塞一時之議。皆知水西不破則東夷必不靖，東夷不靖則水西必復起，而決不敢少紓東顧以了西事。決不敢了西事以專東顧。皆知兵加則兵愈懦，餉加則餉愈不至，而決不敢停新餉以作內政。決不敢因舊額以寄軍令。五說茫茫未有定議，相視容且而天下滋弊。臣故曰：食冗之耗，小議冗之耗，大物竊之禍，小謀囊之禍。大天下之患，誠不獨一東夷而竭天下以殲之。此真識者之未察也。臣願陛下及今之時，與二三元老力攷典章，罷可已之役，省不切之費，取兩言定天下之五議，乃舒自節儉以先天下，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端本塞源有爲百世之計然後弛諸禁禁無廣興

屯利以簡練責之邊臣以管田責之郡師以圖操還

之五營以召募還之屯丁子弟然後申不赦之令若

畫一之法懸三年之期與天下將士磨礪百姓更始

毋循旦夕且卿之談稱兵稱餉使夫隲觀小人皆有

覲餽稱餉盤據左藏之心則內蠶去外冗自清臣保

百年磐石無事也唯亟留意焉

按先生九邊兵餉議曰兵餉之廢興皆起于屯而

尚論者俱不之察也屯有五興屯有五廢其興之

皆人與地稱其廢之皆人與地稱度要害而不多

分畝則屯與不度要害而多分畝則屯廢得要害

而止一軍則屯與不度要害而多過一軍則屯廢

止一軍而人籍五百里之內則屯興止一軍而籍

溢五百里之外則屯廢人籍于五百里之內存爲

著籍去爲踐更則屯興存不著籍去不踐更則屯

廢踐更之罷不復徵抗則屯興既踐更復徵抗之

則屯廢屯田興廢之故可謂要言不煩矣

。誠屯田便宜 趙克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則福生于

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

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

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徑役不息又恐它夷卒

有不虞之變相因竄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

策且蒐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

不便願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於是上田處及器用

簿累復奏對利害甚悉又條陳不出兵留田便宜十

二事云步兵九較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

殺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蒐虜今不得歸肥饒之

地貧破其衆以成蒐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

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

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穀至

臨羌以示蒐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

時丁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衆危微

幸不出今反畔之虜竄離于鳳塞之地離霜露疾疫

疥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母經阻遠追死傷之

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母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心。變之憂十也。治遼。陝中道橋。今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募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能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

於先此昭帝始元初。發吏士屯張掖。在文武時晁

古今議論卷四十九 兵曹

主

屯渭南。魏武起許下。司馬懿屯淮南。北。羊祜屯淮。襄。杜元凱屯荊州。唐郭元振屯涼州。郭子儀屯河中。李泌復府兵屯于諸邊鎮。其後楊炎服罪。李絳韓重華輩皆屯田矣。宋如樊知古。張齊賢何承矩。呂惠卿等。難以盡載。爰及我明。無慮數百家。施爾畜屯田。志論贊曰。自井田廢而兵農分。漢事夷狄數千甲外。蓋餽糧絕險之難也。於是乎屯田猶有先王之遺制焉。然皆在邊城。魏晉以來中原轉戢。宿兵所在亦皆屯田。唐末始盛。至宋兩季迫於

金元夷狄深入。反于內地。屯田制中國矣。故元世屯田布中外。國朝因立衛所官。褒寵功臣。凡荷戈者。給屯耕種。久且沒於權豪高貴。非衛軍之舊也。議者率欲復祖制。然其勢必不能。若夫所議邊城屯田。爲古今良法。趙營平先零之功。不可復見哉。必欲復內地屯田。請循其本。

古今議論卷四十九 兵部

口

古今屯田利害議

董應舉

職聞從古兵興餉乏多以屯田爲利然屯早者功成屯遲者功壞先零之役漢之亦難耳趙營平恐其久而生他變遂條屯田十二便宜減騎士省大費卒以貧破先零而國若無兵馬忠臣謀國豈待敵而後圖乎晉祿之併摩雄也以屯許下鄧艾欲圖淮南議移屯于壽春司馬懿用其策廣渭渠溉東南諸陵大佃淮北又廣淮揚百八二渠所在露積軍無暫行牟祐鎮襄陽計罷石城守分兵開屯卒以沼吳此皆屯早

古今議論卷四十九

兵官

五

功成者孔明智矣用兵無遺策然急子進取六出祁山程道不繼既困乃屯渭上兵民雜耕未幾而將星墜此屯遲而功壞者唐之屯其著者爲姜師德初爲豐州大都督衣皮袴率將士以耕積粟百萬從以平章出營河蘭都廳復營隴右振武告饑侍御歸重華山爲水陸運使至則出賊罪吏九百給牛種使耕兩年得粟四十萬斛吏得除罪軍需以飽又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百三十人復百頃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中受降城出入山河六百里間屯

堡相望歲省度支千三百萬此皆屯效較然也李泌欲因戍卒屯關中市吐蕃原蘭運牛治農器給諸種待熟而倍還餘則增價以糴使屯者獲利願留者即以屯爲業這其家人就之久則戍卒皆成土著而府兵之法可理夫戍非土著猶欲因屯以復府兵況可棄土著而遠募兵乎以此觀之督兵者以兵屯以戍卒屯發運者以募屯屯蚤則無不獲利而屯遲者雖孔明亦至曠功此亦千古言屯之梗概也我

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削平諸亂軍費浩繁乃以康

古今議論卷四十九

兵官

六

茂才主餉營田水輸陸運無不給足天下既定謀臣畫守邊策請選諸將畫地分屯人五百里遇敵則戰寇去則耕屯卽爲餉不待轉輸設世世能守此法何豐州振武之足言乎成祖靖難後散遣諸軍三十萬給與墾地轄之衛所徵其餘糧以備軍儲更番入衛其制近于唐之府兵無秦法久弊生屯地往往爲有力者所奪于是屯糧日虧久積日不可問矣正統三年乃設屯田御史查核各衛子粒除革奸弊轄二畿一省一歲一差地廣而期迫此豈有意使之屯



乎然以屯爲名。不得不責成州縣。州縣見御史之責。易也。持三年閒荒之說。應迤邐相沿。歲歲奏報。無一實失。在制不在御史也。嘉靖季議者以屯無實效。諱達風力重臣。隆慶間又遣三都御史分督三省。皆未久而罷。萬曆遣徐貞明偏查京東水利。止宿荒祠。川心可謂勤矣。而水田一敗。仍復罷去。此其故可思也。既有屯院。又復特遣。是分御史權也。州縣所報歲歲不實。特遣者仍責成州縣。耶。是仍不實也。特遣者不責成州縣。耶。身督之身效之。稍以利見。是明特遣

古今議論卷四

十七

之效。無以處夫御史也。此所以屢遣而屢罷也。不知一畿一省。一年一差。勢不得親事而考成。雖後稷不能成功。况御史乎。不更其制而彙擇其人。既擇其人。不終其任。此亦議者不思之過也。今欲收御史屯田之效。宜倣韓重華故事。分北京山東河南爲三差。而久其任。歲取其屯入餉軍。卽以地方撫臣省餉多寡爲據。方有實效。實而加峻。提焉抑亦可也。又莫如脩我太祖法令。主餉者查核各州縣傳邊備荒及馬房地募人開種。以班軍關河擊蹙。在在成屯。以便

水者克運。遠水者變爲脚價。地廣也多。數十百萬之糧。可具猶勝于召買。截漕十倍矣。又莫如清成祖軍也。之餉于糧貴者選之。軍令二十家餉一精卒。不糜于官。擇一名將統之。時時操閱。春秋合閱于三大營。課其殿最有事。則聽調。此不募不餉坐得成卒萬。人下可爲澤潞。上可爲府兵矣。又莫如令關內關外諸撫鎮皆操卒。以屯屯自屯。自餉其芻藁。卽馬料農與力作。農隙操練。兵不坐食。心力齊一。間以開溝洫。成地險。游騎護作臺堡。相錯虜入收保。出可擊其情。

古今議論卷四

卷四十九

十八

歸內省餉而外。逸以守邊。法無善此者。寧前道袁崇煥有言。今日事勢譬如醫病。當計通身膏血。若以通身膏血盡注竅孔中。其人未有不仆者。其欲關外選精兵六萬練以待戰。督兵悉令屯屯。屯糧既多。人有固志。聲壯勢長。相機而進。屯之所及。卽爲我土。不然餉一不繼。必無幸矣。議以崇煥此言乃恢願穩着也。至于藏之所也。兩年息可兩倍。視前三特遣既已効矣。而用力尤艱。地有制而買地開荒。兵有匹而僱人開河耕佃。則借本資力。分收贖官。三民七州縣則納

糧富差。衙門則供官催促。非將帥非奏選。徒以一手一足與其徒竭慶于荒煙莽蕪之區。千搖百阻。猶掣掣不休。何苦哉。誠知國匪民困。不可復支。非屯決不能。兵非屯練。相資決不能。國也。夫處勢極則定慮生。議論一則成功易。故觀克國孔明則屯宜。早觀師德重華則屯宜。專觀二祖神謨則屯法宜。遵觀今日事勢則屯任宜。審職智能短淺。不知經畫。惟在當事詳議屯田利害。以定廟筭而已。

主帥於嘉慶二年開屯。先是領帑金十萬。請毛帥者三萬。用之安插者二萬三千。用買地買器開通海屯河者又一萬有奇。計屯本只三萬七千耳。

三四兩年子粒受價還部一萬四千兩。米麥高粱兌運約可六萬三百餘石。計值三萬餘兩。其水運陸運運費及納各州縣錢糧不下六千餘金。乙丑轉官臨行。又解天津餉部一千七百兩。合上五萬七千七百。以抵三萬七千屯本錢及營犬。至於三年自家俸廩及屯役屯官書辦工食皆出自備。未費州縣一毫也。又甲子一年試用葛崑陸屯千兵。

卽以子粒抵餉三千六百兩。解還天津道斯皆已。親之明效也。

屯田議

董應舉

世言諸葛聰明嘗以屯田一事觀之不免輪營平一  
者何也嘗收營平當漢全盛時何難一先零乃汲汲  
以計校不怠致生他變為慮力策屯田減騎士省大  
費竟能坐困虜而國若無兵焉此如下棋審定一着  
而全局皆收者孔明以一隅爭中原急于進取數戰  
以微利既困乃屯渭南未幾而將星墜矣此如下棋  
着着着着着救難勝而卒以不振也孔明事事精采  
營平事事持重然營平得一先着便收全勝故曰第

古今議論參 卷四十九 兵部

十一

定於外福生於內從來佐霸興王成大事之人皆無  
許多精采只會大打筆識先着而已今日先着安在  
內帑既竭矣民膏已枯矣東西之禍未息關上本色  
至百六七十萬度支金錢三此猶喋喋不足司農卿  
者心而以應之計無所出其勢不能終日汰兵不可  
減餉不能汰則散而為盜減則器而為變且兵之虛  
實大將為取備兵使者不得開如驕子索哺不厭不  
已力不能供且反戈內向矣今日事勢不特狡虜扣  
關且立戰也然則合金城一策更有何策可救乎以

愚計之關內外兵不下十餘萬若簡三之一以屯人

早地二十畝准糧幾月寬其入數示以屯利將無不  
力今各鎮帥亦如之簡不任戰者以屯是為不汰而  
汰絕乳者先以餌代兒且其餌而忘乳今以屯入抵  
餉足為不減而減勝遠者中道永敵犂犂于百里之  
外者半至屯漸近則腳費漸省矣津門之六十萬脚  
價可半裁也饒大費而兵不飽者糧費于所乏也屯  
則沿途糧賤而上馬易飽牛馬仰秣非蒿枯芻校不  
飽屯則自足而草料不躍人心有恃則強屯則人各  
有恃不生邪心地險以為固也屯則溝遂縱橫胡騎  
不得長驅自古兵興不患財殫力匱未有不屯者獨  
充國能水置而圖之此其所以高出千古隨而不圖  
以國予敵今之議者但曰屯則妨操悉兵弱若然則  
充國何以減騎士省大費全制虜乎且向年之敗逃  
送死者亦何曾不操今之調邊即逃者何曾不借操  
練名而卒不得一兵之力豈以屯而廢練之故耶夫  
屯亦練也勤力合作則力易生驢吟耦耕則心易齊  
農隙操練則耳目易一以平時練力練心之人又有

古今議論參 卷四十九 兵部

三

半年練耳練目之事安見屯之廢操而能弱兵乎觀之近事則操者如彼考之古法則屯者如此當時度勢則糧餉無所措計之人力則借兵力以開水利可省雇值以屯入抵餉可省餉金度之地利則旱地費省而利厚宜于北兵水田費多而利微令習者參焉總可救匱屯不効兵百不失一願當事諸公博采群議爲管平之先計勿爲孔明之後悔也

未頃而圖識破管平妙着此篇不汰而汰不減而減下篇三爲農兵七爲練兵即起管平商榷亦當

古今議論卷之四十九 兵書 七  
北商受法

屯田議

董應舉

屯事非難也而不兼兵之難屯而兼兵者非盡兵而屯也。集其衆力以開溝洫。遂築塲登稼。擇其不任餼者以耕。如十人之中。三爲農兵。七爲練兵。農畢應養兵。專訓練大事。則合力而作。時事則專業而工。以一農兵可治旱地二十畝。三農所入可省十八牛餉。此也。而兼兵之利也。也不兼兵則屯費廣而初利微。兵不兼屯則兵坐食而國難繼。古以兵屯。其效力見。今分而二。此其所以難也。然盡兵而農。則又不可。蓋農有應養之事。兵有操練之事。當應養而操練。則田事妨矣。當操練而農。養則兵事又妨矣。古人屯田亦用游騎護作。豈盡兵而農之之謂乎。然則別禮所云。寓兵于農。何謂也。周禮一井之田。出車一乘。出甲士三人。是八家而僅甲士三。非盡八家而驅之兵也。詩曰。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蓋于此。而講武于此。而擇位。健以備甲士。故曰寓云爾。故無事則甲士藏于農。而助耕有事則當先而戰。此其制也。然此言之周亦未盡。農而兵之也。明矣。讀者曰。兵農合一。屯練相兼。此

但美言無當實事愚以無兵不可以成屯蓋兵而農不可以爲兵但於其中擇其不任戰者以耕令其力以開溝別達大事合作既可省費耕之所入亦可省餉此則養兵而去坐食之害屯田而成功最速者也不然兵不可撤食不能繼今日請帑明日請餉坐食而自窮生亂而益敵天下不危末之有也

施爾奮曰井田之法寓兵於農此中土地國家無事之際其立法則然也後世議屯多是邊地胡騎搶攘之故三時力田農隙講武其說自不能行

先生議三爲農兵七爲練兵農專農養兵專訓練歷代屯政得未曾有

屯田議

夏允彝

天下有異天下乎今乃愧嘉隆嘉隆愧成弘成弘愧洪永用益耗矣猶可諉曰日奢本朝視宋詘宋詘於唐唐詘于漢即又何說也臣嘗考之古者無棄地地藝五穀有溝有洫有溝有川故其壤悉膏秦夷其制至漢而微然其溝洫間存至唐而湮至宋而絕迄於本朝大川陸矣故今之大地類半荒然則用以代諫惟田之錄屯事不舉何路而優歟雖然屯之爲事利百而不害一卽無賴臣言顧其廢有錄難卒舉則

古今議論卷四十七

三

臣請自爲難而開之則難臣曰地氣南矣北之地辛剛疆燥其性則然勃壤輕疊彌望千里撓瘠之所聚鋤向之揚沙一至爲陵爲阜何道而可耕臣則曰水行地中如血周肉三代所都三川之間森與之郊草入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豈其以突爲室乎日招雨師而噴浴土乎地可使棘也亦可使肥也大川引之小渠灌之平陸井之何地而不宜教臣請畧言耕地瀕海之上北抵遼海南濱青齊虞集所靜甘沃壤也豫州之境伊洛渾濁汝蔡洎息濟兗之郊濟泌泗沂

三秦之地。涇渭涑涑。江淮之間。水波大泛。塘堰不治。沉陸大劇。以濬以濬。原大澤肥。奚必朔易并瘥之。彼飛沙成阜之區。棄鴻功于石田也哉。則難臣曰。地有軍有民。民自田耳。瘠軍荒。業實主歷年迄今而復。撫民以資軍。民則何辜。臣則曰。不擇人也。盡田而屯之。田乃官乎。官自治田。即民乎。驅之以勤。或曰。吾力不給。則貸爾資。惟牛惟墮。予我乎。取昔者張全義之尹河南也。業不易土。有勞有資。有積有比。里而重其相助。五代亦劇擾耳。維彼一方。既富且康。今即時

古今談錄卷之九 兵部

事急何論此。藉第令民田治粟。日多國乃自略何。必官。則難臣曰。專設官乎。尋行乎。即鹿無虞。空祿祿耳。集民相稅。事乃大擾。難犬爲空。蘇軾嘆之。臣則曰。毋發而官。嚴責長吏而稽其成。吏喻巨室民。則其備稽較必切。視算必工。縣吏有術。田事畢舉。則難臣曰。土勸不明。民不加務。今茲用誠。資將焉取。臣則曰。馭民如馭吏。賞罰以爲權。以粟得官。爰有卜式。以粟除罪。錯則籌之。能以萬夫耕也者。是可吏。萬人能以千夫耕也者。是可吏。千人子若孫。能嗣厥業。斯嗣厥官。力

田之科。詎曰非古。耕且倍差。則難臣曰。北之水暴泛。無期一橫而溢。厥潰靡涯。何以取之。而周厥事。臣則曰。懷襄之勢。餘地則安。惟其不疏水。是用濬以濬。以濬以濬。以藝則水也。日治則難臣曰。北民惜耳。首驛而農。勞將倍南。其民將弗堪。臣則曰。苟置之耳。有其農之北。乃自逸。東南之地。高下以殊。其壤之高。桔槔相引。僅引而及。北之山泉。溢地而出。暨河之流。與地黎平。大海之勢。趨于東南。潮之所至。以激以潞。遶海而西。則繁之潮。不爲災。故東南則勞。惟北則逸。則

古今談錄卷之九 兵部

難臣曰。惟地之膏。繁其精華。量則有竭。索之大繁。地何以堪。臣則曰。惟人之力。弗用則索。惟地之華。不取則朽。昔者南唐之世。壤地至狹。蘇州之域。管田軍近萬人。田事至勤。穀價大賤。暨宋一統。淮湖通流。穀自外來。田事亦惰。穀貴十倍。惟盈惟縮。人事耳。地曷與則難臣曰。燕節之豪。若勳若戚。名田大夥。廢而廢耳。苟闕而獲。彼則攘之。臣則曰。隱民維瘠。田斯憂耳。主者。蒙其力。能某人。請與而約。誠而田也。何爲墨墨。視坐耗闕。幸以其力。微農師。民貸家資。蒙貸民力。厥利

則燕則難臣曰民屯治矣軍屯若何荷戈之雄責以負鋤農事大苦服牛則可鞭虎奈何臣則曰上爲之師吳之屯也孫權自占畝唐之屯也子儀卒先陛下不憚九推勞幸舉先朝事官中隙地咸播獲因詔諸大帥身倡屯屯多者視首功人自競審然者屯事大興利便非一卽陛下諸臣能言之無所俟臣以此文庀事事當如此文姬公旦之考工也

屯政議

楊廷樞

天下財匱而憂財猶人饑饉而思食也財匱矣謀竭矣無旦夕取携之便而後謀之于屯猶饑者蒙袂死轉於道而謀者方荷耒耨衣襦俶載兩畝出而號於市曰吾急其旦夕需也必無及矣雖然以今日之屯而救今日之饑非策之善者也以今日之屯而救異日之饑則策之善者也古之善富國者莫如管子其地均之數山林藪澤汜山蔓山澗澤山之無木地之無草木人之不得入者莪百而當一十而當一九而當一五而當一則無虛地也上土五粟五沃五位五隱五壤五浮中土五志五臚五檻五剗五沙五堀王土五猶五牡五殖五獸五鳧五桀隨其宜而種植之法至盡矣乃商子有農戰之令呂覽有任地之篇善謀國者豈不以食爲急哉國家定制有軍屯有商屯而軍屯則有邊屯有內屯有京營屯有錦衣屯有各衛所屯益四萬八千七百餘頭悉本高皇帝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米之意夫商屯之始也鼂錯人累塞下之議也軍屯之始也趙充國屯田湟中金城

之畧也。商也。則自葉洪改輸粟爲納銀。驟加鹽課百萬。富商大賈棄邊以徙家於淮。商重困而屯坐廢。軍屯則京營錦衣或隱占於豪貴之兼井。而各處衛所又陰借于軍民之授受。然隱占者故籍具在。既易清查而授受者民習爲恒產。軍得其微估。而上供者不歛。其復之非難也。惟商屯既圯。國家既不能驟減鹽課。積重以與天下更始。而商賈之黠者且計以術誘之。恐旋復旋輟也。未終而止粟之令下矣。故復之爲難。卽欲復之而商不應則亦難。故洪之罪尤桀也。然市今義論卷之四十九 兵書 上

則今之所議者軍屯耳。以荷鋤戴笠之衆。卽爲棄塞守。俟之用省。輸將之費而習胡虜之能。所尤急者邊屯耳。夫邊屯有三擾。風沙。曠日。目不得視。手不得發。是天擾之也。廣漠高阜。沼沚俱絕。枯槁不能爲功。是地擾之也。溝壑未列。蹂躪忽生。既妨我耕。亦攻我守。是虜又擾之也。三擾不寧。屯事不成。故議者欲招流亡募土著。給牛具。開水利。捕蝗。畧墾。蠲賦。稅止屯學。種種俱善也。而卒不免於糜餼塗炭之說。然則屯固不可復與。夫古之行屯者。曷矣。武庚之于斜谷。

郭尚父之于河中。羊叔子之于襄鄧。范文正之于陝西。皆與鞏相雜而屯者也。武帝設戍已較尉。屯之車師。屯之輪臺。此與夷相雜而屯者也。有其人。則法出有其法。則政行。否則屯政不復。雖日進月進。豈能佐左藏之盈。而一發再發。可以濟九邊之急也哉。

與夷雜而屯。從來議屯者未發。



古今議論參卷之五十

林德謀朱公慕韓  
關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議脩車戰

余子俊

自古命將出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故世有以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皆有成法然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析等門庭冠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爲陣止

古今議論參

卷之五十一

一

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以鹿角補塞凡賊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賞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不過百步技能我用槍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遇其驕橫或尾擊其隨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嫌策不獨之馬亦脩邊至計也

按宋李綱論用兵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吳淑請復車戰之法謂匈奴所長者騎兵非運車以制之無以禦其奔突陳建治安議一曰宜脩車戰以當

勝騎蓋戰之用車一牌之鎧甲也動則足以衝擊止則足以連營李滄溪論舟師有曰劍櫓如鼎可使瀕海無露國恩亦曰垂遠成慢能令舟曠有安宅車戰可不講歟其法其善於宋魏勝如意車弩車砲車制度具有倣而用之可也

古今議論參

卷之五十一

二

論車騎

周士隆

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左傳云卒乘輯睦公乘無入卒列燕長車馳卒奔乘晉師先偏後伍亦爲卒乘列故毀車崇卒必有自來而古書未有記戰騎者要之升陞入隧山澗阻非車所能用其必藉卒以濟而未嘗不屬于車乘耳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六韜均兵分車步騎各有屬餘戰之法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夫險形貴有相似者乃與平地一聚區截已是虛談易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一車當十時餘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一車當六騎夫車步騎相當得勢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踰騎之所馳何止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截滅不待知兵者知其謬也戰騎出匈奴所謂控弦引弓管子蔽騎冠始服專指北狄唐太宗謂蕃兵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鼎建邊胡始用之泰遠有時卒將冒標始爲戰騎陷騎遊騎之法且云車徒常教以正

騎隊當教以奇若後代棄陣揚子馬非古法也

○ 議造戰船募水軍疏

李綱

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墜因風縱火焚其船後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太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旌旗戈甲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青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

古今議論卷一

卷五一

五

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勝橈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賊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數習擊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于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闊不果行後用其說始設至今則大河有偏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

8 論海運可習水戰

丘濬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州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乃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其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臣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通閩又臣嘗因是而與方天下之海道概秦運舟海粟以紿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運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

古今議論卷一

卷五一

六

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已通行矣然吳既可至閩閩之至廣裕易易然今日誠能用軍三四萬人舟三五千艘銷滄海之滄海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趾噫當元盛時而知爲此計則張士誠方國珍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攷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學南粵收東隴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臣竊以爲船謂之樓其質必大蓋所費不貲也諸凡爲運舟者

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消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哉。

論戰船之弊

陳益祥

咸。太。保。繼。光。戰。船。之。制。有。福。冬。鳥。快。號。五。楚。福。船。景。鉅。以。橫。截。衝。犁。有。車。碾。螳。蝦。之。勢。冬。以。翼。傍。擊。鳥。以。備。飛。伏。仗。以。助。衣。驅。號。以。勝。功。級。以。次。漸。小。海。戰。之。長。技。也。其。後。浮。暴。節。省。者。乃。以。冬。爲。福。無。可。以。備。衝。擊。而。以。三。板。爲。號。又。無。以。資。斬。截。至。于。三。汛。小。修。五。汛。大。修。則。估計。料。費。非。不。期。于。堅。固。然。而。上。下。官。吏。以。及。胥。隸。之。剝。削。總。哨。捕。日。之。侵。尅。十。已。去。半。工。匠。苟。且。莫。敢。誰。何。而。戰。船。如。紙。矣。且。五。船。也。兵。各。有。定。額。今。則。上。下。官。吏。以。及。總。哨。鄉。宦。虛。名。另。糧。一。船。不。過。數。人。查。點。則。臨。期。雇。倩。自。相。欺。隱。以。避。一。時。耳。目。亡。論。擊。矢。無。大。卽。倉。卒。風。濤。起。旋。開。蓬。皆。不。能。辨。又。製。造。軍。器。火。藥。皆。苦。鈍。虛。冒。不。堪。應。用。嗟。夫。以。爲。世。方。承。平。無。事。于。此。則。不。宜。以。生。靈。膏。血。供。此。戲。弄。以。爲。患。患。豫。防。必。不。可。已。萬。一。海。警。告。急。而。經。船。鬼。兵。操。挺。其。器。何。益。毫。末。余。叔。汝。翔。兵。防。論。云。當。高。皇。帝。時。養。軍。以。守。邊。海。旣。而。軍。皆。萎。腰。生。食。則。養。民。壯。而。軍。之。食。如。故。旣。而。民。壯。徒。爲。郡。縣。承。符。從。使。

則募客兵而軍與民壯之食又如故今兵不足恃矣  
又將誰恃乎嗚呼有司託言爲民禦災捍患酷刑笑  
斂以資軍興貧者至于賣妻鬻子體無完膚半供兒  
戲牛充官吏之橐不亦可哀哉  
此閱海最痛心刺骨之論也嗚呼豈獨吾閩哉

增脩器械議

古之兵器見于周禮者五戈矢戟鉞矛是也說  
者謂此車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則有弓矢焉五兵之  
外有鈎有刃有盾有弩戈戟主刺矢用以擊矛用以  
句其矛之謂夷者意卽詩小戎之衞矛是也方車載  
時敵遠則用弓矢稍近則用矛以句至施戟以刺  
短兵相接始用刀鈎焉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  
無車戰惟用騎步制兵之法亦惟以步爲主矣今  
制五十軍爲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無古之所  
謂戈戟矢矛與弩者意有神劍火鎗之用以代之故  
不復置戰然弩尚用于廣右之獐獐而湖廣苗人所  
用之句刀卽古矛之遺製也臣愚請命臣僚兼通文  
武者講求其故加用矛弩二器仍下湖廣二道選其  
精于二技者赴官教習若夫矢之爲失略如今俗水  
棍宜依古制更備此器以擊虜馬之足亦不減宋人  
用麻札刀也蓋虜惟用弓矢一事我旣用弓矢又用  
火鎗又復用古人之弩之矢之矛則虜之長技一我  
之長技五以五制一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

我之長技也。幾千百步之外矣。

古今談論本  
卷二十一  
茶

茶法

章 漢 國書

國初茶法專以易馬與秦隴無異也。歲遣巡察一人凡私越境者刑無赦。嗣是廢置不常。奸萌竄起。遂使建始之茶私越沅黎。武岡之商擅抵蒙雅。議者猶欲利其餘。謂十而稅一。不知茶以引計。不及引者則謂之繇。殆如宋人之長短引。然而又可因以爲利乎。其失甚矣。或者議曰。金牌之制。差發故在也。使能師其遺意。稽徵引之目。而繳報以限。嚴互市之令。而訛察以時。洞門之茶。馬有司可復也。黑水之批驗。有所可

也。或又曰。無引之茶可知也。無茶之引不可知也。是

洪武中戶部言四川產茶凡四百七十七處。歲什謀一計可得茶萬九千三百。勛有奇。今有司市易。益馬詔從之。宣德中茶戶上新年深茶朽戶多死。亡其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賦價不堪。乞賜減免。上諭尚書郭敦曰。宋陳恕爲三使。視利增

茶課特非。今歲額決不可增。他役定當減免。蓋茶刑蜀人資之。不但爲市易之用也。按市易不得不利。而增課給役。害有不可言者。楊忠愍及茶戶皆痛言之矣。

國朝茶馬畧

附駢制

西戎茶馬之市。自宋已然。蓋土蕃瀟。醜。臘。臈。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國。藉。之。可。以。得。馬。以。草。木。之。葉。易。邊。場。之。用。利。之。最。大。者。也。但。茶。禁。當。嚴。馬。數。當。覈。今。之。茶。什。五。爲。奸。商。馴。偷。私。通。貿易。而。所。得。之。馬。又。多。疋。瘕。殘。疾。不。堪。騎。乘。直。與。之。耳。非。市。也。

馬政

袁黃

虞以畜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較人掌王六馬有廋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節坐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主其教圉人供其役厥後鄒有小訓之稱魯有駟篇之頒秦非子汧渭之蕃息衛文公驟牝之三千周之季世猶若是其盛焉漢初民出算賦以備車馬在官則京師有天子六廐在民則于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服卒三人于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焉氏居

古今談叢

卷五一

兵部

十四

塞則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于時內羣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郡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百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盛難矣又令民得畜邊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庶匿馬而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馬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驍貊以資糧食則漢之馬政

已不及其初矣唐初得突厥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于赤岨澤徙之隴右令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自貞觀至麟德中而有馬七十餘萬匹萬歲失職馬政頽廢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千六湖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復蕃息安祿山陰遜勝甲馬歸范陽而肅宗收兵乃詔百寮以後乘助軍則馬之畜牧以資敵耳厥後代宗括民馬爲團練馬元和間又以絹市馬而坊地廢置不常馬亦復無禁時之盛宋太祖置蕃馬二務太宗時以京馬分牧于諸州真宗又置驢驘院

古今談叢

卷五一

兵部

一五

皆總之以羣牧領之以守倅牧養于官者也神宗朝牧馬漸蕃言者爭請以牧田賦民而諸監漸廢及王安石保馬之法行而公私俱困于是市之夷牧或易以布帛或易以銅茶南渡後雖嘗置監于餘杭之南蕩而江浙間馬無所展宋之馬政不復振矣我朝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致其牧馬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人則有橋腰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徙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允南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



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前輩謂賦之于民。不若貨之于邊。貨之于邊。又不若牧之于官。今國家兼三者而用之。其牧于官者。卽唐四十八監。宋十八監之意也。然監坊放地多被權

古今談論

卷五十一

一

壁奏討。或爲皇庄。侵佔弘治間。雖嘗清理。而因循欺蔽者。不能盡無。以致牧地日蹙。而孳息未蕃。猶于三百畝之田。可贖百口。今地一頃。而牧馬不能二匹。當差官踏勘舊牧地。果有膏腴可樹藝者。不問侵佔未佔。俱發民爲業。量起徵科。以助餉。株另擇山林原歷。難耕而宜牧者。置爲牧院。如此則所征之餉。株可以資飼養之。不周而所量之牧場。亦可免勢家之委奪矣。其牧于民者。卽王安石之遺謀也。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既免其糧草。復免其他

役。今甘則諭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征輸如故。既爲身而差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食。其害比宋爲甚矣。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賣價。一馬之斃。未償而後。馬復斃。前歲之生。未俟而後。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因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順天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爲甚。今當悉牧之于官。不然亦宜優爲之制。如一家養馬一匹。當盡蠲其雜役。量充其糧稅。用

古今談論

卷五十一

一

禮特居四之一。今當倣其法。凡駝馬四則壯馬一。卽以此五家爲一伍。一伍之中。歲止責其一駒。毋馬過十二歲。卽委之于養馬之民。聽其鬻賣。不責其直。而復給以新馬。四但爲社五社。爲甲甲有長歲一。則其肥瘠。絲是而覓者。責其價。生者課其入。庶無損于官。而稍寬于民矣。又官馬民馬。凡有征行。給于騎士。須先盡強壯者。後及次者。皆書其齒毛體。瘡及主者名。瘡弱者勿以給。非惟行陣有誤。而偶致損斃。恐累軍。臨饋。凡給馬有損。當依周禮。旬內則償。旬外則否。

之意。勿泥今律。虎損並不推條之文。蓋軍人食困。固  
有實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者。何可不諒也。雖在旬內。  
而馬有奇疾。不救衆所共知者。惟取同伍保勘。以皮  
毛入官。而已。雖在旬外。而餉秣不常。非時馳逐。凌虛  
致死。爲衆所共知。亦審其情。而責其償。不可盡泥也。  
若今之茶馬司之置。以無用之茶。易所重之馬。似未  
爲失計者。然設官分吏。計民課茶。固已不勝其費。及  
其得馬而回。也在道之糧草。停泊之廐驛。大率一馬  
之費。不下二十千。而所得之馬。又未可用。曷若減市

馬之半。直賜養馬之民。戶而易其一。瓶中所餘之駒。  
則貨不出國。而馬自足供也。

施爾奮曰。蔡九峰書疏。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  
名官。馬兵政之大者也。兩朝馬政之害。先生歸  
咎。襲用安石保法。丘文莊也。極言之。此神宗所以  
致思於文彥博也。先是有科錢買馬之令。文莊因  
請改馬折價。意以南地當不宜馬。移價北地買之。  
即折價折邊便宜之計也。後是馬日減少。太倉邊  
地。幾百年之積折價之誤。恐必有執爲咎端者。

馬政

林貞勝

成周之世。藉國馬以行軍。資公馬以稱賦。牧馬之制。  
平時則官給。戰時則民供。調發而天子之都。諸  
侯之國。士大夫之家。亦未嘗不自畜馬。所謂以官民  
通也。繼周以來。其法幾變。牧於民而用於官者。漢也。  
牧於官而給於民者。唐也。至於有宋。前則牧之於官。  
後則牧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民。牧而得失利。病  
皆有可言者。夫養之官者。典守忘而侵牟起。則病於  
國。牧之民者。亡失多而賠償困。則病於民。市之於民。

者。馬未必良。而國費亦廣。雖猶愈於牧之民。要終不  
若養之官也。我朝兼用其制。內地則民牧。以給京  
師之用。卽漢人內郡之令也。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  
之用。卽唐人監牧之設也。而陝西四川。又設五茶馬  
司。卽宋人市之於民也。其制可謂悉矣。然法久則  
弊滋。而病亦有不免者。且馬之生也。有報駒之令。馬  
之損也。有責償之條。日有生日。有斃而地之所出。不  
勝其所償也。報齋者。科派之障。卽表者。開霽案之  
門。而軍民之困。不至於流徙不止。茲欲減銀以究之。

則軍餉何可缺。欲增地以克之。則部額何可更。莫若倣國初之制。而酌時宜以行之。屬公平通變之人。脩犬防均齊之法。其地皆亢旱地。微磽然後簡牧軍。而乃馬給之。亦地三頃。令牧馬一匹。而又量地肥瘠。爲均通之計。其養馬有專役。諸以他故差者。悉已之。以餘地徵者。量減之。載之。戶籍略如民屯故事。兩限完徵。以給軍餉。斯牧不稱疲。馬不稱乏矣。不然。雖日一點印日一北徵。而催借還賣之奸。終不可。軍馬政其能有興乎。嘗考洪未開所定草場。自東勝至古北口。

古今談論

卷五十一

論

三

幾萬里地。多饒水草。便耕牧。而汾涇寧州與汧渭之。境又多閒田。不耕則擇地以立蓋牧。設法以管溝塗。簡牧蓄之軍。以兼屯糧之事。取稿總之。賦以供芻牧之需。庶馬匹不必市於官。而軍之所牧者。自足。以給料價。不必費於國。而屯之所刈者。自足以供。且溝塗畫而疆域益張。糧草充而守禦益固。始固馬以興屯。終固屯以阜馬。內以重邊關之勢。外以張制虜之威。而中原之民。亦無役米保馬之苦矣。

議罷馬市

楊繼盛

臣至都下。見僉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其狀竊意土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開馬市。乃和議之別名也。虜素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掠如此之慘。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共知。四夷共喻。方今各處兵馬已集。糧草器械已備。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構糧草。精器械者。爲何。不有以振百姓仰望之心乎。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之慘。姦淫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共一死。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讎。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讎。厭甲兵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不忠。豪傑效。用之志。乎。自去歲天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

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我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邊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不憚天下脩武之心乎。宜大人民懷携貳之心久矣。一向雖有役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不敢自肆。今馬市一開。而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不可勝言。此不又開邊方通虜之門乎。天下人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不敢

古今談論卷五十五

變動。今馬市一開。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虜虜。尚不能服。羣起爲盜。又焉能制。將來腹心之變。不可勝言。恐起百姓不靖之漸者。此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疑畏之心。尚在今。皇上聲罪致討。謂兵半年。及至于今。此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寬我虛實。目中又奚有我哉。惡長胡虜。輕中國之心者。此也。大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騁摩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思天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

開市。彼遠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卽行。借微擅關。久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威遣參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資。或因市馬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而彼反。得以愚弄乎。我失恐望胡虜。殺許之計。若此也。胡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廣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

胡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歲乎。未久之計。將安在乎。臣又恐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者。此也。夫中國之市馬。非以耕田。爲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奇養之極乎。孔虜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棄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然則馬市之不利。我中國明矣。而于虜。販則甚利。爲蓋數十年來。

唐賦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人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勢也。去年人寇莫敢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利。尤馬又多。據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人而再撈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致之利。是昔日被擄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

疏上杖。王錫爵曰。言皆治國良規。世廟以爲

阻撓何也。未信。則以爲謬也。也。馬市遂開。事勢根

根。上思楊繼盛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微遷

戶主事。三日遷刑員外。尋改武選。郎盛遂疏嚴嵩

十罪五奸。此不可謂非信而後諫也。世廟惡惡

命鎮撫司叩訊待夫。此又何也。嗚呼。悲夫。蓋有其

王崇古  
劉虛其同議

北虜貢市。世宗時。修答淫燕不道。孫那吉叛。祖來歸。乞降。久之

傳答。念其孫乞歸。詔縛叛賊趙全來贖。既僱答緊

趙全入朝。王崇古具疏言。虜執叛易孫。請封輸貢。奏

上。詔集朝臣會議。有言便者。有言不便者。崇古上書

其略曰。貢市之議。先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于逆鸞

借以猶虜。故其勢必招集僥倖。得志於中國。今僉答暮

年悔禍。且感激朝廷厚遣。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

誠。竊謂昔日。設虜若來。職通貢。賜答自有常數。如其

叛盟。於吾撓伐之威。未嘗少挫。會大同巡撫應策亦

言。求貢與馬市不同。况僉答再使。懇請若重違其意。

恐阻向化之念。且驚忿不平。終爲邊害。機會一失。不

可再得。勇心更張。不可復合。識者又謂。倉皇臨市。恐

生外變。果若人言。臣請以身當之。又虜所需鐵鍋。最

急。頃郎議。禁不與市。今聞廣備。要則不可復爲兵宜

藉。抽出宜餉市之來。歲責令如數。更於是酌其入貢

掛。據。願。益。貢。獻。之。期。際。其。貢。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

所。設。市。場。在。不。同。以。左。衛。威。虜。堡。在。宣。府。以。萬。全。石

衛張家口在山西以水泉營。每歲刻期開市。將○兵○憲○臣○臨○閱○礮○礮○鐵○軍○器○各○有○禁○約○虜○人○毋○持○弓○矢○甲○冑○便○得○與○沿○邊○居○民○有○燕○相○易○在○彼○不○肆○惡○度○我○亦○應○加○存○恤○往○年○燒○荒○巢○巢○兩○招○讎○害○不○得○已○之○厲○政○今○宜○盡○免○以○示○招○撫○制○曰○可○  
肅○皇○帝○威○足○鞭○撻○四○夷○其○許○貢○市○意○存○綏○靖○非○備○和○弱○計○也○而○未○流○之○勢○必○有○如○楊○忠○愍○所○言○者○其○議○自○不○可○易○故○夷○狄○一○門○如○魏○絳○和○戎○揚○雄○諫○不○受○屏○于○朝○等○篇○盡○置○不○朱○云○

古今談論卷五

卷五

五

○ 羅琉球進貢疏

翁正春

看得琉球國中○山○王○稱○去○年○十○月○返○國○遣○使○報○請○脩○貢○去○來○情○形○俱○異○常○態○夷○使○多○倭○夷○匪○跡○其○間○貢○物○皆○倭○器○錯○雜○其○內○其○心○最○猶○其○計○最○巧○已○非○平○日○恭○順○之○意○竊○謂○彼○所○執○之○詞○為○報○歸○國○似○宜○不○必○逆○許○舉○阻○以○啓○疑○貳○之○心○姑○一○面○量○極○柔○遠○釋○一○面○申○務○將○士○嚴○加○防○範○其○入○貢○方○物○除○琉○球○瑣○瑣○匹○及○布○而○外○其○餘○或○令○收○庫○俟○彼○貢○使○還○日○一○槩○給○付○帶○回○以○正○天○朝○之○體○蓋○中○山○被○擄○而○折○於○倭○一○旦○持○倭○器○而○公○然○渡○海○以○來○其○為○倭○校○之○而○令○其○載○以○暗○我○乘○以○聯○我○以○為○敍○源○源○之○來○或○可○規○厚○利○而○借○偵○探○之○便○又○可○以○窺○虛○實○此○可○不○問○而○知○也○故○無○如○絕○之○便○即○不○然○亦○宜○布○文○告○以○示○顯○罰○造○則○十○年○遠○則○數○十○年○俟○其○自○立○方○與○脩○貢○亦○未○為○晚○再○照○邇○年○以○來○閩○中○奸○民○越○販○視○倭○為○金○穴○每○年○造○大○艦○而○往○以○小○艇○載○白○銀○而○歸○向○之○巨○筏○長○舸○無○一○不○藉○倭○有○禍○之○生○也○尚○恐○言○哉○故○絕○興○販○以○杜○亂○萌○又○今○日○所○宜○亟○圖○者○也○顧○中○國○之○服○夷○秋○也○在○自○為○謀○而○不○在○夷○之○貢○與○不○

貢與狄之畏中國也。在先有備。而不在貢之絕與不絕。况彼既名爲進貢。而我遽爾阻回。則彼得執以爲詞。縱不至挑激。速釁亦恐非莽達之體。臣以爲宜宣一勅諭。到彼若曰。爾國新經歲破。財匱人乏。何必開關達來。還當厚自繕聚。俟十年之後。物力稍充。然後貢來。未爲晚也。見今貢物着巡撫衙門查條。倭產者其悉博歸。係出君國者姑准收解。以見恭順之心。其來貢之人。照舊給賞。即便回國。不必入朝。以省跋涉勞苦。夫然則既足以示我中國之恩信。又不墜彼

外夷之衝中。所謂不絕之絕。乃於絕者哉。

文簡此疏。卽楊忠愍不許馬市之遠識也。吾鄉陳履吉先生亦言。倭奴自洪武以來。隨貢隨寇。後飲約貢。毋過三舟。人毋過三百。刀毋過三十。未幾要東康守。臣幸無事。祇請俯順夷情。名爲貢。而定偵我內狀。被掠無度。此所謂開戶延寇者也。悲哉。守臣之爲守矣。

古今談論參卷五十一

閩中

林傳祥朱公  
施有翼爾審訂

五刑解

家語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責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爲奸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

五刑論參卷五十一

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昭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圖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變圖之獄而無犯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

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審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罟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

按孔子初仕爲中都宰縣司空爲大司寇相事其攝也爲司寇者刑官也述易定禮樂刪詩叙春秋其作也春秋者孔氏之刑書也天生德於孔子乃其止職審教而若皆命以刑以刀鋸刑則少正卯侏儒是已以筆舌刑則二百四十二年間亂臣賊子是已少正卯兼有五大惡謂其人非竊盜之

五刑論參卷五十一

流乃奸雄之黨誅之足以明奸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萊夷鼓譟士以兵之官樂榮感首足異處此亦足明變圖之獄淫亂之獄至于同狴執訟沐浴薄討無不可以明不孝之獄弑上之獄其在魯史趙盾以不討賊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書弑蓋立法若斯之嚴也觀至氏所載祭書之事經及沒其各氏解國獨何與胡氏傳曰春秋合于人心而定罪聖人順于天理而刑刑因不以次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太則加不獄之人孔子曰大司寇



正刑明辟以察獄。知我罪我者。惟春秋。然則孔子  
爲百世用刑之準。卓爾明允。遂足以知不殺之權  
乎。施有異。

卷五十二 刑罰

三

富壽對

鬻熊

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  
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于天乎。鬻子曰。唯疑請  
以上世之政。詔于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  
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閭不  
私相讎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  
矣。聖王在上。則民積于道。而吏積于德。而民積于用  
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  
王在上。則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  
積于仁。而吏積于愛。而民積于順。則刑罰廢矣。而民  
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  
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腐  
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  
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  
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  
功也。成王曰。受命矣。

施爾答曰。此篇入刑曹。亦太史公律書之意。

叔向論鑄刑書

左傳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詣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末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與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泄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乎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聆聞之國將正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按後此鄭大夫邴新復造竹刑趙范以鐵鑄平刑

書皆迹鼎而爲之者叔向賁之是也子產役書曰吾以救世也蓋鄭之公族汰侈治亂國用重典子產益有不得已焉爾仲尼稱其遺愛豈端以猛爲率者乎馬端臨曰漢法不競崔寔作政論意亦如此

孝文帝除肉刑

漢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勿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殺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誦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臻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爲令。

帝既除肉刑。復除誹謗妖言。已又怒張釋之輕論。驚蹕盜高廟玉環。獄釋之爭執。以爲法皆如是。止當是時。微釋之。幾壞文帝微文帝。亦必不用釋之言。先是高祖與秦父老約。但法三章。蕭何畫一曹參清淨。毋擾市獄。孝惠遂除挾書律。漢室寬厚。有自來矣。武昭而降。開獄起獄。刑出群下。祚祿新恭。文叔用文。柔長者再起。黨錮禍興。邪家竟瘁。跡其所以昌替刑獄之際。爲多。

復肉刑議

孔融

古者淳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得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斷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來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

百八議論卷

卷之三 刑罰

八

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雷。奉信如干和。智如孫臏。寬如荅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鐻。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雕之骨立。衛武之祠延。陳鴻之都賴。魏向之守邊。無所後施也。漢關東整之路。非爲此也。故明德也。君達度深。惟素短。就長。不荷華其政者也。

魏公曹操後徵行肉刑。令曰。昔陳鴻。繼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群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于笞。本與

仁網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公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群同。操顧衆議而止。夫因刑不用三百餘年。操必欲役之鍾陳。豈篤論然。自孝文立法。笞數太多。反以殺人。于是遂以笞爲死刑。其不當死者。則并不復笞之。孝章以來。詔減死一等者。勿笞徒邊。懼笞必至死也。然狼鬪傷人。奸盜不法等。抵死則太酷。免死止髡鉗。又太輕。若斟酌笞數。使可以懲奸。無至于殺人。肉刑不議復可也。

古今論衡卷之二十一 刑罰

九

論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衆。此乃秦之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囚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

古今論衡卷之二十一 刑罰

一

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賊。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聖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窮內之。盡奏當之。成雖答錄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舉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

秦政而下極端爲一切不顧國計此世之大敗也故  
 俗語曰盡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  
 吏之風悲願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  
 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焉爲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  
 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  
 惡國君含諂唯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  
 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  
 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  
 天亡極天下幸甚

漢宣帝用刑深刻趙蓋楊韓皆不得其死溫舒此  
 書可謂對病之藥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篇中有  
 言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  
 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  
 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皋陶之殺  
 人也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四岳之薦鯀也曰  
 可用妻曰不可用既而又試而用之何堯不聽皋  
 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蓋先王以君子長

者之道待天下卒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  
 之道故曰刑賞者忠厚之至也末又言春秋之義  
 重法貴嚴而責人責恕意似皆有所爲而言者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包拯

臣竊見諸道轉運司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章疏相繼頗傷煩碎兼聞審院大理寺日進奏案尤多倍于往年况無大段罪名並是積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承弱無援者則按以深文權勢豪猾者則縱而不顧內則徇一身之利以植其私外則竊振職之名以圖其進效尤無耻惟恐不及至有公清守節之人或不曲事左右爲衆所嫉者卽被加誣構成其罪遂使守已之士或負

古今議論

卷五十一 刑罰

一三

終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務德澤罕用刑法故董仲舒曰陽爲德爲春夏當和照發生之時陰爲刑爲秋冬在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亦當上體天道下爲民極故不宜過用重典以傷德化昔暴世法網凝密動罹酷害不能離命卒致潰亂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臣願望聖明鑒于此言而無忽焉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忠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雖在朝廷累降

詔命約束寧或違寡此弊不去爲患深微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應轉運提刑等並令精選廉幹中正之人以充其職苛細燔激之輩屏而不用天下幸甚孝肅咲此黃河清而所言如此故知肅祀之咲開山便是刀矣

古今議論

卷五十一 刑罰

十四

爲李膺杜密等黨事訟寃

陳 蕃

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忠壯履以忠忤。旨橫加考按。或禁錮閉隔。取死徒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譬自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孰能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者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人君者。攝天地之政。乘四海之維。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民無罪于獄。殷無辜于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于房掖。園用盡于羅網。

古今議論

卷五十一 朝野

七

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者天所棄也。天之于漢。懷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警陛下。除妖去孽。實在德。德臣忙。劾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時天變。淳至。聞有嘉禾。芝草。黃龍。見寶武上疏。其辭略云。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寶賢。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來。今者陛下有獲。辨伊呂之任。而虛爲亂臣。

賊子所誣。凡其所行。不令天意。不宜稱慶云云。又

蓋寬饒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王莽既誅群盜。會長安宿猾巨豪御史大夫御史丞陳輔挾私。臧橫誣廢黜。卿昌公乘與各爲之訟。鄒陽所謂積愆之爲害也。宣帝時。御史大夫張禹。因殺漢使者。吏士百數。耳延壽陳湯。謀矯制發城郭諸國兵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排尼之甚。至劉向耿育。同上書。以爲湯延壽之後。凡奉使外變者。未嘗不陳。鄧玄之誅。以揚漢國威。大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

古今議論

卷五十一 朝野

七

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甚非所以勸有功。而厲疾士也。馮奉世亦以謬事王莽。假假便宜。誅斬之功。不錄。杜欽引湯延壽。訟奉世寬其累。云罪均刑殊。則百姓或功同賞異。則勞臣疑。今奉世沮抑不揚。非聖王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云云。又李邕以挫張易之輩。氏之卻下。更論此。孔章願以身代邕。其言曰。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此者所知。而其于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以成就陛下裕能之德也。凡此等類。人主不可不知。

論韓國公冤事狀

解 經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恤于不睦固天下之所共誅幽冥之所同憤者也然于事嫌不執之中辭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胡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此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事之理大謬不然

古今談論卷之二十一 明書

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不然之富貴哉善長于胡惟庸則任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侄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于今日之富貴者乎丑人之年邁氣頽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惑其中也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

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太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失刑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今尚如此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疎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私心竊計意謂左右近侍必有爲陛下言者公卿大臣臺諫御史必有爲陛下言者而事究未已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爲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

古今談論卷之二十一 明書

十八

此疏於國家功亦第一



許父寃書

魏學淵

古權閹之殺貞良也以什伯數有死貶所者矣有死獄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死東西市者矣若乃崇崇然列疏姦弁前詞之詬之裸體辱之施桎則受桎施鐐則受夾施櫻與夾則仍載鐐桎受梃盡梃所中結爲墨丁墨丁漸漸階爲深坎坎上微裝葉傳焉不再宿復加榜掠棍促擊赤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肉墜塔墮者塊如礫當此特寧特無力圖生益亦無力竟死矣而番趙之口更嚴淵促之濤暑殷雷 旨故

古今談論卷五十一

十一

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骸漲而黑面與鼻平人驗時不忍復道嗟乎悲夫足下讀書萬卷亦有而竟坐賄三千三百金以死口口微辟能指諫草傳天下而竟坐熊揚賄三千三百金以死乎嘗中夜寢走想極成寢則此時忽有人焉以三千三百金相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在駐當用何名見殺苟得出部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權也而長安故舊自一二人外幸視我如

發冤問抑之輒使人從門縫中辭曰日與日相射也明日可暮來如期往聞人則厲聲叱曰曉然矣取相溷耶明日可早來黑夜匍匐惴惴恐虎避幸手而訖不得見特見矣不遇橫眉賊曰慎之幸毋數數出父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夫開口告人非難無人可告之爲難也屈膝拜人非難無人可拜之爲難也獨范陽長者焦然倡蠶金之議深鄉鄰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責服物以相庇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黃錢三四文伯夷有難豈於陵陳仲所能

古今談論卷五十一

十一

爲者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受賂繫獄罪延其孥反似食更可爲而不可爲不更冤哉已矣追比方始准將就刑獄矣先子生事猶爾爾先子死有敢出而援我者乎縱如弟踰國於獄門老母行哭于道路義士或有矜藉者顧昔不能活父今以自活誰尤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蓋貧賤仁義顯亦謂謬于聖人今而知其竟之明也漢道肅清無耶游使府可無耶劉客籍可無耶先子此肯於首陽山側准若死自思

莖要離墓傍耳。天地鄙陋莫可共語。昔惜車發平望  
高子嘖嘖奇足下不置。僑良鄉賓客傑從俱以遂領  
足下意者扶櫬南返。適又久與程君偕述才人經緯  
甚悉。慨然嘆足下真英傑也。拔血而告之哀  
悲哉。孝子天如先生詔獄論所爲作也。

古今談論卷八

卷五十一

七

乞代父贖刑疏

縱繫女子

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大死  
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  
亡繇也。妾願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上

天子悲憐其意。下令除肉刑。

漢陳咸有言。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  
慎毋與人重比。馬端臨曰。則則黥。採出尤之刑也。  
而唐虞遜之。收罕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  
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釁亂虐之制。繇此言觀。

古今談論卷八

卷五十一

七

之丘文莊稱萬世之下人類得以不絕者。皆漢文  
之德所詒。信哉其言之也。

乞代夫死疏

楊繼盛妻張氏

切臣夫繼盛先任兵部車駕司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誥。旋因鸞敗首賜洊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叩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再發狂論。委實昏昧。後荷。聖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剗去臂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五六寸。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汗。日夜籠籠。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臣紡績供餉。已

一八

議論

上

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于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題奉欽依律處決。臣冒死上陳伏乞。皇上。一回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蠲免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達無。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以報。皇上。臣于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御結無既矣。

乞代夫囚疏

沈束妻張氏

切臣夫禮科給事中沈束。猥以愚昧之性。冒安建言。誠當萬死。荷蒙。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束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餐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沈束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館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累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

古今

議論

上

觀。聖朝仁恩廣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遣。獲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兩鬢無不破之澤也。今臣舅已當番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管容臣夫送父存終。仍又赴獄待罪。臣夫得復見其父。或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天恩萬代。卽結圖報無窮矣。

國朝刑制畧

五清

祖訓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歷涉其中好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置處煩苛頑非守成之君所常用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繫刑刑制闊濶之刑敢有請用比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鮮是觀之可見聖祖以亂國待前元而用重典蓋非得已也

古今議論卷

卷五十一

七

祖制又有獄未成而官較及鎮撫司考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行參治法司客隱許該科重究之旨其嚴衛緝訪官司情狀未經鞫定不得輒紀功次正恐以無罪致有罪之地無功月有功之賞也

出獄議

李攀龍

夫獄之疑者吏或不欲決縣道官猶得各獻所屬三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猶得移中丞臺治獄御史當報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猶得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而奉宣上恩人命至重也司寇使者既出則縣道官二千石官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者舉皆往移焉而一切復案當報之奏傳律令得可事於天子相率坐解圍徑立出民以不究中愛獲致辟當南作解凡氣鼓盡百物甲所不亦已愉快勝任乎然有一報不當無論細漏吞舟之魚即無罪者今不得釋則其獄愈益亡解時後之人愈益自慙不肯變縣官不復識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不復識中丞臺治獄御史矣究者繫囚國苟可以有生孰不引頸從極經中日夜望司寇使者至也我乃各責如舊章又以答掠定之使無有從出之塗哉

成化中得御史陳璽因災異請差官分行審錄重囚大司寇廖莊上言差官審錄不無勞擾傷民乞通

行各問刑案一切罪囚輕者從宜發落重者會官詳審不許淹滯隱匿違者撫按按察司官問罪詔從之恩竊以出獄條例上當從廖司寇之議次即當奉李按察之言

以嚴前寬後寬者天下之平也雖曰貴近不得曲貸賄賂不得周內而非必故矯之也近見言路諸臣偶爾註誤輒因首認獄諸臣奉職無能誠難辭罪皇上雷霆雨露總屬生成然而職列清華情非重大幽憂挫辱羞對妻孥曾不若一狂悍之運弁若蔣其忠者鼓衆以辱部臣幾至刺膚尚得從容而聽部議豈法獨寬于若輩抑夫臺臣戎飭武弁獨仰煩皇上詰問而武弁凌辱部臣罪當何如卽此亦足見其不可輕假顏色矣伏望皇上平以持法恕以容過臣下有不拍頂踵以矢報者哉

先生爲刑科更有疏言及地震之變畧曰自簡無光半係詔瑞之筆青蒲可伏頻傳雀角之詞圖鼎則千有餘人保無久淹不結之冤乎追賊則動盈千萬保無池魚林木之殃乎一二事不効未免事事見疑一二人被譴因而人人莫必上下之間母乃似有釜鬻之象乎夫地者陰也爲婦寺爲兵革爲刑獄爲衛小數者動而干陽坤維所繫不寧也

諸降錦衣擒拿朝臣疏

伏見近來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官較擒拿。臣竊昧死上言。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若錦衣衛復兼刑獄橫視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捨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園。汚獄剛氣。繇此折盡矣。或又暮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擥。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杰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樂之士也。伏乞除錦衣衛擒捕之刑。養士紳廉耻之心。國家幸甚。

陳眉公先生既讀此疏。因言國家忠厚立國久無此事。如有之。當如何。曰。已發在臺省。力爭未發在閣。臣密教至干平日調養聖心。尤在士大夫奏疏。則勿得輕易動稱。其人可拿。某人可斬。云爾。嗚呼。仁人君子。盡聽斯言。雖無事。阜問可也。

問讀宋史所謂詔獄之事其甚於熙寧紹興之間當時祖無擇之下秀州獄苗振之下越獄蘇軾之下御史獄皆臺臣希王安石之意爲之而詔獄屢與逆檜之爲相也岳飛胡舜陟之獄力主其死而後之嚴指日甚益興獄之始雖以詔書爲名而根連株連難出於大臣之意往往相語言之細行其苛者之術一人麗法而天下傷之觀後漢獨行傳所載陸續之不諫尹與黃就之不諫成公淳莫不五毒參至骨肉焦毀

古今談論

卷五十一

李

達古之危刑就有甚焉然王安石之與呂惠卿始朋比而終交惡文致李士寧者惠卿所以傾安石也特勘張若濟者安石所以報惠卿也而逆檜與趙汾之獄詞連張浚胡寅李光等五十人皆欲種誅會檜疾病不能著獄要而寢以是知小人之相與爲惡大獄頗滋後安積成微務爲傾危以養其互全之術而甚惡之流上亂天氣則神人之忿疾必中於其身以遏止其原往者之盛固若是其昭昭而小人卒不悟有則過其勢重而樂於威物也卽以宋事言之紹聖

之時章惇蔡卞用事肥間文館獄欲盡誅元佑大臣雖文又甫粉昆眇躬之語雖治爲文足致榮靈劉摯之死而南渡以後治王時雍等貴國之罪洪易余大均諸人犯彼庭之禁陷不遑之科刑幸皆以爲可赦高宗怒其不直而僅有沙門島之流邊郡之安置夫權貴之所怒雖微嫌而必戮天子之所惡雖大罪而必恕此當時之人臣所以不畏天子而畏權貴也刑罰之事以權貴主之而名法機巧之徒伺其私意以爲輕重則正人之盡適其爵祿之資而喪亂其底如

古今談論

卷五十一

廿一

任者于謙之獄考按者以謀立外藩責之謙正對曰親王非金符不得召符藏內府非外庭所知問者辭窮復中之以謀危社稷而謙遂抵法夫一科之不能詰則逃之於他科以巧傳其獄而社稷之元功且殘於法吏之苛比然則詔獄之禍豈中古以後非堂之斷所忍言乎賈誼曰諸侯王三公而今與衆庶共法偶繫銅髡刑弃市之法非所以習天下近日霍輅有言欲東廠勿預朝儀錦衣衛勿典刑獄此皆尊尊貴貴之議漢以制者所尚也

子告冉有之言甚悉。抑自漢唐宋相襲至今。未改  
乎。然漢帝嘗除肉刑。唐宗嘗除笞背。宋祖則辱罵  
不及於公卿。敲朴不行於殿陛矣。尚書林俊嘗諫  
世宗曰。古者殺人於朝。與衆辱之。非欲剥其體膚  
致之死地。臣猶及見。成化初。廷杖容令厚。綿裹衣  
重。墮。疊。犯。至。正。德。初。劉。瑾。等。權。殺。上。始。起。解。衣。之  
端。釀成撻死之慘。非祖宗之舊也。至魏忠賢而極  
夫身非木石。死者相繼。是小失虛詞。竟與大辟同

科。近憲臣有請詔除是刑。依律問罪者。然世重用  
重朝市之撻。似不能盡無。惟皇上至仁神武。既  
除奸邪。首獎錦衣刑。去今後有殺者。容勿解。不可



古今談論卷五十二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蒼訂閱

孔子論義刑

左傳

晉那侯與雍子爭郭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  
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  
魚叔魚蔽罪那侯那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  
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  
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耐也耐獄那侯專殺其罪

古今談論卷五十二

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  
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那侯  
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  
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域。曰義也。  
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  
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那侯之  
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爲不顧。三言而除三惡加  
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論象刑

荀卿

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殺之  
屬非嚴酷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  
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  
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  
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  
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  
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  
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

古今談論卷五十二

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  
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  
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繇來者也故治  
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  
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性明者言  
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履絺衣者哉

我太祖高皇帝名獄爲貫城謂象天牢貫索以  
凡星有無於內知法司刑獄清濫復勅法司察天  
自考則象刑爲象天制刑其義未有能易者

魏絳戰揚干

左傳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戰其僕。晉侯怒。朝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我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勵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各諄侯。臣敢不敬。軍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愚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敢致訓。至于用鉞。臣之

古今讀本

卷五十一

二

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跳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夫及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侯奄。刑期無刑。殺以止殺。不明是義。鞠斷之音。傷矣。絳戮揚干之僕。韓厥戮趙孟之車。一也。厥後。疆項令重宣裕殺湖陽公主。蒼頭士憂問亭卒。唐宗張議弟張朝。手合柱中。付雒陽獄。論死。榮箕。晉劊入省。

張廣陰。自是貴。取豪猾。皆鞠。勝。屏。氣。休。休。奈何。以。酷。吏。挫。之。乎。唐。憲。宗。朝。京。兆。尹。許。孟。容。掘。捕。神。策。軍。吏。李。昱。不。償。富。人。錢。趙。普。請。誅。陳。利用。驕。恣。不。法。二。人。死。不。奉。上。詔。賈。仲。孟。容。言。尹。京。畿。非。抑。制。豪。強。無。以。肅。清。聲。下。昔。言。天。下。國。家。法。可。惜。利。用。一。豎。子。何。足。惜。凡。此。等。豈。以。擊。斷。勝。任。爲。愉快。者。也。火。烈。民。望。而。畏。焉。故。鮮。死。子。產。斯。稱。惠。人。矣。

古今讀本

卷五十一

四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生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興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悉伏其誅則擇便巧吏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諛過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黠黷而兇鉅者稍復接臂爲政于世行維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佻忒穢敗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賄罪求士不得賢守相崇財利誅

不行此所致也。檢欲與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劉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功臣之死

呂祖謙

昔衛肅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見棄軒王死無  
與近代或者爲因口實尋立功臣怨死之典考諸古  
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禍莫  
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  
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  
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  
人所以一號令而致天下者也然則怨死之典棄信  
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能

古今論衡卷之五十一

忠賢以有起居敗壞亂行陳之間皇帝王應天順人  
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  
枯寵囑強自負恃日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  
大爲之防○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  
五作亂而十犯上號不以暴爲無傷乎且人君之言  
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取有  
黷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  
危險陳突憲綱或姦形將發舉逼宗社乃念斯言之  
可恐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虛前之勞瑩燭

之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  
自居無過之地何怨死爲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  
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奸適所謂賞之禍也雖怨之  
死其能免乎竊以爲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  
拘之以紀律名之以好惡聲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  
罪保勲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  
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  
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

傳曰功臣之貴十世宥之後世免盡狗烹薄恩已

古今論衡卷之五十一

其然有五○免死○十免死○究不能免于一死者豈非  
縱之使陷于罪因以剪之乎唐太宗謂尉遲敬德  
曰朕見漢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長  
保富貴然卿數犯法乃知韓彭趙醜非高帝之罪  
也國家綱紀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徼敬德  
懼而自賊大哉王言恩威並著視夫鐵券誓盟許  
以不死者竟何如耶

崔 器

卷之六

卷五十二

先

韓不知所從夫國以法勝有恩無威德威不能使其  
子養駁基穿七札楚王以爲辱國林慮公其男寵法  
漢君不爲戒罪賤特則去榮何有受法則林慮可徵  
晉文棄原取信以信大子原也奇陳難要翟孟急子  
法則海內無虛不犯况臣郡乎無法也賈至舜昔舜  
德忠長是冠在也臣謹

此葉北大配

斷刑端

柳宗元

此葉北大配補

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感天下之人而從善走罪也感天下之人而從善走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感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畫而人化矣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使犯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數月并不得搔痒不得搔痒不得摩飢不得膳而食渴不得膳而飲涕不得淚泣不得舒悲號之聲聞于里人猶如是而天下之人

和之。經傳之時。之亦。是亦。無而也。機。後其所宜。  
得者。死而。已。平。將。是。焉。何。哉。或。以。爲。雪。霜。者。水。之。經。  
也。雪。霜。者。天。之。權。也。非。常。老。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  
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雪。霜。  
霜。雪。者。特。一。氣。耳。非。有。心。于。物。者。也。聖。人。有。心。于。物。  
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  
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  
殘。之。草。木。豈。爲。非。常。之。罪。也。哉。彼。有。慈。于。物。也。哉。彼。  
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

古今議論卷

卷五十二 刑賞

七

嚴刑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時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乃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安知大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豈其必來而縱也。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獲來。是下賊上也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未知信義者也。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卒致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卒求其恩能使死如歸。而有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

而又縱之。前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違情以干譽。

議雜律

據建

按國初定律。處贓計錢定罪。不知何時始變例爲估。鈔。國初坐贓。貫盈問絞斬。真正死罪。不知何時改爲雜犯。許贖矣。自估鈔例行。犯贓銀二兩。估鈔八十貫。坐死。贓罪輕重不倫。故不得不變爲雜犯。許贖二者皆變法之失。而實鈔估作之偏也。霍文敏奏議謂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爲之禁。欲人難犯也。文臣以其厲已。遂托欽定事例。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是以法輕易。犯贓吏益肆非。太祖制法初意。

矣。建謂聖祖制法。欲傳之萬世而未及百年。卽以變改。不可勝言。如雙溪雜記所謂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亡。如滕都憲昭所謂決斷武臣益貪。縱不簡。祖宗深重變亂成法之戒。而變亂已如此。况于後此愈久愈遠。將若之何。

本朝各省俱有皮場廟。乃國初剝贓吏之皮以儆衆者。然今廉吏良民愛之。故於其去脫靴以留記。貪吏則奸惡愛之。亦於其去脫靴以留記。嗚呼。至爲耐民脫靴。其辱等於剥皮矣。台此漢氏。

復讐議

陳子昂

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桀于饒  
敵人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  
訓。久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修禮理內。飭法防外。  
使夫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  
暴亂不作。廉耻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  
州下邳人徐元慶。先時父爲縣令趙師韜所殺。元慶  
潛爲傭保。爲其父報讐。手刃師韜。東身歸罪。雖古烈  
者亦何以多。誠足以激清名。教旁風。隱厚義士之靡

古今議論卷一

卷一

二

者也。然按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之書一法也。法  
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讐不同天。亦國家  
勸人之教者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臣聞昔者刑  
之所生。本以遏亂。仁之所利益。以崇德。今元慶報父  
老讐。意非亂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仁而無利。與亂  
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元慶之可顯有于此矣。然  
邪錄正生理。必作亂。昔禮防至密。其弊不勝先王所  
以明刑。本是錄此。今德義元慶也。節廢國之刑。將焉  
後圖。政必多難。元慶之罪不可廢也。何者。人必有子

子必有禮。禮者。其亂誰救。聖人作始。原觀其終。非  
亡朝。亡之。故雖以金其取也。餘曰。信人之義。其政  
不行。且夫以私意而害公法。仁者不爲。以公法而窮  
私義。王道不設。元慶此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以  
其能忘生而殉于德也。今若釋元慶之罪。以利其生。  
是奪其德而虧其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無生之  
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莫之以刑。然後旌  
其問墓。嘉其激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繩之于令。永  
爲國典。

古今議論卷一

卷一

二



駁復讐議

謝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韜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求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竽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趙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衛使刺讐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韜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殺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讐不問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衛讐人之過然自克卹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漸焉誅之不服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

今讀論卷

卷五十二 駁復讐

七

今讀論卷

卷五十二 駁復讐

八

免於罪師韜之誅不愆於法是非處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執奉法之吏是悖讐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那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離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從讐可也父既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殺讐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復讐讞

元和六年九月官平縣人梁悅爲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罪初復讐殺人固有葬典以其中究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者臣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

古今議論

卷五十二

刑曹

一

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識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殺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者陛下垂意

典章應止定讞雖有司之官復讐者之心示不肖事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各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欲推羸弱抱微志而伺讐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古今議論

卷五十二

刑曹

三

東晉成帝時殿中丞邵廣當死刑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十一皆登閣鼓求沒官矣贖父死朝議許其請而不爲永制尚書丞范堅駁云議獄縱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既許宗等贖父罪若復有宗比不求贖父豈不損絕人倫同之禽獸耶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許其求將求訴者何獨匪人義不宜從在漢景帝時廷尉上四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宗因殺陳氏律載其本皆論前案宗謂廷尉廷尉曰十月其不哀也宗父之愛故謂之

母。得。餘。養。使。下。節。志。母。恩。絕。矣。與。人。有。同。不。宜。與。大。逆。論。又。樂。入。事。有。預。防。年。者。孔。季。修。遊。梁。語。梁。相。曰。文。姜。與。狄。帝。桓。春。秋。法。姜。氏。絕。不。為。親。不。宜。論。大。逆。宜。以。不。告。司。寇。論。云。云。議。者。稱。善。

外。論。論。卷。五。一。二。期。青。

五

後。晉。譙。郡。王。子。南。陽。

沈。二。貫。

漢。董。孝。子。黯。江。都。相。六。世。孫。鄭。大。惠。少。孤。獨。與。母。俱。百。順。咸。聚。鄰。人。王。寄。者。富。而。無。行。董。母。與。王。母。相。見。各。言。其。子。而。寄。病。之。嚴。董。母。因。不。起。孝。子。哀。毀。畢。葬。終。不。言。報。讐。侯。王。母。卒。且。塋。手。亦。寄。以。祭。而。自。詣。請。死。舉。聞。和。帝。釋。帝。詠。加。旌。焉。夫。吾。有。母。人。亦。有。母。快。吾。母。而。不。顧。人。之。母。今。笑。無。所。依。以。死。錫。類。推。恩。道。不。如。是。恐。隱。以。塋。人。之。母。而。并。心。焉。然。則。寄。母。故。孝。子。養。而。孝。子。塋。也。此。所。為。孝。子。重。者。也。顯。有。難。明。焉。

今。論。論。卷。五。一。二。期。青。

五

者。嚴。人。至。死。法。應。死。寄。之。當。辟。也。久。矣。弟。不。驗。不。可。坐。而。驗。非。吾。忍。于。是。而。聽。之。有。司。必。以。疑。輕。而。吾。終。有。不。報。之。冤。故。寧。以。身。易。寄。死。而。母。煩。有。司。非。輕。其。上。以。為。不。能。為。吾。殺。寄。不。可。以。殺。寄。所。之。上。故。也。然。則。稱。孝。子。何。善。處。寄。母。尤。善。處。法。無。恨。于。親。而。有。辭。于。君。是。故。其。被。我。也。可。生。其。祀。我。也。可。饗。余。少。黯。孝。子。事。索。之。漢。史。無。有。既。讀。張。敏。傳。而。悟。其。錄。實。是。時。復。侮。辱。人。徒。若。其。亦。殺。者。期。難。放。其。死。因。定。其。議。以。是。為。輕。侮。法。敏。駁。之。以。為。開。私。殺。之。路。除。其。心。豈。以。是。

格孝素。故不爵。罪。不知。寄有。死罪。不止。辱。辱。殺。不。罪。人。與。殺。辱。辱。若。異。以。身。請。職。有。司。不。爲。私。殺。孝。不。忘。君。正。足。傳。也。和。帝。方。用。敘。議。而。于。孝。子。又。有。且。殺。之。可。謂。無。顏。刑。無。失。賞。矣。史。于。是。乎。失。書。

按今慈溪縣以孝子故得名先是孝子母嗜大隱溪水孝子以遠不能致徙居之故名云陳明卿先生云溪不名孝名慈義最可思

古今議論卷五十三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按河渠清洫並漕及海周司空官也官署容服虞

共工官也如壇廟在禮器陳在兵俱不復入前

人所謂百工麗于六卿考工維見五官之中

治河議

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蒙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選川

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敗障卑

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

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遏止然其地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宜之使言蓋隄

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

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越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

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溢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

其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穰梁室宅遂成繁路大水時

至漂爰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猶去其城郭排水澤而

居之漶溺自其宜也今隄防墮者去水數百步遠者

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西山南頭

廻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盛舍住十餘歲

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

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居民

今有起盛舍其中此臣新所見者也更郡白馬故大

隄亦復數重民多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

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

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江又爲石

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

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

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何得安息今行

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夫黎陽遮害亭及河使

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溢基丹

自定難者將日若如此敗壞城郡川墟塚墓以萬數

百姓怨恨甚大焉治水山陵常路者保之故鑿魏西

解德關將爲杜陵橋在魏西魏東往此易人功所

古本議論全卷五十三

夫所幾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從之民  
 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  
 且以大辨方制萬里登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  
 一立而定民安于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遇多穿清  
 渠干冀州地使民得以蘇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  
 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  
 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  
 至淇水口逕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  
 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  
 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  
 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  
 三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  
 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  
 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尺數  
 千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錄是言之其地堅矣  
 然議者疑河難禁制黎陽渠足以十之其水  
 則用木石耳耳空據地推其難禁必危矣冀州

古本議論全卷五十三

渠指其端即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東方一隄  
 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  
 往往股引取之卑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  
 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  
 于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瘠潤上徹民則病濕氣  
 木皆立枯而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  
 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稔  
 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  
 朔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  
 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潛相率治渠雖勞不罷  
 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  
 百歲故謂之中策若遇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  
 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按盧弼治言王莽時治河者闕並欲定平原諸郡  
 張戎欲正西方諸郡不引水溉田韓牧欲穿九河  
 四五爲有益王橫欲開空使緣西山乘高地東北  
 大海皆置從陳地放渤海之遠策也故班史既  
 述議者復詳錄諸人于其之終云

禹貢集疏卷之六 治水其詳見于禹貢集疏公稱引  
道河入海是也。班史本其原文改河渠為溝洫以  
表其書。中間添入史起一段正西門豹。可見前史  
記事類或失真。然大意以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  
渠復禹舊迹為近。史元鼎以後班氏續成所採萃  
識各自所見。惟齊延年以胡為壑議必不行。然大  
意取贊上策志終許錄誠如盧辨治所云者。仍不  
出河渠復禹之舊耳。陵谷容有變遷利害原無今  
古歷唐宋以來雖至百世議論又何不一乎。故河  
今議論卷之六 五

渠溝洫二贊一日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一日國之  
利害也。故詳載其事。

治河議

宋 濂

比歲河決不怡。主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見名御史  
中丞李鼎。禮部尚書秦不花沈兩珪有即及白馬以  
視。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續用宋之著乃下丞  
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為河源起自西北  
去中國為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  
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為甘思。西歸方  
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  
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滙為阿刺腦兒二澤。又

治河議

今議論卷之六 五

六

東流為赤濱河而赤里出之水。餘西合忽闕之水。從  
南會也。里水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  
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為九派。曰也孫。幹  
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  
窺渾濁。而其流益大。桑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  
積雪。曰亦其麻不其刺。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崙也。  
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昆崙之南。又東流過潤。即  
出焉。出焉乃折流。折流西經北。北既復折而東北

古今議論卷五十三 七

施幸皆德則其地必安... 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必達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匯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越碭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於碭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

漢文 許子 周文

禹父 禹子 禹子

道○其○終○矣○... 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全○浸○輸○官○親○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決○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然○矣○治○河○之○要○就○論○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溢○禹○出○而○治○之○水○始○餘○地○中○行○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難○成○事○者○也○濫○竊○憤○之○因○備○若○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若○如○此○倘○有○以○聞○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廖○乎○雖○然○此○非○濟○一○人○之○口○也○天○下○之○公○言○也○

治河要領全在此篇後無異議者則有張學士元霍尚書韜胡尚書世寧王荆石稱宋張諸君子議治河卓識遠見鑒鑒可行誠所謂智謀之士所見略同矣永樂八年張尚書抹尚書禮皆督治河



邇來徒決無常復未有定議杜靜野曰嗚呼循金  
堤之遺跡積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樂  
之愆功推古驗今勿乘因循而憚改作後有破抱  
壁之見者或有取於予言

施爾詹曰宋龍門此議即賈讓之上策也神禹治  
河疏之爲九而已故主事蘭房之治中潯尚書白  
昂之治金龍口皆用宋議克有成績張秋之決命  
尚書徐有貞治之撓其議者曰不能塞顧開之耶  
徐出二壺注水示之一竅五竅各一而五竅者先

議論卷

卷五十三

九

洞矣自漢以來決無常時治無常法馮遂主浚王  
延世主塞許商孫禁主疏然則孰勝李東陽曰疏  
之說勝決然

治河議

徐階

自漢以來治河未有定策其在文武間則務塞如塞  
酸鹽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賈讓所  
謂徙徙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  
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後之言治河者  
大槩不出此二端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南  
順厥勝淮泗之間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  
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  
皆資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國家所甚繫

者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故  
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障而南又  
防其爲陵寢之患自古治河兩難未有如今日之  
甚者今徐房之間河既橫決或者徒見天變方甚以  
爲其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別徙道以屬之  
于海獨不知河之久徐東之以徐呂之洪而當兩淮  
之險此天之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  
至其決於崇山峻嶺無兩洪之束而循漫流以通  
河勢之松不可者也故議者導意于新安以爲新安

卷五十三 五  
開閘濟河。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  
故道宜復。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下流之輸。而是使  
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主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  
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  
亦勢之所不可也。故禹之治河。自橫石鑿龍門。開伊  
闕。未抵柱。抵孟津。濟溝至于夫休。厥爲三渠。遇澤水  
至于天陸。播爲九河。方大任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  
地。則屬之而爲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  
潰。則播之而爲九。此所以導其主流。而分其支者也。

導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明興九河之迹  
既遠。然其始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  
合漕以入于淮。出榮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懷  
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  
漕。出儀封者至徐。入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飛雲  
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滴溝。入漕。始猶有  
禹分之遺意。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并爲二。或合爲一。  
而河之遺意。察其於愈專。則其於固宜。嘗觀洪武間  
決魚臺塞。正統間決沙灣。大海梁。其決海塞。而以治

開決徐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  
堰。八閘。開渠三千里。而猶不免于決。及張秋之功。成  
乃浚賈魯河。孫家渡。諸口其法尤備。然其後又決曹  
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  
復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數年復決。夏邑  
遂徙。而大渦奔毫。泗而趙皮寨又塞。復數年。諸河之  
入漕者。皆不來清。濟間流幾絕。而入渦者。溢于泗。震  
驚陵寢。于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繼口。而渦河塞  
漕復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徐房之決。始孫

繼口之役。諸臣之受切責。權無以報命也。故盡截野  
難岡之水。以入新口。又捲埽築壩橫亘而逼之。不容  
入渦。所以爲漕計而護陵寢者。非不甚重。然河之  
正派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矣。是河之所以暴決  
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老。皆言今諸河已  
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廣不能數丈。不足  
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倍。河之正派也。今誠急濬  
趙皮寨。導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蘇孫繼。以入徐  
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于徐房。決沙灣。決海塞。而時

疏之修其力既分則河可漸消而策在塞陵寢也而漕亦宜通故言當先治壘流者也蓋計也然禹肇九河自碣石北披于海及隨鑿泲始南通于淮則淮者非受河之正也故余開宋學生皆謂以河之大不宜以二淮爲之委者明淮不足以當河也今聞淮之安東其淤略與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能阻遏于海則河益激而淮益不能容其與新安之淤相乘而積亦其所必至者故當并治下流者又一計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後徐房

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開此四役者宜同時而並舉不  
可闕一者也願以同時舉四大役似非所以借財而  
體國者嗟乎愚之爲此議者正恐財之妄費也夫興  
天下之役而成天下之功此自古用財之道也不得  
謂之費惟顧惜而功不成則其所用乃所謂費也昔  
秦皇將伐荆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問李信曰  
二十萬人然李信以二十萬人而不勝則二十萬不  
足爲戰也李信之勝則李信萬人而不爲費治河亦  
甚也

臣在賊寨全無計策夫情未清則賊有堂觀盜賊者  
又不知其幾也今以竊盜賊者倍其數則河可必得  
得其罪是愈于竊與賊者甚遠也宋人防河與防虜  
等失虜之可憂未必如中原之可憂惜財之說非所  
以施于遇變有得日之時者也議者又以罷民不墾  
以重勞決龍東河以處衆愚以爲是則在天撫志得  
失而求其兩議後之興沮也何者與四大役法當用  
數萬人不可謂不勞以數萬人之衆而合處千里荒  
蕪之間不可以不憚然冷數萬人急者得錢飢者得

食如逐貨于市趨稼于田仰給而有藉則所以收離散之民而爲稼荒之策者也其何勞之得怨令千里之間畫地而居分功而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輻湊而得所歸則所以寓部伍之法而兼制變之術者也其何衆之能爲是誠在夫官之得人而撫之有迹也不可以是以而識夫後也

語難窺得狀利  
 張硃亦北王治河論似皆來治來究不得其道有  
 無○能○滿○宋○熙○寧○之○開○此○旋○而○王○族○石○主○之○宋○安○源  
 以○俱○治○河○者○治○天○下○故○潰○決○而○不○可○收○河○流○仍○北  
 宋○室○已○南○矣

古今論衡卷五十三

王

議西北水利

徐貞明

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符獨先并京東者何居曰京  
 東輔郡而蕭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觀  
 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益海則潮於而  
 壤沃利水倉易易也早所屬三三辨事者蓋遍歷西  
 海之境閱兩月而返觀圖點示卿指掌也為言諸  
 邑泉從地湧六矣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  
 然姑摘其主膏腴而人曠棄即可脩奉以兆其端者  
 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莊平峪縣之水峪寺及  
 魏家務莊三河縣之唐會莊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蕭  
 州城北則有黃匡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  
 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夾陰  
 流河而下至于陰流旋疏渠皆田也運化西南平安  
 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湖至  
 韭菜溝上素河正素河而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遠安  
 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冷流入桃林又三里橋  
 湧泉流出漢河又三里橋湧泉成河與漢河相接  
 河皆可用之地也

泉源湧而北。至海。其地。東。南。西。北。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前。鋒。而。諸。鋒。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觀。南。亦。有。難。易。乎。余。曰。北。易。客。通。曉。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利。于。水。耳。烏。得。而。稱。易。也。曰。客。何。異。余。言。哉。南。方。之。民。披。蓑。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穉。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西。北。之。水。多。於。長。夏。耕。穫。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枯。闕。墾。墾。子。墾。起。

古今談論卷之三

至。開。平。衛。南。宋。家。管。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桂。菁。彌。燃。而。係。名。于。勢。族。然。帶。之。利。微。卽。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菁。卽。捐。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無。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余。豐。潤。定。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聲。教。者。若。某。蓋。皆。之。京。東。數。處。以。形。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田。而。行。也。然。其。端。而。行。也。而。畿。內。

刻。削。皆。可。漸。而。行。也。北。至。海。南。則。先。之。前。鋒。而。諸。鋒。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觀。南。亦。有。難。易。乎。余。曰。北。易。客。通。曉。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利。于。水。耳。烏。得。而。稱。易。也。曰。客。何。異。余。言。哉。南。方。之。民。披。蓑。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穉。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西。北。之。水。多。於。長。夏。耕。穫。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

古今談論卷之三

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疏。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于。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枯。槔。之。聲。徹。于。郊。原。竭。入。力。以。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剛。深。尺。許。遂。深。三。尺。溝。深。四。尺。漚。深。八。尺。漚。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之。深。者。至。于。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北。爲。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遠。海。以。及。南。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焉。得。而。稱。易。也。然。其。端。而。行。也。而。畿。內。

得以樂業。漢唐後世。雖有墾闢。而省內地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通于列國。永之爲利也。安。秦各擅其利。天翁以下諸子人。與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徙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卽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而已。晉室既東。民日聚而下。而也。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擬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置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富遂甲于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繇此觀之。則宋室南渡之時。東南尚有曠蕪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故其時雖有墾闢。而民不聊生。

者。聚於東南。利盡而後。漢唐後世。雖有墾闢。而省內地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通于列國。永之爲利也。安。秦各擅其利。天翁以下諸子人。與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徙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卽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而已。晉室既東。民日聚而下。而也。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擬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置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富遂甲于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繇此觀之。則宋室南渡之時。東南尚有曠蕪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故其時雖有墾闢。而民不聊生。

民也。勸農家利農器難設難好。開府特漸諸得入以擇藩臬以操符令。久任而責成終殷。最孫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

卷五

議興東南水利

禹貢三江既平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蓋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于海上受杭陸宜欽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獲其利蓋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邇其委上築深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于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決于漲海故自吳江抵華林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之遙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

障之也。夫何唐末東南商賈錄宣歙以達兩浙病  
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  
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久隄  
入湖四十里爲瀆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  
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隄既鑿則去者復緩。鯨是  
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湖沙之壅矣。單  
鑿嘗言之自五隄以至湖隄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  
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大  
湖之衆瀆則脈絡諸竅矣。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

國主有壅水之阻。是極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口沃而下已。則腹滿而中絕矣。其後吳執中郊僭。類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簡。遂使江口爲豪強之業。江尾爲芟蘆之區。淤田利落無賴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爲不世之患矣。我朝求樂間。夏元吉以善言水利。其時亦稱底籍。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舉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自華亭間黃浦三泖。以達范家濱。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于湖隄之病。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善復三

五堰之復于正德者脩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隄。自隄以決三江之壅。使繇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其他疏濬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獲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哉。



古今議論卷五十四

林德謙朱公墓誌

閩中

施有翼爾查訂閱

論河漕

瞿景淳

嘗聞治河以不治也。有必治之爲利者。惟漕河爲然。治河之流以利漕。猶藉兵以止寇。其利害均矣。故方欲引之而又欲塞之。其流未始不爲利。而橫決之未始不爲害也。夫既欲擅其利而又欲亡其害。胡可得哉。歐陽脩有曰。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惟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爲之。尤愈于害多而利少。嗚呼。通于此說而後可與言治漕矣。漕運之法何始乎。其見于經如禹貢所載入于渭。遶于河之類是已。當時所輸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時至春秋戰國之世始起議漕。秦人兼并天下。飛芻輓粟于瑯琊負海之郡。以貯北河之倉。而漕法始漸加詳。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宋漢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其後經費漸廣。于是稍引渭穿渠置六輔渠以便漕。漢唐東南之粟以贍國用。歲亦不

古今議論卷五十四

工部

上

古今議論卷五十四

工部

上

過三十萬石。其後徽宗自築于滄。名水改置倉節級轉運以便輸者矣。宋之漕運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以入。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以入。陳蔡東京之粟自惠民。廣濟二河以入。供給京師。此漢唐宋之比較也。迨我成祖文皇帝定都幽燕。萬國朝宗。四夷畢獻。漕入之路獨因元入。蓋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其地不同。故爾。密攷之元史。其建國之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淮。逆流至中。轉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至元十九年始置海運。二十六年乃鑿渠起安山。西南餘壽張西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名曰通會河。蓋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渡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至國朝永樂以來始用守臣之議大濬通會以便糧運。于是淮南一帶萬里通津尺寸之水盡爲國家有矣。頃者徐呂二洪河流斷絕。自淮以北不可以舟。歲重事急如救焚。是不可不爲之重慮。嗚呼。漕渠北自海入南。淮泗之餘其間不遺。漕諸流而也。

必賴黃河之水自西入之而後漕運流通永利深廣故曰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丘文莊亦曰江南貢賦之來必緣漕濟之境則河必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且移之國矣蓋言運道之利必資于河也然河勢播遷靡有定向今已自趙皮寨南向毫泗不復經流于徐又汶泉遇旱則微南旺以淤而狹此漕之害也爲今之計法在疏築而已河有故道徒有決口獨不可因其舊而爲之乎其或河流亢悍不可復回則計出

古今議論卷之四 工部

千引沁矣沁之源出自綿山向嘗合流于徐而頃爲黃河所併要惟自武陟而上導濟源引沁歷曹州縣舊分水處出永通閘以達于二洪可也則如晉謝玄之樹柵立埭擁二畝之流以利漕宋人之開脩月河上下置堰增閘以時開閉此又計之不得已者也蓋嘗論之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責效于水者小今之責效于水者大何也姑以唐事論之唐之漕運大率三節而諸人議論之多惟以江淮爲連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患脫用呼于道及

韓滉運米歲至而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于此如此其急則今日國家漕運遠及三吳湖浙諸郡歲至四百餘萬石亦猶唐之江淮也而數寔倍之一或不繼大可憂者至矣其在水也勢不得不以不爭也是治河之難也雖然治河非難也治河之官爲難也自水利失其官故天下不喻于水而失其水性以憂國家惟建官總理不使數易責之課最又使水工之徒佐知其利害如古秦漢之法于諸河察其趨焉于諸泉緝其入焉于羣壩謹其防焉于工若料

古今議論卷之四 工部

制其節焉凡可以濟漕者先爲之防曲爲之備則患至而能救無甚敗害也此慮患之本也先儒有言曰今日之慮水莫若虞官其斯之謂乎施爾奮曰言治河者云前代只除其害今則兼收其利蓋言漕也蓋篇中所舉唐事歲米不至遂至脫巾然則直當以除害視之當事者當何如藥石也德宗置酒可想憂樂又唐咸陽令請疏秦漢效漕興成堰以罷輓車之勞宰相李固以爲非時文宗曰勸利于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議遂決堰成

龍戰車之牛以供漕關中賴其利如此何憂漕也姑再以唐事論之歷代漕事可不盡載又曰論治水而探本于虞官是也不然丹之治水愈于禹矣然水官之廢已久在春秋時龍見絳郊魏獻子問于太史墨曰物莫智于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古有秦龍氏御龍氏故有五行之官龍水物也今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得然則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河決未必不絲龍也禹以大智行水放龍蛇又聞有應龍書河之事可見龍可擾水乃可治也古人置官擾龍河益凡以治水也

古今議論

卷五十四

五

議漕倉

漕之法莫善于轉般莫不善于直達稽之于古漢漕關東山東之粟悉從渭而上故河東有種倉運倉榮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舟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達而置者皆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迨後魏邸閣之法立歷代相因在唐則于水次有集津倉有洛口倉有含嘉倉有河陰倉水過則隨近轉運否則暫寓以待以及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河中操舟便宜無有煩覆唐之運古今議論卷五十四

子斯爲盛在宋東京之制度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公曰永豐曰通濟曰富國等凡十倉則受淮江所運謂之裏河曰永濟曰永富者受淮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等者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曰廣積曰廣儲者則受漕漢所運謂之北河又置搬運倉于真楚泗三州而江南之船至三倉而止汴船轉輸京師故大中祥符間歲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一行直達久涉歲月奸費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于實遂啓朝廷之亂元都幽燕變爲海運而白河一帶接

運備至在河西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三河倉則十有七是皆重于轉般也。我國家漕運版倉在京通者則有總督太監戶部尚書或侍郎巡倉則有御史撥糧則有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倉使撥典各有人焉所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德者監收亦有太監亦有主事以至倉使撥典亦各有人焉所以分儲天下之粟以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爲兌運又變爲長運以至今其間因時便宜爲軍民計者固周且審然竟疑于直達也議者謂轉

古今議論卷之四

七

運則民有往復出納之擾長運則軍有守涖阻凍之困利害蓋相當焉。

施爾奮曰漕倉不妨多設不必全用水有淺深時有緩急當直達則直達之矣。

議運期宜早

萬宗本全議

黃河之汛與潮洑等。三月清明水高數尺且不害運。惟自五月至于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四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通徐呂二洪而開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值則河豈能爲之患哉。故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早。漕臣能使運船之入閘而不能使運船之必早入河。其權則在于各省之糧儲道矣。

古今議論卷之四

五

河病漕事在天漕利河事在人不能使運期之早何言治河矣王公又有海漕奏議愚附見海運篇

論海運

聖景淳

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粒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馬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國籍自崇明縣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本年曹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

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門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自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客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漕河之費所得益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京師至三十年

會通河開通始罷海運。臣考元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挽輸之勞。國有蓄儲之富。以爲一代良法。作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今河漕通利。處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壁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有立死亡之禍。况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爲儲。直今則專役軍夫常運。而加以先支之耗。歲歲實運儲積之糧。雖

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請于無事之秋。萃元人海運之故道。別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一帶歸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患預防之計也。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漂故宜重。假如海艘載八百石則爲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艘。客商自載者照依稅課條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關稅。計以爲歲造船

朴之費。其糧既以海運。脚費比價漸爲省。其支先之加耗。宜量爲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倍。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師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宜于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議遣戶部尚書賈師泰往福建。以民鹽易糧。給京師。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此道若通閩廣之納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况

古今談論卷之五十四

今京師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之步若于運河窄。突脚價倍于物直。此策既行。則南貨日流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國用之策。莫大于此。且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敵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

自黃流淤塞丘文莊因尋海運議格不行王中丞行之淮楊未奏亦罷王奉州爲玉公作海漕奏議

序曰其所陳漕海便利于論。藉救塞守難破也。善乎言天下大勢也。其疏畧曰。唐都燕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害。宋都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險與水兵之。而乃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乎。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今舉國而聽哺漕河。一夫大呼。萬櫓皆停。

古今談論卷之五十四

腰脊咽喉之臂。不可不慮。是疏也。卽摺紳大夫。睨王公有不心折唇。嚙者乎。脩通紀陳公建亦極言海運之利。兼可習海道防倭。瞿公此篇較爲詳悉。其大意本之丘文莊。而暢言之。後舉作者不出此篇。但欲文字放長于數百字耳。

施爾奮曰。按李振之先生試闕程策有云。漕借河。河病漕。不得已而尋元世所終利賴之海運。海運不若漕河之勞于力。艱于路。曠于日。煩于費。若慮驚風怒濤。則有海淺沙淤。魚蟹月鹽。徒鼓枻而

色不變者又云呂某選羅占城滿剌加諸蕃高檣  
大船往來無恙渠易而我詎畏腓焉不知元本亦  
呂宋暹羅耳故不怵赤子之入井若中國久遠持  
重豈可僥倖以蹈不測之險哉卽不得已如唐人  
間爲之豈常法耶誠能注意會通河勿議此可也  
宋李海盜鈔掠朱清張瑄爲最雄長既事招懷部  
其徒爲義民防海故二人建議卽斥以成功今如  
李魁奇劉香老輩橫海上果爲已附之清瑄乎  
藉寇之糧風濤猶不足慮也介生先生言談海運  
如思龍許不實也然不可不存其說

古今談論卷五十五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華  
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  
構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  
勢鉤心鬥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  
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腹道行空不霽何虹高

不識論

卷五十五

阿房宮賦

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殿閣春元融融難殿冷神風  
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嫔  
王子皇孫辭樓下殿羣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  
明星笑笑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  
弃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  
輓轡遶聽香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  
直遙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牧  
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幾年取掠其人倚  
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輪來其間雜金玉石金塊珠璣

不識論

弄擲還迎秦人視之亦不甚惜鑿鑿上天下之心千萬  
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  
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  
材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  
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綫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  
郭管絃嘒嘒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  
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呼應谷舉楚人一  
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  
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

不識論

卷五十五

阿房宮賦

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遷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  
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  
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漢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對  
言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  
世復有以加司馬溫公曰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  
爲威未聞以宮室鎮服天下也節儉以示末流猶  
靡況示之以侈乎後孝武以宮室罷敝天下奉必  
非鄉溪落之地朱節國亦責何治家不爲垣屋而



爲國獨示以侈是不以賢師乎儉者令其君之後  
代師其君也。况栢梁建章之作比未央不知幾倍  
安在亡以加乎。孝文慈仁恭儉而賈山至言猶惜  
泰爲喻。其言宮室之麗也曰使其後世曾不得聚  
廬而托處焉。其言馳道之麗也曰使其後世曾不  
得邪徑而托足焉。其言塋葬之侈也曰使其後世  
曾不得遷類蔽冢而托塋焉。延及二世非云促矣  
又徐賢妃諫太宗息兵罷役疏其第二段畧云妾  
聞聖宮非食聖王之所安。瑤臺金屋驕主之爲麗  
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鴆  
毒。漆器非延叛之方。築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  
之術。紂用之而國亡。伏惟裁心抑志。奢麗之源不  
可不遏云云。

諫起士林苑疏

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  
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部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  
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  
苑。何必盤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  
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此有  
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  
三河之池。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  
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百八議論卷

卷五十五

工部

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  
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秬稻粱粟桑麻竹箭之饒。  
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  
憂。故鄠鄩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祇一金。今現以爲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之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  
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  
狼之虛。又壞人塚墓。發大室廬。冷砌弱棟。土而思者  
老泣涕而悲。豈真不可二也。斥而管之垣而置之騎

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失三日之樂。不足  
以危無隈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  
農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  
不勝大願。願陳泰堦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武帝得之嘆賞。因拜官賜黃金。然卒起上林苑後。  
與朝言。化民朔稱述孝文皇帝恭儉言。陛下園起  
建章。左鳳閣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未絢。繼

狗馬被絕。廟宮人管瑋唱。雷珍瓊。設戲車。教馳逐。  
飾文米。散珠。惟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  
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  
事之難者也。我太祖皇帝。稽宮中隙地。謂太子  
諸士曰。此非不可起亭館。微爲游觀之所。今但  
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商紂  
崇飭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  
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爾富。夫奢儉不同。治  
亂懸絕。舊唐書記吾言。當存做戒。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  
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  
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  
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  
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  
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畧曰。孝文居灞陵。僕  
儉悲懷。願謂群臣曰。嗟乎。以此山石。爲梓用。紆絮斷  
陳。漆其間。豈可勒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

古今議論卷之五

卷之五

六

大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  
孝文寤焉。遂以薄塋。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三。分天下  
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  
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  
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  
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  
制。其畧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  
殿。園邑。爲棺槨。五刑藏骨。爲承。蒙足。以朽。朽。吾營此

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占。及今未有不忘之國。無不樞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廢掘。至及燒取玉柩金縷骸骨。并盡可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者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斧桀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感也。今為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咸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不除服用三十。亦用已。依漏陵令。為麗。又以長陵為法。非所宜也。伏願聖陛下深覽古

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獨微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都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按劉曜時。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峻霄臺。於瀉池。又於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諫和苞上疏。以為豐明一觀之功。其力可以平涼州。而勒古後。欲建西宮。起霄臺。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以此需財。又可以吞吳。而剪齊魏。陛下何為于中興之日。而踵亡國之事。又古將營建壽陵。臣聞堯塋穀林。市不改肆。顯塋塋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王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閭主之所終也。如是。何墜石燔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孫保。死。識者嘉其破俗。云云。其言切至。可為萬代末鑒。

歷論春秋工役

汪克寬

莊二十九年新延廡三十一一年築臺于郎三十二年  
城小穀倍二十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郛哀五年城  
睢六年城郛瑕皆以春隱七年城冲丘九年城郎桓  
五年城祝丘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襄七年城費十  
五年城成郛定十二年墮郛墮費十三年築蛇淵圓  
景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西郛皆以夏莊元年築王姬  
館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文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  
築鹿固皆以秋是不時也夫不能內修德政以爲保

古今議論卷五十五

九

民之本而勞民於守國之末如桓公侵齊鄭襲紀而  
城祝丘莊公懼齊桓討納糾之罪而浚洙文公既取  
須句憐鄆而城郛患莒人之外逼而城諸郛宣公欲  
叛晉而城郛襄公聽南遺之姦謀假事難而城費因  
齊靈之叛晉屢來侵伐而比年城成郛城西郛城武  
城定公從伯令侵鄭懼而城中城梗叛晉黨范氏而  
城莒父及霄哀公亦黨范氏而比年城啓陽城西郛  
城睢城郛瑕皆非義也况於築臺墮圓以爲游觀之樂  
新延廡以示散養之奢作門觀以儆戒于之嗣毀泉

臺以彰先祖之惡築館以生讐入逃亡而忘遺喪之  
禮其罪又可勝誅乎至於會晉悼城虎牢以徧鄭會  
晉平城祀而私其母家亦非義也桓十六年城向莊  
二十九年城諸防文十二年城諸郛宣八年城平陽  
成四年城郛九年城中襄十三年城防十九年城郛  
城武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城  
漆皆以冬修城得農隙之時定公墮郛費以弱私家  
僖公會齊桓存三亡國以興城繼絕仲孫蔑會晉定  
城成周以藩王室皆合於義而亦書之

古今議論卷五十五

一

按胡氏傳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  
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以見勞民爲重事  
也又曰僖公會修泮宮役闕宮矣矣斯道其役史  
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宗廟以事其祖考學較以  
教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  
也其垂之意深矣春秋如晉之虎祁楚之章華  
并卿大夫室皆有戒言不具載云歷代工事煩  
多特舉之以見具樂

議造大像疏

張仁像

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於群生。迷謬溺喪。無  
歸欲令像教兼行。視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奉。豈  
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概尚捨。而況其餘。今之加蓋。制  
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寶珠璣于綴飾。環材竭  
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涸地出不  
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  
苦不充。扁切肌膚。不辭簪楚。遊僧一說。煥陳禍福。蒼  
髮解衣。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

安謝無彼我。皆託佛法。註漢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開

闢亦止精舍。化誘倍急切于官機。法事所須。嚴于制  
教。九膏腰美。好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  
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動有幾萬。都下搜括。已得  
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  
每思惟定所悲痛。住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間。文捨  
無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  
亡。起禍。緇黃蔽路。龜有尊王。本師此髮。已來風塵。屢  
被水旱。不終征役。稍繁家業。荒室。時與工

投力所求。伏唯聖朝功德無量。何。安營大像而  
以勞費爲口。雖歛僧錢百木支。尊容既廣。不可露  
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備。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  
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無忠。臣今思惟兼  
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群品。應  
是本心。豈欲勞人以有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  
寬征鎮之條。省不急之費。設今屋作。皆以剝趣。既失  
田時。自然漂木。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  
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  
有難。將何以取之。

大像不宜造。固矣。凡興役者。皆須省此。

一、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先年繕造內臣御帷。皇上取回京師。以慰民困。天下稱頌。聖德未已。不意近復謀繕織染局。所奏差官辦去蘇杭織造。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看得南直隸浙江等處。深旱相繼。災異非常。地方本等錢糧。尚難辦結。若又差織造。一切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是惟逃竄。通避。又恐激成他變。死後經遺地方。亦恐異。常。恐里無。無。費。烟所在。堆成白骨。稚童幼女。稱刀而。言。自。許。至。泰。熟。尚。有。數。月。容。處。飢。民。豈。能。俯。首。待。斃。必。將。起。而。為。盜。傳。聞。鳳。陽。泗。州。等。處。聚。集。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客。將。來。事。勢。尚。不。可。知。臣。等。職。叨。輔。重。責。切。驚。心。所有。前。項。勅。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皇。上。憐。念。地。方。之。困。俯。從。六。科。十。三。道。之。言。收。回。成。令。停。止。織。造。官。員。不。差。祖。宗。生。靈。不。勝。慶。幸。如。果。禮。服。缺。乏。乞。着。工。部。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於。有。誤。矣。

末段最得體。小儒不會如是措處。

此葉北大配補

二、請造鑾山疏

詹仰庇

臣竊以帝之奢儉。四方係之以安危。朝廷之嗜好。左右視之。為趨向。臣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該監開稱。城造鑾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船輦。轎架。牌。造。金。漆。欄。柱。臣。盆。之。類。悉。皆。浮。費。元。用。誠。如。該。監。所。謂。永。吸。斜。轉。諸。也。向。者。吊。取。戶。部。銀。兩。在。廷。諸。臣。皆。充。足。因。帝。以。儉。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辦。無。盡。之。費。臣。竊。知。其。何。取。也。蓋。朝。廷。費。出。於。無。經。則。小。入。觀。視。以。為。利。用。無。計。而。後。遂。則。十。之。七。八。矣。如。成。造。鑾。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幾。其。工。可。稽。而。遂。報。萬。有。餘。金。即。二。事。之。冒。濫。若。此。他。可。知。矣。凡。當。中。外。調。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為。官。閣。法。俾。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効。尤。欺。詐。則。內。帑。用。足。何。事。取。盈。於。邊。轅。而。可。圖。計。者。何。也。為。廣。節。儉。之。謀。哉。臣。日。激。時。艱。乃。敢。因。事。効。忠。少。與。有。神。國。用。之。萬。一。耳。伏。望。陛。下。念。邊。餉。措。處。之。難。嚴。群。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檀。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

此葉北大配補

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陛下者是卽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奸佞自疏節儉成習而國計自裕矣  
施爾奮曰嘗怪呂政楊廣備極奢侈無臣言諫止何也此秦隋之所以促也

此葉北大配補

孝文皇帝論贊  
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監用不便輒施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不足何以臺爲身衣七縫所幸懷夫人衣不重難堪無改鑄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罽毼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割地請約以盜冷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濞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表益等諫說雖切帝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竟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傳勝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焉時仁哉  
孝文皇帝曰南越以干事無與王事然非恭儉之主不能也納諫懼心吏事得也海內殷富戶事得也懷南越賜吳王禮事得也備邊守致刑措兵刑事得也六曹之事無不相通如孝文者足備勸矣  
孝文慈仁恭儉漢家綿歷帝實引之爰於終篇誌

此葉北大配補

以漢文

卷五十五

此葉北大配補



遺民詩十二卷附近青堂詩一卷

〔清〕卓爾堪輯撰

清康熙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遺民詩序

當天步移易之際天之生才反獨厚而人亦獨受者亦不一其剛烈清正之氣大則發為經史忠臣次則蘊為肥遯之志士死事者有之史固無論已獨是肥遯者斂迹巖穴一往不返或為表閭而土室自封或為范粲而柴車終老或為唐珏謝翱而夜哭西臺涕灑冬青甚或戰影方外如雪菴和尚之流類皆胸蘊英奇不坑見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況既謝絕塵囂自軍方興間其所懷者復世世雖自將將

矣焉用文之諸君子固無意于流傳而彼為造化者豈肯閉塞所稟受之氣而使其所蘊之英奇泯沒于天下後世乎此諸君子往往有詩歌存於牢內者也第生各異地遺詩渙散不盡昭昭於耳目間近者易于搜羅遠者難于畢集久之能保其無傳流湮沒之不齊者數千竊謂諸君子之始迹雖不倫要其歸則心皆不貳實所謂同類也同類則當使其相聚其間有性情孚以交稱莫逆者亦有山川間之而托諸神交者余多方搜採久而成集而諸君子之詩為之一

聚則諸君子之性情亦為之一聚其稟諸大造之氣蘊而未盡洩之奇當亦為之一聚如聞歌泣太息于一堂各吐其胸臆而無間使天下後世皆得而窺見之豈非一大快乎寶香山人卓爾堪序

遺民詩序

予嘗觀宋自南渡以迄於亡其詩文流傳於後世者不特李伯紀宗如霖張德遠文文山諸忠臣之集而已他如謝疊山劉須溪鄭所南謝皋羽諸君子生當德祐祥興末造身不攝尺寸之柄無宗李張文絲粟之勞徒以時移世易矢志孤忠歎歌傷懷放廢山澤以終老而其詩文流傳至今亦若與宗李張文等此非有宋之遺民哉即勝國可知矣夫遺民之稱何昉乎大雅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而衛懿公之國

遺民詩序

滅身殲也春秋傳云衛之遺民男女宵濟河是則古今所稱遺民大抵皆在凶荒喪亂亡國之餘而忠義牢騷者多出於其中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孔子刪詩未嘗盡存風雅之正而逸其變又豈能使狂童怨女放士鮮民皆奏清廟之音而不爲黍離板蕩之詠也哉是故人不一境境不一詩各自道其志之所感已爾寶香主人卓子任氏集勝國遺民之詩自姜公如農以下若干人梓爲十二卷來請敘於予予讀其詩類皆孤清凜冽幽憂淒楚如對空山積雪寒氣

中人可爲窮愁之音易工矣然皆敦厚而不流於焦殺史遷所云小雅怨誹而不亂茲爲近之夫濮水之清商天津橋之杜鵑雖非盛世所宜聞然譬諸霜雁叫天秋蛩吟野亦氣候所感使然非謂天壤間必不可有此淒清之響也或疑如姜公塚張公怡輩嘗仕宦矣奈何一切皆民之非也孔子論次逸民虞仲固有土之君柳下惠亦三仕爲士師者也夫旣逸矣無從而民之何爲不可乎烏虜詩必發憤而作非徒然也故黃山谷曰非征不可無而南山可不作讀勝國遺民詩幾與德祐祥興諸君子爭烈矣旣版行遂不辭而序之西陂宋學誤

遺民詩尺例 十則

茲集名遺民詩自顯仕以及布衣咸曰遺民祖魯論敘列逸民虞仲國君展禽士師與朱張少連並稱之義也且前人有長留天地間集又有遺民錄皆仕隱相間則此亦不必區而別之

余生也晚未能遍悉諸君子事實爲之立傳然出處爵里不可不載茲從諸詩序傳誌中採其一二做品彙式列於目錄內其詳著錄約言之畧者寧缺弗敷虛飾讀其詩

梗概自見其間有事功顯達於前者史傳已載尤畧

不加圈點并不載評語圈點固不合古評語尤不敢輕以諸君子之詩多近變風變雅旨趣所在卽間窺及亦難言之

詩最多者諸體必備俾讀者得窺全豹然必於諸體中擇其所長者多錄之其所短者間登一二焉

遺民惟重末路苛求其他吾則何敢人與詩並重然人更重于詩其有以人傳詩

者詩不過數首雖有微瑕亦所必錄

詩所尚不同有雄渾高老者有清新綺麗者惟善是擇能兼有者亦兼錄之不繩一律詩題亦所最重況當易世之際紀忠紀烈紀

事等詩雖有小疵未敢盡棄

傳世之作人生平無幾貴精不貴多但欲悉

諸公生平涉歷并末路懷抱以暢心目非多錄不可若俱楓落吳江亦奚貴焉

俱選已往遺民之詩得詩卽梓先後故無詮

大其間有得其全集選至百數十首者其

餘未見全稿或僅得數首或數十首者姑就所見錄之俟覓得全稿選入再見中至耳目所未逮正在訪求補入四方同志倘有留心收錄者敢懇郵筒惠寄以便續選入集不致憾于遺漏

遺民詩目錄

卷一

姜

孫

字如處一字卿璧山東東陽人進士爲懷見年有見政權禮科給事以劾柄臣件旨廷杖繫獄後受恩

張

怡

字道字瑞星號藏者人稱白雲先生上元人歸衣市街戶隱山白雲港與唐書唐浮二大字麻衣

黃

周星

一名人字星似一字九烟號而多著作從長以通河

萬

壽祺

字年少淮安人辛康以豪傑自命與國黨黨商則志

傅

山

字有主一字公之號水衣道人披髮關眉土句

梁

以樟

字公伏號鶴林北直清苑人進士官商丘今壬午春

李

清

字映道一字心水揚州興化人進士歷官工部給事

王

猷

字子一號影石江西南昌人文學性仇直遺亂移

呂

大器

字徽者號東川進士人李後中進士爲吏部主事

徐

枋

字昭法號俊甫吳縣人辛康文南公引長子居

范

鳳翼

字美羽號太家揚州通州人進士累官吏部文選郎

顧

夢游

字與治江寧人貢士雅懷深敦敦友館來登茲讀書

杜

祝進

字道思湖廣黃岡人進士借其子清

湯

燕生

字若夫太平人布衣性朴真精漢學後自給志

費

經虞

字仲若四川新繁人辛康累官太字見國事日非

余

畜

字生號純庵四川青神人世襲錦衣衛百戶黃

草軒

王光承

字珍石華本人文學與弟烈善名

黃宗義

字太冲號梨洲浙江餘姚人文即公事素之子有

賈開宗

字靜子河南商丘人文學與侯方域齊

李孔昭

名博學好古有魯達風著述甚富

董樵

一名寓字撫谷山東萊陽人文學人稱海國東

岑徵

字金屋廣東南海布衣高風亮

徐介

又名騷字季先浙江錢塘人程小指揮而吐音

方孔炤

字漸夫家世桐城萬曆丙辰進士初任別之嘉定

子良卿為伯固秋不覆則籍歸崇禎初乙酉貢

平起職公計職其進聖餘寬解脫撫按以馬楚南

便職以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時總理賑恤以馬楚南

華城公係上八策言於之步與資臣後嗣昌仲在

焚九戰八捷以督師調守襄陽援不及致有香

油坪之敗遂發會嗣昌臨死托孤河止甲申南歸

著周易時論與康節互相發明明表終于墓側門

人謬具

述先生

遺民詩卷第一

實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姜

采

如農地野山東萊陽人

和陶停雲

停雲停雲淒今以雨寒魚聚沫伊于誰阻游覽

天末一室獨處車馬粼粼寧不我伶

今日何日春雨濛濛魚龍夜吼波送九江念我

良朋笑傲北鵝道阻且長誰能往從

河柳青青及春而榮萬里之外所信人情我日

斯道而斯征雖有兄弟就忘友生

東園之木偃卷成柯上有好鳥載鳴載和嗟我

懷人視此孰多自少及老相見幾何

和陶時運

農人出門于彼清朝薄言從之在此山郊翠雲

崇藹素輝揚霽告我農人別秀與苗

大河洋洋可以飲濯萬木颺榮四面延矚富貴

無能人老易足日月逝矣云胡不樂

行行故鄉于彼青沂鳥鳴舊林人老安歸嗟我

時命涕泗交揮黃農虞夏邈矣莫追

曰歸曰歸十洲之廬四海雖大我將焉如仙人

王喬騎鶴蓬壺學仙不成人莫嗤余

和陶榮木

南山有木菱藟于茲采薪采薪斧柯及之嗟我少年得意幾時縱不得意誓所樂而

南山有木其下託根嗟我不如一樹焉存昔人有志棲遲衡門今我何如惟道是敦

我有我廬俯仰何陋今我來思門巷已舊吁嗟已矣誠不以富靜言懷之中心是疚

先聖有命余不敢墜天不敢欺人亦可畏譬如驚鳥愧彼狼顧龜兔及時爲善期至

楚王好射獵有兒自南來射兒當死左右盡驚摧顧謂安陵君萬歲奉參陪少年爭歡愛白首與之偕譬彼雙鴻鵠天宇共徘徊中道勿相棄棄之使人哀

豫讓本英特忠貞固其情趙孟爲國仇仗劍宮門行心念舊恩德不在君死生行乞既隱忍伏橋志不成攬衣三躍劍斃陞盡爲驚借問欲何爲聊以展中誠譬者亦歎息殷之成大名當時列侯間聞風起悲聲身死貴有道臣心則已傾

詠史

楚王好射獵有兒自南來射兒當死左右盡驚摧顧謂安陵君萬歲奉參陪少年爭歡愛白首與之偕譬彼雙鴻鵠天宇共徘徊中道勿相棄棄之使人哀

豫讓本英特忠貞固其情趙孟爲國仇仗劍宮門行心念舊恩德不在君死生行乞既隱忍伏橋志不成攬衣三躍劍斃陞盡爲驚借問欲何爲聊以展中誠譬者亦歎息殷之成大名當時列侯間聞風起悲聲身死貴有道臣心則已傾

爲聊以展中誠譬者亦歎息殷之成大名當時列侯間聞風起悲聲身死貴有道臣心則已傾

列侯間聞風起悲聲身死貴有道臣心則已傾

列侯間聞風起悲聲身死貴有道臣心則已傾

列侯間聞風起悲聲身死貴有道臣心則已傾

列侯間聞風起悲聲身死貴有道臣心則已傾

列侯間聞風起悲聲身死貴有道臣心則已傾

列侯間聞風起悲聲身死貴有道臣心則已傾

秋懷

我有五絃琴撫之漱清商撫罷還獨坐寒雲忽蒼蒼芳時既已歇浩思慘不揚形變時故化情多心易傷人生不得意四節皆淒涼西風牽我衣百蟲鳴我牀一夜不能寐攬衣起徬徨

兒女列我前晨起向我悲問兒悲何事九月向衣絺衣絺猶自可無食腹中飢時我聞兒語淚下不可持出門向故人乞穀復乞絺故人在何處轉側反自疑君子守故轍毋乃見者嗤

君不見失匹鳥東西自飛飛君不見繫檻猿怒號且啼飢千人萬人皆如此低頭煩冤但歎歎古來窮達固有命那能眼見萬事非驅馬辭家出門去長路漫漫將安歸

君不見堂前燕舊巢落泥心眷戀君不見韉上鷹一飽飛掣志驕矜座中三千皆食客酒肉如山太狼籍一朝失勢去國門昔何繁盛今蕭索

君不見牆頭花花開華落徧人家君不見陌上桑春天綠絲縷縷長夫婿已死交河戍賤妾不死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君不見山中石堅貞永不易君不見澗底蘭采之貽所歡張陳意氣苟期許何得勢利相摧殘縱有讒言生猜間無那君心竟自安

君不見道旁草春風幾時好君不見霜下枝落葉故垂垂人生十年不相見轉眼白髮顏色衰回頭少年行樂日誰能寂寞及老時

發使東歸 四首 其二

臘月來時黃河水二月歸家春水生前船欲招後船去搔首不行是何故

西山盜賊真難緝防家無有三尺大莫言盜賊

好殺人養大不利且自信

戍所

垂死承恩譴天威咫尺間荷戈荒徼去收骨瘡江還衮職猶思補龍髯竟絕攀先皇千滴淚獨在敬亭山

雜詠

老去人猶在春來客未還側身天地外卜宅野雲邊月照歸棲鳥江喧出口船苦遭生意短白髮不相憐

歌哭何曾是誰堪淚眼窮思吳失張輪化蜀愧

文翁百戰千家在三年一字通白華常有恨憑着馬頭東

送董樵自姑蘇之南昌兼懷趙使君

故人馬首恨忽忽水驛春生雪乍融瓜步萬條烟柳日潯陽九派布帆風幾多白髮交遊裏無數青山欵乃中若使見君應問訊江東卧病鹿皮翁

客宣城作

仙掌芙蓉聳碧霄屏間雲母欲迴颺遙天清境臨山閣細雨春帆過板橋十里樓臺江淼淼

朝文物草蕭蕭瑤華芳席多勞友詞客羈人未寂寞

裴公渡

沙岸縈迴渡口村斷橋幾曲水當門夕陽明滅無人處一帶平川沒柳根

張怡 又名道瑤星白雲江南江寧人

入山聞鶯

探幽幽谷裏恰有一鶯啼野水明山麓好峰當澗齒白雲專巨壑綠樹翼千谿不識靈巖路行轉欲迷



白雲洞

點埃無着處于此宿歸雲出岫爲霖雨棲巖正  
夕曛靜疑山鬼嘯榻與老僧分別自爲天地鐘  
聲下界聞

六十初度詩

九首選二

當年執戟侍明光親見彤雲捧玉皇萬國盡瞻  
開大業一人遽忍棄多方鐘聲無復傳長樂花  
氣猶疑出建章不分簾鉤雙燕子喃喃只似說  
興亡

夢我躋龍輿傷神手澤都歸一聚塵幸是家留

清白字可堪老作亂離人無能光顯生多愧每

念烝嘗志未伸得似兒時依膝下從他啼笑總

天真

登岱

玉簡金書事渺茫神房阿閣蹟全荒老松死不  
櫻秦爵御嶂名猶誌宋皇石上寫經雲氣護池  
邊濯月水痕香當年輦道迷荒草賸有寒鴉噪  
夕陽

西關丈人峰

西關峨峨綴碧苔摩娑拄杖撥蒿萊孤峰箕踞

如人坐雙岫崔巍似幃開馮翊從來稱右輔長  
庚原自接中台更從石壁看題字知有人曾載  
酒來

白新盤路而下

盤路新開道又更我來冉冉踏空行下臨絕壑  
無疆界仰視諸峰自縱橫洞口白雲時縷縷磧  
中流水忽琤琤此來愧乏金錢供惟有神羊不  
世情

黃周星

九種胡廣相潭蕭江寧人

酒入酒入爾從何處來我欲與爾一飲三盃

酒入酒入爾從何處來我欲與爾一飲三盃  
寰區斗大不堪容我兩人醉直須上叩閭闔尋  
蓬萊我思酒人昔在青天上氣吐長虹光萬丈  
手援北斗斟天漿天厨絡繹供奇釀兩輪化作  
琥珀光白榆歷歷皆杯盞吸盡銀河烏鵲愁黃  
姑渴死哀清秋酒人咄咄渾無賴乘風且訪崑  
崙丘綠娥深坐槐眉下萬樹桃花覆樽竿穆滿  
高歌劉徹吟一見酒人皆大詫雙成長跪進三  
觴大嚼絳雪吞玄霜桃花如雨入駿叫春風浩  
浩心飛揚瑤池雖樂淹留促阿母綺牕不堪宿

願假青鳥探瀛洲列真酣飲多如簇天下無不讀書之神仙亦無讀書不飲酒之神仙神仙酒人化爲一相逢一笑皆陶然陶然此醉堪千古平原河朔安足數瑤羞瓊廢賤如蓬蒼龍可鏤麟可脯與酣瞪目叫怪哉海波清淺不盈杯排雲忽復干帝座撞鐘伐鼓轟知雷金莖傾倒沉濯竭披髮大笑還歸來是時酒人獨身橫行四天下上天下天如龍馬百靈奔蹶海嶽翻所向無不披靡者真宰上訴天帝驚冠劍廷議集公

願今者酒人有罪罪不放不赦不罰不殺

酒人名急救酒人令斷酒酒人惶恐頓首奏陛下臣有醉死無醒生帝顧巫陽笑扶酒人去風馳雨驟蒼黃謫置楚州城酒人墮地頗狡獪讀書學劍皆雄快白哲鬢髮三十時戲掇青紫如拾芥生平一飲富春者再飲鸚鵡湖手板腰章束縛苦半醒半醉聊枝梧誰知一朝乾坤忽翻覆酒人發狂大叫還痛哭胸中五嶽自裁我眼底九州何處覺頭顱頓改舊生塵酒非酒今人非人椎廬破觚吾事畢那計金陵十斛春還顧此時天醉地醉人皆醉大夫獨醒空憔悴從來

酒國少頑民頌德稱功等游戲不如大詔天下酒徒牛飲鼃飲兼囚飲終日酩酊淋漓嬉笑怒罵聊快意請與酒人構一凌雲爍日之高堂以堯舜爲酒帝羲農爲酒皇淳于爲酒霸仲尼爲酒王陶潛李白坐兩廡糟壇餘子蹲其傍門外醉鄉風拂拂門內酒泉流湯湯幕天席地不知黃虞與晉魏課程科跣日飛觴一斗五斗至百斗延年益壽樂未央請爲爾更召西施歌虞姬舞荆卿擊劍彌生揭鼓玉環飛燕傳統籌調使秦官奉勅與爾痛飲三萬六千場下視紅塵

將相皆糞土但願酒人一世二世傳無窮今千

秋萬歲酒氏之子孫人人號爾酒盤古酒人聞此耳熱復顏酡我更仰天鳴嗚感慨多卽今萬事不得意神仙富貴兩蹉跎酒人酒人當奈何噫吁嘻酒人酒人當奈何爾且楚舞吾楚歌

### 垂虹橋新漲歌

亦不必觀錢塘潮亦不必觀廣陵濤但看垂虹五月漲吳江之水勢何高我來吳江凡幾度時見微波落楓樹前年始至登長橋垂虹亭子聊縱步是時正值大滂餘水痕刻畫浸橋柱間彈

為河蛟龍遊民其魚乎公無渡今年聞說鴛鴦  
功重復故道潛吳淞長橋側畔盡開闢一碧萬  
頃青天空蝦蟇蜿蜒五千尺垂虹此日真垂虹  
我聞此語心踴躍恨不飛棹江城角何期文酒  
有奇緣場來正逢六月朔高堂讌會筵羣賢星  
羅霧合霏雲烟如茶如墨復如火囷車龍馬紛  
駢闐解衣盤礴競砥筆慘澹經營寂不喧是時  
羲輪正卓午滿座荷香風栩栩忽然頭上黑雲  
橫狂飈颭颭驅驟雨祝融纔收火龍鞭列缺更  
佐豐隆鼓詞人拍手酒入歌金鐵鏗鐸百靈舞  
我時魁蹠坐高堂同心之友勸傾觴龜茲却奏  
飛龍鳳絲竹嘈囂夜未央初期讌罷徐觀漲誰  
知雷雨復震蕩高堂幾欲化長橋庭階三尺飛  
鯨浪詰朝徒侶遽言歸回首垂虹空悵快我嘗  
作客徧九州洞庭彭蠡幾回遊比年朝暮泛笠  
澤莫釐縹緲兩鳬鷗九天雲垂海水立談笑如  
乘竹葉舟况復松陵家咫尺乘興何妨便遡遊  
直須校杖觀濤日重看吳江八月秋

六月六日登洞庭西山縹緲峰放歌

噫吁嘻怪事哉洞庭一水三萬六千頃中有兩

山磅礴而崔嵬西山之巔曰縹緲自有此峰登  
者不知幾萬輩誰曾六月六日來我來亦非愛  
觸熱因緣意外真奇絕梁谿有客乘興遊中宵  
命棹何勇決曉發膠山夕跡塘詰朝一葦凌蒼  
茫火雲燒空風色靜雙櫓曄曄水中央七十二  
峰紛出沒日晡始爇西山旁舉頭便見蒲萄綠  
頓令煩暑化清涼從茲綠者不一狀千綠萬綠  
森相望家家橘柚戶桑麻遊人步步得圖障叟  
童雞犬寂無喧別有天地疑巢軒世人不信桃  
源記誰結此是真桃源真桃源人罕見冰如垣  
山如殿神仙窟宅尊羽衲津梁倦老殺姑蘇城  
裏人何曾一識西山面我來終是苦驕陽搜奇  
討勝空徬徨道逢樵牧爭笑詫何物襤褸走顛  
狂一遊林屋洞隔凡幽溼宵如夢再遊石公山  
劍樓雲嶂聊躊躇攀包山好閣環空翠歸雲盤石  
猶等閒三遊西湖寺寺外松杉中荷芰其日炎  
威倍赫曦僕夫覽覽何泥瘁入門總拚高枕休  
王侯相喚不回眸忽聞縹緲在寺側起舞仍作  
登山謀各向山僧乞杖笠同遊七人四人留余  
與二客賈勇上修忽便到孤峰頭俯瞰衆山皆

培樓茫茫震澤連天浮東望虎阜西望荆溪南  
望若雪北望梁溪四顧拍手大叫何不乘風便  
飛去乃猶戀此腥腐齷齪區區九點之齊州噫  
吁嘻怪事哉縹緲峰頭六月六日來長安貴人  
渴欲死名車利馬走虺隤余與二客坐天際剛  
風颯颯浮雲開披襟散髮那知暑恨不一飲千  
百杯三島十洲在何許下視塊蘇真可哀噫吁  
嘻怪事哉縹緲峰頭六月六日胡為來噫吁嘻  
快事哉縹緲峰頭六月六日胡不來

秋甘與杜子過高座寺登雨花臺

被髮何時下大荒河山舉目共淒涼客來古寺  
談秋雨天爲幽人放夕陽去國屈原終緯直無  
家李白只狺狂百年多少憑高淚每到西風灑  
幾行

秋日獨登觀象臺望故宮及功臣廟一

帶遺址

獨來獨往意何如羈客心孤意不孤落日河山  
千古在秋風天地一人無英雄感慨麒麟閣神  
鬼睥睨燕雀湖高處不須搔首問碧翁大事久  
糊塗

萬壽祺年少江南徐州人

南村雜咏

築圃南湖西淮流灌其下仲冬天氣晴飄霜不  
盈瓦凌晨提甕行行行適大野便短苦長汲甕  
勉慚力寡

冉冉巖上竹停雲相因依粲粲江中石白日不  
轉移我行涉其野蘭茝恒滿持非不愛其香所  
貴無人時上山常苦危下山常苦迫東園桃李  
花不若山中柏

西草堂詩

老病移淮市檐簷稱道民乾坤悲晚歲山水憶  
前身芳草舟車路桃花秦漢人冥冥謝弋者鷹  
羽在沉淪

過京口鄔太繼思

不見鄔生久重來懷舊游江風驅斷鴈海霧壓  
沉牛漁獵荒城晚兵戈古戍秋傷時一樽酒明  
月夜登樓

忽憶錢大

忽憶南徐道春風樓上年晚鶯移浦樹苦菜秀  
沙田驛路歸人少蚊門落照懸如何問津者五

載滯江船

贊湖道中雜詩

淮水無聲去東風吹贊湖市橋春店馬官驛晚  
橋烏細雨連春草輕寒度白榆蕪城前路遠得  
達石頭無

出南徐西門

連山一帶西南起城關平臨十萬家細雨自生  
江上草東風還發苑中花千年依舊濤聲合百  
里尋常驛路斜今日壯遊成底事殘春空負短  
轅車

過京口賦別曾青藜兼送令兄庭聞入

秦

菰蘆子子一閒身憔悴重過舊卜鄰同澤故交  
猶萬里大堤游女又三春環江倚檻平臨楚送  
客驅車西入秦幾度相逢無那老何年芳草見  
歸人

京口

東風動地曉霞明花柳春濃鐵甕城萬里蟠岷  
開海道二潮雷雨向神京白沙早鴈晴還集青  
輿靈鼉夜獨鳴誰領揚州持節事桓溫北府已

無兵

毘陵劉大過訪草堂信宿遂別

淮陰別浦草堂邊西徑斜陽客駐船乍見忽驚  
毛髮老相看獨有雪霜懸大河風起公無渡小  
巷雲深我自眠慚愧舊時書舍裏秋風廿載開  
苔錢

夜同徐大青山鼓琴

湖外草堂烟霧空一聲兩聲轉未窮心知疇昔  
自歷歷身與太古高濛濛落月照梁臨夜壑佩  
蘭何地起秋風燈青漏轉無人見惆悵人間音

遠民詩

五

不同

草堂前舊梅一枝放花却賦

刺得南枝疎影橫草堂舊館獨淒清百年冰雪  
身仍在十日春風花已生亂後故人猶見汝定  
中居士未忘情紛紛桃李喧城市坐對空山共  
月明

隰西草堂雜詩

淮浦西邊開草堂荻柴槿樹列爲牆意中笠澤  
千頭橘夢裏成都八百桑唐室京華淹北斗楚  
人歌舞思東皇優游卒歲聊稱隱處處萊陵水

一友

深巷重門無是非閒閑偃息看花飛升沉日月  
此茅屋俯仰乾坤今布衣回鴈浦中雲黯淡射  
魚島外雨霏微著書未了復漁獵滿地江湖人  
未歸

縹緲淮東百尺樓舊時風雨一竿收牽牛亭上  
人先去啼鳥聲中客自愁湖海未除看意氣潁  
川如故謝交游幾回策杖斜陽裏烟水蒼蒼正  
暮秋

陰風吹巷偃斜陽黃髮蕭蕭卧對牀出自北門

遺民詩

逢雨雪行看西日下牛羊蘭蓀香老無人谷櫻  
豆花遮避世牆爲問鄉農虞夏客百年身世敝  
衣裳

入沛宮

泗亭春盡樹婆娑漢帝宸遊不再過魂魄有時  
還至沛樓臺落日半臨河風吹大澤龍蛇近天  
入平沙鴈鴛多我亦遠隨黃綺去東山重唱採  
芝歌

廣陵讀史

晨昏鐘鼓向西華複道承恩出內家大業自燒

隋殿瓦官人誰華玉鈞斜江浮遠樹收殘照月  
滿荒城起暮鴉十二樓頭千載後到今人面尚  
桃花

贈胡彥遠

河渚經營把釣綸乾坤草莽一閒身南陽高卧  
真名士東漢餘生舊黨人十載荃蘅同入夢三  
冬冰雪獨傷神荷鉏歸去田廬閑莫向人間學  
問津

送客

遺民詩

二七

破袖方瓢過嗣宗西風城關送吳儂一尊酒盡  
舟千里十月花開霜萬重蟋蟀堂空聞夜語笑  
蓉閣閑隱朝客年來久謝風塵事又向人間聽  
晚鐘

登歌風臺

日暮高臺風大呼沛宮子弟尚存無莫言猛士  
今安得已識真人先有符楊柳岸高懸野渡桃  
花沙暖入平蕪瀾瀾泗水還祠廟誰見塵埃舊  
酒徒

冬日晚登東山

木落東臯烟樹齊留侯臺上望蘇堤十年豺虎

人家少幾處牛羊村舍低落日向懸寒郭外羣  
山不動大河西浮雲直下三千里星斗平臨在  
碧籬

登雲龍山

放鶴亭西接大河顏烟蔓草望中過頻年戰鬪  
逋逃盡落日山川涕淚多北枕荒城仍畜牧東  
臨野水見漁菱獨聞新決澶淵道回首風塵起  
碧波

梁公秋過訪賦贈

萬里江湖到岸迴百年天地此中開牆東自有

遺民詩一

君公在門外今傳陶令來斜月啼烏人罷酒早  
霜驅鴈客登臺茫茫宇內誰知己慚愧同吟隴  
上梅

送唐耕塢還姑孰

十年風雨鳳城隈今日臨河浪似雷獨許管寧  
能割席願同杜甫一登臺梅花五月江城落瑤  
草三山碧殿開君出自然逢有道曾從東漢黨  
人來

贈閻古古

側聞抱膝空山裏梁甫高吟興不孤自采全衡

淹歲月獨留詩句滿江湖五年悲泣同嫠婦此  
夕憂虞憶僕夫憐我天涯問消息鹿車一乘載  
妻孥

讀曲歌

椒子熊膽羹炊豆作中醕願落歡口中粒粒知  
辛苦

傳

山青主山西大原人

雜咏

委委河上梁去水一尺強梁柱剗河中不愁河  
泥黃事有須相成未在高其行屨鉅無擁資安  
由見所長濡足無所濟屑屑勞牽裳乾坤非一  
變得失不槩量洪範列周書箕子心終傷  
神氣如傳舍真人無私營天德照海日人心消  
甲兵舞羽有何威有苗歸虞廷劉季稱豁達終  
日憎良朋  
雲破茅簷出雞聲在籬梢賣菜帶醉歸一覺紅  
日高煖燂竈下歇松栢香不消顧瞻烟棹上亦  
有春燕巢

陰厓

自覺非道器千塵多所緣如何無人處亦復有

流連逝水靜憑氣高雲行不言懸窻訪道士坐  
此每忘前

送友之秦中

爾去褒斜路秦關兵尚多難堪兒女意其奈鼓  
聲何戰地驚鴻鴈秋閨怨駱駝願聞邊火息歸  
計莫蹉跎

借樓避暑

一命真如梗三年不結廬今來白水曲借得小  
樓居長偃方牀席時攤短佛書高雲與疎雨鎮  
相共樵漁

石壁同白居實

平橋藏却樹梢中樹得深山窈窕紅甌鉢春燒  
甜似密葦姑秋雨脆於崧香奩大令憐高氏白  
業臺賓借禿翁醉塞幽回只一覺針椎久寂又  
惺惚

梁以樟

公秋鵬民直隸涇州人  
中名集

晚宿越城

停輶問土俗躑躅越王城古月移前壘荒風宿  
鬼兵燎衣殘竈火擊柝達河聲午夜看星氣晨  
雞或肯鳴

清明日雨北莫感懷

飄零華表處令節忍思家萬井龍蛇雨三春杜  
宇花禁烟猶冀北宿草已邊沙椒醕南天土乾  
坤淚眼遮

徐宸旌自陽夏遠訪賦贈

崎嶇戎馬日曾記舊參軍古磧戈鉞度高天虎  
兕羣豐碑沉夏屋祭器湖河汾欲話中原事遺  
黎愴更聞

送祈永還山東

獨寒黃河路埃風賦北征龍沙圍日氣鴈陣殘

兵聲海塢耕烟遠山城哨火橫知君年正少終  
有棄繻情

登韜光菴

四山青欲下衆樹密難名時有竹光入遠聞泉  
水聲颺拌石子落猿挂翠微行對境忘言說玄  
情去復生

渡桃花澗訪恒上人

不見桃花樹惟聞澗水聲偶然尋去路一徑入  
霞城雪瀑崩崖轉松濤靜壑鳴遠公過不厭閒  
踏石林平



渡淮至泗上

曾溯荆塗口長淮動地來萬山龍氣合一水霸  
圖開賈客爭魚麥周行鞠草萊艱難思過沛重  
上大風臺

送高二亮歸平州

汝歸觀碣石雲海正蒼茫天地尚雄畧王孫幾  
夕陽白頭羞苜飯黃葉夢樓桑吾道方行旅無  
爲岐路傷

舟汎王山寺

草際孤帆出橫江隱半峰殘霞高寺上急雨晚  
山濃荒棧支麗窟驚沙走鴈淙夜涼天梵下謨

謨響杉松

別攝山瞿大師

蕭然孤衲影高意滿松門山曙羣青合林空一  
鳥喧世緣谿水澹道味芊苗存不負靈源意重  
尋古德論

歲暮望大兄不至

薄海交游盡殘山老弟昂漂搖羽尾急跋涉脛  
毛存落葉辭荆樹荒雲守蕨根覲歸猶勝客敢  
作故鄉論

于一避亂盧家堡求晤因得聞江上信

念亂憂方大披荆爾忽來乍詢家室在初諗甲  
兵回海嶠風秋勁蕪城門晝開林陵雲氣好重  
上射陵臺

白田雜詩

吳歎楚舞雜羌歌翠靨紅顏駕橐駝一曲琵琶  
萬行淚朔風吹夢度交河

邗上逢舊歌者

內家檀板幾人存疑碧池頭暮雨繁莫唱開元  
供奉曲臺城烟柳自黃昏

哭大兄

鳴鏑中原古戰場鐵衣夜度陣雲黃陌刀不浣  
男兒血却裹荷衣葬北卬

李

清 心水映碧江南興化人

哭已夢過靈巖謁繼起和尚得句

廷尉公著述甚富唯不作詩夢中謁  
繼公得後二句長嗣稹增成一絕採入

十載滄桑百感興每逢耆舊倍填膺於今名利  
都消盡却拈蒲團問老僧

王猷定

字一松石江西南昌人  
四庫全書

晚步劍山至朝陽菴復還若公蘭若

策杖條東往沿江復高阜盤蹕下層崖波濤喧  
肝後上有雙峰積石蒼苔厚窮崖一戶開居  
然見縹緲指點渡頭山山落吾手歸塗穿日  
脚月出斷山口下看捕魚人乘潮若飛鳥咫尺  
寺門深海氣到林藪默坐觀此心鐘磬亦何有

看月

日見海天低夜見海風苦海水浴天時星辰皆  
作雨惟月下海中百道光聚波響月可聽波  
來月可取試問山中人月來幾寒暑

遺民詩一

正四

螺舟招集北園小閣漫興

同少耕圭山菊窠  
天日香今同叔汝

受學

遠風似潮來頃洞到羣木小閣如垂潮開窓恣  
遙矚一鳥鳴前林衆鳥相與續林外紛笑語聞  
喧轉幽獨俯看池上波羣陰走大禽彷彿上巔  
眉漸見斜陽綠主人羅盤餐兀坐忘已足靜密  
聽無聲高堂閑修竹

姑山草堂歌

我鄉麻姑之山四百里上有百道冲功之飛泉  
奔流盱江岷江勢乃止十年伏劍不得遊波濤

斫斷蛟龍愁今秋徐子顧我邦水傍曰余家在

姑山之草堂噫吁哉爾乃得有姑山之草堂使

我聽之神徬徨姑山曷有白雲千仞槎牙虎石

蹲若關萬壑蒼鱗風雨吼日月標空石上生仙

人鐘鼓靜無聲滄海幾枯柯斧爛一局棋枰旦

復旦徐子居此幾何年況有壑山壑谷皆名田

一朝江南飛戰瓦陵陽山繫將軍馬草堂從此

絕古春荒榛豈有隴耕人夜夜老鴟山鬼叫愁

殺李白同謝眺青山李白樓到今只聞野水流

似此何能不感傷人生各各懷故鄉懷故鄉君

且歌百年徒爾嘆奈何有時頭白蔣陵樹有時

聲咽玄湖潮乾坤已老君且少烟鹿可友芳蘭

可樵君曷不圖渾沌倒天瓢于以揮八極而遊

逍遙如我有山歸未得日走大江望山色古云

望遠可當歸不如君言此山猶依稀噫嘻果如

君言此山間作主我將負君春貨君庶割君半

嶺雲當我家山譜不然送君將歸我心苦

軍山看日出

天雞叫罷海水黑萬里扶桑絕消息長鯨鼓浪  
吼天門北斗微垣辨不得有客通宵坐石林寒

風二月吹人心以袖蒙頭臨絕壁樹外倒看天  
沉沉須臾東際生微白碎剪波光亂天碧丹霞  
氣盡尚氤氲已有金蛇兼電掣可憐久雨廢耕  
種萬戶愁雲方入夢頭白書生愁更深眼見陽  
回心轉動那知聖人出深宮九霄步步光玲瓏  
橫空作勢屢興沒義和攬轡何從容劃然半壁  
紅輪起砍斷蛟龍四海水三湧飛光上碧空回  
看一寺桃花裏

舟泊楊子橋

蘇軾風濤外閒心寄汝寥馬嘶黃草岸人急暮

近良詩

三六

江湖增影眠寒水谿聲走斷橋夢中敲古岳長  
憶廣陵簫

送梁仲木之揚州余亦移家高郵

攜累同孤影寒江奈此行獨憐解肉在相視古  
刀鳴乞食窮心路驅愁借酒兵茫茫春氣內不  
辨鳥禽聲

招隱寺

處士當年宅蒼然古木存雙泉明落日獨寺望  
寒村炊晚僧歸院鐘鳴虎過垣行行吾自適高  
隱不須論

除夕憶兒茂

失學吾誰咎長貧汝乏師江天風浩浩母覲草  
離離弟妹何時壯表臨又合圍欲歸那可得白  
髮任肩垂

時袁臨一  
即波園

聽楊太常彈琴詩

蜀人楊懷玉  
先生名江經

七十僧行脚居然老太常自稱楊業後醉臥幾  
沙場百戰防山海三餐侍帝王聞聲不敢讚天  
語過師襄

同杜于皇因圍抵足聞歎

一歎白人頭肝腸事事休縈愁須有地于世總  
無謀夜靜星辰苦霜嚴鼓角道老夫裝被薄寒  
重爲君留

近良詩

三六

舟行

三月初日

海陵城忽過四望遠濛濛布被經斜雨蒲帆飽  
大風驚鷗飛不定初柳意無窮三月今朝是福  
舟東復東

贈翁山上人

盧龍飛將地下卽李陵臺落日三關望悲風萬  
里來蛤蜊何太苦荔子熟應回看盡長城路虛  
空徧草萊

同行嘗獨坐吾又愛殘僧此去聽江雨連牀共  
夕燈鐘聲來客棹花氣動春冰二月狼山望烟  
波隔幾層

石城

來問草堂寺初鐘已渡橋人烟屯石港漁火上  
江湖野戍重關靜王畿設險遙憑高天萬里僧  
影共蕭蕭

阻雨望真州不得到

口外黃天蕩人家太子洲只飛千騎甲不渡  
人舟戰地江門苦遊魂荻岸愁斜陽兼雨看觀

切此山浮

金山

孤峰百里見雙槳一舟行滿地江風動如聞廟  
鼓鳴蒼雲連海晴駭石接沙平犀甲何年事春  
山草又生

螺川早發

月落秋山曉城頭鼓角停長江流遠夢短棹撥  
殘星露濕鷗衣白天光鴈字青蒼茫回首望海  
嶽一孤亭

鄭州開元寺野望

興亡占遠氣難老古今潮城對唐朝寺人經趙  
氏橋虬鐘縣老樹鴛瓦沒寒蕭日落碑沉夜春  
星伴寂寥

客燕偕內僧話

且置咸音事閒談天寶年乾坤吹野馬雲水黯  
山鵲世換人多默語低心可憐深宮長遠夢劫  
老一鐘傳

已亥七月移家盧家堡舟中卽事

亂離曾幾日兩度出嚴城國難輕妻子時危重  
甲兵鳴飛羽急月照白虹明茅舍三更夢茫  
茫野水聲

返揚州喜晤孫無言

却訝秋還在蕭條滿目非江山千騎暗城郭一  
人歸兒子南冠淚猶驚楚客衣庭花何爛熳寂  
寂伴伊威

送侯克魯之秦中二首

蒼蒼樹色滿西陲古道咸陽舊雨吹太華一節  
看日月軍書十萬領熊羆壯心未老關雲亂孤  
劍長鳴隴水知幾處旌旗迷漢代昆明應續少  
陵詩

日戰關河一劍遊動人清淚極邊州圖書盜賊  
歸何處財賦兵車莽未休鐵鎖塵飛三輔暗瓦  
雲風動五陵秋君行莫唱烏鳥曲咽盡銅川水  
不流

### 宿白雲菴

寒燈寂照夢難成但覺逢僧尚有情關外客船  
喧野岸枕邊官馬踏殘更兩淮烽火人初靜千  
里星霜鴈獨征爲弔漢家辛苦月夜深猶傍釣  
臺明

客淮雪夜同四弟子展宿天興觀

### 送民詩一

廿年布被擁荒城古寺驚心倏二更特地冷風  
窺鼠竄橫天大雪下鐘聲弟兄語少衣多淚老  
病愁深夜不明爾去戰場誰作伴康郎山下又  
移兵

### 乙酉紀事

時事日非正月挈妻歸里改葬先王  
父二月改葬先王母及葬先太僕公  
妻從余處荒谷誅茅營窰窰畢始入  
城七月兵亂余居圍城中得不死妻  
腹兒奔竄落星橋土寇發難趨豐城

### 一 十月亂平復還省城產兒孫茂

匝地烽烟接舊京北邙何處卜先塋星辰夜照  
芒鞋路關市朝開鐵馬營逆將聚兵三日戰亂  
山懷子一人行兒今忍問桑弧事苦月荒風聽  
母聲

### 秦郵漫興

三十六湖鉦鼓多郵人以鉦鼓取魚湖中人唱打魚歌春  
風禾黍神農郡州有舊禾一夜月骷髏城子河異代  
莊官傳野史當年丞相懺天戈青山大路今如  
髮哨馬鬣頭又幾過

### 重陽

十載重陽兩白門同君舊話黯銷魂卧龍岡上  
秋千里戲馬臺前酒一尊作宦幾人尋草徑論  
詩深處有苔痕橋西不減南郊興日暮蕭蕭楊  
柳村

### 訪陳師黃絕句師黃爲靖南參軍

北狩當年事忍聞至今惆悵靖南軍可憐血戰  
殘衣在板子磯頭幾片雲  
中元前一夕泊石門聞岸上作浮屠事  
泫然有感

石門百巷柳青青舊日鏡聲此夜聽枕上有魂  
招不得秋風腸斷語兒亭

呂大器 東川四川遂寧人

潭市

曲澗涵秋雨人家水鏡中峰房綠石竇虬樹鏡  
花叢農事悲荒土鄉心寄暮鴻徘徊萬里路何  
日到春風

湘潭道中

世路原多險況經纓爛行日從當午見雲向漏  
天生果熟猿朝暮花深鳥送迎何時出暗谷一

望大江平

晚至閬州

一葉嘉陵下水心對綠漪豈無丹闕總終抱白  
雲思輕艇星前導微波天暗移南池千萬折懷  
古一增悲

昭化縣

不堪百戰後寥落兩三家白骨堆荒阜青燐亂  
晚霞高城行鳥雀古廟困兼葭羣盜中原偏愁  
心未有涯

泊略陽下灘

祇爭一帶水尚枕小溪眠漁火穿江出村烽帶  
月傳孤城還吃兩白叟半蕭然回憶垂陰處森  
森俯大川

渡臯蘭作

相隨洮水渡蘭津高柳垂條麥浪勻玉塞西馳  
尊八極黃河逆轉壯三秦應教滴歸荒服更  
遣輪臺置守臣此日神州煩筆畫且從微外洗  
烟塵

鎮羌道上有感

鷹眼何堪秋草枯姑臧清節至今無籌邊不肯  
空談虎策國豈容先問孤已許此身啗塞雪那  
教鄉夢到江鱸雄風歌罷秋聲壯古驛亭前倚  
湛盧

早發古浪

水剩山殘接大川平沙一望不分天何從去覓  
金屠澤且喜來無鐵箭傳秋草正肥驕塞馬寒  
膠可折勁霜弦孤城昨夜隄防密鼓角聲高壓  
遠邊

雙塔道上一

七月柳青麥未黃江南花盡塞西霜一灣清玉

流殘磧萬里寒沙築大荒劍舞明星綠露淬弓  
彎新月倚風強白狼西去烟初靜莫唱涼州客  
思傷

黑松嶺

漠漠濃烟罩萬松逶迤秋嶺盡成龍聲寒鐵騎  
千軍肅一線遙看古戍烽

徐枋

昭法江南吳縣人

送節在師遊越

花雨淹遊屐樵風送客舟江山猶別墅蒼舊盡  
荒丘一往滄洲遠千春杜宇愁此行非避地乘

遺民詩一

七古

與獨相求

范鳳翼

異有本家江南通州人  
超邁遠望

追憶高景逸周夢洲顧塵客周綿真諸

君子

嗟此流俗下黃虞不可作厲志崇令儀弱植漸  
虛薄蒼然念亡友言笑宛如昨奸慝據台司仁  
賢糜鼎鑊莊莊生病爲犧禍衡死於鸚天運已  
馳詎忍尋真樂仰希達人軌俯謝浮名縛無用  
同散樗息影還冲漠

訪沈汀州不遇時值其有新安之行

九秋落木昆陵驛孤舟苦雨崇川客千里相思  
不見君空復披帷長太息坐來孤橐吼魚腸東  
南天地何淒涼欲識羈人愁絕處青熒燈火夢  
休陽

宿焦山海門菴曉望

曉望出松扉支藤立釣磯江流何事急峰勢只  
思飛日末孤帆杳霜前一鴈微音光紛屢幻舊  
句已全非

泛漲

長河一夜綠波生縹緲仙槎逼太清乍見魚龍  
趨大壑忽驚雷雨暗孤城飛流撲面如山立遠  
勢浮空到海平東去蓬瀛殊咫尺冷然直欲御  
風行

遺民詩一

五言

秋日過焦山海門菴

螺逕迂迴鶴迹深瘦筇扶手任孤尋門街滄海  
初升日峰落空庭未夕陰薜蘿葉秋高我野服石  
牀雲暖疊重衾時聞夜讀兼清梵靜者因之長  
道心

登東昌城樓

清陰秋色滿林柯殘角離鴻愁裏過風壯海濤

連漢湧嶽高寒雪入樓多右軍宅傍桃花澗莊  
叟臺鄰歌子河轉眼千年悲往事揚來天地一  
漁蓑

從祀獻陵 癸未

澹雲疎雨冷華鐘肅肅靈宮嚴帝容五月臨朝  
千載墓中官掩淚說仁宗

秋日渡京江

瓜渚輕舸破浪風金焦逆走亂帆中秋高不怕  
波濤險欲看江南楓葉紅

顧夢游

與治江南吳江人江寧籍

夜投祖堂易公房

向晦止行邁回策投香林登嶺絕樵訊蔽榛聞  
梵音下循水岸轉遙見山門深陰陰松栢路步  
步入幽森未問所息處先清塵外心躋曠臺殿  
迴折隘巖壑臨徑窮及荆戶剝啄驚宿禽老僧  
具客主入夜披虛襟靜論洗凡臆陡作寒水淋  
悲哉山中侶一出各飛沉而我復何事十年迷  
此尋空山澹無言來者成古今明發更回首白  
雲生碧岑

訪鄒滿字溪上

言尋居士家薄暮清溪道荒原鳥獨飛寒木雲  
相抱入室聞疎鐘開門見秋潦落葉坐來多清  
風時一掃

焦山紀遊

巾車駕言邁春烟鬱秋原欲往心數止雨氣來  
前村入舟漸清霽日出明山根了了見古寺臺  
殿松杉門直上轉蒼翠雲際猶吐吞遂振所攜  
策登頓若騰鸞目領神已越況得攀與捫海色  
萬里至江聲亦何喧離花與客笑崖僧澹無言  
于焉永年歲眺聽無朝昏俯視芸芸內日月空  
崩奔歎息下東嶺撲面金波翻跌石錢落景濯  
足臨潺湲何能謝塵累聊可清夢魂

社集天界循公房

來已半春徂游欣衆衲俱鳥窺遙日下花近午  
風蘇世事到山盡高言對佛無杖錢曾不繫隨  
意乞香廚

同震甫夜坐牛首

四山清梵合絕頂翠濤行有客振雙策憑虛領  
衆聲入烟燈半壺僧定月三更不寐貪靈境嗟  
予勞此生



歲暮寄慧公

寒山無客到破寺有僧存數折入松徑一籬開  
竹門耕牛閒旱土野雀噪饑村托鉢應空返霜  
天煮蕨根

若木留別用前韻

此別知非遠依依惜遠行天空來鴈冷江濶對  
山平寥落三秋盡陰寒百感生布帆無賴甚臨  
去意偏輕

同鄒滿字過張來初園

蒼翠滿山村雙筇午入門野花幽味足頽屋古  
風存交澹忘先達情深託酒尊相期惟痛飲世  
態復何論

送一靈師之遼陽兼柬劉公

無物可爲寄持書淚滿襟一生千古恨萬里十  
年心及見悲何語重逢樂豈任別來空老去法  
乳負深恩

龍江關

江關一萬戶千里集帆檣地勢臨空濶天圍合  
混茫樓臺連夜雨蘆荻老秋光共付閒人領勞  
勞亦不妨

萬年少嘯西草堂

山色過淮少漁風出浦多中林閒白板高岸隱  
黃河抱膝思當世聞歌喚奈何齋心眞佛子只  
此未消磨

金孝章至自吳門同祖心及次濤兄弟

小集

此回花下見一拜各傷神且喜身同在還疑夢  
未眞卽時呼濁酒向夜集高人醉覺乾坤好深  
悲莫細陳

公洞共賦開字

一水出深碧官然生客閒問津黃葉路馱火白  
雲山是草皆香氣無僧不古顏泉聲如惜別相  
送到人間

高座寺送春

門掩飛花後春魂不可招如何方以外亦共黯  
然銷老樹興亡代長千朝暮漸馳光無繫處合  
付最長條

過徐昭法山居同姜如須賦

未免塵中去其如惜別眞得朋能愈疾留客不  
知貪天地存諸子兼葭老此人相逢惟痛飲往

事莫沾巾

同蔡大美女曰贊沈治先秦淮夕泛

落日澹生烟空明浸短舫人來花檻裏酒出板橋邊楊柳風于樹笙歌月一船十年重對此回首各淒然

乙酉除夕

青燐燈火不成歡薄醉微吟強自寬何意有家還卒歲久知無地可垂竿壯心真共殘更盡淚眼重將舊曆看同學少年休問訊野人今已擲儒冠

臘八日水草菴卽事

清水塘邊血作燐正陽門外馬生塵祇應水月無新恨且喜雲山來故人晴臘無如今日好閒遊同是再生身自傷白髮空流浪一瓣香消淚滿巾

辛卯元六日集黃眉房齋中時風波初

定卜寓白門坐中茂之季公同爲寓公而余與寤明澹心游踪未定慨然有賦

去住同爲飄泊人紅燈綠酒倍情親傷心已過

方思痛壯色能留未是貧雪積橋邊千樹東夜晴簾外一鈎新不知別後高陽客各醉東風何處春

送祖心還嶺南

一春風雨愁中去春去還添送別愁心事兩年同下淚鶯聲明日獨凭樓舟車已斷尋前路城郭重歸失舊遊祇恐經臺也荒草吾廬何不且淹留

啓美今度滿宇曰補再集小樓遲震甫

莫不至限深宇

草閣推牕面遠林不寒前約此重尋飛鴻送目天無際遲客挑燈夜又深城樹影分知月上籬花香寂畏霜侵怪來山似詩懷澹野霧空浮碧岫沉

北固送春

歲歲留春春不住今年別處在天涯牕邊黃鳥清江上樓外青山古佛家南浦蘼蕪烟若夢東風楊柳雪爲花枯僧對此還惆悵況我停觴坐日斜

歸夕對牡丹小飲

花下人歸喧女兒老妻置酒索題詩爲言昨日  
才全放更比去年多幾枝燈上香光如更好夜  
來風雨不堪思巾車若肯先三夕飽看還從欲  
吐時

同蒲字出松塢閒步

出塢仍行數里松松間清梵滯幽踪過山又見  
前朝寺昨夜共聞何處鐘樹樹抱花圍鹿苑家  
家開戶對牛峰春來一望紅多少莫問桃源路  
幾重

真州拜文丞相祠

連雲詩

翌

楊子江頭丞相祠春帆弔古獨看碑中興百死  
猶思濟正氣千年儼在斯風雨如聞九合語乾  
坤又見陸沉時吞聲野老偷生久未薦蘋蘩淚  
已垂

同安道中見紅葉時冬深矣有懷今度  
望望倉山登復登梅村相塢一層層如春天氣  
忘歸客忽亂鄉心到孝陵

杜祝進 退思湖廣黃岡人

題謝文侯寫姚伯符金吾沙上射鴈小

照

左手彎強弓右手拔長箭不射南山石翻墮雲  
中鷹

湯燕生 嚴夫江南太平人

思悲翁 十首

城烏集戎羅有雛不得顧四面石尤風突出丁  
都護

此別無返期白衣送道左意氣如平時一身被  
九鎖

舍人能上辯公廷開告密竄名黨籍中竟死不  
得出

手書出圍土字畫不可識持讀向秋旻二儀爲  
薄蝕

明明貫索城纍纍君子繫大陵已積尸天譴那  
得制

阿閣復阿閣阿閣無巢禽鳳衰亡其德人死殉  
其文

滿城新堞嚴故宮頽垣峻喬固此暴尸內地同  
時震

昔來驄馬嘶今來青蠅弔門外湖水深不被天

回照

客行依右族，右族不自保。喬岳忽崩摧，部婁復何道。

從死不獨妻，請命亦有弟。白體見先人，披髮訴上帝。

### 緒山懷古

赤鑄山頭鳥不飛，上皇曾此易青衣。無多侍從爭投甲，有限生靈但掩扉。五國城西邊月苦，景陽樓下夜鐘微。心傷莫唱淋鈴曲，未得生從蜀道歸。

淚逐天風向北揮，山僧指點舊重圖。素車東駐

### 遺集詩

蜀

泉偏咽代馬，南來草不肥。野老久知今日事，先臣猶護昔年非。延秋門外王孫盡，司馬元戎自

錦衣

鳴咽江流繞故關，北轅不見有南還。官車夢想來聞闔，高廟歌思在里闌。澗夾青絲環萬驛，崖懸烏慢侍雙鬟。亦知帝座傾危久，古井苔紋淚

已斑

直上孤峰似劍鉞，鴻溝那復割秦疆。山花終古不成笑，隴月重來黯獨傷。夜宿天低金鷺寺，晨炊夢冷玉麟堂。青城山下無多地，白草黃泥御

道荒

費經虞

仲若四川新繁人  
若推倫

### 上梅花嶺

傳說隋朝苑，蒼茫烟樹空。殘陽遙野寺，古驛向江東。一代高原後，孤墳亂草中。逢人求故事，何客號于嵩。

揚州北郭馬  
史相公墓

遣兒密往褒城，張氏授徒。

送汝出門去，高堂淚黯然。病來今更瘦，亂後久無錢。斑白來千里，全家食一編。艱難宜力學，大

父是先賢。

是相墓

喜張象神至揚州話舊

吾子何時至，鄉音入耳新。久爲吳地客，終是蜀山人。沽酒坐中夜，看花到暮春。百年才論定，只恐媿芳鄰。

思蜀

垂老無家只自憐，不堪往事益淒然。當門慈竹八千里，昨日疎梅二十年。旣使丁男安稼穡，遂無姓氏到風烟。春時更覺傷人意，寒食青青麥滿田。

自漢中攜家往江南

蕭條故國賦東征白首攜家萬里行珠樹有禽  
隨我隱玉山無地傍誰耕餘生已覺羞鏡柄舊  
曲誰堪更羽聲夜起呼兒同玩月老夫不是爲  
多情

雪

高城臨水浩無涯雪片飛來奪月華天上遂教  
殘玉樹人間重與種瓊花丁年絕域迷歸路寒  
夜孤舟未抵家吳越乍聞歌藝調空流老淚向  
琵琶

江南過人家舊園

寒泉老樹好人家漠漠荒垣帶淺沙斷壁尚存  
當日賦滿園不是去年花傷心短蘆聲何苦側  
目飛鳶影盡斜使我重來見荆杞那堪良夜聽  
悲笳

揚州春日

緩步西郊日欲曛水流花發又春分久無弟子  
傳秋駕空有佳人隔暮雲沒盡雙鴻聲尚在飛  
來小鳥食爲羣興酣思續蕪城賦老大悲傷不  
好文

定軍山下村居

倦起披衣獨上臺白雲紅樹一重開石泉香透  
花長落木葉聲乾雨乍來觀物未能忘舊事避  
人稍欲著新裁耆年何處歌商調扶病相從聽  
七哀

亂後還家成都殘民無粒食三年取草  
根爲食

亂林深處絕鴉棲虎豹聲高夏日低留得殘生  
無食物青山白日鑿黃泥

乞休 癸未年作

入次乞休歸不得衰容病骨禮瞿曇黃冠返故

今無望添箇人間小雪菴

子以別髮乃得難官

采久青子煮藥酒

老病全宜補濁醪藥方新得采林臯冬青樹上  
鴉來宿此樹悠悠見汝巢

歸田吟

家破猶餘半畝塘杜鵑啼處柳絲長騎牛不到  
人間去白髮蕭蕭曬夕陽  
出山未達便無家結屋青城上紫霞手版何曾  
成一事幾年辜負碧桃花

余

生於乾隆四十四年增補軒輊

廣陵季春十有三日憶沈子禹甸生日

對酒懷之

虎丘何鬱葱雲霞望如綺中有抱道人時在雲霞裏三春景物繁花氣香流水詩歌陶逸與琴尊延近理別來歲末周絨情缺雙鯉遙憶子初度馳懷更依依爲子歌斗酒獨坐開雙扉微風起將夕園景澄清輝醉卧不知曙迢迢星漢微

簡友

歲暮增無那而又窘陰雨隙風入我懷氣咽不能語探囊無長物枵腹待懸釜衰殘畏奔走晏

事見前

思

眼恒至午人情近反側誰能更古處知己言在耳德音燦可數倘終顧盼情旦夕臨江許

春仲客廬陵同友遊神岡山翠峰寺

雨足天景佳相攜尋野寺曲徑綠波塘青葱連雨氣深林隱茅茨蒼茫生遠勢曠覽天地豁靜

對人世異荒涼古時廟殘碑紀行事宋紹興間太守

于此神顯蓋異護衛後俯仰傷心神寧爲棖椅替循

崖入翠峰頽垣攢薜荔松古不知年離奇難位

置賴此山水情斗酒放情致日夕歸遲遲明霞

麗幽翠

戊申秋日陳子招遊翠屏山遇三山友人

出郭登高吟信步展遐眺曲磴延荒榛修崖俯達道秋林漸荒落雲日相暉耀翠屏列崇巔巖崎乃天造江光動危瀾奔流逐輕樾羣山相環屬峰峰見奇峭古剎雖僅存形勢得其要非子盛招攜曷盡所歷妙樽酒遇同人經言佐談笑懷賢心彌留西崦薄沉照振衣下重巖對景共吟嘯欣賞未云窮重來肆憑弔

壬子春仲同家不遠遊焦山

猛風蓬勃來千里凌晨吹立長江水我曹乘興

事見前

思

約同遊衝風側立待舟子招招舟子駕一葉牽衣欲渡意還怯乘危恐觸河伯宮波袞濤湧驚魚龍片帆飛渡任欹側頃之足與山崖接向時驚悸今得寧扶節拾級相競行天光冥冥海氣白羣山細縕成一色憑高下視鷹背飛轉眼忽見松濤碧砥柱中流既有年孤高直與溟渤連上有金山中北固三山鼎峙如手足古來大隱傳焦公今時高邁孰與同我來瞻眺起遐思風濤萬頃雲霞東

新灘觀捕魚歌

君不見新灘奇險天下聞驚濤怒浪如山立上  
下舟行實畏途放舟須仗土人力上灘牽挽終  
日勞逆流直上百餘尺東舟委浪下更難撇漩  
擎波如箭疾灘際洄流急且深承流鼓浪魚競  
集漁人舉罟百不失丞然罟之如俯拾傷鱗破  
額委泥沙慘澹腥風陷朝日跳波脫漏時有之  
潛迹江潭秘呼吸土人竹簍滿背歸戶戶門前  
盈百十霜刀直下亂雪飛棄置頭顱人不食乾  
魚家家挂滿壁腥臭漫漫氣難息誰云烹鮮世  
所珍見之悲惻情罔極嗚呼廿年殺戮人民空  
今復毒流鱗介中

蜀都行

自我之成都十日九日雨浣花草堂益蕭瑟青  
羊石屏但環堵生民百萬同時盡眼前舊舊存  
無幾訪問難禁泣淚流故宮荒廢連禾黍萬里  
橋邊陽氣微錦官城中野雉飛經商半是秦人  
集四郊廓落農人稀整頓凋殘豈無術流亡安  
集誠可期但得夫耕婦鑿無所擾桑麻樹畜墮  
所且數十年後看生聚庶幾天命有轉移

中秋後一日曾青藜寓齋燕集同人分

得憑字

昨宵對月今宵雨兩日陰晴不可憑客裏招邀  
常賴友山中棲止但依僧才高何必愁貧賤時  
至無煩感廢興幾度浪浪檐際水隨風飄灑濕  
孤燈

王光承 琇石江商華亭人

登北固山

吳山從此盡楚水到今長日月懸高樹星河帶  
遠荒樓船時聚散戰馬亦玄黃欲問孫劉事平  
沙幾夕陽

道民評

襄陽蹋銅鞮

襄陽白銅鞮玉勒黃金羈馬前何纍纍揚州游  
冶兒  
官從襄陽來最愛襄陽馬金刀美少年承恩雙  
關下

黃宗羲 太冲報洲浙江營姚人

卓烈婦 并序

烈婦為廣陵諸生錢公穎女年十七  
歸前指揮卓煥煥字文伯其先忠貞  
公死遜國難族誅公之子有逸去者

至宣德朝事覺其時禁網稍寬得戎

廣寧衛是為煥二世祖至三世祖以

軍功累官指揮使煥襲祖職逮廣寧

陷徙居揚州隨督輔史公守法守城

乙酉夏四月揚州郡城將陷前一日

烈婦曰城陷必屠婦女不能免辱孰

若先死煥止之謀匿復壁烈婦不可

抱三歲兒奔後園家人追之烈婦急

抱兒躍入池死時煥之姑適王氏者

少寡歸寧于家亦躍入煥未字之妹

二幼弟三亦皆躍入嗚呼烈婦一言

未亡之人未嫁之女孩提之童一時

感憤激烈相率從死真可慨也吾友

蕭山王自牧作傳甚詳其事余為賦

詩四章

兵戈南下日為昏匪石寒松聚一門痛殺懷中

三歲子也隨阿母作忠魂

無數衣冠拜馬前獨傳聞間動人憐汨羅江上

千年淚灑作清池一勺泉

問我諸姑淚亂流風塵不染免貽羞一行玉佩

歸天上轉眼降幡出石頭

王子才華似長卿斷腸數語寫如生至今杜宇

聲聲血還向池頭叫月明

賈開宗 靜子河南商丘人

卓烈婦

前指揮卓煥妻錢宜人乙酉四月揚

州郡城陷先一日投水死

睢陽鬚眉今已矣南雷鐵骨不可起天地正氣

付阿誰茲道如今寄簪珥黑雲黃塵動地來干

家野哭城欲圯夫妻相向暮烟顏一笑凝睇豈

惜死夜靜不聞兒女啼芳蘭萎謝金閨裏君不

見蔡琰昔日胡笳行馬上嬌癡泣隴水含嗔欲

死死未能何如玉碎榮蒿里不信試看廣陵三

月濤至今風雨猶蕭蕭

過淮浦

已棄君平世猶來問舊閭依然流水岸尚有故

人居事業雙杯酒行藏數卷書并州已十載客

興復何如

李孔昭 蘭人隱盤山

春去



門外江水流春去門裏柳枝飛白絮紛紛燕子  
不知愁還向人前語不住

董樵

字樵山東萊陽人

岳墓

到此生遺恨有詩未敢吟語及高宗事恐違地  
下心

岑徵

金紀廣東南海人

贈孔樵嵐送友之關外戍所

遊子色慘淡正馬聲蕭蕭征衣拜堂上阿母殊  
陶陶兒去兒能還沙漠安辭勞良友承嚴譴六

達族詩

李商

月遠度遼良友亦有母母子雙魂銷送之以萬  
里佩之以瓊瑤富貴與患難珍重兩不撓我歎  
有母賢乃知有子豪萬里走遠道誰識金石交

徐介

字先洲江陰漢人

山中漫興

尋山不期深入山不期返願作山中人白雲時  
近遠

方孔炤

字先洲江陰漢人

一歎

市井得官口如劍東上門中草一錢嚴衛日尊

公卿賤一錢一書下詔獄黃金夜光袖相見

蒼天

甲申三月十九北  
變時在濟南荒逸

萬歲山折蒼天崩金鰲社鼠同一坑撞碎九關  
北斗裂烏號射日弦斷絕增兵勦賊年復年  
百萬餉如流泉既蹂西安躡山右三關宣雲遂  
不抹盧攜張鎬喪天下依倚中人赫仗馬問監  
國問遷都驚破膽徒摸餉請內帑請倡義總不  
許但咽氣九邊萬隊皆潰降不降便走淮渡江  
蒼天蒼天來此一月看石田倒地哭死張空拳

井中鐵

崇禎末吳南渡  
井得斷斷南書

連江鐵函書似漆吳門浚井一旦出沉埋一十  
三萬日瓊鬼嘶叫風雨溢男兒之血本不死蛟  
龍蟠護千年紙獻栗塲中羽嬰徵威淳淚激三  
江底淚無端江且乾防江不難防心難九泥難  
塞圓通關天使井水澆人間至今首陽山不生  
周草木此語歌之古今哭

別黃石太史

百六遙知候三塊隴石渠藏經身作壁貫械血  
成書苦節徒貧然諛言過子虛金商門下對直  
諫又其餘

遺民詩目錄

卷二

杜

清

一名茶星字西止又字千皇號余村  
鎮試卷擬列第一以結語侵軼府置  
成府及人口洵平阜然大家客死廣  
磯之東處有碑

喬可聘

字聖任號陶庵揚州寶應人進士官御史直  
言敢諫然能持平不激後隱居深門著書

宮偉鏐

字美周廣東番禺人年廉具美才以氣節自尚有  
春兩堂集采山外紀野服終老

黎遂球

字美周廣東番禺人年廉具美才以氣節自尚有  
運發閣集曾客揚州咏黃杜竹詩推獨步凡所著  
如春風駘蕩夏雲垂露畫白  
描須苦提平稱才子晚成節士

孫奇逢

字泰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稱百歲先生  
人稱學高山王正心誠處從遊多名

章人鳳

字六象浙江武康人有盛名  
詩以蒼健為骨秀美為澤

徐開任

字李重箕山人若名臣言行錄世稱博  
雅有古人遺風感慨牢騷不避世忌

閻修齡

字華彰山西太原人居淮安讀書好古有  
置身百尺樓上風簾子百詩亦以淹博名

孫兆祥

字泰階揚州高郵人貢士  
里稱宿儒著五似堂集

顧祖禹

字景范無錫人坦率開朗對之如飲醇醪性愛執  
花約螺髻遊吳溪值而觀為款蓋以行履客死其  
州奔哭甚哀為文悼之其篤友道如

王烈

字名世華早人文學與兄珩名齊名自察其行不  
求世如其為詩地仰而慕其古法返而運其心靈  
期於獨照江左稱之

陳子升

字壽生號中州廣東南海人官給事性曠直言不  
能行拂衣而退惟事吟咏以終其年詩多板蕩  
感之

孫治

字字台浙江錢塘人布衣志志逸詩歌有集行  
世詩者謂其有絕跡康康自說下出之  
字子紹桐城人文學國受後飄泊江湖自號國近  
人攻苦食貧顏樂不給一似重有受者君子讀其  
詩以為多勞臣臣終屏營吟望之思既既從恨  
秋人遊歷遊浙東或歌或泣流離轉徙悲回悵  
鬱以死年纔二十有七所著詩有三

彭賓

字燕文松江人年廉少有才名與夏孝功允之  
給諫子龍岡大學立勳徐孝廉子孝李舍人安其  
相習和謂之雲間六子乙酉後良流大奴子舒者  
有偶存草以是存者皆偶矣得業為之教又華越  
州草乃過劉忠端倪文正諸公之里所作東  
海姜坡為之教後又合刻二集候方域欽之

遺民詩卷第二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杜濬

千皇茶村鄉廣黃岡人  
變雅堂詩集

寓園卽事

暫歸不得息復來叩園荆埽榻恹偃仰深緣怡  
我情假寐遂成夢夢醒聞流鶯爲時已中伏宛  
作春曉聲奈何雀與烏努力方爭鳴衆雀既嘈  
雜羣鳥尤豪橫坐令好音阻側耳不分明三歎  
推枕起仰視天宇行

我往編除草我旋草未除葵荒亦在眼冥蒙相

翳如非時見醜態遑問種類殊連日資霖潦草  
長數尺餘中藏蛇與虺豈但蠅蚋陸牽拔蘿葛  
上勢欲薤芙蕖投足略無逕出入鈎衣裾我心  
有所觀此草適可除但用一夫力坦然心神舒  
累石爲池沼圻裂不見水人言此龍脊枯涸良  
有以我言谷爲陵水自漲都鄙何知雨卒暴淤  
水忽一指昏濁豈足觀徒惹鳴蛙起什伯相唱  
和曉夕無停晷其聲頗厭聞彼自以爲美形容  
昔所知氣力今誰比愁人甘一睡聒噪過無理  
官私何所爲此言殊甚旨使我神不疑夢中亦

掩耳翻思雀與烏鳴尚有時已眼見水速消兩  
蛙母太喜

贈孫無言因送之吳門四首

余與孫子交及今將一紀言念招提游識余及  
王子子今則亡類波復誰砥有失誰箴規  
有善誰歡喜意忌生戈矛面諛非知已況與論  
斯文迢迢隔萬里所以西州慟對君不能已  
吾子與衆異奔競爲篇章不埒丞相門惟登處  
士堂久要不必言焦獲孫弟與黃岡新知日輻  
輳高士不得藏我無升斗量千頃資汪洋井介  
互相勉短中各有長古人重一言豈必縑盈箱  
願子少褊隘正復得中行悠悠千載下長懷虞  
仲翔

黃山歸未得且復之吳門吳門有何士伊予老

友存金子別來又六載頭白可不論君行必把

臂鄭重相思言復有徐昭法素心識本原筆力

亦矯矯學古貌詞源其人不可見絕俗逃山樊

嘗恐世人知所居非一村以子勤訪索當不憂

踰垣好士而得士歸來閒心魂

落盡廣陵花君始出門去曠然見大江可以洗

塵慮春浪擁金焦寄懷生艷瀕痛飲梁谿酒望  
見虎丘樹愛爾無機心行行必有遇交道非一  
端慎勿執辭賦

送王阮亭儀部

淮水揚洪波中有沙棠舟借問將焉之北行到  
幽州秋風何習習秋雨何淅淅勝彼舟中人於  
我交綢繆方當來作理余適過邳溝官廉忍分  
俸自笑余何求干請誠則拙談我固其優感君  
適野性飲啄勤相周送酒必醇醪推食必精饍  
勝境必我招佳句必我投煥時貽我葛寒時貽  
我裘記逢人日雪造我吟窮愁豈獨棄案牘居  
然忘貴游人生意氣合豈在千金酬揮手送君  
去此義今悠悠

田家雜興

勅勅復力力驅牛向東田積雨不傷苗回幹由  
皇天舉酒酬先畷再拜祈豐年  
始壯棄書劍垂老成農家二麥既有秋瓜蔬亦  
作花兒孫不識字但識桑與麻  
大雨水至甯插秧五月中稻苗若剪齊軟碧依  
柔風老夫愛看此策杖塍西東

謝公墩懷古

舊識謝公墩今朝一登陟只此數仞丘使我三  
太息人言淝水捷天幸非人力我獨謂不然制  
勝在料敵符堅喪王猛如鳥去爪翼猛死堅已  
亡僅存一虛國料敵料一人百萬何足億無猛  
而有垂耽耽方盡感乘機以驚警狡童本英特  
兵家用衆難前有劉玄德堅自來送死而公早  
洞識心知小兒輩已足辨此賊所以一盤棋始  
終無懼色是固坐照優豈繁浪戰塞惟彼蒼蒼  
者至險不可測變易在呼吸成敗懸頃刻此舉  
竟無他謂之天亦得

遊夾山漾分韻

出塢謝羣賢放舸理長嘯烟岫映澄波始知所  
歷妙林壑羅秋姿紫翠宵寒照蘋汀欲爲雪楓  
岸忽如燒目逐絕境任意愜佳處要層峰何嫌  
娟灣環亦窈窕泛漾疑江湖回颿復羅鳥面面  
見道場名山一一一起憑弔尋幽不覺遲歸晚顧而  
笑石門免見訶登樓感同調

九日一草亭時將與天章別感賦十六  
韻共用日字

秋深雨廉纖意外晴此日薄雲雖未歸解散已  
可必危坐傷我懷雅意不欲出歎聞良友招不  
待盥漱畢登高一草亭豈在山峯崒幽人先入  
座鳴琴未離却盤榻但隨時盃香帶橙橘暫覺  
百慮蠲遊從任疎密叢菊花故遲黃蕊苞漸茁  
籬蔓弱迎霜宛結小紅實獨感薜荔枝來時倅  
蘭栗于今已扶疎殘陰映細帙白頭久飄零俗  
態如蟣蟲遙遙三令節過眼一何疾念此動衷  
腸匪第憶家室悵別方自茲歌笑忽如失

和韻一首

送人

祥符老友得以南還合泥友人送詩

五言近體十章見示和者如林矣僕  
僅依韻變爲古體非敢立異聊以免

同耳

苦次不飲酒因不歌烏鳥拭淚聞君歸直道幸  
不孤縱鳥得樹林舍魚遊江湖側耳微昔聽誰  
喚蘆中蘆

飛雲向南嶂君亦隨之還行路爲君歌君胡有  
苦顏不寐在明發哀情劇鄉關寧知兩老人幽  
笑青冥山

有家不得思忽然爲歸人園草雖未綠出郊已  
知春手磨青銅鏡子細照此身周視天壤間何  
者謂之貧

赦者偏枯物適復會其時覆盆實先照豈綠蚩  
尤旗赫赫中山敷謫書乃自爲功成不受爵惟  
有彼蒼知

封侯印何似銀鐺今始開淚盡不爲身更著麻  
衣回死生信同域天地有異才屈竹一朝伸高  
于青陵臺

元元岸上

舟悠悠水中國鬱鬱庭前樹馬嘶無

一存昔聞驚君心今見子不論高天與大地何  
日不飛翻

相逢不袞袞相隔長懸懸雨雪弔羈孤風波慶  
歸船粥則于斯粥饘則于斯饘門外桃花開不  
知是何年

薄夫薄知紙顧謂人無情請看八閩士今同臧  
洪生衆口成臯繇安得不稱平舉幡雖往事足  
令譁者驚

咏史得謝朝

文山殉宋社得士亦不苟炎午祭生前臯羽哭

死後不知西臺上淚血今乾否少陵賦人哀此  
意若先有所以啼髮翁遺編燦星斗

贈別葉桐初有序

語云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  
諒哉是言矣僕飄蓬泛梗兀然窮士  
落落之踪去則忘之耳而桐初不我  
遐棄自婁來郡追送依依相與攻苦  
食澹析義賞文者又復彌月此殆天  
下賢者非第才美過人也僕用是感  
其意許聯奕世之好而詩以贈其別  
桐初至婁并以示同社諸子美斯舉  
者相與咏之

舉世趨炎炎誰肯就冰雪感子百里來使我屐  
齒折我無榮與利流落頭半白舊遊凋謝盡新  
知歛曲絕向來天下士對面人代隔子年方終  
賈子識何勇決弱歲尋嵇公遠繼趙生轍淹留  
愧窮旅青蔬頓頓設詞賦誤時髦與子論經術  
自古垂大名其人多靜拙簡交息馳騫闕書始  
明哲風雨暗乾坤雞鳴固不輟骨肉分遂深舅  
甥好斯結今辰復何辰吾子起言別愁日亦何

駛回首已破月鬱鬱樓前樹見落來時葉遊處  
自婁東計日將二百處處共烽烟辛苦焉可說  
子歸了租稅禾中又騷屑孀嫠正倚閭定省那  
久缺側耳兵過稀吾亟返南國前期尚未遙出  
處爲子策

捷兒從江陰歸金陵

今秋喪汝兄悲緒非一端出淚防眼枯忍淚傷  
心肝八月望汝來直至十月殘來時已絕望徒  
然劇辛酸繞鄰一月餘共苦非承歡早冬水道  
絕意外謀歸較誰無歲暮心汝父歸獨難節序  
久不知世事吾何歎老骨挫霜雪復念稚子寒  
孤孫尚乳臭哀幕豈足歡天涯十八口寄書誠  
加餐宛轉過梁谿從此路漫漫旅卦慎童僕今  
又危弗安奔迫爲先人遑恤衣裳單汝歸念汝  
父何以對椒盤

三君詠

嵇康

嵇康人中龍義不可當世視彼盜國臣伎倆如  
兒戲吐辭薄湯武千載有生氣臨命索琴彈聊  
示不屑意

阮籍

阮籍稟天秀不以物撓真始知禮法外自有純  
孝人誤受巨猾知苟以全其身不能救嵇康千  
載長酸辛

劉伶

伯倫無住著乃往僞於酒卧看蚩蚩民日踏橫  
流走荷鍾非爲身誓以死相守至哉無能名遙  
遙接莊叟

賦得烏啼白門柳

白門昔日全盛時千門萬戶楊柳枝楊柳多時

丁巳歲時

九

覺鳥少紅樓熟睡忘春曉斬伐於今稀復稀自  
從去年無絮飛惟見鷺鳥逐人肉鳥多一半城  
頭宿儂家垂柳餘一抹啞啞嘗聚千百鳥儂愁  
儂倦耽春睡其奈羣鳥繞樹呼

初聞燈船鼓吹歌

丁巳四月十七  
日泰雅舟中作

一聲着人如夢中雙槳再下耳乍聾三下四下  
管絃沸燈船鼓聲天上至居然列坐倚船舷驚  
指遙看相詫異鼓聲漸逼船漸近亦解迴環左  
右戲急攢冷點槳猶澁春雷坎坎初驚蟄吹彈  
節鼓鼓低強中有閒身闌不入吁嗟此時聽鼓

止聽鳴誰能打搯聲裏情誰能眼底求精妙乍  
許胸中見太平太平久遠知者稀萬曆年間聞  
而知九州富庶無旌麾揚州之域尤稀奇誰致  
此者帝軒羲下有江陵張太史江陵初年執國  
政樂事無多廟謨競爾時秦淮一條水伐鼓吹  
笙猶未盛江陵此日富強成聖人宮中奏雲門  
後來宰相皆福人普天物力東南傾豪奢橫溢  
散向水此水不須重過秦王家謝家侈統綺湖  
海游人關詞賦廣陵女兒絕可憐新安金帛誰  
知數舊都冠蓋例無事朝與花朝暮酒暮水嬉  
不待三月半袈服新粧桃葉渡高樓夾水對排  
炮捲起珠簾人面素騰騰便有鼓音來燈船到  
處游船開燭龍但恨天難夜亦風從教畫不回  
皇天此時亦可哀龜年協律生奇材善和坊接  
平康街弄兒狹客多渠魁船中百寶梁溪酒膽  
大心雄選鋒手蘇州簫管虎丘腔太倉絃索崑  
山口鎮江染紅製瓔珞廿碗珠燈懸一角當前  
置鼓大如筐黃金釘鉸來淮陽此聲一驪衆聲  
集不獨火中聞霹靂風雨叢中百鳥鳴旌旗隊  
裏將軍立熬波煮火火更燃積響沈舟舟未濕

可憐如此已快意未到端陽百分一記我來游  
丑與辰其時海內久風塵石榴花發照溪津友  
生置酒我作賓下船少遲渡口塞踏人肩背人  
怒噴燈光鼓吹河沙徧街尾蟠旋成一串蔽虧  
果覺星河覆演弄早使魚龍覲衆人洵洵我靜  
賞初奏此時差可辨須臾光響相糾結惟聞森  
森沉沉直上翻雲漢東船西舫更交加下視何  
繚觀寸瀾偶然閃倏透水處如金在鏐風掣電  
樓樓堂客白下稱內  
又爲堂客船船妓近不聞聲遠察面鳴  
呼此時燈船更難動但坐飽食揮撻調絲按孔

相凌亂侯家別攜清商部郎得于中聞唱歌復  
有劣鼓與劣吹就中藏拙誰能見爆竹聲低煙  
霧濃暫借香風解落汗露零雨下不得退樂極  
生悲真可厭酒醒忽迷此何地魂銷略記伊堪  
總直至明朝亭午船鬆卻退人相羨歸來沈眠  
須竟日流鶯啼破河陽戰此後游人數日稀清  
淮十里流花片記得座中客能說王穉登穉登  
搗鼓湘蘭舞賞音擊節屠長卿後來好事潘景  
升晚節猶數茅止生絕藝于今誰作主李小大  
歌張卯鼓當時惆悵說于今忍見于今又說古

年復年來事可歎燈船伐鼓鼓不歡辛壬之際  
大饑疫惟見鳳陵烽火照見秦淮白骨橫青灘  
桃葉何須怨寂寞天子孤立在長安吾聞是時  
宰相薛復周黃金至厚封疆仇公卿濟濟咸一  
德坐令戰鼓逼龍樓甲申三月鼓遂破斷管殘  
絲復誰和半閒堂東起笙歌平章舟上稱朝賀  
試問當時雷海青墜下池頭還幾箇新劇惟傳  
燕子箋殺人有暇上游船行人何必近前聽塗  
毒鼓中無性命同時阿誰伎畜爾惟有黃劉高  
左五侯耳君不見師延靡靡濮上水未若玉樹  
後庭美賞音何人丞相詎相對掀髯復切齒一  
撥絃中半壁亡一棒鼓中萬人死鼓急絃驚曲  
不長兩年歌絕隨漁陽有客徒憐橋下水無人  
不斷渡邊腸及此相看真分外何許藏舟一舟  
在拂塵揮撥初光輝奮捷揚袖儘樓衣不燈漫  
乘夕照出無伴知從何處歸爭新誇異各有故  
君看西風桃李枝西風一枝衆稱異東風萬樹  
空爾爲入耳悲歡難具說醉裏分明寸心熱鳴  
呼漢代金仙唐舞馬此事千年有無者興亡不  
入心手閒然後聲音如雨下探湯搗鼓簇簇刺



應有心肝礙胸次餘音漠漠攪飛絮燈船燈船  
過橋去過橋去傷鼓聲長歌短歌歌當成龍西  
李賀抽身死舉盃相屬樊川生此生流落江南  
久曾聽當時煞尾聲又聽今朝第一聲

關山月

上有關山月下有龍頭水月照行人不記年流  
水無情流不已月婁清水鳴咽非秦非漢腸斷  
絕

一杯數

老夫愛酒兼愛杯生平羅致逾百枚于閑之  
不可得駭雞之犀何從來哥審定審談不易醉  
紅雞缸走權貴匠手爭誇天寶齋不貪豈識金  
銀氣我所好者祇是宣德成化嘉靖萬曆審溫  
潤銷魂可人意啓禎年間眼稍恕不論歲月論  
款致說在壬戌之小春延陵詞杰作主人一杯  
宛轉絕可喜酌酒半兩剛停勻其下覆手素無  
文回青花葉中續紛小兒之拳孰大小只如季  
雅還三分老夫量在下中耳飲此十杯竟醉矣  
因向主人乞此杯欣然首肯情何美受杯輕籠  
窄袖裏唯擬明朝獨酌有妙理誰防此意天已

知旋將一石橫路岐醉歸昏黑誤踏石一跌非  
同少壯時觀者驚嗟老夫坐老夫未損杯已破  
歸來恨恨意不平邊雪亭中枕書卧夢人來勸  
老夫著跌非等閒但不傷殘即可賀何故翻爲  
小物愁達者如斯無乃過我言君不知我心我  
豈不見俗兒酒器直萬金列櫥編識分古今我  
嘗鄙之不若禽我所悲今英雄不得志虎嘯鷹  
揚流水逝一卮弄酒何負天亦復抗之教破碎  
坐使吟詩作賦興索然眼見斯文從此廢吁  
予嘗聞徐敬叔徐景山酒杯酒鎗亦已傳誰  
不如矧二子一杯到手便不堅又聞舒州杓力  
士鎗李白與之同死生白也愛杯至於此豈獨  
老子獨無情

衡水梨歌

東謝  
趙子

異哉此梨佳莫比不產交河產衡水淺摺先驚  
雪水流深嘗詎數蜂脾美吾聞哀梨畏蒸食用  
違其材物之賊一片冰心托玉壺正索解人不  
可得

歸不得行

杜陵老翁歸不得黃河之水聞數息赫蹏乞米

常厚顏艱難轉不憂無食獨傷百日棲荒寺涼  
煥循環豈終極初來北郭喚催耕臨去西堂鳴  
促織中間毒熱不可當五月披裘心自側典盡  
寒衣縫葛裳漫向人前炫要襍青稴鐵研今何  
在買薪賣到書與墨老僧日日問我行使我低  
頭惟默塞積逋凌雜難具陳豈弟少渠僑賃直  
況復無端忤俗兒窮途苦澀添荆棘不知忍耻  
復誰待平生故人萬夫特嘗將松栢比君心常  
將山岳方君德癘疥爲災祇妬子寒風不得覩  
顏色昨印鐵書汗流煩今日題詩淡露應老翁  
他事休再論歸飛願借扶搖力

唐港耕人歌

黃河北岸飛黃沙倪生有田河水涯地名唐港  
濱瘠鹵耕種不熟催科譁大兵四征復加派公  
庭使費紛如麻借問此田胡久留誰愛苦李求  
匏瓜倪生昔日有此田無米納課猶安然三二  
年來家屢空安得飽飯還晏眠佃人走散老特  
死田生白草如窮邊倪生一朝長歎息驅我力  
作寧非天東鄰借錢鑄西鄰借枯棹南村買黃  
犢北村賣寶刀嗟爾倪生本詩豪惟知痛飲讀

離騷如何褰袂既雙足犂鉏之具手自操倪生  
答言良有以童僕忠良古無幾汗萊重使遭浸  
漁不如棄向黃河水唐港耕人名亦佳既耕還  
讀原由已但求了得官家糧歲時父子皆歡喜  
君不見陶潛田舍有真趣飲酒篇篇見佳句尚  
嫌嬾情不躬耕柔腸寫在閒情賦諸葛躬耕頗  
不凡多事他年答三顧畢生漢賊終兩立豈若  
南陽守康瓠吁嗟乎倪生之先人功高未得圖  
麒麟有子儒雅復苦貧始知韜鈴詞賦兩俱錯  
對君祖說田家樂

悲哉行贈余子生生

悲哉余生去蜀萬里無以爲家而投老乎東海  
之濱悲哉余生不悲其身之無家而悲其先世  
之無墳蓋嘗泣血負土辛苦萬狀而後得以掩  
夫纍纍之骸暴露而縱橫悲哉余生蜀中多虎  
虎之力足以守墓奈何虎去而求此不義之人  
彼楊璉真伽輩方塞乎天地乘車戴笠者皆是  
曾六陵之不恤而奚有夫金吾之家世司馬之  
功名悲哉余生遭世之亂不在于刀兵水火而  
在于斯人之喜怒哀樂皆失其正而倒用其情

其得之則喜失之則悲者惟勢與利而漠然于  
吾君親悲哉余生所以悲不可已而彼蚩蚩者  
顧反悲生之窮老而無家也豈不重爲生所悲  
哉悲哉余生

同心念一老歌

老夫怕熱抱佛脚龍興古殿命所托清晨簾入  
復對誰彌盧尊者眉如昨金像還疑汗在顏那  
有醍醐分半勺沉眠只願夢化魚却思魚亦匪  
克樂元都道士偶相識見我眼赤貽我藥藥封  
不動休致疑狂怯錯火添燠灼紫薇泉水清見

底汪友西瓜難再索自憐內熱不可瘳安得層  
冰供大嚼忽聞童子叩殿門恐是熱客驚我魂  
入門乃是黃魯直遺童挈榼提清尊開樽頗怪  
無酒氣小榼未啓香氣氤氳中宛轉亳州之蘋  
果尊中湛湛泉出江左惠山源把瓢飲水毛欲  
立蘋果漫喫核僅存豈獨二物性所愛日來暑  
病都除根問之何由得有此童子喘定始細論  
嗟乎世人贈送踴躍走豪富三韓氣息尤所奔  
獨君父子同心念一老使我震動感激聲還吞

後快哉行

今年竹醉之日得好雨原田水深非小補源潺  
漣流洽洽旬情農逢種仍乾土嗚呼皇天亦難  
作倏竟倏湯爲怨府北風之圖不我涼雲漢之  
詩亦何苦或言龍挂三日前火雲騎日殊茫然  
或言屬邑有大雨來者亦復云虛傳或言四鄉  
雨不絕太守疑信終憂煎寸忱積禱見靈貺祝  
版往祭豐山巔歸來割胙貽客子仲叔豬肝何  
足比誰知飲福猶未終電掣雷轟二百里分明  
舊雨不如今舊雨三尺今半咫舊雨當時已足  
奇今雨回天良有以君不見大河南來十三盜  
硯礪項領猱猱貌八盜八馬皆肥腰一朝穿鼻  
擒之到刀脊猶殷又潤血箭鋒忽折仙居道觀  
者傾城如堵牆駢肩疊跡惟知笑維時太守獨  
沈思城中巢穴誰得知矧有兩梟猶未得寧無  
三窟當窮治大之城池小府庫豈獨編戶關安  
危弘羊不烹天不雨何況此物容留遺果然一  
鞠得賊首市中童謠天上口娶婦如花親串羞  
成家伏莽交游醜明臺懸鏡光熊熊賊智焉能  
度某某向者克徒皆虎豹此時因繫同猪狗快  
哉真賊盡得株累寬廓清不獨潯陽安是日密

雲方布護列缺吐火豐隆謹金蛇出沒銀箭攢  
絕奇雨點大如盤東塘放溜西堰滿古井亦復  
生波瀾當知從此直至秋成不復憂雨少除民  
之害天心歡噫嘻彼焚巫覡誠何干

### 觀棋行

倪生周生居比屋秋涼賭酒憑棋局布子寢多  
勝負分倪生黑子彌方幅周生暗數色沮喪細  
語微聞五十六安排今夕周作東溪蟹香醪入  
吾腹俄頃局中忽大噪喜者却驚愁者笑地覆  
天翻子看壁河憐官看還難料老夫觀此惆悵  
不能餐棋乎棋乎何足歎

### 柳冠道人歌

為張子  
彦山作

道人前年行萬里探奇去飲珠江水歸來一物  
無所攜獨得柳冠大如指柳冠華首日相親人  
見柳冠識道人翻恨此冠人易識不教簪導人  
風塵道人吟詩追古調方戴此冠搜衆妙道人  
彈琴求正聲方戴此冠遊太清道人飲酒復擊  
劍此冠岳岳增光燄我愛道人真忘機海鷗石  
虎無是非我愛道人真急友長向龍興寺中走  
入公山南多第宅道人不作淮南客淮陰市上

多少年道人不賦絕交篇借問道人何砥礪所  
期不負柳冠意莫言草木無心肝會見丹青閱  
人世嗟予嘗少冠竹皮近來老禿無一絲柳冠  
何似無冠醜惟有頭上青天知

### 揚州雪

庚戌十二月家揚州作

揚州雪積如山滿城乞兒盡凍死商人亦覺今  
年寒客子衣單資用竭似到揚州來看雪雪下  
白從篴入釜不可炊江南亦有雪江北來何爲

### 揚州春

揚州春迎春自東郭盡道今年官作春先期三  
日行催索積雪泥深一尺餘倡婦挾瑟乘肩興  
紅粧半露疎簾裏不知顏色還何如春日諸官  
宴綵幄此曹勸酒須唱曲請君但聽曲莫聽六  
街三市哭

### 揚州客

揚州客出門殊意氣匣有無弦琴知音期不至  
嗟爾客來去無計故人賴有韓張良也彈琴層冰  
窟裏露熱腸鯉魚尺半亦尋常魚中素書不可  
忘

### 樵青歌

為黃仙裳作

當時同學十數人兩人引頸先朝露一人萬里足重繭一人入海隨烟霧三人滅迹逃空門四人牆東長閉戶一人賣藥不二價一人徻狂以自污黃生計畫無復之門前便是青山路昆吾寶劍千金直吹鑄腰鐐應有數黃生終日無蹤迹上山清晨下山暮有時昏黑猶在山痛哭身當猛虎步不知爲樵定何意黃生安肯言其故但聞有一海陵樵時時偷訪鍾山樹

八月八日同天章任公飲虞山張子齋

中歸經二草亭夜談紀興

步出蓬蒿徑還過一草亭僧扉知不遠客屐恰須停夜雨傳杯靜秋燈說鬼青征鴻太嘹唳幸得醉中聽

### 登多景樓

乘興不能遠來登多景樓夕陽江色異甘露寺門秋草木添新恨漁樵減舊游步歸防小梗躍馬徧林丘

### 花時賞溫袍

敝溫空將去何曾及米薪長饑從入口難負是三春共笑無衣叟方誇御樂身號寒終有日不

### 悔見癡真

江南傷水潦城北自花開憂世非吾事爲歡在不才袍如春鴈去酒似晚潮來正使平成奏于何人何與哉

### 泊秦郵贈劉雪舫

宿槳傍秦郵城中訪故侯攢眉經馬隊容膝到瓜疇世界潮天迴門庭竹栢幽寧論今昔異只作本林丘

### 送友

天末衰遲眼十年望故人相逢不長聚後會復

何辰獨困於知拙難言始是貧良時多好語忍淚盼行塵

### 揚州教場寓樓坐月

鼓角竟無聲愁人受晚晴寺樓雙眼濶烟海一燈行玉笛悽悽應斷銀蟾缺更明坐深無歎息真想靜中生

### 樓夕

爲客曾無故登樓亦偶然古城延落景秋草上青天野火風吹盡平沙月照圓馬嘶今夜苦歸夢戰場邊

一 題蒲道人亭子壁

倦客時吟望老僧虛此亭雪消江始白春至草  
初青一室能周覽雙扉自可扃錫山歸棹便應  
向此中停

金山

山從南北望孤棹始登臨坐覺春雲動行看水  
國深江流元自湧天地亦何心獨拜新王廟英  
風爽客襟

妙高臺無月

正月十七日達初  
友同擊石前民作

連宵皆好月此日特登臺何意東峰雨疑從北  
固來江聲催白髮天影落空杯一霄偏相吝蛟  
龍永夜哀

金山曉陰有懷亡友王二雪蕉

夜潮喧達曙漠漠散春陰海氣昏南北鐘聲變  
古今轉看鄉思減何故客愁侵歎息鍾期去空

山水音

登金山塔

虛空誰得住萬頃塔前奔孤日沿波轉遙天入  
海吞端倪應楚越氣候豈寒溫赤縣神州意悠  
悠何可論

極目非無岸滄波接大荒人烟沙鳥白春色嶺

雲黃出世登初地思家傍戰場咄哉天咫尺消  
息轉茫茫

絕頂惟吾上忘懷達此生遠空微有映深水更  
無聲只益江山迥寧聞世界平佛香吹廣漠一  
接埽塵情

憑欄專眺聽指點忽悲歌歲月荒龍窟乾坤此  
鶴河愁雲天畔起烟草潤州多遑復悲身事飛  
霜滿薜蘿

長江頻失險孤塔自中流虎踞闕京邑鳩棲俯  
成樓標題唐代警開鑿宋人羞一氣通衡霍諸  
天袞袞愁

薄暮難為狀空中別有閒懸燈江海合望月水  
天分寥廓身何往飄零興不羣向來峰頂色看  
作下方雲

北固

西郊諸嶺現北固稱其名石壁憑空下江天插  
水生鳥飛孤閣半人上翠微平有處金焦合辭  
山更遠行

宿北固山下菴此地昔年曾屯水軍

無事過三宿禪燈繼夕曛山空孤壑滿風便落  
潮聞虛白頻疑月藤蘿直似雲如何岑寂夜忽  
夢水犀軍

北固山逕同軫石

郭外空山妙途窮此逕存長懷金粟影高坐白  
雲根水落添沙嶼煙消見海門忍看春草色的  
憶王孫

白龍洞梅

絕洞披榛探梅傍虎行地偏鐘鼓寂春霄雪  
消空關空寂稀到能無鶴自鳴下步歸路晚  
覺來魂驚

山行訪梅不得到竹林寺

飲泉心未足出谷復何之欲問竹林路樵人亦  
不知遠江雙鳥去落日一峰欹爲覺梅花近山  
風故故吹

焦山

觸處迷人代茲山尚姓焦上頭仍棟宇到眼忽  
雲霄樹色南徐近江聲北岸遙衣冠留洞壑不  
必訪松寥

遠跡滄江曲山情實澹然石根爭挿水樹杪欲

浮天莫起蒼虬卧端如處士賢再來應酹鶴把  
酒坐高煙

出郭來差遠憑高望獨深江分神禹跡海見魯  
連心密竹藏金像回流灌石林擬尋幽絕處却  
誦白頭吟

摩碑臨積水折竹杖危坡不向山中住寧知幽  
處多雪埋孤衲笠風亂老漁簑荒率存真意余  
心不厭過

真州新城賦得十里桃花留別軫石前  
倚棹望遙天明霞漲一川同驚分手日共記種  
桃年綠是江南樹青爲渡口烟無勞更相送緩  
緩問歸船

九日晚集因圖同韓臣作

重陽誰卜夜似爲此林亭夕照潛通月天光不  
帶星深杯俱皎皎高柳故冥冥坐覺人皆醉疎  
鐘報獨醒

晴

海角收殘雨樓前散夕陽行吟原草澤醉卧即  
沙場騎馬人如戲呼鷹俗故在白頭蘇屬國只

合看牛羊

秋日同靜能前民上雞鳴寺後湖亭感

興兼懷蜀友范仲閣昔年晏集此亭

廢寺無僧住山光亦不親石門歌壞道風葉侮  
游人直視毘盧面猶多戰馬塵霜鐘殊寂寂空  
外吼何頻

樹力支危榭山形遶禁湖繇來天地意不厭白  
鷗孤綺席人誰在臺城草自鋪好留明月照輦  
路傍蔭蕪

冬暄何可恃一夕起層陰落盡衰桐葉方知急  
雨心暗停南浦棹寒折北齋琴鄰舍知幾早多  
時響莫砧

北山叢茗

雪罷寒星出山泉夜煮冰高燈斟苦茗遠壑見  
孤燈拾級瓢常潤歸房杖可憑下方鐘鼓發殘  
月又東升

柘臯早發

早發柘臯鎮出門疑五更水田先作曉山路幾  
時平後騎風相逐前人影漸明翻愁羣動起亂

我百蟲聲

天章酌我

久客防人面相看一友生秋深添酒味老至減  
詩情荷葉幾時破草蟲行處鳴寒衣曾未寄心  
反怯歸程

信宿燕磯山閣大雪逢初度作

雪光形水濁風力東江高曠野翻無岸中流豈  
有初南歸期又展東望首重搔悔負毘陵約長  
歌散鬱陶

先母多兄弟今看一舅存無兒年八十有淚  
孤村岐路真成別江帆不易論到家留白髮青  
眼對乾坤

中秋讌李三友池

秋天雲日好何必盡晴空疎雨來無跡清尊趣  
不同烟霞深薛荔燈火淨梧桐免被嫦娥見年  
年羈旅中

蘇嶺書齋逢陳北固表弟即送還里

潤別忘年代相逢道姓名一時中表會三紀故  
鄉情晚節存高蹈歸帆過舊京後期方袞袞春



酒話長生

月夜重游焦山

勿論今宵月清輝白晝多秋聲行礪窾石骨照  
藤蘿細響蟲侵鳥殘陽葉在波東方動光怪天  
水盪相摩

石聳如雙劍交加水邊上頭霹靂古下有蛟  
龍纏四顧宜招鶴三更好悟禪月明無賴極化  
作一江烟

月湧焦山寺潮來寺一低勢如騰塞馬聲欲亂  
從登石磴空際靜能祛客思迷塔跌端倚醉歌  
罷忽然啼

邂逅張子酒肆夜歸寺寓踏凍作

取醉尋歸徑坡陀折幾層山荒聞虎嘯江黑見  
魚燈磔磔泥如石淙淙水是冰應須乘凍去詰  
旦更南登

倦園詩爲友人賦

谿山真意閣前故對滄浪帖石雲生罽牽蘿翠  
繞廊蕉深垂露重松老落花香意頗思鄰近村  
西間草堂

幽栖寺

獨坐幽棲寺琳宮絕頂開烟巒侵北盡雷雨暗  
西來遠色包滄海奇聲裂石臺遙知章刺史喜  
極把空杯

夏夜卽事同梅陌前民

暮雨阻歸客四更殘月涼醉醒人共起今古夢  
皆荒山鬼卽蘿薜晨鐘驚渾茫竹虛風泛泛吾  
欲憶瀟湘

秋日訪眉照上人用孟浩然義公房韻

客愁何所託戀戀此幽林眺聽秋聲滿淹留細  
雨深吟情依淨域兵氣自窮陰江外逢蒼雪于  
今念載心

乙巳清明日飲吳浮槎海棠下  
芳徑過新雨海棠花半開主人留客醉童子得  
魚回香細風飄幕絲繁影照杯佳辰如此度不  
負杖藜來

贈友

分袂從隋苑尋盟到武塘如何江上客不返漢  
之陽計拙違知己途窮入大荒故人憐屈宋此  
地卽三湘

百端俱可置大事逼衰遲不見龍岡表徒遭薦  
福碑倦遊焉敢息塵跡豈能辭一笑相逢後中  
心依舊悲

真樓攜錢過草堂酌我時余自滁陽返  
真樓自武昌復來

破日秋光好荒年酒價平相逢沽一斗亦足慰  
殘生我恨梅花落君悲漢水清卿愁何必話鐵  
笛作邊聲

落木菴同蒲道人覓茗

落木菴生好建師此共斟綠江無盡意白首自

同心山月照逾澹松風吹使深黃鸝知飲憾枝  
上送佳音

寺樓雨中同亦史翼徵來鶴桐初作

與客上高樓蕭蕭海雨愁甲兵全未洗行李又  
須留烟合疑無樹山空但有秋此時同抱恨不  
待話離憂

古樹

為四明丘氏作李景堂記云家  
亦有古樹與丘松栢相望

聞道三株樹呼噪古至今松知秦曆短栢感漢  
恩深用盡風霜力難移草木心孤撐休抱恨苦  
棟亦成陰

遊山前後作

正月十三夜至瓜渚前民攜酒大觀  
樓憶是早別軫石于郡城余以明日  
過京口

令節吾何有危欄此暫憑客程看鐵甕鄉思豈  
金陵人共中天月江分兩岸燈合離同日事西  
望意飛騰

家信

不費邗江日家書報絕糧途窮翻可笑事急豈  
能忘老父恩端綺飢兒寫數行出門須作計四  
顧野雲黃

清涼山寺逢僧號掃葉者贈之以詩

掃葉幾時盡秋風秋雨多四山聲不斷一樹宗  
如何定日閒同帚霜天靜養柯翻嫌丈室裏花  
事惱維摩

聽軫石琴

入座含幽思三山屐始歸方將彈古調回復振  
金徽予意尤耽此此音知者稀移時身不動親  
叩海天扉

江雲飛不盡流水上空堂寂歷人誰在聽聽曲

自長哀猿吟雪嶺匹馬平沙場

駱石少讀李白詩常夜聞猿過年頗疑是

此意吾全識憑君鼓數行

月照彈琴手香傳入戶枝輕烟飛不著獨鶴步  
何遙意得人皆靜玄來已不知曲終三歎息爲  
說昔尋師

### 新城書感示蔣子

客子無寒食荒郊駭哭聲看花詩不就如雨淚  
先傾妻作他鄉觀家辭故國望良朋歌亦止知  
我此時情

### 送乾石竺生返廣陵

去住心難決徬徨對僕夫破愁思女慧失計怯

鄰連水路明晨發山游異日孤交深全用拙別  
後爾知吾

策杖分襟地旗亭濁酒杯秋風彭蠡鴈春色嶺  
南梅不厭元侯笑休教庾信哀殘年看射虎亦  
足慰摧頽

莫道來何事應知得未曾龍沙風浩浩雪窖水  
稜稜有淚看鍾阜無冠拜孝陵舊遊君遍訪昔  
夢總難憑

盡失懷來意萍蹤到岸分郭西居獨遠天下事

寧聞弊俗歌兼哭勞生怨且羣過江宜洗耳聽  
說背嵬軍

### 別興

半間傾倒屋亦號讀書堂不厭千回埽纔焚一  
瓣香晝吟分研席夜卧共匡牀戎馬猶鄰近真  
依避世牆

### 茶喜

飲揚州某茶肆作

維舟折桂花香色到君家露氣激秋水江天卷  
暮霞南軒人去盡碧月夜來華寂寂忘言說心  
親

十二月十五夜至瓜渚宿魏氏榮雲

### 與其喬梓卽席共賦

獨樹今爲客來敲月下門寒天猶逆旅落葉不  
歸根冰雪春天盡江山戰後存銜杯慚已老未  
敢議酬恩

### 送吳舫翁遊黃山

幾蠟靈山屐蹉跎四十秋丹臺初日湧黃海白  
雲桐徠鳥看人賤漁樵入界幽君歸先報我將  
擬作菟裘

### 懷山堂論詩

唐詩三變後吾意止中唐過此風斯下其他運  
可傷含悲生石闕積憤滿書倉間氣惟忠信西  
臺發古香宋詩以謝朝易  
第一以後無詩

試杖戲作

今朝初試杖杖國是何年竹性同麋鹿麋鹿竹枝花  
時拜杜鵑甘隨東郭履不傍繞朝鞭甚覺為龍  
易何須慕稚川

鶴林杜鵑樓書感

鶴林何處好吾自愛重游有竹連三徑無人  
樓閣春書永山老杜鵑愁不復題名宗書  
生已白頭

元夕江樓看月

星火夢瓜洲燈時得勝游難逢今夕月復此大  
江流碧浸三山影烟含萬古愁夜深誰擊楫吾  
道在漁舟

俱此就明月何期落大石石即望遠  
炬徒能為醉眼未  
許亂青冥戰伐看前代江山想巨靈悲歌風乍  
起身世總無局

偶然小飲和王欽州

一蔬曾未設村酒復中之豈意飄零況能來絕

妙詞驪珠兄弟得馬角古今遲八月如三伏清  
風吉甫知

前民生日

三十今過幾詩名孟浩齊道寧同我拙顏肯向  
誰低白髮循資到青錢取欠攜飲場行處好二  
月草萋萋

登燕子磯亭

和愚齋韻紀  
昔游情事

翻繚燕勢復岩巖宿桀來登散鬱陶天末雙丸  
輪赤白望中無氣接金焦鐘清野寺摩殘墨烟  
鎖深關晚潮此地不須添感慨得將今昔問  
源樵

弘濟寺尋蒲菴

幾度維舟訪老僧巉崖拾級又來登飯抄雲子  
三春白茗淪秋江萬里澄長恨南朝沉鐵鎖何  
如西竺引金繩元知世外多奇士高築詩壇祀  
少陵蒲菴公家平山  
建開祀少陵

感秋

赫赫炎威燼不嗟一宵白露滿庭除鍾山樹盡  
秋聲在樊水波寒夜月虛失國黎侯猶歎息憂  
天杞叟付軒渠殘年飽飯今難得遑向天南望

鴈書

燕磯感舊

昔余遊鹿城諸同人攜紅裙某祖適于此今無一存感而賦之

坡陀山半結飛樓壯歲曾叨餞遠遊彩筆雕弓俱氣象美人名士各風流暮帆遙指青山峽夕照斜通白鷺洲惆悵一時消歇盡獨張老眼望難收

爲陶象庭將軍殉宋寧前之難和東

坡先生韻

杏山師潰國無門憤切戎衣點淚痕拍是挺戎

無及顧羞同坐甲有誠言黃沙塞空處旗遠青

吏名高廟貌尊七尺豐碑誰解作揮毫吾欲表

忠魂

輓嘉禾友人

君才丁丑盛文章壬午論交在帝鄉一別再期

純涕淚兩登八座亦淒涼隴頭水咽疑人語粵

嶠猿啼斷客腸指點昔年遊宦地不知何處不

沾裳

日日論文意未宣還從別後寄長箋請纓策點

餘何用諛墓金多但可憐紅板橋頭重握手南

倉渡口幾迴船元文罷刻關天意猶感忠言到

九泉

公欲刻元文用今言而止

送王孫茂之廣陵于一子也

礫石燎原劫火屯何人剝啄響柴門慙慙喚我聲猶昔卧起看兒眼倍昏故里樓歌帝子殊方無地飯王孫橫經家學傳三百只恐蒿莪漬淚痕

登周處臺

半生老作金陵客訪古今登周處臺疎樹萬家

秋更落沙陽千里暗還開虛傳戰伐能揮劍如

此室寂寂寢堂遙在自蒼茫指點胡

風回

兩中子任移樽寺寓同雪舫前民永清

淡洋賦

十日秋霖困老翁羈孤詎數阮途窮公卿奴僕

緣俱薄藥餌盤餐遇略同愧我寒裳思霽後多

君載酒自泥中臨行更許霜華贈硯北軍持幸

不空

子任藥間多名菊

乙丑季夏傷足伏枕歷秋未瘳屢倚素

園見顧殷殷偶留小酌賦答

吾道危如一木支誰憐雙足數還奇

昔吟轉

側今何地跋扈飛揚彼一時同調相期金可斷  
異方多故藥難知留君小飲余先醉為愛西冷  
七卷詩

越二日素園載酒過豐詩謝之

故人相報何其速擔酒如瀉過草堂滿意千錢  
羅紫蟹稱心三市選黃羊偕來僧曠能揚鞭待  
立童清解蕪香酬酢從今誰肯已須烹石髓酌  
天漿

送秋之集再同鉉升練江南枝賦

終朝抱膝不成吟酒茗同歡任各斟栗里黃花  
相問少孝陵紅葉向來深著書未究三餘業伏  
枕空勞九塞心莫恨征鴻霜後杳遙遙至日有  
佳音問卜許至  
後全愈

又疊支字韻

少昊西行有別離草堂高會及良時年年祖道  
身皆與歲歲鄉心老漸移三徑寒花彌姣好五  
原秋草益淒其蔡槎博望曾貽杖記得探梅予  
細支

肥水先生忽有居

急流未必從君退且喜歸懷有定蹤去國八千

餘道路移家三十二芙蓉裁詩鶴唳林端月禮  
佛人參郭外鐘誼適館餐吾竊愧籃輿相訂屢  
過從

英客孤踪數往還朱門強半是柴關新栽竹始  
開三徑大厦人先庇萬間只在秋江隨野鶴可  
無烟樹看鍾山卜居已占東南勝為報先生亟  
辨閒

前民草堂

潤淵無端至五霜知君新有授經堂數莖白髮  
藏童稚三弄黃葵向夕陽書檢焚餘留漢史公  
嫌衣飲免時裝興來欲話隋家事只學漁樵聚

蜀岡

南枝開士見懷依韻和答

遯莫長歌復短歌此身如葉久離柯情親飄泊  
君難得老混塵沙我為何濯濯禪枝方內少茂  
茂春草世間多應憐大寒朋來日不惜芒鞋早  
晚過

長干阿育王塔詩未登  
塔尚

叢業長干塔莊嚴三百年向來俱草創及此始  
精堅大顯康僧會恢弘吳主權憑空收海岳拔

地半人大旭映鍾山紫燈齊象緯懸皇居由此

壯帝夢至今傳聖感誰舒眼宋時名慈恩或比肩

早恩籠萬象寶網護三禪銅題金如聖感塔 塔頂為外 國所貢風

唐銅價 倍萬金香臺玉琢蓮世尊悲下界迦葉笑層巔高

使雷霆闕孤令風雨偏行雲時側睨滿月始平

圓巔屢排瓊戶屢屢錯錦屢八欄鈴佈鴿九級

勢迴鸞頗困詞臣筆曾傾內府錢無霍華震旦

不二拱幽燕勝槩湖僧拜真形國手鐫祠猶鄰

宋朱門不對金川重整功都講新規煥大千鈞

必覆關角紛泥復矯顛舍利光常在菩提樹隱

然登危須定力觀瑞有奇緣誰估琉璃價應派

鉢羯船報恩珠不細開國鼎嘗還末法無真神

先朝有賜田徒來採目客不見點頭篇丹碧秋

增麗虛無畫有烟疎身思矯矯寄想亦仙仙目

力窮何際心旌搖可憐何當交絕頂一覽折中

邊

乙巳臘盡還南寓戲為口號

淮水凍仍綠鍾山燒更青一椽來復去只似短

長亭

妻孥誤見嗔我信如潮汐出門必上元還家必

除夕

酌天章

我有雙樽酒將來飲故人偶然鮭菜缺厭說客

中貧

梅下

獨坐歐梅亭步繞歐梅址不見歐梅花且冷歐

梅子

泰州絕句

窮海三秋盡扁舟百里行夕陽無近色偏照遠

峴明

移寓自嘲

十日如新婦不曾逾戶限惟有庭前花來時才

一見

為斯上人題

誰識山僧意繩牀繪牡丹分明將富貴只作夢

中看

淮陰送別徐松之

秀州分手楚州逢兩地同聽古寺鐘可笑淹留

余失策翻疑君去太匆匆

送友

送客停橈傍釣磯江風初起浪花稀一行霜鴈  
沙頭宿留待孤帆出浦飛

青眼相看世所稀辭君此地轉依依長江南岸  
青山下翻送居人策蹇歸

江干欲別更維舟沽酒斜陽好帶留直上燕磯  
向處望青山白雪是神州

今夜

蕭寺孤燈兩滴苔老夫一出旋歸來呼兒且莫  
言沽酒沽酒人不舉杯

今夜

數尺霜根幾載移一樽深賞向南枝平生只是  
知慙愧逢著梅花不作詩

乙巳八月十六夜

中秋節後何妨雨卧聽蕭蕭掩竹關記得月明  
潮欲上去去年今夜在焦山

佛殿

大樹風多葉盡飄莊嚴猶自見前朝黑頭江令  
殘碑在不記君王舊姓蕭

壬戌初春訪朱林修偶成

春風扶杖遠相存新柳絲多罩一村前有梅花

後流水淹留容易到黃昏

題朱林修塵外樓圖

芳草無邊似綠江高樓臨眺客愁降向東一面  
尤奇絕盡放銷山入小牕

寶應阻水

透骨奇寒一夜生孤舟歲晚不勝情北風吹老  
黃河凍遂有歸人冰上行

喬可聘

聖任開卷江南賢處人

旅中得長子邁雲間消息  
銀傳之越州仍向雲間遊坐卧木蘭伴晨昏水

國秋書來垂舊淚人去對新愁望汝還家早憐  
余病未瘳

苦雨

雨喜及時好那堪雲不開馬牛幾莫辨鷗鷺盡  
飛來茅溼痕多漏沙崩響易哀田園生意盡排

悶強持杯

柘溪冬日舟中

鹿裘釣舫耐嚴寒抱膝長吟天地寬遠火疎鐘  
夜半到蘆花楓葉病中看風來書展烏皮几雪

壓篷低紫簾冠惜少王維圖好景閉門僵卧似



袁安

月滿前村一枕寒孤舟老病帶圍寬翔鴻避弋  
雲中遠野鹿忘機雪後看松徑霜鐘尋白社梅  
花鐵笛夢黃冠懶乘深夜剡溪興敢向山齋覓  
晚安

秋村寄吳柴菴

蕭條村舍挂藤蘿隱几閒吟秋興多荷芰爲裳  
宜野艇鳬鷗之性悅清波涓涓明月舟虛受漠  
漠孤雲溪靜過試與古人評隱逸五湖烟雨較

宮偉鏐

紫陽組琮江南泰州人  
采山外紀前入燕時

感懷

幾回清夢到梅岡驢背行游靜晚塘逸客單車  
辭魏闕羣公匹馬向河梁天連楚澤吟芳樹路  
轉淮陰駕短航寂寞軟塵懷故國自從桑海歎  
蒼茫

飲友人水閣

舊京芳樹自何年客夢平蕪歲序遷遂有好懷  
憑蕙葉時移清影付花箋千秋抗疏嚴禱杭一  
夜吹簫泣杜鵑遮莫彩雲容易散遲君同上若

耶船

春客長干王元倬招集陳階菴寓園時

寇姬白門在座

子夜層樓消夢寒一春心事向人難才非救世  
官多誤客有閒愁吟未安腰帶半同青鳥瘦淚  
珠時共美人彈相逢擊筑吹簫士握手離亭子  
細看

宿靜海南五十里

此去瀛海五十里土人號曰唐官屯夜過三鼓  
奔臨岸天鼓數聲風打村側聽既恐覺忽斷驚

樓還慮盜頻煩龍舸蕭管終遺恨輒喚黃頭聲  
欲吞

黎遂球

美國廣東番禺人  
蓮花閣集

擬古少年從軍四首選一

夜宿河上沙日飲河流水河黃不照面心熱酒  
發耳男兒漸有鬚安能悅女子不如老邊庭夢  
我長暫美

俠士磨劍歌

十年磨一劍繡血看成字字似讐人名難堪醉  
時視舊讐劍邊鬼新讐眼中淚倚甯復悲歌識

斷長虹氣不得語公孫阿世斯其志

劉生

劉生稱少俠十五事遨遊射鳥趙家路吹簫秦氏樓龍媒花下馬狐腋雪山裘近佩將軍印開筵選徵侯

答徐子能

春歸客頻望薄暮虎丘東高鳥不謀木落花翻舞風雨晴山更出煙暗綠如空舒嘯還呼爾前林一水通

送費生南還

送費生南還

成都費密此度游無錫開得余處美居其集其尊人鮮民公閱之而合也冷其徒步軍余于空山清寂之中令無以益此度而感鮮民公預知已之歸也口占一首

若翁遺命令從游北地天南喜應求聞所聞今見所見歸攜何物慰冥幽

韋人鳳

南山

家住南山下荒村只敝廬春風三徑草夜雨半牀書石戶藤花合茅簷竹影疎溪邊堪泛棹欲傍五湖漁

過太白亭弔孫山人墓

坐看萬嶺對斜曛策杖還尋處士墳一代詩人今尚在千秋絕唱定誰聞荆榛斷壑流殘雪松杪空亭捲暮雲莫謂高峰長寂寞摩碑猶自重遺文

徐開任

季重江南龍山人若有名臣言行錄

贈王太常烟客

曾侍先皇太乙壇昆明復見劫灰寒一樽陶令猶思晉五世留侯未報韓擇地懶沾新雨露避人還著古衣冠揮毫欲寫雲林意刺水殘山不

閻修齡

再影牛叟山西太原人

寓崇福觀雨夜懷茶坡

疾風三日吼一雨逐連江古廟松根老清鐘夜半撞鼠窺寒窻蟲響旅人憇賴有君詩好愁心且暫降

庚申二月十二日顧種紙朱二王程曼

東過卷西堂分賦花朝喜晴

行春虛度復南回爲惜春光共舉杯客至扶筇偏興健狂來縱酒莫生哀郊原想已紅連樹庭砌從教綠滿苔喜花朝晴兆稔稻花香勝百

花開

孫兆祥

泰階江都高郵人  
五似堂集

禾已黃歌

國柄胡爲歸大璫困湯鑊關忠良顛倒綱紀  
民罹殃上帝震怒星生芒地軸撼城覆其隍伏  
屍百萬魂飛揚青燐白骨化爲蝗蝗今蝗今禾  
已黃恩斯勤斯匪爾糧何不往嚙彼宵小之肝腸

卽事

謗篋一朝開孤臣絕塞來風迴鉦鼓壯霜殞節  
旌旗猶暗玉關人已回咸陽冲夜月無  
奈笛聲哀

秋水暴漲志感五首 選一

長堤泛泛水瀾瀾雙向鷓鴣借一枝楫撞亂雲  
和雨漬軒依濕葉任風吹妄思九月新禾稼那  
見三村舊酒旗何日巢居人就日索綯重復理  
茅茨

詠風中紙鷂寄懷東戍二首

征鞍萬里久從戎帛信難傳鴈足空擬向天涯  
問消息琵琶一曲月明中

黃沙磧裏度春風絕塞相思夢可通不解紅顏

難却敵和雲吹到玉關東

顧祖禹

景范江南無錫人

送魏叔子還寧都

天地方沍寒君行涉江水問君行何爲抱膝深  
山裏易堂好弟兄事業寄文史天空鵬鵠飛日  
落雲霞起遙望翠微峰迢迢四千里吾欲牽君  
衣君行其少俟好風從東來揚帆疾如駛山中  
正春光寒香放梅蕊

一  
蕭風雨  
客愁  
薄無處漫登樓猶衣天地

驪山道白恰親朋易水秋征鴈南飛無故國啼  
徠北望有神州茱萸黃菊尋常事此日催人易  
白頭

王

烈名世江南華亭人

烏棲曲

繡帳歡筵度紅燭北堂夜夜人如玉與郎同心  
秋水頭感郎殷勤水不流

秋日家兄移居

樽前執手淚霑衣蘆荻蕭蕭木葉稀却恨不如  
相浦鴈江南江北一行飛

陳子升

勸學中洲廣東南海人

清遠峽

軒轅二帝子弄笛聞陽江岸扁舟客聞鐘到  
上方仙靈今聞寂雲水空青蒼欲遣愁心去歸  
猿聲正長

孫

治 字台浙江錢塘人

吳岱觀歸里

挂冠何處閉烟蘿乍會猶如夢裏過越水秦山  
無處所長鏡短髮奈愁何十年未遂江南樂七  
家道同公家公家兄弟白頭相會少鄉

能交手即關河

濟寧道中

湯湯汎濫愁無極微禹爲魚可奈何水沒渠田  
無白草天低大野盡黃河流東護說金龍塞金龍塞  
大金龍口復衝張秋北望誰爲瓠子歌悵悵馮夷一輟  
命御史自昂雲之

黃河口號

飛鷺立冰方噉雪哀鴻叫野復乘風鷺飛無定  
或西逝我欲依鴻只向東

方

授 子留沈南

夜悲歌五首

夜悲歌歌回首回首亦何爲瞻望父與母阿翁  
遭屯遭明年五十九大兄備椒盤小弟釀春酒  
中子最不孝記錄東西走三子兩母生我母腹  
月壽有婦可代夫納履停針否有妹可當兄茶  
瓜諒亦有有孫可作兒小者抱在手天乎我何  
辜雙親離別久魚在淵雁在數爲我致書雙親  
但當隨時愛景光無復上怨青天下思黃口眼  
見黃口竟成人不孝友人生養兒高談大言學  
家謀不歸田家膝下依依得豚狗心依依歌夢  
我海甬天涯可奈何

夜悲歌歌永歎北風起江水寒望京師路漫漫  
念我妣中心酸薤露不獲壽蒿里無可安奴收  
其骨賊焚其棺三子不孝扶入長干長干竹有  
園鬼伯聲凋殘前年寒食去紙錢挂樹摧心肝  
舊年長至過衰草荒烟側目看今年又值歲云  
暮我欲從之行路難行路難色惆悵生不養兮  
死不葬

夜悲歌悲半吐有姊三人有妹五婚嫁至老不  
得完五岳何年遊我父生女未出門生男不在

戶誰謂生女惡生男亦何補生女時或解父愁  
生男如我見之增父怒怒未已樂何如大家爲  
我續殘書

夜悲歌歌房中荆釵女兒生江東十七嫁與梁  
家鴻自汝之爲我家婦不得一日笑語同國旣  
已憂今家亦以窮于不得孝令臣不得忠與汝  
抱頭時痛哭有時反目首飛蓬舊秋別汝梧桐  
落今夏別汝櫻桃紅是時天氣乍冷暖我欲著  
袿禦江風取衣桁上汝正之我遂拔袖不與父  
通氣

夜悲歌歌未止懸弧懸悅今何似屈指九月及  
于今何事啜啜竟弗子我母無他兒我翁年老  
矣日日望孫兒得孫兒縱得孫身在此有孫勿  
似不孝兒緩急他年無所使有所使立家門他  
年代父報祖恩

彭

賓

燕又江南  
松江人

剡溪寄贈周方伯

峨峨憲府古諸侯公瑾風流未易儔梁苑文章  
勞夜寐薊門飛傳借前籌幾人能繼曹劉與獨  
我思隨許郭遊徒倚六橋尊酒盡何時携手共

登樓一



遺民詩目錄

卷三

閻爾梅

字古又字用卿徐州沛縣人年康  
羅似與湖於死年乃愛安亡去歷  
燕藝林述者數十百家時有不及  
范孟博之數著篇東白泰山  
字復庵江西德州人進士官

傅鼎銓

字事與揭特部重興縣同志  
字歲昭陝西西安人年順朝  
得補不就鼎銓後入山溪派  
字冰叔一字叔子江西寧都人文學隱居翠微峰

張炳璿

取字字名室以見志遊散所至戶外之履常滿  
其文者則收以待一時謂為顯藝無見舉博學宏  
詞堅却微聘予生不願以文名終棄志死於真州

魏禧

著作等身盛行於世左傳絕世一書獨  
為創見妻謝氏聞訃十四日不食死  
字士相號獨史揚州興化人貢士文定公五世孫

李維翰

有才名為文奇拔而詩甚超越乙酉後遊于理  
基子國宋善詩文為海內所傳誦  
老人欲授以技拂辭不受惟寄與簡

楊焯

字深心一字廣霞號淨海福建莆田人江寧縣知  
衣讀書破萬卷個個流交多賢豪隱居吳門荷  
得文則盡展閣著林外行稿年八十

余懷

餘於詠不表子實頌以詩文淹博稱  
字世度福建人  
運詩持行世

魏憲

字如石四川遂寧人進士官長州今禮嘉  
革為邑人所愛藏書萬卷中私擬古文  
于全車號運向浙江仁和籍瑞安人鄉試制忠

李實

貞公諱敬六世孫庵潤屋書無精內典著通鑑堂  
焦隱人構傳經堂以延四方賢  
素子人月孫天實皆士林之望

卓發之

字百千華本人開戶  
讀書非其人不輕見  
字虛山號柳莊淮安山陽人布衣俠骨  
文心筆有今譽號年詩益豪品愈潔

吳騏

張養重

劉道開

字莊暇四川巴縣人李應王應熊劉子蘭以道  
開為藥府教授選監紀推官鼎革即隱年八十餘  
乃卒道開博學百有餘年典故  
晚年述揮翰了庵居士

徐波

字元敷吳縣人少與鍾輝友善心內外典與聲爭  
男發榜最有趣情性如澄潭止水居落不庵斷炊絕  
粒室君退翁分分中餐以周之他  
有所遺不屑也著浪齋新書詩

沈士柱

字龍翔號庵庵蕪湖人進士屢遇艱難志終不撓  
著士寶集常以焚厓原蕪湖高齊田橫漢田橫自  
高况

黃師先

一名激之字汝民原字師先福建建陽人為史公  
可法幕府上士才略王景略節義謝真羽而詩筆  
類真又不

葉綵襄

字聖野蘇州人為詩有  
見就楚傲天荒地帶之景

董樵

一名翼  
字公亮號琴枚  
江甯金壇人

張明弼

字成夫浙江蕭山人文學來氏族甲地大蕃鄒其  
字歸安人

韓純王

字冠之字冠之江蘇人文學來氏族甲地大蕃鄒其  
字冠之字冠之江蘇人文學來氏族甲地大蕃鄒其

來著

字冠之字冠之江蘇人文學來氏族甲地大蕃鄒其  
字冠之字冠之江蘇人文學來氏族甲地大蕃鄒其

遺民詩卷第三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閻爾梅 用柳古江南溧縣人  
白奔山人謫

俠士行

丈夫感意氣不在贈黃金顏色稍輕薄千金猶痛心

豪華非所難所難獨知已不為五侯生甘為布衣死

採蓮曲

猜郎整雙釵採蓮墜一枝釵墜何足惜恐使郎

心疑

懷古

黃河來萬里滄海去朝宗經過溪泉處諸水俱率從與時為盛衰喜怒看天風行人不敢渡舟子心忡忡沙渚聞笑言烟雨垂釣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視蛟龍

出都門往遊西山

岸高徑低沙塵聚亂風刺面如昏雨默碑雜列朱櫺間五侯墳沼藏花樹自晨至午人肩摩午後遊人無覓處村落既稀烟火寂古寺破垣僧

散去遠峰變色暗夕陽盜賊持兵走荒墓虎豹乘野亂奔林當道作威聲震怒鞭馬老委中途頑石滑蹄束其步二僕携書隨行緩相隔一里不相顧遙瞻斜嶺通白楊草根狼藉拖山路陟巔迴視來路封滿天明月收野霧

牧童曲

沙田種楊柳溪灣注秋水深村徑僻多烟蘿行人錯走蘆塘裏橋東酒家酒甕香農夫辛苦何曾嘗牧童摘瓜醉籬旁一路山歌驅牛去飯牛已肥醉不覺

漁父辭

一水涵千峰水平峰影微漁家坐孤村遙望天四圍白日見鷗鷺夜見螢火飛螢火飛來燒人衣問君白日何所歸峒山居者笑行者我自乘船君騎馬騎馬長途徭殺人如采得西風鱗

中秋夜作

惟秋為氣苦相感輒成悲況處異鄉外又當多難時浮雲終自霽明月不吾欺移酌空階下長歌古別離

贈孟依之

好音無識者工瑟不如竿豈有渥中駿甘為轅  
下駒寒星窺寶劍明月洗華珠試作移山解惠  
公未必愚

膽廬贈馬果人叔姪集示布菴茅史子

遠愿士

城市無餘地亭臺曲折生天於冬夜永月以歲  
寒明花鳥求新侶圖書載舊評此中須靜享不  
與世人爭

游太平菴在太平山北麓

探竒探僻路往往不知勞險若無人往荒村有

虎啣石田收秬黍山稼剥胡桃杖杖東籬看千

竿鳳尾高

宿白崖寺寺在少華山下

碎磯填鳥道環水帶螺紋嵐結千村雨松垂一  
樹雲圭驪峰暗護河渭影遙分歸鴈時時唳無  
人共我聞

別谷泉無數懸厓屋幾間經年為客役此夕覺  
僧閒潭冷魚穿石風腥虎過山飯餘猶未暮早  
已閉松關

筍前括今名千人松華山極陰

險光開一綫窄縫夾青天躡磴先妨膝板厓側  
用肩木梯撞外補鐵繡井中懸怪石橫如竇陰  
風直上穿

游泉林泗水源也山名陪尾在古十縣東五里

關里秋光曉東行訪十橋水蹕丹幃尾山帶白  
雲腰佳卉紛如繡靈禽靜不驚石邊堪枕漱沉  
復酒人招

村居十五首選一

耶管曾浮海巢絲不買山勞心天地苦寡慾性  
情閒南伐標銅柱西征想玉關豈如高尚者詩  
酒坐花間

題萬年少隰西草堂

素壁承兼瓦朱欄紐石藤求羊三徑客詩酒六  
朝僧澤閭難窺岬山遙不辨層旅堂春綠曉餅  
食看魚罾

秋水堂前路塵封畫不開撫弦絕真賞聞笛有  
餘哀花落樊桐館雲收戲馬臺黃泉無驛使誰  
說故人來

廬郡夏秋詩為友人作

花間防菊虎池上伏魚鷹泥少羞填海山高誤



倚水市多充隱客朝有嗽名僧未若松風外狂吟對一燈

村居雜咏 十九首選一

意氣能階禍江湖最忌名美人愁國色君子慎鄉評好爵崇三事明珠積百城蓋棺攜不去何用苦經營

清明答單臣素臣韓淑旅兼寄故鄉友

跌坐如禪寂安知節候更偶因贈楊柳纔悟是清明宿雪連海春山綠繞城遙憐桐竹發多

少故人情

慰同難魏君重黃若會二子

秦客寶秦鏡楚人珍楚弓上天應悔禍君子勿貪功雷首行歌倦蘇門對嘯空莫傷時與數吾亦固吾窮

歌風臺

上得歌臺風滿天如聞筑擊十三絃還鄉高會山河動開國元音創守全重過屠門頒鐵券親呼酒媼賜金錢西京樂府從茲始俯仰情深妙不傳

礪峰雲澤七峰藏泗水波澄發怪光屋上龍交生漢祖山中蛇斬應秦皇英雄原不羞貧賤歌舞何曾損帝王認取當年悲樂地蛩吟鳥語盡宮商

泗水亭陰列漢官營連桑梓共盤桓屠沽拜將親朋賀子弟封侯父老歡駐蹕不勞綿最禮園鐫仍著竹皮冠軍多汲盡琉璃井無數繩痕泐石幹

荒臺徑可作離宮妙選良家百二童擊節三聲風響樂停鐘十日酒壚空追談壯士訶龍媼漫對羣臣謔狗功雖與項王同泣下還將成敗決英雄

淮南振旅過香城衣繡云何肯夜行驅策羣雄三傑冠摧縱大敗五年平直開關內星辰氣不諱山東酒色名媼罵亦看何等客腐儒原自使人輕

威加海內不言天子王侯醉里門昔假萬錢爭上座今提三尺定中原飛揚自寫真人勢忼慷能招猛士魂莫與汾陰辭並奏秋風衰颯不堪論

汧草堂讀史詩

後漢書有扶風馬援居汧山以兒名爲事  
學者稱馬援先生余心好其人故以名堂

平沙疎樹曉囀囀坡剪荆茅植桂桐郭泰辭徵  
虛有道田疇抗節隱無終稽遲婚嫁愁經費顧  
惜行藏恥送窮更考逸民制作伴不須牛僧孺  
牆東

炎天節序似秋冬果蒂先凋落葉重黃水半沉  
官道柳白雲環鎖墓堂松江東王氣留司馬海  
外神仙戲祖龍經戶無人聞見寡西林孤寺一  
聲鐘

長夏烟村翠微良苗雨後湛新暉釐功須使  
求田少遠害無妨結客稀東渚白蓮迎錫杖南  
園黃鳥炫金衣仙溪路杳難重問流出桃花隔  
岸飛

潦注經旬苦未休嘉田薄落不成秋烟霞結侶  
青鞵綻草莽稱臣白帽羞里社雲間歌免苦湖  
村霜老薦雞頭行將決意生山水何得宗生僅  
卧遊

青山無價不須錢別業城西有薄田轅騎長鳴  
思塞下鞬鷹疾視出天邊三秋好雨來何暮萬

里中華去幾年絕幕犁庭非昔地盧溝橋側是  
居延

東村一夕雨平塘風露威蕤黍稻香魯鼓幾時  
驅海鳥孤星昨夜走天狼花間鐘出雙林寺田  
上人過獨木梁懷古情深時有詠停雲何必減  
柴桑

斗室踰跚抱膝吟空培露洗不弦琴歸雲度領  
千峰走宿霧籠村四野沈吳苑美人歌白苧漢  
廷廉吏作黃金誰能留得繁華住一夕枯霜葉  
滿林

雨沐秋空月色嚴山河影入桂花奩良農帶露  
晨于耜貧士挑燈夜織簾醺酒光如金掌露墜  
詩味似水晶鹽悟來生死俱遊戲何用旁尋李  
王占

百本梨桃水一灣芽茨新構兩三間舊家王謝  
偏懷土多事巢由更買山孤卧始聞棲鳥亂野  
居惟有種花閒西風蕭瑟無春夏鬢髮勞人夜  
夜斑

閒閒持斧白雲阿棋未曾終已爛柯老去行吟  
枯樹賦悲來起舞大風歌長門日暮佳人遠空

谷年深捷徑多豈不能辭貧賤客是然無奈足音何

桑田空處是簾霞隔斷垂楊一徑斜架上春培山藥豆牆陰秋種海棠花逋臣解劍酬漁父處士揮錢付酒家讀史心傷量錯傳纔知文帝惜長沙

答龔孝升

卧病霜嚴枕藥簾巖嶠歸路幾時平但期苟活姑長往雖處窮途敢倒行夜靜江楓聞歎息秋深山鬼瞰高明桃花滿岸無人到漁父初來笛一聲

萬死餘生守敝簾母將休咎質君平家移橘子枰中住人在梅花市裏行別有衣冠非近見疑傳蹤迹故難明天高鴈度留空響遲和階前落葉聲

春日寄懷王似鶴

朱絃縹緲憶雍丘送我西南放步遊山海有圖非志怪離騷無處不悲秋春風灞上祠文帝臘月隆中弔武侯常愛故人詩畫好歸函烟雨寄滄洲

鬚眉嶽嶽古沙門持鉢綠江采蕙蓀魚服是龍誰肯信慣衣多蝨不堪捫光舍合浦珠逃景血漬荆山玉有痕底事回瞻青草路東樓昔者亦王孫

觀虎丘祭厲壇者

初冬黑時具衣裳告朔喧閭傀儡場短簿簪花儼厲鬼生公舉箸飯真饌汗尊仍用先朝製血食分霑故土香盼饗豐融入吏散蕭蕭紅苜蓿山塘

戊申入日

繁華速老是春天花極穠時落更先避野有情看拾翠封侯無相寫凌烟心悲晚景歌皆痛士遇奇才恨亦憐我去君留仍暫事成功者退記他年

戊申禊日詩

春鋪平治紫陌新雨師先爲我清塵漁樵各有傷心事天地常如中酒人大野蒼涼朱鴈度高山截崑白雲鄰淮南席主江南客點綴離亭處春

城外城中兩色天山光籠絡上林先橋邊雲集

千棚酒馬上風箏一綫烟花粉徒爲蜂蝶戲  
除安得鬼神憐雙松老矣吾佳友始自崇禎第  
一年

遊古代城望上谷雲中諸山

參合陂南接太行三關綠遼氣蒼涼漢家初建  
文皇帝魏國先封代郡王作噓池深雷欲躍磨  
笄峰冷血猶香武靈開創邊城遠當關陰山一  
路牆

東城懷古

史稱晉王李克用會阿保機於雲中之東  
限城在秦乾河北岸大同府南六十里

晉王遼主會雲中遺迹沙南石井東在昔戰場  
成遇禮於今兵氣滿寒空地高天近星辰大春  
少秋多草木窮白豹黃狼隨處獵桑乾臺浪鼓  
西風

大同覽勝

呦堞嚴關戍角叢秦過萬里扼當中空山石馬  
和皇隆古利金鳴道武宮墩絕烽烟無主似田  
多稂莠不毛同今年旅舍秋分登赤塞黃雲厲  
滿空

登七峰

大同西南  
四十五里

高峰南首秘精靈微鱗通幽日影冥風入山皮

吹綠簡雲穿石腹結黃庭搜神十寶重添記博  
物桑欽別著經獨立千尋憑檻看灤川如縷鴈  
門青

元夜題少林方丈

元宵何處好春燈柑酒懷人睡未能樹裏月光  
纔漏影山間雲氣不分層北朝金布無雙寺東  
土花開第一僧鐘板沈沈方丈閒異盧閣下積  
寒冰

嵩嶽廟有感

層層金碧想繁華廟貌山光盡數差松栢失時  
先落葉鬼神遭亂悉無家殘宮草際埋鴟吻廢  
閣堦前置兔置何處道人稱鍊術請從灰磧認  
丹砂

西華橋風雪甚大主人出酒相留作此

志之

古來文獻老中州義墓康陵次第遊負販繒人  
堪將相輟耕傭者笑王侯疲驢碎走冰前路凍  
鳥低飛雪上樓橋畔適逢魚酒社不須輕典鷗  
鵝裘

西谷關

隘合軒登勢到天車無方軌騎單牽千尋青壁  
身旁夾萬里黃河足下漩范叔西來人不識田  
文東出吏猶眠長途雖倦還周覽石姥山飛百  
尺泉

錦室當年百寶陳遭逢離亂不成春爾來何速  
思名將我見猶憐痛美人白鳳亭墟玄草散青  
羊宮燬道經塵登高西望邛崃近轉眼銅山賞  
弄臣

題劍閣 亦曰劍門關

巉崖橫障井南天萬仞無垠一罅穿偏地頭顱  
生鬼火空村瓦礫絕人烟峰攢劍刃千將鑄壁  
鑿星文閣道懸形勝異常銜壁去庸才劉禪動  
誰憐

登峨眉山

中峰橋下束雙谿關浪衝沙震鼓葦脊登風搖  
攀鐵索頭崖石陷躡藤梯憑虛似覺千山伏到  
頂全無一鳥啼銅瓦殿殘遺墨在建文壬午雪  
蒼題

題昭烈廟

高皇世祖兩貽謀章武還從末路收自可王孫

承帝統寧容國賊篡神州蠻方擴地曾名益蜀  
士談天直姓劉秦安答吳使張溫事諸葛死忠諫死孝當時  
悔不斬譙周

閬中

段嶺雲高梓樹濃閬州城對錦屏峰金牛入棧  
銘司馬石燕臨江祀伏龍絕世山川非耳目經  
年花鳥不秋冬大秦身毒曾通漢便道峨眉借  
一筇

錦屏山

仲冬天氣似花朝巖壑聲牙聳翠未凋半截雲沈  
峰頂塔兩來船斷雨中橋漁村烏桕圍金橘僧  
舍香楠蔭鐵蕉地接蕃駝人習苦荒山紅葉女  
郎樵

臨邛至青城山看戲

曾聞蜀國四弦詩可補江南白紵辭村舍笙鏡  
喧蟻母江神婚嫁謁冰兒衰年不作題橋夢退  
步何須叱馭爲此去洞天尋道伴青城山下搗  
蹲鴟

題雲臺峰

山巔山麓異陰晴羣嶽參差霧割平落鴈峰頭

雲萬丈飛魚嶺上月三更星潭水響金蕤舞箭  
管風搖鐵鎖驚夷險何常人自取樵夫擔擔走  
幢坪箭管即千尺幢

山中答友人

中原離亂歲云徂日日移家家漸無讀禮空山  
人慘澹談兵半夜鬼揶揄郊居習獵分鳬鴈卧  
病加餐採笋蒲鄣薄薄冠非志士花開攜酒宅  
東隅

題大上方

意外山房鑿徑非凌空樓閣四無依闌珊鋪鎖  
徐輕弄重疊瑤燈蝠亂飛潭落水慄成瀑布石  
漂星渚象支機藏經古塔僧年老猶感神宗賜  
紫衣

從臯蘭至抱罕即事

臯蘭山在蘭州城南六里

臯蘭夜月聽鏡歌抱罕鳴濤下笋籬井度八星  
鐘白峙雍州三面阻黃河田家棹引孩兒水戍  
士庭生寡婦莎將略從來西漢勝烏孫督護有  
長羅

連雲棧

草涼山驛苦嗟哦千轉凌嶒古渡河日截東西

光刺半天餘前後影無多碩後接掌垂空飲健  
馬停蹄歇喘過怪絕谿峰驚未見畫圖難似奈  
君何此畫相追淮陰侯處

隘路環遮關領招人呼二十四鞍韉花飛滿潤  
秋風響泉注成江夜月潮王氣先隨亭長去山  
靈不怪子房燒英雄過後無天險谷口零星處  
士歌此留侯燒棧處

重過兗州有感

亭長臺西舊酒徒疎狂名姓滿江湖常從世外  
尋高蹈不避人間有畏途季札重來周樂散奚  
斯一去魯宮無南樓極目誰同醉正月愁聽是  
驄站

七月望日登鎮朝樓

十丈飛甍鎮朝樓樞臣特簡控咽喉經營采套  
三千里鎖鑰燕雲二百秋火焰山煤燒黍令海  
陀潭水下蘆溝窮邊適值中元夜厲鬼他鄉哭  
未休

答友人

海外生還九死餘老親未葬故踟躕決無世上  
彈冠想徒有年來却聘書伏臘不關新晦朔湖

山還伴舊樵漁侍郎休問田園事先帝宮陵亦已虛

漫說長安好僦居五雲臺下即穹廬誰無生死終難避各有行藏兩不如龔勝堅辭新室組臧洪遜答故人書當時風雨雞鳴約二十年來豈盡虛

### 燕趙雜吟

麻衣桃杖出都門燕趙風光細討論上谷膏腴環督亢中山意氣感壺餐空羣駢驥賢人骨貫日虹霓刺客魂怪說蚩尤能霧戰塵高涿鹿晝黃昏

### 天平山

後魏峰卓太行陰呂谷凌空幾萬尋日被嚴遮藏戲鼠風從頂撲落飛禽前無路跡青霄閉下有泉聲白霧沉直出流沙橫嶺外漳河如線影泠泠

### 秦嶺

金牙關外列長陘脊與天交戴井星橫卧全收斜谷勢周看別續大荒經神禾春秀千原紫鬼草秋華萬壑青來去地痕都不見風烟遙隔雨

冥冥

### 登崆峒山絕頂

在禹州

昔聞軒帝訪崆峒今我登巔四望窮紅葉千林中嶽外黃河一縷大行東危巖倒結龍鬚檜絕壁孤懸鶴膝相黝黝石梯潭水靜撲來香鼠貯衣籠

### 登大名城遠眺

衡漳淇澳匯元城想見唐時魏博營宰相有謀銷鎮變李絳將軍無算失牙兵羅紹威事河分舊跡圖難改路扼中原勢必爭欲見南山何處見大

伍峰秀午雲平

### 恒山

崧臺天半敞雲扉綰帶資漳繞翠微滑路偏逢砌石礙孤峰傑出衆山圍根越地外松如走樓挂厓邊寺欲飛北望龍城纔咫尺青青荒塚識明妃

### 登馬服山

一名紫金山在邯鄲城北十五里有趙奢墓祠

紫金山頂石嶙峋斑駁巖花襲翠茵龍洞出雲連鵲穴狼溝飛水注熊津虞合三千客毛遂原非十九人說士謀臣何所用邯鄲賈豎早

三秦

重陽與胡天放吳姬望嵩三同賦

天涯一十八重陽歸到淮陰卽故鄉元亮采來  
盈把菊孟嘉髧去滿頭霜飛鴻有序成賓禮戲  
馬無臺惜戰場看鶴尋花聊自適登高何必佩  
黃囊

杏迨莊雜詠

星海滄江萬里游歸來更上採蓮舟青門瓜叟  
無名姓忌諱人前說故侯

劉君固攜琴見訪醉後贈之

終賓鐵響應黃鸝絃扇輕搖唱竹枝新曲向人  
翻舊譜野棠花下有紅兒

廬州見傳奇有史關部勤王一闕感而  
志之

元戎親帥五諸侯不肯西征據上游今夜廬州  
燈下見還疑公未死揚州

題張元操別業

時同完白

一蹇千峰亂蹋開峩嵎瓦屋漫疑猜嶢峻不比  
連雲棧隨着神燈問路來

題余闕祠

闕元之淮西宣慰使爲陳友諒所攻  
血戰自刎追諡忠宣祠在安慶城東

樓船疾下水禽飛花浪渦漩太子磯死守七年  
經百戰孤軍終不樹降旗

蕪湖弔黃將軍

緣幢百隊鎖征雲帥纛風摧日色曛磯底靈螺  
吞戰血每逢陰雨哭將軍

游莫愁湖

欲採芙蓉近晚秋微醺斜倚望江樓人生都向  
愁中老誰解閒行問莫愁

宿州

徐南風景最蒼涼宿子城邊草更荒偏是我來

新雨後山花村酒一齊香

贈蔣駁鹿

晉陵蔣駁鹿爲鎮國公所知公歿後  
駁鹿念之不置余悲其意而咏之

鐵嶺金臺夢一場朱門碧草影茫茫西風吹散  
梁園客獨有枚臯哭孝王

陶靖節墓

廬山西麓老松楸處土星高此一丘碑碣當頭  
題晉字其餘何事不千秋

登大梁鐵塔懷信陵君



鐵塔雲浮十二層  
山衰草結巖冰英雄無過  
高皇帝特過陳留祀信陵

傅鼎銓

懷柔江西南城人

過岑陽關

岑陽關外是吾鄉  
剩有殘雲帶夕陽  
慷慨身誰憐  
馬革中嗟命自託  
羊腸悲着烟竹幽生泣憤  
觸溪流響欲狂敗將不堪歸故壘  
行路難歌哀且長

憶綢

甲申

陵社沉淪傷北極  
孤提一劍答君親  
丈夫有血終成碧  
痛灑青編照古人

岑副戎持扇索詩寫此示之

興亡底事發哀吟  
厲黯南天瘴霧深  
可識文山堪百世  
難爲弘範說丹心

憶謝疊山

血戰安仁敗不還  
潔身賣卜入閩關  
一朝絕粒甘溝瘠  
名在千秋第一班

廣信登舟

灑血登舟溫太真  
如今舟繫一孤身  
因風遙向崖山祝  
願赴澄波伴宋臣

杜鵑

幾年帶血叫蒼天  
日暮春殘隨草烟  
不信歸家能語鶉  
化為亡國苦啼鵑

張炳璿

懷遠閩西西安人

擬庭中有奇樹

重樛交玉枝上有雙棲禽  
比翼刷文翰間關鳴和音  
駘蕩送珠箔因之感我心  
不裁澤陽桐半死鑿徵金  
不賦錦官相鶴蓋空千尋  
但願連理樹共陳封慘慘  
鵲鵲時往來約我同心人  
朝夕賴其下宴宴嬌青春

癸未夏日即事感懷

租吏編鄉縣銀鑄滿署前  
囊頭人似鬼候比日如年  
宴已甘離井羈當苦鬻男  
宰官寧忍此無力可回天

兩月全無雨秋禾半已枯  
況當軍餉急無日不追呼  
剛了添丁欠旋催隔甲連  
心頭肉已盡能復顧臂膚

丙戌秋日趙泰樓街幕過訪語及維揚

事泣然感賦

三年前選一

憶昔嵯峨牙角冠  
安危國是飽經看  
天河隻手

方爭挽易水三春已咽寒士雅中流空舉楫子  
卿北海漫加餐至今還想中天日垂照孤臣一  
寸丹

魏

禧

叔子冰叔江西寧都人

擬鍾建新婚詩

有序

楚昭王奔鄒鍾建負季芊以走既定  
將嫁之季芊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  
也鍾建負我矣遂妻之

讒人食國封豕外訐荒荒夢澤載寢我王有鷄  
斯離將飛其旁由于背戈我乃負行天意所知

下臣何望惟君貞一媿汨以降玉珮陸離華燈

皇皇親我容輝中心悽愴千秋萬歲以報君王

季芊答詩

在幼華華實惟師保天意降詔乃在夢道王出  
取我子以穉穉肘足旣接有蜺禮守念子忠敬  
願吉灑掃華銓宛宛垂帶離離千秋萬歲與子  
無違

葉烈婦誄

烈婦姓關氏爲  
邑士葉芊妻

婦旣烈正義從如水人智也生婦智也死

秋蟲五章

有序

甲乙之交大變三及子三言之已卧  
聽秋蟲慨然有賦

萬物欲秋有蟲啾啾或鳴在原曰秋曰秋人曰  
無然

或鳴在原祗不爾聽或鳴在巔帝不爾信帝曰  
眇爾蟲無知不念下民之無衣

我行四野秋風索索或吹其南或吹其北

曰謀諸市欲以買絲曰謀諸婦維此杼機維此  
杼機則已後時

維秋徂矣維冬居矣寥寥兩雪則載途矣民曰

祈寒逝剝膚矣蟲則徂矣帝曰吁矣

詠史詩和李咸齋

自古大聖人身皆建奇蹟各各不雷同名與天

地立曹瞞營四方郭李非所匹犖器還漢家伊

周遜其德惜哉李天下不從老奴策

隱當爲太公不當爲伯夷擇地釣渭水乃爲西

伯師德公處襄陽諸葛備險中旣當都會地亦

多豪傑從但使處孤僻時務安得通

走筆寄甘健齋轉呈張曲江明甫

甘子壁上詩慨然想見君有奇甘子避世東牆

下君數顧之何所爲其日示我一長篇上傳山

西巡撫忠襄蔡公賢公諱德遠字伯南直隸山入甲申元閣賊之難後有論

贊三百言睢陽之烈千古傳公諱周遇吉書有張君

傳如韓退之附載中軍應都司此睢陽之烈語應名凜凜南入

好男兒方伯名與許遠齊趙方伯諱建極馬更有寧

武周將軍闔門戰死無子遺感公貽書自憤發

愧死賀蘭不出師同名遇吉與李俱家古人城破手刃巨賊

人笑舍參戰賊不果凌遲死是時蔡公奉旨已解任力戰十日城

破自經三立祠勞瘁身輕不得死時盛乃脫鐵

甲加公衣歸家手殺子與妻再拜屍前經樹枝

門阜廝養二十餘祠前樹下屍累累我同林子

讀至是默然無聲淚雨垂吏部曰公用人侵我

史臺省曰公儒者不可使國是日非士解體傳

中一一詳其事乃知張君不獨愛忠臣能見大

計有如此我翻案上書明季遺聞多刪除林子

拍案大叫絕何人今能爲此說甘子拱手君莫

疑此亦張君之所爲朝出城西門甘子送我乘

桴行江風颯颯吹白蘋石瀨迴薄濺衣巾悔于

南豐不識君

金精行

有序

逕口田民女張麗英好道年十五面

發奇光常以紙扇爲鏡遂入金精山

長沙王吳芮征閩粵還經此地聞而

聘焉女使謂芮曰山有石室上通洞

天若能穿之當相見也芮果使兵人

以鐵鑿鑿穿之女方梳髮石上歎曰

吾金星之精降治此山豈與人世事

乎攬髮徘徊作石鼓之歌歌畢紫雲

鬱起遂登天而去

長沙鐵甲屯逕口素帶花旌動楊柳玉驄斜駕

七星車路上行人盡回首麗英家住此村落不

愛鴛鴦愛猿鶴石苔爲髮蘿爲裳日采松枝煮

丹藥鳥飛月落洞門開平明早馬爭入來冉冉

披髮出峰頂三軍悵立百花臺臺上日日雲波

屬臺下年年春草綠風雨夜深山洞冥鐵鑿餘

聲出空谷

早發華陽鎮

七月五日阻北風江頭白浪高於蓬中秋夜泊

華陽鎮琵琶琥珀聲琤琮月高雞啼天不曙官

船吹金起擊鼓不聞江上人語聲惟聞滿江動

檣櫓北風漸軟江水平高帆一出前汀估人  
利涉爭及時何能熟寢待天明披衣出艙我看  
月波黑天低光明滅夢中每愛放江船月落空  
江鳴鵝鳩

捐黃君

高郵城外水連天高郵城下齊泊船城裏有人  
持書至船上反側不成眠舟子三更起理楫送  
我獨上堤頭立五尺以外皆波瀾僕夫趑月負  
我涉蘆中老父起呼稀問汝半夜欲何爲逡巡  
借得牆外坐冷冷風露沾我衣身寒背倚溼蘆  
葦腹饑口嚼乾蓮子西頭之月不肯落東頭之  
日不肯起須臾人說開重門短衣垢面揖黃君  
勾庭冬夜聞林舟之彈琴

悄然成獨立何處直鳴琴寒月不肯落遠山時  
有音松間白露下池上夜泉深曳杖還歸去蕭  
蕭風滿林

余有寒溪聞落木之句羅子爲作畫復賦  
左折西橋路東阜連翠微誰將一幅紙寫余心  
所思松下聞聲處溪前獨立時寒光看不盡日  
夕秋山知

靈巖雜詠

琴臺如髻繞烟鬟學得新聲手自彈七十二峰  
看不盡烟波純浸洞庭山西施琴臺巖望太湖湖中有七  
十二峰最勝者東西洞庭山  
野草荒臺秋復春至今遺恨浣紗人應知越女  
傾吳國不比楊花覆白蘋後人每以西施太真並稱余謂  
西施越女有復讐之義與古今  
女寵亡人  
國者不同

李翰

士翔補史江南興化人

兩夜

積雨侵階滿茅堂可浴鷗妻孥十口聚燈燭五  
更愁懽麥春苗偃溪田水荇流野人思見日偶  
語立沙頭

懷艾山三十弟

英武小橋北龍津闊水東平蕪一以望春思兩  
無窮遠樹微烟外孤城細雨中何時天氣好放  
棹野花叢

春日雜詠

放目江村迴扁舟曲岸回絲絲牽弱藻隱隱度  
輕雷驚筍魚頻擲沾衣雨急催薄醪邀客醉莫  
放掌中杯

春夜書懷

村舍獨愁人寒牕坐一燈餘生同短燭世態更  
春冰避地思何往低頭愧未能長懷無限恨不  
覺淚沾巾

聞放梅上人至普潤菴同靈雨過訪

共訪梅公去行行就水干板橋秋漲沒漁艇夕  
陽寬杖笠雲邊淨鬚眉竹下寒主僧不厭客雙  
薦紫菱盤

送顧叔向之湖南

七月揚舲去淒淒荆楚游江山仍接漢詞賦且  
依劉旅興挑源路鄉心明月樓鴈書衡嶺盡目  
斷九疑秋

十五夜立秋對月

暑氣收殘照高樓皓魄生金波圓靜夜銀漢近  
前楹露下一庭白天開萬里青愀然念江海幾  
處未休兵

光孝寺訪唐佛

傳聞古佛自唐朝與客尋游過板橋一徑莓苔  
寒瑟瑟千年燈火坐蕭蕭秦宮寂寞餘殘照晉  
苑淒涼賸野蒿何事空王遭浩劫尚留金碧未  
全消

秋懷

孤帆六月去悠悠忽報雙魚已暮秋鴈影天長  
迷故國月明人醉在江樓芙蓉露冷烏衣巷楊  
柳烟橫白鷺洲此地從來多勝蹟莫因舊恨起  
新愁

昔曾遊遍廣陵城落絮霏香緩緩行古渡橋頭  
吟折柳梅花嶺上聽新鶯誰家小婦拈笙坐吹  
徹高樓永夜情回首十年歌舞地可憐絃管只  
秋聲

爲尋蓮社到南郊普潤菴邊柳萬條攜手吳僧  
看落日傷心越地說前朝佳人拾翠游三竺韻  
士調絃醉六橋不識錢塘江上水近來添得幾  
層潮

傷春曲

池塘春草綠依依萬古愁魂喚不歸羨殺南來  
鴻鴈影月明天外一行飛  
隔城三里水之涯中有秦人幾百家未許外來  
窺渡處至今不肯種桃花

十五夜同艾山弟對月有感

英武橋邊月似銀一天涼洗淨無塵可憐塞北

湘南路誰是憑闌看月人

象山王丈扇頭見徐山甫表兄偈有秋

來黃葉滿江頭句用爲起韻口占一絕

秋來黃葉滿江頭萬頃蒼茫泛釣舟夜靜月明天一色不知何處下魚鉤

廣陵元夕

元夜揚州月正明琵琶絃索盡邊聲何人更唱陳隋調曲裏猶含故國情

珠箔高垂十二樓玉簫金管間笙篴回看四斗

年前事明月春風總是愁

楊焯俊三江南吳縣人

秣陵雜詠

城南臨眺處傳是雨花臺野曠層陰合山空積翠開吳雲連海動朔鴈暗江來坐覺烟霄外風聲戰角哀

橫塘堪戲馬馳道指牽牛結客過三市鳴鐘動五侯花翻桃葉渡人醉木蘭舟莫更看秋色風烟發旅愁

愁心吳苑客短髮帝城邊二水孤帆外三山落

日前翠屏江障夕碧樹海門烟歲月天涯晚音書易隔年

正學祠邊路沉吟木末亭雨飛垂薛荔臺古落丹青衣夜歸遊騎寒城沒曉星蒼蒼空霧裏應見哭青冥

余懷舊無懷福建莆田人

同石苓登天寧塔

拔地插高標宮蒼接馳驟崔嵬削巽維峻極屹乾首金莖吐青蓮玉柱迴丹鷺烈風吹石門憑空怖牕牖傾耳奔雷霆天海相戰鬪濃壺樹影懸洪濤擁川后羣山排芙蓉城堞錯如繡依稀一鈴語似欲驚鼉吼側聞楚禪師一磚誦一咒非經神力扶莫識坤輿厚我來拾百梯陟巔摘星斗摩娑龍女珠天花滿襟袖豈成有龍戲珠天雨花之瑞也

游天寧觀楚石禪師衣鉢歌

天寧西齋有法寶一衣一鉢傳楚老大幅白氎領微皺細紋澗製工何巧國初貢自高麗王頒賜名僧古來少鉢形九寸髹以漆旁着四股相迴抱穿綴雕環貫以珠復以精銅冒其杪中有波浪翻桃楸餘地黃金嵌香草二物收藏三百

年江花海月含文藻夏鼎商彝久淪落珠襦主  
匣終難保萬事傷心空野烟對此茫茫色枯槁  
山谿鹿過鳴蘿鐘門外松花落如掃

拜于忠肅公墳

今古錢塘割昏曉江潮怒噬英雄老松栢森森  
北斗低忠臣塚上無啼鳥隔湖月照郭王墳淚  
灑兩朝冤少保憶昔景泰年間事隻手扶天助  
天討司馬門前鐵騎寒居庸城外攬槍掃誰知  
徐石爭奪門南內鐘鳴還大寶碧血淋漓瀉西  
市青山白骨埋烟草靈旗畫展鼙鼓喧遺殿鬼  
幾萬花錢山鬼一脚不敢出始信忠魂獨縹緲  
我來拜公公豈知孤舟落日西陵道杜鵑叫罷  
行人稀銀濤白馬歸華表

宣德審脂粉箱歌爲萊陽姜仲子賦

宣皇垂拱天下寧海晏河清休甲兵宮中雲門  
徹天響端冕疑旒俯鳳城君臣翰墨灑日月萬  
里山川朝帝京黃門紫禁烟花繞鐵馬銅龍轆  
轤曉宸筆曾圖韓上鷹兼工藻行添魚鳥小爐  
精製金盤固匹紙流光玉膚好御墨甜香絕世  
無剔紅殿金雕鏤巧成都宮扇展琉璃景德磁

盆嵌珠寶官哥定汝皆名審才人捧出盛仙桃  
天顏一笑愛美器咨爾司空鎮上饒一餅一盃  
勝拱壁瑩白縹青映碧霄禽荒色荒俱有戒別  
館離宮無粉黛我觀此箱形象奇玲瓏閭道密  
浮翠問名名曰脂粉箱金溝清泚銀花碎點雪  
辰遊五柞宮塗朱夜入雙蛾隊姜郎嗜古多收  
藏此箱價重堅金買自從海內風塵昏矢流王  
屋妖星字奇珍半化赤土灰瓌寶全歸黑山帥  
殘脂賸粉滿長安斷研零琴市兒賣此箱完好  
手未觸數錦囊包須韞櫝想見當年卽盛時上

陽白髮蒙湯沐水嬉宴罷宴頭驚六宮同享昇

平福二百餘年時事變舞馬空嘶杜鵑哭野老  
何爲拜茂陵愁唱寬裳羽衣曲君不見柏梁高  
臺承露盤金銅仙人淚如瀉又不見灌嬰將軍  
祠上瓦一寸黃金土同價葯房藝圃比清閨玉  
軸牙籤鄴侯架秋水一池環草堂松風颺護掖  
東牆哀時覽物三歎息請看宣審脂粉箱

金陵雜感

六朝佳麗晚烟浮擘阮彈箏上酒樓小扇畫鸞  
乘霧去輕帆帶雨入江流山中夢冷依弘景湖

畔歌殘倚暮愁吳殿金釵梁院鼓楊花燕子共  
悠悠

游弁山資福寺呈霞胤師

一片風篁擁翠微晚鐘初動白雲稀谿邊細草  
薰游屐石上秋花點衲衣永夜松聲山鬼嘯諸  
天梵唄鉢龍歸趙州茶熟人人醉卧聽空林木  
葉飛

由畫溪經三箬至合溪

畫舫隨風入畫溪秋高天闊五峰低綠蘿僧院  
孤烟外紅樹人家小閣西箬水長清魚可數篁  
山將盡鳥空啼桃源不是無尋處楓葉紛紛路  
轉迷

行到水窮雲又生谿橋重疊穀紋平荻蘆風起  
飄漁網桑柘影稀聞犬聲樹杪船歸山市散灘  
頭砧急夜燈明綠萼青筠閒來往最喜無人問  
姓名

登碧巖

拖條竹杖尋山去坐嘯高寒第一峰正喜野花  
開蘚徑遠愁楓葉響霜鐘珠簾噴雪天常雨石  
壁排空地有龍只待嬾殘煨芋熟柴門應見白

雲封

南鎮

雄鎮南天典秩宗廟門欹側對爐峰數聲黃鳥  
啼修竹十里紅泉帶古松斷澗水枯堆木葉亂  
山雲起削芙蓉烟橫黛濕秋空晚曳杖迴帆聽  
暮鐘

吼山

忽驚山影過帆前更展江湖極目天僧在別峰  
雲縹緲客迷歸路水嬋娟魚穿九曲風燈亂葉  
落千尋石磴懸共說此間堪避世不知疏鑿自  
何年

題曹城廟壁

漢安年代越江東江上靈旗映水宮五日屍浮  
眞父子千秋血食女英雄船迎鼙鼓波濤綠殿  
壓蛟門蠟炬紅一道殘陽催客去野猿沙鴈叫  
秋風

登白塔長橋望鑑湖

我來十月鑑湖涼水鳥高飛豆葉黃百里風帆  
動哀壑兩江烟樹起斜陽橋通宛轉波如雪人  
在虛空鬢有霜廢園荒林秋色老雲蘿山翠繞



衣裳

秋日郊居

柳岸飛魚沫蓮塘起雀風半熄虛夜壑一榻擁  
秋蟲江米傳新稻山花落晚紅逢迎青眼客樵  
悴白頭翁葵葉沾清露人歸戍鼓中

秋雪飄黃竹雙扉掩石汀山香迷野燒波影碎

江星蛺蝶衣猶綠鷓鴣盡更青官橋吹玉笛鄉

樹倚銀屏門外潮聲急攜壺坐小舲

陶菊手自種楚蘭人未鉏傾盃愁竹葉入饌喜

江魚巖月窺花簾溪燈點梵書雲衫染棕笠松

塵挂柴車漸與俗人遠漁樵能起予

上巳雨中看花作

棠花開盡又梨花燕子春波蹴尾斜何處繡簾

彈錦瑟美人寒食又天涯

西陵詠古竹枝詞

岳墳玉環

隗家留得岳家墳寒食年年哭墓雲看取玉環

叢九曲橋花如雪灑將軍

橋環

慶忌塔鐵棺

誤識要離死不難石潭風雨夜深寒塔邊啼鳥  
秋郊哭漁父何時見鐵棺

閻妃功德院法堂鼓

竹院閒過綠到眉滿天松梵影參差六陵眞骨  
知何處留得閻妃一鼓皮

玉泉箋

玉泉箋紙壓西湖宣祖風流絕代無記得曇超  
曾說法池魚五色照浮屠

局以供

麴院官礮

白馬紅羊冷劫灰如絲如線舞荒臺最憐南渡  
風流盡澗草松花埽不開

吳門雜感

搔首紅闌七十橋關雞坡下草蕭蕭無端醉擊  
雷門鼓潛向花陰哭海潮

茂苑樓臺接五湖尊絲菱片野雲孤烟波一櫂

鳴夷子閒對西施話沼吳

魏憲

楊白花

江上春風暖楊白花正開一夜飄蕩離枝葉飛

入誰家去不來出門再望無顏色每憶楊花愁似織憑對春風長寄語吹我楊花還舊處

宿白雲洞同金陵黃文中盱江吳星若  
白雲留一宿同聽海潮音漁火空江亂鐘聲隔院沉烟光浮半榻夜氣結層陰忽唳松間鶴能清夢裏心

### 西湖春曉

十里寒塘路烟花一半醒晨鐘催落月宿火亂  
稀星欹枕看湖白開窓喜與青笙歌方一歇鶯

### 轉柳州寄

### 舟中早發

難聲催短夢帆逐曉風斜嫩綠初歸柳新紅淺  
著花宿烟籠水國殘火乞漁家回首山城裏淒淒起遠笳

李

實 如石四川遂寧人

### 雜興

湖山有約又重來散木相逢未易才百丈吳山  
分螳堦千年湖水漾樓臺野橋寂寂荒苔合芳草離離小徑開記取蒹葭蒼莽處扁舟攜伴溯深洄

卓發之

蓮句左車浙江仁和籍瑞安人  
海鹽集

中元遊三潭同王孝先王去賢賦

不知三塔裏此夜月偏明淺草水同色微雲山  
更清孤舟搖綠雪遠語亂春鶯似是烟波外猶餘歌吹聲

月下江行有懷葉潛之吳遺民潘次魯  
諸同社

逝水尋迴契江聲莫向東禽哀孤樹綠帆冷  
燈紅霜葉微千影寒流澹若空朝華非所擬遙對月明中

同小遠龍眠道中

寒潮辭遠喚翠黛尚依空澗藻思春碧汀花想  
舊紅亂雲飛若霞墜石集如鴻何處尋投子支節問遠公

桃葉渡種花詩

風流千載憶蛾眉小立溪邊知爲誰兩岸嬌燒  
羞粉黛一時簾箔盡低垂應憐艷冶沈金屋故遣幽香映水湄只恐江頭頻錯認雲愁露泣濕胭脂

同李太虛游牛首

發末

揚帆已自賦歸與偶念名山便駕車避暑以茲  
爲廣厦遣懷卽此作奇書迅鷹擊物當霜後渴  
驥奔泉向雨餘寄語世間諸鈍漢機前彈指莫  
踟躕

別蕭伯良宜生

窮愁偏合住他鄉無那閒庭竹影涼酒興到今  
渾欲減人生如此亦堪傷山間宿雨春猶睡江  
上寒雲夜有香最是客心無可託中流又聽棹  
相將

秦淮竹枝詞

楚歌湘曲未須哀遙見燈船趁月開長笛吹雲  
簫咽水百千神女弄珠來

吳騏 日于江南幸人

塞下曲

固原城郭控西秦久戍今經二十春家在雒陽  
城下住經年不見洛陽人

使者乘輅出玉門詔持繒帛賜烏孫爲言侍子  
今無恙初在京師讀魯論

張養重 虞山柳冠江南山陽人

七里灘

七里灘何長亂石紛紜列四顧眼迷離旋行何  
蹇躓直下已復難沉迺路轉折怪哉操舟兒雙  
手輕提挈風波頃刻定一去同電掣在險只尋  
常過險翻鳴咽悠悠對儔侶回指千堆雪

石鐘山逢談長益

石鐘山枕彭蠡口兩鐘對峙山絕陡匯合江湖  
在此間蛟螭日向山根走夜深恐懼泊舟人聲  
從石出如龍吼我來尋聲到石穴水激坎窞虛  
相受洪音細響非一狀大者如屋小盞斗一聲  
霹靂起蒼崖怪石崩雲壓我首操舟登岸來者  
誰京峴山中一老友他鄉老友邂逅奇攜手登  
峰倒尊酒

自困溪歷延平抵建寧雜咏

風吹博望槎白浪滾江沙纜走懸厓險舟穿亂  
石斜龍鐘垂澗竹蹣躑映山花野泊無人境前  
林起暮鴉

不寐數嚴更危厓戍火明聞鶯春淚滴防虎夜  
心驚枕落高灘響蓬懸密雨聲山川淒絕處魂  
斷劍州城

汀州道中

左顧潮陽右贛州新羅高據萬山頭  
奮銜接地蟠開隘烽火連天起戍樓  
日夜鄉心皆北向古今汀水獨南流  
可憐滿眼崎嶇路惟有青猿伴客愁

閩中秋興

海國樓船半寂寥夏門落喚莽蒼蒼  
百年廬舍埋荒草終日桑田上晚潮  
開府新聞回彩鷁投戈早已插金貂  
莫教諸將誇銅柱東望烽烟未盡消

出福寧城

歷徧閩南第幾州歲寒風雨出東甌  
平翻白浪兼天遠亂攪青山入海流  
眼底分明羅鴈宕日邊縹緲見琉球  
無端百折秦川水空繞茫茫萬古愁

閩江春暮懷古

金鎖江頭寂寞紅扣舷人倚落花風  
鶻啼日暮三山外猿嘯春深萬木中  
只好無諸成霸業何堪南宋作行宮  
翠華轉眼如流水芳草千年恨不窮

夜抵嚴州

歸舟風起暮蕭蕭黃葉山頭影亂飄  
五百灘高雙槳下二千里隔一身遙  
城樓畫鼓連雲暗江店殘燈帶雨樓  
此地虎狼兼盜賊不堪愁夢度長宵

板子磯

荻港東邊板子磯秋高日見雨霏霏  
荒城草長埋金鏃廢壘沙深臥鐵衣  
山上羣鴉迎客舞江邊孤鴈背人飛  
晚來風起波濤闊疑是將軍戰馬歸

竹枝詞

蕪州竹簟涼千水黃陂葛巾細于紗  
晚來更挽高髻髻喚買街頭水桂花  
贈歌妓芳塵

才名老去數誰知兩鬢如霜未過時  
不意詞場三十載新詩今付與紅兒

劉道開

北望四川巴縣人

亂後初至成都

錦城絲管地桑柘綠縱橫霧下銅駝泣  
春歸杜宇驚相逢無故友獨坐愧餘生  
却訪支機石殷勤問舊盟

和費此度雜詩

聞說吾生亦有涯野人微尚在烟霞牆東便是  
王君宅谷口原宜鄭子家無事焚香常讀易有  
時汲水自烹茶柴門晝掩容誰叩只許風來掃  
落花

徐

波元歆江南吳縣人  
浪齋新書詩

涼秋寄林茂之

不知何處別徒憶晤時顏野閣聞初就孤情倘  
遂閒浮名秋草沒小夢一舟閒來信非難寄新  
寒有客還

送浪泊山人還南屏

草色門前路歸期可奈何久留荒寺冷相與早  
梅過細雨貧交去春流人事多重游有我輩亦  
未歎蹉跎

宿弁山積善寺同周虛生作

雲峰終不近石路寺門前霜蔓懸瓜重風庭聚  
葉圓殘燈連曙鳥衆響入鳴泉愛此清虛夜與  
君得晏眠

沈士柱

揚州江南無湖人  
士寶集

聞有長流之信擬出塞曲

子甫十三齡一女尚襁褓聞我將遠行啼哭徹  
昏曉向平畢婚嫁遊岳苦不早驅馳適異邦安  
問筋骨老搔首長白顛濯足鴨綠島一覽盡荒  
域黃塵吹未了

幼讀古人書穴居慕羲皇壯歲志封侯常欲親  
沙場行當投不毛辭我玳瑁牀旃裘習華風重  
樓而曲房卧則厚狐貉食則美椒薑鐵甲未半  
朝自言骨欲僵男兒習勞苦焉得辭遐荒  
生平不射獵麋鹿隨我游入山復不深未聞虎  
豹愁今將棄詩書買刀繫馬頭筋力雖不強臂  
後矢可抽鴈雉宿高岡狐兔穴深丘將令飛走  
驚一洗諸生羞

次韻答嚴仍叔見贈兼示子超諸子

半世牢騷不好名著書兀兀老虞卿陰幽樹欲  
思護草晚節餐還許菊英韓愈送窮窮益甚江  
淹賦恨恨難子織簾更問垂簾者忠孝多君為  
發明

偶欲作詩無題諸公戲以無題命賦遂

作四首

瑤笙錦瑟舊歡場曾占溫柔第一鄉老去頓成

彈指事憂來難覓斷腸方渡尋桃葉應多恨夢  
到梨花別有香後閣每啞王處仲英雄何損焉  
情傷

曾醉旗亭唱白雲詩名傳遍石榴裙香奩集欲  
窺韓相繡被歌還擁鄂君久向春風無誤曲未  
虛夜月有迴文夷吾吟尚因江左論誦微詞小  
婦聞

落魄江湖又十年一生惟愛杜樊川玉臺咏半  
紅箋寫金谷詩多翠袖傳莫付雪兒詞度曲花  
同天女笑參禪美人今向離騷憶讀到更深淚  
似泉

依依柳色映章臺惟悴君平手自裁燭影漫驚  
同隋淚香心將見復燃灰閒情未玷陶潛節好  
在曾謔宋玉才正氣歌成歌板斷剛腸莫浪作  
柔猜

黃師先 夏名其之字汝民原  
字師先福建建陽人

武陵小桃源詩

停雲零雨感天涯卧看仙源萬樹花隣舍飯香  
炊薏苡野人羹美煮芹芽傳書每倩司扉鶴押  
字能驚沸沼蛙裁菊藝桑吾事了石田空種芋

侯瓜

嵐光霞氣繞青林投榻松根抱膝吟飲澗野麋  
歸洞晚隔花啼鳥語煙深交多谿友邀論釣社  
結山家約會琴爲愛躬耕從避世遙遙沮溺是  
同心

葉

字聖野江  
南廬州人

端午

金閨城北熏風緩萬戶鱗層井烟滿笙歌燕舞  
急芳辰小屋猶聞理絃管異時海甸多承平  
虞仁洽王虎鳴石榴紅刺晶簾影茉莉香分  
簾清沙盆潭口山塘路羽葆霓旌競喧渡蛟龍  
勢浪搖滄溟鼉鼓逢逢出雲霧牙樯錦纜繞江  
洲珠翠氤氳卷畫樓暮捲乍呈金跳脫榜倖伴  
整王搔頭十五盈盈羨嬌女笑指隣舟共人語  
傾歌燕尾欲梳風長裙皓腕當腮舉晚霞殘市  
草花忙嘉樹重陰陰石場雜簇打毬垂紫袖醉  
橫騎馬隋紅韉涼州一曲音相續急管繁絲調  
何促俄聞天缶寂無聲湖上山青還草綠銀箭  
銅壺夜方旦啼鳥啞啞晨星爛艣頭小婦苦當  
爐倦倚中厨客不散日照西堂卧初起又復相

邀隨燕喜朝朝暮暮翻倦遊歲年年只如此  
樂往哀來事已賒腥風黯黯吹黃沙媚婦閣中  
閒寶瑟吳姬馬上怨琵琶濠水沉沉長蘆秋綠  
浪紅闌紛天礫清笳聲策遍江津誰弔靈均向  
湘汨桂檝鳧車盡馬塵虎丘松柏推爲新空道  
五絲能續命荒原落日餘青燐山咽山光天亦  
老昔日龍舟偃莎草紛紛邑里亂如麻富貴榮  
華豈長保閒尋舊事心茫然太平已往亂始煎  
惟有芑蒲好顏色依依垂碧臨階前

十二月念四日

四元

洛蜀分爭日君王宵旰時內朝私關急河北捷  
書遲近輔連羣盜臨邛誓六師傷心殷浩輩一  
蹶竟難支

禹陵

寂寞塗山會蒼茫越海東星辰環斗極風雨壯  
幽宮玉帛當年盛衣冠萬祀同守珪嚴郡將佩  
玉列羣公畫廡菱苔碧陰廊薜荔紅岡巒迴日  
月棟宇闢蛟龍寔石蟲書古宮碑鳥篆工泉源  
留儉德伊洛想神功配極尊河嶽憑高俯岱嶧  
千齡垂廟饗百谷儼朝宗

賈開宗 再見

歸村舍四首 選一

尚有丘園在蕪葭到壁茨煥山望野火畏夜聽  
茅鷗亂自無秣糗荒應斲肉糜鹿門妻子慰何  
用起愁咨

王雪蕉

維揚當日約戰伐起諸藩上馬憐岐路臨江送  
別樽兵戈三載事聚散故人論悵望邇淮北春  
寒暮雨昏

董 燕 一名 燕 再見

劉旅皇半刺

臨江有節士東南延名譽黃金結客盡始卧華  
山廬四望萬仞眠川原何威紆大雅既淪喪吾  
子敦詩書作者皆辟易歎君楊馬餘良懷陸沉  
志北登九天衢瞻彼呂梁鯨魚鰲失其居嗟爾  
青雲器徘徊將焉如梅福逃吳市屈平泣三閭  
願比渤澥鳥刷羽在河渠子雖不得所眞想或  
無沮

客瓜渚

雲暗千家嶺城高萬歲樓風生江滾滾心死眼

悠悠日落鳬鷺叫天寒斥埃愁兵戈吾亦在郡

覓鄭瓜州

張明弼

字公亮號紫枝  
江浦金壇人

丹葵

盲風一夜度南荒衆草披靡盡欲狂東舍橘翁  
爭化枳西郊麟子學啣韁野狐上對通天策羣  
蟻高昇審雨堂獨有丹葵心不改常從黑月望  
曦陽

韓純玉

字子遠浙  
江歸安人

煮笋有作

樓賢竹箭宜實與芭棘異薪翁託恒產舉族謀  
厥利千畝千戶侯尊莽密千蟬原大利則饒莫  
恤峯嵐碎今春笋較繁山家目爲瑞雷聲陽歟  
毀凌晨兢刺刺不脛走四方兩月猶不置吾獨  
蒙其成剝食嘗滿器刺泉煮弱簡登俎止一沸  
觀頤無拂經甘節有餘味豈不念岡陵聊以快  
我意在山姑言山此外焉所計

冬日閑居

天地氣始合炊煙下爲雲連山雪初響聽久絕  
不聞羣生偶焉聚糾結如止蟲冬春忽代謝靜

燥相爲君人緣遼難盡得已聊自欣誰能躡塵

吾千載拘空文

來

著 成夫浙江蕭山人

板蕩

板蕩崇禎末遺賢尚有人登朝常掣肘抗疏敢  
危身九廟精靈格三邊涕淚新時危不可採西  
北望烟塵  
伏枕蒼江上貧家獨樹幽巷留千里駕客共百  
年憂晚秋垂寒水秋瓜蔓故丘江山已殊異徒  
傍望京樓

抱膝深懷古幽居可奈何高原千嶂合迴岸一

帆過羗部初移帳王臣尚枕戈江城車馬客夜

夜擁笙歌

莽莽滄溟闊天涯道路通野塘生白草山驛落  
丹楓水漲穹廬徙星流殿帳空萬方俱轉餉垂

淡滿江東

野園秋水曲村徑宴人情黃菊開孤嶼青山遶  
廢城老宜驅犢往貧擬賣魚生尚識前朝事垂

紳際聖明

紳際聖明



遺民詩目錄

卷四

錢澄之

原名秉鑑字飲光桐城人甲申變後歸隱  
著好那桐園草上附之萬龍朝政而為之見者  
所人也公以夙負盛名之士嫌微好持正論與卿  
人往及其得志修報復亡命走浙閩又自閩入粵  
嶺嶠紀遊數從韓翁支持名義所至輒有可紀創  
輯歸老田間著有易學詩學莊嚴合語及諸詩文  
皆根植理要而  
音雄一歸自然

湯來賀

字楊庵江西南豐人進士揚州司李權祠部  
累官貴顯後隱白鹿洞講學從遊者甚夥

葛一龍

字震甫吳縣人詩  
成一家言

胡介

字彥遠浙江錢塘人抗節自尚  
讀書好古詩能開闢生面

王貴

字象山揚州興化人文學好禪愛著曠達  
自善二子仲儒孫儒俱能詩著名海內

沈士尊

字天士蕪湖人文學素與其  
兄士柱同志著願齋集

李沛

字平子揚州興化人文學善詩工書法好負  
氣人不如其意輒叱之所著有平庵詩集

戴重

字敬夫諸河村和州人貢士官浙江司李故劇諱  
和舍山路生張不一絕命辭有只有青天尚可看  
之句不二乃閩國變餓七日死者

徐大酉

字次山江西南昌人  
同學張自烈康田為刻河村集

張彥之

字兆侯華亭人著古  
文辭詩若干卷行世

苗君稷

字德真一字有節北  
直永平人隱黃冠

陸圻

字禮京浙江錢塘人文學具  
英華月備辭家不知所之

劉養貞

字念衡四川大邑人進士官郎中曾從張籍  
序于途烈皇帝崩齊府史之人稱劉孝子

錢穀

字子穀一字  
後江華亭人

胡玉昆

字元潤江寧人著  
栗園稿善畫蘭竹

謝文淳

字子昌明望學士姓名儒  
字科水江西南豐人與易堂

周岐

字農公號需寒實士大司馬馮公元慶特疏薦泰  
宣督師少司馬軍事隨授河南開封府推官相國  
史公開闢淮揚久以命事徐軍務困吳  
歸里以所著舍傍餘址築土室終焉

郝明龍

字夢公江都人其父忠即公領楚府監軍值賊氛  
孔熾嚴山屹屹成危獨當軍事百戰百勝勦平無敵  
功立節公遂指出血書八七上不聽事憤者為封  
禪死明龍先數千里長途呼號開楚前制忠節公  
得聖聖如後典校明龍陳生乙酉後隱居著老年  
九十餘悲憤胸臆時見詩草一門忠孝可以風世  
字梅隱揚州興化人原名鴻文定公五世孫崇禎  
甲申年未滿冠即讀句容舉博士第十員西渡學  
使者嚴徵侯試以死  
辭不起隱居教授

李景福

字光虎初庵江西南昌人進士為天長寧有警  
率王守歲召天下有司吏委拜官隸甲申後逃  
辭不起隱居教授

羅萬象

字子奇歲召天下有司吏委拜官隸甲申後逃  
辭不起隱居教授

黃宗羲

字太初  
再見

胡香吳

號字莊武進人徽州籍布衣著於  
詩治不求聞達四壁蕭然治如也  
字仙期紹興人以都籍生平以振  
興風雅為已任著述多倉桑之歲

姚佺

字仙期紹興人以都籍生平以振  
興風雅為已任著述多倉桑之歲

黃宗羲

字太初  
再見

胡香吳

號字莊武進人徽州籍布衣著於  
詩治不求聞達四壁蕭然治如也  
字仙期紹興人以都籍生平以振  
興風雅為已任著述多倉桑之歲

姚佺

字仙期紹興人以都籍生平以振  
興風雅為已任著述多倉桑之歲

遺民詩卷第四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錢澄之 原名秉鐸 歿光江南桐城人

讀曲歌 為左子立作

吳中出細布匹短幅大闊不中裁儂衫縫衣與

郎著一邊調俞孃傳小曲儂能度郎勿按拍板

幾番教儂誤 解二郎好白晝眠上牀推不醒旁人

錯相疑只怪就儂寢 解三郎喜出門去望郎畏人

知暗中布方局郎自不解期 解四郎性不飲酒雅

好捉鼻吟蓮子種成藕絲絲有苦心 解五黃藥當

門生為郎作籬落終日彈七絃聽取苦中樂 解六

薄命曲 為張萬青戴花船作

妾家住金陵姊妹良家子身如金錢花被人作

錢使 解一車過秦關去知充後房姬嚙臂謝阿母

低頭事諸姨 解二君家庭廣廣多植合歡樹但得

為人憐不恨為人誤 解三阿母舍女歸泣涕終夜

語養蠶喂黃藥腹內絲絲苦 解四脫親要阿母妹

勿別與人諒為人小婦寧有姊情親 解五弋人坐

磐石野鴨飛滿塘蒲弓不在手一獲兩鴛鴦 解六

郎載阿妹行荔枝得飽食妹勿食荔枝奴嗔他生

在側 解七妹宿羅浮夢姊在泰華頂夢中擲梨花

與郎同哭醒 解八夢醒促郎歸妹來姊不見悽前

出皓腕念姊臂上釧 解九郎採芙蓉花花葉大如

船儂自乘船去郎心空見憐 解十

做淵明歸鳥詩四章

翩翩者鳥及暮言歸豈無他樹戀此舊枝延頸

夜鳴其聲孔悲吁既歸矣曷云悲矣

翩翩者羽遠集昆岡百鳥于從以翔以翔衝颺

駭散相失一方邈哉天路中阻且長

我之獨處念我儕侶抗志於霄戴扇其羽未雲

為乘不風曷舉矰弋之施于誰之所

陰陰者木有森其條眾鳥萃止鳴聲交言求

我友言構我巢敬之信之于焉迢遙

田園雜詩

夙昔慕躬耕所樂山澤居憂患驅我遠常恐此

志虛十年一言歸舊宅已焚如嗟我昆與弟茅

茨倚廢墟徘徊靡所栖還結田中廬結廬雖不

廣牀席容有餘牀上何所有一二古人書熒熒陂

上麥青青畦間蔬日入開我卷日出把我鉏

仲春遠時雨旣雨旋亦晴百草吐生意眾鳥喧

新聲紛紛羣動出各各有其營孰是形骸具而  
懷安居情乘耒赴田臯叱牛出柴荆耒耜非素習  
用力多不精老農憫我拙解軛爲我耕教以駕  
馭法使我牛肯行置酒謝老農願言俟秋成  
一春勤稼穡草木荒東園今晨始芟刈逝將除  
其根良苗常恐短惡草常苦繁腰斧伐荆棘用  
以衛籬藩荆棘傷我手淋漓手中痕手傷不足  
道籬弱何以存家人挈酒至滿斟在瓦盆勸我飲  
一醉頽然卧前軒前軒無人來春風開我門  
雞鳴識夜旦鳥鳴識天時東臯人有聲我起毋  
乃逡攬衣出門早且復驅其兒黃犢初教成我  
鉏子則犁犁鉏豈不苦衣食道在茲道傍一老  
父顰蹙前致辭言兒筋力薄稼穡非所宜詩書  
雖不尊猶是祖父遺如何舍素業自甘辛苦爲  
多謝老父意此意君未知呼兒且飯牛吾去燒  
東苗

在昔江村田貧者篋數畝父老能力耕子弟無  
游手春秋聚比鄰半爲垂白叟泥飲不能歸往  
往卧路口自經喪亂來此會散已久今年更作  
社四鄰能來否杜公猶有神鄰翁亦有後呼兒

牧雞豚命姬釀新酒豈惟祖德存抑使風俗厚  
回頭語子孫世世毋相負

今晨放大牛水田調生犢穉子原上呼有客訪  
茅屋田烏噪正喧招手去何速念此爲誰歟有  
馬又有僕舍耕還入門友誼素云篤田潦濕我  
衣泥塗露我足且爲解襜褕易我揖讓服故人  
持不聽訝我未免俗呼兒出草堂敕廚炊脫粟  
我去送牛來今夜留客宿

駕牛東臯上有客問我經我牛依田轉客亦隨  
我行請問大易旨此理不易聽乾卦冠潛龍遜  
世去其名奇門稱遁甲迺能役九星祇茲无首  
義可農亦可兵八卦周天轉六位以時成時哉  
不可背亦豈容將迎朝爲輩上客夕爲隴上耕  
斯義如轉圜指出子應聆顧客且安坐吾牛不  
肯停

東園有嘉樹開花照昏曉一爲葛藟繁遂使枝  
條槁枝條旣以盡葛藟繁未了我欲解其纏輭  
輭死相抱念此不能除斬斷乃爲好斬藤樹亦  
傷藤去樹以保今晨心目曠宿穢淨如埽樂哉  
嘉樹柯且復惜其老寄言種樹人此物去宜早

晨興理園圃有蟲齧我蔬根株既傷損枝葉還  
蕭疎我心不忍殺棄之臨路偶棄已還復出此  
豈能盡除況且擾鄰畦彼蔬亦何辜念當護此  
生慨焉揮鋏鉏遂令害苗物戮盡無復餘借問  
好生人此義將焉如

鄰舍有老叟念我終歲勞日中挈壺桂餉我于  
南臯釋未就草坐斟出盡濁醪老叟自喜飲三  
杯興亦豪縱談三國事大罵孫興曹呂蒙尤切  
齒恨不揮以刀惜哉諸葛亮六出計猶高身殞  
功不就言之氣鬱陶嗟此異代憤叟毋太牢騷

屋上春鳩鳴田家穀始播時雨催我還倚鋤檐  
前坐牧童去未歸雨聲聽漸大時雨豈不嘉所  
慮老牛餓自往喚牧童牽牛入闌卧我牛既以  
來我鋤行須荷田疇及時治況復雨初過亦知  
冒雨寒爲農焉敢惰

盼盼水中蛙螭蜥上烏土膏一以動各有口  
腹需田婦餽我飯承筐置路隅顧領者誰子似  
是久餓夫問之不肯對但指形容枯我腹豈不  
枵畏其委溝渠撥飯與之食傾筐無復餘飯已  
長跪謝此恩漂母逾我實憫子飢寧爲千金圖

揮之使速去毋用長者誣

春天不久晴衣垢及時滌身上何所著敝襦及  
盦短家人念我寒一杯爲斟滿酒滿不可多農  
事不可緩奮身田野間襟帶忽以散乃知四體  
動無衣亦自暖君看狐貉溫轉使腰肢嬾

東家事詩書西舍勤稼穡本意在謀生所期各  
有得君看西舍翁男耕女能織娶婦旣以勤生  
子又得力焉知翁室豐今年大召客割雞秋極  
肥出酒濃如漆可憐東家子終歲不飽食夜愁  
兒女啼晝愁租賦逼天寒四壁空相見無顏色

從此誠子孫決志耕不惑

魯國有一士中年不蓄妻有酒惟孤斟有牀祇  
獨栖將旦候雞鳴入夜聽烏啼三冬布衾單暖  
氣無一絲況復失中饋長苦渴與飢飢渴豈不  
苦所得良自知在世多不便去之甘如飴常恐  
懷其安一旦不肯離不離可奈何吾其無此迷

上士守其中下士勞其形晝作形以憊夕息神  
亦寧放身草間卧一卧不得醒豈惟舒我體亦  
以忘吾情春耕思有雨秋穫思有晴終年早潦  
憂常恐秋無成秋成聽諸天而我胡營營我情

豈忘歎庶無他妄生

人生會有盡行止非自由止亦不可趣行亦不可留如何柴桑叟汲汲爲此憂終年痛飲酒冀以忘其愁吾身聽物化及事則休當其未化時焉能棄所謀有子亦須教有田亦望收天心與人事何息不周流我不離世間而願與天游焉能外親戚視之同聚渥乃知黃老書不如孔與周

雞鳴

冬已過半夜偏長愁人不眠獨在牀寒雞擁翰不肯鳴若鷄得氣山頭嘯山頭有虎伺人行偃鬼騎虎學雞鳴雞在牆根鼓兩翅欲鳴不鳴時未至村南村北聞犬喧雞未三唱勿出門牕前山鬼太無賴低頭樹下學人拜遙遙古寺打鐘聲一聲一拜聲聲驚雞鳴一聲天下白千狀萬態從此滅

老驢行

老翁住山出無車往來惟乘長耳驢往昔爲驢今爲蹇村前村後去不遠遠去十里輒傷蹄有時天陰陷在泥卽今收放復誰管驢耳雖長尾漸短夜半槽邊聞驢鳴誰其起者白頭兄可憐

驢老爲人棄獨有老兄把火喂老兄喂驢不自騎與兒騎去嫌驢遲驢歸遲今兄起早牽在兩中食細草

穫稻詞

女踴碓兒埽倉我家今日稻登場穫稻上場打稻畢拂還租稻叉手立往時入倉纔輸官今年只在場上看晚禾乾死田無稟又下官符催馬草買草納官官不收千堆萬堆城南頭風吹雨打爛欲盡餓殺闌中子母牛

孤鴻篇

北風吹鷹獵飛遲日暮失羣鳴且悲羽翮顛顛天涯遠同侶被傷身獨免往時塞上矰繳多如今江湖遍網羅網羅遍張飛不得茫茫四海難求食江空歲晚稻梁微水淺魚鰕處處肥漁人打魚不打鳥汝但飲啄毋驚擾雲中時有征鴻聲聞之勿起翻飛情勸汝勿羨雲中翼雲中之禽身不測

捕魚歌

長河水退疾如箭江魚上水只一綫土人關魚亦擇日織竹爲梁畧同密水口有梁魚早驚大

魚小魚湧來爭大魚奮鬐向空擲去江咫尺出  
不得鯉魚信是非凡鱗騰空躍過真有神小魚  
無神枉自急依倚大魚頭戰戰聽得水響皆回  
頭水聲亦是灘上流灘上細流旋已汔諒汝終  
是池中物

清晨打魚魚細齊人多水淺水爲泥大魚入網  
歸漁戶小魚亦聽村人捕風寒如刀人不覺一  
半無罾空手捉捉得鯉魚已在手手滑旋爲他  
人有物物有主爭不得此魚非汝口中食蠕強  
不動難止鱗灘邊抵又先有人往來搜括何太  
盡豈有細族水中刺水中之魚亦善藏明年出  
水三尺長

三一上人雪竹歌

長鬚上人髮盡禿與我共棲江頭屋今晨洗硯  
向江流爲我開牕寫雪竹竹竿著雪爭低垂拂  
檻無聲相亞枝葉上離離雪不動普天凍合無  
風吹竹下崑峨千年石雪光照耀同一白雙眼  
迷茫認不清森森冷氣遙相迫上人畫雪果奇  
絕淺深遠近能分別揮毫潑墨煙雲流墨不到  
處卽爲雪上人胸無一點塵竹石爲骨雪爲神

本來無限蕭疎意筆下淋漓寫向人剪觀噴噴  
皆稱善那知君自呈生面別後攜歸挂草堂與  
君千里常相見

孤螢篇

江村六月夜將秋乍有乍無螢火流初出井闌  
飛不起漸尋檐戶去還留去留不定隨風度忽  
上簾旌脉脉駐弄影疑窺竹裏星含情似少草  
間露草間露少光不融却憶當年爛熳叢讀書  
共映匡生卷照院同輝隋帝宮祇今寂寞自明  
滅耿耿丹衷應有血熠熠何曾借壁光淒涼不  
肯因心熱莫笑孤螢燄最微穿簾入幙有光輝  
能臨錦軸窺銀字還拂瑤琴見玉徽隱裏佳人  
發長歎空房獨有孤螢伴凝輝不受烈風飄亮  
節偏於陰雨燦可憐螢火腐草生自開自闔本  
無情夜深燈暗天昏黑猶賴孤螢一點明

燕巢行

燕子飛來繞人屋屋裏檐前看不足幾回尋得  
屋可棲却向春田街新泥春來雨多泥嫌濕燕  
子巢成梁上立傍人相賀燕有巢豈知心爲黃  
口勞黃口在巢燕飛去時時得食銜來哺長得

雛成能學飛燕子辭巢何處歸丁寧向雛如有訴明年記取舊巢處明年雛燕堂前見人猶認是街泥燕舊燕管巢新燕補勿負巢邊燕子語

### 水夫謠

水夫住在長江邊年年捉送裝兵船上水下水不記數但見船來點夫去十家門派一夫行生死向前無怨聲衣中何有苦搜索身無錢使夜當縛遭他鞭撻無完膚行還還用刀箭驅掣刀在腰箭在手人命賤同豕與狗射死紛紛滿路尸那敢問人死者誰爺孀養汝纔得力送汝出閭倚門泣腐肉已充烏鳶飢家家猶望水夫歸

### 乞兒行

乞食兒勿求飽如今惟有乞兒好富人有糧貧有丁羨爾不聞追呼聲鄉里小民難到縣羨爾不見縣官面官家賦稅多如麻汝徒只稅籃中蛇君不見富家翁朝防吏人夜防賊通宵有眼合不得籃中蛇去值幾錢草堆一夜齣齣眠

### 捉船行

縣裏今年大捉船有船不近長江邊往時繫纜關江口如今橫艦截江守峨峨大編載官艇官

不放行可奈何捉船到官候糧久可憐無糧燒船走男兒生計亦無窮何苦老在波濤中從今應與江神別此生誓不理篙楫閒得一夜心不休明朝替人駕小舟

### 雞將雛

田家養雞秋不收時時鼓翅土中搜土中何有時搜得擲向雛前看雛拾蚯蚓啄出雛且驚銜去故引雛來爭可憐粒粒送黃口背距雛勤咽得否天寒柵壞雨中伏喔喔呼雛腋下宿蒼鷹欲下雛亂藏護雛與關為鷹傷雛漸長成東西去母子相遭不相顧母心戀雛逐不休被雛啄傷始回頭

### 搏虎行

勸君有山讓虎住慎勿搏虎動虎怒虎欲住山可奈何搏虎不中傷人多世人但言猛虎虐我在山中笑人弱夜到官符召獵師獵師寸鐵不曾持卽期虎穴不日掃縱火乘風殊草草居人防虎結伴行見虎上山攘臂爭攘臂爭功爲虎死那知端坐巖穴裏火勢逼虎虎心驚躍出深林作吼聲獵師辟易火亦滅山頭火光猶未歇

山頭之火隨風吹近處人散遠不知君不見獵  
師既去虎歸穴山前山後新滴血

### 空倉雀

空倉雀何不在空倉住朝朝飛上田頭樹田  
頭樹多站滿枝東西跳踉偷窺禾稻乾死稻  
無粒汝縱下田不得食滿地蓬蒿亦生子何不  
飛入蓬蒿裏觀我穀種囑場邊食之荒我明年  
田穉子持竿滿場逐飛飛又上人家屋屋欲穿  
天且雨今年無草何以補官倉自有雀鼠糧何  
難飽食疏汝腸空倉雀不如但學倉中鼠日竊  
官粟誰謂汝

### 泥鰕行

人家堂坳水不乾疑有怪物水中蟠田蛙無聲  
蚯蚓踰爭傳此物頭有角老巫見之禮最恭云  
是洞庭行雨龍作法燒符請龍子雷火滿空龍  
不起不如蜥蜴徑寸身亂打雪電猶有神傍人  
還恐變化去那知藏在泥深處汲水取泥投江  
流蜿蜒乃是泥中鰕泥中鰕何足怪空使老巫  
朝夕拜

### 湖孰種菜歌

金陵城東湖孰村中有隱者開平孫通侯甲第  
今已矣意氣豪華無復存開平去今凡幾代五  
王之後惟君在往昔爭言青門瓜如今獨數湖  
孰菜問誰種菜滿畦新一家生計只三人終歲  
把鉏菜畦裏婦能炊飯兒負薪為君婦亦太辛  
苦嬌貴當年難比數翟甥出小侯妻珠翠裏  
成上公女都人猶記嫁時裝如雲妾腰爛生光  
臺前照鏡輪梳髻架上熏衣派管香一朝散去  
竟何有相對惟餘雙白首早從府內厭笙歌還  
向村中操井臼村中井臼倚柴扉賣菜還愁終  
歲飢被長衣不肯燃薪坐十指侵寒綻故衣東川  
子孫公主裔妻孥行汲心常媿聞說君婦盡傷  
情無心更擬求奴婢

### 胡星卿茅屋歌

白鷺洲接大江濱牧馬兒來動成羣先生避世  
何處去合家住近公主墳茅屋三間倚墳脚門  
戶欹斜草繩縛籬外時聞樵婦喧樹下每有漁  
船泊先生田無一石租餬口祇賴青囊書  
春深婦子競鉏菜水落弟兄公養魚可憐茅屋  
多年破五柳陰中留客坐風雨淹旬不出門先



生高卧舉家餓先生本是公主孫當年駙馬最  
承恩馴象門西起府第至今基址宛然存府基  
荒去墳園冷細竹寒花空滿嶺洗菜猶傳金水  
橋淮畦爭汲琉璃井東川戰功晚始酬駙馬還  
蒙少主優靖難師來家已破子孫旋失東川侯  
奪爵猶加主國號上書乞恩無不報下降聞在  
高帝年間安尚親英宗詔詔書累朝墨有光龍  
箋寶篆枕中藏主家法物一朝盡樸素惟留駙  
馬牀駙馬之牀樸如此想見國初俗不侈當時  
賜出椒房宮如今鎖在茅屋裏茅屋相看幾度  
春終年抱膝不知貧叩門半是先朝爵失路賄  
憐帝室親先朝帝室復誰在茅屋棲遲人勿怪  
君不見開平王後懷遠侯妻子負薪身種菜

樂易堂落成

傍墓三間室還家十載情投閒非避世鍵戶且  
偷生身老居宜煖眼昏聽欲明西偏虛斗室住  
我白頭兄  
清淨同僧舍吾名樂易堂義經爲貝葉神主代  
空王粥飯時鳴磬晨昏每炷香琉璃通夕點一  
樣佛燈光

田間雜詩

農事吾曾學園林況可栖憤需三社教田過九  
天犁雪少春無雨霜濃晴有泥麥苗先後種出  
已一時齊  
茅茨松竹裏編棘偶爲園水落旋成徑烟孤不  
入村老惟能讓事躁未免多言薄俗真難見吾  
生合閉門  
小港通江路到門祇見山客因迂道少身以背  
時間藥物傭能損酒錢零易還生涯一字訣惟  
學子瞻墜  
野外閑閑早窮冬似不寒夜長鐺火慢天黑  
燈青兒語姬能省鼠行狸會聽偶然思小飲已  
覆掌中餅  
世界窮如此吾徒更可知兒愁催稅吏孫失授  
經師飯少煩春細爐寒勸起遲問年纔五十底  
事髻成絲  
長夜不能寐多年祇獨栖心全爲易耗時復著  
詩迷鴟鴞常疑鬼兒啼直准雞放閒無別法惟  
有醉如泥

病中述懷

吾志亦殊小天心胡太慳所求竹數箇爲構屋  
三間雅願頻年縮閒情一病刪竟無安隱處只  
合返家山

不寐

客被何曾煖霜嚴最好是晴雞寒啼費力鼠黠隨  
無聲殘月曉鏡上野更遠不清通宵求合眼多  
是近天明

梅花詩

卷三

春信眇無緒荒烟空滿林偶然臨水見慙嫵偏  
仙尋北識冰霜意誰窺天地心歲寒同調少惟  
誰老僧吟

何處花先放向南三兩村未春天似夢徹夜月  
無言且喜昏鴉散毋嫌翠羽喧衆芳久寂寞賴  
汝照乾坤

離離壓殘雪脉脉照溪濱一任夜無月何妨天  
不春芳華憑俗賞風味與誰親祇覺閉門後徘徊  
似有人

夏日園居雜詩

選三

共羨炎蒸日吾家萬樹中巷涼微有氣午熱轉  
因風睡賴看書引吟惟卽景工小船常入市河

路幾時通

總無身外物斗室卽堪容檐闕新來雀窓吟欲  
出露酒移旋變味茶盡各開封最愛湖心菜見  
童日采供

睡法今年得柴門向午開牽蘿上老樹留棘尾  
天梅死友夢中見游僧領外來僧文如吉林樹本身後事漫言  
湖海事吾志已成灰

雞冠花

紛數雜下物爛熳夕陽中長夜應難叫危冠空  
自維已知形似木底事祝需翁對爾驚秋盡寧  
輸報曉功

同奏公梅士舍弟食蟹有感

憶昔江村樂持螯意惘然晨冒當開口夜火點  
江邊落水纔輪課經霜始論錢弟兄輪作麪此  
事十餘年

客和門寓十王寺雜詠

一名梅法寺

城南悟法寺臺殿敞溪邊俗儉偏貪佛僧賢欲  
改禪春喧臨水碓篙曲上灘船頗羨村翁古衣  
冠似漢年

經旬不出市草色滿庭荒破院埋雙塔長廊開

十王香田常住累佛事一秋忙好接諸方衆尋  
師坐道場

無事尋人語閒談每夜深土風崇鬼教梵唱雜  
伶音諸俗老來態悔遊病後心所嗟詩思澁得  
句費沉吟

茶棚閒寓目來往閱行舟日落渡難待灘平鏡  
早收鳥知施食集魚恃放生浮窳堵溪流隔常  
思到上頭

吳城阻風 十首選一

潮落墟初出舟航集市門邊商人盡讓楚客語  
多喧曲巷窮山徑巖牆上水痕令公祠闌生  
稅及梨園

葉聲

隊響空階靜辭柯一葉乾無風吹地走不雨打  
簾寒已覺婦甚惜還憐踏欲殘掩門深坐聽山  
路正漫漫

延平感懷 選二

冠蓋昔全盛經過祇獨嗟府前官下馬山頂吏  
開衙遺事刪天寶名流散永嘉時尋僑寓處錯  
認幾人家

起居尋丈裏未晚紙牕昏送客聊諸徑看山只  
在門僧寮兵婦雜公廨吏人存故老勞相問慚  
予少舊恩

永安雜興

既別今移居山寺  
候黃則伯不至

山城何所戀淹忽十旬餘市匱難求米厨貧開  
買魚天寒人與短客久主情疎擁戶無相問乘  
閒且著書

月夜過沈氏江樓

何處堪乘月沈家樓最明晚來江更大秋到水  
初清遠火移時隱孤舟犯夜行市門催客去早  
是起更聲

到縱陽

望見縱陽近風帆及早收漫愁舟進口且喜水  
回頭市井新開店人家始下樓江流雖勇退勢  
比昔年秋

水村卽事示諸從子

近水山都小穿湖路盡通帆低歸浦雨傘敵到  
家風門繡蒼苔溢堤號老樹空全家生活計都  
在森茫中

檐溜何時住春泥不肯乾子孫如此衆屋宇那

能寬草澤收牛早秧田護鴨難衣棉脫更著早  
暮覺全寒

同盧漢遠熊甘澍廖朱草楚山上人遊

龍興岩訪松關曉庭遂至茅蓬

出城無十里一路有泉聲得伴寧辭倦看山不  
覺行亭荒樵共歇田小憤深耕莫更思攜酒吾  
方困宿醒

江村雜述

選二

老屋江阜近兵船上下愁祇求連夜過怕被關  
風留降狄沿村放雞豚比戶搜蘆中多難婦莫  
勸土人收

自來生計少難後更何營襖被讓寒女稻梁分  
老兄兒知鹽米貴天與利名輕得飽殊非易明  
年我欲耕

冬至前一日峽山途中作

且勿憂天變今晨有薄霜客衰鬚苦凍瘦耳  
尤長山色凌冬紫雲情欲雪黃明朝猶在路那  
得養微陽

龍眠山中雜興

八首選一

亂後山田瘦春陰趁早耕秧鉞寒裏損糞火雨

中明酒店乘忙蓋鄰家為水爭叱牛牆外過時  
有讀書聲

兩宿方望子寓樓

小樓聊假息留滯忽經時月色愁中誤兩聲醒  
後知朝炊烟不出夜漏榻頻移多少交親宅唯  
君借一搜

別孫不害途中有懷

出街別孫楚驢背獨成眠客影瘦殘照人聲喧  
渡船魚蟹爭開口牛路指墟烟念爾柴關掩初  
抄秋水篇

江程雜感

選二

不宿汀洲踰十年水禽烟樹各依然烽臺勝署  
新軍府汎地旗更舊戰船估客暮占風脚喜漁  
家晝逆浪頭眠江天事事渾如昨回首平生獨  
可憐

亂後江城估舶通千櫓泊處一村空灘頭客附  
漁家火路口神棲破廟風梅福隱來休問姓管  
寧歸去已成翁行吟忽有僮僮識猶詫鬚眉與  
昔同

還家雜感

選二

此生誰料有還期  
哭罷相看夢裏疑  
同產僅餘三子  
在一門猶仗兩兄  
持篋中淚責遊人  
信壁上蝸殘憶弟  
詩不是天涯歸意  
嬾嬾歸原怕到家時

近家纔聽喪  
吾兄望見柴門  
百感并得病祇聞  
思弟劇遠歸  
虛疑出村迎哭  
耶嬌女惟前識繞  
膝孤兒別後生  
素喜拈据遺蹟  
徧經行何處不傷情

哭四家  
哭若士

### 石門湖歸

扁舟宿石門  
湖返棹沿洄日已晡  
水落苦愁河路曲  
橋崩深念渡船迂  
沙邊蟹火沿途導  
澤畔漁家記姓呼  
夜半虎行扉不閉  
酒醒遙見月輪孤

### 曉起

露華滿砌月當天  
鴉鵲林棲各悄然  
近井婦喧爭早汲  
合村人起說難眠  
漁家欸乃三更勝  
汎地依微一隻船  
本意追涼風總息  
應攜童穉浴清川

### 咏陳園紫牡丹 選一

陳氏園亭溪上斜  
新晴初放一叢花  
憑欄力弱

歇朝雨映水姿明  
關晚霞傾國自來  
非正色爲王早是  
壓中華却憐蝴蝶  
紛紛夢猶認春風  
屬魏家

### 暑中走椒嶺省方氏姊示諸甥

十七年前椒嶺路  
短驢疑在夢中行  
兵烽幾度門無徑  
靈雨初通潤有聲  
得雨牛屋半楹啼  
寡姊蔬盤一夜費  
貧甥老來萬事心  
灰盡益重人間骨月情

### 夜歸

江上霜風吹客衣  
荻蒲艇子夜深歸  
征鴻暗叫尋行度  
野鴨齊驚破陣飛  
近水林巒行去失  
遠村燈火望中微  
犬聲出屋春聲歇  
知有人開竹裏扉

### 田家苦 選三

老夫生計苦疎慵  
學稼東臯擬自供  
豈謂歲豐偏乏食  
可知穀賤最傷農  
場倉不補衙前費  
減糶權酬無下傭  
爲語家人休悵恨  
晚禾或穀一冬春

辛苦莊翁已半年  
自興東作廢朝眠  
調停力僕私加酒  
護惜耕牛少種田  
烏稻儘完村店債  
青

苗先抵富家錢獨憐開柵雞初飽縛換官鹽向市塵

陰晴不定屢妨功辜負人家望歲豐稻已登場淋驟雨禾纔垂粒損東風欲新老樹寬炊婦許製寒衣勸牧童尚有水田難得獲租船索酒費無窮

金陵卽事

選四

秋山無樹故雙嶂幾度支筇未忍登荒路行愁逢牧馬舊交老漸變高僧鐘樓自吼南朝寺佛塔還然半夜燈莫向雨花臺北望寒雲黯澹是鍾陵

城郭人民迴未移夕陽鼓角不勝悲屋檐幾處添宮瓦石路何年踐御碑祠廢已無官樹禁寺荒端爲賜田追酒樓徧唱關東調誰聽秦淮舊竹枝

日落荒祠鴉亂鳴蒼苔道滑少人行爲尋鐘梵趨投寺怕觸車塵戒入城野老善談亡國事山僧猶唾賊臣名周雷碧血藏何處欲向墳頭哭一聲

謂周仲敷  
荷介公

鍾山依舊有雲封官監孤忠尚荷容報國獨存

千歲蛻護陵猶守一株松休從廢地占龍氣敢憶深林見鹿蹤方外小臣曾未到幾回落照哭秋峰

初夏

喚晴喚雨樹頭鳴處處農忙爲麥秋山筍充盤和露折野花入藥交藤收學飛燕子空巢出作隊魚苗戲溜海講罷南華無一事舊詩親寫與人留

杜鵑

四朔秧齊水滿村杜鵑啼處綠陰繁山花似紫三更血國事徒傷萬古魂少婦枕邊春已去征夫嶺上雨初昏天津處士休愁絕那得南人氣尚存

五月卽事

柴門新縛豆棚寬來往行人坐此看荷葉值錢須護早麥仁炊飯覺春難流螢白晝潛瓜蒂水鳥清江乳芡盤時有農夫相問訊分將常膳與同餐

新杉細竹逐時修牕裏琴聲夜更幽炎月曬來顏亦黑南風吹久骨皆柔瓦疎入夏遭梅雨糲

盡經旬接麥秋却笑昨宵眠不熟雞雛放出未  
親收

峽山

山邊草徑已成蹊野火燒餘碧未齊斷黑上關  
防有虎侵星炊飯罕聞雞酒家新占居民少市  
井重遷舊址迷人迹較稀車路淺馬蹄不濺尺  
深泥

贈徐較書月仙

百褶湘裙映綺筵藕花香處影娟娟微客乞  
鬆羅帶旧落人看過畫船后上口脂和酒送席  
邊心事情眉傳白頭不作鴛鴦夢醉倚紅粧亦  
可憐

贈俞缶菴

萍蹤底事滯江鄉半醉開衣指箭創新傍清溪  
租藥室許留老衲設繩牀壺中有粒難除癖肘  
後何方可愈狂每怪婆心偏爾切原師我佛大  
醫王

俞曾為  
金山僧

遇曾庭聞燕陰市上

自著方袍萬恨平窮途遇爾轉傷情我從嶺外  
經年至君向江南何處行瓢笠喜無鄉里識頻

眉猶使故人驚相持莫便當街哭為到郊原一  
放聲

雪後僵卧承曾旅菴損錢買炭口占奉

謝

南郊雪後晝無烟市井蕭條歲暮天詩債每催  
侵曉起睡鄉長戀看山眠氣壅被濕鬚防凍足  
怯牀空膝苦卷正報廚中新炭了故人剛送一  
緡錢

登攝山絕頂

茗甕俯視萬峰羅垂老支筇始一過劫火不銷  
我佛石烽臺長鏖敗軍河金焦影落天晴見仄  
步帆收晚照多借問宋家塵戰處萋萋洲渚塞  
烟波

鳩茲酬張惕中

江頭破衲少知名脫粟親炊見爾情痛入箭創  
陰雨夜夢回聲鼓海潮聲國恩祇覺諸生重交  
道誰言亂世輕傳說敬亭僧卧病又衝泥濘去  
宣城

白鹿洞中酬周農父

吾徒落落少交親老友逢迎涕笑真虎口並隣

經萬死雞壇剛可刺三人白頭見面休驚瘦赤  
脚還鄉頗得貧近喜合明倡絕學謂無同參莫  
負再生身

### 廬山

匡廬入夢已多時乘興先探絕頂奇一路葉埋  
靈運屐合山僧待子瞻詩雲鋪半嶺村猶霽雨  
在高峰客不知小豎暗攜長笛至擬登五老向  
空吹

### 貢川道中作

淒涼沙縣半逃亡且喜鄰封畝未荒牛放過溪  
休大樹雞鳴有屋在幽篁時平野火耕山若日  
落村烟閉堡牆見說昔年曾叱馭官橋驛路意  
難忘

溪回遙識貢川城猶阻危灘半日程牽轡人多  
涸水過思家客自刺舟行青山縱伐樵無禁翠  
竹延燒火有聲日暮維舟岩際宿一鉤新月向  
窓橫

### 仙掌亭

絕壁孤亭掌上開憑虛斗覺出塵埃荒城日落  
炊皆見小艇灘高上不來萬簇米堆峰破碎兩

條帶合水潌洄非綠同伴貧無事誰許遊人晚  
未回

### 漢溪訪江友人

津城雨住遍春泥路過浮橋問瀼溪湓浦水添  
新漲闊匡廬雲截曉峰齊掉頭帽爲看山側勒  
馬韉因戀草低想見江淹詩與勇清篇多在筭  
輿題

短橋瘦馬日將斜遙指孤城路不賒參隴離披  
傷兩葉菜田零落隔冬花隄崩迂轡尋荒徑水  
涸牽舟礙淺沙一帶炊烟知近縣鼓聲應報晚  
陞衙

### 陵陽雜詩 選一

郭門無地可經行況值春天不肯晴一夜水崩  
橋盡斷連朝溪漲樹皆橫欲尋官閣愁聞吏偶  
有朋樽礙禁城賴是遊人多失意時時買酒與  
同傾

### 太湖轟比玉山居

一溪曲折入花源冒雨衝泥直到門炊飯無人  
輪子婦采薇供客走兒孫草茅遮斷沿山路燈  
火微明隔水村悲喜半生談不盡牀頭已罄積



年尊

雜咏 選一

自辭嶺嶠卧江湖老病驚心歲月徂萬里瘴烟  
迷紫極十年風雨泣蒼梧星移絕塞流光遠日  
挂荒山返照孤聞說西征元帥府爭先追逼盡  
天隅

苦李

月下疑無色烟中薄有姿從來不結實誰賺路  
旁兒

娉娉門前柳絲條拂地垂春風吹有意爲我場  
茅茨

和方有懷孤鶯驚詩 選二

十首詩成盡可憐憐他隻影小牕前也知嶺外  
歸來客獨宿松間十七年  
此生交頸夢難成惺然人間伏儷情喚作鶯鶯  
單不得時時顧影怕呼名

白鹿坪贈寶惜菴主

烏雲巖下虎聲驕白鹿坪前斷采樵虧煞四山  
風雨夜跛師來結小團瓢

腰斧穿雲獨自行空山無伴響丁丁枯株倒向  
溪邊爛留待明年木耳生

馬上兒行

河北山東羽檄催紛紛馬匹向南來廬州太守  
公然劫一帶城門不敢開

飲僧

佛前日醉兩三場莫笑山僧是酒狂醉裏觀心  
無一事看人妄想坐禪牀

病中看花

聽說春光欲起看倩人扶著倚闌干勸花莫恃  
精神好也怕風吹雨打殘

馬上看月

露白烟銷欲夜天冰輪却向馬頭圓此時見月  
惟行客一路人家盡早眠

鏡中看花

分明鏡裏有春風引手攀花鏡本空不似月中  
丹桂影尚留根在廣寒宮

湯來賀 湯菴江西南豐人

過舊寺次拙菴韻

將霽辨羣峰微雲在孤嶺蘭若隱其間潭泉心

共冷衆丹含新色顏垣延古影靈域世情稀懷  
抱春日永清澗濯吾足崇岡振吾領迢遞見匡  
廬愁寂觀幽境我心多懂懂茲焉安可靜

懷孔登小卓左車龍文許師六

動息無所營蕭然似孤鶴買買砥頽瀾高卧閑  
山間幽棲疑踟躕曠懷仍廓落世人無是非吾  
心自哀樂深林濯微雨寒泉鳴澗壑洗耳謝浮  
名于焉安耕鑿

葛一龍 震甫江南吳縣人

雪夜懷友

雨止雪方受須臾没人脛夜半開門出抱甕汲  
冰井四顧何寂寥山空樹無影有懷將語誰破  
月上高嶺

送徐巢友還山

吾廬在空山戶牖白雲滿有樹長稷稷餘花亦  
纂纂城市不可居晝夜亦何短買藥挂驢背行  
歌去人遠日落深澗中跣足春泥暖

子夜舟中聽吳歌

交加樹裏移高岸秋水如空秋夜半客眠已足  
酒醒時百轉離腸爲誰斷越舟吳女竹枝歌唱

過朔山月不多

新豐曉行

土屋暖堪睡主人燈在門爰循疲馬路漸入遠  
雞村山瘠乘霜氣溝深凍月痕隔江兵燹地一  
邑幾家存

野橋懷郭聖僕

白版斜飛曲岸通朱欄照見綠波中故人別處  
猶堪憶楊柳西邊蓮葉東

胡介 彦達浙江錢塘人

後懷

灼灼桃李暖驄馬日夜嘶襲襲谷中英聞芳不  
知名珊珊貴遊子別有性與情目中無國士戶  
外空干旌擁篲入丹墀東幣羅前極意氣橫結  
納伐鼓更吹笙吹笙而應簧伐鼓和衆聲安知  
爾與我猶自隔平生

贈孫豹人

十年兩見孫焦獲頭鬢蕭蕭似飛蓬留得雙瞳  
炯炯青終日仰天望寥廓總角盤頭便有名吐  
詞屬對座客驚謂當三十取卿相誰令四十無  
所成華嶽有家歸不得一身落魄揚州城揚州

自昔稱佳麗捲起珠簾擁高髻簾風吹血滿  
城駱駝如山負腰細梅花嶺上葦衣冠丞相英  
靈去不還我曹安忍不貧賤朱顏綠筆常饑寒  
我年四十七忍耻人間覓衣食汝家三十口日  
日市上糴升斗自矜敏捷千首詩換得漂零一  
盃酒爲我語焦獲得酒毋勞更作詩李白杜甫  
世所嗤

發邗上寄丘四宋大兼傷萬年少之逝  
二月下蕪城桃花春水明新楊喧浴馬廢苑寂  
啼鶯郊外無軍壘人間賴友生存亡業契闊悲  
喜總傷情

寄龔野遺

一葉落高木草堂秋自生故人已千里明月欲  
三更憂患存終古飢寒見老成霜清憐永夜回  
首望蕪城

訪陸冰修不遇宿接濟寺明日題壁而

去

鹿門人遠枉招尋還宿谿南祇樹林暫與僧閒  
初定夜自傷我負舊來心長河日落魚龍晚古  
殿燈昏風雨深雞唱可憐衝曉去參橫月沒一

長吟

建州訓友

薄遊戰地歸何晚此日初還南建州雨外孤帆  
傷久客月中雙笛憶前遊浮沉雅合金門隱偃  
息偏逢鐵甕秋傳得新詩盈瘴海一時風雅盛  
曹劉

鳳溪投宿大雲寺贈全菴上人

驚人浪裏放漁船春漲如山欲上天幾陣快風  
吹客到桃花古寺一僧眠

過黃梁店題壁

黃梁店口日暉暉白馬祠前客未歸鐵笛長空  
人不見太行西去鴈南飛

露筋祠紀事

淮南淮北卧熊熊建肅開藩十萬師營築一聲  
齊捲甲大家回首露筋祠

王貴一 象山樵翁江南興化人

觀仲儒烹儒煮茗

濕雲壓壁牆頭園林綠陰覆熏風破微炎細雨灑  
清晝寥寥二三子煮茗挹新溜撫琴奏流泉讀  
書思遠岫苟砥高尚懷疏水亦何陋泊然無所

營清虛絕囂垢

一三閨廟

楚臣不得志寓意在離騷至今汨羅水無風夜亦號遺廟古堞傍空院盈蓬蒿我來拜堂下滄浪水滔滔中原昔遘難衣冠多遁逃昧彼殷憂主豈是懷王曹歎息復歎息陰雲暗平臯安得夢湘纍長嘯解鬱陶

感懷

荒洲有鳴鴈哀鳴何整整云是失其雄雌飛獨蕭條嗚呼人不如乃別求其曹

月下

修竹當窓立無風夜亦涼幽居慚管樂高卧夢羲皇樹老蘿垂地亭虛月到床不辭更漏寂聞疎步長廊

舊寓留題

久別居停處追思每悵然樹高疑礙日峰遠欲依天舊客常多病鄰僧才解禪相逢盡一笑溪鳥自翩翩

李三十六拙隱草堂

別構孤城北茅亭向日開地偏宜種竹天遠當

登臺春柳移陰入殘霞帶雨來年年花事好幽興獨徘徊

九月六日夜雨作

風雨重陽近寒聲起碧波劇愁千種併慣病一身多野菊團江舍孤燈暗壁羅無媒迴素月幽思復如何

寒雪

暮景同雲集城荒鳥雀喧朔風號萬木急雪打千村篝火親無酸綈袍擁不溫饑寒叢老稚生意向誰言

元旦小白雪樓試筆

元日登樓望浮雲入眼明賦詩懷白雪開匣見青萍崑強吾家事逢迎世上情春風漸披豁花柳正江城

春陰

春半兼旬雨沉陰暗翠微溼雲迷鶴井野水漲漁磯條柳猶難起疎梅只易飛游情那可慙盡日掩柴扉

和李平菴連東聞子規

白髮蕭疎老布衣偶來連水訪漁磯天邊杜宇

啼偏苦客舍羈人遠未歸極目河山悲喪亂驚  
心草木怨芳菲漢家事業成墟墓莫向韓王廟  
裏飛

別真州戴無奇

安道風流久著聞遙傳高義想同羣他鄉表弟  
真難遇春兩孤蓬不忍分白白河魚供野饌昏  
昏烟柳失殘曛念年曾下江樓榻山色猶橫楚  
甸雲

歸鴈

北鴻初歸意渺茫故園在望尚殊方江淮夜火  
明空澤闌塞風笳奏夕陽何處帛書曾繫足誰  
家旅舍動沾裳中原兄弟知多少聽爾應添兩  
鬢霜

感懷

高樓一曲奏朱絃雪滿征鴻萬里天自是芰荷  
難作服可知榆莢不爲錢望窮遼海歸吟日愁  
斷河梁送客年身後一坏須造塔梅花春月伴  
長眠

閨雨感懷

蕭蕭秋雨濕金繩宋玉愁懷此倍增落葉似風

聲浙瀝孤燈如霧斂昏騰聞鐘禪定忘爲客入  
夜經行久是僧何日衲衣常面壁陰崖一任掛  
枯藤

訪吳柴菴南郭

爲憐兄弟經年隔南郭乘舟春水高滿眼風花  
迷白髮一罇烟雨對錦袍將無吳市藏梅福祇  
有湘潭泣楚騷人世陸沉寧足問相逢劇飲莫  
辭勞

三月三十日

亭樹蒼苔綠牆花屋亂紅開罇聊細酌今日對  
春風

東湖

輕舟柔櫓過東川湖上風光倍杳然行到中流  
最深處玉簫吹徹洞龍眠

無題

睡正甜時却喚回欲留無計強徘徊牛郎枕上  
啼紅雨一夜燈花總作灰

送吳甥夢祥入都

古驛風沙送馬蹄川原極目夕陽迷搖鞭莫向  
天山去望帝經春滿路啼

沈士尊

天士江南無湖人

過李白墓

千古高名在青山片碣留牛羊欺宿草推登上  
荒丘聚族無三戶

何李有兩姓  
係白將後

埋詩只一坏平生

譬力士汚足亦何尤

坡公詩平生不識馬將  
軍手污吾足乃敢真

吳蘭次招集尺園

三徑蒼涼夕雙燈爛熳紅麴塵垂檻外桐影落  
盆中愛客堅終宴添衣受晚風莫傷巖下雷青  
眼慰途窮

時先生目  
弟初愈

春寒同友人夜坐

無端邂逅豈前期燈火熒熒卜夜時野鳥求明  
啼盡日寒花惜別號將離柳眠欲伴人三起樹  
繞空留鵲一枝忽憶蓼樓長枕被大裘千丈更  
相宜

贈張生生

記得西江買棹歸漫天巨浸歎柴扉少微星隱  
人高卧鉤黨碑除事已非不向沙場要馬革却  
憐燈火戀牛衣卽今土銼塵應滿相顧無勞歎  
式微

李

平麓江南興化人

看雲

好友銜杯罷看雲立草堂月升初掩映風起乍  
飛揚芒碭占龍氣蒼梧望帝鄉何年凌倒景天  
漢共迴翔

甲午立春

十載疑天道荒城又立春雪深埋白骨風急亂  
青燐歲儉思循吏陽回歎老人饑寒與衰謝愁  
寂楚江濱

遊山子廟

南郭乘春去西郊載酒還遠村俱帶水古廟獨  
依山麥秀千畦綠花飛兩岸殷移舟看浣女落  
日照紅顏

八月三日過曹菴鑑公采茶夜話

竹徑深堪隱山雲落茗杯露從秋後白香自兩  
前來新月明殘照孤筇破淺苔溪花與鷗鳥幽  
意共徘徊

人日霧過樊溪

野水孤村合荒林曉霧齊斷橋尋宿舸前路聽  
鳴鷄江漢何時淨乾坤此日迷白頭飄短髮俯  
仰望朝曦

大明寺第五泉

烽火遙山暗招提識大明尋源應第一憶舊若  
前生岡嶺通三蜀輪蹄會兩京閒來看飲馬喪  
亂幾時平

聞鴈

穢穢秋風起嘹嘹寒鴈來天時曾不改物候自  
相催念爾隨陽去無人自北回海濱猶綴滿聲  
斷有餘哀

得家書呈何鐵崖

維北底無藏維南冰作城他鄉今有麥語土近  
能耕自歎離家久誰憐作客情白頭何意緒日  
日海邊行

九日晚生孫

令節登高酒生孫及此辰負薪他日事襁褓此  
時人幾度瞻烏鵲何堪托鳳麟相韓五世後恩  
養亦艱辛

雨中過玉山贈鏡上人

支公開社玉山岑乘興扁舟事遠尋兩地烽烟  
勞夢寐一秋天氣半晴陰風吹岸柳狂難定浪  
卷檣帆去不禁獨有妙高峰頂塔年年孤立大

江心

夢雨

高卧北牕下不覺日停午枕上一片雲飛作千  
峰雨

戴

重

敬夫江南和州人  
河村集

過豐城侯先墓

豐城侯李彬以靖難功得爵累世皆  
嫡絕庶嗣其先墓在含山縣照面山  
下荒蕪不修今侯李成祚調附逆黨

獲辟幾失侯登其墓爲之太息

照面山窟狼羣嗥磨稜澗水流青蒿黃泥古冢  
二尺高百年水皮生瘡螬冢中老翁卧不起曾  
將弓馬教孫子燕燕高飛入帝里前驅長矛截  
江水功成賜爵萬戶侯金印鐵書紫貂裘一十  
二世眷未休千里先墳啼鵲鳩北人莫來驅羊  
牛且寧屈却拜賊蝨媚血汚刀死不羞噫吁嘻  
藤花曉淚濕枯木白鬚老翁來夜哭

采石江觀夜漁

白月照水生白烟漁舟又網風肅然逆波漿破  
南山影露濕單衣不裹拳鯉魚尺半壓網起小

兒呼呼阿婆喜老翁搖手教莫喧兵船拏魚只  
拏鯉得魚那敢償酒錢避人且換晨炊米西風  
驅水如驅牛輕繚薄魴不可收田則有糧房有  
號官家新算棘漁舟

香泉寺

春雨僧同睡江暄客又來黃花陰地菊白首故  
人不益泉夜烹明月溝香漾古苔少年遊戲處廢  
盡幾池臺

野人堂

伯作茅堂山谷裏不種青松種桃李桃李三年  
便作花青松百尺吾老矣

歸石白

雞籠山北孤雲客石白湖東近水家到處結巢  
同燕子逐年種樹是桃花

涂大酉

次山江西南昌人

雜詩

飛鴻遲遲來掉入青烟路遺音落風中適與歌  
聲遇初曲相和鳴終曲託心素幽期竟何如萬  
古此朝暮

張彥之

洪侯江南華亭人

秦淮竹枝詞

金甲銀鞍戰士豪六軍承詔著功高而今攻守  
江南靜百鶴空思賜戰袍兵尚閑操衣  
百雀鋪地  
御柳低垂曉色開天壇香繞淨蒼苔陪京國學  
當年事紫色燈虛祭酒來祭酒陶紫  
百白燈白  
苗君稷舊集有節北至太平人

暮春偶成

遼左春將暮生涯正此時種花開次第馴鶴舞  
參差徑轉琴音微曉虛日影遲寥寥觀世外箕  
踞漫吟詩

立秋前二日懷剩公

坐惜秋將至思君在翠微山空花自落林靜鳥  
還飛策杖尋溪水牽蘿挂衲衣涼風遠殘暑吾  
欲叩禪扉

陸

麗京浙江錢塘人

與歌者陳郎

落日橫江老白蘋同鄉停問一相親未嫌李尉  
翻新曲且喜何裁是舊人玉管謾吹秋月白紅  
牙曾對綺筵新坐中恐有傷心客莫按伊涼水  
調頻



劉養貞 念齊四川大邑人  
即劉孝子

病中雜志

無聊心集百憂中不為依然四壁空  
墜下有霜盈短髮腋邊無地納涼風  
欠來一字何時補敢向三山覓路通  
多少游魂安血污何須留我獨飄蓬

鼎湖龍去霧漫漫千古遺弓血不乾  
豈為爛羊充騎尉非緣薄醉誤邯鄲  
連昌悲恨惟楊李西夏空驚有范韓  
禿穎平生無長紀臨文肯為故

錢

穀

字望後江南華亭人

送越僧

纔共達公遊須臾起別愁挂瓢來浙水  
飛錫向邗溝霜落邊鴻急江寒木葉流  
故山靈隱寺帶甲幾時休

同韓耕良經正邢孟貞卓火傳陳確齋

渡江

已知作客不勝愁又向寒江問渡頭  
十里風烟搖一艇雨拳青翠望中流  
負雲孤雁和人遠破浪輕帆帶日收  
端為性耽山水癖半生落落事

遊遊

胡玉昆 元潤江南江寧人  
采園焉

遊靈谷寺

遊人稅駕始容登五里森森千萬層  
林外草香初見鹿磻邊雲至幾疑僧  
誰來共話齊梁事極望當年風雨陵  
無數松濤爭作響護持真藉梵王燈

祖堂

一領袈裟挂屋西相傳一祖鑿幽棲  
樓山留雨露滋薇蕨寺微義皇絕數  
聲石燈苔深隨磬轉竹樓門敞與雲  
齊尋僧欲問禪家事夜半聞鐘月在溪

周岐 廣文齋吳江  
南桐城人

春夜月代作閨思

春花飛春月白春夜高樓獨鳴咽月  
照花飛隨曲檐人語不聞聞杜鵑去  
年此夜樓中淚正是如今春暮天君  
懷但覺江湖好妾畏風波心草草在  
家相對有萋萋何必年年輕遠道此  
時思君君不知長空願借西風吹聞  
說大江千萬里正恐西風無定時

風雪夜山中偶賦

一夜北風三日雪四壁欲穿肌欲列孤燈黯黯  
爐無烟兩手握拳冷如鐵溪頭活水聲忽死巖  
下勁松枝盡折喁喁擁足不成眠坐聽寒鴉叫  
荒穴

官兵行

賊近苦賊來賊至恐賊去賊來避有時賊去官  
兵住官兵畏賊如畏狼但行賊後勢莫當鳴鉦  
擊鼓入村里馬索笏豆人索糧不擇雞與豚更  
驅牛與羊傾倉倒甕恣搜括排牆墮壁掘餘藏  
官兵得物喜民家失物悲語君且勿悲官兵醉  
後難支持東家少婦已被污西家兒女終夜啼  
但得飽掠速颺去猶能老弱共餽糜一旦賊兵  
去已遠官兵夜起催朝飯大車索重小車盈路  
捕行人通輸輓行至前村計復生竟指鄉屯爲  
賊營丁男殺盡丁女擄揚旌奏凱唱功成君不  
見賊去人歸猶饕餮官兵所過生荆棘痛哉良  
民至死不爲非無如官兵勢逼民爲賊

塞下曲

九月繁霜木葉稀驚風千里亂沙飛將軍赤兔

金爲勒成卒黃龍鐵作衣橫角夜吹聞四野長  
戈朝試解重圍關山多少征人淚不及孤鴻天  
外歸

謝文潯

秋水江西  
南豐人

元日夜坐

生年四十餘所閱亦已悉陰裏并冷暎况味殊  
不一默思少壯時自許頗挺出忽忽遂至今回  
首難自詰忽視敎元陷憂患比同室終抱懦夫  
慚未能操一擲四壁徒爾空瑣瑣何嗟及漢落  
寄荒園飢寒守舊帙竹栢共嚴枯飄蕭猶莫絕  
愁至上西樓搔首汀烟白

郝明龍

雲蒸江蘇  
江都人

庚寅

解香畢跪拜默坐嘆斯辰酒食村中味宛裳匣  
裏塵老農破帽古小婦茜裙新人事無容說天  
心肯起屯

乙未

曉起戒僮僕客來致一言貧家不記曆長者漫  
臨軒况復階封雪仍多竹礙輶應須盡款款客  
去即關門

丙午

莫謂鄉居癖不嫌士也窮護蘭開土室醉客許  
村翁宿火留朝爨晨烟辨早風最宜相坐對積  
雪在牆東

乙未

白雲片片着人衣黃葉辭柯間一飛乘便小舫  
看釣去偶來野徑得花歸贏他鷄肋早知棄趁  
此霜整日就肥自是湖山堪久戀不闌城市與  
心違

九月

秋光澹蕩野棠香客裏悲歌自舉觴兒女逼人  
成老大干戈何日定行藏西風乍冷三更榻湖  
蟹新肥九月霜寂寞園林天寶後道傍誰復問  
茱萸

李景福

梅隱蓬萊原名  
落江南興化人

教場步月

步月清秋夜蒼茫萬里心浮生誰獨醒大地若  
俱沉風入悲笳斷塵侵戰馬深樓頭驚戍鼓過  
雁有哀音

立秋咏懷

蟬噪方辭夏桐飛又報秋江風悲鼓角海月盡  
貌貅何地依牆隱頻年佩劍遊生逢多難日遠  
望賦登樓

暮春遣意

三春看又盡身世一飄萍草識王孫意花傷遊  
子情殘燈和夢斷濁酒帶愁傾日月年將老悲  
歌送此生

仲夏歸里舟中即事

歲歲驅行客風塵染鬢斑天光平隴水雲影薄  
衡山野寺松杉古輕鷗沙渚閒鄉關應漸邇客  
夢豫期還

送黃波民移居白下

我亦嗟爲客何期復送君孤帆飛落日胡雁入  
寒雲鍾阜猶堪憶桃源非昔聞波民湖中有別  
業名小桃源風塵  
須避地聽說又移軍

與宋懌先同舟至廣陵即返白下口占

贈別

聚歡良不易別恨復相仍茅店三杯酒孤篷兩  
夜燈聽雞殘夢斷擊柝暮江澄遙憶君回首烟  
雲更幾層

羅萬象 光大初唐江西南昌人

長歎歌

涉大江兮采其蘋矣彼采蘋兮欲何爲矣吁嗟  
徂兮吾將安歸矣

夕發

啓曙聞清磬審風開蚤船高低禾黍熟遠近藕  
花連一榻秋猶暑千村午正煙紛紛湖上客幾  
見覺珠圓

宿文殊庵值雨

凝藏舟小風雷儼帝威佛龕燈影亂蟲砌雨  
道長詩四

聲圓世道留餘拙塵心悟昨非已教雙鬢禿莫  
更負初衣

秋興

爲愛濤聲一葉遊繁華應說古揚州興亡事業  
滄桑換今古文章筆墨留人以亂餘爭避地客  
當倦後易悲秋仲宣樓上頻登眺遠水閒雲杜  
華洲

禪齋社集同蘇胥庭妻如農曹惕成孫

大宣

高天梧葉下長天客裏相逢意愴然家國風煙

頻在感雲霄氣象倍生妍  
時手寫三千牘取醉腰空十萬纏  
不是佳人能比王  
邯鄲看瓔珞照華筵  
先夜大宣座上有小焉

黃宗羲 再見

某山人墓

金粟霜林古寺邊一抔黃土草芊芊  
樓頭曾記南屏醉井底長沉德祐年  
姓氏未消游俠口故人猶泊上墳船  
劫灰多少前朝事不是因君獨泫然

張司馬墓

草荒樹密路三义下馬來尋日色斜  
頑石嗚呼都作字冬青憔悴未開花  
胡香吳半莊江南武進人

漫興

無賴年華醉復醒春風引我出郊坰  
人間甲子更新朔江上峯巒未改青

姚 佺 仙期紹興人江都籍

張子房

推秦原欲報韓讐力士遙從滄海求  
及至秦亡韓有後一言銷印爲誰謀

遺民詩目錄

卷五

申涵光

字孟暉，直隸平人。貢士。師徐公諱。山陰詩為海內名家。風神俊逸。論名。大復。

姜垓

字如須，山東萊陽人。進士。官行人見公。屏有說大。錄名與魏大中同。力請去。大錄名兄。採廷杖下。居始。蘇吳人義之。建二弟先生。祠於虎丘。

顧炎武

字寧人，崑山人。名樞。號高學。博有。不屑屑章句之志。常游四方。得江山之助。其氣益豪。若日知錄諸書。

劉城

字伯宗，池州貴池人。貢士。史公可法薦授。刺史。不。臣不聽。長。條。田。息。影。映。山。不。入。城市。人。稱。散。士。著。有。學。桐。集。

冒襄

字辟疆，別號巢民。揚州如皋人。壬午。榜。授。司。李。假。僑。自。喜。排。冰。增。暖。延。賢。賓。客。年。八。十。餘。體。能。指。書。子。未。書。冊。

宋曹

字彬臣，別號射陵。淮安鹽城人。官中書。善書法。不應徵。車。遊。過。江。都。問。晚。年。好。養。生。術。子。使。為。江。西。南。豐。人。講。學。

甘京

字從之，江西南豐人。講學。授。從。者。輒。固。不。焚。詩。

史玄

字約翁，吳江人。著詩多悲時事。字。爾。公。別。號。芭。山。江。西。東。州。人。太。學。官。於。閩。得。學。善。古。文。詞。所。著。芭。山。文。集。四。書。大。全。辨。行。世。疏。史。經。辭。又。辨。黨。戒。錄。諸。書。藏。於。家。

林古度

字茂之，號郡子。少為鍾鐸。好。友。次。楷。法。字。內。名。流。奔。轉。其。門。遊。廣。陵。有。登。高。空。懷。梅。花。嶺。買。醉。都。無。萬。曆。錢。之。句。年。近。九。十。目。雙。青。

唐階泰

字季十一，字璧之。四川達州人。進士。時。明。黨。方。熾。階。泰。獨。立。黨。所。與。由。吳。江。令。蒲。江。西。按。察。司。經。歷。

入為都察院經歷

楊彞

字子常，蘇州常熟人。貢士。官會昌。今與顧夢麟齊名。著四書說約。

陳濟生

字子憲，蘇州人。文杜。公。仁。錫。長子。著述甚富。選政模遺詩。

嚴熊

字武伯，常熟人。著楓江集。自稱。楓江釣叟。有不可一世之概。

王璜

字元俸，上元人。孝廉。後。榮。華。杜。門。絕。意。仕。進。實。文。養。親。著。南。陔。詩。集。

雷士俊

字伯範，陝西涇陽人。揚州舉生。著古。文。辭。為。人。方。正。有。理。學。名。著。文。陵。集。

芮城

字重軒，號造廬。多不接見。所。仰。重。軒。覽。造。廬。多。不。接。見。

湯潛

字梓莊。蘇州人。

靳應昇

字茶坡，淮安山陽人。著渡所。集。詩。多。流。離。隱。約。聲。入。聖。微。

柴紹炳

字虎臣，浙江仁和人。布衣。文。筆。高。風。與。徐。介。並。重。

俞國賢

字鍾奇，浙江山陰人。官奉將。無。流。寇。多。著。勞。績。隱。江。南。

沈叔垓

字宏度，浙江錢塘人。布衣。昆。弟。出。處。不。同。多。能。詩。

吳拱宸

字義宗，號華陽。散人。并徒。著。麻。詳。志。山。水。終。於。茅。山。

方思

原名孔柄，字爾字桐。城人。文學甲中。後。蒙。于。詩。歌。遺。民。錄。各。為。小。傳。人。系。一。時。賢。詞。說。皆。于。尚。其。志。為。生。年。後。多。江。吳。越。江。之。間。

遺民詩卷第五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申涵光 是歸北直廣平人

寓金陵東諸知已

去家日已久天寒益顚顚山寺俯諸峰竹陰得  
清寄故人知我來凌霜枉高轡劇談見古人心  
膽藏無地今人喜梁肉鬼神護權利士貧實可  
醒胡以當君意折東張夜筵燈下盤餐備子貧  
與我同乃能致兼味顏熱聽高歌歌終帶涕泗  
四海尚甲兵菽藿有君輩時危耐曲折我拙非  
其類

詠古

我聞燕山側昔有黃金臺千金買馬骨遂有壯  
士來壯士不為金感君重士心君王不愛馬馬  
死鹽車下感會成風雲歎名難與偶昔在泥土  
中枵然窮谷叟我來屬時危荒臺迹已沒昭王  
在何處坐看燕市月

家誠示舍弟

貴賤有常業雞鳴自甕勉昏昏視朝夕志隨筋  
力緩安坐飽梁肉白髮忽已滿智慧老益衰育

志不獲展奮迅赴前期莫羨枯康懶

先王別氏族支分既云久青也介胃人恥附梁  
公後燕秦締宗牒懷然接盃酒豈復論行輩官  
尊者居右照耀驚閭里自云左右手榮華倏以  
逝棄擲於何有不如思本源天屬古所厚  
任蒙避徵召達居謝州府太守式里門薤水置  
屏戶終已口不言美名非所取朱門曳長裾譚  
讌雜纓組罄折而周旋無乃自勞苦理亂非我  
責苟得慚市賈逍遙林木間清風吹環堵

黃河決

遺民詩耳

二

黃河決河水竭蛟龍遠徙車徒涉去海千里  
鼉鼉畫飛生無處所死不可知魚遊松頂泰山  
卑龍乎龍乎何時歸

插稻謠

六月無雨迎神擊鼓插稻時水如縷高穎大髯  
誰家者奴下肥馬坐溝塗不聞流水潺潺聲但  
聞鞭朴聲高呼婦子狂走伏身葦蒲兄耶父耶  
彼高穎者去耶

孤女吟 咏曹女也

受君紉素報君醴酒爾時雖未入君房心知為

君婦君行出賈朝出暮歸今者不返十年空復  
啼巖風下摧百草世事反復何足道孤女空居  
恨不速老

匡廬吟問李饒州志清

汝從江右返正當秋鴈分幾時離却鄱江水衣  
裘尚帶匡廬雲我聞匡山天下絕飛泉百丈吹  
瓊雪香爐五老沒層雲影入波濤峰勢折聞有  
陸羽井又有遠公臺李白讀書心所好至今魂  
魄應歸來我曾東入吳揚帆下西浙揚子大湖  
水滿眼吳山北固皆丘垤十載匡廬幽夢結西  
江血滿鄱湖熱兵戈遙隔子猷船汝若曾登可  
細說

邯鄲行

西風吹落葉颯颯邯鄲道邯鄲兵火後人家生  
白草我聞全盛時珠樓銀燭光琉璃趙女臨窓  
調寶瑟樓前走馬黃金羈卽今富貴皆安在惟  
有西山青不改君不見遊俠子白日報讐飲都  
市亦不見鑪邊倡往鳳髻明月瑤舊城寥落荆  
棘裏樓臺粉黛皆茫茫城邊過客飛黃土城上  
憑臨日正午照眉池畔落寒鴉不信此地曾歌

舞探雀沙丘去不回霸圖銷歇更堪哀邯鄲之  
人思舊主至今猶上武陵臺

春雪歌

北風昨夜吹林莽雪片朝飛大如掌南園老梅  
凍不開饑鳥啄落青苔上破屋寒多午未餐擁  
衾對雪空長歎去歲雨頻禾爛死冰消委巷生  
波瀾吳楚井乾江底圻北方翻作蛟龍宅豪客  
椎牛晝殺人彎弓笑入長安陌長安畫閣壓甍  
輪獵罷高縣金僕姑歌聲入夜華燈暖不信人  
間有餓夫

村居

不寐聞農事侵涼起戴星家貧親草木麥熟畏  
雷霆葦路看人頂溪風落鵲翎地幽容午睡萊  
笠挂茅亭

晴

不復衝泥出科頭萬事慵草晴如帶露雲亂自  
成峰賒酒憑秋稼占年問老農怪來香細細澤  
國滿芙蓉

固關

一路蒼烟曲雙崖踣石門隔林遙負水穴土自

成村棗栗荒城少陶唐舊俗存晚看投宿處雞犬聚雲根

翠羅峰

亂石松間路憑江竹板樓僧閒終日坐客過偶然遊防暗攜微火侵寒想弊裘行山有茅屋涕淚逐扁舟

自蕪湖返棹白門風雨適至

來去逐江兩孤篷亦可憐沙溪清見石漁火夜連船到處憑雙槳何時得數椽他鄉逼歲暮消息客心懸

郡中怪張覆輿自西山來

何事須城郭人間復見君一家依澗草短褐帶山雲薄俗居難定忘形鹿可羣四方多戰伐羨爾未全聞

遣興

水落村沙暮人烟郡堞西樹分霜月小門逐野牆低留客須茶竈殘生付藥畦近來詩興發不復向人題

小築容高卧荒林失曙更人從多難老心向遠天清野屋懸魚笥霜難落鴈聲一年看又暮新

月幾回明

己丑早春

看竹臨烟榭行吟入草亭雪消春水白沙暖麥畦青戰伐何時了艱危已備經行年三十一雙鬢早星星

兩

暝色連天地柴門處士家茅茨歷風雨雞犬帶泥沙水岸平菰葉牆陰落豆花荒村三伏過潦倒負年華

郝元直來

來書期臘雪山寒度春陰病覺村居好貧知友誼深百年懷古淚隔代老儒心雲外雙峰在何時共入林

與諸友遊泉亭寺

樹裏泉亭寺山田一徑斜石開門對井岸落雨衝沙數子行秋色孤罇就野花暫來慚更去康樂未離家

廣羊絕頂同伯巖作

久別山園路空慚避世心亂離塵日短高卧野堂深酌酒依紅樹看棋坐碧岑桃源開復閉此



地可重尋

山中回伯巖送至馬服山宿竹林寺明

日別去

曉日浮高塔雞鳴野殿開下看林外路昨夜此  
中來砂石搖洛水風烟隔相臺共餐松屑罷分  
手各還回

近津門借宿野寺

抱被溪邊寺征衣入妙香地形兼水陸僧語雜  
興亡久雨石門綠先秋塞草黃夜深鐘磬發旅  
夢忽清涼

不忘

江上前朝酒同人意不忘衣冠臨水榭烟雨兩下  
金闥入筋龍鬚軟登盤佛手香歸來南北異生  
死各茫茫

邯鄲

沙風吹白草羸馬隔年來千載平原塚能令壯  
士哀秋烟依落岸夕鳥下藜臺舊是朝宗路風  
塵晝不開

兩後林慮道中早行

曉渡青泥坂秋花亂馬蹄不知山寺近漸覺遠

村低萬事驚聲鼓孤雲入杖藜薊門高卧處爲  
訪碧峰西

午橋

野店臨滄口淒涼老樹存斷橋分小市落日下  
荒墩無復千家聚曾傷萬馬屯西來雲木秀徑  
轉卽吾村

野興

荻岸披微路沙頽一騎通紫鱗迴舍影白鷺下  
秋空野況閒能得長吟嬾未第十年衰柳畔把  
釣歷霜風

路氏妹江南使來

骨肉何由見音書隔歲通雨深楊子驛霜白趙  
王宮旅食憐空素鄉心逐斷蓬十年戀慈母淚  
盡北來鴻

又雨

露頂欹村樹層雲進夕涼池昏鷗更白雨久竹  
多黃日月潛何在蛟螭喜太狂漁歌近茅屋門  
外卽滄浪

久雨

僻巷青泥滿人家水氣中草疎催過鴈屐響住

鳴蟲生計貧初悶浮名晚欲空蒼生思白日涕淚落丹楓

宿金提驛

暫宿恒南驛重悲薊北天山河仍故國民物憶初年雨濕衣囊重沙頰旅舍偏衡漳高柳下誰坐釣魚船

新樂守渡

溪漲山雲黑羈遲客夢歸岸虛沙沒馬村僻水環扉定有蛟龍鬪難隨燕雀飛去留俱未可遠望三汜衣

立秋

離家衝伏雨客路已秋風馬踏山雲外身孤野電中鄉書南去少晚食衆人同何處瞻星月羈愁厭草蟲

望遠

望遠來津市秋深嗟未還衣裳經雨薄童僕去家閒舟側隨魚網鑼鳴渡水關誰憐羈客影日

登岱

登閣盤空界燈香出絳霄到門諸念絕終夜百

靈朝石塔馴雙虎天風落阜鵬玉漿如可待未覺沃州遙

晉陽別周茂山楊猶龍夜宿山居

羸馬荒林暮窺人怪鳥呼日沉山氣合石漱水聲殊客路仍幽興浮生此畏途依然官署月無地覓村沽

安陽曉行

日出月仍在人烟指驛亭霜畦浮曉白山霧失遙青童釋遊難憶兵戈此再經追求民力盡一望草冥冥

鄴中客夜

傷脾停晚食滅燭厭鄰聲舊事思何益羈愁病易生山風吹鴈落隙月射牀明不見應劉輩何人在鄴城

飲表兄李志清水村亭子

荷葉裁初服回頭萬事非白雲林外滿朱絃幾人歸老漸親農務貧能買釣磯卜鄰吾意決晚計屬郊扉

暑夜

白羽揮清簟蟲鳴已報秋琴樽孤減興兒女瘦

添愁池月浮金鉤盆花結火榴比鄰門可叩爲  
話竹林幽

春旱

海上戈初罷方隅亦漸寧風多天早赤春旱草  
遶青車馬軍輪急帆檣戰血腥不眠思往事飢  
饑恐重經

睡起

睡起亭陰直沙邊水氣涼鳥飛低見影松老靜  
聞香失學追何及逃名久漸忘近來軒冕客無  
札到滄浪

聞淮揚凶荒

昨歲淮揚兩秋禾掩碧濤赤眉連楚塞白骨亂  
江臯轉徙春農急遲徊計部勞驚心魂夢裏彷彿  
聽呼號

暮春晚熟鄰友來坐花下

早極春城熱朋來坐夕梧解衣攤石几熱酒遠  
風鑪竹覆看花暗星流到月無戍樓喧鼓角夜  
半有啼鳥

院夕

院夕開簾坐攤書滿竹林無雲風助熱灑水地

生涼蘿葉疎青蔓池花度晚香客來星月下款  
款說農桑

閒居檢故人書札遣悶

解束翻來札常如見故人兵戈愁少出鄰舍老  
多親習靜藏衣幘謀生厭米薪因風傳舊好同  
赴碧山春

曉

雀啁憐清曉無營起自徐眼昏仍小睡髮短省  
頻梳謝客迴車馬裁書略起居藥欄憎草蔓每  
日自揮鋤

獅子腦訪殷伯巖

昨日郡中望此峰當夕陽撥雲尋逸老踏雨到  
山堂地隔烽烟盡人傳我輩狂試看空外鴈秋  
至已高翔

井陘有淮陰侯祠

嗚咽城邊水猶疑戰士魂韓祠何日始孤碣至  
今存車馬迷山霧牛羊入縣門一燈茅店裏懷  
古向誰論

屏迹

滿目生苔草塵沙淨碧空竹新晴更綠雲薄晚

俱紅間可容才劣貧惟祝歲豐古人安避世隨  
地有牆東

寄憚十四舍萬時在平定官署

孤亭萬井上几席見羣山旅夢通江水家書隔  
固開車徒邊驛苦風雨布衣閒天外思恒換秋  
雲可共攀

近秋

兀坐閒雙屐莓苔遍水城近秋雲易合當午日  
微明忽訝寒蟬至羣喧蟬蝶生望晴如望雨家  
計倚香秋

獨往

荷香引步履出郭近長林每立孤霞外誰知獨  
往心遠山晴見塔小市晚聞碓歸路沿新月空  
應拂素琴

方爾止來

江北推高隱胡爲今在茲可憐烽火後正值雪  
霜時舊好君休問人情我漸知回看春日暖且  
與醉茅茨

西洞庭

亂離忍渡鴟夷水柔櫓輕檣范子舟人有漁樵

皆素侶地無烽火卽丹丘千家橘柚分田路十  
里松杉擁石樓元宋興隆高枕過願將蓑笠伴  
魚鷗

九日遲客不至

今年九日寒太早菊花未放風淒淒野檻無人  
草半死沙村多雨蟲亂啼已命山妻開臘酒頻  
看稚子摘霜梨好客不來秋易過況聞西南多  
鼓鼙

行藏

行藏久已付黃冠手種疎楊倚碧湍樵徑看雲  
隨蟻展廚供客待魚竿鷗鳬白汎晴沙闌蒨  
蒨青園野榻寒不是行歌耽寂寞江湖水渺鴈  
歸難

懷古

繁華寂寞俱流水白草蒼葭萬古愁誰令亂蛩  
催薄暮可憐落葉又深秋寒沙不辨毛公塚斷  
石空傳建德樓眼見昆明吹劫火武陵何處欲  
從遊

西郊

風吹荻葉滿魚梁野菊乘秋亦暫香邊郡早寒

沙漠漠水村多兩月蒼蒼常持白羽尋雲竅敢  
羨華裾負草堂何事暗蛩催鬢髮一年今已過  
重陽

答友

早向空山戀薜蘿蒼藤古樹伴行歌邊霜夜冷  
驚鴻鴈官草秋深牧駱駝近日文章都下好三  
年涕淚野人多柴門水隔平橋斷莫訝無言到  
玉珂

村雨

細雨清苑野客悲尚平空有入山期風吹落  
雙鴻過霜落燕臺萬馬嘶避地何妨拾橡栗畏  
入真合隱茅茨天涯到處驚鼙鼓愁卧無心對  
酒卮

白侍御函三先生祝髮隱清涼山

野寺清齋衲子同石橋紅葉飽天風世情不到  
孤雲外心事全消半偈中海國傳來新白馬山  
人誰識舊青驄不嫌詩酒污禪地聽法常來就  
遠公

鄴下懷古

漳南落木遶寒雲野雉昏鴉翹武墳不信繁華

成白草還將歌舞屬紅裙西園亂石來三國古  
瓦遺書認八分七十二陵空感慨至今誰說漢  
將軍

和秋水

天涯烽火倦遊歸刺有山光到竹扉溪畔小堂  
新別業日邊喬木舊王畿探幽已截紅藤杖避  
事長縣白苧衣爲報故人秋雨後青山一覽盡  
霏微

劉雲麓避亂來居郡中

空踏新雨鹿苔青有客攜棋伴草亭同屬壯年  
吾較老共居斯世汝初經不緣兵火寧移棹反  
以憂虞得聚星卷帙長吟消白日莫悲搖落負  
山靈

行吟

依然漢月對清宵野岸行吟正寂寥南去旌旗  
開百粵西來烽火暗中條風塵滿目歸何黨意  
氣傷心已半消安得春農催解甲驚魂不用楚  
詞招

己丑生日

行歌何處問幽樓淦口孤城郡堞西漸覺悲歡

從俗嬾漫將懷抱向人低驚猿莫訝頻移樹巖  
馬猶能惜障泥烽火近連冬未雪每逢喧樂倍  
淒淒

### 春夜微雪

孤城夜雪動春寒曉見歸雲勢已闌澗水暫消  
冰再合山園久涸土猶乾半生草澤驅耕犢千  
里沙風落戰鞍多難那堪生計迫青疇日日欲  
頻看

### 春郊

晴烟落日淨暉暉坐愛村橋晚未歸亂後鶯花  
春自好城中車馬客來稀浦沙向暖鶯鶯臥徑  
草初青蛺蝶飛待到南園花滿樹相過百遍定  
無違

### 齊河道中

河流頻入汶陽田大國笙竿憶惘然百里豺狼  
鳴白晝誰家雞犬卧寒烟黃榆亂塞門前路赤  
地猶橫隔歲船為報遺黎應努力軍需方急水  
衡錢

### 長安雜興

日落蘆溝沙亂飛城頭風雨折旌旗囊空尚欲

沽鄰酒秋盡何人問客衣絕域草衰蒼隼健故  
園溪淺白魚肥朱門夜夜鳴簫鼓未許羈愁夢  
暫歸

### 寄憚十四舍萬

秣陵積雪擁歸輪生死論交十二春醉記隱憂  
同涕淚老逢喧樂總酸辛天邊甲冑疑無路海  
畔菰蘆合有人聞道近騎緱嶺鶴大河南望隔  
風塵

李都五約往竹村避暑熱不果赴再約  
以秋

屢約溪堂訪芰荷長途赤日嬾經過遙知亂竹  
圍雲水中有幽人獨嘯歌早喜斑鳩呼暮雨曉  
淮黃犢種秋禾舊遊憶在登高後紅葉青樽入  
夢多

### 城南

時從野老向桑麻無病何妨益鬢華薄海征鏡  
傳羽檄遙村社鼓隔霜笳客來自剝青桐子日  
暮偕看白藕花偶向城南茅店醉歸來溪柳半  
藏鴉

### 暑過

澤國陰多曉自寒荷池花葉未全殘客來正喜  
琴樽暇暑過真如法令寬石鼎茶聲看解目樂  
欄秋色上雞冠烽烟漸遠西成稔飽食應同父  
老懽

靈巖寺

雲外笙簧擁碧霞遊人爭看鐵架漿虛巖白映  
山南日老菊黃垂洞口花溪水過橋喧鶴鶴松  
根出石走龍蛇飛梯萬仞棲真地可許尋源問  
鹿車

四月六日始暖

柴門烟暖初勻三月雖過尚晚春無數不開  
原僻地風霜屋盡自良辰怕臨廣座人憎老只  
解閒吟道合貧芍藥柳花休浪度試看烽火照  
三秦

豈料

少年猶記遇滄桑土窟山巔日走藏僻性那知  
人眼白安居喜見鬢毛蒼心隨麋鹿遊丹壑身  
在菰蘆戀草堂豈料臨衰看變態斷蓬漂梗總  
茫茫

奉寄孫鍾元先生時居薊門九十二歲

邵許高風遠尚存傳經一代又蘇門庚年近百  
衣冠古意氣親人履杖尊客裏桑麻成井邑山  
中禮樂自乾坤徒聞處處行窩待數載先生不  
出村

懷太原傅青主

曾約溪村訪釣竿數年設榻待君歡亂離苦憶  
良朋少衰病應愁遠道難晉國山川容白髮中  
原天地此黃冠幸將卷帙傳高迹日向晴牕展  
畫看

春過

小園春過綠成圍鳥雀聲聞客到稀性好遨遊  
貧癩出身多閑歷晚知非漫因短髮憎明鏡敢  
恃輕寒換薄衣聞道淦陽花欲盡可憐寂寞度  
芳菲

作屋

門前莫樹籬欲令烟水接伐柳作梁柱門裏長  
枝葉  
郊夕

長堤下冥色月出野塘虛何處兼葭響烟中人  
打魚

題明妃畫

五月邊霜毳帳秋羅衣脫盡換貂裘蘆花一夜  
腸應斷畫上何緣不白頭

寄路魁生兄弟久寓吳門

六年風雨海門潮目斷征鴻不可招記得別時  
春二月兩行烟柳濕楓橋

飲野人草堂醉後汎舟漳浦

風吹何處稻花香醉裏狂歌上野航怪底不知  
殘暑在人家一帶垂楊

題寒野亭

溪上孤亭草樹幽月明常醉木蘭舟門前處處  
秋瓜滿猶恐人疑是故侯

黃花谷

竹杖尋源入上方滿山樹葉晚蒼蒼亂碑零落  
遊人少一道飛泉下夕陽

雨後

雨後看花踏錦泥殘雲猶傍古橋西黃鶯也解  
留春色只在棠梨枝上啼

望嶺山

草徑頻危百丈懸山頭樓閣鎖春烟醉中曾倚

樓前樹當日登臨是少年

坐子勉閣中憶舍弟觀仲久留都下  
千里驅車入暮笳御河烟柳半塵沙別來寒食  
無多日小閣風吹棣子花

汎舟明湖

茂苑荒臺鹿自遊斷垣衰草隱朱樓宮中只有  
明湖水依舊潺湲出御溝

燕京卽事

山前兎兔急鴈飛號黑霧黃塵落毳袍獵罷歸來  
催夜飲江南少婦解弓刀

漢嶺秦原龍曉鐘黃綃牙軸市塵封畫圖往往  
多隆準傳是先朝舊御容

姜垓

挺城一日復一日道衰仁讓狙鸞鳳失其侶且與燕  
雀居朝食橡栗實夜宿蓬蒿廬鬣還自顧樂

少悲有餘靡靡攬芳草冉冉依并開犁鋤非我  
字行路非我車振衣瞰海嶽結軫臨青徐願得  
同氣友寓之尺素書

寄年丈



飄飄楊白花溶溶大江水天衢旣阻修良人隔  
萬里妾身如飛蓬貞潔聊自矢朝立青雲端暮  
倚朱樓裏四顧多倖徨塵沙蔽野起梧桐摧爲  
薪蘭蕙化爲枳中夜坐長歎皓首思君子  
楚山有良璞昆池有奇琛投之非其主誰能明  
我心掩袖向前浦驅車出丹岑延頸蓬島上白  
日忽西沉北首瞻行旅邊雨正侵淫念我平生  
交淚下露衣襟

送楊明遠渡江

書記從征日軍諮入幕年六朝京口樹萬里海  
關船裏馮誰爲主才名自可憐西風征鴈急過  
爾菊花前

己丑仲春鄧尉探梅以雨阻留玄初先

生齋中用高季迪田居韻題贈七首

吹笛江城春事悲靈陂水葉晚離離花憐東閣  
懷人日酒困西山卧病時風土新鶯啼更從歲  
華社燕乳猶遲遙臺咫尺君應惜十步愁聞芳  
草衰

江天漠漠白雲長鶴蓋鳬舟盡水鄉載雪一春  
花不染傍湖千頃霧兼香寄詩遠道傷遲暮卷

慢空山怨夕陽二月蒼苔經雨滑故人高卧欲  
迎腸

萬峰渺渺路難窮衣白山人自老翁坐卧荒山  
愁對雨飄零故蒂亂經風草堂置酒寒花細小  
艇歸莊雪浪空寥落叢香應未減夜來遙憶翠  
微中

南州宜有舊儒冠豁達殷勤奉客歡井底多煩  
投轄飲烟中空擬放舟看風塵客裏三年久冰  
雪花間二月寒爲問孤山林處士老妻稚子報

丁年使猶恨山中甲子書十畝耕雲梅自放萬  
竿步屨竹新疎羅浮春色應須早驛騎相思已  
漸除

谷口蒸梨味自全幾堪老大取人憐眼逢阮籍  
翻愁白書對楊雄伴草玄杏柳他鄉寒食雨烟  
花故國百重泉何時縞素雲霓會笠澤歸帆夕  
日邊

山暝鴉啼欲雨沙南鄰沽酒莫嫌賒佳人曉睡  
冰爲簾公子宵遊玉作花屈宋招魂香未散芳

求教客徑初斜月明已照三更夢采隱相違處  
士家

登靈巖詠懷往蹟

風泉欄檻酒城通夜夜君王醉舞同蕭管遠街  
哀壑急旌旗返蔽夕陽紅六龍盡閣虛無裏雙  
鳳雲鬟想像中香徑琴臺俱泯滅長留明月照  
吳宮

顧炎武 寧人江南崑山人

勞山歌

勞山拔地九千丈崔巍勢壓齊之東下視大海  
日出月出接元氣包鴻濛幽巖秘洞難具狀烟  
霧含杏來千峰華樓獨收象山景一一環立生  
姿容上有巨峰最巔劣數載榛莽無人蹤重崖  
複嶺行未極澗壑窈窕來相通天高日入不聞  
語悄然萬木含悲風奇花名藥絕凡境世人不  
識疑天工云是老子曾遇此後有濟北黃石公  
至今號作神人宅憑高結構留仙宮吾聞東岳  
泰山爲最大虞帝柴望秦皇封其更直走千餘  
里山形不絕連虛空自此一山莫海右截然世  
界稱域中以外島嶼不可計紛紜出沒多魚龍

入神祠宇在其內往往棋置生金銅古言齊富  
次卽墨何以滿目皆萬蓬捕魚山之夢伐木山  
之中猶見山樵與村童春日會鼓聲逢逢此山  
之高過岱宗或者其讓雲雨功宣氣生物理則  
同旁薄萬古無終窮何時結屋依長松肅歌山  
椒一老翁

大同西口雜詩

駿骨來西部名茶出富陽年年天馬至歲歲酪  
奴忙蹴地秋雲白臨爐早耐香和戎真利國烽

火罷邊防

舊州豐州地今號板升印鹽和菜滑調乳  
茶凝塞北思脣齒河東問股肱獨餘京洛史終  
日戎樓憑

安平君祠

在郛豐  
縣今廢

太息全齊霸業遺如君真是一男兒功成棧道  
迎王日志決危城仗鍾時飢鳥尚銜庭下粒老  
牛猶飲穴邊池可憐王建降秦後千古無人解  
出奇

劉諫議祠

在昌平舊  
縣今廢

皂囊青史漫傳名白日黃泉氣未平自古國亡

緣宦者可憐身沒尚書生荒阡草長妖狐出舊  
驛風寒倦馬行一自德陵升馭後山河祠廟總  
淪傾

居庸關

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澗泉流鳥道懸百二山河  
臨大漠十三陵寢奠雄邊橫分燕代開戎索遠  
鑒金元列史編在昔守邦須設險只今刁斗尚  
依然

極目危巒望八荒浮雲夕日過山黃金收燕地  
當年大漠斷秦城自古長北狩千官隨土木西  
來羣盜空山向晚城先閉寥落居人異  
虎狼

謁周公廟

道化千年後明禋一國中禮猶先世守制比百  
王崇配食唯元子丞嘗通列公祠田還割魯氏  
系獨傳東有祭田碑言周公之後東郭氏今爲東姓舊史書茅闕新詩采  
闕宮巋然遺殿在不與漢侯同

衡王府

賜履因齊國分枝自憲宗能言皆詔予山澤盡  
疏封地號東秦古王稱叔父恭穿池通海氣起

榭出杯容岳里生秋草牛山見夕烽蛇遊宮內  
道鳥啄殿前松失國非奔莒亡王不住共雍門  
今有數流涕一相逢

舊滄州

落日空城內倬驂問路岐曾經看百戰唯有一  
後倪

圍城選

莫向山中問酒家行人一去卽天涯長安道上  
多男子又得相逢廣柳車

伯宗江南貴此久  
不量舊洲崩只量新洲長不向疎蘆行但向密

蘆丈

大吏量小吏大胥量小胥小胥量萬戶量金不  
量蘆

蘆中人亦何苦不怨蘆無花不怨官如虎但怨  
大江中無故洲如許

秋懷十六首選二

黃金亦以盡紅顏亦以衰欲學長年術大藥苦  
無資此身同秋草豈得久歲稔繁憂與嚴霜同

爲萬里師惟有修名在千秋不可欺

秋風旣以勁秋雨何淒淒落葉積階砌朱華萎  
陂池閒庭浙瀝夜棲鳥斷續啼遊子悲遠道棄  
妾怨空閨達人動慷慨貞士抱幾希吾生豈百  
卉但傍三春暉

古意寄答友人

平陵古荒郊自昔多俠義擊漂一女流深識冤  
臣志伯桃遊學徒置濟友生事千秋瀕水芳一  
杯蒲塘記追懷古處心樂此非矜異此事勿云

希方歌高道

大臣誰死國賤子哭燕臺力竭告無罪魂招誓  
不迴到今真取義自古所難才南渡從前有惟  
公獨可哀

杜宇

欲拜無繇見聞聲尚可尋雲安終古地望帝不  
灰心血染花成色魂依鳥作音孤臣亦精衛起  
立看橫參

春日漫興五首 選一

真覺從前事事非息黥補劓破重圍不求甚解

書常讀亦欲無言塵豈揮衣製水田領尚潤冠  
戴竹簪髮堪啼欠申曝背茅茨裏惟待春深上  
釣磯

寄沈崑銅

家瞰江流日夜馳恩讐回首夢中悲望門隔歲  
思張儉複壁移時出趙岐南渡只餘花作曲北  
來每聽角橫吹故人寥落星辰在勞爾臨風勸  
酒卮

題王公儼石泉

清溪寒流滴瀝來石現水魄絕纖埃莫將二句  
通漁樵絕到交關不復迴

寒夜聽白三彈琵琶歌

兩月詩酒無不爲晨昏放浪窮端倪描畫雪月  
聲毫髮撫摩鐘鼎通精微雜沓上客成夙約許  
陳譚黃來何遲昨日陳君傳語至白生琵琶絕  
愚智非爾空堂響不張大集諸君謀一醉主人  
是日值清齋張燈置酒忙安排窺烟異鳥棲紅  
沼隔霧紛葩墮紫釵燈出文心寫生手化人幻  
巧通蚪蚪五狼枕海迴紫濤乃有奇技如二友

謂交金製包燈 那知陳白去他席諸君愀怛增不憚  
茶聲騰沸松風翻滿堂燈酒徒促刺主人大叫  
非吾心七十日來稱朱琴豈有此會阻高深着  
展舊寒慙所尋闐然一聲塞斗室小飲數人靜  
如漆交加驢咲步語繁頓令四座無容膝白生  
嬾慢真清狂諸君且坐盡一觴我彈琵琶本無  
方上窮寥廓下蒼茫朱阮久杳段師失北宋忽  
雷難再得只有陳隋遺恨聲千年宛轉纏胸臆  
我今爲彈聲瑟瑟譜入詩文成絕筆細如幽蘭  
微云咲烟視媚行銷衆妙猛如鐵甲攢大羽萬  
馬奔騰到天盡憂銅聲閉假龍吟拉木風號真  
虎嘯忽然玉碎與珠拋緩散播逸不自料我耳  
君手無消息霜天古木孤鴻叫白生此技誠難  
名陳隋亡國皆文人頓挫瀏漓得至性幽抑怨  
斷傳深情我輩飄零悲本地流連傾倒盈心淚  
不須對首濕青衫只覺低迴傷舊事我有萬感  
付琵琶我有長歌手入義一滴不飲只謀酒平  
生好客無其家且嚼冰雪酬歲暮明年浪迹遊  
天涯

秋夜集紫落山房

多少南朝事樓頭幕府山狂容脫帽生醉擬射  
鵬還燈火秋偏盛英雄老畏閒翩翩徐孝穆宮  
體贈紅顏

憶友

憶在元規坐交懽趙倚樓酒狂能跳盪詩瘦更  
風流賦鵬嗟何遽駢箕恨莫留烏衣門第在每  
過只低頭

懷紀伯紫

紀老詩名健飄零氣更遒五言追栗里入口住  
貴州世已歌衰鳳公偏愛海鷗朱門蓬戶似蹤  
迹泥羊求

寄友

鹽官留滯歎蹉跎遺老飄零事若何萬里烽烟  
橫白鴈五都荆棘沒銅駝遙瞻吳苑鄉關隔近  
接邗江涕淚多聞道子山消息在白頭紅豆只  
悲歌

水繪菴送方謙六之燕喜其尊大人全

家入關

茅堂兩月共悲歌送子辭家意若何萬里窮邊  
迎白髮五更獨客走黃河長途斥堠烽烟盛逼

歲暮裝兩雪多自是天涯懸老眼揚鞭速去莫  
踟躕

顧子兼重來過訪書贈

三十年前過半塘艤舟宅畔共徜徉珠簾畫擁  
文壇酒錦瑟宵焚秘閣香老我愁深懷昔夢逢  
君病起挾秋霜蓬蒿細話前朝事海內何人厭  
老狂

題美人畫冊

半掩香閨靜不譁一枝瘦影只橫斜凝眸忽漫  
關情思生小獨兒睡落花

拂地垂楊黛色凝瑣牕春思溼紅水流鶯兩兩  
空言語小着羅衣總不勝

觀劇

最無消息是清音竹肉喧闐未易尋唱到情來  
生意思一絲裊裊碧雲心

贈柳敬亭

憶昔孤軍鄂渚秋武昌城外戰雲愁如今衰白  
誰相問獨對西風哭故侯

小秦淮曲

複道迴廊畫檻多菱花牕子貼香羅朱樓傍晚

開三面五色琉璃射綠波

艇子銀燈唱入城船中樓上光縱橫湘文不捲  
人斜對中有鸚哥話未成

澹烟絲柳罨橫塘明月清秋讀謝莊夾岸哀箏  
橫笛外誰家小立怨昏黃

宋曹彬臣尉陵江南望城人

題飲憤圖

神龍安可遜驕虎亦當衢物變感所思徙倚獨  
躊躇翹躑懷賴陽天地與我俱聖哲不可觀安  
能事庸愚緬懷飲憤入自與常流殊志堅不可  
極道太良難拘我心將何為頻首慨桑榆

修禊日登雙湖塔和韻

登高縱流目抗迹摧羽翰俯仰昧節候回顧皆  
狂瀾悠悠動山響鳴禽集渚灘惠風蕩羣物白  
日麗河干原隰舒新柳拂霄遊春寒萬籟揚妙  
音蟬蛩付草端夕曠野氣薄斂步尋幽蘭禊事  
挹林壑戀此平生歡晤言不能罷並坐重盤桓

題李鏡月遊七星巖圖

陳詩謝匡君轍迹厥平坦翹足周丹壑慷慨騰  
風戰更上羅浮巔興求不暇嬾物變感所思扳

星悲世短高雲起危岑清泉澄白眼隨山蹶飛  
巖藉石意不返披圖發長嘯儵然樂疎散舉動  
篤平生惟恐負慙報卓識凌天外勝遊幸不晚  
得家書

出門不覺遠遊子畏孤征旅夢經三月鄉心又  
五更荒鐘連夜雨早鴈度江晴莫謂歸期晚秋  
深見客情

晚過靈隱寺訪晦大士

曳屐夕陽動疎鐘晚寂然黑猿窺古佛紅樹鎖  
飛鏡道氣軒山外秋風一杖前不須復登眺飯  
罷學安禪

登金山

寒碧虛沙立山懸野火奔畫船衡寺面霜堞鎖  
江根今古風波地魚龍變化門已知歸路杳處  
處總黃昏

得程千一金陵消息

萬山隨爾去孤旅念君情歲月離人重文章避  
世輕壯懷窮獵馬寒雨暗江城莫歎秋蓬轉無  
心白髮生

晚出鶴林寺

飄然客思繫孤亭曲徑穿林帶數星到處牛羊  
歸路險一時烽火夜來青愁中白髮因山改定  
裏高僧有鶴聽祗見米顛遺穴在杜鵑花事已  
冥冥

晚遊雙峰

客裏西風遠畫樓昔年簫鼓動宸遊六橋柳暗  
歸蹄香萬壑鐘浮野殿秋嶽氣未消南渡恨湖  
光偏起越鄉愁芙蓉看罷歌初轉月到疎簾莫  
上鉤

上鉤

甘涼

建寧江西南豐人  
魏和公吾廬詩

翠微拔地數千尺水閣凌嶒鑿山石季子結廬  
據石巔萬壑千峰列几席有時雙手摩青天問  
天何處有虞淵南之瓊海北燕市空走人間路  
萬里歸來築室曰吾廬丈夫丘壑豈得已

舟赴平西遇任道援云疑叔已過此赴  
黎川矣悵然有作兼懷遠遊諸子

逢人岸北臨開棹傳子平西已過車契闊不能  
謀信宿壯懷如此作馳驅江天風雨孤篷暗道  
路兵戈野店虛異縣往來成阻隔天涯消息更

何如

上新河竹枝詞

日日小潮算大潮初三初八十三朝乘潮來往

漁船小一手扳罾一手搖

史

新河江南吳江人

泊溫州城下望江心寺

蜃氣清如此江心意渺然雲平孤嶼寺樹冷一

洲烟唄發虛巖聲潮歸落日船旅人方有事吟

眺未能前

將之永嘉兩宿錢塘江口

飛宿錢塘夜孤蓬亂葦傍潮聲連雨到曉色

江長千里懷前路五更思故鄉白頭仍有事不

敢問滄浪

游謝公石門山同龍友孟貞

青嶂懸崖斷雙巖峙石門日晴曠草色松綠靜

雲根謝客真同屐桃源別有村天台多瀑水此

處似兒孫

東湖雜詩

鼓角喧前浦防秋士馬過近聞山海動遠戍甲

兵多江草無榮色軍聲有夜歌何堪數遣調烽

火到滄波

極目蒼濤靜晴空雙嶼分霜紅百里橘水白一

湖雲丹鼎留仙火金書尚禹文烟光暄色薄獨

立睇斜曛

西望藏軍洞君王舊事非城空賓客散戍老甲

兵稀香徑埋幽草梧宮暗落暉山頭迷眺處白

鶴自忘歸

張自烈

南邑江西南東州人

南樵暮春卽事

數年襍被客他鄉又見流光過短牆草睡不惡

春光太令人難見還莫忘花酣應憶日初長白雲到

眼魂千里青叟隨身影半牀人事淒涼腸欲斷

狂歌何處濯滄浪

護竹

三年開戶絕埃塵種竹堦前伴此身

乙酉至丁亥寓信州廣州莊門不出者凡三年戊子將母還東州

莫遣風來摧折盡兒孫還見舊時春

林古度

茂之即子福建福清人

新柳篇

東風吹動楊柳時初縈霧縷館烟絲沿河間陌



方榮樹離雪辭霜始放枝枝頭樹底看仍舊淑  
氣纔融春乍透濃澹輕黃尚未勻參差淺碧猶  
難驟輕黃淺碧露郊墟惜草分蒲嫩有餘裊裊  
亭亭嬌且怯纖梢短綫非一葉王恭張緒漫爭  
論旅舍邊營正愴魂可堪繫馬章臺畔漸許藏  
烏向白門白門紫塞那堪比逗暖凝寒異生死  
楚澤拂應齊漢宮眠未起舞出腰肢鬬並柔畫  
來眉黛纖能擬此時宛彼欲成行此時攀折待  
條長翠樓忽使佳人悔驛路將令遊子傷更雨  
搖烟打猶餘艸李穠桃色俱醒玉關羌笛動遙

新燕篇

新燕至語呢喃連翩辭海上迢遞到江南去秋  
相別年應兩今歲重逢月又三三月晴光啼百  
鳥爭羣逐隊齊飛繞若似雙樓畫棟春誰如並  
覽珠簾曉珠簾翠幕屢疑猜畫棟雕梁認幾回  
寂寞舊巢仍自覓殷勤遠道爲誰來來尋故壘  
添辛苦多少新人更舊主數數身輕楊柳風低

低翅溼梨花兩花邊柳外舞差池掠水銜泥無  
暇時忽向歌臺拂絃管乍臨妝閣礙游絲一朝  
復一日朝出暮還入繫縷事猶存司分期及  
王謝豪華久已非至今古巷問烏衣莫教倍失  
情空斷待得雛成秋共歸

雨後殘月

雨罷看殘月光如向滿時四山唯一靜孤閣轉  
多奇寂寂涼潛透微微影漸移西東聊與辨覺  
我太眠遲

蘇州餘居不得有感

不是碧山妬如何鬼市驕聲鶴非我力鶴窺笑  
人勞十二峰猶在六千路未遙獨憐朱戶月滿  
壁映弓刀

楊葵

子常江南常熟人

江郎山

江郎三片石聳拔似浮屠聞說陰晴異行看分  
合殊種蓮餐道侶對奕少樵夫過客休惆悵天  
梯自古無

建溪

山有金蓮池

艇子飄搖下青移對岸峰一灘溪一曲千里石  
千重鴻雁應難到鳬鷺亦少逢深潭與急峽曾  
說有蛟龍

無題

聞中春思向花溪羅綺紛紛上大堤黃鶯不管  
人間事逞着東風不住啼

陳齊生

皇士江南北洲人  
選賦類詩

蕪城梅花嶺下拜史相國墓作開律一首

一坏荒塚面蕪城松柏無多鶯弄聲安得老梅

花似粉如土覆麒麟

嚴

熊武伯江南常熟人

曉景

行李未登程人情盡欲行炊羹飯牛火驚夢叱  
驢聲露下寒知重蟾殘澹失明遙聞雞犬處隱  
約過荒城

午景

草草歎徒勞晴沙午更高車遙欣近店馬倦疾  
投槽酒味醇漓雜人聲去住嘈倚囊成小憩破  
瞋首頻搔

暮景

斜照望中垂烟凝山紫時市梢留客滿剎外坐  
僧疲塵面急須浣草牀休更移昏燈一兩焰挂  
壁伴吟詩

王

璜元偉江南上元人  
南隱集

夜者日之餘

日出羣動喧日入羣動寂擾擾百年內誰能卸  
羈勒曖曖時向昏昏悠塵慮滌并息歷嚴更青  
燈焚素壁旦晝徒紛營澄懷得簡牘匪直脫誤  
書思之疑義析始覺夜氣清遺暉天所錫凜哉

大易言君子貴夕惕

賈從南王日華沈修能晚過小酌次韻

華韻

駭鱗潛重淵驚羽棲層枝達人審物候舒卷從  
天時眷懷二三子顧我臨前墀盛夏苦埃鬱溽  
暑如蒸炊赤日忽西馳皓月窺梁楣雙桐激清  
響拂坐生涼颺塵揮四德頌疊傾三雅卮卽境  
屏餘慕怡曠良在茲願言數晨夕析賞無虛期

莊居卽事

薄暮雨霏微停車半掩扉江隨平野去木引亂

鴉飛雞大驚深巷牛羊下落暉篝燈初晏坐吾  
意憺忘歸

和宗子發移居二首

移家依委巷將母侍高堂竹素書千卷蒲荷水  
一方坐搜真隱傳時熱小宗香況有南邨伴賞  
奇興不忘

滔滔滄海上眇眇隔江愁楚澤存三戶昭陽寄  
一丘飯牛歌夜旦牧豕讀春秋何日山陰棹從  
君訪舊遊

題金孝章春草閣房

坐來春草閣開房門外翫塵卽異鄉張鷹避  
唯竹徑幼安逃海只藜牀披帷斯在稱名士隱  
几遙看揖古皇自笑疎慵遺萬事催道猶有筆  
耕忙

吳門訪徐元歎

何處溪山曳短筇誤從城郭訊高踪埋名或恐  
同梅福問字曾聞擬顧雍人卧荒菴依落木客  
傳孤舫聽疎鐘相逢莫語興亡事耕稼惟應學  
老農

雷士俊伯觀城西隱人  
吳門詩集

春日詠懷

牆前有小樹嚴霜凋華滋徘徊獨行行榮條折  
其枝沉吟不欲折枝折心恐披豈伊愛此樹二  
人手植之牆頭餘落日嫋嫋夕風吹歸鴉飛鳴  
過鳴咽涕漣漣

青青道旁柳潺潺澗中水柳枯春復榮水逝來  
如駛人生百年間一死無活理佇立臨岐路悠  
然念君子焉能乘雲翔阻絕動盈咫登高望丘  
墓前後長荆杞聖愚固皆然鮮民悲天地孤鳥  
蹲寒樹向夕鳴不已

步登勤園遙望廣陵城獨立衣縹緲城隍地  
風聲大道何盤盤匹馬自孤征荒徑埋瓦礫山  
寺空崢嶸日光乍有無白雲樹杪生回首睇吾  
廬雙眼淚縱橫

貽孫豹人

知君名已久握手締婚姻短札喻千紙高談輒  
十旬情堪同管鮑世自擬朱陳送老干戈際秦  
川兩釣綸

月夜同王築夫教場乘涼時築夫令子  
季止吾兒穀與偕

緩步行空濶青天遠去低風吹衣嫋嫋月照草  
萋萋教子思千卷營生志一犁鄉人分隊語散  
坐任東西

曉寢

曙色侵牕紙人聲自近鄰高吟還永夜穩睡忽  
清晨覓食聞兒哭披衣數世屯茅簷多野雀宜  
繫亦何煩

寄王築夫

寂寞荒村靜端居念遠朋天寒空樹木水落見  
溝塍矯節今人罪奇窮吾道應琴書敦宿好高  
吟

冬至曉發港口

旭日含雲霧橫舟古樹斜天空翔鴈鶩澗冷蟄  
龍蛇破屋臨危岸荒墳散遠沙千官朝北闕禮  
異舊王家

芮城嚴尹江南梁陽人

贈廣陵施念山

鷗臬飽腐鼠鳳凰饑竹實取食分明殊胡爲計  
得失世人乃不察紛紛競口舌涇流與渭流清  
濁詎難識

湯潛梓江南蘇州人

鴈宕載菊寄謝貞明王子

故人丘壑意動靜此花中日日籬根下閒吟興  
不窮色幽如在定香冷欲歸空物亦從緣異山  
應便不同

衲子道明云讀川陶古石家菊甚好兒

子中偕看有詩二首予亦興發詩以

招之

聞說陶家菊已開乘閒踏過野橋來秋山一路  
惟紅葉苦迥孤筇半綠苔既有斷雲隨杖杖可  
無恙後栽何處通幽曲背指寒花屋

靳應昇本號江南山陽人渡河集

廣陵楊花篇

行人莫上廣陵城廣陵楊花傷我情行人莫過  
廣陵路一片楊花一回顧憶昔廣陵江水春二  
十四橋多麗人膏粟一聲塌城角畫閣珠簾皆  
寂寞我來遙巡邗溝涯溝裏溝外空楊花客遊  
不問蕃釐觀馬走不向玉鉤斜楊花三月如白  
雪日日春風吹不歇風吹花落可奈何祇令愁

人腸欲絕吁嗟乎榮枯哀樂無時休我爲君勸  
君莫愁風流千古隋天子回首雷塘只廢丘

柴紹炳 虎丘浙江仁和人

卓烈婦

前指揮卓學妻後立人己  
百揚州邵城邑後水元

廣陵花月擁高樓樓上珠簾珊瑚鈎只道羅綺  
鋪繡陌誰知烽火逼江頭旌旗萬隊城邊樹黑  
雲如凝矢如注爭鎖妖燒歸帳來亂捲啼聲隨  
馬去卓婦錢女女丈夫勇能截鐵智盤珠策從  
張許圍中決氣自轟荆劍底紆登堂破壁陳原  
委存身何似潔身美母爲妾進著頭餐妾爲母  
居蠅燭求仁得仁真自樂揚子何如池水香藕  
水娥江相繼作兩地參天此一身偷生隱忍可  
憐人卓家有婦邦江畔千秋生氣豈沉淪前朝  
騎馬昨朝死紛紛多見誰及此二十年前余有  
言大都女人勝男子

吳山春望和張岱音作

及爾吳山攬落暉江南風景自依依雪消春色  
江湖闊樹隱晴烟島嶼微故苑草生麋鹿上高

臺花滿鵲飛誰知目送年華好腸斷登臨淚  
濕衣

俞國賢 類書浙江山陰縣江南江都人

夏夜讀書

溽雨却炎暑雲月破微障南風竹間來坐久得  
清曠燒繁動飛蚊蝙蝠撲不析枕簟非不佳一  
卷未忍放詩書詎候人吾志頗不償逝將窮鐵  
研聊以愜所尚

軍中

蠢爾寇爲虐赤子罹逆遭王師飛壓境兵燹方  
熾然東山數百里去去無人烟烏鳶啄腐骨烽  
燧明高天落日下大營令肅壁壘堅鳴刀起四  
野營夜中心懸垢身裹重甲蛻蝨憑緣延寶劍  
欲出缺雕弧不弛弦決背誓滅此埽穢驅腥羶  
苟得生靈安豈畏溝壑填丈夫旣許國那能圖  
萬全

寶刀歌

伊誰百煉銀鑄鐵曾斷生蛟入龍穴一條明水  
掌內橫寒芒似積陰山雪有時風雨颯古堂夜  
半精靈聲切切滄桑人代屢變更青山黃土埋

英傑寶物斫陣凡幾回星星未見鋒銚缺細伏  
肯陷狐狸胸大才終染豺狼血嗚呼我今何幸  
乃得此誓與同生復同死

黃河

乘流溯禹鑿眼底足風濤似練寒光遠如山雪  
浪高壯心憑跳蕩王事豈賢勞懷古情何限悲  
歌瀉濁醪

與史文茲飲月下

砌菊凌霜淨庭柯照月空一盃紅玉艷佳夕素  
心同鴈度浮烟外蟲吟敗草中物情猶惜晚吾  
鬢已成翁

歸來

銷盡雄心卸鐵衣扁舟江潯澹然歸解條鷹隼  
秋天曠脫串驂騑夜牧肥菜園一區行灌畝遺  
書幾卷坐忘機擬尋芝草隨商皓翻惜當年賦  
采薇

展先子墓晚歸卽事

罷埽春山歸路遲東風絲雨帶寒吹棲靈鐘動  
紅橋暝不信遊人尚水嬉

沈叔媛

宏度浙江錢塘人

湖上

垂柳垂楊烟濛隴游絲飛絮飄晴空珠勒香車  
迷曉霧嬌鶯乳燕啼春風憶昔笙歌催日暮花  
開花落西陵渡彩雲片片撲人衣猶是蕭娘松  
柏路夜深走馬斷橋頭鬼啼月黑聲啾啾

登吳山絕頂

徙倚吳山上山光晚更清孤峰低白日半嶺夾  
長城海樹連天沒江潮到越平松風何處起遙  
逐寺鐘鳴

遣懷與徐孝光許大辛飲爾

沙鳥飛飛過遠洲故園多病強登樓千山梅蕊  
寒爭發十月河漸凍不流誰道丹砂能却疾那  
知白墮未消憂相逢莫問升沉事楓葉蕭蕭起  
暮愁

于忠肅祠

于公遺廟南山下旌旆蕭森極望中野老逢春  
常薦醴石鼉向晚自嘶風人摩斷碣青霜冷鳥  
啄荒苔碧瓦空知倚遙天長劍動暮雲殘照欲  
成虹

相思曲

憐儂一夢路千重  
郎在他鄉復夢儂  
郎夢來時儂夢去  
相思依舊不相逢

旅夜

江南花草正初冬  
遙憶秦樓十二重  
覺後忽驚身在客  
生憎夢裏五更鐘

吳拱宸

吳宗寬華陽散人江南丹徒人

豐城兵火後荒涼竟無客舍

乾坤何處不干戈  
四海難容一客過  
觸世姓名隨地變  
傷人睂角小心多  
饑寒勞頓身非屈  
門戶江山總亂縱有桃源千百里也應無地避風波

離虎丘

萬里風霜十八秋  
姓名無地不淹留  
長當佞佛微嫌髮  
何用爲家半在舟  
歸思搖搖同野鹿  
累人切切似沙鷗  
慙勤海湧峰邊水  
好載淒涼向北流

方

思  
原名孔卿字爾字江南桐城人

岐亭曉發

黃雞催晚叫細馬  
候人默估客出門  
少官兵爲盜多裝輕  
童不怯山險路常  
邊漸喜江天近漁

舟寄浩歌

過金斗假憩僧廬兼懷龔詣王李秀升

秦虞恒龔鳴玉孝緒孝積伯通諸子

教弩臺前寺別來二十年  
空門逃劫火破殿續香烟  
幾箇僧皆老三間屋借眠  
相逢詢市巷何處故家遷

重過新淦縣

失路重尋友孤城草木疎  
店寒還宿客市熟肯賒魚  
廢廟周瑜像荒山梅福居  
再來依古蹟人道是樵漁

遺民詩目錄

卷六

陳恭尹

字元孝廣東羅浮人布衣自幼有異  
居大均稱傑南三大著獨漁父祠乃以終  
死母難

方以智

字密之桐城人進士官翰林檢討中丞仁植公長  
子當山五機變時武後廢帝與熊維理先後棄  
之局成中丞獨游歷左師普共滅賊卒以失道對  
簿為武陵所斬中丞以八載入捷功免再赴田  
都御史而時不可為未幾黃師陷南中黨禍與  
中丞與以省為馬既所首欲甘心者以智遂亡去  
西後逃于釋諸法音原山耕無

曾燦

字省葵陝西籍江西寧都人其先多貴師與兄虎  
開俱有詩名燦居吳門光福還過日集行也  
文昭年十五留延宗號隱居珠湖著覽堂偶存

劉文昭

字昭年十五留延宗號隱居珠湖著覽堂偶存

費密

字此慶號燕亭四川新繁人官授中書書瑞亭  
生徙涪清有嘉言高論必曰吾聞父訓如此為  
詩淋漓歌嘯精練之語安達之格人所推服又能  
謙下北平韓昌黎為堂乙詩草感而為之立傳隱  
居野田著燕亭集諸書行世

顧有孝

字茂倫吳江人文學著  
子經正一字石耕東林宿學參夫先生次子負性  
孤峭率行已意與兄田俱無家室長亂以來多客  
于人八所主家皆事之惟楚欲體之在實其節欲獨  
間取衣之不庸保進取立酒家止之他日得白金  
家贈飽而去庸保進取立酒家止之他日得白金  
數兩盡付酒家償債善善若若數日彈人有請  
即止平生以此多困若有天機子集

韓畱

字雲從號固齋福建侯官人  
字雲從號固齋福建侯官人

高兆

字雲從號固齋福建侯官人  
字雲從號固齋福建侯官人

陸世鑒

字彥修長洲人  
字彥修長洲人

潘問奇

字雲與錢塘布衣一生孤寂如僧詩興同梅谷合  
刻又著梓鶴堂草堂死揚州天寧寺太守傅譯澤  
為文誌其墓查士標書丹

王巖

字平格一字巖夫陝西長  
安入揚州廩生善古文詞

魏應星

貢士官漢中別駕  
字重昌別號亦洋鎮縣人其先世本呂姓以事敗  
姓胡其父光吉公官漢陽重寶任依江淮間徙  
居江都春生亦善結客諸書好古名動南北當是  
時魏瑞黨人從中括用權鉤鐵天下名士有不出  
其門者獨潘至為魏公因以從事情懷家落宗  
積木流寇寇化江都潘春移家池州從金陵隱  
於破菴善作水墨山水尺寸輒畫數百端  
應隨手出沒世爭購之者書數百端

胡春生

字仙客歙縣人為詩好聲譽及唐李賀明徐渭諸  
家列皇帝時上書言事甲申三月京師陷戶部  
尚書倪鴻寶死難乃遂偕歸江南晚年自號題一  
道人明莊老之學精於洞山宗旨詩有書卷氣集

洪瀛

字仙客歙縣人為詩好聲譽及唐李賀明徐渭諸  
家列皇帝時上書言事甲申三月京師陷戶部  
尚書倪鴻寶死難乃遂偕歸江南晚年自號題一  
道人明莊老之學精於洞山宗旨詩有書卷氣集

倪永善

字子望號戶鎮學工古文詩辭尤善鍾子書法萬  
曆己酉中制專天啓甲子進京師入北莊因介子天  
印丁卯登鄉舉遂棄帖括甲申以左侍郎員介公  
廣授工部司務乙酉參官歸里與左員介公  
構交遊還山水所著有小傳環諸集行世

莫秉清

與王光承共撰共編高士善書法  
字紫仙上海人文學為雲卿公孫

張颯

字紫仙上海人文學為雲卿公孫

湯繼禹

字繼禹陝西三原人聞中失守上板  
後三策不報痛哭出都門真節士也

石盛

字繼禹陝西三原人聞中失守上板  
後三策不報痛哭出都門真節士也

蕭雲從

字繼禹陝西三原人聞中失守上板  
後三策不報痛哭出都門真節士也

吳孟堅

字子班貴州人據應龍公家子能守父志聞應雲  
公絕命斷句有半世文章百世人孟堅所撰漢能  
得無貽厥之力乎



閱

昇平潤澤開子後嗣其先同門之誼云乎諸博士  
弟于實乙酉後應召江都仕書讀書於廣成設  
八席樹以一屏人來往其側目不一顧景精內典  
若宿儒杖屨情話堂神稿論語頌聲帖俱另刻



遺民集卷第六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陳恭尹

字元孝廣東羅浮人  
獨庵堂集

夷山謠

夷山侯所居

古夷山今平地車馬東西馳屠兒倚刀醉梁園  
枯草鷹嘯風公子翩翩持角弓

南岳道中從石浪菴上至高臺寺

晨飯氣始晴初日在山缺紆迴出林莽揖與老  
僧別握衣陟天路百里上積雪適來歷崔嵬反  
視若丘垤清冷墜冰響淅瀝霜枝折中峰方眇  
然將登且當歇

登祝融峰

祝融高不測雲雨及其半濛濛在太古乾坤猶  
未判九州有餘覽旭日夜中旦臨晚懷百憂因  
高發歎

下祝融峰向白門寺道中作

披離中林雪厭浥下山路緣高漂若墜身外不  
敢顧藤蘿援我行飛鳥爭我度我下羣木鳴我  
上寒雲互迹從逝溪遠心與幽賞住萬里方自  
今重期豈能預遲遲聞遠鐘慄慄日將暮

早發新塘浦向廣州東山舟中作

寡出春已生多愁老先及窮簷思良友東浦命  
朝機依依海日上稍稍寒霏入物象交晦明峰  
雲屢開闔火田赤尚燒水岸青猶溼秀色興遠  
林芳華冒平陸去目方屢延歸流一何急前禽  
如退飛昔嶼若遺粒菱蔓或浮沒石竅有呼吸  
傷哉逝川歎慟矣岐途泣百年曾幾何三十未  
能立

羅浮蝴蝶歌送屈翁山

羅浮大蝴蝶言是小鳳皇六足盤胸間四翅交

續後集六

文章脩眉若楊葉繡腹如垂囊仙人愛文采挾  
之游帝傍雲霞爲友朋沉瀝爲酒漿倏息殊闕  
上饑采若木英四海安足飛來下君子堂堂中  
有行子比德共翱翔

游七星巖

立馬眺平蕪蕭蕭見蒼壁不知何處雲飛作茲  
山石嗟峨各異勢紛詭非一色旁通類戶牖中  
虛成室宅藤根上鬱盤石乳下涓滴時聞鐘磬  
鳴宛若仙源隔靈峰互虧蔽微徑緣空隙頗疑  
混沌初有此機巧迹遽遊茲已屢歲月真如擲

川原無古今世事空疇昔徘徊倚層巔北風感  
行客

宿寶積寺

躋險力未疲白日停西峰將酌石上泉迤邐投  
雲松幽寺肅古苔絕壁懸高窻列席就清陰開  
襟面涼風石牀倚林標遠眺千里江原野漸微  
沒井邑方空蒙今古一朝暮宇宙何終窮茫茫  
大夢內往哲留其蹤聊爲命壺觴冥寄開心胸

游黃龍洞

春草夏更長洞門藹餘綠晨興理孤策衣露時

長集卷六

露渥緬邈睇衆峰逶紆赴長谷緬涉溪影蕭  
蕭巖巖竹風磴炫雜花雲潭亂雙瀑沫雨晴驟  
飛游鱗清可掬荒宮久榛莽石岸多隈曲方齊  
昔人蹤茲焉遂幽筭

耕田歌

耕田樂耕田苦樂哉樂有年苦哉不可言春未  
至先扶犁霜華重土氣肥春已至農事始雖未  
鳴耕者起泥汨汨水生光二月稻芽三月打秧  
五月收花六月垂垂黃再熟之田始有望三月  
打秧六月躡草一熟之田九月始得獲稻上官

不待熟不熟昨日取錢今取穀西鄰典衣東賣  
憤黃憤用力且勿苦屠家明日懸爾股

### 祭幽歌

天低野黑鐘聲冷高臺火炬紅無影招魂竹竿  
垂至地萬衆無聲大師睡林根水際光宵冥欲  
動不動如有形陰風吹沙利如箭蚱蜢橫飛撲  
人面鬼王丈六鬚髮丹金鈴召鬼爭盤餐黃香  
插筵月晶晶瓦簷不盈紙衣小倏如聞笑忽而  
啼笑何丈夫啼女兒殘形敗血生荒草有棺無  
棺安可保骨肉當前喚不聞半夜依人思一飽

綠楊絲繞白楊樹魂來作風歸作雨西頭落日

### 猿聲歌

東頭來後人仍爲今人哀  
十八灘頭波突兀孤舟十夕不得發蒹葭敗葉  
鳴括括江天霜滿墜小月烏猿一聲一白髮

### 送雪公歸耕蒼梧歌

蒼鷹六翮不上天化爲春鳩啄人田壯士有力  
不搏虎兩角肥牛耕瘠土毛摧羽落君莫歎龍  
屈蛇伸自終古送君耕耕何所上有蒼梧之深  
山下有泮柯之長浦浦下山田田上野荷鍾來

歸日當午曲枕右肱樹左股萬事不理望膏雨

### 南海神祠古木綿花歌

祝融帝子天人傑凡材不敢官前列挺生奇樹  
號木綿特立南州持絳節拔地孤根自攫孳排  
空直幹無旋轉生氣長資渤解寬老鱗不受冰  
霜裂青春二月當艷陽觀者千人皆歎絕繁英  
貫日下無陰麗色燒天災能熱堂堂正正勢莫  
當密密疎疎隨所設落瓣全鋪細草青飛鬚欲  
滿游絲纈似聞昨日銅鼓鳴海神黼黻朝天闕  
玉女三千笑口開電光一夜枝頭掣受命扶桑  
捧日車旌旗片片裁虹蜺六龍戰勝各歸來髭  
鬚盡化玄黃血不爾花紅何太烈君不見四照  
之枝不可尋赤松渺矣火井深爲君歲歲呈丹  
心

### 贈余鴻客

蜀犬不識日羣吠聲信信越人賤章甫不以易  
文身中原龍戰二十載萬事反覆如朝昏我行  
驚懼伏草莽舉國大笑爲愚人何來年少全陵  
子肯道相思滿人耳三年覓我二樵間一夕逢  
君五羊市傾山倒海見胸臆白日照耀肝腸裏

羈貧無酒留君歡對坐江樓儼不起是時積雨  
江上晴丹楓亂落寒蟬鳴長風駕浪作丘壑登  
樓海市相崢嶸趙佗朽骨爲黃土陸賈詩書亦  
何補朝臺空有漢家名浩歎今人不如古今人  
古人間容髮舉足之分邈燕越眼前得喪等烟  
雲身後是非懸日月怪君茂齡懷抱奇嚴君風  
義兼能詩曾窺一二每心折安得天馬無龍駒  
荒城氣黑落日短強爲吾子停斯須如君意氣  
復何道所願故心終不移

歸舟

舟路翠微上了然知寂機谿聲虛自蒼山色靜  
相暉飲鹿妨人去樓禽擇木飛物情從所好吾  
亦薄言歸

水氣動羣木虛樓飛葉聲風燈無定炤峽月不  
終明託宿維舟夜臨瀧未濟情寸心平自若應  
任險中行

喜陶苦子還自鹿步

無言終夕坐一雨散微涼自有碧天月隨君歸  
草堂荒池餘溜上高柳小屋藏世難兼多事爲  
歡苦不常

雨夜懷屈翁山

風雨懷人坐無燈亦到明流螢分夜色疎竹聚  
秋聲別酒尚餘醉春花今不榮終知吾與子白  
髮路傍生

秋晚雜興

繞屋落寒葉日高聞鴈時紙窻明野馬齋鼎熟  
蹲鴟少事門開晚多吟卧起遲百年行已矣辛  
苦立名爲

西樵送王說作

相送已惆悵清溪更亂鳴未窮生死理難了別  
離情細草秋無路長林曉有聲不須今夜月還  
似昨宵明

送梁罷園歸順德

汀洲初鴈飛送客釣魚磯故里我曾寐深秋君  
獨歸荻花迎棹起楓葉到城稀爲問先人宅門  
前柳幾圍

閒居

閒居冬已盡獨坐念將衰霜葉不親樹寒花多  
苦枝單衣勤向日薄命拙逢時莫作將來計人  
生未可知

大鳳陽逢中秋

未到問沽酒早投城北闌莫令亡國月得照渡  
江人世薄功名士秋銷戰伐塵餘生付樽杓留  
醉上車輪

賣驢

歸鞍太行下南及漢川湄遠歷風霜苦難為寒  
劣姿在予常惜力于汝亦忘疲去落他人手筋  
骸愁自茲

送離患上人住靜惠州兼懷葉許山

衆水各得月月光元在天道人無去住臨別莫  
愴然暑氣當船小峰形入閣圓因依賢地主一  
定出何年

出門

未有出門意篙師候水涯故人書適至江上夕  
初佳白鷺飛閒世青天入曠懷還如張翰去不  
復俟同儕

所見

禁裏曾通籍人前不下牀未離阿保手已縮大  
夫章一飯中人產千金匹馬裝白頭蓬室者只  
自愛糟糠

贈別賴子弦任切剛歸寧都

二子何開朗來知自翠微旅中蔬飯畢江上布  
帆歸路密關心短情深出語希後期能不負家  
在荔枝磯

送李蒼水兼寄相如

古道今蕪絕吾鄉尚有人老於朋友內覺汝弟  
兄眞嶺樹寒猶葉邊沙暖不春天涯新得叔風  
義好相親

苦吟分得絲字

力窮天地外獨立夕陽時物態皆吾巧春風不  
自知舌從荊婦笑香遺穉兒司究竟成何事年  
年催鬢絲

冬草得言字

無論南與北一種白連門豈不怨遲暮曾承天  
地恩遠風疎勁葉春色聚寒根獨立觀元化悠  
悠何所言

寒樹得陰字

非無生氣在孤直未成林幸以不材老能忘時  
序心空巢懸宿葉新月下疎陰爲報青陽道前  
溪雪已深

宿鳥

日暮將何適歸飛尚有林側銜千里翼獨立五  
更心山月橫枝淺寒池顧影深幸無彈射患安  
夢得于今

藤

遇物時能曲垂天自不斜可憐無尺土亦復着  
高花柔是長生道清宜處士家柴門開一角山  
月也從遮

夜漏

滴滴來心上錚錚出暗風年流今夜裏天定此  
聲中候日隨陰盡占星到曉空誰言良冶手真  
有授時功

送何不偕之桂林

千里西江路多奇是桂州裂山行巨浪依石上  
孤舟君見他鄉葉都歸故國流應書得意句相  
問海東頭

春山

諸峰無近遠若與野人期未改高寒色青青又  
一時後來花在眼昨夜雪添池擬看泉邊屋從  
今插短籬

春草

春色來何處南州得最先萌芽依宿燒鮮潔近  
幽泉力弱猶穿土光遙不隔天自今歸馬後隨  
地醉須眠

春泉

石上冰初解田間綠已陰無窮資地力不息自  
天心暗谷藏聲淺平池見底深但令常潤下何  
用更爲霖

夜潮

自知消長理豈敢恨蹉跎子夜泉心正南天海  
運多帶風鳴石岸隨月寫金波曉起看新稼爲  
霖不是過

茶竈

白竈青鑄子潮州來者精潔宜居近坐小亦利  
隨行就隙邀風勢添泉戰火聲尋常饑渴外多  
事養浮生

人日新晴卽事

新年連舊雨晴好獨當人兵氣昏南紀天心惜  
此晨遠峰偏聳日一鳥自鳴春微斂村村急桃  
花何處津

春陰

春色來何處，郊雲密自西。  
釀花成大葉，催雨作新泥。  
野日籠無影，遙峰截欲齊。  
良苗今有喜，一爲報蒸黎。

獄中雜感 二十首選一

一歲聿云暮，萬方勞未還。  
濟師江上戍，轉粟雪中  
中山身等齊，民列名蠲力役班。  
合將經月繫，消折半生閒。

初月

銀河誰下釣，天道自張弓。  
色借桑榆日，涼生玉

笛風山光開，半面人影在牆東。  
不俟居弦望，清輝萬國同。

雨後登樓遲孔樵嵐梁罷園不至

江樓頻約落花間，亂世幽期豈待閒。  
幾度鶯聲逢舊國，二年春色各柴關。  
新虹映日收殘雨，積水浮天出斷山。  
目極故人居可見，布帆無恙夕空還。

送鴈

數聲嘹唳起汀沙，亂點晴空暮影斜。  
六翮欲衝遼海雪，一行先別嶺南花。  
但令處處無飛鴈，莫

恨年年不到家，荇葉蘆芽春漸長。  
無窮烟水在天涯。

太息

高臺爲陸沼，爲塵一半揚州。  
是海濱白鳥自飛，烟水上青山不似亂離春。  
松楸永隔興哀地，陌路多逢太息人。  
共道君恩憐物命，不教魚鼈近居民。

喜王東村歸

疎星三五未成行，魚子花開客到鄉。  
小婦罷啼牛女夜，大家爭解駝駝囊。  
陪苔攤席閒眠破，鄰果攀枝徧索嘗。  
嘗走覓城西苦吟伴，舊鬚添出幾莖霜。

沛中懷古

漢皇生長難忘處，尺土猶書故宅名。  
四海自飛鴻鵠羽，中宵人哭白蛇聲。  
輕沙淺草堪調馬，習俗羣兒敢說兵。  
千載英雄同一轍，徐州南是鳳陽城。

鄴中懷古

山河百戰鼎終分，歎息漳南日暮雲。  
亂世姦雄空復爾，一家辭賦最憐君。  
銅臺未散吹笙伎，石

馬先傳出水文七十二墳秋草徧更無人表漢將軍

隋宮懷古

穀洛通淮日夜流渚荷官樹不曾秋十年士女河邊骨一笑君王鏡裏頭月下虹蜺生水殿天中絲管在迷樓繁華往事邛溝外風起楊花無那愁

送姜山上人游南岳

送師西去重低徊曾上衡山絕頂來夏帝碑無蟲篆徧楚天峰斷鴈行迴燈前鬼芋穿沙出瘴後僧門鑿雪開正是到時二三月上方明月方雷

送譚天水入燕

天涯到日歲方新草嫩郊原漸少塵官路聽雞行落月帝城騎馬作聞人冰簷屋霽玲瓏曉雪照宮桃婀娜春雖有故交爲侍從馬卿能賦不妨貧

甘竹灘上留別何皇圖即送之羅浮

一棹橫灘拍拍輕兩厓相揖隔灘聲已傷此地蒼茫別却美名山自在行碧落斂雲峰影滿秋

溪影葉瀑流明他時念汝仙壇上夜半歌成日已生

秋日西郊讌集同岑梵則張穆之陳喬

生王說作高望公卓文仲龐祖如梁藥亭梁顥若屈泰士屈翁山時翁山歸自塞上

黍苗無際鴈高飛對酒心知此日稀珠海寺邊游子合玉門關外故人歸半生歲月看流水百

戰山河見落暉欲灑新亭數行淚南朝風景已全非

將發漢口毛子霞在武昌不得更別

全非

將發漢口毛子霞在武昌不得更別

將發漢口毛子霞在武昌不得更別

滄波芳草暮生烟東望離心倍黯然短棹擬過黃鵠渡輕裝催上白門船遙從江漢分流地坐到星河欲曉天明日五更應已遠故人殘月正高眠

高眠

送陳人白王問溪歸瓊州

送君歸去不勝情共國猶懸兩月程黎母山前開晚照蘇公樓外正秋清檳榔過雨垂空地玳瑁乘潮止古城到日從容問耆舊爲予再拜海

送君歸去不勝情共國猶懸兩月程黎母山前開晚照蘇公樓外正秋清檳榔過雨垂空地玳瑁乘潮止古城到日從容問耆舊爲予再拜海

送君歸去不勝情共國猶懸兩月程黎母山前開晚照蘇公樓外正秋清檳榔過雨垂空地玳瑁乘潮止古城到日從容問耆舊爲予再拜海

送君歸去不勝情共國猶懸兩月程黎母山前開晚照蘇公樓外正秋清檳榔過雨垂空地玳瑁乘潮止古城到日從容問耆舊爲予再拜海

送君歸去不勝情共國猶懸兩月程黎母山前開晚照蘇公樓外正秋清檳榔過雨垂空地玳瑁乘潮止古城到日從容問耆舊爲予再拜海



先生

苦雨偶成東家收止

溼雲寒雨苦相仍便是籃輿出未能溝水繞門  
前後路砌苔綠壁兩三層身牽旅夢癡難曉  
印春泥重不勝徒憶高樓垂柳下昨來名論對  
陳登

贈沈方艸兼送之羅浮

挂帆東近列仙家瑤室璇房路不賒高瀑倚風  
時作雨遠峰含日半成霞山人散住蘿薜竹旅  
食多烹巨勝花知有婦翁名鮑靚不勞丹竈問  
丹砂

送魏和公歸寧都

隔年相見即依依知爾全家住翠微窮海訪人  
兵後去孤身攜劍雪中歸難平橫浦寒流淺櫂  
照凌江晚葉稀貧賤別離那可道寸心齊與片  
帆飛

寄懷何克諫何景雲

君家隱處海雲東水繞青螺一百峰初日芙蓉  
三謝句西山薇蕨二賢蹤投竿擬傍羊裘老貧  
士新成馬鬣封猶感故人嘉惠在相思和夢夜

千重

發舟寄湛用暗鍾裴仙湛天石

扶胥古渡水淒淒雨後移舟望轉迷數口寄居  
秋草外一身爲客楚雲西家無兄弟依良友地  
夾河山畏鼓聲知已片言應不負亂離妻女藉  
提攜

立秋日送雪樵和尚開法曹溪

濟上家風得大機白雲高坐見人稀絕無言處  
千花繞欲有行時一葉飛溪水生香迎桂棹嶺  
猿隨衆候山扉官中賜出袈裟在禮向西來舊  
祖衣

讀秦紀

諄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疎夜半橋邊  
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

東湖曲

柳絲風裏木蘭船夢想東湖已隔年湖北湖南  
多月色南湖沽酒北湖眠  
大石樓連小石樓上樓遙見珊瑚洲洲邊花艷  
誰家女笑擲紅菱打白鷗

增城村居卽事

絲絲寒雨溼飛塵草綠平田不是春伏犢山中  
雖有虎農夫爭避帶刀人

方以智 密之江南桐城人後爲僧稱無可大師

### 題馬晴江像

落落梧桐陰蕭蕭桑柘手攜數卷書披衣坐  
石下左顧命健兒持酒進玉尊右顧見美人采  
蘭復盈把擊案當管絃薤草當耕稼此非遼東  
田亦非洛陽舍當世好宴樂健兒善迎迓當世  
若用兵美人善騎射倚檻臨清池何必構臺榭  
獨飲至日莫何必酣長夜北牕可以卧東山可  
以駕園林歌舞者一切皆報罷

### 變擬古詩五首 選二

海霧朝濛濛侵我布衣裳仰首不見天陰路陰  
茫茫明日出門去味爽東嚴裝烏雲西北馳宿  
鳥東南翔郭門風脩脩夾道多白楊徒步安所  
之歸來坐空堂有琴不能彈有弓不能張激盪  
發哀歌歌短聲何長

屋角多啼鳥烏飛尾畢逋啞啞入九子廣州城  
上居城中似江南紉綺紛瓊瑜交疏飄霧縠土  
曲陳笙竿調笑入酒家青絲提一壺主人酌我

盡擊案聲鳴鳴東海出寶劍南海出明珠聽我  
歌此聲此聲世所無

### 乙酉臘月廿四夜

故鄉風俗重今夜兒女班班列堂下今當樹折  
巢破時羽毛零落憐枯枝旅舍簷前一回首上  
有白髮下黃口望空剪紙告墳墓兩眼淚接三  
盃酒難道年年坐死苦海中願爲落葉隨飄風  
何不可行

君不聞魯仲連千古稱其名既輕富貴甘貧賤  
何爲出入邯鄲城珠履錦繡日滿座華筵斗酒  
嘗虛左先生玉貌不求人飄然來往何不可

### 看月

一片鐘山月那從嶺外看昔常臨北關今獨照  
南冠萬里天難指三更影易寒夢中兒女路莫  
憶舊長安

### 聞鴈

衡陽無鴈到今過嶺南飛世亂成行少家亡寄  
信稀鷓鴣聲共苦鸚鵡語全非鄉國爲關塞明  
春帶我歸

### 獨往

同伴都分手麻鞋獨入林  
一年三變姓十字九  
椎心聽慣干戈信愁因風雨  
深死生容易事所  
痛爲知音

戊子元旦

旅食誠何地風餐勝五辛  
驚聞蠻地曲留得漢  
家春路可供芒屨天容著  
幅巾日中頻問影能  
作故鄉人

德慶州同子晝飲以式寓作

海外披襟幸着冠莫愁離別  
只加餐悲歌自信  
今生熟亂世原求一醉難  
屋壁待書還問卜琴  
絃挂柱不能彈夫南更覺  
浮雲黑誰用新亭淚  
眼看

春興八首選一

往來過客想平原花滿春盤  
四座喧盡道蕙蘭  
開百畝何愁桃李落東園  
大夫作賦初非謗公  
子能歌未敢言日日登高  
更臨水送人離別莫  
心煩

聽黔調山坡羊

調自邊關到石城此方絃管  
更多情遊人借得  
東風力吹入江南後一聲

山坡羊本起自禁本邊關後傳  
江南法家譜之曰水調流至

字陽都成一調  
湖北多彈  
猶憶秦淮賽竹枝青樓沉水  
易相思眼看到處  
生離別何故多彈子夜詞

曾煥

青雲西籍  
寧都人

感憤詩選一

山後撼秋風南炮忽振響衆  
壑何杳冥林木出  
題題寒暑一就移生殺在俛  
仰所以曠士懷登  
高非一想

穗城南樓再送董無休歸里

亦有魯仲連亦有管幼安  
蹈海不帝秦穿榻避  
子桓卽此三子都非世所  
歡厓門空瀨輪日  
夕騰波瀾此水亦何爲徒  
成行路難

淮陰釣臺

漢高樸釜羹劉毅子鵝炙古  
人恩與讐遂乃在  
飲食至今漂母祠朱農羅  
霜日

鯉奮江

泊舟澄潭下水落山崑崙  
孤村四五家高樹氣  
蕭瑟游魚淅淅來不畏網  
罟密我時當午食投  
之以餘粒大者遽來吞小  
者還相失汝本無機  
心饑來卽倉卒

將立夏戒僕子亟治所田

役衆衆難恃勤懇因已力吾家號素封不復知  
稼穡習慣成自然咎竄亦云極安坐出謀慮紛  
紜計已忒因以下畝畝聊用抒悃悃諸僕蠢且  
頑所司無常則勤急或不齊于此明黜陟春氣  
日漸徂衆峰故多色豈敢自暇豫徒以煩申飭  
懷安古所鄙況在衣與食

春歸曲

雨漬落花紅熠熠青膚曉覺燕脂濕倚遍闌干  
香霧濃藍蓼柳色鶯聲入三月雙江婪尾春江  
頭新漲斷行人有客蕭條不得去馬如蒼狗衣  
如鴛去年今日螺川道今年除盡東園草年年  
春光不故人不見春來顏色好春來游子歎無  
家春去東風燕子斜攀條無計留春住坐向堦  
前惜落花

西竺寺苦雨

何代黃金寺人來地覺偏綠沾高礎溼紅委小  
池妍古屋生雲霧春江走歲年似從巴峽住日  
日聽啼鵲

晴

茅簷留宿雨遠樹見新晴雞犬日中靜山川雲  
外生野花遙接水春鳥欲聞聲念爾無拘束年  
年空復情

日暮

北風吹落日游子發深思一鳥入雲沒孤舟信  
岸移但看芳草處不與昔年期坐久向流水感  
君無已時

歲暮武林別葉子九往京口

殘臘無佳日況當離別年布帆從此去江水正  
蒼然貧賤生涯路風波亂後天好將今古淚寄  
與夕陽傳

玉川門訪八菴不遇

山勢穿風磴泉聲出谷門幽人何處去白日又  
黃昏木落龍溪靜天開獅子尊杖頭苔蘚在留  
與護雲根

海角亭喜晤南昌徐元星

不知身至此見汝卽情深野草連天沒邊風薄  
夕陰途窮愁過客鄉語入歸心海角亭前望吾  
生歎陸沈

舟次

一葉信如此橫流何處安故交多忌諱長路竟艱難潮水三更壯秋風六月寒早知漂泊老悔不事魚竿

九奇峰訪老僧匡雲

一折復一折乃知山路長崖隨藤作杖門以石爲梁遠壑故多色野花殊亂香老僧惟好睡不問客何方

過淵明先生墓道

莫謂南山在能逃亂世名江河消酒力天地感鐘聲彭澤官三月榮桑老一生爲傷孤竹子何以不躬耕

中秋前夕

不知今夕月又欲到中秋千嶂夜當戶三更人倚樓虛風生暗壁落葉下寒流有路難歸去吾兄尚海頭

望黃河

自此分南北登高竟奈何青天埋綠草白日下黃河客久音書斷年荒盜賊多東風知箭急不肯歎蹉跎

江村

柴門深閉曲江邊馬首西風渡石泉秋散荒雞催落葉草眠小犬吠歸船遠峰高處疑寒雨疎樹暗餘生晚烟野老心知有客至杖藜呼子綱鱸編

贈方爾止

一聞送別秦中句未見已知意氣真天地到今歸隱士文章自古讓愁人五峰高入風雲色萬壑晴分草木春此去匡廬看斷壁知君不厭遠遊頻

恭謁金龍王廟

王姓謝名緒宋末以諸生死難嘗曰黃河割流即吾報讐之日

下拜遺宮北布袍餘袂斜日動旌旄山川何事多新壘舟楫依然轉舊漕萬里魚龍南去盡初秋星斗北來高茫茫千尺黃河水不見當年起怒濤

舟過洞庭湖

曉起檣帆出洞庭君山一點鴈邊青風迴浪急天無色到此何人鬢不星

劉文昭

重湖直隸宛平人懷憲堂僑存

同魏爾阜蔣前民登焦山

連朝阻雨瓜洲宿雨霽同君共涉江寒影一樓

風色厲驚濤兩岸客心降懸崖樹老根全拔廢  
苑鐘銷僧不撞洞口至今留漢詔高蹤千載歎  
無雙

臨安弔古

中原回首戰雲黃痛憶當年宋靖康開塞何人  
悲帝子湖山終日醉平章陳東北關書三上洪  
皓西風鴈一行毀盡朱仙舊壁壘却將花鳥固  
金湯

稽山客懷

江策風景近如何十里錢塘倚棹過白髮每從  
愁裏盡青山偏是客中多攢宮草沒冬青死樹  
廟碑傾古字磨獨有若耶溪畔女秋來猶唱舊  
吳歌

泗州道上

極目離離土一丘漢皇陵廟此山頭宮雲有意  
終朝變淮水無情逐夜流湯沐昔年曾賜履禾  
麻今日不完秋疲驢踏遍殘陽外烟樹蕭蕭動  
客愁

清河夜泊

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挂蒲帆千里程去住向誰

商山處飄零到我負生平雲連海氣天無色風  
鼓河流夜有聲襍被春寒眠不穩悽然雙淚落  
三更

大悲寺逢僧謝監

我來古寺暗銷魂瓦礫盈堦一徑存僅有爐烟  
疑白晝絕無鐘鼓課黃昏頽垣雨洗毘盧面蔓  
草塵封方丈門老監逢人蕭索盡慙慙垂淚話  
開元

一自居庸賊騎來禁城宮闕望烽開侍中早棄  
司農印監視原非戡亂才傳詔亦曾趨暖殿佩  
刀無計禦平臺如今頭白何人問風雨柴門永  
夜哀

費密

此度無峰四川成都人

豐城安漢看梅同徐時後

天陰翼遠霧山沒青隱隱江平沙逕幽春草發  
岡嶺舍舟循斷岸禾黍秀里井叢竹鬱勃深村  
樓列舊畚依垣老花樹微香散寒影樹下逢一  
翁言簡氣尤渾亦欲卜山居閒田耕半頃

姑蘇洞庭山

天氣頗靜穆理櫂冒晨霧風漪蕩蓴藻日晴始

得渡收牆藏曲激登山亦非暮巷陌甚精潔器  
物相市聚風尚雜城郭未盡改野素恣足洽深  
探橫樓隱層樹在昔通侯封荒草生塋墓共宿  
寒濤間薄醉中夜寤朝來上嶠嶽坐見日初吐  
山水與田廬歷歷來指顧歸意未有闌相對愜  
幽趣

賦得山中人送嵩公還水西

山中人兮不歸寒木落兮夕暉空山寂寂今日  
遲遲誰容與兮寒松枝冰欲堅今池中蟋蟀鳴  
今林下剪霜菰將以爲羹兮乃周乎原之圃雲  
遙遙今下來風肅肅兮入衣百蟲蟄兮深穴野  
雉飛兮其時子遠歸兮山中松子落兮巖樹紅  
策杖兮四望澹淒淒兮山空柴門閉兮蒼苔未  
有人兮開予懷烟漠漠兮芳草生悵獨坐兮悲  
哀縈子兮淹留高樹兮山之樓念予兮歸去孤  
舟兮悠悠

江晚

昏氣滿孤嶼此時途尚遙天寒將作雪風急欲  
收湖棲鳥黃雲樹歸人白版橋酒家隨意宿明  
日進蘭橈

同蔡治田金游西山登秘魔崖望石壁  
絕壁幾人到虛崖一望收秋聲生衆水日氣射  
殘樓僧少不鳴鼓簾稀只挂鉤却愁山雨重賦  
杆捲溪流

種蔬

居江都東野田村

垂老資無計江城宅累更自移村落佳日上野  
塍行土瘠深難耨溝長雨易平妻孥皆菜色留  
得灌園名

朝天峽

一過朝天峽巴山斷入秦大江流漢水孤艇接  
殘春暮色愁過客風光感榜人明年在何處杯  
酒慰艱辛

沔縣村居

故國不可到春風吹閉門鳥巢原上樹花落雨  
中村事簡人過少居深褐自尊無書傳弟子耕  
鑿在乾坤

棧中

棧間通秦道青天未易行盡過奇絕處不負有  
予生白馬溪中出黃牛壁上耕野花埋輦迹幸  
蜀只空名

一 高郵遇故人

相逢多難後只此是天涯與子躬耕處蒼生尚  
幾家朱門齊牧馬白骨亂開花耆舊何人在行  
吟感暮鴉

贛州

宗子稱兵出中丞捕反時廟謀資節鉞亂卒倒  
旌旗往事餘煙樹新愁倒玉卮南行弔楊僕春  
水遠迷離

僊霞嶺

野寺無僧住蝸涎四壁乾人家移絕巖馬迹亂  
空壇山色侵苔滑松聲夾路寒速行猶百舍處  
處向南看

小仄

放船直入深山去無路青林有數家煙裏人聲  
呼伐木巖邊鳥迹亂開花殘民未死征徭在新  
戎頻增驛路譁時見秦中官長過不知何以慰  
三巴

送劉與生還廣元兼呈王嶽

送爾西歸意惘然吾家山水復誰憐雲邊短杖  
看梅樹雪裏微燈夢杜鵑一郡更思新市後千

峰長在故人前王郎舊有江湖約爲寄芝臺詩  
幾篇

西鄉縣

雨餘春樹百花稀好處來游却似歸貧賤已甘  
人盡笑顛狂未解客何爲長隄白日眠牛馬官  
路青峰放鹿麋八十老翁居住僻相逢只說太  
平時

呂太常潛自歸安移家海陵

銅龍宮闕邈山河臺笠穿雲就薜蘿近渡南徐  
藏巷陌久從西塞狎烟波愴荒歲遠成遺老草  
木人稀發浩歌可許相邀尋舊約江魚村釀共  
婆娑

詠史

山東無足事連衡欲用秦咸陽方逐客歸作大  
梁人  
少年縱飲博任俠顯諸侯無人求劇孟藏劍宿  
娼樓

春晚

頻垣見舊閣佳處在鄰西欲買畫眉鳥非春亦  
自啼



古意

久已歷艱辛人情今始解五日織疋布估客嫌不買

東鄰女如花西鄰女如葉東鄰人作妻西鄰人作妾

看花莫看梨夢物莫夢水遠娘同我年今年生一子

掃地得餘光所見何咫尺繫桑有餓人報恩逾金石

叢薄獲死免取歸作羹嘗恐是人遺物煮熟置路傍

揚州鈔關河畔酒家

宛轉妖姬小翠鈿嬌歌送酒一人前無端罵客高樓上知是長安惡少年

飲友人家夜歸

岬憤歸來酒半消月中頻望短牆遙耕夫久斷繁華事猶取春燈照版橋

濟南官路

官路平鋪十里花城邊斷柳酒帘斜一羣駿馬爭馳驟撲盡韓嫣面上沙

遊紅橋

飛鳥女嫫繞黃昏火攻猶見舊燒痕春游盡舫都年少一路簫聲進水門

古塞上

塞上冰流綠玉河邊人吹簫向南歌平沙大碛迷春鴈千里雲昏雪片多

古意

芳草沿隄春楚楚花枝開遍清江渚一羣無數鳥飛來恐有兒家白鸚鵡

顧有孝 茂倫江南吳江人

送沈留侯偕小阮雲襄北上

春風楊柳拂行舟有美聯翩共遠游入雒陸機新作賦依劉王粲故多愁舊京朱履三千士荒塚冬青十一秋湖上青山無恙在獨持盃酒對羣鷗

酬友

蠟向江頭更挂篷舊游歷歷在江東傷心忍聽山陽笛淚眼相看暮雨中

柳煙花霧晚春天同上朱樓看月圓無限六朝佳麗地動人詩思泥人憐

韓

留 經正石耕北直人  
天機子集

五日與卓文仲登望湖亭

升陽錄

不受城中節，幽尋二影孤。  
野事餘廢址，細草斷平湖。  
白鳥遠還見，輕烟近欲無。  
話歸應緩步，猶及醉菖蒲。

山行

高下重岡靜，潺湲澗水斜。  
細松青接嶺，小路白連沙。  
煙火渺無際，農人何處家。  
回看晴遠色，雲樹是天涯。

經太湖

舟人同此習，臨發更招呼。  
貪載滿船客，來浮百里湖。  
關風波力壯，背日櫓聲孤。  
自笑愁無用，安危任所如。

舟夜

晚發晴光遠，青川夜氣平。  
纔遲人在夢，舟靜舵移聲。  
樹過漁家暗，潮通月港明。  
鄉關鼙鼓外，回首客心驚。

寒夜和贈半千

野曠餘殘照，村荒少過人。  
北風門有雪，黃葉寺無鄰。  
霜犬號寒苦，山燈照夜貧。  
家居徒四壁，久

是客中身

至爾成隱居

輕輪高下疾，啞過前岡幾。  
費尋村路，裁能得草堂入門。  
驚白髮，把酒勸斜陽。  
話到兵戈事，還愁問故鄉。

曉起獨步

草堂水雪慢，卧穩夢魂低。  
殘月車聲早，新晴稼事齊。  
風林多鳥迹，山徑信牛蹄。  
黃葉飛霜徧，孤吟遶石谿。

夢後作

夢醒淚痕在，還吞夢裏聲。  
那堪岐路口，才送老親行。  
荒壁下殘月，涼風吹五更。  
遙心淒斷處，寥落一雞鳴。

可笑

可笑一生事，由來錯料多。  
有時還自語，無地著狂歌。  
世故客中盡，少年愁處過。  
飄蓬損真性，辛苦甚兵戈。

望天台

望裏天台近，羣峰秀幾重。  
迴看青嶂斷，忽有白雲封。  
絕壁垂樵徑，春泥陷虎蹤。  
石橋今夜月，應

為照長松

除草

叢生元可厭，況乃近當門。  
踏處偏能長，荒來轉少繁。  
後時防接踵，此日貴除根。  
豈似中堂菊，扶疎獨感恩。

偶讀家君子自閩中所寄手書

懷然有懷

傷魂燈下自踟躕，一紙重看往日書。  
蹤迹不知何處在，兵戈已是十年餘。  
心孤白髮愁應短，身遠青山夢未疎。  
為報故園凋敝盡，那堪禾黍見丘墟。

與田來聰遠樵青訪菊農花圃

野老生涯寄綠陰，清溪蕭蕭槿蘿深。  
幾家芳草通花塢，一徑秋聲入竹林。  
風雨鋤園中有法，歲時灌菊外無心。  
日長柴戶閒多閉，只許幽人載酒尋。

憶六兄

荒村烟雨目淒迷，落盡楊花綠草齊。  
幾處春風渾涕淚，十年何日不東西。  
遙天飄渺看歸鴈，孤館蒼涼待曉雞。  
欲問愁人無限意，青山迢遞暮雲低。

雨中送春

綠草疎籬映水濱，清溪寂寂四無鄰。  
一簾細雨仍飛燕，幾日殘花又送春。  
多病翻愁今夜酒，傷心如別故鄉人。  
明年客迹知何在，早向天涯慰苦辛。

九日登雞鳴山

聞道東籬菊已黃，無因移向酒樽傍。  
西風忽起野烟暮，落葉亂飛山樹蒼。  
鴈帶寒聲歸渚急，江涵秋色與天長。  
浮雲遮盡登高眼，不許愁人望故鄉。

贈山中主人

五畝桑陰屋一間，幽溪麋鹿到柴關。  
常邀晴月坐臨水，自借寒驢騎看山。  
聽鳥每貪清曉睡，賦詩多得十年閒。  
籬前只有漁樵路，野衲孤雲自往還。

高

雲家園齊福建侯官人  
遷安寧

送徐存永移家長沙

晨登南山阪，俯視無諸城。  
城中馬蕭蕭，城外浮雲橫。  
樓觀新燒焚，飛鳥盤空鳴。  
斯民服徭役，春田蕪不耕。  
我有明哲交，去鄉事遠行。  
荷擔將妻

予云爲長沙氓長沙卑溼地所樂今休兵爲問  
賈太傅還過弔屈平我有出關志懷土終未成  
空持一尊酒送子雙淚併君過黃陵下斑竹臨  
江清何以裁長笛吹此故園情

湯御史行有序

湯公諱芬字芳侯嘉興人庚辰進士  
以說大帥遇害於福寧州寧德縣某

菲海濱越十五年壬寅其子騏字千

里披荆榛刺血滴土得其骨負以歸

烈皇死國忠臣盡四海南奔那足問天隅流落

故臺郎夜行獨出秦川郡繡衣滅裂垂兩肩傷

心鐵印磨腰穿嬰城故人總開府樓江諸將空

樓船樓船殺氣星如掃孤臣匍匐炎天道白頭

已殉由拳城一身猶赴田橫島新市邯鄲各有

君攀龍附鳳爭將軍怪爾能簪解多筆徒步來

穿虎豹羣座上風雲叱咤起義兒負劍冠披靡

魯連未解平原圍鄴生已向歷城死海天昏黃

血模糊老翁手提七尺軀緼火登丘舉長鐻黃

泥白草鳴妖狐同時節士聞太息疊疊積石橫

胸臆行人那識御史墳飛沙已沒墓門棘此事

虛無十五春中原大節久沉淪有干尚收文舉

獄招魂誰問汨羅津太白蒼蒼落日急孤兒脫

繫思翁泣從亡奴僕死凋零經過親串病呼吸

辭家痛哭入南方足繭眼穿逐風霜寧陽城外

知何處霍童山前空斷腸斷腸悠悠行路者自

言家住荒丘下曾看生際玉貌身嘗騎死後青

驄馬嗚呼公子且莫哀縣官清野令風雷明朝

下帖開邊障老兵負弩除草萊十里沙磧百里

海波濤落湊墟里收麻衣一望沙田號土人共

指銀魚在重泉初開日月昏觀者辟易聲淚吞

溫序髭鬚飄颻動卻缺頭顱精爽存孤兒抱持

眠流血血落草枯肝腸絕衣冠重裹栢柳新關

山仍導烏臺節吁嗟手湯公歸去石塚高黑頭

孝子婦林臯可憐王匣無消息春風何地長黃

蒿

荷蘭使船歌友人紀事

乙巳冬十月鈴閣日清秘撫軍坐籌邊頗及荷

蘭事幕下盛才賢共請窺其使連騎出城隅江

聲來潮濤橫流蔽大舶望之若山墜千重列樓

櫓五色飄幡幟飛廬環木偶船上周禮制大層艦舍偶如人以疑遠

火器大佛即機百畫革既彌縫外裏丹漆還塗既

一頭金如馬漆叩舷同堅城連鑲足馳騎佇立望崇

高真非東南利某也亦賓客絕藤許登政番兒

候雀室探首若鬼魅上下以藤結梯在室中候望之實

攝衣升及半火攻炫長技煙霧橫腰合雷電交

足至客登船施放譯使前致辭此其事大義其上

容千人方車矧并轡其人各垂手周行若沈思

船上人無事則負手開行中央置指南樞紐浮天地

鐵軸夾其間凌雲百丈植鐵樁

七帆恒并張八風無定吹帆以布凡七張沓施如網

羅坐卧引猿臂帆文結如網人眼升下觀空洞底

委積於焉寄船下數層懸釜熾飲食船第一層以四鐵

土滋種蒔船面有但可數博厚安能測深邃船師

亦國臣逢迎慰臨蒞坐我卧榻旁矚瑜足明媚

雕檀障玻瓈船盡處應懸桁垂白簾飲器皆以竹懸

筒云葡萄洗盞注翡翠高瀉成貫珠傳飲勸落

醉國俗行酒以傾海銀槃薦爪蔬風味頗浸漬瓜蔬味

豈欲傾其釀因之窮審視明明簪筆邊木為筆

半卷有文字繪事江海迹水道何太備島嶼

分微茫山川入詳委是日于其野筆處得一卷是文許繪畫

一驕恣上馬大橋頭目送增憂悵鳴呼通王貢

詎可忘覲伺周防勿逸巡公其戒將吏颺去勢

已形禮義不足餽

紅毛行代友人作

海邊黔首重足立海外紅毛交臂入連天之舸

遮南臺車馬紛紛岸旁集細艷大笠紅縐衣金

紐連綿錦帶圓手中骨朵銀花繡胯下文韉鐵

葉輝北來駿馬西番轡騎向雙門似隼飛外藩

大府日禮宴麗酒推牛官長羨柔遠之義爭撫

軍軍門循劍開廚傳牙旌日麗鐘鼓喧鳴嗚吹

角上轅門老番碧眼散黃髮兩兩騎過升堂軒

黑面玄髮一百箇脫笠橫刀兩旁坐領帆紛披

白似霜短衣爛熳紅如火當筵致辭謝鼎烹旋

催蘇合沸銀鑄曼頭煤流出黃玉牛膺燔炙成

金攄韜手之韋一時脫俗以示尊沾濡案席聞

芳艸中有紅毛稱白丹座中漢語時嘈咕軍官

認是漳州民荷蘭種落寧其倫指揮玄髮起獻

壽大言其刀皆有神倏然拔鞘萬蛟動走電呼

風遠畫棟清光盤翠旌旗龍天影低昂檐幙鳳

亭亭大手繞指柔直矗一鳴金石愁銀絲刻畫  
吐番字金環錯鏤吞寶鉤銅弦旋張銅琴鼓鐸  
鉉亂撥落風雨拘竹張絲倚臂彈拍手彈肩跳  
梁舞青天白日變海邦題題題題滿公堂紛紛  
兵氣衆目動森森異物心魂揚從官兵衛空咤  
叱軍仗數動鈴閣下撫軍南面威儀尊如山不  
動神姿暇樂人承宣趨階下番曲奏清塵埃  
羣番皆起下伏地膝行牽馬過行臺退開東閣  
恩封事白髮籌邊真盡瘁手把尚書遺奏看對  
子雙下龍鍾淚

陸世塗 清浙江南長洲人

### 虎丘訪倪天章

風雨空山旅思催  
筍輿泥坂意徘徊  
洞鄰古鶴雲初出  
酒暖高樓客正來  
規我性偏長閉戶  
愛君詩好樂銜杯  
醉中莫話當年事  
極目江南盡可哀

潘聞奇 雪曉浙江錢塘人

### 夾山寺

窈窕求深谷千峰遶  
寺平墓田耕石骨  
樵徑入松聲地古春  
難到山寒水自生  
上方茶碗罷塵

夢此時清

### 穎橋晚宿

黃昏到新息此地古來荒  
店小門臨樹茅穿月  
射牀青芻喧樞馬黑水  
度山狼燭盡時聞柝征  
人苦夜長

### 自磁州趨邯鄲途中卽事

中宵聞曉發日出走黃沙  
風力能飛石河水不  
陷車郊寒騰俊鶴樹老  
立飢鴉傍午停征轡炊  
烟得幾家

### 讀史

昆池夜火失金川  
望帝歸時化蜀鵲家譜縱編  
洪武紀史書難革  
建文年旣由鼂錯雖無及事  
續周公恐不然誰向長陵求  
木石西山老佛起  
新阡

### 肅寧

縣有故營魏忠賢第宅遺址尚存

肅寧池館舊連阡  
過客追思鹿馬年  
齊國豎刁呼尚父  
漢朝名士拜中涓  
北司計就書難上  
元祐碑成事可憐  
獨喜春來吳楚地  
左楊祠火正喧闐

### 次郊縣憶孫白谷督師事感賦

王師百萬此專征慷慨中宵變鼓聲一戰河山  
成鉅鹿九邊精銳哭長平門舊屬邯鄲將玉  
帳初非趙括兵敗績祗因天意改我來懷古獨  
霑纓

送雲侶上人之嶺南

杖入羅浮可乞靈軍持此去濯滄溟鬚逢木客  
形偏古山愛詩僧色倍青蜜戶釀花蜂自醉蛇  
身留毒碯長腥日南風俗從來異推髻聚人看  
講經

春晴

柳欲成綿氣已和芳辰誰爲采蘭過江橋驗水  
隨春長野菜連筐逼社多藏竹雉媒迷淺草近  
村牛路少青莎溪翁又報清明過好學銅鞮去  
踏歌

劍

彩膩桃花血尚新匣橫秋水不生塵攜歸華在  
豐城獄濁世今無可贈人

王

巖

平格築夫陝西長安人

送雷伯頤之鹽場

壯心銷欲盡寥落又東行晚歲經飢渴窮途別

友生入烟依海市沙鳥渡潮聲此地藏名好全  
忘世上情

慰僕

持孟勸僮僕道遠莫辭勞天地存吾輩艱難賴  
爾曹寒風吹短鬢急雪打征袍千里同甘苦防  
身脫寶刀

魏應星

升山江南興化人

促織行

促織驚嬾婦婦歎無所織倚樓望明月門戶生  
杞棘今年絲雖貴筐箱盈萬億買絲忙上軸軋  
軋無停息豈不畏苦辛將以謀生殖秋風颯颯  
生租吏相催逼怒目坐我牀懷中取官勑攫去  
忍無言禍至恐不測爾蟲顧何知夜夜鳴我側  
嗚咽入空房月暗風沙黑

相見陂

陂有大小名相見甚言見之難也周  
遭百餘里千峰莽立拔地障天荒藤  
古蔓中夷獠出沒行人駭視結隊啣  
枚竟日方抵山麓焉

黔山之南山更惡嗟峨百里羅蠻貉米稜鐵硤

屹相向奔風吼霧交格搏赤者知血白如膏疑  
是造物施丹堊坡前駐車望山頂人如豆花馬  
如萼狔獠出洞窺人行手裂後復欲相噬危巒  
刃立吐嵐烟怪石嗟吁挂藤角秋陽爍骨無人  
坐毒泉流惡那堪酌憶昔都門謁政府聞道群  
軀如太古豈知鳥道入黔陽諸音偷面彌山塢  
轉硤誰家開紫薇山榴叢雜攀姑舞腰下寶刀  
雪萬片胸前縷帶垂雙乳呼兒車中莫言笑此  
輩反面如豺虎

東莊

桃花雨過麥溪深家家脂軸高原上車腸擊水  
勢如抽一夜枯塘生白浪短禾裊絲爭水綠一  
日二日生氣足細雨纖纖濕短鏡春膝如油土  
花黑棟花初放柘陰濃岸憤行吟受好風前蛇  
兒鬧田鼓鳴鳴一曲短牆東牆東麥隴高低亞  
驅犢鳴鞭入子夜啞枕枯響秋空舉頭月落  
茅簷下黯澹青燈半掩扉披星擔草飯牛肥誰  
家野碓春聲急驚起啼烏掠翅飛

胡春生

夏邑江南歙縣月潭里人  
赤岸詩集

九日坐雨

野雲低壓屋到眼作愁城溼葉封蟲戶荒郵滯  
客程空囊詩餒字淨社菊寒英自藉雙螯醉猶  
然百感生

蔬堂坐雨

老燕不能去小堂風雨生樹寒烟藉影蕉破露  
爲聲短夢事難記名山業未成蕭涼嘗擁八一  
靜得餘情

懷凌井心

諱駒字龍翰爲督師李定泰監軍後  
以御史督從子湖生死歸德之難

督師從賊辱疆場御史魂歸是國殤生畏西離  
歌振驚死留雙廟祀睢陽金正江文故里名相

識父子

同時姓亦香

用族廣受

浸把封書重灑淚

伍胥清尚湧錢塘

絕句

楊花送行人榆英沽別酒杜鵑歌一曲芍藥持  
在手

芳草鷓鴣啼東日復入西我亦南歸客聞之淚  
滿衣

洪

瀛仙客江南歙縣洪源人  
善慈堂稿

烏夜啼

城頭烏啼霜月下戍婦依母孀寒夜夢回呼母



語兢兢夫壻歸來箭在棚疊疊銀鞍橫白刃層層鐵鎧裹紅冰母云我女愁思多夫壻終當奏凱歌昔年汝父榆關去戰骨猶存無定河烏啼無聲霜月泣一夜孤衾淡如織

冬夜雨後次覺苑感懷

古風今雨感秋魂蕭索僧除冷未溫薜荔香銷空附水木蘭皮脫獨思根殘燈牕下留詩影落葉江頭滴淚痕欲識北臣心事數聲歸鴈哭黃昏

秦淮舟泛

六朝餘韻賦高樓極目秦淮放小舟處處雲因歌吹駐年年水爲畫圖流一簾月影香生夢半枕風聲客弔秋桃葉可憐空有楫相思仍在板橋頭

秋星

太白昏時看未真驚西一昴樂夫辰少微犯處高賢死空向南郊祀老人

陳濟生

再見

懷友

每向天涯數舊遊孤踪落對高秋花深頗耐

寒霜色客醉難消處士愁月上山陰追古調風來笠澤下扁舟遙知各有登臨興應許郵筒一唱酬

鍾山佳氣鬱神京此日偏蒙旅客情幸有詩篇同徘徊獨留圖畫見崢嶸千年弓劍思君父一代文章賴友生爲問兩都裁賦手可能遺事續休明

聞說金陵異舊遊山川雲樹不勝愁中朝人物隨南渡六代風華入蔣州故國遺民三戶在陪京掌故百年留憑君一溯江南非相遇應多問字儔

斯文寥落數前賢重向存亡接舊編四澣亂離朋友在一時忠孝世家傳西疇負耒貧元亮南國登樓老仲宣偏歎比隣多契濶臨風遙寄一書牋

江山猶足伴樵漁況是三冬文史餘上國不邦平子賦故人無恙鄴侯書題詩舊館玄冰日把盞空庭朔雪初願憶元龍久湖海近來風雅復何如

夢遊五岳枕流泉枯坐空拈紫栢禪嘗藉登臨

依素侶每聞指點解宗傳携琴宗炳雲盈鉢放  
鶴支公月滿船回首石頭思路滑言廬剩說幾  
人賢

本來面目自當仍十華三昧師吸盡西江愧未能萬

訓公命參馬祖大師真相烟霞憑點石空明日月待傳

吳廬居士問答公案燈中原避地餘瓢笠玄夜懷人寄雪氷極目名

山驚歲晚可容曳杖更攀登

尺素憑消歲暮愁何郎詩興動揚州百年天地

堪懷古多難山川豈壯遊窮附玄經釋弟子每

追白社想朋儕側身南望空投珮荏苒寒雲暗

古洲

節近梅花客思侵南皮勝事喜重尋煙霞共照

鬚眉色著述堪娛澗鏗心海內弟兄餘短鋏搏

前意氣悵遺琴還期一命王猷棹雪夜絨題續

好音

倪元善字聖度寶生

左三山侍御惠衣謝之

何來錦繡段裁就薜蘿裳雖念鶉猶結將無鵲

在梁春隨淑氣轉日共暮雲長子佩重堪憶悠  
悠永不忘

莫秉清紫仙江南

甲申四月晤陳卧子

不謂今逢板蕩時千秋血淚海棠枝九門失陷

歸關豎巷戰誰提一旅師

張大風江南

秋晚華嚴樓

靜海寺前行客舟草鞋夾裏見僧樓月明江浦

青山晚雪冷石城紅葉秋

江鄉即事

沙蘆潮平蟹稻香西風晴日雁飛忙多情惟有

江天柳欲落重新二月黃

湯續禹君模江南

和王元倬年兄南陔詩

鄴中詞客瘞荒烟亂後憂時老仲宣俊及半摧

鉤黨後山河已邈酒爐邊醉醒不敢分人我清

濁聊將寓聖賢莫向蘭亭譚往事今人重感水

和年

石

從來趙括易言兵寇盜於今盡據城幾點烽烟

銷漢壘萬家風雨泣長平將軍拔關徒搏戟文  
士空譚欲噉名密爾晉陽憂不細誰能先立亞  
夫營

蕭雲從

尺木歟思江  
南燕湖人

郊居詩

隨意寒塘落釣鉤青蛉作伴立竿頭浮雲天際  
歸何處獨樹溪邊影不流蹈海魯連龍戰日還  
家典屬雁聲秋身經遷播皆萍梗一有吾廬更  
有愁

吳孟堅

子班江南  
貴池人

明洪武

興王大業始基吳萬國朝宗此帝都調露金杓  
分鎬宴閱江寶翰真渥圖六王麟閣無先魏十  
廟雞籠許列當日成賢街柳滿人材應得激  
頑夫

閔

鼎涇陽江南歙縣人

雨中獨坐

春來今始雨鎮日未開門獨有書千卷無之酒  
一尊桃花才放葉竹笋又行根我亦無他事從  
朝坐至昏

懷南嶽遠菴和尚

迎師數千里葉落洞庭湖攜鉢猶爲累居山誰  
與徒詩懷秋月淡禪性野雲孤愧我淹塵世終  
年此故吾

同徐性之諸子飲河亭

河千落日酒帘青簫鼓頻催夜不扃因有美人  
歌白雪却令嘉客醉春星別來時序憐芳草會  
見行踪轉綠萍此日酒泉誰作守移封終不到  
劉伶

送胡沂庵司李長沙

小星下應是長沙江漢朝宗去路賒勒限官符  
難久泊深談時事不勝嗟司刑莫說明刑易無  
訟方知聽訟差此地兵戈猶未息烽烟應接使  
君車

避兵陳莊

遙傳村外信兩耳若不聞支頤一藤枕有酒伴  
桐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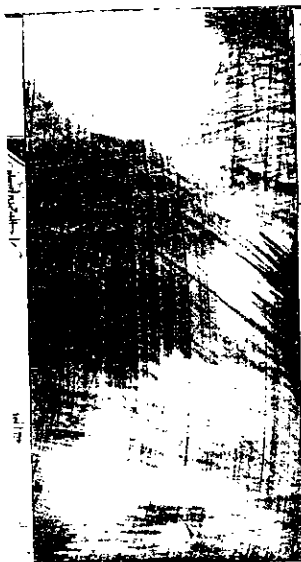
晝則人無譁夜則犬遠吠東隣與西家防夜如  
守歲

小港無數灣小舟無一舵牽纜復撐篙船從草

上過

大村百家烟小村數椽屋隔岸或相呼曠野同

一族



遺民詩目錄

卷七

屈大均

字綽山廣東番禺人文學爲屈原後而遠其志所賦涉者秦趙燕代之區區

于頴

字永叔全椒人進士家世族高第全

方文

字爾止一字孟山桐城人與錢澄之齊名何水經立

黃達

字爾止一字孟山桐城人與錢澄之齊名何水經立

戴本孝

字自修江陰人詩酒之外無所營目以酒徒達以詩名

陸培

字心齋廣寧籍瑞安人忠貞公諱敬六世孫貢士

卓汝立

字心齋廣寧籍瑞安人忠貞公諱敬六世孫貢士

楊靜

字心齋廣寧籍瑞安人忠貞公諱敬六世孫貢士

魏衛

字心齋廣寧籍瑞安人忠貞公諱敬六世孫貢士

余賜

字心齋廣寧籍瑞安人忠貞公諱敬六世孫貢士

陳允衡

字心齋廣寧籍瑞安人忠貞公諱敬六世孫貢士

趙司鉉

字心齋廣寧籍瑞安人忠貞公諱敬六世孫貢士

趙司鉉

字心齋廣寧籍瑞安人忠貞公諱敬六世孫貢士

趙司鉉

字心齋廣寧籍瑞安人忠貞公諱敬六世孫貢士

趙司鉉

字心齋廣寧籍瑞安人忠貞公諱敬六世孫貢士

趙司鉉

字心齋廣寧籍瑞安人忠貞公諱敬六世孫貢士

趙司鉉

字心齋廣寧籍瑞安人忠貞公諱敬六世孫貢士

陳廷會

字際叔錢塘人以布

俞梁

字受子長洲人漢學

汪蛟

字衣初江都人孝廉官於漢

趙島

字雪余一字西村金陵

顧士吉

字叔向揚州興化人

于璜

字孝尼金壇人孝廉性溫雅

韓田

字號長北直人布衣

徐增

字子能德州人相與環性編思有秋黃秋詩百

惲本初

字仲開號南石四川內江人孝廉爲戶部主事時

范文英

字仲開號南石四川內江人孝廉爲戶部主事時

程智

字子向華浙江仁和人早

沈蘭先

字子向華浙江仁和人早

初蜀佳

字子向華浙江仁和人早

余思復

字子向華浙江仁和人早

吳肅公

字子向華浙江仁和人早

徐晨

字子向華浙江仁和人早

崇紹炳

字子向華浙江仁和人早

孫如姑

字子向華浙江仁和人早

弟肅

字子向華浙江仁和人早

馬鳴鑾

字伯和貴州貴陽人壯時值南都新建執政者紛  
張連言不聽帝頗怒遂遷居仕進又國破家亡  
君子亦深諒之晚年垂簾白下有  
寒人三十六卷之句而意有在



遺民詩卷第七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屈大均

翁山廣東番禺人  
詩外

孤竹吟

我行逾萬里，傍徨思故鄉。黃鵠雖失所，不從燕  
雀翔。駕言登孤竹，東北望疆場。沙如白雪殺  
氣爲嚴霜。遊子一何微，落葉同飄颻。獨智世不  
容，接輿久徉狂。神龍爲螭蜺，白刃莫能傷。大義  
劫天下，湯武誠不祥。夷齊憂無臣，叩馬空慨慷。  
白日何昭昭，浮雲復茫茫。吁嗟命之衰，揮涕歸

首陽

過涿州作

樹大何颺颺，黃雲千里愁。日月爭馳驅，民生誰  
獲休。置酒華陽館，五鼎烹肥牛。太子捧金卮，美  
人彈箜篌。數石不得醉，悲歌恨快讐。歌舞歡未  
終，將軍刎其頭。驚風起燕臺，凜沱咽不流。男兒  
得死所，其重如山丘。白刃若春風，功名非所求。

大同感歎

殺氣滿天地，日月難爲光。嗟爾苦寒子，結髮在  
戰場。爲誰飢與渴，葛屨踐嚴霜。朝辭大同城，暮

宿青燐傍花門多暴虐人命如牛羊膏血溢槽  
中馬飲毛生光鞍上一紅顏琵琶聲慘傷肌肉  
苦無多何以充君糧踟躕赴刀俎自惜凝脂香

贈朱士雅

神虬樂泥蟠鴻鵠安柴荆飛騰亦何難所貴忘  
吾形子房久破產一身如浮萍英雄不失路何  
以成功名高歌送君酒詞采鬱縱橫神仙爾何  
愚猶未齊死生明月在滄海光華虛復盈母懷  
千歲憂耐放聊沉冥天地一塵垢吾心獨太清

落花

落花辭故枝飄零逐溪水道逢浣紗人拾花置  
懷裏與君同春榮相憐貴終始但願東風吹長  
隋機中綺

鬱林山中作

溪谷何多風猿猴鳴相追兔絲無斷絕百尺緣  
松枝調琴苦絃急望遠苦心悲斷髮逃荆蠻三  
載不得歸豈無骨肉親金盡天性虧世路皆太  
行履道吾安之玄鸞冲高天母使鸞鳩欺

秋風

秋風鼓松栢孤鳥忽翻飛開門望行人浮雲莫

不歸種桃愛其葩種柳愛其枝雖無歲寒用風  
昔同裳衣魚目亂火齊蟾蜍蝕清暉遂令金石  
交千里相乖違拔劍擊磐石淚下空連瀾

送鐵橋道人

十二幕信陵十三師抱朴十五精騎射功名志  
沙漠袖中發強矢紛如飛雨電章句恥不為孫  
吳時間學蹉跎遂暮年喪亂成蕭索洗心向林  
泉所望惟鸞鶴瀑水與蘿花飄飄夢中落

立功良有命英雄思戰歿可惜沙場中少君一  
白骨神仙學未成見道苦超忽努力去雲霧天

光自開發歸去養生人聰明毋自伐朝氣若流

泉暮心如海月

洗象行

玉河六月河水長朝廷舊典賜洗象昆明不見  
舊樓船太液何來新甲仗傾都觀者皆歡娛宣  
武門外鋪瓊瑜公子踏花紅叱撥佳人障日錦  
屠蘇須臾前導執金吾二十四象天街趨龍旂  
送出千門柳羽騎迎過萬歲湖花牙潤潔體雄  
詭橫行鬱若丘山徙自是瑞光星降精惟有神  
龍力可比夜郎蠻奴馴習者手握銀鈎左右下

駢入洪波走巨魚突出平沙驚萬馬水花湏洞  
濺浮雲兩邊金鼓龍虎貴似逢光武昆陽戰如  
破吳王水犀軍萬人喧呼動城闕一片紅塵污  
冰雪爭道驕驕擁御橋兩行燈火侵宮月白頭  
中使偶相逢三朝腰玉賜穿宮謂余此象養天  
廡當年倖與將軍同曉披璽珞朝皇極秋駕鑾  
輿出喜峰去歲雲南師敗績象今曾與徂渠敵  
周王八駿去何之夏后兩龍歸未得可憐噉  
虎豹姿雖食膏粱淡沾臆

西樵歌

西樵山何聳峙峨眉之孫羅浮之子霞城乳竇  
碧玲瓏千尺珠簾挂秋水仙閣遙開白日邊人  
家盡在桃花裏我尋羽客到錦巖盤旋磴道上  
松杉月明一笑驚鸞鶴飛入青冥瀑布南

奈何帝歌

陳后主將亡國鍾山羣鳥翔鳴曰奈何  
奈何帝奈何帝奈何帝奈何帝奈何帝奈何帝

奈何帝奈何帝風流亡國亦足豪美人相抱井  
中墜可惜井中水不深美人不死傷我心淚痕  
化作臙脂痕千秋漠漠苔花侵苔花侵美人墓

在青溪陰不死臙脂死青溪可憐不作井中泥  
國亡不恨恨惟此山河不易一女子

南海神祠古木綿花歌

十丈珊瑚是木綿花開紅比朝霞鮮天南樹樹  
皆烽火不及攀枝花可憐南海祠前十餘樹祝  
融旌節花中駐燭龍啣出似金盤火鳳巢來成  
絳羽收香一一立花鬚吐綬紛紛飲花乳參天  
古幹爭盤擎花時無葉何紛葩白綴枝枝珊瑚  
繭紅燒朵朵芙蓉砂受命炎州麗無匹太陽烈  
氣成嘉實扶桑久已摧為薪獨有此花擎日出  
高高交映波羅東雨露曾分扶荔宮扶持赤帝  
南溟上吐納丹心大火中二月花開三月葉半  
天飛落人爭接東風亂剪猩紅裁兒女拾來柔  
可摺正及春祠百谷王神靈不使馬蹄蹀還憐  
飛絮白如霜纖為縹布作衣裳銀釵叩罷雙銅  
鼓歲歲看花水殿旁

女兒葛歌

女兒十三髮覆額精工善作女兒葛花針挑出  
葛絲絲織成蟬翅弱羅霏一端祗得三四條出  
入竹管輕且微十年一匹不滿機製為夫婿乘



涼衣日炙葛絲皺風吹葛絲舊兒郎惜葛絲莫  
當風日走寧無綺與羅是儂手所就

魯連臺

一笑無秦帝飄然歸解東誰能排大難不屑計  
奇功古廟千秋月荒臺萬木風從來天下士只  
在布衣中

虎溪冬夜

柴門開向夕倚杖寒烟生東月潭無色空潭若  
有聲冰隨松子落石傍梅花橫欲過西林寺遲  
迴到二更

望五老峰

飛翠如烟雨秋來山色濃夕陽一返照明滅金  
芙蓉獨嘯此亭月將尋何處鐘石門精舍近早  
晚巢雲松

登廬山絕頂

峨峨天子鄣秀出斗牛傍獨控江湖勢斜通日  
月光千峰各晴雨一氣自玄黃誰與尋高頂迢  
迢三石梁

過彭蠡

終古不潮沙瀾茫接太清千峰過有影萬壑到

無聲吳楚分前渚帆檣出晚晴高皇功烈在回  
憶壯心生

海幢病中

未荅蘇門嘯空懸漁父期秋風不可觸一夕鬢  
成絲海暗鴻聲疾山寒日影遲祇應與黃荊榮  
落在東籬

從軒轅宅入迷居洞

曉起蓋珠峰披雲策短筇猿驚驟兩山鬼拜  
寒鐘野飯芝泉冽秋衣竹翠濃昨宵逢道士疑  
是七星松

江村春日

日出桃花水雲生芳草泥幾家黃犢卧一徑白  
鷗啼山市晴初聚湖田凍未犁丈人方荷蓑相  
遇板橋西

寄從兄泰士

湖南雪盡時一夜草離離春色如流水王孫尚  
未知鴈歸沙塞早月照石堂遲憔悴江潭上誰  
聽漁父辭

天津夜泊

九河歸帝甸二海出天津潮氣疑風雨燈光見

鬼神孤舟今夜冷明月異鄉親回憶承平日笙歌滿岸春

冬日英州山中

山山黃葉盡殘雪響楓林天入羣峰小泉歸一壑深長松寒立影明月正棲心冉冉歲云暮誰當問遠岑

自湖口出揚子江

浩渺浮天地回看彭蠡微中流懸翠嶂萬里蕩春暉魚拜寒潮去鴨衝暮雨歸前舟風更好應到石頭磯

八月

八月漁陽外淒淒塞草肥滿城炊白骨幾處擣寒衣陰雨連狐嘯驚風斷鴈飛寄言征戍婦休更夢金微

幽州

漢壘盧龍外秦城督亢東陣雲沉海黑獵火燒天紅大將鳴金甲妖姬餽鐵騶控弦三十萬強半是遼東

過清遠諸灘

一百重灘水篙篙與石爭風雷驅地去巖壑逐

人行舟子寒相怨沙禽暮亦驚何時歸舊隱高卧掩柴荆

題龔柴丈山房

松逕秋初到茅堂寒欲深虎風過亂草蟬露滴空林招隱戍高詠安貧見道心殷勤南澗月夜照瑤琴

舟上連州

時時川路盡峽轉復天開舟掠飛崖過帆穿落木來鳥聲多在水人迹半生苔不寐因明月宵深自溯洄

秣陵

牛首開天闕龍岡抱帝宮六朝春草裏萬井落花中訪舊烏衣少聽歌玉樹空如何亡國恨盡在大江東

攝山秋夕作

秋林無靜樹葉落鳥頻驚一夜疑風雨不知山月生松門開積翠潭水入空明漸覺天雞曉披衣念遠征

靈谷探梅

幾樹傍朝陽名門猶承日月光白頭官監在攀折

薦高皇上苑櫻桃盡華林首宿長春風空有意  
先到獨龍岡

福興山中古梅

一花開渾池靜者最先知雪滿空山後雲生絕  
壁時幽光溪四照素影鶴相持辛苦傳春信陰  
風莫大吹

紫峰閣梅

絕壑春難早鴻蒙養有餘光生無月處香在未  
花初入石僧同定橫溪客自疎年年紫峰閣爲  
爾一踟躕

燕京雜咏 四首 選二

萬歲山前樹無春到澗崇宮雲空漠漠溝水自  
決決天地餘蒿里龍蛇有白楊隴西鸚鵡在何  
處問君王

陰雨煤山樹君臣各一枝內城吹角急前殿擊  
鐘遲玉輦遷無路珠丘築幾時可憐燕父老弓  
劍至今悲

惡少

長箭短刀鋌幽井惡少年馬頭懸落日鷹眼射  
高天並飲桃花店齊彈白紵絃盧姬量酒罷調

笑索金錢

采顏

采顏西部落屯牧黑河濱吹角呼山鹿彎弓向  
路人馬肥燕地草叢拂薊關塵欲共禪王去江  
南踏好春

昌平道中

落日昌平道愁從關塞歸九門吹畫角萬戶擣  
寒衣伏草黃狐嘯銜蘆白鴈飛朝宗橋下水鳴  
咽出金微

可憐陵寢地千里草離離二水沙河在雙橋御  
道移水泉邊馬識風候野駝知亦有城頭月蒼  
蒼似漢時

銀錢山

渴華春秋恨千戈禮未成一坏秋草滿萬里朝  
雲平白日沉蒿里青山斷寶城微臣有蘭杜何  
處薦皇英

居庸

嶺八達出居庸上窺關若井中水聲千尺落林  
響萬山同地許孤城扼天教一騎通悲風吹不  
盡戰血染沙紅

宣府作

邊后多遺迹人憐避暑宮塞花明寶曆邊月滿

雕弓二水朵乾合三雲大漠通花園經上下歌

管慰飄蓬

上下花園邊  
后樓花處

雲州秋望

白草黃羊外空聞簫笳哀遙尋蘇武廟不上李

陵臺風助羣鷹擊雲隨萬馬來關前無數柳一

夜落龍堆

寒食

蕭條寒食節蒿里草茫茫歲月添黃土英雄聚

白楊報警畢豫讓驅馬渡清漳辛苦邯鄲子從

今老戰場

今老戰場

邯鄲道中

歎息叢臺下英雄日寂寥戰場無白日曠野一

秋鷗草沒康頤宅雲迷豫讓橋悲歌誰與和歸

思晚蕭蕭

邊詞

邊郡今無事風吹殺氣過鼓鼙沉上谷烽火斷

交河子女宮塵入金珠大馬馱蒙恬城下骨夜

夜聽笙謠

草長迷青塚水消見白臺漢兒吹角去羌女打

毡來牙帳山山卓雕旗處處開諸王分六角會

獵向龍堆

暮冬寒凜列出口唾成冰肌肉愁風割鬚髯苦

雪凝邊聲吞鼓角戰火接圍陵向夕穹廬宿淒

然淚滿膺

黑峪無人迹天寒鳥獸饑冰殘狐不渡雨暗鴈

猶飛破屋餘烟火孤城隔翠微迢迢西解子時

見獵人歸

弓馬疾如飛將軍秋打圍狼頭懸大纛錦製

戎衣犯雪過疎勒衝風下武威歸來獻王子摩

免盡鮮肥

日暮歸千騎驕嘶鞞風盧溝衰草外督亢亂

雲中鞍上齊傾酒營前各祭弓誇稱小郎主射

得一黃熊

伊昔臨洮戰幾擒吐谷渾將軍頻失道天子不

垂恩豺虎無聲過城池幾處存空餘青海月長

照黑山魂

落日在龍城羌兒向柳營彎弓窺漢月吹笛作

秦聲天似穹廬覆風從班馬生當年霍驃騎一

劍此橫行

青牛臺訪彭荆山

誰鑿芙蓉翠飛樓架此峰千山圍落鴈一脉度  
蒼龍日射黃河雪天搖白帝鐘王孫遊不返此  
地種長松

浮圖峪

石路飛狐入天梯東馬過峰頭千仞堞峪口兩  
重河榆柳新秋少牛羊落日多往時高殺氣諸  
將此橫戈

紫荆關

天半旗臺越寶連落日黃山開關路小河繞塞  
垣長蹴踘將軍戲醪酥上客觴夜來鐘鼓動淒  
切助思鄉

再送天生攜家自代返秦

祝牧思偕隱行行負戴難青霞悲自鬱白首畏  
人看朝雪先花發炎風到海寒雞鳴頻送爾帶  
夢上征鞍

望田子

天寒宜射獵君向大同川紫兔懸鞍後銀箏在  
馬前沙城迷積雪嶽樹出晴煙日暮行人盡關

門待玉鞭

軍陵

白日消毳獵軍中一事無花馳盤雨雪塞女瀉  
醪酥人向黃雲老春將白草蘇平生王霸略盡  
與酒家胡

偏頭關

往議搜河套誰令飛渡頻三關元犄角諸將故  
遑巡市口黃雲滿岢嵐白草新降羌休弄管流  
淚有征人

車箱潭

潭水車箱滿潏潏未雨餘上臨毛女洞中有涓  
川魚龍戛銅盤響人臨水府居先朝遺玉簡靈  
氣發芙蓉

登馬陵

俯挹中州盡河山表裏來天懸句注險水劃孟  
門開一笑雄圖失長歌故國回遙從狐突廟直  
下馬陵臺

居庸有感

險絕太行北居庸第八陘長城橫塞白疊嶂逼  
天青未可憑飛將何當棄大寧宣遼中路斷此

地豈藩屏

塞下曲

亭障三千里風沙十六州可憐遼海月不似漢  
時秋白草隨天盡黃河倒日流受降城上望空  
憶冠軍侯

郭城弔古

四野秋風白荒涼馬不前歌臺餘蔓草戰壘在  
寒烟興廢雖無定姦雄自可憐空令銅雀效留  
恨綺羅邊

通州望海

狼山秋草滿魚海暮雲黃日月相吞吐乾坤自  
渾茫乘槎無漢使鞭石有秦皇萬里扶桑客何  
時返故鄉

天池

天池深不測日月出其中高擁漢陽頂下連彭  
蠡東雪消時飲鹿春盡未歸鴻忽作神靈兩虛  
無入楚空

舟泊宿遷

月出黃河白微茫帶晚霞一叢同野鷺雙鬢入  
蘆花亂火歸漁艇寒雲覆酒家悲來還自遏不

忍賦懷沙

吳門逢京兆杜子賦贈

姑蘇秋月夜歌舞亂如雲我亦吹簫至吳王不  
可聞徘徊金虎迹想像水犀軍泉下三千劍光  
芒盡在君

春湖曲

士女春遊早梅花折滿船飛來玄墓雪香散太  
湖天漁父歌明月夷光出紫烟鴛鴦誰似汝長  
在浣紗邊

寄湖南尹叟

汨羅人已溟誰復採江蘺春水又云滿孤舟安  
所之風沉漁父笛花落女英祠憔悴無相識惟  
應讀楚辭

昆湖

湖田三尺水茅屋幾重山日出漁樵散花開雞  
犬閒青春猶未晚故國不須還且共琴川叟扁  
舟蘭杜間

粵江秋夜同孔樵嵐李香河賦

明月生珠解蒼茫萬里愁笙歌喧極浦風露滿  
孤舟落鴈棲難定寒潮靜不流年來秋望苦頻

上越王樓

釣臺

富春山萬疊雪映釣臺青子若桐江月長隨漢  
客星寒猿吟石壁白鷺落沙汀漁父頻招手迴  
舟入杳冥

漢口

漢口清秋夜雲霞寒亦稀新潮隨月滿落葉帶  
螢飛白首難孤往青山欲早歸憑誰報慈母遊  
子有寒衣

湖中有懷

江從湖口開浩淼浸長沙天外青惟水空中白  
是花亂鴻驚嶽市疎柳落漁家寂寂推篷坐相  
思爲月華

懷西嶽

有客來相告曾攀玉井松黃河吞入水白雪倒  
千峰樹繞秦關暗雲遮漢時重從今攜手去夜  
夜宿芙蓉

扶胥江夜泊

晚來鳬鴈靜疎雨過長空山影沈雲黑漁燈射  
渚紅須臾秋月上搖蕩虎門東彷彿精靈出霓

旌降貝宮

登浴日亭

月明南海閣中夜氣冥濛萬馬奔陽谷雙螭御  
祝融霞光飛上下海市動虛空誰與同晞髮蒼  
涼若木東

別稚女

稚女難爲別臨行淚欲揮可憐初絕乳未解一  
牽衣念爾在襁褓同子餐蕨薇晨昏娛祖母莫  
使笑聲希

端州道中

雙槳搖魂夢泣干欲曙天雞鳴催落月人語  
寒烟作客憑詞賦歸耕少薄田潘郎多內顧咫  
尺已情牽

峽口苦風浪維舟日未曛松聲浮古寺石氣結  
寒雲山東三江小沙迴一水分思家愁不寐竟  
夕戎歌聞

河頭舟中

一夜寒山雨泉聲處處飛牽舟上霞壁買酒叩  
松扉石亂灘無路苔多地有衣殷勤林上鳥喚  
客不如歸

高流遇歐陽先輩賦贈

寂寞高涼郡相逢白髮人軍中三祭酒漢末一  
孤臣榴蕊頻燒日鶯聲尚弄春滇南多變事爲  
我話酸辛

化州道中寄時子

林深多直木水漲夫清溪野草自成路山花紅  
作泥卧驚松子落行畏夕陽西跋涉因何事圖  
君玉手攜

途中遇雨作

行子冒風雨連朝饑且寒一身徒自苦十口不

曾安路斷愁多水林香喜有蘭野花休見笑吾

道本艱難

化州道中

百里盡珍禽林中交好音落花封虎迹流水澹  
人心誤踏峰峰葉食眠處處陰僕夫憂日暮驅  
馬去駸駸

遂溪道中

車輾空林響深愁虎豹聞路從山鬼問身與僕  
夫分日氣含殘雨天葩散白雲聲聲行不得負  
爾鷓鴣羣

次沙蓬

四野無蠻落荒雞何處聲風驚雙鷗出月照一  
人行點鬢愁霜早沾衣喜露輕丈夫矜七尺饑  
渴見生平

廉州雜詩

玳瑁乘生水蛭蛇吐毒雲花從江口合茅向嶺  
頭分銅鼓交蠻器金標漢將勲青牛城上望懷  
古思氤氲

欽州

野外稀禾黍城中但索饒愁聞新戰關忍見舊

山河荒服餘交趾將軍憶伏波南征遺玉笛猶

奏武陵歌

陽江道上逢盧子歸自瓊州賦贈

大風吹海嘯舟似轉蓬飛競與波濤鬪私將涕  
淚揮旌旗過水怪燈火降天妃欲作玄虛賦心  
魂今尚微

得清

波中湧山岳知是海鯨迴勢欲吞舟去光先噴

火來不須煩拔劍自可靜揮盃忠信豚魚格多

君學易才

海鯨身長百里口中噴火龍吞巨艦遠望若丘山也



一 沙亭作

六月收粳稻人喧隴畝間日光穿白雨雲氣漲  
青山薄酒嫌無力餘花恨少顏亂離如未已皓  
首此柴關

合道山房作

夜久寒多露天空漸欲陰白雲如薄夢明月是  
愁心友淚餘細帙妻魂在錦衾誰知詞賦客學  
道更情深

未夕花全白

花開木芙蓉也木芙蓉  
朝白暮紅名醉芙蓉

先秋葉半紅竹深

偏有月松小已多風紫極心長貫黃泉夢未通

擬入凋落盡誰與聽絲桐

步冬菊

白髮依然短多慚紫菊花但能留歲晏不敢望  
春華搖落悲羣卉芬芳喜一家寒香吹不盡欲

寄隔湘沙

西樵作

多雨天湖決魚飛下碧峰船浮山口石罾挂市  
門松瀑布添無數梅花積幾重行行溪路暝催  
客一聲鐘

絕頂人皆住茶田滿一山牛羊雲外冷婦子雨

中閒木末潮痕濕花多石色斑峰峰可垂釣未  
擬掉歌還

斷峽開青玉飛泉挂白虹光搖千尺雪聲亂一  
天風卧石魔衣冷披苔鳥篆通茶人半紅粉掩  
映翠林中

過梅村作

一水灣環入花深自不知舟因梅片重盃以鳥  
聲遲石隱陂陀勢烟生洞壑姿阮公多子姪更  
有竹林期

漁洋探梅歸至東西橫塘作

山寒尋未得一樹忽臨溪光透松間雪香生石  
上泥鶯聲留客久鷺影逐人低隨意穿橋去橫  
塘東復西

寄瀋陽剡人和尚

衰草黃雲滿寒天穹廡深處一燈然三更望斷  
羅浮日十載吞殘北海鹽水月道場聊宴坐山  
林心史好重編蘇卿有節終歸漢祇是鬚眉白  
可憐

布帽羊裘好自持六朝如夢不堪悲關山尚有  
秦時月烟水聊歌楚客詞莫厭天花隨玉塵何

妨霜鬢老燕支故圖芳草今銷歇却羨春風雪  
寒吹

干戈遍地動深哀甘露門當大漠開鐵騎千羣  
迎錫去瓊裘百匝獻酥來玉關此日春風滿華  
表何年白鶴回莫向燕山頻悵望夕陽西下赫  
連臺

茫茫天地入邊州九死孤僧淚未收寶掌依然  
隨竹杖圖澄何必謝沙鷗鴈歸遼海書難寄月  
出天山望便愁斯道只今寥落甚毳衣珍重紫  
臺秋

寄從兄黃士

萬里寒雲蔽楚天愁君衰鬢戰塲邊將歸故國  
無喬木欲住春山有杜鵑絕袂空傷慈母意采  
薇誰和寡兄篇從來事業都如夢試向東林種  
白蓮

候朝門眺望

潮門東倚浙江開千里寒潮天上來春樹遙連  
嚴子瀨白雲長在越王臺翠華南幸扶桑遠羌  
笛橫吹折柳哀何處青山堪托迹欲隨徐市入  
蓬萊

一 狸子謠

交州多狸子利器悍無比左張盧生弩右佩石  
碣矢

勾粵之勁幹焦銅為鋒鏑一發三百步秦軍俱  
辟易

雷塘

一片裙腰草雷塘接竹西春人無限恨付與乳  
鶯啼

從軍曲

三軍矢刃盡北首爭死敵腐肉委沙場烏鳶不  
敢食

春日雨花臺雜詠

烟雨霏霏碧草齊斷腸春在林陵西松杉折盡  
寒山路何處堪容杜宇啼  
楊柳青青萬井烟遊人隔袖揖金鞭桃花不解  
王孫恨開徧處處酒肆邊

閨門曲

姑蘇臺上柳花開飛落西施碧玉盃一自吳王  
春宴罷宮鶯銜過若耶來

題粧臺

何處相思采白蘋  
宓妃羅襪已成塵  
玉關盡抱琵琶去  
南國于今少美人

從塞上偕內子南還賦贈

髮髻綰成犯曉寒  
有車不坐坐雕鞍  
兒家世世爲飛將  
少小花驄出賀蘭

行人夜半飯黃羊  
不待天明向戰場  
一路明駝載兒女  
白登山下踏秋霜

金鳳井邊朝出店  
白羊城下暮登臺  
路傍多少當爐女  
笑問羅敷何處來

行盡桑乾萬里沙  
北風吹雪損鉛華  
從伊婦女多顏色  
不羨文山上花

九月雲中雪不遲  
香貂初上髻鬟時  
酒酣共射山陰兔  
雙兔雌雄誰得知

夜夜璫車宿隴頭  
不登遼后洗粧樓  
夫人自愛磨笄石  
天際蒼蒼一片秋

一聲雞唱整衣裳  
眉黛沾殘千夜霜  
行到白門春色滿  
梅花爲爾點新粧

寄費滋衡

開元大曆十餘公  
盡在高才變化中  
誰復光芒真萬丈  
謫仙猶讓浣花翁

于 題 瀟長江南金壇人

庚寅新正雪霽茂詒九函過訪

爲愛南隣好幽居  
却市城水歸殘岸  
出春入亂雲平  
魏晉知何世  
樵漁結此生  
不因花信近  
誰復趁新晴

庚寅新正集九函寓次茂詒韻

不覺流光度  
星霜壓驢邊  
難忘惟舊識  
畏入是新年  
學佛寧遺世  
爲農敢問天  
椒花聊復獻  
相對一凄然

丁酉秋客長干訪友蒼師次壁間韻

客下知名久  
欣逢在此冬  
庭虛來落葉  
戶靜入疎砧  
慧業分靈驚  
眞乘化毒龍  
寥寥塵界外  
永夜坐聞鐘

偕無殊過虎丘遇雙白出新茗次韻

爲赴尊前約  
乘流漾淺沙  
新晴開疊嶂  
積雨墮疎花  
坐覺班荆久  
行看落照斜  
登臨興未盡  
還借遠公茶

暑中偕文將泛湖謁牧雲師

六月湖光好  
飄然一葉舟  
參玄過白社  
破浪狎清流  
地僻疑無暑  
松深似早秋  
遊將從惠遠  
長

傍虎溪行

文 南山江南相城人

將近松陽舟中遣興

孟秋江右去仲春江右還客行四千里始見松  
陽山松陽無我居居在秦淮間過此復五日方  
能抵柴關年齒日已邁鬚鬢日已斑何為貪遠  
遊所歷多險艱今歸衡茅下身倦且休閒時蔬  
與種藥聊以駐衰顏

石埭訪姚六康

朝發治城南莫宿牛渚西從此舍大江扁舟游  
山谿谿流四百里迅疾過奔驥節節是危灘上  
灘如上梯舟人各努力百丈聲酸嘶青山四面  
合綠篠十里迷不聞雞犬聲但聞子規啼嘒嘒  
行八日乃始見郊畦知為古陵陽仙令于此棲  
鳴琴卧高閣薰風被羣黎方春懷舊雨寄我一  
尺牋上言縣僻小訟庭草萋萋官閒無俗慮仰  
首雲峰齊安得故人來永日同攀躋感此動予  
念言尋桃李蹊長灘險却穩孤櫂隨高低仕隱  
迹雖殊素心終不睽

贈紀伯紫

君家孝侯臺我家桃葉渡相去不盈咫時時得  
良晤一夜徙真州明月隱江樹把酒輒思君中  
懷向誰語隔江猶數遠況復遐荒去三歲始歸  
來黑頭今已素傷哉貧賤身漂泊隨所遇但得  
賢主人何須悲道路顧念長千里父祖有丘墓  
多積買山錢仍回舊京住

京口與陳翼仲飲酒家作歌

潤州故人談與潘一往歷下一桑乾時談長安在山  
東潘江如同昌  
老夫過此無可語扁舟小泊京口灘是時京  
口故侯宅江寧陳生久為客乍聞我到出城來  
從者攜錢數千百楊彭山下寺新開翠竹青桐  
絕點埃僧廚不惜供茶笋梵律永許移尊豐笑  
指河橋慢非遠沽酒送行情纏纏酒罷予登若  
水舟汝亦入城天色晚

文德橋步月

青溪夜半涼風發獨步溪橋看明月月下何人  
吹玉簫含悽吐怨聲初歇憶昔年少來金陵兩  
岸樓臺千百層瑤笙錦瑟家家曲盡舫珠簾夜  
夜燈如今未及三十載城市蕭條風俗改居人  
對岸悄無譁月色波光似烟海

猛雨

猛雨驅殘暑涼風送早秋閉門猶謝客乘興獨登樓芳樹葉遲落平川水漫流晚來天氣好步履出城游

吳超士見訪同至雨花臺小飲而別

愁殺新正雨忻逢晦日晴故人何忍別攜手一同行出郭沽春酒登臺望帝京河山增百感豈直爲離情

喜姚彥昭至

汴州官舍裏送爾去江關忽復五年別都無一  
中開山城重把臂市酒且開顏況有雲田老朝  
昏數往還

宿遷晚泊

有客南歸遇順風黃河北岸駐征蓬孤城隱隱寒原外三戶蕭蕭秋水中獨把閒杯對舟子憑將往事問漁翁伍胥項羽今何在落日長淮望不窮

白屋

白屋三楹覆白茅青溪一帶似青郊門前種園多蔬甲牆外編籬長竹椅守拙自無塵事擾遺

榮猶有俗人嘲鄰翁善數通河洛筮得山風第

六爻

河洛數以年命符易卦于得筮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若上送曾青藜之吳門

歲暮來遊碧浪湖愁看鶯鴨占菰蒲獨攜破笠尋山寺稍喜貧交得酒徒往事那能如百粵早春端合去三吳停舟先問靈巖路鄧尉梅花天下無

暑夜聞歌

涼風吹夕渚明月漾秋波不見採蓮女但聞採蓮歌

缺州城

陵陽山下稻花秋南陌東阡自一丘聞道沈沙多折戟老農知是古猷州

黃達

儀通王壘浙江山陰人

出塞曲贈孔樵嵐送友至關外戍所

蹀躞蹄下馬徘徊塞外路遙遙行何為我送故人去故人遭嚴譴罪當萬里戍不復大刀頭不復玉門度行行生別離去去無親故我有母在堂在家亦倚戶今朝向窮荒搖鞭不及顧聞我母氏訓友朋盡其懷母氏亦何言下馬一相訴

阿母呼我食，格格不下咽。箸落掩雙涕，長跪阿母前。兒有素心人，明日戍遠邊。蕭條豺虎窟，一路無人煙。不聞行旅到，不聞戍客還。北出遠陽城，孰識路幾千。昔爲膠與漆，今爲箭與絃。兒情將斷絕，兒心實牽連。子子行萬里，形影誰與兼。老母八旬餘，交道何以全。阿母拂然怒，阿母絮然言。汝母殊健飯，若母離各天。送者知還期，戍者歸何年。小人無大義，孝養皆徒然。

短別我母知，長別而母癡。我友詒其母，但言遊京師。嚴檄催戍程，憤車詣前城。我騎一匹馬，繚繞隨所之。風吹沙雨來，不辨關東西。白日慘以黃，搖搖照戍旗。送君居其下，反與我別離。何以留贈君，淚漬黃雲堆。

對戍發浩歎，殊有關南人。相親過親舊，追問越與秦。客非遷謫人，何以銜邊塵。含淚黯不言，傷我生平神。昔者遊珠海，建節逢雷陳。軒車一相見，促席忘主賓。官罷同歸來，骨肉同一身。故人罪當戍，故交情何伸。親從關塞回，夢寐亦得真。蕩子非浪遊，蕩子母八旬。

### 卓烈婦

乙酉夏四月，圖揚州廣寧指揮卓煥妻錢氏，一日死之。從死者長幼七人。

乙酉圖揚州城門一月閉，丁狀死城頭。老弱哭街市，烈婦語其夫請君從此逝，不見高傑兵殺掠。無巨細，沉茲雄師來，後先皆鐵騎。憶昔結髮時，雙雙坐羅綺。池上兩鴛鴦，見之嬌不起。如今張網羅，反覆迷天地。雄飛雌必隨，雌在雄反累。所有過歲兒，地下爲君乳。城角一聲裂，城內兵四至。遣夫前出門，驅家後圖避。白髮夫長姑黃口，夫諸弟小姑兩齊肩。掌珠抱者是共妾，爲人所去唯夫壻。妾身不可污，兵刃一何利。長幼聚一堂，緩急權大義。夫壻園中池，夫壻池中水。池中自有天，藏我蛾眉麗。一躍婦與兒再躍，長姑繼三躍。雙小姑四躍，靡遺類。生願相從死，死願相從死。清波激其上，明月枕其底。不聞門外兵殺人如屠豕。

### 戴本孝

務鄉江南和州人，  
爲山人集。

### 霍石道中

天地依蓬轉，英雄浪迹多。堡危斜卓嶺，山裂直奔河。窟宅同猿鳥，耕芸半馬羸。不知還幾折，方

得了前坡

定州道中

碧樹烟生曉日開城衝一塔白皚皚文鴛共對  
沙灘坐牧馬羣嘶水草來楊柳陰隨官道轉埃  
亭高瞰女牆迴漢家當日山中國何處風傳畫  
角哀

霍邑道中

手招霍岳翠堪攀滿眼流泉更不開搗練女來  
羣坐水吟鞭客自喜看山高原疎影桑條外小  
閣濃陰柿葉間我欲乞漿消午渴誰家饁婦荷  
簞還

登張家口城樓

蜿蜒城勢列長蛇堡斷峰連水折沙駟僧譚通  
中外市牛羊氣雜往來車神爭社會當場綵女  
競邊掛滿髻花一望西風烟草寂駝鳴旂幕夕  
陽斜

雲谷擲盃禪院

白雲隨我渡谿來茱甲茶槍徧碧苔松繞峰身  
全石性香收雨氣養花胎杖穿虎迹巖光冷瀑  
帶龍腥潭影開自此披榛欲長往不知猿鳥可

相猜

陸堦橋黃泥於鏡塘人

駱塢看拒石冠周兩姪

流水飛花古渡頭橫舟盪棹欲驚鷗遙憐多病  
三秋逝近喜新詩一卷畱看竹祇須尋小阮栽  
桃還想賦前劄卽今滿眼悲烽火好慰慈親此  
放愁

卓汝立入蕭浙江瑞安橋迤東廣寧人

藍田送友歸漢陽

鸚鵡洲邊草漢陽江上樹春風吹復青青色貯  
蓬戶歲暮單車還到家看春山今日潼關道白  
雪正漫漫

楊靜定夫江南常熟人

寄沈因生

天邊孤鴈鳴尋侶江上愁人露泣衣過隙流光  
長自老移山愚志每多違風騷一代推牛耳事  
業千秋託釣磯君去未嘗交俗客空庭履迹至  
今稀

懷人

閒來託思在天涯落山河山重可嗟留客未懸

徐端榻憂時空憶范滂車寒雲晚送機峰翠春  
雨晨催蔣徑花四海只今戎馬隔故人才筆自  
風華

魏

衛 蘇功江南饑民人  
西陣詩稿

西岡村舍

遙望白雲去西岡四五家竹由平地滿門向小  
塘斜歲餘人俱樸春深路盡華干戈何日已倚  
杖問桑麻

天放卧病同友人過問之

故人垂老相夢病值清貧短衲不勝瘦類毛無  
着巾望余雙眼喜把臂一言真豈復論鹽米艱  
難見此身

江南早春

南郭行春早陽和散積陰白雲光海甸青靄動  
園林日月詩人脣江山野老心此中具千古亦  
漫仰天吟

歸鴈

去國是何日歸期逢仲春離羣非自惜旅食畏  
驚人行謝江南月飛蒙塞北塵一年一來復也  
只爲謀身

一探東園梅花不得

向來懶着閒遊屐爲訪梅花過柳塘幾歲現消  
詞客淚一春清落酒人腸不辭滿袖攜芳雪欲  
扣雙扉問草堂主道弗修空閉戶詩成東閣惜  
餘香

余

颺 慶之臨其人

嶺上題壁

南眺鄉關事非一隅又說受重圍孤心豈似  
衡陽鴈爲怯高峰向北飛

陳允衡

伯榮江西人

江上寄荅

出門託孤舟見山思故宅十年阻他鄉當暑復  
行役茫茫石頭城泊何所適感君兩荅書歷  
落通肝膈懷刺實在堂將前遠跋踏倒屣接遠  
人別館開八席清風出梧竹逸思棲簡冊佳句  
誦再三如對禪關客出示呈無  
禪師詩別君貽數行留我  
期一夕呼童問家世太丘守遺澤邇來善附麗  
安敢竊譎籍情親羈旅中四顧爲壁畫有書尚  
盈倉有田盡成石此生半漂蕩日落愁轉劇倚  
棹贈我詩浩歌動虛碧



王安又招同施次仲周鶴田諸君遊響

山兼訪杓司不值

所居潭上  
有小釣臺

探山只數里倚棹變陰晴草樹依城轉鳬鷗傍  
水輕松風生夜色人語雜谿聲隱者不可見空  
餘釣石情

步自杏花村遵湖隄過鐘樓至上藍寺

同王尊素程鳴玉訪堅忍拙生二開

士不值歸路得詩四首

選一

古寺閒尋得籬疎竹數竿僧偏渡江早客正入  
山難上銚烟初斷香臺影自寒飯依何日是愁  
思又無端

盧山之釣  
王程有

趙司鉉

吳仲遠公四川彭縣人

拜將臺和費此度韻

高臺遙指碧流斜何處東陵可種瓜荒砌有烟  
籠遠樹空江無鴈落殘霞登臺事已成千古守  
塚人誰置萬家曾向淮陰尋釣址斷堤衰柳宿  
寒鴉

陳廷會

原叔浙江錢塘人

挽前指揮卓煥妻殉節錢宜人

君不見廣陵四月震金鼓畫閣朱樓委塵土男

兒有忠死干城婦人守節投江游死者不如生  
者多卓家之婦何其英城未破時告夫子婦人  
從一義終此臨時拜啟堂上姑姑老婦少婦當  
死將身一躍入池中池光蕩漾起悲風青天慘  
慘不可視白雲往復無終窮

俞

梁受于江南長洲人  
林屋洞詩稿

山居雜興

二十二首選五

茅屋春風曙開扉閑耦耕牧隨原草入饁向阪  
田行鶯穉舍吟思花新守艷情白雲閒未了坐  
聽午雞聲

攜手重山外布帆此路歸橫塘春雨渡新郭白  
雲飛鸞鶴知何處滄桑事已非道情無刺語花  
岸釣魚磯

春雨巒巖曲竹深日掩關時看疎牖滴且適半  
腮閒谷鳥銜花墜溪雲拂樹還外人勞遠望一  
片只青山

脚踏穹窿頂夕陽通亂山披雲千樹老入寺一  
身閒露冷方移席月明不上關卷懷悲閱事古  
佛暫追攀

山高人境絕寒氣入雲深微覺塵中色不堪世

外心月來紅藥影風斷草蟲吟欲識禪癯叟疎

鐘隔石林

汪

蛟辰初江南縣人  
心遠堂詩

蒨薪歎

稟精火離珍南國今實垂星耀彰妙質兮紫文  
紉理矜內美兮黛葉網枝誇扶麗兮樵青睥睨  
傷剪敗兮刈斧橫施將軍蹶兮聞有桐荔枝一朱苞  
不剖風流歌兮盧橘江橙反居右兮策身幾下  
醜勞薪兮誰為知音泣焦桐兮羨彼不材終天  
年兮

盛事

稂莠蓄田中嘉穀難布野君側弄梟音善人且  
啗啞端邪互登庸宋政誠苟且擢士如簡金精  
良在鎔冶

時會

史氏多饒舌撫拾敗與成逢時或中才失志每  
豪英稊稗占土膏差強不熟稔鍾鐻置不考翻  
遜瓦缶鳴桓榮遭漢盛曲謹有能名賀循遵萊  
晉賢良終見輕所以逃虛子差與造物爭江淹  
惜敬通恨賦空未平

趙

島

雪余西村鍾餘老人江西人寓江寧

題桃源圖

秦復何難避人徒不避秦閉門高枕日酌酒萬  
山春點綴勞君手棲遲借我身桃花看處是漁  
者自迷津

懷高雲客

客裏逢迎盡相看獨至情三冬榕不雪一刻鳥  
無聲海國風愁定江城月苦明遺安堂上酒容  
易與誰傾

顧士吉

辰初江南縣人

是日期沐公訪錢聖月雨雪不果

已負東郊約重愆穀旦遊此行良不易天意甚  
悠悠好雨先春至餘冬為雪留來朝風景好相  
與步芳疇

布穀曉啼忙告人具農事我田淪波濤欲排且  
無地

千

璜

米向金壇人

孤山放鶴亭

羣峰羅列一山孤中有亭標西子湖鶴放年深

歸幾隻梅開春暖憶千株吟哦碑碣來詩侶陳  
設尊疊拜酒徒不是先生明出處誰人墓道免  
荒蕪

韓田耕農北亭人

卓龍文招飲誌別

客起東風今日行花間疎雨暮春情酒因分手  
難成醉琴對離人別有聲時食劉石耕改琴何處銷魂鶯  
復囀一時和淚句還成遙遙水驛山村路烟樹  
帆橋送去程

徐增子龍江南蘇州人

次和倪彤文同賀魯縫俞無殊賀赤扶

話舊兼懷余之作

風雨忽連日鵲前草亂生豈無當世事惟有舊  
交情黯黯杜鵑色瀟瀟燕子聲僧房因住久我  
欲入山行時食劉石耕改琴

惲本初一名向道生者山江南武進人

泗上阻雨聞警

無地風波息五更傷心寒暑變陰晴餘生本未  
辭金革前路何曾厭癸庚浩蕩鼎湖愁未減淒  
涼潁水淚難名填胸老大悲霜雪涉足朱炎又

渺冥

范文英仲開兩石四川內江人

送費此度還榮經省親

牧衣猶勝老萊斑負米雖歸不是還世到亂時  
都作客途當險處更聞關數年草檄伸孤憤屢  
月移家近百蠻及屋峨媚俱歷遍滿頭風雪當  
遊山

程智子尚雲莊江南水軍人

秋華八首傷獨處也

菀彼叢桂秋華鬱鬱禾之秀矣期秋必實天之

生物莫不直之何培何覆維自植之

時之秋矣物生必成禾之秀矣秋或不登何培  
何覆自物自傾事之不齊必自來矣

沈蘭先句華浙江仁和人

卓烈婦前拾得卓烈妻錢氏乙酉揚州郡城陷投水死

倉皇烽火照城頭頃刻紅顏一葉休慷慨捐軀  
腸解烈從容延嗣智能周名留青史芳應遠魂  
黯黯江咽不流多少楊花飄泊去歌塵舞袖愧  
伊儔

祁勇佳字止祥浙江山陰人

送人還楚

清嶂寒蕪外依依去舊邦士旅秋易怨人別酒  
難降樹頂支公鶴山頭秀法幢殷勤樓下水何

日過巴江

余思復

不遠福建君衆人

寒食日遊焦山

郭外參差一徑斜亂煙芳樹帶樵家天涯已過  
三寒食江關重來半落花山水雲封高士宅薜  
蘿春鎖麗人車故園寂寞松楸老極目神傷一  
歎嗟

吳肅公

街南江南寓人

江氏雙節婦詩

卽婦姓程爲鶴誠先生元配  
姓江卽先生今侄姪若妻

翩翩兩黃鵠飛飛共竹林先後喪其雄竹林無  
好音綢繆各有戶飲啄各有處哺雛毛羽豐奮  
迅橫四宇海水亦何深明月亦何皎兩兩冰雪  
心天地無終老

徐晟

頑起江南天歸人

送友之越

月照吳江冷春從越地開孤雲一雁下疋馬萬  
峯來意氣銷兵革英雄半草萊異鄉朋舊好不

故故人孟

送屈翁山遊泰岳

粵東直下數千里欲上天門俯碧蘿天險懸崖  
趨泰岳門迴大壑抱黃河即看晴樹瞳瞳曉不  
信風雲滾滾過人世幾回堪極目秦皇漢武一  
悲歌

春感和舍弟漳州來韻選一

蛟宮波湧江瑤柱火樹花開赤荔枝日月晴懸  
江浦上龍蛇春壓海門遲幾曾極目觀吳練最  
是傷心續楚詞人世難堪離別夢觀瀾逝水只  
如斯

柴紹柄

弟見

子夜四時歌

養蠶滿百堰百堰準五十兩蠶共一繭苦被雙  
絲結  
牀頭鴛鴦被不知天炎冷三百六十夜夜長  
交頸

苦婦棄兒歎

苦婦亦良苦未迷先悲酸云是民間女擇對住  
江干雞狗樂相逐遭亂鮮全安揚旗號義軍唐

突南樓端輒復彊要劫不見故所歡吞聲與之  
俱遺孩恐就殘寄生未幾時鳥駭各散奔健丁  
割殺盡內舍寧孤寡累繫頸屈折罕得言  
拘囚空牆屋揚息徒叩冤猶依懷抱兒哺乳時  
拊捫旦夕忽聞令各各還驚魂侵晨起催督前  
驅散軍門散軍在須臾逼迫惡容辭蓬跣場上  
道負兒行稍遲鞭笞怒發罵乳臭胡戀之格擲  
捐路傍腸銜涕連而昔爲兒隱忍今行更棄兒  
一步一迴頭步步聞兒啼謂兒且莫啼母命苦  
若斯生亦不得顧死亦不得知

孫如蘭 晚生受村老人  
江南桐城人

挽孫武公

回首中原事已非書生百戰出重圍壯心自許  
標銅柱熱血誰知濺鐵衣刁斗殘聲悲夜月旌  
旗色變捲斜暉慚子叩馬曾無語空向深山賦  
采薇

馬鑾 伯和貴州貴陽人

秋後雨

一雨連今昨新流已徧溪田堪期薄獲天未棄  
遺黎縛草重遮屋扶筇更試泥却憐秋稅迫仍

有幾家啼

追和亡友鮑曼殊見贈詩

贈言能幾日君已倦人間到死事方畢有生誰  
得閒夜臺仍貰酒遺草欲藏山幽感元無隔招  
魂自可刪

雨中偕友人過度來親家小飲即事

聞道清涼寺江光近可邀欲將今古恨盡付去  
來潮薄暮城烏息頻年塞馬驕招提遊豈易留  
興坐中宵

與王姥話楊龍友舊事

時移心易感同爲故人嗟衆惜風流士天亡孝  
友家血藏應化碧文在尚疑花苦語何當盡秋  
庭日已斜

冬日偕漢樹巖聽散步蘆葦橋書感

橋邊秋已去到此客愁生寒水難爲色枯荷但  
有聲心心隨鴈遠步步避人行急返吾廬卧風  
塵夢裏輕

茶村見過小飲

丘壑情元似壺觴與共存以貧長得友除醉總  
難言攜飯呼兒具某齋藉客溫吟多慚未細擬

過浣溪論

聞登

秋夜已凄清空塔爾復鳴故催砧響亂如與客  
愁爭酒淺夢難續家貧心易驚燈前兒女笑同  
聽各爲情

東園有感

此地今誰有無情草自芳前人迷歲月吾輩見  
悲涼倚樹閒身在鳴箏別院荒漫漫沙磧路不  
分容携傷

秋夜不寐

露冷蟲聲咽微微月漸收衰年偏怯夜孤枕不  
宜秋吟苦有餘淚家貧無緩愁自憐成底事歲  
得夢難求

過岳鄂王墓

一半乾坤尚可爲偏于屢捷召師歸國如忘戰  
和難保天不留公事更奇父老幾回悲北鴈風  
雷長是傍南枝我生宋後元無預話到中原亦  
淚垂

獄成功罪有誰分壞爾長城若問問丞相幾曾  
憂趙氏書生早已料將軍可憐涕淚歸青史無

復旌旗閃碧雲祠畔于今仍牧馬空臨湖水一  
思君

春日同鄭巖聽杜茶村小桃源飲

踏晴同過畫欄西誰肆歌筵雜鼓鼙鸛亂高花  
鶯不至愁生芳草馬頻嘶王孫失路難逢酒野  
老偷閒一杖藜獨有芒鞋採橡客重吟山下意  
淒淒

過正學先生祠有感

秋風吹淚墮梅岡郭外依稀古戰場野史不煩  
悲遜國公心寧復怨文皇青山上關牛羊徑坏

土中含日月光正氣長存天地在雨花相對正

飛香

偶成

破屋孤衾一老禪境蕭然處轉怡然了無感慨  
生今日翻覺歡娛誤少年息念並空爲蝶夢忘  
情不結散花緣秋悲春怨何關我笑聽寒蛩與  
杜鵑

西子

君王有恨胆空嘗妾面如花不敢藏漫道溪邊  
輕一出此身原自繫興亡

息夫人

朝爲倖妾暮承恩此際悲歡豈易論國破幸留  
顏色在楚宮衾枕一般溫

如姬

趙亡魏及勢須援豈爲區區公子恩符出深宮  
人不覺千秋知已是夷門

虞姬

泉臺循着楚宮羅垓下同歌不再歌若問野鷄  
當日事可憐當日愧顏多

李夫人

病裏難消寵愛深君王親輟萬機臨春風不轉  
霜前葉誰識回身掩面心

卓文君

白首相看能未能琴心誤聽豈堪憑當爐幾日  
芙蓉老又有如花花在茂陵

趙飛燕

啄盡王孫不解愁掌中來去愛輕柔未央前殿  
絲絲柳亦喻君心舞不休

明妃

安邊無策始和戎簫鼓含情出禁中天子若憐

沙塞苦願先延壽罪三公

綠珠

清歌才罷動悲聲忍負君恩別有情十斛明珠  
樓底碎可憐不似落花輕

張麗華

臨春高閣忽栖鴉香作飛塵玉委沙償却井中  
無限意方知僕射解憐花

侯夫人

昨日穠桃今落梅阿塵何事悵空來繁華總逐  
香塵散忍見他年麥秀哀

梅妃

一閉長門春復春梅花零落荔枝新可知含笑  
承恩日雨露雖多不讓人

楊太真

面淋鈴夜許誰知萬里歸來一寸癡太液芙蓉  
開又落分明憶得馬嵬時

班婕妤

初裁纨扇荷相憐一遇秋風便棄捐莫怪君心  
今昔異年華難得似春天

馮小憐

馬上何堪翠袖扶無愁曲裏免愁無合圖未了  
兵先散又報追師在半途

紅拂

身經兩傑不尋常尚覺揚公遜李郎一見便能  
知國士笑人索駿只驪黃

樂昌公主

遷次相逢似夢魂作人難處兩難言玉顏頓減  
卽休怪鏡裏重圓亦有痕

任夫人

一葉梧桐帶恨飛墨光浮動綠微微負心人見

遺民詩七

三

應知愧可是生平識字稀

關聘聘

歌扇塵生已十秋尚書墓木望中愁春來燕子  
無情甚猶自雙飛過小樓

陳雲室

敢借旌旄重華門自甘荆布老江村田間不記  
開元事愁聽人稱供奉孫

潘妃

凌波既似纖纖月傾國何須步步金若是苧蘿  
溪畔女苔生石上也情深

莫愁

江南二月花正開十五女兒花下來笑向莫愁  
湖上去不知何事帶愁回

李勢妹

妬口偏香阿姊名能憐欲殺總多情翻疑公主  
非巾幗却恨桓溫是老兵

桃葉

古今只似去來潮桃葉王郎兩寂寥渡口不須  
重問渡試看人倚夕陽橋

木蘭

遺民詩七

三

黃河朝過暮燕山多謝爺娘盼女還幸不琵琶  
終馬上何妨征戍老紅顏

投梭女

感郎欲向花前死唐突聊窺意若何早識春蠶  
絲易盡當時應悔悞投梭

漂母

才言報母母便怒一飯酬來卽市交若使王孫  
知此意功成肯望漢分茅

文姬

月下清笳欲別難歸來又促嫁衣看自憐薄命



卓眠怯開遍桃花尚覺寒

阿嬌

色衰難保君恩在細雨長門白髮添聞道新人  
住金屋也愁花落不窺簾

琵琶婦

鴛鴦幾箇雙雙老一曲繞終月過窓未嫁商人  
頭早白衾寒何必怨秋江

聶隱娘

雄心到底愧寒松何必藏名峯外峯世上男兒  
無可殺應教雙劍化為龍

道長寄上

三首

銅雀伎

得上高臺日已西潛身一爲故人啼不知何事  
留疑塚煙草萋萋望轉迷

蘇蕙

歌舞情親比翼分陽臺意氣恃將軍誰知錦上  
千行淚竟奪尊前兩袖雲

曹娥

人情未必偏憐女爲父輕生等一毛千載魚龍  
知志氣江聲直接伍胥濤

濡口女郎

夢到瀟湘書到稀十年辛苦待郎歸如何屬國  
糟糠婦北鴈來遲便去帷

七歲女子

男兒不過爲文章幼女離愁托鴈行早慧從來  
多薄命可曾十五嫁王昌

遺民詩目錄

卷八

吳嘉紀

號野人字賓實泰州安豐場人布衣  
不事遊覽與技射注稱交最善  
集為內大家集附五  
七言古尤擅絕一時

呂潛

字半隱四川遂寧人進士官太常大司馬諱大諱  
長子隱吳興吳陸凡四十四載扶母報歸蜀書

俞南史

字無殊吳人  
江人文學  
字銀夫會稽人負經濟

姜梗

字麟士黃巖居士太倉人學宗程  
朱同楊子常著四書說約成行於世

顧夢麟

字夢麟揚州興化人太學生廷尉清之  
兄生平不害足跡公庭著華閣齋稿

李潛

字和公一字季子江西寧都人初與子  
禮和公一子季子江西寧都人初與子

魏禮

字和公一子季子江西寧都人初與子  
禮和公一子季子江西寧都人初與子

計南陽

字子山  
華本人  
字三貌云

談允謙

字長益丹徒人  
著樹發草堂集

程遠

字穆倩號步隱居金陵壽九十餘  
國章稱獨步隱居金陵壽九十餘

張穆

字穆之號獨步隱居金陵壽九十餘  
國章稱獨步隱居金陵壽九十餘

唐允甲

字祖命宣城人官中書者  
耕塋山人詩集善書法

楊禹甸

字伯清山  
東來州人

趙士喆

字伯清山  
東來州人

錢灝

字季水  
江寧人

余傳遠

字日新山  
陰人進士  
字季深以字行揚州寶應人文學著湖

陶徵

字季深以字行揚州寶應人文學著湖  
邊草堂集舟車集所為宮詞尤見忠義

傅眉

字季深以字行揚州寶應人文學著湖  
邊草堂集舟車集所為宮詞尤見忠義

陳盟

字季深以字行揚州寶應人文學著湖  
邊草堂集舟車集所為宮詞尤見忠義

陸廷綸

字季深以字行揚州寶應人文學著湖  
邊草堂集舟車集所為宮詞尤見忠義

龔賢

字季深以字行揚州寶應人文學著湖  
邊草堂集舟車集所為宮詞尤見忠義

王邦綬

字季深以字行揚州寶應人文學著湖  
邊草堂集舟車集所為宮詞尤見忠義

馮班

字季深以字行揚州寶應人文學著湖  
邊草堂集舟車集所為宮詞尤見忠義

陸繁昭

字季深以字行揚州寶應人文學著湖  
邊草堂集舟車集所為宮詞尤見忠義

項起漢

字季深以字行揚州寶應人文學著湖  
邊草堂集舟車集所為宮詞尤見忠義

趙相如

字季深以字行揚州寶應人文學著湖  
邊草堂集舟車集所為宮詞尤見忠義

詞人之風焉

遺民詩卷第八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吳嘉紀 賓野人江南泰州人

送友

步登郭外山竹看去輪轉登山未及巔去輪已  
遠遠遠尚隱隱黃塵倏隔絕歸人望白雲送  
者指明月願爲前途月昏曉尤皎潔一更照君  
宿五更照君發

流民船

撥棹欲何之遠投烟火處歲儉竊盜多村村見  
船怒男人坐守船呼婦行乞去蔽體無完羣蔽  
身無敗絮爆兒真夫膝臨行復就乳生長田舍  
中那解逢人訴一米一低眉淚溼東西路

糧船婦 海氏

秋風河上來吹我飢饉夫雖有如花婦不及盤  
內舖日暮何誼誼河灣泊糧船船公坐上頭聆  
睽見紅顏遣人通殷勤吾家衣食足若輩愁餓  
死試來同力作力作到一年償錢令汝歸力作  
到三年無錢令汝歸阿夫呼婦語與卿勉相從  
不從便餓死爾我長西東匍匐起偕婦婦淚落

如雨昨日聞中人今日舟中婢僑侶聞添丁餽

酒遺捷蹄河南艤船來河北艤船來船公中心  
喜舉手數斟酌自謂佳麗質已是虞羅雀羅雀  
則有雄匹婦則有夫誰知匹婦志千折不可移  
阿夫泣相持依人且低眉力作到三年無錢共  
汝歸阿婦默無聲人眠窻落月急遽離船公憐  
慨尋鬼伯抱石投邦溝波濤爲不流行人揮涕  
看尸橫溝水頭

寄題龔大野遺新居

亂離足飄泊老大還郊垌江水真有意流轉一  
浮萍親戚復誰在虎嘯山風腥驚疑兒女色願  
戀歸人情翳翳寒烟墟蕭蕭茅草亭琴書既有  
託斂跡謝逢迎澄潭入郭流羣峰繞舍青悄然  
松際月聞爾商歌聲

歲暮送友遊匡廬

杳冥香爐峰高卧堪幾旬只愁雪不化不知天  
地春晴霽試出戶雲物多鮮新飛泉一萬仞半  
空聲粼粼解衣寘石坎將盡人間塵

復洲田四首與老友陳鴻烈 選二

洲田復與民官長示告諭故主前來看猶疑夢

末窮落葉遇回風衰林尋舊樹寥寥亂後人歷  
歷沙上去烽燧壘尚在望望生驚懼十年避兵  
戈萬姓周道路他鄉溝與壑一步一回顧

斜日寒江流寒雲試遵渚不悟餘黎民重踐舊  
田土廬墓在何處四顧唯榛莽雜雞見人飛狐  
狸嗥且怒生理何暇計先須蔽風雨刈草覆我  
堦疊石爲我堵不復辨東西向山編竹戶室成  
誰往來廬中有漁父

送王季鴻之西冷

高堂十二月佇望車輪返浮雲入吳會誰知獨  
偃蹇夜起別親人殘月照餐飯鴻鴈已北飛半  
柄亦東轉還家未有期冰霜路更遠江樹晨風  
鳴徙倚心腸斷

雄雉匿深莽不知毛羽鮮君子在草野幾人識  
其賢西湖春二月桃李爭芳妍觀者皆快意遊  
子獨愴然此鄉雖云樂不如歸舊川毛義室有  
親趙壹囊無錢莫待花落盡山山啼杜鵑

江都池烈女詩

烈女姓池吳廷望妻也未嫁廷望從  
軍南征戰死其父吳某素稱里中無

賴欲以女婚次子女之父兄憚之屬  
姨母語女且勸之嫁女不從自縊絕  
斷者三竟縊死吾友張琬爲作傳命

紀賦詩

旌旆搖野風戰馬顧羣嘶壯士志封侯不娶婢  
娉妻娉婢方盛年桃花三月時三月轉盼盡征  
戰返無期無端夢沙場血污泣遊魂覺來信已  
至夢寐竟成真招魂親剪紙涕淚濡羅巾朝爲  
未嫁女暮稱未亡人蝴蝶飛過牆栩栩尋春芳  
安得久踟躕鬼伯隨姨嬈姨嬈是尊長出言何

不莊令人亂匹配人生豈牛羊烏棲城郭黑三  
星檐前明壁上青一燈照耀大嚴妝生小不知  
路死路行最能承從黃泉伴三結朱絲繩鄰舍  
聞此變日出走來看從未識女面今日見容顏  
一枝紅桃花霜雪色尤鮮問女首何飾夫家聘  
時簪聘時更何物玲瓏雙耳環女意何所嚮面  
南身徘徊巾帶微飄揚如上望夫臺問女住何  
處草屋女所居草屋有此女此女天下無鴛鴦  
不擇水泥滓產明珠商人爭殯葬醉酒多士夫  
酒醉起黃沙沙場鬼還家還家徒夜遊得妻不

得候始悲謾好男生死滋繁憂傳戒後世人慎勿把戈矛

捕鹽錢逃至六竈河作

日南故園落洲蘆花開新鴈此時至孤鳴夕悲哀我亦始離羣行坐無好懷長謔思同心道阻不可偕風末聞擢歌何人遠溯洄呼兒匿草中叱咤債主來

曠野風又起葦乾葉颼颼海岸欲下雨復鳴五更頭衰年近異類驚定淚旋流眼中無護草何以忘我憂土室絕親愛雪窖長淹留往哲已如

此老夫復誰尤

雄雉徘徊飛羽毛何陸離孤蹤傍潮汐文采欲奚施豈無山澤侶道遠不可追入草聊自潛尾長人易知隨鴻苦無力變蜃非此時常愁爾羅網顧盼心驚疑

禪智寺送客

蒼惶不肯別送送多纏綿泊船尋古寺秋螢飛野田草深去途隱處處生寒烟山僧惜離人殷勤煮石泉今夕且歡會新月正娟娟

挽船行

疫困駕船人人船雙超超老姑起把舵新婦爲緯夫高存異鄉息自憎薄命軀夏日懸中天灼死岸傍樹纏頭苦無巾裹足猶有布數罷商人錢拭淚盼官路路長緯繩短挽船不敢緩

董姬

客行斑竹村有堰田間哭野曠人迹稀姬手牽黃犢犢口齟齬食草色莽莽綠哭聲一何悲牛羊爲躑躅客行聊駐足近前問緣由心念主人恩欲言淚還流主人韓秀才諱家住蕪城裏城破兵屠戮夫妻先自死妻諱氏縊死梁上夫溺死

道長辭人

井底所生兩男兒一死從嚴親超諱幼者名在母懷擊舉託老身憶母將縊時復抱幼兒乳乳兒幾曾飽倉惶分散去門外積骸高昏暮何西東裏兒兒不啼共入死人中死人蓋生人尸血模糊紅五日殺人了駱駝鳴蜀岡匍匐夜出郭隴晴麥穗黃麥仁采餵兒烟火投村莊兒我各無恙田夫歎且驚今年麥穗黃明年麥穗黃兒儻稱郎君軀體如父長眉宇尤猷麟落筆善文詞往來多益友稍欲大門楣郎君今安在書劍燕山睡燕山三千里懷思斷肝腸語罷辭客去

倚轡向北望北路驢馬來飛動遙相呼郎君不  
捨我今日歸來乎謬謬弗自知但怪無人應鳥  
雀返墟落烟寒樹色暝客亦掩耳歸姬聲難再  
聽

### 王解子夫婦

如臯王解子酷嗜酒里有義士妻某  
氏臯當遣戍縣官差役往送解子與  
焉歸悲惋終夜爲之罷飲其婦詢知  
願以身代義士妻解子許之送至戍  
所值鄉人以金贖義士妻還不知其

遺民詩八

爲解子婦也姚潛爲余言命余賦詩

張羅待黃鵠鴛鴦乃雁咎義士妻遣戍解子罷  
飲酒慘愴還家門色驚糟糠婦漿醢寄性命今  
何不入口問訊執壺前解子起握手汝曹婦女  
流中懷豈堪語若欲知其緣汝且將壺去漿醢  
非刀劍能平不平事汝亟將壺去義士妻遣戍  
其婦毅然謂堂堂義士妻此去爲奴婢羞辱儂  
念之面貌外不識他人可代伊何人可代伊搔  
頭惱阿公公也無庸惱願代者是儂解子得聞  
之歡喜涕還隨汝曹儂如此我拜汝曹坐未明

肩輿出曉至官衙裏鞍鞍遣戍人點名及解子  
銀鐐繫馬上戈挺荷馬前意氣火伴中寧知路  
險艱蕭森北林樹黯黯黃河烟蘆葦隱漁火宿  
鴈雙雙鳴回首昧鄉土夫婦欲何言月落別黃  
河日出見戍樓來日關塞外永辭我故夫高情  
生惻怛淚下如連珠無端故里客邂逅他鄉陌  
深悲義士妻遠解黃金贖仁義感道路見者欣  
相告誰知有匹偶天暗全骨肉西風吹歸騎東  
臯指茅屋解子婦言旋義士妻免辱團圓臺上  
鏡皎皎圓中玉解子樂何如滿引杯中綠

遺民詩八

### 義鵲行

山寺高塵市遙望如兩鵲來爲巢巢成子生翼  
億神勞十日雨漲海水遠去覓食笑殺村豎攀  
曳上寺潛以鵲卵易其子卵破子出雌鵲待飼  
子出形殊雄鵲驚呼飛飛色怒疑雌暗私他羽  
東西南北徧告同類去日瘦北風悲同類四面  
來瞋目厲喙且視且猜無端紛紛逼迫俄頃天  
窄地促可憐雌也潔如玉懷不得明義不受辱  
啄爛巢中雛自挂山頭木雄見雌死轉噴爲啼  
同類無賴各返南北東西踴躍墮墮夜永孤棲

栖遲到曙月落梧櫚同類復來聚僧屢率一雌  
鵲乃是新寡雄不顧去四野終身不雙以報泉  
下

隄上行

岬傍婦如花枝不粧首飾髻低垂遠官大賈高  
船近長跪欲告腸中飢舉頭不覺雙淚隨隔河  
望見露筋祠露筋烈女也

東家行士寅六月揚州事

東家錢多高興發娶婦無端當六月婦家愛女  
竟不辭楚練齊絨日夜治治成衣裳粧次第上

遺民詩八

九

着六層下着四綿綿纏纏直到老風俗舊例重  
綿襖一事違俗恐弗吉阿母不肯纖毫少女兒  
低頭泣無言擁入繡輿簫鼓喧眼見新人就火  
掘安能忍死到夫門夫家賓客實華屋爐然松  
焰凡燒燭到處骨肉皆鬼伯忍將餘生相迫促  
有生歡樂轉成悲始悔炎天作事非裹尸更不  
需繒帛送嫁衣爲送死衣

隄決

田桑溪柳棲野鷄洪水西來崩我隄村村稻苗  
今安在川飛湖倒接大海盡說小船值萬錢誰

知橄短不能前一浪打人水半船

今日隨人去築隄明日隨人去守隄颶風霍霖  
無休息土溼泥流積不得杖藜登高看水長東  
舍西鄰白泱泱蝦蟆入門坐蘋上

暮年辛苦餉孤孫黃口命倚白頭存餅餌斷絕  
已兩日水中走來抱我膝驚鷄天上鳴嗷嗷歎  
息汝租非其曹不得銜汝出波濤

李家娘

乙酉夏兵陷郡城李氏婦被掠掠者  
百計求近不屈越七日夜聞其夫歿

遺民詩八

十

婦哀號撞壁顛碎腦出而死時掠者  
他出歸乃怒裂婦屍剖腹取心肺示  
人見者莫不驚悼咸稱李家娘云

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殺人一百  
四十萬新城舊城內有幾人活解妻方對鏡夫  
已墮首腥刀入箭紅顏隨走西家女東家婦如  
花李家娘亦落強梁手解手牽拽語兜離笳吹  
團團日低歸擁曼睚蛾眉獨有李家娘不入穹

廬樓三豈無利刃斷人肌膚轉噴爲悅心念彼  
妹彼妹孔多容貌不如他解豈是貪生夫子昨

分散未知存與亡女伴何好髮澤衣香甘言來

勸李家孃

解五

李家孃腸崩摧筆捷磨滅珠玉成

灰愁思結衣帶千結萬結解不開

解六

李家孃坐

軍中夜深起望不見故夫子唯聞戰馬嘶悲風

又見邗溝月清輝漾漾明心胸

解七

令下止殺殘

人生塞外人來殊似舅聲云我故夫子身沒亂

刀兵慟什厚地哀號蒼旻

解八

夫既歿妻復何求

腸髓與壁心肺與誓不嫌剖腹截頭俾觀者斂

鯨若羊牛

解九

若羊若牛何人東家婦西家女來

日撤營北去馳驅辛苦鴻鵠飛上天兔兔不離

土鄉園回憶李家孃明駝背上淚如雨

解十

### 秦潼

秦潼水霧中屋上樓野鴨蘋花蓮葉過里巷野

鴨飛下爭受喋有船田婦皆爲漁十口五口依

菰蒲蒲多村少心腸亂網得大魚無米換車牛

風順客船來烟生茅店人炊爨可憐冷落紅顏

婦凶年賣飯不賣酒

### 白塔河

朝發黃金壩暮宿白塔河河流上河泥土沃夏

收麥菽秋登禾人家隱隱暮春遠楊柳脩脩燈

火多咫尺下河沒洪水哭聲水聲一千里上河  
農厭下河哭船來繫樹遭驅逐同是耕田鑿井  
人何惜樹陰不借宿

### 七歌

嗟哉我父逝不還一棺常寄他人田田中水闊  
波浪白者禽夜叫聲淒淒然敝廬去此地幾又陌  
阡經歲無人跡父在曠野兒在室淚眼望望終  
何益北邙土貴黃金少毛髮鬢髮已老世人  
賤老更羞貧寸草有心向誰道嗚呼一歌今歌  
音淒乳鴉聲苦山月似

遺民詩八

七

嘗見里人稱母壽杖淚即思我慈母慈母謝世  
值饑年棺衾草草何曾厚我昔抱病母在時于  
里就醫不相離謂兒形容一何瘦涕洟落入手  
中糜只今災荒生計拙茅檐卧病對風雪昔日  
食中母淚多今日病裏晨炊絕嗚呼二歌今歌  
辛酸孤身無倚海天寬  
叔兄昏夜行閭里突遇惡少椎擊死前代之冤  
今不理嗚呼伯兄慟不起伯兄一觀羈南莊叔  
兄一觀州城傍兩兄白骨亦難聚安望死生同  
一鄉我兄我兄昔有四出門入門今少二海內



誰爲擊筑人懷裏空存不平事嗚呼三歌兮淚  
縱橫寶刀爲我牀頭鳴

寒鴉偏叫四兄室四十獨宿到五十中夜擁絮  
身苦醒不恨日出恨月出仲兄垂老更多疾歲  
餘門衰千慮集黃金錯買里人田白頭難覓忘  
憂衡幾人索遺幾催科中庭雜沓無虛日嗚呼  
四歌兮歌未央失羣飛鴈不成行

夫沒三月兒出腹我妹心苦無人告四體飢困  
不得乳兒哭母哭聲滿屋絳績一日得十錢手  
作口哺到三年昨夜燈前初學語向舅呼爺音

遺集詩八

三

楚楚兒語翻令阿母悲急掩兒口淚如雨嗚呼  
五歌兮雨霏霏孤燕將雛何處飛

朝尋道人夜臺去王劍爲僧身亦死故鄉三益  
存者誰樊上荷鋤王仲子仲子學稼我問津欲  
訪江南舊酒人賃春賣卜各鄉縣天下英雄受  
貧賤慘澹關河落日微眼昏髮短幾相見嗚呼  
六歌兮歌唏噓篋中空滿知交書

夙昔常輕萬里途出門大路成江湖波濤洶湧  
魚龍亂車輪馬足胡爲乎逡巡持斧采枯木雪  
花倒落叫鴻鵠歸來飢子牽衣啼霰下有薪甑

無粟鈔友細得尺半鱗就余沽酒言苦辛下山  
晨月去如木時不再至徒傷神嗚呼七歌兮終  
惆悵志士顏衰心益壯

### 東山送程川伯

東山泉鳴山巔落石穿巖幾千仞一山草木顏  
色鮮潺湲直到農夫田田中水白鴛鴦飛綠頭  
紅掌鴨兒肥林花香裏主人歸

### 海潮歎

颶風激潮潮怒來高如雲山聲似雷沿海人家  
數千里雞犬草木同時死南場屍漂北場路一

遺集詩八

十四

半先隨落潮去產業蕩盡水烟深陰雨颶颶思  
號呼隄邊幾人魂乍醒只愁徵課促殘生斂錢  
隨淚送總催代往運司陳此情總催醉飽入官  
舍身作難民泣階下述異告災誰見憐體肥反  
遭官長罵

### 灣港謠

卽刺船僂夜炊飯熟共卽食未畢船頭已見飛  
鷺鷥鷺鷥飛飛下啄蚌水大船輕到灣港樹鳴  
東淘雞海黑三塘岬來到灣港程一半

### 我昔五首效袁景文

我昔客途逢敗兵弓絃旆影風秋鳴殘騎如狼  
散草莽居人雜兔奔縱橫漁船貪利夜賣渡金  
大乃許載人去暝色潛行曙則隱口乾腸飢我  
能忍

我昔攜家亟逃難海雲霽畫昏冥野空蹄響  
賊馬近我船欲速行轉慢須臾燭燒閭里紅風  
漂船入蘆港中蘆葉蒼蒼葉蔽男婦引衣掩塞啼  
兒口

我昔避亂走三夜無膝倦魂碧藉藉道路梗塞  
不得前莫莊寺外餓草含半間草舍日百錢夜

遺民詩八

十五

傍主人雞彘眠壁隙臭蟲餒俟血鬻人不待繫  
火滅

我昔兵過獨還家哇上髑髏多似瓜鴨毛滿蹊  
舊狗死籬菊自放霜中花天南伯兄天北季驚  
魂棄絕故園地又聞土賊聚稍稍細雨夜啼九  
頭鳥

我昔有鄰怒開扉崔省提刀堰東入重圍手誅  
羣賊氣力盡身委萬鋒肌肉飛頭兒聚馬觀好  
漢相誠勿近虎墩畔虎墩燈火秋樹間妻妾夜  
望丈人還

送瑤兒

一 瑤兒余長子大年也丙辰孟冬病歿  
里中舊俗歿之三日家人隨親戚攜  
酒治饌設魂車焚祀里門外謂之餞  
程余欲往里老謂父不可以送子余  
徘徊門欄登高而望以老眼送之作  
送瑤兒詩

送瑤兒出門闌門外生死別行人駐足觀鬼馬  
在後仙幢在前胡僧偏袒搖掌導魂鈴子聲鏗  
然鄰挈酷友炙臠汝黃口兩兒大者執梨栗乳  
媼襁負之里門瑤兒里門臨河湍中流無梁舟  
楫稀楚天西漏淮水東飛蛟鯨掀翻崩湍怒彭  
咸窟宅何可依瑤兒里右荒丘枯白楊枝上妖  
禽啼夜霜魚鹽死客子骸骼寄此鄉年年寒食  
無祭祀羈困之鬼難與相羊袖中糗糧汝母寘  
未許分作他人糧瑤兒尚悅焉之曠野悲風埃  
色黯蔚長牙闊口利爪敦背來往豺狼狎病後  
汝力微生前汝膽細彼伺人者先先欲前寧不  
畏郊原四顧多險艱魂兮香渺不知還擊鼓吹  
簫促命駕靈輶彷彿雲烟間雲烟見老父將去

仍緩緩老父眼雙血淚滿夜臺汝夢長人世吾  
日短落暉躑躅嗟送瑤兒心腸斷

落葉

枝上曾幾日夜來秋已終又隨天地意亂下戶  
庭中不靜月斜處偏驚頭白翁何須怨搖落多  
事是春風

水退後同戴岳子晚步因過季園時李

秋九日

水中微徑出沙石白粼粼枯柳不棲鳥空亭始  
受人東淘漁火聚西寺磬聲新吹帽風何急蕭

蕭落葉頻

新僕

語少身初賤魂傷家驟離饑寒今已免力役竟  
忌疲前輩親難愜新名答尚疑猶然是人子過  
小莫愁答

九日同夏次公作

風雨朝如晦乾坤日用兵秋魂聽鬼哭老眼看  
人爭榛梗方爲害東南稍輟耕吾家二十口溝  
壑正關情

初冬

海桑還落葉田舍始休農暖日窮人得行雲老  
鴈從地偏欣事少廬敞畏鄰春歲月踟躕過中  
原正舉烽

寄程鉅菴

練江巖岫內沙白葦蕭蕭鶴髮浮孤艇漁竿閑  
兩朝嶺雲流作瀑澗樹側爲橋不得來攜手思  
君顏色凋

途中贈吳子遠

雪止川原合茫茫中夜情倦身臨岸側僵足踞  
途行渚凍鴈難下村光雞易鳴三塘桑柳近僅

僕計歸程

送吳冠五還屯谿

客路夕陽低逢君歸舊溪狂歌杯共把無意手  
重攜石澗清人影晴沙健馬蹄回頭看蕩子陪  
首獨栖栖

顧友悵畫萱花見贈

遲暮隨飄梗荒蕪歎故丘徑花常入夢罇酒不  
忘憂有客來謁舍題名是虎頭一枝圖贈我風  
露晚悠悠

泊船觀音門十首

征南十萬卒如蟻泊歸舟懸旆纒雲脚悲笳裂  
石頭清平他日夢行旅夕陽愁亡國恨無盡滔  
滔江水流

磯上誰長嘯蒼然老匹夫江山六朝在天水一  
草孤禿樹翔歸鷺層濤捲亂鳧漁舟安穩甚吹  
笛入菰蒲

鍾阜雲何似吳陵客重來松杉焚已盡鶴鶴暮  
空回特特高原立頻頻倦眼開東風吹不歇草  
色出寒灰

卽以山爲郭堅完世所稀雲鴻應得度塞馬竟

遺民詩八

元

如歸隴雨耕時大人烟戰後微年年禾與黍養  
得駱駝肥

江路倏昏黑狂風吹倒人怒潮奔上岸小艇泊  
無鄰何事歌彈缺惟應把釣緇深深建業水欲  
飲轉傷神

兵火猶存寺乾坤未息戈前朝寄何物古樹指  
婆羅陰冷山僧坐花香水鳥多盤桓吾不厭一  
日幾回過

鼓鼙聲颯颯道路色淒淒盤髻婦馳馬橫刀兵  
捉雞山城常罷市帝里已成畦黃屋光輝瓦紛

紛碎入泥

寒潮看文落漸漸見山根拾蚌澗沙軟打魚江  
水渾饑民春滿路米店晝關門吾亦餬吾口愁  
來只自言

短褐張道士星長安舊錦衣饑眠紫峰閣老  
掩白雲屏塵世鹿還逐鼎湖龍不歸時時一回  
首血淚盡情揮

高情憶吳季吳介小築面秦淮書帙集連屋蘭  
花開上階看人澆菜園邀我到茅齋山色在門  
外春風多好懷

遺民詩八

辛

內人生日

潦倒丘園二十秋親炊葵藿慰余愁絕無暇日  
臨青鏡頻過凶年到白頭海氣荒涼門有燕谿  
光搖蕩屋如舟不能沽酒持相祝依舊歸來向  
爾謀

贈歌者

戰馬悲笳秋颯然邊關調起綠鐔前一從此曲  
中原奏老淚霑衣二十年

呂潛半隱四川遂寧人懷歸草堂詩集

送友蒼大師住水西

歡聲歎無定名山久待公雪殘春路滑雲過晚  
江空遒力馴巖虎鄉心折塞鴻還憎多慧業詩  
句滿南中

秋水園即事

近午過重溪亭空春草齊幾家園市小一寺背  
山低花隱漁人路香留燕子泥前賢遺澤在五  
夜尚聞雞

道峰參木和尚用胡將軍韻

寺隱鐘先出林花照客顏師來新杖履人重舊  
溪山冥鏗神魚舞芳臯野馬閒何當分半榻蘿

遺民詩八

主

徑許重攀

邗江夏夜懷史赤豹蕭寺

飛鳥不知處孤城生暮雲吟邊誰最苦鐘畔兩  
先聞月冷空王閣風號故相墳蜀岡有歸路吾  
亦戀斜曛

江陰晤年友張四若志感

二十年前別重逢白髮生登堂如有淚對面各  
無聲多難惟存骨居貧不墮名天涯兄弟少淒  
絕動江城

夜登君山

日與山相對追涼上晚磯月沉江樹暗風急浦  
燈微舊壘逢僧指荒祠到客稀登臨期更盡徐  
趕野螢歸

大水渡泗州

浩浩春濤潤孤城一葉浮烟塵淮水暮風雨泗  
陵秋戍壘存官渡原田縱客舟年年涉江渚愁  
絕此中流

登開元塔

北宋築以望吳  
丹一名科嚴塔

漠漠河山盡朔州紺宮曾與作邊籌驚看白日  
憑飛屨絕少黃塵到敝裘唐世何人分鴈塞宋

遺民詩八

主

家此地割鴻溝

州有唐城宋  
與遼分界處

于今北望休乘嶂獨

寄征人萬里愁

石亭寺樓與友人話舊

江濤如雪亂飛鴉客裏逢人漫憶家杜宇叫殘  
巫峽夢鷓鴣聲斷嶺南花天涯寄食無耕土世  
外藏名有釣車試看滕王遺蹟盡西山空對晚  
烟斜

上谷感懷

北司馬以宗伯公來奉總督  
開弘治三十四年矢重到隴北

趨庭猶記少年遊大纛威名易世留上谷峰沉  
青海月中原魂斷白雲秋麒麟卧宿三川草蜩

蜨驚回八渡溝華表不歸遺老盡斜陽立馬淚難收

江望

同舍弟長在賦

橫江閣外數帆檣立盡西風鬢漸霜只有鄉心不東去早隨烟月上瞿塘

俞南史

無錫江南吳江人

遊玄墓因禮三峰禪師塔院

暮春招我友輕帆遠相屬谿盡未卽登捨舟遂遵陸憩蔭稍遲留一覽契遐曠鐘聲杳靄間流映春山綠徑僻步紆回空香沾草木紺宇插松

遺民詩人

圭

顛花宮掩深曲入門器盞嚴瞻禮威儀肅高下隨所構長廊遞相續水色湛虛明幽林隱清馥惜哉創者難遺影空堂宿靜念有餘思躋躑下山麓

同顧茂倫宿石湖田舍

行經石湖濱日莫晦平陸蒼茫不可涉纖舟進谿曲田家間客來邀入茅茨宿土壁縣篝燈廚下新炊熟老翁酒欲醺談言少拘束識字雖不深課耕兼課讀舊畬廢已盡不憂否吏酷聊租他人田足以給饘粥雞犬靜無譁如親古風俗

還當嵩山田移家傍鄰屋

一 疑青軒對月小酌二首

軒敞不能寐清秋動幽懷一壺不獨酌爲覓南鄰借牕虛納厓月泉清漾苔階笙簧奏林簫鼓吹喧池蛙何用絲竹音愛此景物佳言笑多所娛胡爲憂寡諧

月上鄧尉峰照此牕中人牕中何所有尊酒聊自陳所喜親串至談笑無雜賓涼颺落庭戶肅然秋氣生莎雞鳴草間嚶嚶動我情故物豈堪憶對景還自斟

遺民詩人

吉

月夜懷于息菴

古道沉淪日交情君獨深忽逢明月照如見故人心秋入庭前樹泉鳴石上琴廓然天宇淨四顧少知音

鄧尉山居十二詠 選

蘆葦蕭蕭響輒聞芰荷香動片帆分雙橋夜鎖千峰雨孤嶼朝連萬頃雲遠泛漁歌移柳畔清翻月渚亂波紋好教放艇中流去把釵間隨鷗鷺羣

長門怨

金屋春深早閉門平陽歌舞動黃昏君王那得  
如明鏡日向粧臺照淚痕

夏日胥江旅舍

渡頭風色起悲號水氣生涼百丈高為寫胸中  
不平事倚樓時聽伍胥濤

姜

梗鐵夫浙江會稽人  
曹山草堂詩

同友人登曹山途中寓目

晴雪停陰岡玄雲凝雨霰散步歷層氷攜友陟  
危巘猿猱向路啼藤蘿開深院白石照清溪寒  
色明空練古道架危屋棟題尚繪綢傾圯廢不

遠民詩人

三五

理昔人寄歡宴遺碑推為石墓道衆人佃黃金  
築臺樹感人時節變械華葉凋蕭藿荒堂殿  
嗟嗟日行邁誰得固平善

自京口驛達金陵悵然有述

潮落天已暮江中有孤嶼疎星林表動明月海  
間吐燈火散枉渚更有蛟龍舞羣鯨絕爭鬪山  
寺陳鐘鼓杳杳志萬里鬱鬱羈愁苦依依思古  
人渺渺不得語

立冬日寓石埭縣齋作

遠道杳無際迢迢在吳越楚山間夜猿淮南木

盡脫客子坐寒更聞人弔霜月經春秋復窮尺  
書兩斷絕

對雪吟

去歲京師雪三尺畫簾人醉江樓笛今歲江南  
三日雪竹燈孤館青烟結人生幾何東復西五  
更衾冷聽雞啼

大雪詞

城中斗米錢一百雞豚寒巷木棉白微租下令  
雷霆急老父賣兒街上立老嫗關門掩面哭冬  
青樹倒壓破屋

遠民詩人

三六

贈江上老人潘止菴

柴門不正短籬斜夜來微雨開桃花東風卷簾  
老人笑舊年芍藥添紅芽江鷗過庭水鳥鳴竹  
爐茗碗香正清

江郭村南十畝田佃丁逃竄無租錢新穀秋來  
無一粒縣中長吏催科急野菜作羹豆作粥諸  
兒書聲出破屋

相府蓮

淥水映蓮華馬蹄不動路平沙白壁堂開丞相  
家重門不啓啼早鴉門前人來婦曙霞隱隱軋

輒駐羽車嘒嘒鼓吏鼓三過望塵羅拜登仙槎  
嗚呼大丈夫生不五鼎烹死當五鼎食性豈徒  
勞州郡職仰面從人借顏色君不見范曄一言  
傾蔡澤富貴自取非人力平生所輕程不識

登北城

寒鴈碧天清晚登郡北城霜笳吹不斷白髮自  
然生海戍黃雲起津亭落日明新軍初戰罷日  
夜有啼聲

過揚州次淮陰懷陶二楊董五吳

最憶春風舊酒徒高天風露逐征途王孫漂母

遺民

主

空祠廟古柏蒼松聽鷓鴣日落潮生京口驛雲  
開月上射陽湖中流岸憤徘徊久酒滿江船與  
不孤

怨詩

江南望江北綠樹徧紅霞日暮愁還起風吹枳

梳花

江北望江南桃開花復李却見日長時空梁歸

燕子

顧夢麟

麟士別號鐵簾居士江南大舍人

盜警詩和陳確菴

此生不死百事錯燒煮何妨到琴鶴舉世從知  
付倒顛赤丸不忤青瑣忤我昔交遊滿四方一  
貧固守惟空囊冬寒月黑有底急坐煩豪客來  
張皇贈肝塗腦紛紛裏白日黃塵亦如此數口  
飢寒豈足云一身之內猶嫌糝嗟哉生年誰滿  
百安用兒孫作磐石孟生破甑去不顧此意却  
待林宗識武陵聞有避秦人吾亦前身黃道真  
尚擬携詩買村酒桃花深處訪遺民

虎丘坐月

何年從海湧塔勢在高峰光浸寺心月影來崖

遺民

主

上松千人但歌管一石有機鋒不信寒山近君  
聽夜半鐘

劍池

百尺蒼涼浸石扉斗間夜夜湛餘輝龍泉便是  
池中水不遇風胡見却稀

生公講堂

臺上天花散落頻風來吹萎不吹新誰言身後  
空堂開自有笙歌占斷春

舟過虎丘

白堤斜日柳垂灣花氣烟容艷澹間正愛風微



舟到緩看山情在未登山

李

潛 歷美分南興化人

銀山晚觀江景

銀山重駐足興至晚登樓月影沉無際天光停  
不流鼓鐘喧梵寺烟火盛瓜州颯颯悲風起方  
知客路愁

宿清涼寺

人靜僧初定山孤月半卸石苔侵曲几松雪點  
危巖座上花宜散塔前草莫艾興來登北阜目  
送大江帆

訪友不遇

秉暇尋芳徑行行幾問津黃鸝聲在遠綠樹影  
隨身入院花無主披帷榻有塵夕陽嗟獨返小  
酌就西鄰

魏

禮 和公季子江西寧都人

上灘謠

內供  
難名

鷓鴣不啄魚鷓鴣不生子魚子不生鷓鴣不死  
水爲箭石爲弓上灘多辛苦灘頭多大風將軍  
大旗高接天馬船裝馬日十千

偶然作

折臂而成醫乃知公叔賢千時獨踟躕落日立  
渠邊課僮豬行潦輕流正涓涓惟有清秋風吹

我意嬋媛

獨立發萬端南望何亭亭山鳥時來歸載飛還  
載鳴日莫倚秋風慷慨不能平天宇一寥濶萬  
里凌孤鷹

山居面石壁日月去我早奄息逝年華自顧何  
草草人生會有處鳥飛魚在沼如何俯仰間惻  
惻滿懷抱

良友日離折懷來徒自知復有行旅客走食章  
水湄慙我遠古人沉吟發內思隱隱見天末時

有鴻鴈飛  
樹荻不樹葭好蜂而惡蠅我欲規小池栽茨不  
栽菱聞有變畫草焚之獲予情葵藿汝何知乃

能向日傾  
輕陰衆類寂狙狝到我門園蔬力澆灌攫苗絕  
其根秋風令人老天南正氤氳唐有孫供奉不

敢憎王孫

黃巢磯

黃巢敗  
兵處也

黃巢毒天下萬里無人烟以此蝕唐祚五季相

因緣過汝敗兵處，誓汝亦汝憐。猛獸結山穴，百蟲受命焉。汝一徒手，號召若湧川。巍巍九州資，所至無完堅。是爲作亂人，其才本于天。倘得用之宜，豈不成豪賢。哀彼乘時子，力弱如蟲蠕。投以問逝水，我論亦徒然。

### 進峽

深雲閉峽門，牽舟破雲隙。束水歸安流，劃天光偏側。散石各爲巒，聚風一有力。兩立同我友，雲烟轉胸臆。衣溼不知寒，左顧恐右失。側身登幽怪，微細目所索。綴苔沿異形，黃草點蒼石。當中

### 望長詩人

飛來寺丹樓，鎖天極梁武。曠爲政而有浮屠僻，志意發妖祥。土木生羽翼，終于臺城圍。宮苔徒自食。

### 出峽

風聲似鳴雷，人聲如拒敵。水聲沓潮洶，急流觸峽石。石齒來鋸船，篙進婦子力。遙窺牽纜人，倒身復曲脊。作勢使聲雌，欲南還卻北。風催骨髓寒，我尚安枕席。乃明昨宿處，相距不思尺。

### 贈淮安張天中

君子受譽如受毀，豪傑報恩如報讐。丈夫磊落

不得意，吹燈夜起看吳鉤。淮陰市上日當午，茶亭酒肆喧歌舞。不見當時惡少年，何論進食老漂母。天中意氣成春雲，于我如逢異地親樓上。鐘聲對曉色，門前荒草共黃昏。輕舟自過燕齊水，長河濁浪勢千里。秦梁不去空南來，敝衣短髮見吾子。

### 贈孫無言歸黃山

我聞黃山草木奇，孫子先歸勞我思。孫子後歸須我來，我將數衽以餽詞。請于黃帝一問之，黃山以黃帝得名何謂垂衣裳而天下治。伶倫作律獻太和

### 望長詩人

至

何愆陽，沍陰多乖。夫天時隸首之筭，多寡短長，使後人不知丈撓之甲子，而空繫乎干支容成作曆闕閏，以爲疑賢哲貞疾，以弗廖奚尚進岐伯而問醫，諱曰黃帝既興，涿鹿之師何至今天象留蚩尤之旗，問首山之鼎何在。借我併烹戴地之四鰲，奉佐帝卮。我欲導東西南北天之龍鬚，佩鳥號以爲儀。帝曰：予既乘元御乎太虛，予喬子孫作君作師如大海之魚，不可麗拘汝奚喋喋以聒予。孫子聞之，攘臂持鬚踞傲而軒渠。

### 春杪經翠微道上

獨自出西郭山花無數新空香飛礪路野色點  
江村原上風雷合天中晴雨分不知雞犬近遂  
已到柴門

偶題

天際有飛鳥林泉寔我身南風新草合落日大  
川分近水細非雨遠嵐輕似雲坐來無一事還  
起望前村

海淀

李昱親舊園

但見顏垣在猶聞繞徑香藕花知舊恨菱草滿  
橫塘石落洞門開畦寬稻葉長紛紛歌舞日種

江長詩人

圭

得此淒涼

燕邸偶作

遠望當歸去還登何處樓連陰只似夢見月始  
多愁飢鳥寒仍出浮雲暮欲收看看燈火夜門  
掩一庭秋

西行道上

河南紆道至再渡及關門雨打韓王國烏啼張  
相墳白楊風自戰古廟日多昏秦楚讐皆報何  
妨廢作村

計南陽

子山江南華亭人

中嶽廟

漢家性玉走神祇中嶽巍然帝者祠一自咸陽  
三月火長留松柏萬年枝香烟畫靜飄清磬風  
雨春深偃翠旗尚有芝房通羽仗不妨瞻拜一  
樓遲

談允謙

長益江南丹徒人樹藏草堂集

阻風逢漁者

人生不得志遂爲物所欺三日舟莫進我阻鑿  
江湄東風連夕吼日午勢未衰漁父漸相習引  
我至茅茨酌我以春酒烹魚摘園葵誤問其姓

江長詩人

雷

字欲語還遲遲聞客道今昔却憎多嗟唏自起  
曬網嗚呼兒收緝絲亂世多隱士漁釣難盡知

三月晦聞鴈

朱鳥怨春陽歸途尚渺茫幾時離嶽麓何日下  
瀟湘道路盡風雨江湖鮮稻梁豈因兵燹隔留  
滯在炎方

太白酒樓

那復存詩思安能上酒樓無干斯世事真與古  
人游魯甸雲猶合齊州雨未收有情如濟水日  
夕向南流

臨江柑園

臨晚蕭灘上柑園向水開黃從入霜後香自過  
江來日望湘雲至今疑峽雨徘徊不能去誰  
識楚臣哀

滕王閣故址

高閣臨流付劫灰重游難問舊歌臺鋤蘭日見  
佳人去芳草何年帝子回南浦鷺鷥隨浪沒西  
山風雨過城來多情今夜章江水吹盡殘雲月  
又開

登報恩塔

通志詩八

五

曳履星辰舊帝都且攜劍佩上浮屠冥冥元氣  
西連楚歷歷諸峰東控吳拔地一呼收月魄近  
天雙手拊雲膚兵戎劫火經多歲高閣豈風吹  
盡無

如將騁望陟山椒抒嘯寧辭登頓勞香霧怒飛  
青鳳舉松濤狂吼碧虬高吳天草綠愁無盡楚  
蒹烟深怨未銷屢喚六朝人不醒空教鈴鐸語  
秋霄

邊關春晚曲

馬上盧姬酪滿餅風沙千里走龍庭停鞭借問

江南客却道如何是踏青

盧姬隊隊弄胡琴酒滴醺酥取次斟花柳既無  
鶯燕少總然春去不關心

程

遂穆情坊區江南歎孫人

過訪萬年少隰西草堂

值得漁夫棹江梅隱雪津黃河水腹厚白草馬  
蹄春既釋隆中業還為川上人友生難解事往  
行不須論

半塘過友人

潭曲寒花路牽船荒草洲相逢百戰後昔別大

通志詩八

五

江秋城郭千年鶴漁竿下澤表西風春搖落歌  
歎日來遊

張

穆穆之廣東南海人

元夜過魏和公旅邸明發有瓊海之別  
眷言同意氣離合便相關良夜不重得遊人難  
久閒明燈寒共影濁酒煖開顏此地能長聚菰  
蒲別世間

唐允甲

祖命山次江南宣城人

還山詩

抽簪謝翰侶言返故山廬涼颺起河梁黃塵蔽

征鴻僕夫理前銜近駟鳴堦除昔爲同林鳥今  
當天一隅豈不念巢壘風雨漂奚鴈親疎日相  
屬願言惜居諸

矯矯雲中鵠矢志臨高岡上與鸞鳳友鸞鳳相  
翱翔天宇何晶晶噉求其皇一旦陰雲集鵠  
網彌八荒鵠鵠恣搏攫羽苞咸摧戕同儔欣有  
託焉能復孤煩哀鳴自南還戢翼棲山梁

題朱石者半水園次李梅公韻

窈窕僊源何處尋藍田花雨抱雲深相招勝侶  
馴蒼鶴獨浣煩襟對遠岑灌木夏涼千樹夕菱

遺民詩八

荷秋老一池陰滄浪欲洗羅浮夢物外閒心恣  
短吟

楊禹甸

句之江南漢陽人

絕句

粵東作

男兒識得忠義字惜死偷生良足悲懷抱丹心  
投碧水免教塵污好顏眉

趙士喆

伯壽山東萊州人

海上望田橫島

海波原不定因風始激成望中無數島只著一  
田橫

此葉北大配補

錢

滙季水南江人

伴鶴亭咏梅

不逐流雲過短牆一丘一壑老寒荒商山留得  
遺文古雪海移來苦節芳漠漠開敷誰比類疎  
疎偃側自生光登臺彌望千端集長共幽人賦  
履霜

余增遠

日新浙江山陰人

雪夜呂半隱太常談蜀中遺事

雪壓雕樓濕鼓聲聽談遺事淚縱橫蔓延誰釀  
黃巾賊烏合人空白帝城莫謂彈丸拋黑子已

遺民詩八

主

將孤注擲神京從來朋黨能貽禍可恨羣儒多  
倒行

杜退思將歸楚賦送

春風春水太無情杜子無家問去程黃鶴磯頭  
斜照下驚腸玉笛武昌城

陶

激季子一字季江南黃陂人

遊香巖寺

曲陽縣北

取適向林麓漸聞花氣香沮洳細路側宛轉臨  
春陽諸峰紛來前杖策依重岡俯視見虎跡殷  
憂何能忘同懷二三人爲我攜酒漿念茲最初

此葉北大配補

地勢方風磴長

披榛造幽微轉側信險絕天風振衣袂陰磴依  
冰雪苔生佛堂下淨影映眉睫山僧歸無期晨  
夕梵唄缺吁嗟末法法象教殊未滅何人開溟  
蒙特具廣長舌

汎舟經岳陽長沙效西崑體

春江北流日西匿繫景割波留不得道旁赤岸  
今爲墟霸業何人更相憶昨宵蛟雨來自東巴  
陵遠樹烟空濛湘娥染黛幾千歲朝暮只臨明  
鏡中柳生井邊沒芳草依然昔日相逢道音沉

遺長詩八

李元

響逝天茫茫愁見白波吹浩漾船旗不定南風  
旋寂寞一聲聞杜鵑

黃蘆岸側黃陵下雨溼天低水交瀉靈旗暗逐  
往來風人間那識蒼梧野傾心奉君無二心撫  
絃斷絕悲人琴相望不盡淚中血零落可知湘  
水深湘東更有家纔客憔悴千年滯冤魂

寒星搖搖天上明迴環下應十二城洞陽石乳  
皆雲英有人餽之路日行日邊淵旋城下水可  
憐蕩景春山是嶽靈南去千萬里青霞一片飛  
初起舊寺銷亡今幾年螺書秘記鴻濛篇陰蟲

古苔蝕不盡六丁夜護蛟龍纏蒼筤谷口雲氣  
鮮此中歲月容高眠

登恒山

縣西北百四十  
里曰大茂山

恒陽地與塞垣通山脈紆迴指大同黑霧不消  
陰磴雪翠微時下石壇風燭柴有制存周典持  
節無人出漢宮幽緲嶽靈何所寄歸然碑版覆  
苔紅

不盡浮雲起北隅離離城郭望中孤荒原白草  
還今古戰骨青燐半有無委伏萬山連抱憤噴  
吭一道隱飛狐憑高莫問探符事昔日嬴秦亦

已徂

遺長詩八

四

故宮詞

慈寧宮禁老莓苔元日驚傳法從來上下隔簾  
遙拜畢六龍飛輅一時回故宮人左氏年五十餘失念爲  
民間游衣前殿遺事言最詳確

傳眉

青龍山西太原人

雜咏

驚馬喜在後惡馬喜在先惡馬當用轡驚馬當  
用鞭燕雀起道旁驚駘不肯前狡憤復湍汗盡  
日勞鞍韉良馬心膽定千里咫尺間飢不食惡  
草渴不飲濁泉被甲盤蟻封注波帶紫韃主人

苕卓犖筋骨安足憐鐵騎滿原野一匹攻中堅  
旌旗爲之靡壘壁隨周旋斬得大將頭戰鼓聲  
聞闐沙場塵土歇雄心仍九邊

陳

盟

雲羅無四四川富順人

### 與親友話舊

江流日夜度萬安却幸同人老釣竿天下晨星  
餘幾點枝頭碩果未全殘班班蘭笋抽香玉隱  
隱雲烟護藥欄所願故鄉歸有路故襟重訪再  
生歡

陸廷掄

題圖江南興化人

### 春興

鄉國愁難釋他鄉歎獨棲暖沙低燕雀水檻集  
鳬鷺花樹傷心麗風雲入眼迷時危無限淚盡  
向暮春啼

### 中秋

荏苒佳辰至乾坤尚甲兵江烟南北斷秋月古  
今明影闊連鯨解光遙接鳳城美人猶未返愁  
絕玉簫聲

### 過史相國墳

廣陵城北一孤墳云是先朝舊督臣冢上斷碑

題漢字路旁荒草拜行人滄波鳴咽三江戎碧  
血淒涼萬古春一自前軍星墜後至今無復見  
綸巾

龔

半千紫丈江南崑山人江寧籍  
半畝園詩草選中晚唐詩紀

### 一公得法東遊

師去忽經年書來兩月前折梅辭蔣廟帶雪下  
吳船道大終難隱蓬飄未易旋相思但相念切  
莫寄詩篇

### 登岱

勒馬瞻東岱巉我勢獨尊半空懸日觀一竇仰  
天門氣接荆吳白雲歸齊魯昏久虛封禪事碑

碣幸長存

### 扁舟

扁舟當曉發沙岸杳然空人語蠻烟外雞鳴海  
色中短衣曾去國白首尚飄蓬不讀荆軻傳羞  
爲一劍雄

### 飲徐氏園

春來無此日午過尚如朝水氣亭三面城陰初  
半腰清歌連白舫長笛隔紅橋最是歡娛地年  
華覺易消

一 與費密登清涼臺

與爾傾盆酒開登山上臺臺高出城闕一望大江開日入牛羊下天空鴻鴈來六朝無廢址滿地是蒼苔

登眺傷心處

登眺傷心處臺城與石城雄關迷虎踞破寺入雞鳴一夕金笳引無邊秋草生素駝爾何物驅入漢家營

晚出燕子磯東下

江天忽無際一舸在中流遠岫已將沒夕陽猶

白

遠望詩人

望江

未收自憐為客慣轉覺到家愁別酒初醒處蒼烟下白鷗

赴招

山家煮酒對斜曛野客相期隔嶺雲僻路人蹤猶未見遙村犬吠已先聞告知全放達多處桃亦爭開有二分護懶苦辭辭不得就君今喜坐論文

揚州曲

江上誰傳戰鼓來流亡士女關如雷月明今晚天街靜十二城門到曉開

避賊還須先避兵大街雞犬夜無聲粧樓半掩美人盡茉莉花開香滿城

王邦畿

談鋒說作廣東書寫人

姑蘇

歌舞聲高霸業空闔閭城畔太湖東清風伍相孤祠裏明月三吳一沼中鹿性已忘臺草綠魚腸猶蝕土花紅春秋事在書生夢立馬哀吟恨不同

燕臺

地入幽州白日沉寒雲莽莽水陰陰亦知七首

遠望詩人

四首

無成事只重荆卿一片心老馬過官頻內顧高臺遊客獨長吟朱書玉簡先朝物流落人間直至今

楚宮

五千里路昔稱雄餘烈猶存霸國風雒水一窺周室鼎秦庭拾得楚人弓官中顏色誇腰細澤畔文章怨命窮頭上有天難問處江陵樹色月朦朧

金陵

王氣升沉想象中早潮雲白暮潮紅樓臺六代



歸荒草禮樂先皇出故宮未信長淮終不返有時明月自當空行人南向諸陵近潦水那堪薦晚風

送魏和公歸里

行李當途欲出關離亭有酒不歡顏要知鄉國無多路只是梅花隔一山知己痛心如死別勞人渡海似生還粵城西畔臺南畔不得畱君駐此間

馮

班

定遠江南常熱人

雜詩七首

建武寺人

四三

日暮沙風起驚馬不肯前平生舊行處黃河古岸邊戰地添新壘荒墳露壞甎試問遼東鶴如今是幾年

人生抱志節所遇益偶然往往中下材逢時幸瓦全盛譽冠中區膏明惟自煎支天計不就今為人所憐

誦君慟哭書味君黍離詩悠悠寸衷事百歲誰當知臧獲駕驚寒騏驥無所施天崩與海竭共盡亦何辭

苟生既不易罔死亦何稱生死諒微渺神理儻

有憑寢薪以待燃履霜未知冰多謝俗中子迷謬何相仍

濁河水欲合北風雪滿天荒村無鷄犬亭亭起夕烟暮齒猶為客經年在道邊誰言蘇李子惟須二頃田

讀書目力盡彎弓臂不開栖栖五十載餘生真可哀山川百戰處昔人已蒿萊於今一具骨不知何處埋

始言風嫋嫋俄見雪紛紛窮冬白日促垂老却離羣孤囊空敝衣一身愧長勤惟有庭中樹偏

傷嚴仲文

建武寺人

四六

冬日書

冬至林葉凋寒山草猶綠寂寂空庭中微風入叢竹人道自修短白日無淹速斗酒聊自斟吾生已云足

送董師望

把酒送君行為君歌松枝松枝生萬坂弱蘿來附之相纏兩青背自謂恒不離一朝霜雪下蘿死松不知君行何所屆君歸當何期四海雖云廣骨肉先見疑努力自保愛勿為行路歎

經廢宅

蕉沒蒼山路兵餘廢寺多鬼神應護惜麋鹿欲  
如何迸笋穿空樹頽垣繚敗蘿高人放鶴處獵  
客漫張羅

京口阻風

雲片起風色江邊又滯雷潮疑驅白馬山似見  
黃牛瑟瑟楓林晚紛紛蓼葉秋自非京口酒何  
以慰羈愁

兵後送友人避地

尊酒傾未盡征車發已遲可憐從此去長是憶

達長詩八

四七

君時燐火宵行怯墟烟曉望迷詩書既無用何  
處覓新知

陸繁昭

杜石新工錢塘人

短歌行送潘新潭遊燕

少年不得意馳騁燕山月五月悲風號馬蹄清  
夜發關頭美酒清且多送君一飲朱顏酡行逢  
故人暫傾倒日夜相思可奈何執君手淚霑臆  
遠遊何用長相憶平生有仇會欲報腰下寶刀  
脫未得

金沙灘

步屨金沙渡朝陽出翠微鹿眠芳草石人上釣  
魚磯松子山僧飯蓮花處士衣林泉雖可樂吾  
意敢忘機

晨步韜光道中示移暉上人

苔徑凌晨步籬花帶露垂溪雲流不盡海日起  
何遲往事每多悔他生未可期不如歸白社杖  
履日相隨

南屏雜詩選二

上人蒙難後而我亦餘生不為浮名誤焉知出  
世情晴嵐開曉色寒鳥變春聲若許陶潛醉相

達長詩八

四八

隨入化城

月冷官人墓雲橫太子灣可憐興廢跡都在有  
無間遣悶惟耽酒高吟復看山荒原嘶牧馬一  
聽淚潺湲

周茂藻

字子潔江  
南吳縣人

送母烏程就養子向舍弟

一母四男兒有弟能養親不見鳴鳩詩其母在  
桑養其子各異木或在梅在棣子飛自分枝母  
嘗用心均贊歎不如烏茂然集於薪平言菰城  
好汀洲連白蘋茗水鳴頭綠翳翳桑苧淳麥蠶

蟪蛄碧花脯炙來新板輿既怡遊夫婦亦恂恂  
洵美或不如故土自可新子往即邇來睽母已  
數辰望望野人舟母爲使我呻六院同一庖詎  
非淳古人

余

颺再見

秋述

出都別夜  
弟潛心

野雁叫玄霜寒颺扇蒼木青燈夜熒熒釣渺照  
幽獨七尺鮫胎皮風泥障巾幅凝神執先契遐  
觀蕩鴻鴈朝思北山菰晚憶西潭菊投袂報天  
問顧兔空在腹四海非裘羊誰知趙元叔

遺民詩八

雙元

雅意遁山樊薜蘿衣未剪剪巡雲霞交良約竟  
未踐步啄方天機歌笑付書卷朱雀沉傳昭羣  
犬吠徐勉本自澹蕩人曠懷纏絲繭寒裳去茲  
途羊腸豈云險願言夢西堂池塘水青淺

陳廷會

再見

憶山中落木

苦憶山居楓樹林衡門蕭瑟對高岑西風一夜  
吹黃葉竹徑松溪幾尺深

昭君曲

雪滿沙場夜獵歸穹廬圍坐炙羊肥琵琶一曲

起行酒淚濕花前舊舞衣

項起漢

中在一名荀視  
淹江南歙縣人

泊沙溝

即老于王  
祥故里

危舟宿野渚懷古心悲傷不見卧冰人雲水共  
蒼茫夜深萬籟寂衆星何煌煌白月涼我襟清  
露濕我裳鵲立而四顧孤鴻正南翔瞻依人所  
私老大走四方

閩鄉鎮

流水一何急舟行疾如馬朝發浦城西夜宿閩  
山下山下百餘家誰是居停者磨廳閭中堂飢

遺民詩八

三十

狸鬻舊瓦青燐照深巷白骨亂原野相顧已心  
驚寒潮拍岸打平明揚帆過林鳥聲啞啞

寓廟灣

海上風光異三春未見花身貧羞作客世亂幸  
無家醉裏詩多放顛來帽任斜幾時一片地滿  
種邵平瓜

揚州感事

錦繡揚州劍戟鳴紛紛羽檄歎縱橫將軍跋扈  
猶封伯相國精忠只自盟郭外千家烽火田  
間二麥草芽萌滄桑自是歸天意抵角無人列

一營

閨道春懷

紅杏嬌然報早春  
馬嘶芳草已如茵  
樓頭醉婦凭欄望  
不是當時馬上人

趙相

如字又漢江南桐城人

江南曲四首

樓船簫鼓動江城  
長板橋頭落日橫  
少婦不知烽火急  
擢歌猶唱鳳陽聲

鷺箔新科異昔時  
桑田賴有土膏宜  
寒林一望成霜雪  
又是明年四月綠

道民詩人

登

漁燈遙岸指江灘  
盪槳深深下急湍  
生長姑蘇臺畔女  
浮家少小在長干

香傾竹葉敵高寒  
理策還尋王女潭  
遙笛忽聞天外響  
美人乘月步欄杆

遺民詩目錄

卷九

吳

姓 字慶友號庵揚州興化人進士累官詳史傳隱居後與李沂宗元發隱居

李

沂 字子化一字文山號壹庵興化人句容人

錢

邦芭 字開少鎮江丹徒人官長中後隱於釋號大錯

汪

泓 字錦美仁和人孝廉重氣節善吟咏謝絕公車齊情山水

金

俊明 字秀章號秋庵吳縣人

宋

儒醇 字衍魯號公泉廬江人貢士進國名臣

李

世熊 字元仲福建寧化人文學黃公道則舉之力辭不應世稱高士著奏文集

李

永周 字定冲四川成都人

朱

天麟 字游初號震青吳江人山人月居士司李饒州茂寅特權翰林院編修奉使山東京師陷至雲

蔣

易 字子久字前民分都辰州人與和

汪

薌 字詩易歙縣人

吳

琦 字蝶生號桂浮生江寧人重然諾與王之仁交善

歸

莊 字崇崇是山人文學

范

廷瑞 字公茂揚州如皋人

孟

鼎 字洪公河南杞縣人

劉

易 字從孫夏密縣人

錢

德震 字武子浙江海鹽人

姚

康 字康伯號休那桐城人

潘

陸 字子如吳江人其父本在世家居

吳

元宸 字姬公揚州興化人

譚

宗 字公子浙江餘姚人曾客揚州飲李黃家儉俗客

王

龍文 字與子廬陽盱眙人崇禎癸酉解榜是時破黃禍

林

時盛 字確齋江西人

卓

發之 晉見

薛

案 字諧孟常州武進人官

沈

叔培 字御參錢塘人

王

鳴雷 字東村廣東人

進

俊 字見庵河南人

江

國茂 字從桂茶村人

方

其義 字宜之桐城人申丞仁植公仲子太史以智事也

遺民詩卷第九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吳

姓 柴菴江南興化人  
送老吟

尋廬山舊徑晚歸

出山故遲遲似與幽人別石徑松風吹巖花帶  
雨折晚心遇景留前賞逢僧說青霏近已無夕  
陽明復滅西嶺吟眺處回首生虹蜺下飲彭湖  
水沙渚淨如雪歸來新月白烟雲猶可擷

五日寄王子象山

雷聲殷昨夜知是前村雨潭西溪水長猶得灌

禾黍新苗既已茂餘花潤園園冉冉時序侵陶

陶夏維午奇懷鬱嘉辰愴念同心侶欲持一樽  
酒斟酌就君語谿流遍花林蒼然間平楚緘書  
江上雲慙慙結情縷

雜興

空林何歷歷落葉盡秋聲此葉連根株三春曾  
發榮青青覆苑牆苑苑映園亭行道得蔭覆攀  
芳采其英如何秋節至蕭條華葉傾辭枝猶未  
下依根尚怍營颺風自北來吹之令飄零露下  
草根蟲感激和哀鳴人生無根蒂浮華竟何成

王一蕭

原李勇絕倫挽弓控生馬矯捷騰空如平地隨  
中丞撫楚嘗與賊八戰八捷賊聞方公子為前鋒  
輒駭退江西江南降其義欲死劉勤云太史亡去  
中丞善病子死孰侍中丞因勉頌之卒以悲憤不  
能辭日益

厚削以死  
字紫雲湖廣黃安人李廉性簡傲寡合某中丞  
知其名造廬不出適遇人將有大獄中丞持姓  
氏一經訪始見即將姓氏紙狂碑唱之中丞  
大駭曰吾恨此輩如食其肉復曰此輩具有不  
可道之罪近日俱作五言

朱用純

字致一號柏廬文學父節孝先生死甲申難失  
志遺骸不舉山林隱逸堅卻能于嚴嚴氣象中  
不失閑

咸

默

字大威淮安山陽人  
生平尚氣節敦敦友道

陳王榮

字皇錫揚州興化人  
性誠實獨行踴躍

李

清

再見

知慧日趨衰終與憂患并瞻懷古志士何以立  
修名

感懷

翩翩江上鳥晨夕各雙翔所歡獨不見離憂迫  
中腸明明共素月照我羅衣裳浮雲自西來遂  
覺隔他鄉盈盈星與漢咫尺猶相望況復萬里  
遠音書歲月長秋風吹白鴈昨夜度微霜尺素  
贈遠人苦辭限衡陽上林渺何處悲鳴以彷徨

築塲吟

澆取河下泥增築岬邊土不患河水深但愁秋

遺民詩九

二

夜雨坐視上天漏愧無寸石補禾耳日日長刈  
獲徒辛苦枕枯響不歇山歌相和發草頭棲白  
露溪上落殘月幸值天晴泥土乾急春猶得接  
晨餐

村晚

杖藜新霽後落日下荆扉春及商農事江平聞  
釣磯輕烟青岬柳細雨綠園薇野老柴門外相  
隨雞犬歸

湘妃竹

遺恨滿江湄淒淒憶別離寒梢雲起處疎影月

來時水識湘靈怨山看帝子疑蕭騷千古意只  
有淚痕知

新晴

遲竹新含露涼風吹草堂水痕秋漸落蔬甲日  
看長扶杖行吟好逢花坐酌香浮雲須卷盡莫  
令復飛揚

棲賢寺

三尖尖玉淵乃至棲賢而注老時其東

棲賢三尖北俯瞰玉淵清泉發最幽處古人無  
限情廢祠仍寂寞片石自崢嶸五老凌霄出芙  
蓉天際生

遺民詩九

三

二月雨雪

滯雨凝寒久回風吹雪斜三春來朝氣萬里走  
驚沙故國愁邊水孤城夢後笳今宵吟更苦相  
伴舊啼鴉

蕪城懷古

蒼茫江解畔喪亂幾經秋却恨青淮水孤城日  
夜流雲低京口樹月上玉人樓錦纜南遊後何  
時歌吹休

聞楊子自彭城歸寄此問之

聞有風塵色知歌行路難曾逢新使者一問舊

長安行李淹春日開樽及藥欄有無從地上得  
受異書看

遣病

亂離此日是誰春自咏新詩倍愴神羈客不堪  
愁作伴空村只有老隨人山中藥草虛持錦谿  
畔桃花謾問津汨汨殘生雙眼在淚痕到處總  
風塵

潭西王恭人墓

黯黯消魂難及晨潭西風雨助悲辛若令綦綹  
能偕隱未必功名累此身長亂空餘今日淚羈  
孤聊作暫時人可憐歲月干戈裏啼鳥飛花不  
是春

春夕

日日淒涼厭歲新苦吟今夕轉傷神愁從雪後  
聽歸鴈坐對燈前憶故人折柳落梅繁客思悲  
笳橫笛作邊春杖藜衰病憐生事新霽還應理  
舊綸

閏三月初旬阻雨不得展先人墓得心字

寒色蒼茫裏暮後哀且吟松楸時在望雨露感  
何深淮水原連潞谿流各異潯飄風胡發發白

日故陰陰窅鳥長啣恨淒鴻忽斷音春暉遊子  
意芳草故園心社臘分秦漢衣冠見古今魂羈  
愁自斷骨痺病相侵化鶴歸華表將書去上林  
今春寒食閨血淚倍沾襟

寒夜咏盆草寄友人

芳草寒仍綠萋萋對酒樽可憐逢歲暮猶自待  
王孫

有感

疑是當年丁令威重來不見舊荆扉憑誰寄語  
青城鶴莫去人間帶箭歸

李

沂艾山亞筆江南興化人  
鸞嘯堂集

灣頭虎

揚州灣頭有虎夫江淮之間故無虎

虎胡爲乎來虎胡爲乎來作灣頭虎

南山有獸耽其目白其額咆哮憑陵驚我都邑

一解磨不至鳳不翔雙目耽耽來遊我疆二偏處

我里伺我行旅饗我婦子誰假女羽翼女欲

則安三極三張我弓挾我矢願言逐虎哀我羣醜

掌迹如盜林薄風吼四朝逐虎暮逐虎逐虎不

得官長怒窮民孔棘匪惟伊虎之故五



東家兒行

濁水不流泥滑滑東家小兒來養鴨老鴨知人  
聲小鴨亂雜行奔入田中啖啖食禾穗低頭忍  
罵驅鴨去去年種桑長河湄桑樹雖小桑葉肥  
里中騎馬官人歸出門探頭望乃是東家兒烹  
羊豕走親戚東家老嫗笑啞啞

築堤謠

持畚來築河堤藉用豪士覆之一畚土三人持  
持畚來築河堤飢死老父凍死妻誰者堤我築  
之

持畚來築河堤我築之水決之

插秧歌

辛卯水大至李子駭農人之苦作插

秧歌

朝插秧暮插秧往視我田中乃有鰕與魴  
朝耘田暮耘田往視我田中乃有蒲與蓮

誰者造屋吾為爾操版築誰者有牛羊吾願為  
爾牧

玉壺吟

子夜夢一男子持扇見示題曰玉壺

澄徹冷貯本色覺而為此吟也

堯之聖兮舜為弼皇紀張兮定八極八極定兮  
二曜光端予軌兮由周行由周行兮靈之綏遵  
無為兮樂安居道之喪兮繩墨既多紛總總兮  
王化謫流之濁兮源弗清法令章兮亂日生亂  
日生兮巨盜起攘神器兮劫天子海水洶兮山  
之椒天闢其日兮民為妖民為妖兮心為鬼絕  
陽光兮毒生理淬予劍兮張予弓貫魍魎兮磔  
三彭三彭磔兮六合清驂兩龍兮遊赤城幹元  
化兮紐虛無返予初兮歸玉壺

鹿馬山人歌

鹿馬山 烈皇帝葬處也關中王弘

撰于三月十九日匍匐山下泣奠自

稱鹿馬山人陽山李沂再拜作歌

鹿馬山頭妖鳥啼鹿馬山下草離離鹿馬山人  
空涕洟

教場黑氣歌

老者吁少者悖聚千萬人來看黑氣 黑者氣  
起教場之隅團沙舞礮奔轅乎空虚鬼與神與  
四境苦祝融石田不可以耕飢虎黑羆咀嚼

橫行吁嗟乎蒼生

和張辭奇天寧寺放生馬歌

蕪城城北梵王宮中有汗血千里駒久聞此馬  
大宛種啾啾行閃黃金瞳太僕園人在何處空  
牽老衲行廊東山僧豈用歷峻坂枉殺古殿藏  
飛龍驚沙暗天吹朔風千羣絡鐵度居庸中原  
驚馬受驅使銀鞍錦韉春花紅報主未遂萬里  
志戰鼓化作霜林鐘馬乎馬乎爾胡委身垂首  
荒寺中將軍待爾陷陣收奇功

揚州參將李鐵臉歌

天下兵官誰最壯眼中惟見李參將參將名將  
功不成至今揚人爲惆悵初至維揚號令明旌  
旗壁壘雄風生連宵火砲教夜戰自奮刀槊來  
奪營私帑椎牛饗壯士金錢射中誰敢爭朝食  
潢池誓翦滅五千紫塞堪橫行承平既久武備  
弛海內傾洞兵戈起朝貴由來賤武臣羣兒坐  
視憂天子已聞關內縱長鯨更傳劍外奔封豕  
棘門壘上皆兒童蕭娘呂姥尤龍鍾日驅市人  
潤鋒鏑飛書奏捷乾清宮神州大勢漸崩蕩誰  
把赤心報君上但呼鐵臉人盡知淮海之間稱

保障城東夜落星光紫參將未死馬先死參將  
旣死人歎嗟明年廣陵城上吹邊笳

東園斷藤詩爲從兄廷尉映碧賦

紫藤紫藤亦孔異上枝扶疎拂雲氣下根一本  
分兩幹一幹獨存一幹斷主人咨嗟紫藤下來  
歲枯條應半架誰知春風百卉生二幹抽莖還  
並榮一幹雖生不著地神理相資賴同氣東園  
客到爭相誇有眼未見無根花對花乘興且飲  
酒笑向主人索一斗

避亂舟中作

建昌書元

九

避地家何處飄然更出門艱難攜十口風雨向  
孤村遠浦殘荷立寒沙急浪吞偷生任漂泊時  
事不堪論

挽從伯父瞻鹿公

喪亂君臣在偏安社稷蕪封章懸日月旅櫬歷  
江湖報國餘孤劍匡時屈壯圖故園春樹綠愁  
聽野禽呼

看鬪促織

瓦礫藏身小昂昂喜鬪爭當場頻鼓翅一敗遂  
吞聲暫快兒童意私加將帥名九秋今欲盡爾

輩漫橫行

送何公龍遊秦中

西京王者宅形勝甲寰中華岳排雲峻終南壓  
地雄虎狼秦孽在松栢漢陵空策馬長安道應  
懷歌大風

放鳥

尚憶故巢在投林意不迷野田雖斲飽綠樹得  
深啼翅短風雲足身輕日月低回頭看燕雀猶  
戀畫堂棲

初夏

四月風光好朝朝坐水涯婢尋雷後菌僧送雨  
前茶選竹抽新筍園桃落晚花布裘閒可典載  
酒過鄰家

和湯孫移橙

何咸幽興好雜卉滿庭隅自說南鵝外新添樹  
一株涼陰書屋借佳味酒人須能解笑摘黃金  
實無忘餉老夫

遊山子廟

尋春聊出郭晴色帶川光綵扇芳堤女銀箏畫  
舸郎鳥藏森木嘯花擁醉人香古塚荒原上萋

萋碧草長

贈劉雪舫 故新樂侯

夙昔雲霄上胡爲烟水鄉行蹤雜漁父至戚是  
天王萬死驚身剩全家與國亡江城時邂逅爲  
爾一神傷

渡黃河

平原遙望隔洪波白草連天走駱駝短褐輕裝  
乘小艇西風落日渡黃河九州貢賦香秬遠夾  
岸弓刀鐵騎多常羨祖生能擊楫壯心回首忽  
蹉跎

從弟鏡月自廬山歸出三疊泉五老峰

諸圖見示

匡廬隱遯高人去石鏡蒼屏萬古留芒屨遠尋  
三疊水霜縑歸畫五峰秋雲晴喜見香爐出磬  
響疑聞瀑布流欲向東林攜短杖便從揚子放  
扁舟

送十力禪師還山

客身獨向三千里僧臘將周六十年短棹更開  
彭蠡浪孤帆遙帶廣陵烟猿啼疊嶂迎歸衲虎  
卧空林守法筵借問天涯何日會浮雲蹤迹兩

茫然

丙寅元日

老屋河干漸不支  
年來河伯故相欺  
頽簷缺壁還風雪  
濁酒辛盤自歲時  
浪把一生供敝帚  
獨留雙眼看殘棋  
陽回少慰幽人意  
檢點梅花放幾枝

青樓曲

誰家輕薄兒  
林邊飛彈子  
不能中飛禽  
打入樓

曉裏

東莊對月獨坐城中送酒方至

蓮蓬九

野月穿雲出城中  
酒到時先傾一大白  
把與刺

船兒

庚戌夏日水中口號

田疇已沉沒  
流水入我居  
獨坐對水歎  
禪子來釣魚

架木不可履  
竹杖強扶持  
失足水中立  
宛如白鷺鷥

凝宮詞

水晶簾捲不禁風  
閒聽流鶯小苑中  
芍藥漸開春似錦  
君王自不到西宮

重過金陵

秋風又到秣陵關  
獨客窮途尚未還  
武定橋頭新月上  
朦朧遙望紫金山

史閣部墓

汴水無情只向東  
荒原萬木起悲風  
傳聞鐵騎墳前過  
下馬揮衣拜相公

贈陸縣圃

萬卷詩書卧一丘  
蓬門不出幾經秋  
捲簾又見春風度  
燕子飛飛入小樓

野望

蓮蓬九

風捲蓬根野日昏  
含悽倚杖望孤村  
村中昨夜逃亡盡  
還有催租吏打門

錢邦芭

開少江南丹徒人後為僧稱大猶大師

榮感徒

天道何遠人道何通  
宋公三言榮感退徒  
鄒衍呼飛霜集易水歌  
虹貫日匹夫精誠動上蒼  
九重何難修令德  
後世天象本自明  
側身恐懼不復聞  
無可奈何時一杯酒  
勸長星

公莫舞

咸陽王氣消白日  
綺筵珍錯鳳脂泣  
轅門鼓樂

叶鈞天赤龍五采亞夫嘿寶玦三舉君不知項  
莊拔劍當門入公莫舞公莫舞座中赤帝真吾  
主樊噲眦裂項王驚客何爲者怒如許公莫舞  
公莫舞項伯蔽帝存項宗玉斗撞碎君何功

客星高

天子來張我目士固有志何相迫天子卧加我  
足客星犯座天變速天子不見見人臣君房癡  
絕何足論君不見吳山高山高水復清諫議何  
能下子陵狂奴故態誰能馴桐江釣竿有舊綸  
高節清風百世與先生持此報故人礪谿渭水

徒紛紜

鸚鵡曲

漁陽過音何妙雖小有才未聞道鸚鵡賦詞何  
麗才高自炫應招忌居才未聞徒嫚罵況當衰  
世誰能下大見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如公所許  
皆獨阿瞞怒先後駢戮亦何補鸚鵡能言爲舌  
誤莫倚善題鸚鵡賦黃祖不敵讐主簿

涼風臺

涼風臺前虹貫日涼風臺下池水赤戲書數字  
怪兒曹覆盆夜破赤星蝕門寧慎勿效前人前

人者誰君自名濟南何在三不語却爲樂林求  
樂土君家骨肉多奇冤作法於涼何必言君不  
見前有涼風臺後有華林園

反覆子

反覆子何足取當年反覆只爲汝于今大物已  
我歸此輩反覆終我侮莫云反覆多厚利劉昉  
極刑鄭虔廢君不見反覆臣多殺身前成濟後  
張衡

無賴賊

無賴賊逢人便殺不可卽無賴豈可託君國此  
家事休問人佳兒佳婦詎不聞牝雞一鳴唐祚  
移唐家子孫靡子遺可惜爲公輕剪鬚先出後  
用何嫌疑君臣父子恩可賣犬馬畜臣何足怪  
莫云不負李密恩此賊貧國終無賴

人犧歎

少室禱犧牲缺宋公沐浴一何潔俎盤纍然誰  
爲者偃卧其中云非假春秋用人曾大書公今  
自用復何也俎盤沐浴公誠潔公有口過誰能  
悅北門徒賦明河篇溺器殷勤誰作緣

維州寬

無憂城祖宗地尺寸土安可棄唐宰相便私計  
宋史臣持腐議朋黨禍患雖一時萬世是非何  
可廢宋代君臣終斯志燕雲十六州委棄無復  
意偏安和議爲國累金元終得乘其弊謀國之  
誤寧無自

閨學博

閨學博令非虛青鹽歲月老生徒深宮別傳女  
官學女官之師得王振犬馬畜臣奸閹進君臣  
報禮疑相應土木之變何煩記影博閨非徒然  
女郎夢卜求名賢君不見漢家官刑得史遷

過錫山贈郭夔一

崑崙柱蒼旻日月走西東溟渤蕩坤維蛟龍遊  
其中至人恢德量涵納不可窮山海貢靈異精  
氣潛相通

歸田詩選三

雨後聞催耕侵晨驅牛出望杏復瞻葵樹生如  
不及五穀本五木山中有恒厓一犁春雨足殷  
雷起潛蟄生物各知時而人乃情惑每誦勸農  
詩謹遵先民則稼穡知艱難庶免逸居咥  
春至雨露滋百草俱萌茁荷鋤周田塍土膏解

於澀汨汨水泉動蠕蠕蚯蚓出呼童治犁鋤催  
耕不遑息天時一相違事倍功猶嗇君子既勞  
心小人應食力俯仰天地間貴賤咸有職一人  
肆遊情羣情能無惻飽暖不知恥恐有災患及  
自非終歲勤豐稔安可必

春深草色齊川原氣鮮潔牛羊各在野芻牧自  
欣悅播種審所宜寒暑考令節耕耘有妙理勤  
惰爭巧拙齒莠最所戒細心求無數上讀古農  
書先聖遺訓切衣食追本源孰敢云不屑

第十吟

貧爲士之常窮亦是其固美里自逍遙匡園等  
平素河上有何憂蘆中可問渡涉江與哀郢豈  
謂終迷路莫效阮生哭莫履東野句智窮得神  
理學窮見真趣文窮省浮辭命窮識天數交窮  
始有道不爲世人附古來能窮者往往知其故

野寺

野寺雖荒僻祇園在此間樓櫺雙樹老洗盃一  
身閒佛古燈常寂鐘殘鶴未還經過塵慮淨何  
必掩松關

晚步益孟塋

泉聲何處急落葉滿溪梁燈影明虛殿松陰冷  
石牀茶烟山翠合花雨履痕香回首歸鴉亂千  
峰遞夕陽

送侯若孩從軍

漁陽烽火昨來驚倚劍邊看太白明大帥龍堆  
朝卷慢書生虎帳夜談兵墨磨鐵盾飛新檄箭  
射蠻書下故城會見降旗迎馬首饒歌高唱陣  
雲平

汪

漁 漁美浙江仁和人

挽前指揮卓文伯元配殉節錢宜人

兵戈遍野滿城驚矢志投淵見獨醒魂斷廣陵  
啼夜月殞沉沅沚泣湘靈芳名直越清風嶺潔  
操能追止水亭今古綱常爰賴植形篇千載自  
流馨

金俊明

孝章取卷江南吳縣人

觀槿

獨居感時變暑謝徂秋始閒心察鷺木零悴一  
何駛彼草閒三時舜華乃夕死凌晨照初旭容  
光洵鮮美姚冶姬姜姿方花猶未似灼灼誠可  
憐紛紛忽已萎如彼蜉蝣翼楚楚將安恃榮衰

隨旦暮久暫豈殊理歎息莊生言彭殤齊曠視  
庶保松筠心修名企君子

宋儒醇

衍魯冷泉江南盛江人

崇禎乙亥渠賊張獻忠陷廬江

安居三百年驚聞大盜起大盜始何人米脂張  
與李所過無堅城屠人如狗豕分支掠江北處  
處皆烽壘是時守土官絕不諳戎事搜括橫索  
錢鞭笞竭骨髓復遭歲大無蝗蝻遍井里民  
日以蹙展轉無生理丁壯陷賊中老弱填溝洫  
晉天皆盜賊氣運成極否廬城彈丸土守備鮮  
千指晝夜攻愈急援兵無隻矢可憐城陷日積  
骸同山峙婦女矢貞烈大半沉於水逃亡或被  
擒罵賊突鋒死倉皇走西山相依父與子一步  
一吞聲吾生何至此

象山居屋為賊所焚

世居象山麓棟宇自永樂我祖侍御公實始卜  
茲宅老屋存古製樸素無丹堊傳沿歷八世聚  
族已千百無何遭世亂巨寇盤江北所在肆焚  
幾彌望皆荒陌孤狸叫空垣雉兔伏賴僻重踐  
舊里門痛哭念先澤

先侍御疏稿鹿園集并藏書俱燼於火  
先澤所貽留匪止數椽屋自從遜國後遺疏藏  
山谷手著鹿園集諷刺在骨肉以故數百年堅  
匿不肯出兼貯六藝籍甲乙編貯簾天欲喪斯  
文縱橫臥馬腹以國籍狼籍灰燼餘檢拾不盈  
束字迹半磨滅斷殘不可讀世運際陽九文獻  
遭百六吁嗟重吁嗟煩苦亂心曲

丁丑秋重葺茅屋于舊址

編茅蔽風雨偪隘聊容膝秋風響落葉驚疑動  
魂魄草木皆兵氣寄身渾如客哀哀鴻鴈鳴相

遺集詩九

字

將下廣澤南土滿戈甲愼哉振高翮稻粱不可  
謀千里人烟寂

壬午寇從六安來復破廬江盡殲老穉

捕繫丁壯廬舍金幣焚掠殆盡堞垣  
殘毀如平地蓋從來未有之慘也紀

事一首

崇禎十五年干支在壬午前此流亡民強半歸  
故土漸漸闢荒田種麥兼種稂四月大麥熟秧  
田綠可觀賊從蓼六來啣枚疾如羽蹂躪四野  
田麥枯不得取人民復散亡孤城鮮完堵維堞

踐爲隍丁壯遭繫捕剪髮阻歸路分曹隸行伍  
間或逃歸鄉官法猛如虎從賊尚苟延歸鄉翻  
逢怒賊勢益滋蔓間閭益孤苦何不寬其網招  
之返農圃腐儒無長算良民氣莫吐紀此戎後  
人撫循望慈父

秋雨浹旬挈家避寇平山砦夜將半忽

聞砦外兵甲譁譁作呵咤聲急呼家

人出走纔出門寺牆傾圮卽所坐卧

處回視桁衣牀綈皆糜碎如割一家

幸免于難

遺集詩九

字

秋雨動浹旬避難平山砦聚葉方煨芋燒湯旋

沃疥時余雨餘四山黑恣眠少死戒何來兵甲

聲崩裂如澎湃急起呼家人倉皇出門邁四顧

空山寂旋驚古壁壞回看坐卧處摧壓無完解

此豈神所爲修德慎毋懈

由金牛至石嘴頭將渡焦湖阻風小泊

攜家數逃難行行至金牛霜風吹我衣青火照

鰲鼈覓得小漁船趁月下石頭風急湖波掀五

兩不可浮且喜遠賊壘暫泊湖邊溝忽聞炊飯

香至味過珍羞怪得韓王孫一飯千金酬匪影山



舉火所食惟乾  
餅澗水而已

翌日湖中風雪轉甚

人生當亂離所遇皆艱難翻身脫虎口收召驚魂還昨日苦風霾今苦雪漫漫信宿漁舫中尙促心爲酸乾坤多畏途何處無波瀾

暫寓居巢復徙濡須塢

居巢居未穩傳聞賊搜湖東望濡須塢側在大江隅故人具舟楫迎我開精廬我欣往從之課耕兼課書力僕餘三人朝夕勤菑畲暇則督二子莫令學業疎古人處憂患著書聊以娛

匿影濡須時序屢改醉讀離騷愴然有

作

此鄉洵樂土淹留近二載披衣狎老農空江匿  
文采灑淚讀離騷秋蘭芳未收咄哉楚懷王受  
欺終不悔獨有汨羅魂沉冤浮于海

望板子磯

朝望板子磯暮望板子磯磯上石鱗鉤壁壘何  
崔巍側聞左良王擁兵清南畿馬阮誠豺虎良  
王亦梟鴟若非黃靖南立濟蕪湖師乾坤正多  
故此舉太無知

甲申春三月

甲申春三月大盜犯宮闕肉食無遠謀徒勞賜  
斧鉞前日餌賊降明日縱賊叛武臣怯戰關文  
臣主羈絆馴致國破亡養虎自遺患賤子在草  
野莫極邦家難豈無撥亂心血淚空潛潛

南渡

黯黯鍾阜雲咽咽秦淮水南渡事已非門戶爭  
未已坐視大廈傾無人雪國恥獨有史督輔盡  
瘁繼以死一片孤忠心衆口交肆毀守江與守  
淮議論徒爾爾

返舊居

悵望舊山林挂席返江郭五年阻豺虎松楸黯  
無色白骨散寒岡荆榛滿廢宅十里無炊烟九  
年不耕獲刈草粗結蘆聊以永朝夕

耕西田

西山有薄田草茂不可鋤過江市沈牛深犁破積蕪積蕪一朝去斥鹵變爲腴眼見禾苗起華葉碩如蘆茲田久不耕土閑力有餘鄰叟曰不然此乃脂膏濡一賊牽十人次第此中劓我聞鄰叟語輟耕一長吁灑淚問高天良民有何辜

一河邊古松蒼然獨秀特搆茅齋榜曰松  
存二子讀書其中暇則攜酒哦詩用  
以自適

河邊營茅棟爲愛古松存相逢如隔世相看首  
俱髡爾老益蒼秀我老增憂煩讀書挹清潤醉  
酒卧孤根同經亂離後存者有幾村爾我各無  
恙懷哉大造恩緬邈陶柴桑得意欲忘言

山中初見燕子

翩翩何處來唧泥入我屋故家門館非飄泊依  
誰宿且喜新巢成莫戀舊巢哭乾坤有浩劫顛  
顛到羽族故傍主人飛喃喃如欲告豈不眷華  
軒古道存山谷

十載亂離親知凋謝近喜徐趙二叟構

屋比鄰阡陌交通往來言笑大有桃  
源中人意作耦耕一首

漸喜老友還近在東冲口又喜舊親串移家住  
西阜歲時伏臘交招要有二叟盤剪鮑照葵盆  
盛元亮酒言笑無拘忌放懷樂畎畝耦耕屬吾  
徒真契沮溺久

二子過白門寄訊老友

舊畿遼江河滄桑倏已更秋風何蕭瑟暮潮黯  
吞聲白門有老友飄蕩如風旌一別十五年孤  
抱向誰傾見時如相問云我秉耒耕西田西埆  
曲山水有餘清招之倘肯來當爲啟柴荆

李世熊

元仲福建寧化人

舟過水陽

烟樹渺然綠幽意永晨夕十里一農舍五里一  
漁宅風遙浪擁舟兀坐百端集鷗羣矜羽靜參  
差躍空碧吾欲坐友之機心苦未息

樓眺

四練村烟靜洄灣點一漚雲危寒欲墮野散暝  
能收慘碧沉山魄奇風禁鳥喉春傷千里目瑟  
瑟但如秋

病懷

薄雲片片過溪樓門掩殘燈照獨愁南海寄書  
求益智北堂無地種忘憂藤枝刺月風簾細竹  
梢流光露葉稠白草黃沙千萬里看人屠狗盡  
封侯

山家

幾層梅柳覆溪頭一室如舟戴客遊芥尾釀成

金宛轉笋尖刺出玉夷猶鶯調澁語通泉細竹  
引清香入酒柔齋罷更聞爐茗沸嗒然忘語魂  
浮鷗

獨松

迴薄山水青摩弄日月白上友不羈雲下友忘  
年石

童唱牧羊甚悲

一鳥迴陵咽漢臣世尊到此也沾巾雪山會上  
無蘇武海上應無留雪人

李永周

定冲四川成都人

旅中望月

獨有秋中月何人不喜看久留滄海影遠共錦  
江寒戎馬家難問他鄉淚未乾欲將數行信無  
處寄平安

朱天麟

游初原字美江都山人

送張舟虛給諫左官次王介清韻

天星自卷舌籌圖豈能安冒雪關山迥傷春道  
路難村烟何處發禁柳尚餘寒此去君無恨須  
傳諫草看

夜泊龍王山夢日

龍王廟下水烟寒暝色來舟入醉看捧日有心  
山岳動揮戈欲戰海天寬朱旂一隊從天下赤  
羽千重匝地蟠此夕東皇漏消息使君前路莫  
盤桓

弘光寺望諸山

幽崖埋伏何年剎狂客攀躋正早春日月兩朝  
空復老雨晴千嶂各爲春丹砂化鶴歸來晚碧  
海看雲起坐頻蒼翠迴環爭入望諸山誰是法  
王身

蔣

前民江南江都人  
石園集

別于一千皇先還爪渚不得到焦山

孤嶼望不遠渺然烟霧青漁舟牽世務樵客向  
空冥鳥挾風歸樹江流月到亭異時應獨上處  
處想曾經

春雪宿于皇飢鳳軒

軒在鐘山石

亂馬踏邊聲殘鐘吼禁城雪將爭曉霽寒不放  
春晴門鵲侵晨出霜毛向客生披衣望鍾阜雲  
氣正縱橫

婦愁

烽火攜家竄西風倚舊林不知寒事逼却怪婦

愁深村稻殘秋雨鄰衣急夜碓江湖人共笑飄泊爾何心

立春對雪待于一不到

茅屋期相過冰湖隔釣船迴風停鴈陣急雪變春天遲暮心何向登臨興黯黯新詩應自好窮老竟誰傳

清涼山頂留別于皇

招提上夕陽別酒置崇岡秋老孤帆色人輕百戰場江雲平楚岸風葉減吳霜來日空回首思君獨渺茫

雪中過于一

急雪來深巷荒池啟暮扉衝泥何事出裹藥冒寒歸弟病他鄉淚春陰一室飢樓霞山寺別牢落意多違

夏日樓頭待雨杜若同家兄過飲分韻

長日塵隨眼危樓望獨遙片雲生浩蕩衆壑勢飄飄吳楚天分雨江淮水接橋醉歸防躍馬舟子暗相招

亂後過瓜洲舊居

鳥散瓜洲渡書歸楊僕船荒城無馬迹廣廈幾

人烟晴日江光凜秋星殺氣纏蓬蒿原自滿此別更蕭然

茶村梅陌同步北固山徑

北郭連山徑殘江動客襟乍驚秋樹少猶覺夕陽深埃火寒依嶺禪鐘靜在林幾時看戰鬪寂寞到于今

雨後同史成江頭待月

龍吼蒼江去漁帆亂晚晴浪危山吹色虹見雨吞聲遠待南徐月清談北府兵轉添雲悵望重覺負深情

十五夜默菴招飲

應爲冰蟾好羈棲共野亭醉開雙淚眼寒動一天星戰鼓春風寂漁燈夜氣腥爐存先世物香熱蔗漿青

汪 薌 義仲約房江南飲歸人

題眉岫蒼松圖

東來黛色敷如眉上有百尺之長絲蟠雲者根參天枝屈伸偃仰任紛披風霜染就歲寒姿棟梁何必勞工師衆竅千喁吹參差下方萬戶聞清颼夜深雷雨發其私繞地碎霞俱成芝長髯

真人號安期五色石煮爛如脂一聲嘯起驚赤  
螭翠蓋撐空天四垂

吳琦煉生浮槎江南江寧人

泊惠山

蒲帆渾不挂柔櫓碧峰前午熱投高寺心煩急  
冷泉松風吹上閣山月照歸船夜氣涼清境鳥  
啼未肯眠

歸莊元華江南崑山人  
山遊詩

題福源寺羅漢松

福源建自梁大同創寺之年植此松歷千餘載  
寺再廢此樹不吹青葱龍大二十圍高難度攬  
擎天際如虬龍石根鐵幹苔斑駁狂風搖動聲  
錚鏦夜然長明燈晨撞萬石鐘聲光震耀生靈  
怪柯葉常有白雲封水車之役大木盡斧斤欲  
加鬼不容天王栢上方松昔年來游有題詠何  
況此樹六朝之遺蹤松之名者今有報國古岱  
宗彼以神京名嶽顯此獨晦匿千震澤之濱縹  
緲峰大材僻處自矜貴賞既不辱于凡庸大抵  
植物有如此人生何必皆遭逢嗟哉人生何必  
皆遭逢

落花詩

枝上黃鶯漸露身飛英歷亂墮紅塵將隨薜荔  
依山鬼難共薜蘿待美人河北名園貪結子武  
陵歸棹欲迷津香車寶馬緣都盡天與幽人一  
錦茵

秋日和劉文成秋興七首 選一

西江南海競揚波中土塵沙可奈何無復老人  
橋上逌徒聞壯士隴頭歌三更叫月離羣鴈永  
夜嘶風伏櫪騶大厦再營梁木朽深山枏樹正  
婆娑

范廷瑞公茂江南如皋人

孤村漫興與友人

露冷空塔蒼蘚滑隴上樵歌聲不歇白雲紅樹  
野橋灣烟景迷離半明滅我為鼓枻時往還水  
天之際看山月山月明千墮地霜更有殘蘆聲  
浙浙對此寒光幽思生欲泛山陰道上雪何當  
與爾一浩歌把酒問天相叫絕

冬日送安素還北固

攜手河橋畔停橈對夕曛人同江外鳥錫傍嶺  
頭雲日暮孤帆急愁多二水分前山風雪裏珍

重惜離羣

孟

竄 步公河南杞縣人

前指揮卓煥妻錢氏乙酉揚州郡城陷

投水死從死者長幼七人感而賦之

乙酉當夏季兵火聞三吳維揚四戰地鋒刃爭  
割屠烈哉卓母心貞德幼所孚生世逢不辰從  
容誓其夫守身貴先見否則白璧污榮辱在俄  
頃寧緩須臾圖園中有池水清冽同水壺抱子  
奮然躍相繼兩小姑更有三幼叔遶池聲呱呱  
悽惻悲無依及溺連孀姑池水爲之溢池柳爲  
之枯遙遙二十載泣斷城頭烏

劉

易 望之江南宣城人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妾本邯鄲女才色重當年蒙恩入禁禦逮事趙  
王遷錦衾猶未暖華屋已生烟恥作秦宮人流  
落歸市廛落花依蔓草流水出清淵昔爲華池  
藻今作道傍荃揚蛾顧儔侶容態羞獨妍日夕  
望故宮悽然雙淚泣

關山月

鼓角嚴更後關山月正明光搖瀚海動暈逐朝

風生孤戍蒼茫色寒笳斷續聲征夫一長望悽  
絕故園情

塞下曲

蕭條古塞垣極目風塵昏蔓草繁枯骨驚沙走  
斷魂炊烟生獨戍候火出孤墩亭障無人實憑  
誰達至尊

過路斯湖卽宣城太守張路斯與鄭祥

遠爭釣磯率九子戰勝化龍處

張公爭釣處川澤爲留名水帶魚龍氣風含戰  
鬪聲春陰寒雨急芳渚暮潮平愁寂看同侶重  
傷遊子情

吳姬年十五

吳姬年十五齒苞乍開時風態羞人近秦嬌不  
自持當筵歌宛轉閒坐弄參差日暮含顰久無  
由致所思

錢德震

武子浙江海鹽人

夜宿大梁有感

大梁城北俯黃河寇盜當年擁白波霖雨未聞  
投壁馬陸沉終已誤干戈九秋沙溢夷門路萬  
戶人愁郢子歌最是王孫飄泊盡故宮烟草不

勝多一

暮秋登慈仁寺閣

珠林峻閣倚雲霄，檻外層陰縱目遙。  
北去關山真歷歷，南飛鴻鴈轉蕭蕭。  
甘泉霜氣侵宮樹，碣石秋聲落海潮。  
莫放朔風吹劍佩，五陵游俠總難招。

送白學士祭告孝陵及南嶽

壬午

睿德隆虞秩，崇條肅楚征。  
驛亭珠仗麗，江路錦帆明。  
弓劍憑天塹，松楸對石城。  
攀髯千古事，歸旆百官情。  
望嶽雲樹浮，湘引澤衡。  
朱陵神宅

遺集詩九

五

迴蒼水玉書，清享用菁茅。  
近祠看圭幣，崇山川雄勝。  
賞典禮邁精，誠向月懷仙。  
署經秋計使程，倘過滄浦上太傅。  
舊知名

姚

康

康伯休那江南桐城人

濡須贈某

千章夏木倚煙清，黃鳥相呼動遠情。  
自是主人應勝竹，得因吾友與班荆。  
亂餘對酒皆兵氣，老去論詩盡史評。  
爲問武陵今在否，好將此地報淵明。

潘陸

江如江南吳江人

一七夕

涼秋啟素節，白露變離光。  
明月升半規，衆星絕天潢。  
牛女判西東，茲夕濟河梁。  
暫詣成久要，二神會有常。  
而我懷佳人，萬里空相望。  
違曠逾一紀，大義迫中腸。  
天路可超越，人事尚蒼茫。  
荏冉時序遷，愴惻以徬徨。

酬李某

落落江春日，鴻傳雲際聲。  
懷人殊未已，秋水又空明。  
道廣新知衆，詩成老氣橫。  
遙知采真罷，剛定在南榮。

遺集詩九

三

望亭道中

西風吹細雨，孤櫂暮何依。  
古驛人家盡，寒塘野篠稀。  
浦昏鴉自集，湖近鴈還飛。  
鄉樹來朝見，三年此路違。

同朱士叶北固山用唐人韻

高人住巖壑，永日與忘形。  
江愛秋濤壯，山憐宿雨青。  
孤城迴別嶺，雙嶼帶遙汀。  
向夕尋僧梵，經行更繞庭。

市汊夜泊有懷

野日延遐望，清潭納衆流。  
人家橫隄岸，賈舶隱

中洲澤國烽初定殘年市晚休陰霞映明滅回首思悠悠

彭澤縣

山郭倚江邊寥寥幾爨烟無時休驛騎昨日過兵船地借陶潛著人思狄相賢何堪尋廢縣沙草浸寒泉

過蕪湖東崑銅天士

江關日蕭索相望接烟波客厭三冬盡兵來千帳多故人長契濶世事但悲歌棣萼東風發還期一水過

從陽懷方爾止

渚盡江流潤浦斜川路深山當天柱末水見漢皇心殘雪荒村晚悲風廢戍陰所思不可即相望一沾襟

馬當山

山形半江出潮勢去來紆阻岸橫雲氣傾崖逼水區空洲寒戍廢石壁暮禽呼楚客南歸急神風送有無

劍津

城下三溪合當時七校齊曾聞朱鷺出復見杜

鵲啼碧草年頻換蒼梧路總迷向來消息斷淚盡浙江西

金陵二首

欲續忠臣傳彌深城闕哀三卿同日死千帳一時來不污尚書印長留御史臺人生看晚節清議謾相猜

誓死人心見無親真宰玄血穿西市土氣塞石城天幽憤傳青史精魂泣下泉可憐宮禁物轉眼賣青錢

江城解嚴臣溥歸自昭陽得平菴詩訊

兼寄山甫艾山懸圃

兵甲阻江邊歸人急歲年能無感時淚復把贈行篇老鶴心彌遠冥鴻影自連何當殘雪夜重到子猷船

螺磯題孫夫人廟

何年遺廟俯嶙峋冠佩於今薦藻蘋水上自能從白帝巴中應悔謝青春江花肯帶吳宮艷庭草猶疑蜀道新此日永安俱灌莽女巫何處奏迎神

送閻百詩



西郊秋色接江離會面何云遠解維九日又從誰泛菊少年僅見子能詩不陪好月山中宿轉益征帆天際思前路廣陵濤正壯縱觀莫負古人期

丁卯橋懷許渾同大風用五微

誰從兩岸問苔磯想像田居隱少微一自青山空麗藻又看綠野冷雲扉丁卯非爲楊文舉所有今人廢漁樵舊憶村邊住烟火初經戰後稀江國鼓鼙何日罷老農還向此中歸

北固山下柳青橋酒家

遺民詩九

五八

春風爛熳百花朝山上紅芳江上朝過盡游人看不厭日斜半醉柳青橋

吳元康

八公江南興化人

嘉平八日省覲渾上夜阻雨雪宿三壑古刹同李平菴陳皇錫

漠漠江天暗搖搖帆影遲疎鐘人定後零雨歲寒時野宿尋僧舍盤餐憶露葵花林看咫尺竟日問津疑

冬日赴郡旅懷漫賦

朔吹連昏旦長河阻問津冰霜憐晚歲牛馬向

時人薦引鄉心切燈偏旅夜親高堂應倚杖落日望行塵

譚宗

公子浙江餘姚人

上北高峰

登山便不慵懷起北高峰曉塔眠雲鳥春泉養洞龍海風朝影殺天樂下疎松一自西陵別那知此地逢

歸度庾嶺

度嶺賦歸與嘉平月正初歲華零落日童僕喪亡餘雨碎梅花道風昏竹葉蘆積然下橫浦燈

火亂樵漁

遺民詩九

三九

九日登龍山

傷心百歲半東流經歲關門補浪遊九日每舍他席浹十年重見此山秋清江晚蝶寒生月衰草黃雲奔入樓恨不拔襟最高處同君散盡故園愁

王龍文

鼎子江南盱眙人芥堂詩鈔

冷悶

歲儉愁酤酒蓬門雪一隈紛華從老去清簡自貧來原憲安無病林逋癖有梅吾衰銷衆念偏

巢掌中杯

白下僧寮同緩耳守歲兼東杜干皇

舊國當除夕爐香對酒僧波殘江海夜劫盡古今燈改歲生千慮諸天轉一乘陽春迎楚客椒頌祝良朋

風雨宿一納菴同子亮師盈公納公二

上人

載酒沿堤秋氣高山門苔蘚漱寒濤長淮一夜添風雨夢裏魚龍勢欲驕

宗宗涼夜客無眠萬壑秋潮應八前水力知爭

城幾版愁人不暇問桑田

林時益

長蘆江西人

正月十二日同李咸齋彭躬菴曾止山

自東巖取道圓通將登翠微峰訪魏

東房冰叔和公金精遇王老與談感

賦王老號辛研建昌某所旗校

東巖入翠微夷險路不一直路乃在險欣憚互

爭執予曰憚何其拔榛越次入壁仄水無梁屢

涉復屢涉相對歎阻艱廢然幾回展歎忽抵金

精解衣聊坐息野老解茶事備采遂論直喋喋

自薦能令人疑失實未言與淚俱悉我南來迹

惟以日月虧備令諸艱集我家亦世官衰年五

十七從時同雍髮新喪固免憤喪君猶考妣懷

此向誰述嗟聞老者言悲心頓如棘赤紱半周

士商孫麗不億忠孝每在斯敗亡豈無責任事

力不稱用人憑胸臆即今一反觀感愴未有極

卓發之再見

械園螺史 有序

石頭城清涼山之畔竹逕數轉別有

人間乃結籬爲園園貯一山類襄陽

通長計九

袖石巒壑畢具其中衆花滿林可供

塵刹疑是西土盛華之械因處處誌

之得十有六則以表蓮宗運想諸境

駁虎巖

國枕虎張開東趾會利部未詔和瑞國瑞節諸臣先忠貞公少與仙游騎虎虎風雨夜歸遠河

北偏

嘯呼懷烈士風雨歷嶽巖君亦軒轅客誰能受

總街

靈光殿賦虎奮而軒者姚少師以留公爲養虎

鶴

漆歲前幽閑寫白山樹白鶴爲淨境化禽不欲以生命開林梁聽其所集

鷺子每談空晏坐當沙深忽聞鶴唳雲亦自宣

真諦

蓮句

自然達空駕鶴記下水際道花微妙奇  
潔蓮幾句不徒如人世車輪而止

花氣偶相觸沿洄經幾句自非蓮國裏安得一

心人

無山堂

地處蓮堂一處窮孤時深幽中鐘山翠黛當  
戶州島之祥至此便欲清足安念清泰無山輒

作山不  
是山想

天意多奇嶮茲山有紀堂我看平若水雲際聽

浪浪

笠廣

號堂南巒危巖巖然如  
老翁戴笠而釣江雪

何必棲鳥窠巖雲自成广笠裏解藏身兩絲空

漱澗

遺民詩九

沙山

广後歷級而高雲根涵碧如海一區而山澤無名以特  
主者余生清山浪屋間入生于潮生之夕因以名山

夜岫生寒浪浮漚貯亂山漸江潮有信欲寫入

懷間

折名  
新江

鋤月灣

山右第一灣如眉一丘基可集繚買山而隱遂  
耕而為田崖而為園時策杖聽水聲歌聲月荷

薤却人間蔓無如此一灣塵勞從岳峙只似月

光間

呼龍岬

中田與龍潭隔解登岬  
而呼可辨烟而隱遠耳

龍性亦能馴餐花狎深岬莽狗世相呼空厓落

長喙

龍池有五花樹羣龍食之  
呼子先騎牙狗化為龍

寒江榭

嶺頂攬嶺諸縣若開公徵莫忘明達至天橋  
夏之交江色猶如若不草盡  
既則寒江一線渺在雲際

木葉漸辭柯江波照危榭彷彿暮雲開蟬聒

秋夜

藥草畦

樹樹深塢堪枕藥草當山而普滋千山  
秀色時誰明此中須取明祖師意

痼疾無煩療阿伽秀滿畦法華新吐萼一任白

雲迷

西域以阿伽一藥總治  
諸病法華藥草喻品

若柯坪

循畦而上地如展手若柯未攀飛檐切出便  
如葛里故人歸來對影無埃松風微吟時

烟腋結為樹遂如雲在坪葉葉光堪飲寒泉欲

與爭

遺民詩九

劍壑

復自坪左折而坂坂窮路轉自此又一山川乃  
緊塘貯雨復泉以此當急劍斷東河欲與世辭

人世艷如花從茲委諸壑墜葉自東流不用為

媒妁

爛虹

登前坡是堤上桃花覆水中芙蓉  
畦交錯如鋪散如霞如虹之卧天

春雨深深裏浮空有霽虹却如泉石畔偃仰一

英雄

螺髻菴

劉伯倫言冠便理我不知中峰之活理乃疑活  
理而結菴遂以髻為菴以虹為八以鐘阜為雙  
髻于天邊即此

翔颺駕如岫穿雲鴈作菴金人天外落紺髮自

盤髮

須彌山有青鸞如  
盤佛堂如鳳形

懸鼓峰

卷頁西峰半明望落日如懸鼓韋提布以此為切跡

世界東西隔原來祇一峰遙期日落處與子得相逢

直樹林

警卷烟蘿一徑斜通直樹去一牛吼地朝雲夕月兩兩映薄楚頃唱和宿莽間此即迦文生處首林餘又隔一境如匡廬影寺在虛無演說問世遂無明津者

如何驚嶺客姓字託高林欲作凌空翮孤騫離

金髻

梵語釋迦此云直樹林佛性此指中國以為姓

薛

宋薛孟後為僧名米堆山江南武進人

械園圖和詩十六章

卓氏械園十六區張君既各為圖而楊龍友復為此圖張則龍頭龍腹龍尾處空楊則雅人發士楚楚焚香掃

沙四

遊長詩元

四主

地時也遂居士父子題咏足千古而便子得到其間願實此圖更實此圖庶子得與裴進俱不朽乎

前跋曰械園圖十六景楊龍友為無量居士作蓋蓋為草堂園李公麟龍眠山莊圖其傳世間皆稱神品焉已

自有萬山十志楚詞而山莊開題詞其狀實門集五言絕句頗類摩詰湖川詩伯時獨以萬名意當時必有首倡

但無傳耳無量居士於此十六景已有詩中畫而龍友

監撫氣韻生動若意縱然藏沒間有鴻乙之卷秀伯時

之仙遊為十六景傳神為照無復遺恨如置手輞口板

園龍莊居然王裴伯和勝情信可傳也又跋曰世宗觀張

文忠祖景國以筆抹其一山是余亦未有筆為平陸山川

在畫史筆大既可矣為平陸亦可從地涌出想成國土

佛語無量皇聖石入東海淨名方丈擔大千不為奇

事云此則械園不在金陵居上不必無量杜于矣丹青

還相向此冊在處是卓園代身

馭虎巖

虎踞石城在六朝何往哉不如君先人江千駕

虎來

鶴祭

鶴影夜臨漆漆鱗亦起舞老龍聽法罷欲與胎仙語

蓮旬

君以蓮為宮鬚苗自寬廣盡觀恒沙國盡托鉢刀上

無山堂

琉璃為胸次中復現五嶽何忽自云無無無乃正覺

笠广

生長笠澤旁夢魂在其中支雨軟箬冠吾與樵青同

沙山

昔聞景純言凡山生于浪亦有浪同生巾裾骨肉相

鋤月灣

唯俗不可醫為有醫俗意我自田舍翁桔槔昨已治

呼龍嶼

渾外有龍跡管來或青鳥不然卽麻姑愛此爬  
背爪

寒江樹

已甘入林深眼濶復如此胡不任蒙茸潑墨澄  
心紙

藥草畦

聽雨  
轆轤因拾草立權喻我以命聽藥藥以命

茗柯坪

吳越古湯社請君爲署領不知是何曹但解日  
茗芋

劍壑

古劍乍磨時心光一片連未諳空後性請証夢  
中天

燭虹

湘核裹黃泥風雨蒸霞色城南呼護來枕臂解  
虹渴

螺髻卷

珠在女掌中舉首問螺髻卽以髻絲觀非復膏  
沐氣

懸鼓峰

懸鼓無鼓音赫然示諸方此鼓不可觸觸之掌  
生芒

直樹林

天公布疎林還如天絲織配色欲織妍理絲固  
綢直

沈叔培

浙江錢塘人

城南鳥

城南南樓禿老鳥歸飛啞啞引其雛仰頭看人  
低哺食一顧一步鼓兩翼朝啄暮啄願早飛雌

長雄鳴各南北老鳥胸中意悽惻不如毛短口

黃在鳥側

王鳴雷

廣東番禺人

古意

薄暮雙鳥來清曉鳥雙去歎儂不如鳥欲伐庭  
前樹

追

俊旦 河南人

迷樓晚眺

歌舞何年歇隋皇昔夜遊一隄殘月色樹樹帶  
新秋

江國茂

二如江南餘縣

登富春江上南樓

南樓跨城郭奇峰青四面下澄富春江江光暮  
景絢我來一登臨佳氣難恒見只此立須臾氣  
象覺千變秋風催晚潮寒雨遲早雁雲路接天  
都莫使鄉書間

檢書

積書滿堂上手澤傳高曾殷勤授兩兒風雨攢  
一燈無何達百六烽火頻年仍山澤無完家紛  
罕同秋鷹滿眼驚滄桑散帙空擔簦雖亂毋相

遺箕裘遠相承

遺民詩九

哭

野鳥

朔風天外來歛然盈廣漠掃地作雷鳴樹上鳥  
巢落人家屋瓦空紛紛下秋籜野鳥控地鳴曉  
曉何所託

蕪湖卜居

亂後餘身在攜家去故鄉行行復何之中道自  
傍徨人生遶陽九僕僕鬚髮霜既卜蕪陰宅還  
憐江水長得枝聊以棲慎勿賀高堂

浣花有草堂栗里有柴桑終古一逆旅千載遙

相望陶潛逸而樂杜甫勞且傷吾廬寄江潯兩  
賢何可當但醉無所營于茲終徜徉

雪後同人飲旗亭

朔風吹暮雪晨起青山白寒光欺散裝欲阻登  
山屐那知容與豪羣峰指短策磁罍送醇醪寒  
波出春鮒飲者亦寥寥隨意徙几席陶然幽思  
來絕無塵慮迫

豆棚

豆棚高竊牖故故散清陰未達爲儒術聊同學  
圓心雨暘希護惜車馬免招尋佐我山厨饌野

人酒共斟

遺民詩九

哭

贈友

不作諸侯客孤鴻海嶠飛網羅身易脫吟嘯興  
難違江月翻蘭槳荷風熏葛衣廣陵濤未涸亦  
自有漁磯

邗江春漲

楊柳綠蕪城春江暗裏生人家離水近石岸與  
舟平不似秋濤壯全無夜雨聲田疇疑欲合漠  
漠未分明

何日山中住

何日山中住翠微  
開草廬石泉容灌  
藥雲洞可藏書丘  
壑全家老乾坤萬  
事虛初心如果遂  
雞犬載柴車

滿家衙看桂花

南高峰畔樹上下  
桂花多谷口循香  
入叢中側帽過秋  
風趨賈豎人境絕  
樵歌桃柳湖堤上  
難教禁斧柯

虎丘懷古

巖艇沙高阜霜楓  
彫素秋茗香僧坐  
石鐘悄客登樓臨  
水思吳劍何人報  
越仇精靈空化虎  
長嘯一荒丘

昆陵道中

一望盈盈春水碧  
應多宿雨下山谿  
村花紅亂鳴鷓鴣  
隴麥青深飛雉鷄  
賣酒布帘孤艇出  
打魚絲網晚燈齊  
江南處處風光別  
紀事新詩枕上題

官怨

曾記入宮時儂年  
未十五但見舞衣  
更未蒙試歌舞

咏山莊

檇櫟材原菲當春  
不放花折摧母太  
賤曾亦入雲霞

山行

淙淙長瀑瀉晴峰  
雲裏青山挂白龍  
想像故園巒壑似  
寺門不見萬株松

雨後立慈光寺前

日日看山興愈濃  
無聊春雨阻遊踪  
若非展齒愁苔滑  
此際捫蘿第幾峰

方其義

直之江南桐城人

獨坐偶成

夢登黃鶴山醉宿  
赤文島象岡拾玄  
珠淮南設鴻寶浩  
瀚成篇章千言未  
屬禁欲憤懷前人  
離憂非遠道王嬌  
豈不佳丹青敵其  
好鴛鴦戢翼遊清  
流嗟萍藻兵早滿  
四方吐突能招討  
耿鄒未逢時英雄  
亦潦倒取節不如  
對委心終以棄野  
徑生蓬蒿短僮不  
須掃詞人遊岱宗  
王孫別芳草役役  
求浮名浮名今人  
老君看梁園花春  
風落遲早

燕子磯

大江西北風極目  
千里流蘆花吹薄  
霧浩蕩復

難收舟人戲湖海如我弄吳鉤濤聲亦何壯客  
心亦何愁咫尺烟雨中陡然見石頭

五悲

遠心堂上雙飛雁雙棲雙啄絲來慣以師事兄  
那敢慢風雨雞鳴無有間兄列進賢從薄宦國  
破家亡累憂患嗚呼一悲今悲淒淒至今分散  
仍東西

恨不著書盈百卷時危何以存貧賤猶喜功今  
重征戰學挽強弓用長箭侍父揮戈平楚甸奇  
功八捷纓遺謫嗚呼二悲今悲聲高醉騎獵馬

遺民詩九

五二

馳東臯

有婦薄命辭我去三年飄蕩如飛絮竄冷誰當  
操七箸空房塵土床難據天涯夢哭東方曙香  
寬漠漠求何處嗚呼三悲今悲摧心單衣未澣  
霜風侵

生平閱歷老陌塵知我心者兩三人荒田數畝  
各荆蓁電霰夾擊無良辰江南江北餘青燐居  
人遊子同酸辛嗚呼四悲今悲何壯道遙早覓  
中條壙

有子七歲名繩武又有小女無人撫汝母久已

歸黃土汝但嬉戲我獨苦向我袖中索乾脯何  
年長大豐毛羽嗚呼五悲今聲莫哀王母在堂  
懷抱開

表忠祠

荒祠留木主遺範肅江城今日纔能拜從前未  
識名拂塵多鼠跡當戶有鴉聲草滿門前路公  
卿總不行

秋閨怨

嫫姚征冀北六郡盡從軍一夜秋風至千家砧  
杵聞凝粧愁皓月薄露濕羅裙惟見遼城雁翻

遺民詩九

五三

翩入斷雲

和舒章燕臺懷古詩

昭王賓客坐如雲荒草今看樂毅墳此後白衣  
辭壯士可憐赤日死將軍玉河莫似昆明水石  
鼓猶傳獵碣文巷有屠家能貰酒恐人擊筑不  
堪聞

烏栖曲

烏鷁日暮爭欲栖一鳥畢連獨能啼啼向城南  
見枯樹欲飛不飛千回顧

黃鵠高翔摩蒼穹有人一彈樊籠中仰視白鳥



豈可得樹南樹北飛何極

風雨歌

江皋露濕漁歌苦兩岸荒雞聞擊鼓何處征人  
數斷腸一聲新雁三更雨

王一翥

紫雲湖廣黃陂人

楚警

湖北湖南盡戰塵楚王江上化青燐膠舟今古  
悲同轍更有何人問水濱

聞京師遺事

說到煤山不忍聞海棠枝上結愁雲可憐將相

誰善國聞監公然典禁軍

朱用純

柏廬歿一江南崑山人

荅友

盡忠盡孝已操權莫信人言事在天若到臨時  
牽一念平生氣節總徒然

咸默

大咸江南山陽人

金陵雜感八首 選一

流寓金陵寺繁華非昔年蘆笳昏嶺月竹笛冷  
塘烟長樂官安在朝元殿久遷鍾山王氣盡歌  
舞落誰邊

陳王榮

皇錫江南興化人

柳枝

與李平菴王景州歙州感而賦之

年年議築堤築堤需柳枝斧盡江南柳不及西  
風吹西風三尺浪崩堤千百丈一瀉沒田廬鴻  
雁亦惆悵

李

清 再見

贈同邑徐孝子



遺民詩目錄

卷十

李業嗣

字果堂浙江鄞縣人孝廉淡泊自適與處宗世嚴常侍太白山中主簿止山者皆與之

彭士望

字耕庵江西寧都人明哲自保與謝秋水甘便貧窮憂字義商推古文魏禱妻謝微為夫所惡移為女師者有冬心詩見志下

蔣世紀

字王行江都人

邢昉

字通真高澤人文學著石印集平日為詩上湖顏謝旁及郊岳而所尚尤在韋劉較成家性孤介不慕榮利不問生涯不屑借交許以博名譽落穆穆多否少何一語不合輒拂衣去耻與俗俗

沈壽民

字耕石字國宜城人文學授經多寶弟于為詩感憂沈思無言而非悲動

杜紹凱

字若愚一字望山黃岡人隱江南

蔣注

字曙來蘇州常熟人

胡從中

字天放淮安人

何聚

字樞南舟使人文舉

朱之臣

字無易號菊水成山人萬曆中進士官江西布政使中葉言陷詔獄望帝釋之累官至南京出部左侍郎國理交居金陵不見賓客年九十平諱元春出其門故詩多入景陵派者有梅龍集

周斯

字有過家渠

崔干城

字克休河南睢寧人官選掾曾受流寇有戰功後歸隱讀書日食芋八十餘猛氣猶在

張映室

字文賓號真人孝廉官

王醇

字先民江都人

張雅度

字介子號隸臣江都人

姜安節

字勉中一字益山山東萊陽人布衣給諫孫長子守墓嚴奉弟實節字嗣虎江

吳鉏

原名祖錫一字藉田浙江嘉興人

董道權

字泰雄一字聖子浙江

吳懋謙

字六益

潘紱

字采四

湯祖武

字允鑑湖州人

戴易

字南枝浙江山陰人官於嘉興同知著錄詩三千首隱虎丘

邵潛

字潛大通州人文學

丘維屏

字都士江西

徐芳

字仲北江西南城人

惲目初

字正叔常州武進

宋佚

字未有原名之

汪弘淦

字澄一

崔子忠

字青劍一名丹字道母山東萊陽

李恒靖

字香河北直人少隸石

陶葉

字若千廣東南海人布衣性

王民

字式之原名茂字王武江寧人官中書家素封宦客常滿甲中後放情音樂往來南輿少年場美金

隨手散去年八十餘值行樂第卷七指曰我年幾七十耳堅拒不受後於朔天宮道院有詩集

失

王

王 字子安號遼陽山陰人年康者

王

王藻 字伯玉山陰人崇禎癸未進士為觀瀾先生子

朱

朱 字若符直隸人

徐

徐 字實時號東海一老覓山人父晴公河次子

張

張 蓋 字應與北直永平人

沈

沈壽容 字無謀

洞

洞庭句 者不知何許人居洞庭山

汪

汪 渢 字見

盧

盧 生 字豹庵泰州人

朱

朱 字從人

周

周茂蘭 字子佩蕪州人

周

周夢卹 字子佩蕪州人

沈

沈壽民 字子佩蕪州人

閔

閔 鼎 再見

徐

徐象婁 字仲內號蓮岳陝西榆林人文學淵

孫

孫 臨 字子成號成人寧海人

有

有 隸在集友水谷我性

集

集 大略簡而暢行世

徐

徐 宗麟 字無庵江都人康熙進士

關

關 宗麟 字無庵江都人康熙進士

徐宗麟 字無庵江都人康熙進士

遺民詩卷第十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李鄴嗣 吳寧浙江鄞縣人  
笑齋集

集世說詩

仰瞻四明山巖巍以嵯峨下瞰甬江潮汭渚而  
揚波山川氣交發人物亦以羅所以甬上士磊  
砢而英多邈然望千載猶未隔山河斯人不可  
作當如蒼生何

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士所志千載確然自  
表異廉藺已死人慄慄有生氣諸君雖見在厭

遺民詩一

厭如下世委軀噉獭貉亦難得眠處喟彼九原  
人庶以慰翹企

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古人以為難出處事  
不小獨寢自箴誨高名庶常保

風景亦不殊正有山河異忽見此芒芒形神頓  
憔悴此語大傷懷吾重為出涕晉人初渡江營  
建甚草昧自有管夷吾同灑神州淚當軸適何  
人兩京痛相繼陸沈及江左藉卉併無地運自  
有廢興人終任其罪王謝舊知名風雅誰得似  
將軍磊砢流振袖時獨起鬚如反猬皮顧吟亦

可喜盤馬始兩轉一發應一矢慷慨常自言大  
白卽滿舉丈夫提千兵要在雪國恥志士痛朝  
危老驥驟千里若死尸牖間故自常奴耳

遺我故人札云是吳中廻知有相思字封而不  
卽開翩然在異鄉鴻鵠之裴徊焉能聞欵然欵  
衿乍一來契闊良久已亦欲盡所懷要當得君  
意古道無終乖

君何所欣悅但常得無事痛飲熟讀便可稱  
名士適取坐上書冀以暢尋味開卷一尺許果  
不異人意故須酒澆之自引著勝地

遺民詩一

士固有失意形神若不交設復非快飲何以寄  
消搖一手持酒杯一手持蟹螯便足了一生積  
然任所遭使我身後名千載徒遙遙

客著葛巾角卽取漉酒滓漉畢酒在罇以頭就  
穿取誰云家釀薄故復自佳耳故人適欵門相  
對作賓主稍通彼此懷應是我輩語不可不與  
飲隗然已醉矣

文章足名家自然合矩度發源在經史混混有  
雅致五色之龍章要在得裁製今人但採雜不  
識自標置譬如明光錦裁為負版絳體法旣不

存文采焉足慕

我生驗風骨宜置丘壑中相招得同趣採藥愛  
高峰荒榛橫今古人獸俱無蹤退還半嶺許雲  
氣猶蒙籠晒然作長嘯樵伐始得逢世人但翹  
首絕逕焉可從

世人俱慕官官本自臭腐世人俱愛財財本是  
糞土奚爲日皇皇使人忘寒暑不惜圖所難擣  
壑斲鐵杵入坐無面顏阨陋希言語客或有笑  
之怡然談名理願公勿復談但恐不免耳

遊民詩一

三

覺耳舟人喜風生卧者亦笑起望見草堂門乃  
覺三十里捨舟旋登堂灑掃布席几我昔此躬  
耕歲月遂踰紀率爾去下舍良負故山水追詠  
移居詩歎美不能已

龍崖迤相接其山坦而平流通小白泉其水瀟  
而清中有隱者廬其人廉且貞企脚北牕下涼  
風颯復生都不道陶公已得千載情

我來誰家地蔓然墳在塋云葬某將軍此乃英  
雄也遺碑斷無花草間卧石馬惟遺一古松蒼  
鱗不可把枝條拂青天羣狐亂其下我來俯仰

問忽已淚如灑哀彼陳死人流風沂獨寫

春田聽鳴鳶開門聊挈杖如數部鼓吹朝夕不  
停唱黃犢愛細草童子各遠放太陽初告夕歸  
樵已相望遙聞橫竹聲乃出牛背上

閑庭對好竹歡咏常不已一日無此君即誰可  
共語體中誰小蘇若不堪羅綺里人適造坐相  
求爲作敘近頗厭賣文吾靳固不與客去命偃  
扉移牀置隱几惟應此竹下當有清風耳

老來知遣懷不復經塵務終日守一卷人言我  
憤憤豈知意所權不覺有餘事遂使人忘疲寢

遊民詩一

四

食亦可廢誰云我已老髮白齒盡墜汝看我眼  
光尚能讀細字

東村諸田父相過輒傾卮我時造其門村人亦  
如之春來風日好故有相思時勸汝一榼酒倒  
着白接離此中有真味外人那得知

贈語給曹黃門歌

記葬場作  
御步也

銅人淚滴茅人嗽武皇寢殿采恩陷杜陵狼藉  
虎文衣秋風劉郎看磨劍趙家冤湊一塔餅天  
陰啼雜馬牛聲不道一丘蘭上土有人月黑抱  
冬青此時鬼伯克如此日逼諸君上蒿里只從

野外哭忠魂誰識道旁流義髓義髓疑爲千載  
碧山鶴照眼泉鳴咽家家骨煖一壘泥幾叢亂  
葉無寒食語谿黃門義丈夫肯將十匱覆黃墟  
樹上只容棲怨鳥田間不敢走妖狐墓石官階  
都不記小碑只篆嗚呼字碑前劍草發今春何  
人下馬雙垂淚安得燒畝十萬堆盡掩人間義  
士骸萬五麥粥千竿紙土花開徧鞠躄臺神旗  
颯颯飄如兩夜中聽喚諸公語深蒙范式挽靈  
車多謝張融着高履

甬上寄懷鄧孝威二首

道長詩一

賀監祠堂下君來酬唱多野花紅照路春水綠  
生波鼓角遺民聚江山名士過無言此會易于  
載聽悲歌

避地非無事閑中撰述多桃花分世界鷗鳥主  
煙波亂後文章在人間甲子過祗懷吾友健翹  
首一高歌

散懷詩

山居萬事幸相便老僕家童盡可佃秋後豫編  
新鹿柵年來催種舊蚶田只充衣食餘從儉敢  
藉詩書自謂賢最喜歲收真有穀市中五石一

千錢

莫道當春春可憐初冬秋末亦能妍飄深紅柏

東溪路餐過黃橙小雪天坐處微涼鄰竹借朝

來新霽寺鐘傳始知遠少高懷妙不獨蘭亭風

日偏

右軍帖曰末秋初  
不當秋共爲集

舍中一選養苔衣莫笑經年但掩扉性與鷓鴣

俱畏出才如家鴨不能飛只圖天使枯楊發所

望春生病草微日照檐東新蛩罷衰顏應亦有

光輝

彭士望

彭卷江西寧都人

冬心

道長詩一

五

冬心

人才天地心長養萬物命學術盡壞之好惡失  
其正舉世愛一同幻出千蹊徑標榜各是非傾

危五機竄遂令天失權假人發真病盜賊九廟

墟將相三本鑿方隅九萬里雞犬不能靜到今

無悔漸耽耽勢彌盛天亦且奈何蓄怨不遑定

螳螂怒當車精衛歎啣石物微志在茲之死不

能息我老自悲歎深爲少年惜卑者亡憤排高

者罕情實相彼古奇童比事連百十中分鸞鴝

羣終露虎羊質汝從先進久嘉言咸耳食敢遂

薄高曾自矜無匹敵先進匪易臻險難備經歷  
眼中天下才得失心損益今尚老窮山久隱齊  
困阮汝則坐安飽紙上供勞畫古人糟粕存衡  
口恣彈射破釜螫蜂蠆立刻見本色事情失機  
宜軀命徒一擲和灰浣肺腸虛受師大易

齊姜語公子懷安實敗名手自殺鸞妾醉載驅  
之行此婦霸王師返國胡不迎吾儕久閒居  
尾牽柔情愛說窮愁中繭縛絲繁繁加以傳會  
工多學戕英靈我思古賢豪割絕身事輕幹直  
陰十畝朝華安足榮種種增華髮冉冉再周星  
中夜每不寢流涕聞雞鳴

古今撫盜賊當問源與流漢制選守令意乃重  
懷柔其時風尚醇解劍卽易牛建武十六年中  
結連四州許盜自相擯不罪吏逗留但取獲賊  
多報最居上優賊解徙其魁受粟賦田疇自是  
戶不閉牛馬放不收唐有高仁厚立破阡能謀  
用一窩麵人遂令全賊休六日五寨平未始加  
虔劉元則董士選守地嚴干振誅其豪梟奸賊  
出爭自投賊平黜賊吏畀火除根蠹盜賊卽黎  
民變化良有由苟且終撫局疽食正堪憂

人生無良友遂已無耳目面牆不得行亦復無  
手足手足卽有友舉履貳相屬耳目卽有友視  
聽一爲轂義皇以上人已有風與牧草木忌臭  
味鳥蟲親類族我友有至言盤古則孤獨拙哉  
張陳交晚節何傾覆名士爭功名忌如入骨鏃  
不殺心不安彼此各機軸禍發慎初幾燎原難  
救撲倘憶監門時鬼母夜當哭

古人好著書不爲傳其名心胸含萬古理事待  
人行左傳化工筆羅鏤裁衆形該括無遺遺萬  
變從此生估屈記考功不一言人情濡削鑄禹  
鼎象物何其精窮冥何代書滅沒誰所成或以  
爲姬公或以爲丘明其人古聖賢書反藉其榮  
仍襲後人久至今同一稱

### 玉簾泉

平波水最文胡然此直下風霆散烟靄懸空偏  
飛灑小墜疑噴沫大鳴輒震瓦掩映蒼崖間蜿  
蜿白龍下牙爪勢翻騰鱗甲光閃射中更泉迸  
絲石隙數行瀉玉簾古所名杆軸何人者

### 六松歌爲曾止山賦

未登六松堂不知六松高有幾意中蒼翠深烟

霜卽子所植依稀似我植草堂前君植草堂後  
同茲草堂心前後亦何有君石田我茅屋手指  
青溪飲黃犢飯牛何必肥耕田何必熟可燒松  
子餐松葉松下哦詩自怡悅笑予饑眼望他山  
茯苓斗大何由食獨愛杜陵句四松如我長敢  
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主人胸臆能如此松與  
盤桓定私喜冬夏青青萬古情沒草摧薪亦何  
恥

晚眺

微風吹水葉溪上晚來涼岸草延深綠園花出

道長詩一

九

暗香卽身觀損益獨立念行藏蟬響何時歇山  
山又夕陽

同祝仲立瀟湖泛月

十載江湖秋夢多月明誰共話烟波憂來只與  
青山近老去其如白髮何芳草同舟公子思落  
花空谷美人歌紛紛木葉辭前渚獨有西風戀  
黍禾

江樓聞笛有懷易堂諸子

歸路饑驅去路兵無家落魄半鄉城一身長向  
秋風老百感多從夜氣生湖海樓頭猶舊客關

山笛裏自新聲前津欲問梅川水不盡烟波寄  
別情

乙未夏五朔惶恐灘作

惶恐灘聲五月寒舟程出石報平安英雄此路  
老俱盡天地到今愁未寬白日下照水流疾蒼  
松高鬱雲孤盤江村漸急求湘鼓野客初聞涕  
獨酸

題三峴彭中叔青壁堂

青壁靚面幾千尺細看雲烟生石根須教日脚  
冬回谷獨許泉聲夜到門客子過談雜醒醉主

道長詩一

十

人宴坐隨朝昏芙蓉翠竹秋牕冷愁絕中原萬  
里村

雨漲

春雨連江漲百川蛟龍夜起未安眠平欺綠草  
全吞岸不讓青峰直到天傍險盡逢騎馬客乘  
流時有釣魚船吾生徙倚將何適空對芳洲獨  
樹前

蔣世紀 王行江南江都人

隴頭水

嗚咽復嗚咽嗚咽腸斷絕日流生人淚夜流死



人血飲馬馬不肥  
澣衣不潔迢迢千古愁  
魂夢驚離別

邢

孟貞江南萬道人  
石臼集

高座寺尋介立上人作

黃葉落未盡招提猶是秋  
目眇清寂境更上西齋  
樓風榛蔽遙阪寒景下荒丘  
惆悵故情歇難爲永日留

同吉人元長聖獵過驪人山莊時予將

有武昌之役因以贈別

三載別君廬愛君門前對蝦蟇  
真延清風綠陰滿庭戶  
脩脩數子賢越陌更踰阡  
相歡出雞黍因與話耕田

連昌詩

二

緬思漢陰老俱言息機好  
如何有行役遠涉千里道  
惆悵動離顏懷其尊酒間  
秋風溢浦浪江月武昌山  
武昌新戰地楊柳多憔悴  
漢上轉含情樓端獨揮涕  
霜天獲稻功此際憶衰翁  
倉廩如相對子寧再轉蓬

九江城南樓晚眺

即晉征西將軍庾亮臨賞處

決萍九江口日入烟濤深  
登樓俯危檻近見廬山岑  
昔人此讎賞嘉月陶幽襟  
長使千載下緬想南樓心  
孤城何蕭條殺氣餘秋陰  
交衢無人

行荒襟遂如林撫事遠成往  
含悽方在今履運適如此  
憂端苦沈沈

與見末別宿舟中作

欽欽田園留漠漠新秋夜  
夜露濕莎雞流連語初罷  
解纜一揮手惆悵月明下  
岸迴林木重猶似見君舍  
少壯各飢寒殘年操耜耜  
塗田歲不登豈遂薄耕稼

過王兩岩故廬

斯人逝已久至今傷懷抱  
春風到門前十載吹芳草  
在世頗屯蹇立名苦不早  
沒後聞屢空妻孥益枯槁  
鵲鳴桑田雲山漫浩浩  
浩吞聲更回腸愴此往來道

連昌詩

二

同弱翁爾止江加集徐旻若小園

春城扇和風習習芳菲路  
紆徐得三徑繚此幽棲處  
新綠已滿庭殘英猶在樹  
蕭條檐宇間時時見北固  
尊醪方欲展中坐忽回顧  
慷慨詘言辭世網苦多懼  
四月葭莢生江鄉水初渚  
拂衣可同歸耕桑事朝暮  
芳齋依稼圃竹牖垂瓜瓠  
生理儻不足更攜捕漁具

古興

漢道晉再盛投戈息羣姦矯矯梁夫子浩歌乃  
出關舉目覽四海慷慨涕潸潸我方遭世亂安  
能辭險艱常恐白日速不覩大運還永隨霜與  
霰泯滅蓬蒿間

夜過田家

寒溪水初弦小艇細如葉水面光炯炯烟中人  
語接舉家方友作爲我掃柴扉上堂無燈燭月  
色彌輝輝新秣登在場黃糧春在白咄嗟具藜  
羹欸曲陳盃酒人生更何欲桑麻共雞豚我適  
厭行役畢願休山樊

漢民詩十

十三

溪行屢經與亡友胡印度別處興哀賦

此

濺濺溪水側是子門前路涓流亂石間褰裳乃  
可渡憶昔造子廬欸欸平生故尊駘亦時有日  
晏未遑去相送屋東偏幽林每徐步款岸注微  
波殘陽在高樹情因老易悲欲別恒返顧茲來  
溪草綠偶到臨分處子猶耿夙惟子已長不羈  
流泣但徘徊空慚子桑扈

二月晦夜雨

春氣未覺佳曉雨夜不止薄寒中我肌愁生安

能理遙憶故山中徧開桃與李屋上鳴村鳩  
前長春水戚戚蘊憂端四時無窮已所嗟值芳  
辰抱愁從茲始

琵琶亭下作

北風拍浪吹帆破百尺檣高浪中簌千里已到  
九江城日落琵琶亭下過琵琶亭空水繞天  
岫四角含秋烟當時風景復何有楓葉蘆花猶  
宛然此地連年兵革苦前月殺人如刈楚岸上  
無人鬼哭多江邊白骨堆成土我來湓浦更逢  
秋祇聽江聲咽復流孤城未有三家店旅客曾  
無一葉舟纖舟夜宿潯陽郭東船西船非估舶  
安有商婦撥琵琶能使天涯歎流落亭子蕭條  
亦可憐琵琶聲絕成聲連誰知此夕江州淚非  
復傷心爲四絃

漢民詩十

十四

黃子仙裳才情妙美走山澤以撫自名

丁亥春渡江來視其師陳澹仙先生

古誼過人殆有季布嚴仲子之風蓋

不徒隱于樵者也爲賦短歌

子顏白皙我顏吹六代繁華竟安在相逢訝子  
正少年早入深山事樵採懷中抱璞將如何

然出戶尋斧柯家本蒼茫接湖渚愛登巖洞尋  
烟蘿平生心許州刺史片言宛可同生死縲紲  
誰明越石賢解驂不逢齊晏子子孫呼天天豈  
聞鼻門肯負信陵君明日報恩事已了却把斧  
柯歸白雲

### 捉船行

江上泊船風浙浙繫岸排檣纜相結頭白老人  
向我語一生駕舸離鄉土自從海內徧戈鋌歲  
歲闌江始捉船前年兩男駕一舸縣官捉去黃  
河邊去後曾無一寄書不知生死今何如伶俚

遺民詩十

十五

回鄉絕鄰伍却附他船爲把觴五月淮南卸商  
貨渡江驀遇王船過一王已過二王來捉得江  
頭一月坐王船聞說到吳城捉船盡載遼東兵  
老人知向廣中沒應是無人收白骨

### 早稼

秋陰滿一川刈穫在漁船及此爲農日空知惜  
老年水村連白鳥溪屋覆青烟日暮聞春急生  
涯亦可憐

### 同翼仲鳳遊寺觀月

夜久雲俱斂寥寥松月微竹陰涼院磬蟲語寂

僧扉河漢忽然澹家人應望歸秋風明發後又  
見葉初飛

### 聞戴敬夫繇越入閩

湖縣忽離羣兵車諒未聞揭竿眞草草暴骨竟  
紛紛秋隔荇花岸心悲建業靈遙思千役意不  
爲武夷君

### 大勝關看落日

片帆來別浦落日忽啣山水色浮遙岫秋風壞  
故關浪低孤鷺過月出斷雲還戍鼓何勞急淒  
清岸葦間

遺民詩一

十六

### 清明前一日宿蜈蚣渡遇雪

此夕離家宿淒迷烟浦間如拳飄白雪到眼失  
青山節換新鑽火天寒舊衣顏更聞多寇盜祇  
在落蓬灣

### 讀祖心師瀋陽寄書感賦

遼東臨沮水師去是何緣世已他生隔書猶過  
海傳馬韓通大法羗乳憶前賢知有歸來日應  
須十九年

### 酬崔某

垂楊夾溪路日暮枉驂駢細雨千旄濕閒門燕

子歸烹葵邀醉淺拔薤喻言微何意桃花發春風再欸扉

懷于皇

憶在丹徒縣登樓楊柳春虛誇橫海甲驚見隔江塵淚盡聞輦夜生遭破國辰終當共飢渴飄泊對沾巾

雨

荒廬十日雨野水接柴門幽蘚重重色枯蓬寸寸根捐遷寒夜漏壁帶草書痕復此愁霖日銜悽度曉昏

爾止自余邑寄詩次韻答之

君猶歸未得那復問予歸雖各有身事如同賦命微舊山田不薄久客貌難肥鄉夢催帆發相隨一鴈飛

江行始見蘆花

帆輕雨始殘風急屢鳴湍不是蘆花白那知秋水寒著烟同漠漠似雪待漫漫一望長風夾淒迷勢更寬

江夜次介立上人韻

日下平川迥舟從疊浪過岸孤人語絕風細葦

聲多遠鴈天邊陣荒雞夏口波楚江蕭瑟後無復大堤歌

同于息菴山行

日色遠林澹溪山未覺寒斷橋村路僻古樹鳥巢安他縣兵聲急高原稻穫殘君言此鄉好數過亦非難

溪上

溪上春猶在鶯啼只自嬌出遊真汨汨棲宿轉蕭蕭夜雨沾桑土楊花上板橋平生感羈旅未許似今朝

雨後山家始見桃花

山家雨初歇行過始知春草色未盈路桃花能向人閒宜臨淺水暖欲傍通津莫訝風吹急晴看陌水金

又得涼字同于子重

已識舊山路偏因枉渚長潦田新浪白喬木遠烟蒼蘿影交鄰舍牆陰起暮涼微風隨返棹屢折過漁梁

蕪湖訪陳伯璣

自爲千里客歸路日榛蕪井邑稅空在詩書壁

有無砌蛩秋乍冷  
蘿月夜方徂  
嘿坐彈琴罷  
心知此調孤

春雨

鶯啼長共白雲幽  
應有楊花舞陌頭  
獨歎離家春又盡  
自交寒食雨無休  
荒村麥隴平飛燕  
新水漁磯亂泊舟  
却對東風一回首  
暝鴉棲樹思悠悠

送陳簡菴之嘉興

朔雪梅開更幾春  
相逢駐馬鬢絲新  
征衣再濕江南雨  
行子仍爲澤畔人  
孤驛酒醒聞過鴈  
芳

遺民詩

上九

臯語細傍離津遙  
看草色青青處  
却對東風黯別神

秋日寄吉人

黃雲滿目潦將收  
亂世耕田合白頭  
榆葉晚涼消宿雨  
茅簷歲計足清秋  
木綿漸近鳴機舍  
絲網新牽出港舟  
歲暮與君成久別  
不應身事獨悠悠

過金度城南新居

卜宅郊原更掩扉  
浮雲世事迴相違  
穿林路仄逢僧到  
盡日門開見鳥飛  
雙樹雨殘聞梵去  
高

岡月出荷鋤歸  
相過擬似南鄰老  
向夕辭君露濕衣

逢韓茂貽因贈併追傷戴敬夫

莫道相逢久  
歎嗟尚憐流落在天涯  
故人長隔黃蘗面  
茗水空餘白雪花  
行路更無磨鏡具  
扣門惟識賣漿家  
羌村暮雨歸何處  
青草茫茫去轉賒

和祖心遊城南訪方正學先生祠

寂寂荒祠野靄昏  
蕭蕭殘碣倚松根  
金川門又成亡國  
石子岡偏欲斷魂  
昔日麻衣慚叔父  
於

遺民詩

三

今青草失王孫  
廢興自古須臾事  
獨有先生戀主恩

避兵還舍率題壁間

江村歸日暮桑柘  
半成墟  
惟有萑蘆色青青  
滿故廬

題鄰家桃花

始見天桃萼  
梁間語雙燕  
燕巢猶未定  
花落已如霰

客思

客心如遊絲  
偶墮青苔上一受  
東風吹晴空即

飄颻

江南詞

向曉颺塵起青門舊路斜御溝流水盡日日過

牛車

却怪門前鴉不啼烏桕樹城中聞馬嘶未曉鴉

飛去

山家雜詠

童子朝眠起枝頭打乳鴉鴉飛還繞樹不肯去

西家

哭麻孟璇

遺民詩十

憶到春牛寺裏時風前繫馬綠楊枝雙溪水盡

淚不盡流到重泉君始知

發蘄州

昨日垂釣釣寒水白魚如銀偏掉尾烹魚酌酒

思故鄉望斷波間一雙鯉

秋杪經印度墓下作

去年門巷飄黃葉話向殘陽憶共君今日西風

寒景裏紛紛黃葉上君墳

漢口

蜀江船不到三巴湖南船不到長沙滿地干戈

關塞裏行人那不早還家

沈壽民

耕農江南宣城人

贈吳次尾

巍峩望陪京惻惻涕淚新握手風蕭條邊馬聲

酸辛據鞍三山頭感慨大江津寓目覽舊迹蕭

條愁殺人荒郊子里別歸爲山谷民夏日苦難

夕冬夜苦難晨水流長泯泯花落空紛紛遠懷

積秋浦相思在河湄鴈飛不可接鬱結何由陳

杜紹凱

客略安山湖廣黃岡人

丙寅秋訪朱林修溪上作

遺民詩十

酒渴詩人愛雨天迴光塔火驚峰烟今朝記得

真相送桃葉溪頭不上船

君買青溪水一方幾株垂柳豈尋常再來只看

鐘山畫挂到三更月滿廊

蔣

注 曙東江南長洲人

重表唐伯虎遺墓

詩作生涯酒作年縱觀大地總荒阡人間遊戲

終嫌窄天上常容詩酒仙

胡從中

天傍江南山陽人

釣臺

落木荒臺白日昏  
讀君詞賦弔王孫  
古今多少垂綸客  
誰似南昌早閉門

何

黎維南江南丹徒人  
涇陽關詩集

雜興

曄陽桐亭亭斷成  
綠綺琴金徽映朱  
絲鏗然琳瑯音天  
外鳳凰至水中蒼  
龍吟伯牙稱高操  
僅獲子期心高山  
猶巍巍流水自沉  
沉世人徒有耳往  
往絃上尋重華難  
再遇悵望湘江深

競渡歌

屢氣吞斜日黑雲  
壓白波且莫吹蘆  
管聽我競

讀民詩十

五

渡歌歌聲高響過  
飛雲江河簫鼓逐  
紛紜輕揚楚些三  
山落急促吳謳十  
里聞吳謳楚些共  
迢迢蘭橈桂楫任  
逍遙千隊彩鸞翻  
日暗五色游龍掀  
浪驕吳綾花蓋艷  
越錦畫欄鮮逶迤  
開繡障錯落捲珠  
簾簾櫳障裝金屋  
怪鳥奇花剪綺縠  
龍女手中一珠來  
馬卿座上雙蛾簇  
西陵少婦逐青驄  
南極老人騎白鹿  
官監划船扮採蓮  
金甲將軍花箭箴  
可知水戲競繁華  
一時工巧空杼軸  
朱樓次第開畫舫  
蟬聯續柳岸繁花  
鶻葭渚懸牙轟列  
綺共炊金羅珍擬  
饌玉饌玉

炊金粉黛娉輕靴  
穿袖嬌如花明璫  
兩耳垂雙髻綠螺  
點映遠山斜窈窕  
燕姬簪艾虎清揚  
趙女撥琵琶琵琶  
撥動疊飛觴往來  
觸目盡琳瑯

伊涼曲雜十番鼓  
引出翩翩游冶郎  
牙籌高促呼盧帽  
金爐細裊辟邪香  
石榴花泛菖蒲酒  
笑做妖童醉欲狂  
盤游十日難回首  
羽書報進關山口  
一夕傳呼徹管絃  
連宵號令嚴刁斗  
樂極倏生憂鉦聲  
逼上游海嶠風角  
勁江嶺馬蹄柔江  
嶺一望起黃氛萬  
艘樓船兩岸分城  
頭忽樹盧循幟江  
上徒坑趙括軍趙  
括軍坑舊京震石  
頭城下五花陣合  
戰戈船棄甲逃朱  
方一炬成灰爐可  
憐昔日錦城空徒  
見今宵鬼火紅土  
室飄搖悲夜雨單  
衣蕭瑟恨秋風十  
萬魚鱗軍營集軍  
營鱗集軍需急何  
地不愁牧馬嘶何  
人不抱寒蟬泣膏  
藥橫吹草木驚流  
離亂竄弓刀鳴呂  
嘉銀印思邀賞馬  
援銅柱欲標名傷  
心多負田文息攘  
臂愁逢北府兵何  
來搶地呼天日不  
盡徵歌買笑情才  
看虎帳烽烟熄又  
聽龍舟鼓吹聲

少年行

臂繫金韉學射鵬翻身下馬脫紅綃酒酣高唱  
涼州曲拋却銀箏弄翠翹

朱之臣

無易菊水四川成都人  
梅龍集

司空樓

寒蟾夜艷秋光白金魚鎖斷無消息入門風碎  
珊瑚聲幽修鬼語方花碧石城公子古錦袍  
雪秦娘暖玉簫蘭膏小鬢雙蛺蝶越羅袂輕憐  
嬌嬈唾月搖烟夜半舞燭光如燾研丹戶迷人  
不惜水衡錢鈎欄複道尋郎主江陵鯉魚泣幽  
素陽春門下官家署華表仙人夢正長化作濕  
螢上樓去

遺民詩十

三

莎羅坪飯

何處仙人掌前峰路不賒泉飛昨夜雨菊綻老  
秋花破碎中條小微茫清渭斜胡麻和石髓飽  
飯道人家

周

二卷江南漢陽人  
遊歌集

美人芭蕉

露濕芭蕉綠滿亭斜歌石笋半天青東風惹起  
美人怨時作瀟湘夜雨聽

白溝河

遼宋分疆在白溝時人空怨石郎謀長河本是  
無情物却爲中華鳴咽流

燕山三老

一居良鄉縣南五里一居商林一居單家橋

圓冠方領漢衣裳地逼燕山倍感傷三老何如  
商四皓不從太子似差強

崔子城

免林河南寧陵人

送趙完壁游秦興

五十餘日邛之許青山青眼隔江語白鴈飛飛  
黃蘆乾莎雞叫月還振羽分付西風洗釣磯蒼  
雷紫電驅秋雨歌鐘安得聒漁竿子歸來今自

遺民詩十

天

上處方外嵩山容易達海滋伊誰逢唐舉

秋日文選樓再晤鄭孝威賦贈

卽少名山約安能間道歸久羈慚托鉢惟子念  
無衣夜月申前夢秋風報合圍兵間護風雅此  
日更誰依

西山同岑楚則王說作陳喬生梁蘊亭

陳元孝集高望公客齋賦

青山野水各棲遲亂世相逢喜復悲地似新亭  
留草色心隨落月向天涯尊前雨氣侵高堞原  
上秋風弔古祠白首壯懷消已盡誰家明月夜



吹簫

張映室

文宿丹崖江南僕具人  
幼蘭隸

和談長益扇頭詩句

客懷難具述尊酒且同傾  
慰我還家夢憐君破浪行  
身閒客入道意熱尚談兵  
終歲空林下憑人說宦成

秋日王咸吉過訪隨邀至吳錫初水亭

看海棠次日投以詩用韻和之

鱸肥蓴滑及秋時  
張翰歸來較已遲  
水檻一尊三客共  
窮途千緒兩心知  
評花徒羨昌州種  
待

遺民詩十

王

月頻傾金屈卮  
後會未期勞折簡  
東籬菊放再題詩

王

醉先民江南江都人  
雲鶴

夜集陳師仲園亭

躍靈促飛轡逝水無旋期  
因之愜朋友樂晏夜  
忘疲紅粉環廣座  
玉醴無停卮  
七盤妍妙舞  
鷗絃清且悲  
華軒俯金塘  
蜺蜺涼風吹  
嘉魚躍圓波  
素月流清暉  
驩踪在茲夕  
不醉徒爾爲  
咄嗟身後名  
達者烏用之

玄暢閣送袁崇父

忽惹繁憂入搖搖  
向夜初知勞  
別後夢恐斷  
客中書蟲語  
依人冷燈光  
映水虛投交  
自童稚莫爲世情疎

張雅度

介靈韓臣江南江都人

旅夜

作客禁寒夜無端起  
百營布余霜  
氣入顏棟月華生  
朔雪千烽戍黃雲  
萬堞城星星  
思往事愁悵獨分明

道上霜

飄風停向曙凝露落  
霏微輕白先  
露草深寒竟染衣  
葦葭塵外宅  
雨雪意中幾  
獨鶴鳴何切  
江船載不歸

遺民詩一

三八

東蔣子久

秋天無一事獨坐對晴暉  
萬木皆黃葉  
孤亭飲翠微  
衰顏思學道不語近  
忘機惆悵風塵際  
閑身未有歸

咏秋海棠同伯紫

零亂階前并秋風  
到爾曹  
澹能依石隱  
開不傍天高  
蟋蟀思幽什江離  
重楚驂後時  
吾念汝獨負此生勞

杜于皇劉雪舫步杜少陵何將軍十八首

因屬和 選三

落落古堂靜柴門傍水開池清低白鳥樹密隱  
青梅石勢排檐入松聲倒澗來鐫題遲歲月風  
雨送莓苔

雨過流新綠無枝不吐香蔗漿欺酒澹竹氣到  
衣涼聲迴風雲變峰迴日月藏小亭高木杪環  
堵自蒼蒼

山川應愛客造物尚誰何但覺尋幽少翻嫌涉  
世多青林容我老白水聽人歌不自迷津路無

遺民詩十

壬元

妨旦夕過

宿昔

頗牧非嘗見登壇浪得名迂疎誇緩帶敢決負  
橫行報主何長策酬知問秉衡獨饒勤遠略先  
識受降城

姜安節

題中山東萊陽人

越州秋興八首 選三

八月秋濤漲海門江間風雨送黃昏平沙鴈落  
邊烽影古堞鴉啼戰血痕南渡君臣餘第宅北  
來戎馬半乾坤天涯力盡登臺望一賦難招楚

客現

城郭荆榛滿夕暉新亭舉目事全非露臺淚滴  
金人掌寢殿塵驚玉篋衣宿莽芳洲花更落陰  
江寒雨鴈孤飛何年採藥師劉阮長向天台去  
不歸

吳

鉅

原名祖錫籍田浙江嘉興人

重修信陵君墓

六國安危只繫君握符兩度抑秦軍函關此日  
幾亡雉芒碭從茲漸起雲未見特牛陳大組甕  
將醇酒酹高墳可憐異代留毛薛徒倚夷門到

遺民詩一

三二

夕曛

董道權

秦維翼子浙江鄞縣人  
岳堂詩集

雪中答李杲堂

耶陵孝廉重然諾約我今秋醉桑落先人有友  
官井州我欲從之客鴈丘高堂有母缺甘旨負  
米何辭數千里杲堂李子憂我閉門饑欲死告  
以遠行爲色喜酌我黃金壘贈我青銅錢低徊  
不忍別此別須經年袖君之錢醉君酒城東城  
北頻回首歸來兒女候柴門笑指餅中不盈斗  
牽衣問我欲何之今年豐熟仍苦饑爺未出門

共命語命既出門啼向誰示兒袖中錢故人佐  
行李移與易米薪且以救妻子量米數薪堪作  
數日食買舟無資行不得他日仍登李子堂李  
子爲我作歌聲蒼涼曳履依然守蓬蓽得酒且  
與傾壺觴昨夜雪花如掌大草閣嚴寒只僵卧  
午餘日色照西牕起把君詩讀幾過牕前冰雪  
消有時惟有故人顏色長相思

王摩友同宿客舍志感

廣陵城中夜擊柝廣陵城頭啼烏鵲爾我相逢  
語正繁僮僕無情睡先着微風忽起搖燈先輕

寒稍覺侵衣

注

寒稍覺侵衣裳鼓聲坎坎下三四解衣滅燭眠  
匡牀與君展轉各無寐細數年來不得志爲惜  
天涯此日身轉憶先人舊時事君家曾祖大司  
空清名文譽開江東神光兩朝焚諫草燕齊百  
郡銘河功聞計朝廷倍惆悵特命春官予祭葬  
卮酒分出天府漿墓道築就東園匠此時萬國  
來車書至尊別殿夢華胥潼關烽火起倉卒延  
秋龍種爭歆歆若翁司空家孫子自拜國恩心  
國恥策馬請監丞相軍守城遂同丞相死此時  
君作懷中兒何處尋來馬革屍今踰二十善詞

賦夢我聞卷徒傷悲吾翁若翁交最好吾翁賢  
書年獨早七篇屢下南宮第一表盡散長安道  
負囊簪筆越王臺角弓鐵騎吳山來白眼世上  
共誰語散髮江頭祇自哀閉門著易忘暮年把  
酒讀史呼蒼天嗟我三十尚失意山高著述何  
時傳若翁遊魂歸未得吾翁買土葬無力相逢  
此地喜欲狂相看今夜愁如墨披衣起坐聞荒  
雞曉槍在天明月低

吳懋謙 六益江南華亭人

燕京秋懷

寒詩十

至

仗內傳呼驍勇士詔書親自獵龍堆卽看羽衛  
凌晨出遙見旌旗大駕來十道貔貅御馬苑三  
秋金鼓晾鷹臺君王樂事真無限烟鎖形輝晝  
不開

紇子朝氣馬毛僵野燒千堆照大荒青塚黃雲  
驅斷鴈白登黑月射羣羊烟花臺殿非吾土南  
北山川是異鄉萬里天涯真夢寐征笳急管意  
茫茫

春閨

人去經年萬里愁梨花空自發西樓朱簾春暖

穿針線繡到鴛鴦淚暗流

玉釵寂寞暗生塵細草微香壓錦茵燕子尚銜  
花片舞憐君何事不知春

題王欽州天文圖

曉雨絲絲濕紫微凌空忽下六銖衣王郎不落  
人間夢遙見雲駢白鳳飛

潘紱 來朱四川大足人

老女吟

少小羞聞戶外言不知媒妁幾寒暄無端忽聽  
鄰家語笑整荆釵獨閉門

道民詩十

重

湯祖武 允繩江南蘇州人

夏日移榻

不遠此樓下宛如空谷中何曾分戶外亦未隔  
牆東布席綠防濕褰帷幸有風博山與沉水消  
受果無窮

臘月十五夜看月兼送弘載弟往盱眙

閒心休對月久望亦生愁卒歲無多日離人不  
可留三更容獨醒十載憶同遊任是深山客時  
危易白頭

暮春送小兒沐讀書長干

百里春潮共幾灣此行正及送春還重陰遍綠  
家家樹積雨猶寒面面山亂劇雲根披草逕遠  
依木末掩松關良辰清課能無負椀茗餅花未  
可刪

戴

易 南枝浙江山陰人

釣臺選三

驛路秋風曉角鳴荒祠七里對灘聲誰家江濶  
復垂釣何處山深早課耕赤伏舊傳天上至白  
雲閒向龍頭生當時賴有從龍彥却使幽人享  
太平

道民詩十

重

灘響潺潺七里流雙峰高並白雲浮人生東漢  
身堪隱客到西臺淚未休戰伐幾同湮水日流  
離已甚汴京秋霜風落盡棄林葉日暮長歌卧  
小舟

潮聲直達嚴灘夜山色橫連漢苑秋千載故人  
終作客一時諸將盡封侯鄒南九世傳佳氣江  
畔雙臺控上游把釣耕田真樂事太平時節我  
何求

客廣陵有感東王勿齋

江山何日到今宵漢晉隋唐又宋朝安得二分

明月在白頭孤客聽吹簫

風塵自愛滄浪館誰望中原拱極臺木塔幾經興廢後知君愁見野梅開

邵

潛 潛夫江南通州人

寄陳仲醇徵君

日落江樹昏碧雲起天末曠瞻幽人居山川杳難越容輝一以遠十載徒延結離夢或見之鄒蜀中腸熱安得披芳襟慰此長飢渴

仙姑洞

仙女乘雲去不還桃花流水洞門閒朝懸明鏡

登江上畫出雙蛾是遠山

丘維屏

邦士江西寧都人

贈南豐張曲江明府

張公大是好男兒見聞裂紀千條紙秦邊燕市四十年南豐一載徒戲耳手拋雙文篆與人吳鉤獨看思紛紛相逢但是五陵子且與遊獵江南春君不見南人水塘張連弩潮生月白起擊鼓何須定住南山邊射得大魚如射虎

徐芳

仲光江西南城人  
松明閣詩選

過虎巖

猛虎高卧處遙泉挂其端簌簌如飄珠天風吹之寒素茅踐我足玄雲覆我冠三過不肯入始知山隱難

夏日芙蓉峰登眺

芙蓉不待秋照此蒼天好幽人無限情登之夕陽道超遙見遠空微茫出洲島下界遽冥墨上方一虛顚踈足步流霞澄心對清昊花爲獨放遲鳥爲孤飛最早嶙巖下百尺松不及峯頭一十草

城門高 城門雅名在天津上流五十里

道民詩十

王夫

城門高城門側城門之高高入雲城門之側側如壁約束數十餘道之飛河至此欲去去不得河伯怒不平拔劍起相爭疆隅不勝東西走劈取中流一線行天吳坐城北長鯨鎖城南蝦蟇百輩走耽耽直取龍津爲窟宅千莫風駕蚪蟠駢至今寂寞扁舟夜時聞鏗鏘鐵馬酣燕千巖雄雞石到此箝口但噴噴占盡閩南萬里山只許蒼天分幾尺不信人間有滄溟桮勺湘湖河漢窄城門高城門側與子期平日之夕收拾風波莫亂生坐中更有屠龍客

一踏月行

昔年此地月明中短笛輕爭處處逢把臂踏歌  
歡不足凭高一笑生長風此地今年此夜月照  
人憔悴鬢如雪空階獨影最消魂淚灑溪梅幾  
樹血血染溪梅花滴亂花開能有幾人玩忽然  
野火噴空來此是愁腸寸寸斷斷絕愁腸只自  
憐寒宵過半未成眠川陵大地更都盡孤月何  
緣獨在天天意冥冥難可必載途豺虎恣充斥  
不然此日醉上官傾耳無聞萬家泣誰向江頭  
唱黍離一歌一哭少人知隔岸啼鳥如解語遠  
盡長林不肯棲此時壯士皆髮指俠氣千秋凌  
易水蹣跚馮夷倚怒流羣龍噴薄雪風起雷起  
風飛斜月度暗霜遍結沾衣露擦人山影伴人  
行回首寒江生白霧

立春日賦示武陵諸友

斗室迷星曆從人強作春懷沙心可屈蹈海客  
難秦湛露沾花曉長天照眼新前身非彭澤何  
許答芳鄰

新晴

晦冥剛月許幽鬱已難論不覩雨暘意焉知天

地恩巖光肥石耳峰色瘦雲根樵牧爭茲日紛  
紛烟外村

晝寢

幼女三齡而慧夏晝倚卧樓頭捉戶  
尹啞不輟呵之輒曰儂開戶為晝開  
戶為夜未已又開目為晝閉目為夜  
予聞色喜而有此詩

閉目聊成夜開眸遂入晨晦明彈指事老壯隙  
駒身月解流連照花知再四春最憐流浪處千  
古夢相因

喜渡河洛再過伊闕

文

次第鄉程減龍門入望真遊綠天際路歇馬渡  
頭人繡佛雙崖古流花一洞新頗矜伊洛道從  
此稍知津

渡孟津

征車不可歇夷險且相任天意限南北人行自  
古今躍魚雖有力飲馬豈無心惆悵剗舟者功  
高亦禍深

五日竺峰登眺有感寄家升伯

兩中十里如千里亂後頻年異昔年更是他鄉

憶離別能無佳節重流連平分小暝歸遙夜碎  
點浮峰出遠天小弟無知兼幼妹輸他蒲黍各  
紛然

五日遣興

長日沉沉曳薜蘿松門垂首憶蹉跎年過五日  
虛將半歲上三旬去已多餘腹井能餘舊李量  
身衣欲製新荷丁東羯鼓村頭聞知是羣兒學  
楚歌

古樓峰晚眺

山清在薄暮幽戶無來往將身與松風吹到明

遺民詩十

三

月上

冬日宿淨土巖

朝來石室開暮來石室閉中有石心人自寒不  
由歲

暉日初 正叔江南武進人

野晚

平野蒼茫倚醉行無邊霽色共雲生疎林夜徑  
寒谿影隔岸秋亭落葉聲霜露單衣知欲下杖  
藜新月澹相迎山前歸路聞人語驅犢深烟未  
罷耕

一燕京雜感

桑乾河北倚高樓金錯刀寒攬敝裘秦塞淒涼  
聽簫簫漢宮哀怨入篴篥月明組甲三千里風  
動弮弓十六州莫是帝城文物在師臣談笑待  
封侯

宋

佚 未有原名之蘇門處山

送茅與唐入宜興山製秋芥

孤客崙山去山中秋樹蒼雲深霑袖冷烟暖焙  
茶香處處供雞黍村村熟稻梁此行余有待未  
及共相將

遺民詩十

四

答友

世風輕薄甚所重有黃金古道誰相許與君結  
此心書傳邊塞少情共棧雲深萬里孤踪客懷  
人費苦吟

山中夕照

林壑有餘色夕陽猶在山浮雲休亂起還讓照  
人間

汪弘謐 澄江南京歙縣人

寄謝同門曹翼宸

春華秋弗榮情恥與時馳淵藻陸弗登厥性匪

攸宜萬物具靈根成瘁視等夷寧曰大化忌哉  
賊身先之緬惟東髮初南北鮮倖騎賤軀不自  
好進干若素期豈信質分薄裁成寡良師彼蒼  
無終棄鴻纖各有知既膺參苓賞復附桃李枝  
拳拳十年餘力命存於絲威君重意氣懇懇遠  
致辭軒車誠夙慕規之富貴姿嘯歌念已癖薇  
藿食如飴春還沛澤及將從事東畦長揖謝使  
君恐遺草木吟

莊居懷澹社諸友

芋衣蓆帽訂餘生半畝瓜畦傲邵平篆石苔從  
新驚破幕陰陰樹縱老鶯鳴閒過鄰叟無奇禮偶  
涉江干盡論兵遙憶郊遊應落落經年鍼不達  
蕪城

初夏擬移家五汭

青山典盡意何如遠寄江涯學荷鋤餉午盤傳  
新茁韭銷時筍檢舊刪書雲聯斷靄天光靜水  
溢危橋客屐疎笑傍繁陰謀小築秋風共挽鹿  
門車

崔子忠 青洲一名丹字道母山東萊陽人

送僧歸滇南

兵戈前路息萬里憶慈雲冬嶺春花艷秋江暑  
氣熏到時書少雁去日夢隨君最是悲涼處還  
荒收夕暝

李恒煊 香河北京人

渡錢塘江

一棹吳淞越秋風江上生江潮多少恨常作不  
平鳴

陶葉 苦字廣東南海人

聞孔樵嵐營北海書院東之

北海遠墓側聞君講堂先賢但有跡未可使  
淪亡況君爲其後安得不遑遑尊滿直細事所  
期聖學昌從來創始難此舉非尋常倘遂肯構  
志負笈從維揚

王 民式之江南江寧人

虎丘守歲雜意

春汲家家靜羈人慨百端立身孤隼共歸棹楚  
萍繁敝舌誰能視殘碁不用完升沉付流水無  
恙獨漁竿

王 齋題初新江山陰人

次柴桑乞食和杜千皇



嗟余爲乞士乞固任所之斗米且千錢豈曰乞  
無辭行行涉吳會江山趣我來所至有古處頗  
不廢若杯勝攬日不足暇則拈陶詩風格倘難

嗣亦各言其才興至每獨領安用世好貽

古人抱高趣一往率意之輩士誠不屑任達無  
歸辭陶公棄彭澤夫豈甘嗟來要以天懷適取  
足充吾杯杯至情自親興發便哦詩安知百世  
後而有杜子才悲歌續天問抗懷金石貽

一飯矢冥報母乃已甚之壺餐與羊羹施否異  
情辭興亡隔霄輒豈不以食來白眼古今際沉

遺民詩十

望

沉醉鄉杯柴桑淵穆者憤發乞食詩虞翻痛知  
已青蠅乞弔才慨慨寫所寄詫歎曼聲貽

再和

阮公哭途窮乞郡終去之處仲擊唾壺伏櫪有  
悽辭誰爲柱如意山色雖籠來安得座上客恒  
滿無空杯數公磊塊士肯吟北門詩時運一以  
乖落埋英才支離吾自慰終焉薛荔貽  
緯蕭彼何人明珠能棄之咄咄童子鴻人熱恥  
其辭丈夫有七尺肯爲饑驅來少陵潛悲辛冷  
炙與殘杯供奉樂千春醉飽託長詩天地何不

仁困此萬古才去去南山隱寧無紫芝貽

日日登高臺高四望之北眺大海潮瀨瀚發  
雄辭西瞻鍾山雲蒼蒼紫氣來明月挂東嶺照  
我樓上杯杯盡忽長歎且吟皇甫詩當年王孝  
伯豈非一世才

皇甫冉有萬歲樓詩樓期于晉王孝伯恭

何如潦上叟懷

然秋水貽  
王玉藻

廬山江南江都人

讀史有感

莽莽荒塗未肯休攤書遍集古今愁胡方舊費  
平羌策南海虛誇下瀨舟廝養卒多橫印綬賣

遺民詩十

望

珠兒亦列通侯古來君相多黃土惟有青山未  
白頭

感舊

空齋寂歷學安禪每值窮冬更颯然獨犬守門  
眠落葉羣雞號樹上墟烟無求何用虞來日有  
悔常因憶昔年爲念菰枯何獨異隔鄰簫鼓正  
喧闐

朱

璽 若存江南鳳陽縣宜興人

村居

同吳長人賦

庭垣軟傾葺荆榛日日溪雲冷作鄰三徑蓬蒿

嗟類蔣桃源雞犬不知秦家餘經史生涯薄人  
習農桑里俗淳寂寞杜門無箇事碧牕高卧夢  
先民

亂石蹕流咽浪花午橋風送柳陰斜頭髮久與  
我冠遠囊涖應無濁酒餘策杖龍頭羣豕犢班  
荆林下話桑麻東陵自古饒名隱譜入烟霞第  
一家

徐

柯

賈時東漢老江南山人

白紵詞三首

揚朱脣激玉齒驚迴鳳舉爲君起哀絲悲管聲

遺民詩一

四五

相倚體如輕風拂淥水月落雕梁燭影微霜露  
繡幙爐烟霽永夜迢迢客忘歸吳歌白紵世所  
稀

吳刀剪穀散雲霞明璫翠帶紛交加美人服之  
艷春華停軀欽缺思無涯思無涯動若神揚蛾  
送笑誰目成白玉牀前橫自陳

玉壺礫枕赤瑤危紅妝翠裏素手持千觴萬酌  
君莫辭聽吾前歌白紵詞盛年一去如流電佳  
期遲暮歲將晏及時秉燭夜申旦莫令不樂心  
煩亂

東飛伯勞歌爲任較書兼柬沈推官劉  
進士

映水山雞照鏡鸞玉清萼綠追新歡誰家妖姬  
倚錦瑟調弦撥柱歌昔昔玉壺礫枕赤瑤危珠  
槃金環紫綺衣年時三十六逞華艷粉光衫色隨  
時變紅臉當春不自持可憐絕世更誰知

張

蓋覆與永平人

贈申涵光

草澤賢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卽公車我甘漁父  
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

沈

壽客

遺民詩十  
無謀故城人

四六

金陵詩

淮南作客逢春雨破帽疲驢幾日程六合城邊  
呼舴艋綠陰相送到南京

洞庭句者

居洞庭山

絕句

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脚踏萬  
方雲

有形皆是假無象孰爲真暗到無生地梅花滿  
四鄰

汪 風 再見

遺詩

水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

盧

生 敬庵江南泰州人

南屏

繞湖山疊疊樹密是南屏近見千重翠遙浮一點青疎鐘常拂水高塔不鳴鈴最愛斜陽下扁舟沙岸停

朱

祐 叔子江南丹徒人

遺詩

四七

贈張詩石雪巢

不見張衡三十載相逢邗水顏俱改自領茆茨曰雪巢贈詩行卷若牛腰堂上老親年已耄掌中稚子齡方妙從來志士無石儲乞米有詩兼有圖維揚販負多大賈先生閉門羞噲伍葉黎不羨五侯鯖擁書自比南面城好我一樽同刻燭荆卿且和漸離筑悠悠世事總浮雲別君何處窮途哭

周茂蘭

子佩蘇州人係忠介公諱順昌長子

追和采芝歌

薄言采芝于彼澗東苟免折軀委心持窮  
薄言采芝深入于嵩聊以實腹可做三公  
燁燁紫芝草中之靈黃皇不作深谷潛形  
燁燁紫芝植物之瑞哀哀濁世如何獻媚  
山有芝亦可採也荆棘載途何可掃也不可掃也吾何歸也

黃孝于端木尋兩親于滇中迎歸故里  
端木稱純孝忘身歷百蠻尋親涉海棄子別  
吳山暮宿于戈裏朝遊烽火間故鄉非作夢驚  
喜淚潛潛

遺詩

四七

孝思神鬼格萬里不愁長渡人蛟龍隱登山虎  
豹藏未來白鹽井先到碧雞坊十載言離別明  
朝又束裝

王五癡積制錢為佛像五軀送供虎丘

禪院

姑蘇城中王五癡心藏妙義人不知大明錢法  
將改革千貫萬貫徐收之或謂王子實謀利計  
筭必及銖與緡豈其骸髒存胸次恭成法相係  
所思法相滿月真微鈔光瑩潔淨如琉璃非一  
非三列為五海湧峰頭儼在茲天女天花散若

雨鶴澗永作青蓮池

周夢卹

貞孝苦蕪湖廣江夏人

喜寇白門較書南還

萬苦千辛出帝畿  
河水燕雪少人知  
臨風一道烏蠻髻  
直似三更魏博時

京師校書  
馬上賦還

沈壽民

江上行

岷峨之水流吳越  
倒海淵淪不可測  
若無竅木剝作舟  
咫尺江天限南北  
分爭幾歎嗟玩弄  
神物非一家龍馳  
虎驟真人出手挽  
經綸分

遠民詩一

四元

亂麻聖子神孫如  
鱗次功臣良相開  
甲第繇來稼穡足  
艱難到處絃歌稱  
富麗我生不及全  
盛時攘攘攫槍天  
步危屠城掠邑義  
士死日月無光天  
地悲此行不爲飢  
所驅亦不爲寒所  
逐天涯鴻雁久離  
群把臂滄波盡一  
哭一哭還一哭淚  
枯血盡眼光綠河  
山偌大不開顏曾  
無寸土容吾足商  
之彭咸楚屈原已  
經歷葬江魚腹後  
來作者皆吾儕高  
名今節行相續竊  
聞玄冥馬銜神靈  
炳奕聰明正直而  
好賢衣人鮫綃食  
人龍肝或論道而  
經邦或講武而籌  
邊既虛已而前

席亦長跪而承顏  
吾將引二大夫爲  
同調與諸子而周  
旋徘徊若木朝翔  
虞淵玄武後扈朱  
鳥前騫既清晏以  
自娛樂松喬之長  
年嗚呼舌焚履穿  
徒自勤偏側人世  
難久淹

閔鼎

渭塘江南耕人

葦廬

葦我敝廬託我微  
軀神遊八極日月  
在壺攸廬葦之微  
軀託之六合內外  
誰則分之

南都

南都南都瞻望何  
所鍾陽王氣伐薪  
刈楚自傷

遠民詩一

三

其元訴帝難語人  
謀弗臧離離彼黍

南都南都維鼎一  
足風火背馳空實  
其腹雖爲破釜戴  
尚可熟忽然不顧  
永終天祿

山中

掬我流泉坐我白  
石山中之人駒難  
過隙鳥鳴不識花  
開不知山中之人  
何慮何思谿深雪  
積石斷泉流山中  
之人神與天遊

自警

洪鈞陶物人秉厥  
靈浩氣鼓動維養  
有成嗟予小子德  
性未明優游歲月  
實忝所生

先民遺矩示我天則一念弗誠云胡崇德秉質  
爲人須臻聖域循序致精曰予勉力  
凡我生民厥志弗立終焉無成老矣何及念茲  
在茲義不容辭旣曰體仁擴充自識

感興

世態已屢變風霜實飽嘗我以瘦骨支百鍊始  
見剛人受飢寒逼顏色無晶光皆由志不立早  
夜空皇皇華堂被錦繡百結無完裳誰知百年  
後貴賤兩相忘因瞻草與木朽腐志士傷  
經濟夙所尚無心事隱淪孔道畏枳棘僻處行

遺民詩十

五

負薪山中虎豹嗥馴猶不食人食人傷命少稗  
政棄萬民君子慎出處志不在一身  
舉世尚博學喜將僻事尋立言寡義蘊難宇切  
其音辭以達爲要詰曲非所欽聖道大路然小  
儒故鉤深盤庚與周誥洞見前代心新莽纂其  
文遺笑直至今

古人多躬耕貴自食其力出作入息間不徒在  
黍稷胸次但囂囂中實不可測帶索走深山行  
歌當路側意果欲何爲思之三歎息

世道有治亂吾人一以貞不能合中庸寧爲我

硜硜模稜雖弗缺秉正亦無傾丈夫立志堅末  
路求崢嶸子雲一投閣當世失芳名至今傳太  
玄何人諒其情

雨中忽動念尋還如上人

雨苦深開戶戶閒非徒然白雲壓天低一月天  
無權遠遊空有志牖下苦一編念我物外交意  
反不在禪相逢便相笑花散在風前

晤還如上人歸末有作

二月全苦雨春光白雲裏鳥聲喚不開山色青  
相倚寤寐勞我心朝朝嘗晏起出門訪高僧心

遺民詩十

五

忽淨如洗問我未生前余亦安唯唯豁然靜見  
聞舊日非所持翻悔錯用功出沒在故紙于今  
任餐眠晝夜川上水

白桃花

花開五葉與紅桃同非碧桃也

質不受天染染即沒其質所以止淡粧空諸一  
切色皎然負冰姿生艷殊掩抑性與孤清違同  
向繁華出感激謝春風丰標使至立傲然以色  
隱漁郎固不識

徐象婁

仲丙陝西榆林人

秋興

江上何年別故人臨流相憶淚沾巾  
滄桑漫問當時事湖海難容此日身  
明月空林驚木葉秋風短棹覓花津  
自憐野性耽泉壑豈有桃源可避秦

落日西風鴻雁呼只將慷慨慰心勞  
簷牙亂葉驚雙鳥海氣諸峰動六鰲  
連客清秋採薇藿將軍永夜醉葡萄  
月明吹角知何處綠髮公然長二毛

孫 臨 克咸江南桐城人

江南曲

遺民詩一

五三

春日長春水深田田荷葉南湖陰  
沙棠舟窈窕女蜚襪垂髻雜白褚  
手持莫難將雛曲蕩漾碧波照紫  
紵纖纖素手束金彊綠水傾落玉  
搔頭東風四角吹龍子札札橈聲  
送急流艇子兩漿長橋渡行行直  
上大堤路廣岸聲悲盧女弦女兒  
聞之泪如注蕩舟十里新荷香繁  
華遊客歌前塘玲瓏雜佩奏川女  
千金買笑少年郎使人借問誰家  
子終朝溪畔採蘭芷徘徊欲贈明  
月珠湖邊顧見雙鴛起三月正芳  
菲桃李枝容暉佳女歎空室倉庚  
鳴繡闌吳布雖廣潤相贈作

征衣鄰家私愛情何恨春色年年望君歸

論兵

勇能破敵不用馬計在埋伏深山下殺賊不習  
矢與弓妄言九龍之火攻嗚呼連年對壘楚豫  
秦不知設伏殺幾人露章報斬賊首數百顆且  
問多少死于火黃鬚猿臂老轅門只是張口不  
能言君不聞王平識不過十字可以倉卒治兵  
事馬服之子多讀書長平一戰爲丘墟

靈隱寺

古寺微霜欺木奴蘿封石塔老山隅  
乘風招鶴

遺民詩十

五四

湖邊放帶月馴猿洞口呼鳥定樹間驚佛磬  
泉從竹裏下僧厨客兒亭畔深深草野衲懷人夢  
有無

徐宗麟

慧菴江南江都人

辭徵

天縱深林老櫟樗驚看雲衲駐安車餐松只合  
潛鶯谷扈筵何緣求鶴書好爵豈移泉石性幽  
情偏適薜蘿居餘生得遂巢由志小艇烟蓑獨  
釣魚

吟社

世外交情逸若雲，隱淪居止出塵氛。  
依林樵舍藏春靄，隔浦漁家映夕曛。  
酒約已從花下訂，詩題還向席前分。  
唱酬盡是孤高侶，除却松風總不聞。

還山

西湖夜月聽啼猿，忽覩頭毛憶舊村。  
亂後盡將桑柘廢，歸來猶幸菊松存。  
降心吟咏詩千首，撥悶沈酣酒一鍾。  
自分紅塵今隔斷，更無俗夢繞清魂。

遺民詩目錄

卷十一

許承欽

字欽哉一字敬雪湖廣漢陽人進士官戶部主事居泰州

紀映鍾

字伯紫一字聲子號鶴上元人貢足跡遍宇內與傅山交善晚年橫濱筆墨聲名遠播

陳瑚

字言夏一字確菴福太倉人孝廉謝絕公車若書學有確菴文集

王玄度

字子發一字玄度長洲人平生放浪詩酒傲視藩鎮晚知向道曹德山翁大師于靜院修生之次玄度起曰弟子茫然求師開示適有以茶果進者師取一果啖之玄度拱而立捧而持師頗玄度曰子不

宗元豫

字子發一字玄度長洲人平生放浪詩酒傲視藩鎮晚知向道曹德山翁大師于靜院修生之次玄度起曰弟子茫然求師開示適有以茶果進者師取一果啖之玄度拱而立捧而持師頗玄度曰子不

李栢

字雲木陝西盤屋人講學拔後與兄嗣升同爲稱關中三李

魏世傑

字采士江西寧都人布衣善伯長子聞父爲

方兆曾

字沂夢一字省商歙縣人文學著味史詩

李長祚

字延初揚州興化人句容籍孝廉癸未會試案在

葉彌廣

字博之江都人貢士著書

顧苓

字云英吳縣人有塔影園詩書集錄

徐崧

字松之一字龍庵吳江人著續林集選詩特

徐士俊

字野君錢塘人

陳周

字二游清陽人

趙述先

字容庵上元人

李衛

字杜若江都人

李長盛

字傳叔句容籍興化人副榜官諸暨令隱居教校從遊者甚衆從孫麟及王壽備皆其弟子

是名

字凡夫常州武進人布衣

孫默

字梓庵休寧人布衣著留松閣詩餘歸隱黃山編素贈詩志竟未就

查士標

字二號號梅餘休寧人文學著書畫人以厚幣求者非經年累月不可得而食粟之文則屢索屢應之四方賓客

王崇謙

字咸古揚州儀人文學著書

徐開任

字咸古揚州儀人文學著書

劉開道

字咸古揚州儀人文學著書

張養重

字咸古揚州儀人文學著書

談長益

字咸古揚州儀人文學著書

趙述先

字咸古揚州儀人文學著書

八大山人

字無墨一字山史陝西華陰人著神庵稿鹿馬山人集山志論于忠肅不諱易儲及王文成致良知之學讀其公平有識者服之以博學宏詞徵不說

王弘撰

字無墨一字山史陝西華陰人著神庵稿鹿馬山人集山志論于忠肅不諱易儲及王文成致良知之學讀其公平有識者服之以博學宏詞徵不說

徐夜

字東巖原名善字長公山東新城人高風爲士林推重

吳紹奇

字汝南號雲閣安廣桐城人貢士

楊大郁

字炯伯號鹿園江寧人

王王璣

字允昌居長葛號花隱香百歲



胡虞逸

字清書  
上元人

戴易

再見

張蓋

再見

孟鼎

再見

徐增

再見

潘彥登

字維光一字去來號醉人  
著三箭齋文集三十一卷

程自玉

字公如號申持子歙縣臨河人少為名諸生遭世變隱于簞四十餘年未踐鄉門陳書樂道為文古奧不以文自鳴著魁頌書以見志又有手書數篇語極丈夫博邑人黃瑄為序而傳之

吳道配

字浩然休寧人  
隱居虞山

蕭廷珩

字聞百江都人文舉揚州郡城五方雜處士著雜詩十八卷蕭氏其冠也

遺民詩卷第十一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許承欽

欽教書湖廣漢陽人  
詩意

夏仲自

正覺寺遊佛峪遂登龍洞山絕頂六首

頂六首

靈區引逸興前期召烟侶申旦驚輕騎勝游輕  
繁暑雨餘亂峰青良風振禾黍連岡散山農越  
陌來溪女揮鋤土膏發攜筐風袂舉遠樹梁綢  
塘隔林間機杼知有上皇人松扉渺何許感此  
懷謝龍燈火夜深語

遺民詩卷第十一

行行越前隴驛驛度川梁鵲華紆左顧徑轉晴  
嵐蒼雲深鳥語寂巖迴藤絲長榛烟翳復吐荆  
花艷且香亂石啣馬蹄迴登紛鹿場高槐陰甘  
井始識龍洞莊童稚迭窺笑雞犬亦傍徨前山  
橫斷靄古洞指朝陽  
穿榛盤地軸礪戶愈蒙密繚繚九曲溝黝黝玄  
龜石栢嶺接連峰佛峪覆禪宅東厓說法臺雲  
光此布席右撫清涼頂左跨象山脊當年振靈  
音峰首皆前擲尚留楞伽疏微言照今昔至今  
殷若泉倒射龍灣碧

亭午陟禹登

龍洞亦名禹登山

磴道入虛空奧區元精合

萬古青濛濛中竅闕靈景春至孤雲通鐵壁散

蒸烟繚繞圍蛟宮龍神氣鬱勃勢欲呼雷風步

屨踐莓苔近景參差紅翠屏既翫霽三秀何玲

瓏迴望懸珠泉冷冷縹緲中

羣躋幽壑巔捫蘿遵仄徑洞口陰風生毛髮寒

欲凝賈勇隨炬入目光搖靡定仰窺旋螺頂海

濤氣盤亘蜿蜒穿西窟龍佛森猶瑩衣珠絡橫

紋波痕浮花勝當戶古先生鬼工迄未竟懸乳

落涼衫蝙蝠飛成陣

洞外削青壁縛柴立天梯斜戶通崖頂蔓穴無

端倪鱗爪潛張翕欵若攫虹蜺賁綠沓冥上始

覺萬象低緬昔鴻濛初夏后曾攀躋碑碣蝕苔

蘚靈蹟荒烟迷碧潭埋地底陰壑風淒淒俯視

蟬螭島嗟哉真醯雞

分水嶺

驅車石雄里連空橫嵐壁窈窕上孤烟磴危徑

屢折試劍一拳蹲當關匹馬窄中有暗浪喧雷

霆行履烏東徙閩溪青西驚豫章白合沓杳靄

間自古南條脊地軸起波瀾天樞限蠻貊挾嶽

千盤轉捷慢衆壑積亭扶盤古松巖綴藻光宅

靈雲怪霧來岩岩蕩肘腋仰視已墨沉俯瞰乃

紺碧寒猿時叫影哀響答山澤奇峭逼人懷語

笑爲凍咽歎息奧區尊鬼斧劈開關手不摘星

辰寧知天咫尺

茶洋

放溜日亭午僮僕入虎窟劇牙牙超人捷軀已

超越峽角轉深渦前聞恣叱咤立踞噴罡風萬

乘霆車發箭激下頽淵蒼雲屢興沒元氣覆鴻

濛巨靈起唐突老蟪不敢蟠鼓怒招倏忽跳沫

積昏晦千里縮溟渤旁崖草木偃危磴猿猱訥

晝夜見雌雷擊碎橫飛宇巨險役驚魂艱轉失

山骨箕踞愛石兄翔舞來倉卒聯絡送浮家嵌

空侍蒼萃恨不携米顛中流具袍笏

蒼岵

迴峰如陣雲散亂飛我傍化爲萬頃雪堆起英

靈岡玉花不肯結散與波臣鄉錯磨林央骨橫

據魚龍房耳角此交峙筋絡皆怒張奮怒待來

楫攢簇千鋒鋌我舟拂其肘我僕呼隄防一身

乃百心面目皆蒼黃前茅出絕技間道趨陳倉

久解撥鐙法驚帆先翱翔注壑捷走坂矯若乘  
驢驕天風夾兩翼浩浩凌大荒羽化生水底何  
公求仙方寄語謝自然早歸同徜徉

石竺山

層陵起珂雪離石聳欲落上隱波濤痕旁銜鈴  
蛸殼坐想洪荒初神禹未開鑿汎濫沒巖阿雲  
巢棲海若靈區與世疎真仙此盤礴洞壑赴曲  
蛇壁影留孤鶴冉冉紅霧來花姑闔大藥丹光  
繞突奧琴心殷寥廓續子何時回極望但高閣  
危棧壓寒空老樹疑相搏身交七覺中迴溪迳

遺民詩二

四

行脚幽束入良辰形神雙寂寞自愧道因循無  
救時衰薄惟應負笈省逍遙候銀角

呂梁洪

洪長七里其境即古鹿門有懸水村

往讀莊生雜石篇呂梁懸水三十仞鼉鼉魚鼉  
不得上彷彿牛羊登峻嶺宋公曾此會衣冠碣  
礫甲卒凌秋隼襟喉虎踞劍鋒張泗上諸侯盡  
蛙黽復聞飛輓越長津兩岸搓牙橫鐵縷進十  
退尺百夫爭失勢存亡寄俄頃我行遙眺古雍  
門蕭條故里但荒村怪石稜稜河腹怒別風颯  
颯山容昏石華朱英寒霧湧瑤琤翠葆哀壑奔

聲吼喧厓方七里是中真有蛟螭蹲當時漕粟  
罹端悍孟門砥柱那可論鑿石贊岸敵崩當洪  
崖綠繞蒼山根至今河伯怒未已望洋擊楫愁  
攀援乃知天工存地險千里一曲當藩垣安得  
鑿空問博望更從星宿探崑崙

過李家口

觸熱懷前路車塵復此都棗香來野徑麥秀滿  
平蕪古道晴驅馬荒村晝聽烏千秋爭戰地斟  
酌戍樓孤

次南陽

遺民詩二

五

南陽湖水涸運道阻黃河夾岸飛塵速沿村策  
蹇多空陂生荇藻汴澤徒鼉鼉不意三川事吾  
生屢見過

過蔣家河

河橋流水急躍馬度前村十里禽交語千行樹  
繞門虛簷垂棗栗大澤散雞豚應有幽人在心  
期擬細論

續嶺

繡嶺俯離宮蒼蒼一徑通雲生虛壁下僧語半  
天中漢瓦蹲仙鹿唐碑抱古桐崖邊橫積翠尚

帶美人虹

雪後遊華嶽至娑羅坪

雪徑石稜稜連峰着屐登傾崖懸素筋瀑水啗  
枯藤霧隱公超市天迷玉井水東雲封谷口意  
氣獨飛騰

晴川閣眺望

大別山頭水滔滔日夜流三湘連粵徵九派下  
吳洲霧失桃花廟雲歸黃鶴樓古今餘感慨塵  
戰憶曹劉

上虞山絕頂清風亭

遺長詩十

六

振衣臨倒影飛步望滄溟市玄雲合鮫人古  
霧腥怒濤驅地軸陰火亂天星惟有蜉蝣島蒸  
烟不斷青

琉璃河

琉璃河上水鳴咽帶龍沙龍灌垂芒黍畦滋抱  
蔓瓜狀流摧古墓烽埃斷漁家磨洗前朝事蒼  
茫望翠華

白溝河

遼宋曾戎馬風烟十六州河聲寒組練朔氣老  
檀裘斷餉憂英主催軍失故侯良平持廟筭誰

定割鴻溝

德州渡浮梁

古驛紆山左長川抱海西土風兼漢魏河勢割  
燕齊鹿角關前樹平原嶺外雞轉漕疲萬里兩  
雪看輪蹄

界河驛

瀾澤津梁遠見山霧靄升河聲吞鉅野地勢抱  
蘭陵柳蓬科轉桃花水利興比來萑苻盛控  
制累郅滕

南沙河

逕轉沙河出懸車斷岸間亂流嘶渡馬飛蓋過  
前山野店雞聲苦深林獵騎還回看鳴咽水迢  
遞尚潺湲

宿遷縣登舟喜風

小舛開冥漲虛舟泛太空祭神方打鼓放溜卽  
推篷危坐官艙外高吟濁浪中身偕飛鳥渡疑  
在五雲東

弘濟寺觀音閣

紺宇臨虛壁滄波入遠天江聲朝古佛閣勢接  
飛仙鏡吹憑欄外舳舳鼓櫂前蘆花紛鷺羽故

故舞寒烟

雨霽出涉邑南關眺望

沙陽雨過四山青萬壑雲烟盪杳冥禾黍苗生  
眠鹿若波濤聲撼畫鳥亭大行草木孤村擁遼  
水魚龍大澤腥徙倚津干迷野望自憐身世似  
飄萍

錢塘江觀潮

驚濤直上海門西欲捲青冥裂會稽銀漢倒流  
烏鵲迴雪山飛壓鳳凰低靈旗百萬驅雷鼓彊  
弩三千試水犀霸氣至今消不盡素車白馬駕

虹蜺

上望海亭

在卧龍山巔  
今僅存其址

蠟屐岩堯上古草東瀛渺渺氣冥冥一泓自瀉  
波濤白萬點微涵島嶼青積水空濛朝霽壑亂  
山迴合擁雲屏清風浮動寬車影待喚紅鸞振

羽翎

古寺

偶欵松關到雀籬苔花蝕盡至元碑齋壇晝開  
陰雲合夜壑風開鬼火吹或見虎倭驅部落時  
聞焚妓舞軒墀萬方凋悴威光滅徙倚仁祠黯

自悲

薄暮望徐州諸山

日在西山第五峰斷雲奔樹護山容巖邊積氣  
知巢鶴洞口餘寒應伏龍指顧中原橫要害紆  
迴大澤鎖隄封獨憐戲馬臺邊水不爲彭城莫  
鼓鐘

宿坂留口

荒祠暮鼓報黃昏野店收帘半掩門海口月生  
潮欲上津頭風起水初渾幽知宿鷺拳空渚靜  
聽冥鴻度遠村便當山居人事絕誅茅釀黍卽

東屯

宿天津夜分大風

鯉魚風起作嚴寒吹枕翻空帳被單此夜鮫人  
增涕淚異時龍伯盛衣冠怒濤應打天妃廟決  
口還衝無祀壇遙聽隔河頻野哭蓬船暗起帶  
愁看

泊楊柳青夜立廣野中

沙村柝響肅嚴更上將星昏野將明無數光芒  
臨水動有時陰火送潮生枯楊暗嘯黎丘鬼短  
劍誰銷護澤兵搔首踟躕懷往昔何人投憤環

長城

風行至南陽湖

寒飈作意送征航，蘆荻森森叫鷓鴣。  
遶斷隴連空野水入，洪荒蒲帆橫側沿汀出茅。  
舍參差隔浦藏，百里魚蝦都會地。土風應自賤  
農桑。

次梁王城陽平州

一丘突兀草萋萋，競指荒垣沒舊題。  
秦歲月隄封曾是漢山谿，故宮禾黍寒刁斗野。  
麓荆榛斷鼓聲四壘，健兒今銳甚眼前龜鑒在。

膠西

時膠州兵變

秋日登晴川閣

飛閣凌虛抱漢城，危磯絕壁枕江聲。  
蛟龍舞雲樹參差，鴈鷺橫鐵鎖穴深垂斷纜桃。  
花祠廢冷銀箏洪濤噴薄無今古，尚似英雄氣未平。

黃鶴樓望大江

大澤風高更倚欄，江山如畫帶愁看。  
烽烟直北枕滄溟，海氣寒廟社有時歸草昧乾。  
坤何處不波瀾，徘徊試取柯亭笛吹落梅花滿。

玉壇

由來鶴橋登樓觀釣突泉

薰風送客度虹橋，直上丹樓倚碧霄。  
看玉練方塘洶湧聽星潮，橫飛子樹衝波起倒。  
噴三花作雨飄，應有潛蛟吹地鎖齊烟九點寄扶搖。

檻外金沙玉簪繁，誰開海眼任瀾翻。  
來王屋直走三河貫濟源，嫋嫋竹聲鳴隔院。  
翩翻鶴影舞前軒，寒裳何事扶桑去暫入靈區意已驚。

回風磯

長年憎去楫，賈客怨回風。  
向東不分乾坤意，悠悠盡。

三江口

江戎分襟帶關梁，隱旌綵林饒。  
俠客白舫半新兵。

圍定堡

傍山作壘借山圍，堡子高樓鳥亂飛。  
今暫偃將軍馬上帶聲歸。

釀泉

立馬聽泉日已斜，泉聲字字咽梅花。春寒不啗遊人醉，流到城南賣酒家。

鵝兒湖

垂楊裊裊放游絲，少婦花鈿步屢遲。正是淮南櫻筍日，相邀同賽女郎祠。

紀映鍾

伯紫號曼江南江寧人  
真字雲許都

城邊路

城邊路，歌舞處，十年變為墓，十年犁為田。十年成淺渡。

渡黃河

黃河接東海，道路遠且長。白楊風蕭蕭，吹彼落日荒。孤城蘆荻中，四顧徒皇皇。病馬嘶寒烟，老烏立平岡。中歲勤于役，筋力匪故常。捨鞍復望楫，意緒如亡羊。睠矚無匹儔，觸懷多盡傷。魚鹽藏聖士，販繒亦侯王。英雄皆瓦注，感此悲浪浪。

望東瀛山

海濱有澤民，蛤蜊牆荻作屋斤。鹵汲為泉飯，蠣不待熟張網向潮頭。日夕水中宿蟹蚌，如泥沙壘臨實巨斛。瀟剝無停時，棄甲量以谷。腥風被廣野，炎氣殺草木。此獨非羣生，不為昊天鞠。峰頂

真人居，含蕊萬靈有嘉卉。攝諸山，甘乳流四麓。坐卧雲霞中，屏絕風塵熇。咫尺天人殊，龍蛇劇走陸。

月夜渡東溟

微風生南垓，榜人擊楫呼。起看天海淨，夜氣縱橫舒。魚龍寂無聲，朗月炳中樞。混茫太古接，蕩滌鬚眉俱。羣山勢奔奏，巨星倏有無。大哉天地力，送我塵梗軀。

學圃歌贈鄧孝威

我為東湖樵子學南山，山園相逢大道傍。雪涕問

勞苦，我逢冬青樹，再拜不敢斧。子有東陵瓜，屢

漬深秋雨。生事尚饑寒，吟詩坐蒿堵。

將相談兵歌題蔡懷真畫冊

相公面白美鬚眉，將軍銳頭虎豹姿。繩牀對坐，不聞語意態。環屬無支離，相公者誰？吳橋公，將軍姓名曰蔡忠。相公昔為帝藩翰，豫州建節羅英雄。將軍幕下稱乳水，受命勤王事。可紀鐵騎長安匝，數圍織羽無聲神。鬼死將軍改裝為乞兒，蕭蕭城械穿營壘。飛表絕城達九重，外內情微方從容。往來報命十餘日，相公喜色開眉峰。

睢陽自重南霽雲淮陰再拜廣武君蔡忠有功  
在社稷黃金茅土何足云一忤權貴龍在野再  
遭國難雞爲羣年過五十猛氣在王翦旣老稱  
冠軍我訪將軍齊化門將軍留我放壺樽蟹羹  
魚炙行日夕高談話昔情逾數古來將相如風  
雨當時則聞過則已崇禎天子十七年揆席頻  
翻如易履吳橋清節百世師將軍未見三遺矢  
且加餐飯我作歌將相談兵非故紙

報國寺雙松歌

落落何朝十二松兩松怪誕難爲容求之骨貌

遺民詩二

四

意已失尚想天外超忽雙雲峰白日當空集風  
雨紫氣盤蓋藏芙蓉一日一看一奇特百步之  
餘尤荒惑或言此松似石鼓水苔蝕籀缺叙股  
或言此松類神駿蘭筋決滅秋霄迅或言此松  
其太古無懷氏之民邊幅裂盡存吾真僂僂錯  
愕任笑嗔不知嵯巖與朝市類然放足三千春

秦楚阮

秦阮儒焚詩書六經在天地俱項阮卒幾十萬  
留英雄助炎漢丈夫殺人貴有氣陰謀安得思  
長世朗如皎日行中天真人自有真胸臆笑兩

君營兩阮何曾阮得當時人悽悽鬼語秋燐下  
一貳鮑魚一驢馬

偏頭關

偏頭接寧武降伏地形奇隔水收河套攢峰固  
女陣飽騰超距士佻捷射雕兒三晉資屏蔽曾  
輕十萬師

兵至

閩中舊作

重陰淒白畫天地振軍聲刁斗嚴滄海風雲拔  
大營兵儲千里餽鬼哭四郊清顛顛傭書老天  
涯任轉萍

遺民詩三

五

蜡索催殘令蚩尤卷夕曛萬金供一日六府竭  
三軍馬踏芝城碎船燒柘浦燼關門宵不閉大  
吏候江濱

糜爛方完額軍書趨借徵呼啼通比屋髡雞淨  
丘陵愛養天心嗇誅求吏牘能深山猶伏莽多  
壘不堪增

三山秋興

日暮山烟合秋高鴈路微孤村臨水出野渡過  
人稀大地歌黃鳥浮雲收白衣海門吟望遠片  
雨掠潮飛



閩王營土宇封域阻重關行省前朝殿層樓鎮  
海山池隍藏厥勝興廢亦循環眺覽情無極斜  
陽下浦灣

曹縣送陳宗來

同作兼葭客蕭然河上秋送君歸故里大火正  
西流匹馬循秦嶺離人集楚丘依依城畔柳欲  
去更淹留

鴈門關

太原城北路直與鴈門連秦月秋鳴鏑井人夜  
控弦地圖經百戰山勢鎖三邊西望銷兵久淒  
其弔阪泉

太原雨夜

井州連夜雨秋水漲汾河萬嶺交陰氣孤城俯  
白波鄉心驚簫策驛使阻盤陀霜令邊庭早清  
商入浩歌

邊城七夕雨

天末逢佳夕羈人傍五臺明河埋古塞積雨發  
秋雷白鴈雲中到黃流口外來傷心身世近霜  
雪滿頭催

漢光武生處

銅馬懸弧日昭陽滅火秋蹶與同草澤神霄自  
炎劉雪恥宗尤烈膺圖道用柔迢迢豐沛地衣  
帶接黃流

登太行絕頂

西來雲氣接崑崙匹馬登臨絕頂尊蹶起雄爲  
天下脊巋然恒作晉陽門沁流一道穿河水上  
黨孤城俯太原迴首武靈戎服地暮烟荒堡自  
朝昏

史遠公以黃山遊記見示奉答

君從湯口尋山去直入千峰與萬峰纔有路時  
三礪雪絕無人處一聲鐘雲綿忽漫藏丹竈瀑  
布長懸濺白松披寫幽奇隨意出却疑拄杖是  
蒼龍

蒼龍

送郭臯旭之大梁

吹蓬燕山風月清朱家樽酒惜離情火流七夕  
秋初到客去三河鴈有聲逆旅埽除迎郭泰監  
門慷慨問侯生此行應有梁園賦沙草萋萋繞  
故城

送吳長文出塞

憶昔相逢獲澤頭太行東阻白雲秋孤城上黨

砧初動奇士南皮轍尚留廿載再看顏色好餘  
生強半別離愁輸君結束情偏健又著黃衫跨  
紫騮

送何偶圖遊西陵

長安同看苦寒月忽作天南萬里行全楚軍書  
聞罷戰西陵巖石受題名表宏草檄才無敵王  
桀依人意未平知爾有懷向三峽不堪更聽暮  
猿聲

送古古還沛

不爲蹈海不封留剩水殘山躡屨游自此虞翻  
思弔客誰從唐舉問方州有年載輟詩中史無  
屋將牽岸上舟破硯團樓生事了蕭蕭春雨碧  
湖頭

古古貽贈三詩次答

魚服羊裘兩不猜倬雲日傍讀書臺山川錦里  
題橋徧門巷糟丘荷鉦來鶴愛引經能久眎龍  
稱無首是真才一庭積素同埋照遙對垂楊覆  
水隈

登報恩寺浮屠

塵濫剛風鳥度艱雲雷只在半中間前王不烈

方神鼎古佛幽燈照鐵山門戶洞開秋鐸曉晶  
靈游戲夜珠還流沙萬里車書絕獨有神光舞  
百靈

次韻贈鄧孝威

荒途渺渺友聲求文舉曾知有豫州屠狗可憐  
長結客爛羊終日聽封侯如銜石關難爲語屢  
卸金貂不破愁六代風流誰可續好吹鐵笛到  
江頭

真定大悲菩薩高七十三尺稽首頌之

欲向乾坤問典型碩人西竺美難形陰陽作炭  
無鑪鑄定慧爲光掩日星漳水遠圖衣帶白常  
山朝接髻螺青曾聞頂首真空義廣樂釣天向  
下聽

從軍行

十六出榆關五十猶荷戈行臨李廣祠揮淚長  
悲歌  
驚沙白日昏秋雲壓城堡飛犬逐黃羊血灑荒  
原草

羌管晝淒淒牙旗風獵獵醉枕芙蓉刀懶擁桃  
花頻

九射俱穿鵠再發射雙鷄策馬傍無人獨向沙  
場笑

寓目

海風吹斷雲新月一鉤早廢堡無居人野鼠動  
秋草

被九堂夜集和送閻古古

錦帳珠懸四角平工童吹徹紫鸞笙花前酒進  
清平曲中有陽關變徵聲

過茅雕客不寐草堂

石橋流水澹溶溶爲訪高人日下春庭戶詩書

道長詩立

有真氣似曾相見郭林宗

陳

瑚 吉夏確菴江南太倉人

贈吳興公

我非陳孟公君乃吳季子千金重一諾結交有  
終始仗劍作遠遊欲爲報讐死惜哉不遇時長  
歎歸故里其事雖不成其名滿人耳

昔年良宴會乃在東岡坡朱華媚清池綠樹垂  
修蘿酒酣雙耳熱四座起高歌別來忽如雨歲  
月傷人多逝水無迴瀾落花難上柯明燈照孤  
影短鬢空婆娑

擬邀文介石住尉遲廟

寒風獵獵送斜暉雪滿頭顱淚滿衣六詔山川  
歸夢遠三湘烽火客程非吟殘丹葉空留恨讀  
遍青鳥未療飢我有寒潭依古廟不妨老此竟  
忘歸

春日

春上清溪水復開山村烟景若爲催枝頭有鳥  
窺虛牖門外無人掃落梅餉米一囊衝雪去市  
魚孤棹帶花回久知學道能忘世只恐猶添萬  
恨來

道長詩立

次韻孫子長歲莫雜述十首 選一

無錢煮澀笑空簾木葉同干病骨輕白水未通  
千里夢青山徒負十年情故侯甲第荒苔遍義  
士沙場宿草生短劍賣來還買犢鹿門判得老  
躬耕

次韻劉文成夏日雜興四首 選三

綠波渺渺暗荒郊日與忘情草木交蘆葉一灣  
圍鷺宅蓮花千歲老龜巢移牀就樹雲爲枕倚  
竹懷人月滿梢不用勞勞叩詹尹十年前已決  
誅茆

采蓮新社傲天池物外同心學道宜止酒久懸  
根矩介盜牛差畏彥方知一潭雲淨波生處十  
里香來月上時我欲忘眠客忘去幾回潦倒碧  
筒絲

扶疎薜荔當籬垣颼母風吹雨打門碧浪似雲  
翻白晝青燈如夢照黃昏兵戈未定書巢破烟  
火才通土銼存今日落花誰作主却令銷盡黯  
然魂

襄陽道中

水綠沙明古大堤漸漸麥秀草萋萋斜風虎踞

襄陽道中

志

中林石密雨後號夾路泥入市盡驚紅叱撥攔  
街誰唱白銅鞮漢濱日暮無游女鼓角聲中氣  
慘淒

揚州感興

亂餘無夢度維揚此日重遊淚數行鼓角一城  
空鳥雀風沙千隊散牛羊笙歌院落橫樵徑燈  
火樓臺作戰場蕭瑟祇應前代柳聲眉含怨倚  
斜陽

獻寇破武昌令數十人昇乘輿與楚王  
而投諸江城二十萬戶其屠戮不

盡者皆驅而沈之

楚王宮殿化為塵龍種銷殘問水濱豈是膠舟  
沈共主却同魚腹葬騷人竹斑重染湘娥淚鵲  
血長啼望帝春見說從君十萬戶夜深風雨哭  
青燐

李映碧廷尉遺地圖仍用前奉懷韻

圖書山川感慨多邊陲風景近如何入關無復  
蕭丞相聚米空思馬伏波兩界一江橫似線九  
州五嶽小于螺錯疑留守魂歸夜風雨聲聲喚  
渡河

通暉樓詩為松陵沈建芳作

志

危樓百尺五湖東亂後天涯極目同宛馬曉嘶  
芳草路杜鵑春恨落花風有無人物菰蘆裏多  
少山川鼓角中解道仲宣工作賦愁來閒倚夕  
陽紅

同虹友遜兒夜話用放翁初冬韻

疎幕迴飈動月光皎于白日冷于霜蕉吹敗葉  
頻疑雨菊倚寒枝尚抱香愁聽亂離烽火逼細  
論人物酒杯長桐江釣客吳門尉不過真人髮  
已黃

山中喜遇昭法飲我以酒卽席漫賦

一夜寒香萬樹開相逢花下且銜杯窮途兄弟  
難成醉故國風烟易入哀雪滿山中蘇武窖月  
明江上謝朓臺寸心不盡斜陽晚溼遍青衫首  
重回

贈徐次洲

山色花香併一樓潺潺清澗到門流尚平已謝  
塵中累次洲五子六孫年  
未四十婚嫁已了陶峴宜爲物外遊夜雨遠

聞鄰寺磬春星光照故人裘與昭法交  
稱莫逆宅年高士  
重書傳好寄青芝徐次洲

所見

萬戶千門一炬焦燕棲林木雨蕭蕭藏春草暗  
先生塢丁卯烟寒刺史橋古寺啼鳥新鬼哭空  
城走馬健兒驕舞雞擊楫都成夢搔首江頭看  
落潮

千人石

盤龍墮馬蹴香塵戴酒判花坐月頻春去秋來  
一片石朱顏看作白頭人

王玄度

草萊江南歙縣人

平山堂看荷花

雲水無消歇平堤尚芰荷棹歌隨意注鳥語不  
能多山遠迷秦望天低近汨羅老僧如舊燕補  
屋又來過

入巖關

天險因時設居然百二同六師方出牧一旅謾  
言功草木愁烟裏車徒楚雨中茫茫孤戍意不  
敢泣途窮

閒中咏菊和遠菴禪師韻

仙掌峰前盡布金不煩籬畔逼追尋自從一出

桃源後碧嶠澄溪九曲心武夷諸峰秋  
未菊花零滿

宗元豫

子發江南江都籍興化人  
澤畔吟

遊齊山

羈客苦塵鞅繁憂紛然集振衣事遊覽逸侶欣  
相值攜手出城關逍遙越阡陌雙樹啟禪扉曠  
焉快心目遠檻千頃波浩渺浸天碧羈影落寒  
空澹澹與波沒亭臺散若綺榆柳紛如織旣窮  
臨水興復命尋山屐阜鬱望若近遙遙邈難卽  
微茫披荆榛藉草復屢息崎嶇造峰頂悠然出  
塵域仰觀層雲與俯臨萬象逼楓林半欲丹湖  
光遠逾白精舍倚山開蒼蒼一徑入空谷靜無

語然燈晝常寂者若汲新澗蔭松慰古石機忘  
魚鳥親慮澹物我適愉悅不知疲嘯歌竟日夕

憶昔行寄陳確菴

憶昔君爲廣陵客邂逅論交稱莫逆尊酒相要  
藉草遊河山俯仰傷今昔君方行李客他鄉子  
也扁舟辭故國常開卷快想精神每從梁月疑  
顏色江天搔首路漫漫欲往從之阻且難南鴻  
北鴈紛來往聊題短牘勸加餐聞君書劍下荆  
州鄂渚風烟亂素秋仲宜重見登樓作賈誼還  
添弔屈愁蕭皇龍飛走楚甸佳氣葱葱五雲見

遺民詩二

三二

天子南巡歌大風羣公玉帛趨行殿御道當年  
警蹕嚴紫禁重來芳草通風光仍似舊人物已  
疑非到處登臨腸欲斷每逢戎馬淚沾衣遊子  
思親返故鄉承歡彩服侍高堂白白江魚供夕  
饌翩翩詞賦滿歸囊嗟予搖落掩柴扉三徑蓬  
蒿賓從稀若問春來何所作日暮荒郊採蕨薇

七夕集曉榭

逃暑偏宜竹觀雲更有臺雙星天上會二妙日  
南來閣中二露逼楓林老涼催菊藥開白頭甘杞  
拙那望鵲橋迴

吳子樓北遊

留君不可住惜別強登樓雲上征鴻動淮南落  
木秋烟消野水闊日照亂峰稠想到燕山後應  
添弔古愁

早春送李季子南遊

十里征帆繫柳陰一尊高閣共披襟雲山正好  
來新句春月初明別故林去路清風聽畫角懷  
人永夜奏瑤琴江南別日梅花放珍重歸鴻寄  
好音

李

栢字雲木陝西藍屋人

卓烈婦

前指揮卓與妻錢氏乙酉揚州郡城陷先  
一日投水死從死者長幼七八人哀而賦之

黑雲壓城城欲摧北風吹折瓊花飛揚州乙酉  
遭屠戮卓氏貞魂至今哭將軍已降丞相死一  
家八口齊赴水池中土作殷紅色血漬波痕轉  
逾碧何時流恨到東海門外長江終不改

魏世傑

與士江西永都人  
孝子

偶興

獨立清風過蒼崖百丈懸長林帶落日高柳動  
晴川山鳥如相識巖花已不言歸來懸木榻小  
月滿前川

山閣贈涂雲石

直到翠微住山樓日日陰桃花天半落春樹兩  
中深兩夜分寒榻三年共此心與君還幾日攜  
手下高岑時得與雲石同過新城

庚子三月兩夜同家叔父就楊興穆話

淨土禪寺止宿

襟袂同蕭寺清談鄙竹林已爲當世寶無異入  
山深春雨鳴塘水寒燈照客心居鄰荷蕢者擊  
磬有知音

宿金精洞

丹壁髮垂青千年長不櫛海棠石上花風落亂  
如雪

方兆曾 沂夢有齊江南餘縣人

大宛馬

漢武帝命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宛  
取善馬發兵六萬人還者止萬餘焉  
大宛馬產自西北道生不食漢家邊塞草脫馬  
驕嘶其迹如掃流沙萬里漫漫浩浩不知誰使  
者進言善馬乃在貳師城天子聞之而甘心前  
遣壯士持金以行宛不肯與即興甲兵道遠多

乏食士卒饑以還天子使使遮入玉門關毋令

外國輕漢馬不得至師不得班更大發邊以求

善馬師六萬人臨其城下宛人而大懼遂誅王

母寡母寡宛王名因獻其牝牡惟漢取舍蒲萄首指離

宮別觀秋當熟時紛紛苑囿皆駛騁天子臨軒

親指麾念不忍駕鼓車獨乘千里又無所之惟

有嗟歎稱絕奇馬未至人莫歸馬將至人已稀

人死沙漠馬來中國

長平坑

白起爲秦將坑殺趙降卒四十萬人

長平詩

于長平止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計

起生平所誅不下百萬真忍人哉

趙人新困長平中角聲無力吹寒風秦人四繞

長平下叶強弩穿營晝如雨秦軍日盛趙益乏

糧道重遮山路狹裹劍突陣餒難支土竈添薪

煮生甲投戈乞命還紛紛不知中有武安君將

軍白眼舊已聞刈人刈草殊不分寒沙千尺秋

原濕一時降卒坑俱入陰霧號風不見天冤魂

夜抱弓刀泣嗚呼廉頗已代趙括來論兵太易

誠可摧殺身取敗括則已一舉屠之忍哉起威

賜門外料誰怨引頸猶嫌劍鋒鈍生前數孽應自知不獨長平四十萬

國士歎

譏豫讓也讓初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能死反欲爲智氏報讐此匹夫之所羞寧義士乎

嗟君昔事范中行冷眼坐見中行亡今君又事智伯氏慷慨甘爲智伯死人臣死義不死恩衆人國士何當論捐軀必用酬厚遇草茅何事招忠魂持衣三躍劍空擊漆身吞炭爲誰賊地下

讀長詩上

三

羞逢舊主人賴得相看不相識

李長祥

送初江南興化人勾笠篇

封嶺上人奉母居山致書友人乞詩爲

壽

伊蒲同菽水清淨奉慈親白髮舒真果青山得隱人珠從七歲獻花見百年春忠孝難全事爲僧備一身

竹西歌吹詞

竹西南畔是山光松柏青肯似北邙草沒荒丘丘下骨昔年亭上奏笙簫

葉彌廣

博之江南江都人

雨中清明

昨宵氣暖疑蒸雨況是清明豈易晴風俗久虛傳火事郊原又負踏青行酒家花底誰開簾舟子堤頭自聽鶯縱使遊人難出郭也教歌吹滿蕪城

顧

苓

云美江南吳縣人  
峇影園稿

三月晦日過鄰家見牡丹花盡落有感  
題壁

經旬不出戶春去杳無迹偶爾造山家紅香坐

讀長詩上

三

狼籍端然國色艷委棄風雨夕空餘蝴蝶飛徒見莓苔積始知春易盡韶光真過客悠悠會百年白髮誰憐惜

徐

崧

松之隱者江南吳江人  
鍾林集選掛屋百城烟水

橫雲山訪適本開士不值題寄甯壁

倚棹秋林下青山一片橫入門驚壁立隔澗少人行松竹交加綠烟雲斷續生奇峰能引我不必有逢迎

冬

時新開尚  
未雪開

久患吳淞塞新開故道通岸高莖帶日波冷碧



隨風荇藻生舟底鳬鷺入鏡中具區從此注安得濛垂虹

同周青士過海寧訪許潛飛因留宿眞相寺

村居方卜築盡醉復同遊竹裏僧歸寺天涯客上樓鴈飛秋水落鐘響夕陽收相識憑玄度揮燈一榻幽

吳門過曾庭開有懷潘江如

聲名知益盛問訊孰爲通念載存亡異無家遠近同樹疎寒野白雲盡曉天紅猶憶題詩處京

江似夢中

徐士俊 野君浙江錢塘人

采蓮曲

南風語我蓮房起姊妹心情入芳水買得溪頭擘槳船儂橫一寸波姊露雙行纒順風吹去芙蓉烟下有淥水清且連紅裙短袖何嫣然越溪女兒花底眠寶釵翠滑墮深淵風鬟最若絲牽荷葉覆人避嬌顏采蓮采蓮風景好見家真便迴船早十里沿溪恣幽討水珮無聲沉瑪瑙江南采蓮江北剝棗蓮正開棗未熟翡翠鷄鶩

相對浴爲儂翻作采蓮曲

陳周 二遊江南游蜀人

宿張漢畝齋中

不問春城處處花求書三篋到君家癡名未穩床頭易半采如瞻天半霞敢爲他山原有約其如白璧竟無瑕頻驚世事難搔首好付清談共月華

趙述先 容華江南上元人

無題

鵬飛萬里去回顧江山小誰知天外人猶歎籠

中鳥

李衡

杜若江南江都人

初伏同諸子訪舉叟卽事

無鄰江上寺來與故人期暑退因山雨開來有墨池摘瓜充客饌牽棘補園籬竟日此中趣都歸一局棋

李長盛

傳叔句容籍興化人

過史公墓

途過丞相墓再拜想儀型正氣經天地孤忠貫日星野人常墮淚國史有遺馨千載蕪城下森

春松栢青

是

名 凡夫江南常州人

夜飲鄰家樓頭贈蔡憲宜

不謂雖然酒共持燈前傾倒半酣時悠悠面有  
三年識落落日從今夜知星近高樓看欲動鐘  
敲野寺聽猶遲與君臭味忻初合此處傍人未  
許窺

孫

默 無言符奔江南休寧人  
留松關詩

白鹿泉

探泉緣古逕破壁牒僧寮亂草香空澗孤梅倒

遺集詩工

五言

石橋臨流延落日倚杖看青霄歸路渾忘却翻  
因羨寂寞

寄梁公秋

遂作經年別何繇見所思射湖門外遠秋柳月  
中垂萬井苔荒日孤城鬼哭時鴈南應有寄聊  
以慰調飢

舟泊富春

乍分吳越路風雨泊江門城背青帘出山容白  
浪昏野烟紛草樹人語亂雞豚垂釣今何在星  
文照旅魂

寄懷梁公秋

何處秋聲到草廬一庭落月渺愁予風塵孫楚  
難爲客杵臼梁鴻好著書盡室南遊終汗漫側  
身北望總丘墟乾坤去住渾無定且向湖濱學  
釣魚

查士標

二瞻梅墅江南休寧人

雪後同方寶臣張諧石遊北固

僻性從來厭市闌投閒山寺歲將殘一時霽色  
千峰曉萬里寒江兩眼寬

同諧石登金山妙高臺

遺集詩工

五言

十年來往金山寺覽勝時時到上頭月滿孤臺  
天不夜風吹古樹候常秋

王崇謙

咸吉江南休寧人

古松

不借春爲色孤惟與鶴羣虬潛臨水見簾發自  
天聞撫爾忘斑鬢同子卧白雲前山看衆木秋  
至落紛紛

徐開任

再見

詠史三十首 選八

吾愛張處虛卓犖有深見時危不應辟誰知非

獨善帶素說張溫掉舌如流宦官豎得早除寧  
召羌戎變一人計不行遂使羣雄戰誤國有餘  
辜殺身何足怨

陸賈善因時神閒識亦慎樂生似韜光獻策非  
媒進誅呂不居功安劉無後釁置身將相間安  
危可靜鎮天下有心人社稷彈指定堪笑樓君  
卿侯鯖徒自潤

李勣斗筭人承旨立武壘淫祀既司晨唐室遂  
不造幸有蓋愆孫昌義告九廟云何魏元忠不  
思匡復報黨逆屠忠良城媚轉克暴偉哉頻陰

侯連齊策誠要

通長詩上

三

徐市避秦虛駕言泛仙槎樓船載童女浮海以  
爲家蜃臺起都邑鮫室藝桑麻何必黃金闕始  
爲世主誇一去渤海中千載隔塵沙翻笑商山  
叟無計作生涯

春秋明大義處變各有則天王書出居諸侯死  
社稷玄宗避燕寇西蜀且駐蹕前星克幹蠱舊  
物竟不失靖康不知權舉族淪異域空令百世  
下痛恨于謀國

李廣飛將軍小忿誅醉尉是知功不成不獨殺

降累淮陰誠國士辱已得無伎安國亦長者卒  
善遇獄吏度量固相縣有容乃爲貴

漢廷有遺直淮南寢反謀蜀主相卧龍懿蒙巾  
惆羞國勢無強弱得賢重山丘可憐宋文帝竟  
殺檀江州長城忍自壞六郡遠處劉至今過建  
業愁聽白符鳩

丈夫何所貴所貴在堅忍一爲俗情牽聲名從  
此隕馬融辭鄧氏始志亦寧靜過因不自持終  
以豪侈逞盧植侍其旁目中已灰冷卒抗董卓  
威節與天壤炳視彼草素人未可同車並聲色

能移情何況兵在頸

通長詩上

三

送仲兄司理邵陵

麥秋四月南風起送兄迢迢渡淡水此地新經  
烽火來萬井蕭條生荆杞憶昔邵陵全盛時桐  
封愛子萬年枝宮中爭唱銅鞮曲陌上時吟估  
客詞一朝物換人亦改岷王宮闕無復在北渚  
新愁落照中蒼梧舊恨秋雲外執手相看杯酒  
前離魂嘗傍洞庭船驚猿帶雨啼寒夜征馬追  
風踏暮天丈夫不灑離別淚天涯知己若同氣  
此行莫負桃源心洞中雞犬與時異

劉道開 再見

白帝城歌

白帝城古人築今人增古人築之今險不可升  
今人增之今賊來便焚噫歎歎乎人有古令  
城有古今

晴昔

晴昔干戈裏飄零剩此身一生九死客兩代六  
朝人路未通新朔歸應少舊鄰登山與字水回  
首一傷神

宿栢林驛

壽氏詩士

天

古殿臨官道淒涼落日斜山荒多虎迹驛廢少  
人家昔駐君王蹕今開野草花珍收殘瓦片製  
硯亦堪誇

華陰萬壽閣望嶽

危樓新雨過凭眺亦奇哉迭見三峰出遙知十  
丈開關收山勢斷河抱水聲來搔首茅龍客深  
慚渾俗埃

岳廟

君臣無意復興圖唾手燕雲豈廟謨才過張韓  
天若忌心同龍比主難孚金戈鐵馬公生氣綠

水青山宋舊都畫舫不須經廟下忠魂最恨是  
西湖

張養重 再見

楓嶺道中

朝行浦城野午入江山境巖霜冒蒼林旭日明  
丹嶺夾道雙厓合絕磴羣峰挺俯視不測谿森  
然毛骨凜流水瀉琴瑟幽響送清冷老松振高  
吹修竹搖寒影含梅任鳥啄殘果待猿領石氣  
著丹青谷音傳坎壈步履行復遲耳目喧適靜  
明知前路遙移情戀佳景

春懷雜詠

道書二

光

鶴鶴尚有巢一枝自安處鴻鵠志四方往來無  
定所懷才餓他鄉不如太倉鼠我貧莫汝匡何  
用此朋侶

步出城西門悵望北村柳長條昔冉冉摧折難  
獨守春色付水流盡向泥沙朽何處有黃鸝消  
此尊中酒

雨中黃大宗設蔬茗邀南菴山亭看梅

同湘草達士

新水平厓四五尺滿山春雨愁花濕水邊亭子

面迎花看花人起當牕立低垂弱柳麴塵新沉  
沉烟霧黃鸝澀茶聲暫歇雨霏微登山路仄攀  
條入驚動山間鳥雀飛踏花翻落霑僧壁

雨中重過釣臺

再訪先生欲見難空江風雨逼人寒白雲中斷  
千峰樹碧漲新添七里灘只有陰晴隨笠笠從  
無興廢到漁竿回頭前日登臨地烟滿雙臺何  
處看

登湖口城樓

山上孤城城上樓人家高住在山頭參天老樹  
千行直匝地長注萬里流石徑盤蛇披草入梨  
花飛雪亂春愁東風不阻人南去日日江邊送  
客舟

丘曙戒招同鄭掌和龔半千孫豹人陳

伯璣朱秋厓黃甫及紅橋泛舟限韻

揚州雪後夕停橈載酒紅闌廿四橋十里楊枝  
何日盡六朝山色隔江遙夢迷玉蕊花間路坐  
聽雷塘月下簫祝送瓊州舊司馬青衫愁殺可  
憐宵

姑蘇懷古

停舟閶闔與雲齊花發晴江鳥亂啼山上館娃  
宮曲折道旁烈士塚高低春風舊苑遊麋鹿夜  
雨荒臺哭水犀興廢吳儂渾不解日邀歌舞出  
城西

白鴿寨登岸至雷州

鴿寨村烟入海流登岸千里見雷州從來煙瘴  
難開眼到此乾坤欲盡頭戰後荒城屯鐵馬燒  
殘斷壁長浮丘漢尸雜處原無患滿目瘡痍實  
可憂

江上觀曙戒季貞別

潤州城外鼓聲殘流水濺濺下急灘萬里弟兄  
江上別三山花鳥淚邊看春燈何故光先短明  
月無心影自寒我亦此中離思客望鄉情倍對  
君難

晚次電白縣

簫連蠻崗愁深入南服天開電白城溪漲碧流  
新雨過山歌粉堞夕陽明客來海國迷烟瘴人  
習鼻風樂戰耕莫道此方多險惡雷州傳說又  
移兵

談長益 再見

一 椎鐵漢

鄰有椎鐵漢日夜苦不休汝歌自爲適吾恐鐵  
生愁短勿製刀劍長不爲戈矛徒琢五寸釘釘  
人棺四周椎鐵鐵有聲其聲似不平終焉沈沒  
死不得錚錚鳴

始信峯

已極衆峯變更結茲峰殊僅有數笏地小築竈  
一隅松不長於我其年十倍吾若非來鶴背能  
到此間無

趙燕先

再見

蟄雷書院

霜風一夜收天氣百萬雷霆中地中神物不藏  
功不大飢寒磨盡古英雄

八大山人

江西人

題畫

郭家敍法雲頭小董老麻皮樹上多想見時人  
解圖畫一峰還寫宋山河

王弘撰

無異山史陝西華陰人  
特海蘭屬馬山人集

病中對雨

何處可逃俗茅齋媿未能百年身是客昨夜夢

爲僧細雨休羣雀高檐敞一燈囊空無藥物不  
覺病朝增

淵明雖有子頴士已無僮不盡升沉理都歸造  
化功平疇今日事白眼古人風泥水還堪數何  
時射獵同

雨中感懷

兵火息還未蕭齋奈老何野雲高綴樹急雨暮  
翻荷病久琴書好愁深魑魅多百川東去盡誰  
與問明河

咏松

遠民詩二

望

孫楚庭前有異姿婆娑已見老虬枝他年會使  
凌霄漢祇許山中宰相知

徐夜

東觀元名元善字長公山東新城人

季夏西山

結屋此山間柿陰濃晝暑雲從巖際來向我牕  
中佇北上最高峰下瞰臨何許愛彼南澗松去  
濯清冷渚時求石上坐月下聞樵語風雨澗香  
過石田響禾黍

雪後西山卽目

抱暖驅堅徑聲連子里白練水縛地骨寒落石

林瘠睛睚歸衆曜遠明表微僻東漲水葉散風  
洲霰紋積勁草創堅立溪翎登崖卿陵壑坦殊  
貌羣峰態轉益陡巖未云青潛漸結夏石淞流  
解屢合風日爭向夕當險值歸樵登肩避塵客

岱頂遇雪

決肯天外青成石來足下靈氣迴超忽不敢言  
登假世界尚昏蒙山水何爲者最高猶雨雪凌  
晨自飛灑

枯桐引

枯桐向兩泣感恩不及曙貞心不可餐昨夜鳳

遺民詩二

四

皇去秋風爲誰來落葉無尋處獨有變下聲一  
獲中郎譽

秋宵古意

秋風蕭蕭如有情秋月皎皎如有聲珠薄玉憂  
關鈎輕幃羅花皺軟枕橫虛空無人影獨驚欲  
眠不眠嗟未平輓轡井上雙桐生有意其中不  
可明

九日得顧寧人書約遊黃山

故國千年恨他鄉九日心山陵餘涕淚風雨罷  
登臨異縣傳書遠經時怨別深陶潛籬下意誰

復繼高吟

生放鶴亭

巋然一壘水迴環想見高風物外閑墓上梅開  
春又老亭邊鶴去客空還書無禪草逢當世祠  
有賢名擅此山買斷西湖皆宋土羨他生死太  
平間

富春山中弔謝皋羽

晞髮吟成未了身可憐無地著斯人生爲信國  
流離客死結嚴陵寂寞鄰疑向西臺猶慟哭思  
當南宋含酸辛我來憑弔荒山曲朱鳥魂歸若  
有神

遺民詩二

望

再題阮亭秋柳詩卷

聞道明湖集勝流相從客館似忘憂一時感遇  
垂條木千里驚逢落鴈秋詩寫白門何句好賦  
憐王粲使心惆誰人愛唱清江曲春月爲妾亦  
漫愁

阮亭好詠劉宋清  
江一曲柳千條絕句  
吳紹奇 汝甫空閑江南桐城人

移居

啼鶯出谷欲何歸壁立蕭然祇四圍一任題門  
皆鳳字誰言居巷是烏衣雪殘荒圃新蔬少火

燕貧廚敗葉稀獨有蠹魚書數卷擁爐披對送  
餘暉

楊大郁

烟伯鹿園江南江寧人

燈檠新燭

冬餘樂事十九首選七

眼明見牋新最愛風月夜竹影時蕭蕭來結幽  
人社

紙牋燈火

一燈耿青焰風雨何淒然中有無事人讀易終  
殘年

敲冰煮茶

一甌有妙悟無言雪舉舉斧冰澗谷中但聽松  
風語

曲室小飲

小人不出門自笑天地窄醉裏一長歌吾生真  
過客

斜陽看行人

役車苦未休行子疲歲晚野老立斜陽前途一  
何遠

曝背朝眠

野人苦冬寒擁褐望朝旭心死南軒中采芝徒

局促

雪泥初霽

今日晴景佳杖策前村路路逢清冷人同看梅  
花去

清明前四日同季水徙侯子山澹心靜

夫過蒙齋道院里清涼山看花竟日

金陵城裏花如海二十里中錦繡鋪寒食清明  
花下路半生行樂老頭顱

莫問蒙頭點白霜只看世事等黃梁封侯不敵  
看花福特地尋花日日忙

江山佳處總難論春在林阜賴酒尊我被春風

久留戀桃源猶有晉時村

潭上高流不可期觀邊烟樹異當時新鶯啼向  
遊人說王謝風流總不知

王玉機

許人居長葛

落梅

枝上爲冰雪沾苔卽是塵東風休得意天地已

無春

胡虞逸

潯喜江南上元人

敲冰煮茶

和久餘樂事十九首選六



煮冰如煮石，潑茶如潑乳。生香湛素甕，白鳳出吞吐。

曲室小飲

義酒集高談一斗，亦可醉名香。靜繞簾客去，即假寐。

衲僧夜話

寒夜對高僧，醉禪如醉酒。我以如是聞，不貴相擊拈。

雪打牕

清牕覺清夢，不得遂高卧。簇火煖新醅，起嗅餅。

梅坐

張水絃

乾坤還太素，寒谷律已回。撫絃動操餘，空香聞早梅。

擁爐聽高年說過去枯榮

老生見不常，善話灰寒事。大壑鼓雷琴，耳受松風寄。

倩補敝袍

廣冬餘樂事十七歌選五  
層層犯風威，便身取自適。百結記歲年，可當山中曆。

一 薄澣襦袴

潔癖具烟霞，重澣衣大布。何必熏妙香，垢淨希高素。

向椿頭火

從不因人熱，何難告爾寒。木強諸炭婦，相與慰冬殘。

護蘭

秋中已含秀，編荆拒清霜。假人動真憐，移盆就匡牀。

戴易

所見  
遺長壽二

張印宣出其大母殉節傳，示余乃李虬峰所作。因過訪之，話及徐文靖公相。

對泣下并屬其傳史相國事

人傳釣黨名，何遠事到蕪城。訪欲真爲語，梅花疑塚在。可知水火共成仁。

張益

客中送人歸鄉

雲沒青山頂，風含白岸波。離情秋更苦，歸路雨偏多。小巷臨潭水，荒林帶女蘿。附書愁不達，汝到定相過。

殷伯巖招同白面三郝元直苑西柳霍亮雅申鳧盟劉資深集飲

屢宿陶潛宅今來得數公竹斜燈影外人醉雨聲中老惜歡娛異交緣出處同病軀先就榻應怨鹿皮翁

孟

鼎

再見

裁菊

花時曾到潤州城肯罷龍沙選王英藥市携來香作雨柴關結處友爲鮑山人驢背霜全早詞客江南恨未平訊爾風姨深避却元微昨日下午

西京

送長壽二

壬子

徐

增再見

送中洲大師往廬山結茆同周千佩余

淡心賦

巖巖楚匡廬天作何大壯蘭若干百處鱗次山下上天纔一握離地足萬丈險絕豈易言變化却難狀雲霞或相依猿鳥不敢傍天花落幽戶松吹飄梵放中公儒者子妙年謝塵埃遠尋道門彥遍叩禪宗匠叅畫祖佛機空諸文字相其志在丘壑不逐時趨向選日別吾儕勇往是

所尚蓋頭一把茆隨身七尺杖境靜道易入理得形自喪縉經悟空假繕性了真妄拂衣入煙蘿飛屨度層嶂日與五老隣心眼何超曠徒令世上人矯首一長望

飛來峯

竺僧到此忽停筇曾在西乾見鶯峰香水海中流過影須彌山上發來龍天生石佛苔如髻洞有神猿臂接松風起恍疑飛欲去武林雲護萬千重

潘彥登

謝先一字去然江南歙縣人

題徽州郡六忠臣詩後并序

壬子

翰林院簡討休寧縣汪偉暨妻恭入耿氏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歙縣凌駟翰林開府休寧縣金聲太子少保副總兵歙縣方士衍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歙縣鄭爲虹徽州府司理烏程溫璜暨安人茅氏並女

放聲大哭謝臯羽百折不回文天祥正氣長伸持宇宙清風作誦肅綱常

程自玉

字公如號申持子江南歙縣人

登虞忠肅公三宿崖

三宿菴前昔合圖書生籌策似君稀偶然結伴  
捫天際不覺凌空嘆世非絕巖小亭曾壁壘環  
崖老樹舊旌旗年來聞殺長江水杓鼓何人衛  
帝畿

吳道配浩然紅面休寧人

偶成

學以文章誤愁綠酒病成水霜晨現白燈火夜  
窓明少賤真吾事孤高豈世情深心終自許期  
不須生評

初冬感懷

山寒風微獵孤館閉簾櫳野火明殘燒長天沒  
遠鴻文章新業廢兵燹故園空未解謀生事詩  
囊自不窮

身世悲貧病風塵在亂離暖多收稼早寒少授  
衣遲倦酬羞千里剛腸斷六時還餘故人夢烽  
火隔邊陲

題旅壁

古驛無人跡空村有馬嘶城東聞鷄老猶說太  
平時

蕭廷珩聞百江南江都人

雪夜宿天寧寺

雪擁禪房靜夜闌羈客星色凝雙樹白光逼一  
燈青老衲閒應卧愁人醉亦醒無聊強伏枕悲  
鴈不堪聽

過李聖壽富與史蓮菴飲

曳杖尋高士開樽喜對傾榻偏來孺子詩總繼  
淵明今日一杯酒他年萬里情古人重道義慎  
勿速浮名

與李艾山炤兄飲

遺民詩三

不隨炎處暖恰得靜時涼高竹挺常勁繁花開  
亂香酒酣風叫客詩就日沈床夜坐何知久殘  
燈續曉陽

遺民詩目錄

卷十二 附近寺堂

釋函可 字祖心一字剩人順東南嶺人韓

釋正志 號雲谷子思成進東關堂干山

釋今釋 字澹歸浙江仁和人即金堡進士官

釋圓信 字南嶺浙江寧波人住雪竇後

釋讀微 字蕭雪字南人住燕

釋弘儲 字繼起號是翁揚州通州人開法靈巖志士詩人少

釋戒顯 字顯雲號晦山太倉人住

釋正品 號說堂浙江餘杭

釋南潛 字月庵浙江烏程

釋大依 字南庵福建莆田人爲浪杖人高第住浦口

釋靜挺 字復亭浙江錢塘人住

釋常岫 字蒼林浙江黃巖

釋本儂 字建庵崑山人住

釋大健 字蒲庵六合人住金陵弘治辛若

釋函呈 號天慈廣東人住廬山

釋通復 字文可初

釋興機 字震岩山西太原人住

金陵天界寺即張無端

釋智肱 字秋庵

釋行悅 字梅谷大舍

釋弘修 字梵林山陰人

釋寂燈 字天女湖廣蕪湖陽人楚備後僧住徽真東園十

釋弘濟 字益然一字吳山歙縣人即

釋慈暉 字益然一字吳山歙縣人即

釋慈暉 字益然一字吳山歙縣人即

遺民詩二目

遺民詩卷第十二

寶香山人 卓爾堪 子任選輯

釋函可 祖心剃人廣東南海人

丁亥春將歸羅浮酬別黃仙裳次原韻  
春盡雨聲裏揚帆起曉晴路經三笑寺歸向五  
羊城末世石交重餘生瓦鉢輕悲涼無限意江  
月爲誰明

幾載秦淮側鴈歸人未歸世情休厭薄吾道自  
知非拙計還山水頑心付蕨薇重來安敢說多  
病力衰微

遺民詩三

爲某氏諸孤托鉢

見說遺經那可憑敝簾殘帙恨層層修文獨取  
多愁客乞食還餘未死僧衆口共餐朋友淚遊  
魂孤照法王燈亦知一粒須彌重卧看饑號自  
不能

弼臣病阻白門寄書並詩次答

驚傳一紙到遼陽舊國樓臺種白楊我友盡亡  
惟汝在而師更苦復予傷孤舟卧老長予月破  
衲披殘大漠霜共是異鄉生死隔西風吹淚不  
成行

釋正志 號樂庵湖廣嘉魚人即龍關元

落帽石 并小引

孟嘉所落未知何許茲類進賢衲僧  
棄之如屣故當隨地系之以詩

空山冷落一危冠敢道威儀似漢官祇爲儒家  
收不住特留當路與人看

釋今釋 澧歸浙江仁和人即金堂

和無師詩

師自韶陽還山舟中作詩示余其旨  
甚微和答之

偶然爲此役行止笑難期入夜依沙際長吟出  
峽時障深猿狖壯名在水雲疑我亦從茲悟寒  
江酌一卮

江舟風雨

疎雨層層逼曉寒絮雲如冒壓岡巒旌幢自欲  
臨危棧餅錫何由避急湍怪石拒人猶睥睨孤  
舟效我只蹒跚狂風不爲輕相阻萬法從來逆  
用難

毘陵天寧寺答贈鄧孝威

癡愛都歸清夜猿九招未許弔湘魂憑君感慨

詩中央刺我蕭條物外尊誰遠兵荒爭洞壑尚  
餘衣食累乾坤一瓢去就隨人手片葉書懷且  
杜門

人日龔芝麓鄧孝威張登子垂訪海幢  
寺奉和

勝流坐對卽空山未礙梅花笑往還風雨雜陳  
今昔夢松筠長護死生關珠川定寫何年淚玉  
竹猶分一樣斑此去相思無近遠曹溪原不隔  
人間

過韶州江口遙禮曹溪

蓮花寺二

七年前一禮曹溪太息迷塵事事非龍洞荒碑  
深沒蘚貫城殘血舊沾衣焚香曾記瞻遺蛻指  
月終煩被上機歷亂風簷原不定法堂草滿幸  
知歸

南雄陸孝山同沈融谷來遊丹霞余以

仲冬二十日自湘江方舟而行二十

二日到寺卽周海螺巖一匝而下二

十三日從錦石登舟至窰塘言別

是誰信手畫乾坤江楚風烟勢欲吞猶喜將軍  
銷劍戟尚憐長老護兒孫當關有虎惟高卧半

夜歸猿只斷魂絳構也應支劫盡與君剪燭共  
評論

荊軍石名  
長老峰名

登雙峰絕頂

靈峰奇秀鬱黃梅賢祖當年鐵杖開簇翠中藏  
龍象窟轟天雙湧妙高臺一枝石筍撐雲出萬  
里江光破浪來此日曠觀真到頂虛空背上嘯  
如雷

五老峰坐夏

五峰絕頂縛枯禪靜夏何人叩榻前忽地霧來  
山盡縞半空泉落屋如船朱曦氣散松杉圓白

蓮花寺二

日寒生洞壑天縹渺萬層塵望斷那知僧定萬

松巔

初至東林蓮社感懷

東林遺影秀層層撥盡寒苔自遠登閣迥雲生  
浮海像堂空月照渡溪僧高賢兩序冰霜古妙  
墨千碑雷電騰勝蹟如麻靈異在何人載續鴈  
門燈

釋圓信  
雪嶺浙江人

望江亭晚步

薄暮萬山紫行行踏草忙村烟翻樹色寒翠滴

衣裳孤月未成照長天若可翔雲中寶所塔隱  
隱在前塘

孟夏

我愛山頭草屋香就將茅竹構爲梁幾分月色  
通幽壑一片花陰蓋短牆林靜遙聞天籟寂夜  
深熟睡道心忘非嫌暑氣燒蒼木日日飛來雲  
補牀

訪石壁

雲淨空山餘瓦礫相傳此地有名僧兩池日月  
分今昔萬竹風霜絕愛憎聊築草堂憑古寺留

遺集詩十二

五

題石壁洗新帽秋花沒膝香衣帶爲覓殘碑第  
幾登

沈園別李不器

衰柳無烟鳥不驚橫擔竹杖問歸程雲開嶂色  
鞋根潤葉落空亭山骨清別子河橋秋已暮尋  
詩花徑雨初晴他年忽憶燈前句拂塵重論去  
住情

春日雨霽周季侯過訪

茅茨久不埽蒼苔天影春浮蔭石臺雲過樹頭  
拖綠去客尋虎迹踏青來香流花草烟中潤頭

襲芝蘭雨後開剩有一身閒若此遠山作供幾  
千堆

天目山居

簾捲春風啼曉鴉閒情無過是吾家青山箇箇  
伸頭看看我菴中吃苦茶

釋讀微 奎雲雲南人

送友之敬亭

君讀書我拍歌留君不住奈君何閒者孤雲飛  
者鳥我山我水何曾少獨憐知已是敬亭開門  
終日雙眼青安得秦王驅山鞭芙蓉一片當我

遺集詩十二

六

前君亦不須去山亦不須住竹月松風對牀語

送元白之燕

一帶燕山色常時入夢聞平生未到處今日送  
君還客路無時盡秋心不自閒塞鴻牽別思早  
已出江關

送朗壠入匡山

獨向匡廬去安禪第幾重九江黃葉寺五老白  
雲峰落日眠蒼兕飛泉下玉龍到時應爲我致  
意虎谿松

別吳中諸子

相看子無意臨岐還黯黯。回看吳苑樹，獨上秣陵船。春老還山路，江昏欲雨天。白鷗頗怪我，聚散綠波前。

甘露菴解制送恒生還山

滿堂瓢笠忽天涯，雲水茫茫去路賒。同坐那知君是客，送行番覺我無家。九秋露冷芙蓉色，一夜風吹蘆荻花。最是不堪回首處，夕陽江影片帆斜。

汰公招遊狼山登大觀樓

海上危樓壯大觀，烟波無際此憑欄。江南一水

連長詩二

七

橫衣帶天外，三山落彈丸。潮色不來風勢緊，客心欲渡浪聲寒。高朋勝會知何日，回首斜陽幾度看。

中峰喜逢白公夜集法公方丈

久別幾于消息斷，重逢猶記道途間。兩心相憶秋同老，一夜剛隨雨到山。故舊何人堪共話，林巒有主豈投閒。亂流落葉聲兼下，聽盡寒巖水激關。

新安郡城

歷盡秋山幾萬重，孤城迴合抱芙蓉。故園風景

多相似，只少參天雪半峰。

自雲棲過湖上雜咏八絕

選二

看到湖山第幾重，晚來猶倚最高峰。鐘聲斷送

湖南寺，秀色飛來天目松。

春水平湖綠映堤，六橋芳草正萋萋。東風不爲遊人待，催盡桃花觀馬蹄。

釋弘儲

繼起江南通州人

閒居擬古三首寄毘陵鄒子

黃金無角穿我層，嶽腥雨無牙嚙我巖。華君子懷悴，屢以易黃坎坎鼓缶大呂將墜。

連長詩三

八

泝水離常潰，決正道冬日弗鬱。天半宅奧下土之寧，維禹之造人秉其心，可以禦暴。

嚙嚙子石志潔逾玉，幽固清涼溫溫自勗。勵回鉛軫，怒逢祖爆災於汚田，百身可贖。

釋戒顯

願雲峰山江南太倉人

硃砂峰贈尼民印公

硃砂稱突秀，錯落九峰東。石飽鮮霞艷，泉流曉日紅。函泥遲國璽，燒藥待仙風。奇絕菴中主，天然來印公。

過清涼臺下斷壁



欲窮奇險境不覺體全輕斷岸蛇緣過危崖蟻  
磨行鐵雲當路塞雪浪繞衣鳴一望石門近岩  
崑天關橫

玉簾泉

石壁橫千丈飛沉灑百村山川雷未了風雨霽  
長奔白浪翻珠海青崖閃雪門簾垂何日捲匹  
練挂朝昏

五乳雨後聽泉

久懷獅乳到香林果見幽寒乳潭深溪口忽崩  
三峽浪殿前高鎖七峰陰雲烟古道奔軍騎晝  
夜空堂聽梵琴箇是慈師真說法天風不斷海

尊賢詩二

九

潮音

天池寺

寺出重雲衆象攢峰峰拱揖檻前看巖巒宿霧  
三冬暝臺殿天風萬古寒龍起池中朝吼電仙  
迴洞口夜驂驚置身直在青霞上歷落星河眼  
界寬

題黃鶴樓

誰知劫火憑陵後猶得重登黃鶴樓晴樹已隨  
人事改長江依舊大荒流楚王宮闕銅駝恨仙

客乾坤鐵笛秋極目蒼茫悲慨遠一瓢高挂亂  
雲頭

釋正崑

雲堂浙江餘杭人

早秋登弢光

翠微宜早起況復是秋新一歲無多日千林只  
此身涼風輕步履爽氣肅衣巾無盡山中好應  
惟住久人

靈江舟中

西湖見月別湖海月半臨江江月深幾聽棹歌  
諳越調漫隨人語作鄉音風腥曙枕潮頭長齒

遺民詩三

十

潤寒裝海氣陰便是東流亦辛苦與君同負住  
山心

湖心亭同諸子晚眺

夜氣始闌如鴻濛孤亭獨立湖之中纖雲絕點  
泰清裏片月忽來滄海東偶一長嘯衆山響白  
雙老眼萬古空兩峰西去青不盡總屬藕花垂  
釣翁

寒日登君山有感

廿年悵望一登臨風捲塵霾浦漱深萬里江聲  
來浩歎九秋木葉動悲吟橫張海口吞天地偃

立峰頭睨古今何幸相逢焚燬後蒼松猶保歲寒陰

釋南潛 月臨浙江烏程人

首陽咏

草笠古鬚眉首陽一樵子擔柴入都城閒話青峰裏云有兩男兒飢死西山趾白髮齊太公波滴青蘋水還顧召公言採薇人已矣

夢至梅里

時間老母過梅里董墓

晨起意不憚夢斷吳天空極目西南角越山青幾重夏雲無意緒堆作千萬峰遊子亂方寸躑

道民詩二

二

躑將何從

小立青松根新夢聊自理恍惚梅里行孤村影寒水離親雪晴中鶯聲今復爾母子話溪堂斜陽射衣紫

老人命題扇影

危巖萬仞青羅立衆山小俯聽飛濤松下視穿雲鳥寒響發秋空微言落天表日暮坐忘歸欣看海霞曉

塔燈頌

壽尹洞庭居士

日射江以南日射江以東日射江以西日射江

以北羣心大疑嶺日甫匿仰視浮雲垂天如墨

百神夕馳天門潛開虎豹肅衛烟扶帝臺帝告

雲師絨星襲月銚光孤耀覆仰卑微帝告下土

維此銚光光名佛日名不夜幢光為鐸邪覺新

夢邪光為雨邪枯槁澤邪光為霽邪發寒蟄邪

鏡可以照不可以截瑤光夕指徒懸軌則何以

喻之梅麗樓閣鳥策龍文點畫弗及篋有丹砂

罔繪其色飛華後天太虛相卑吳邪晉邪宋齊

梁邪凌霄而翅者關邪寒撐空青角垂芒攝億

萬年寶網張河澄嶽峙壽未央

道民詩二

二

知章騎

有序

夏日在補船村漁父示予枝指生飲

中八仙歌卷自知章騎已下皆偽蹟

感而賦知章騎一篇

知章騎鐵網碎挂珊瑚枝并州快剪猛截斷莫

遣魚目相追隨尚書殘闕那可續張霸小兒徒

爾為君不見南村硬黃哀冊文米家精騎隨覆

軍

打松子

打松子揀長松枝高葉碎青玲瓏揀長松打松

子人生合死松風裏山雲我我石齒齒聽松日  
飲松根水

望月詩

望月三更望未休溪烟堆裏度中秋百年消得  
幾長夜四海何人不暮愁佳客未來雲自合干  
戈滿眼水空流情懷黯澹正如許搔首問天吟  
渡頭

將至靈巖作

芒鞋踏葉寺重投去看晴雲繞塔流響屨仍飛  
吳苑月洞庭先結夢鄉秋有童負笈未孤往無

遺民詩十二

三

事出門纔壯游只唱漁詞記歸日楓林細雨轉  
船頭

感懷

鷓鴣十載閱風霜難向當年結客場妄想延齡  
栽白木傷心厄閭撫黃楊幾時合社聽蓮漏若  
箇分貲構草堂南史牀頭堆一角六朝如夢兩  
茫茫

釋大依

南卷福建莆田人

寄懷吳翁和尚

信宿六朝烟外鐘白頭兄弟又經冬度人還止

城邊寺游食難隨花下筇江岸幾時思折柳山  
門是處懶栽松年來無限深居意夢入青青第  
幾重

喜天華和尚書至

炎炎衰鬢恐蹉跎且向青山看逝波樹影人來  
幽徑少潮聲日落暖風多一江遠似他鄉隔幾  
字親如好友過獨怪旛幢爭擁戴難隨花雨問  
漁簑

釋海挺

復亭浙江錢塘人  
雲溪近稿

採薪行

遺民詩十三

十四

西山日苦貧竹木摧為薪採薪猶自可村里虛  
無人彌望春郊絕青草渾無樹枝托飛鳥廝養  
小兒大如天紛拏路人捋路邊路人抱頭仰空  
泣囊中攫去官稅錢船子望之拾船走行船那  
敢出渡口東村老媪伏斷垣少婦含涕都不言  
貿貿遠來誰氏子白金深裹衣帶裏徒卒奪之  
不肯與奮刃一擊路傍死蕭條百里罕人烟舉  
目川原倍可憐黃昏陰黯鬼火照青宵但聞猿  
吟叫

錢塘懷古

青丘西郭水連天慶忌孤墳落照偏  
夜夜海潮飛白馬年年江月度烏鳶  
越王臺樹愁荒草吳苑笙歌泣斷烟  
七十二峰零亂後只今依舊采蓮船

白馬南巡競物華金明池畔舊皇家  
宮門實輦承朝旭江上流蘇被落霞  
石鼓夜殘仙樂動玉笙春倦舞衣斜  
可憐五國城邊柳望斷江淮天一涯

東浦橫連第一橋御園烟鎖晚風飄  
櫻桃露重浮金碗楊柳春深度玉簫  
波湧兩湖漁火亂沙

道藏詩三

十一

明十里馬蹄驕傷心華月高樓近郊外  
青旗久寂寥

### 渡揚子江

征帆一片海雲平揚子江連鐵甕城  
王濬幾年空戰伐周郎從古歎塵兵  
河洲浪逐飛鳬影野店霜添班馬聲  
最苦清談能廢事茫茫回首厭虛名

秋雪菴同吳浮槎卓火傳茅與唐張南  
村賦

小洲烟裊鷺鷥飛紅樹參差掩翠微  
坐徹空潭

千尺冷幾年間却釣魚磯

釋常岫

蒼林浙江興上人  
深清閑集

### 渡渾河

萬里辛乾水玄冥生濁源過橋分地脉  
到岸辨山根怪石衝層壘橫流嚙近村  
蘆溝空有月車馬踐黃昏

### 木巖廢寺

山僧何日去殿角卧殘碑煤盡雲根斷  
泉枯地脉移寒禽聲自咽老木葉空垂  
只恐秋風至行人過更悲

道藏詩三

十六

### 晚望

蕭寺頻驚落葉秋憑高眺望樹中樓  
山從北嶽來京國水自西湖入御溝  
會見漢陵荒草沒時移梁殿海雲浮  
斜陽暮雨天猶暗坐泛華亭一釣舟

釋本體

遠庵湖廣人

### 秋日旅懷

風葉聯翩下蟬聲斷續鳴已多搖落感  
况復亂離行訪舊悲雲散登臺嘯月明  
故山良久別風雨夢中生

釋大健

蒲葵江南江寧人  
花笑軒集

歲寒吟

霽雪亦何繁侵陵翳山麓  
霽雪入谿雲遙遙散  
林木崎嶇行路難  
荆扉恒自足樵採既無聲  
鳥獸各棲宿  
草閣晝長妍  
山光夜逾肅  
佳花綻紅鮮  
高枝映巖谷  
婉孌姑射姿  
粲然媚幽獨  
乃知天地心  
凜冽有芳馥

杜茶村見過

蘆荻晚蒼蒼  
烟嵐在下方  
蘭舟維此際  
萍跡任他鄉  
風浪磯前大  
僧衣世外長  
艱辛今夕會  
江海意難忘

遺民詩二

二

人日登鍾山

鍾山常在望  
人日到誰曾  
躡屩過靈谷  
披雲拜孝陵  
荒途迷亂草  
深澗咽寒水  
香火餘官監  
悲涼向野僧

初雪

風勁寒逾峭  
山空曉倍明  
茅齋惟鳥下  
石路少人行  
頓覺松增色  
俄聞竹瀉聲  
紛紛舞籬落  
霽霽入江城

夏日山中

深山當五月  
晝永不聞鐘  
石壁看無雨  
柴門卧有風  
馬嘶青草外  
鳥語翠微中  
果熟鄰僧護  
驅牕過竹叢

次答南莽和尚

穿雲紆杖履  
巖寺俯江流  
半壁月來照  
何人幾上遊  
風清無晝夜  
庭樹有春秋  
欲話多年別  
君應十日留

鶴來莊贈孝隱

用杜少陵詩  
韋園秋韻

中林三五夜  
常把華門開  
羌笛多吹月  
江城正落梅  
自從看竹後  
誰復抱琴來  
寂寂聞清籟  
悠然卧綠苔

遺民詩十二

丈

花笑軒和茶村居士

時倚檐前樹  
相思定幾重  
窓含千里月  
客夢五更鐘  
絕壑陰垂壁  
懸崖青刺松  
數聲吹笛過  
清絕隔江峰

登黃鶴峰

披雲一長嘯  
萬籟響諸峰  
黃鶴幾時去  
閒僧無定踪  
遠江流宿霧  
短景挂寒松  
南渡空留寺  
遙聞下界鐘

見遠山殘雪

已覺寒威去猶瞻雪在山清深通竹路虛白映  
松關片石能相偶孤雲無此閒好將寥落意指  
點到人間

清隱居

小閣連溪壑松濤不肯閒吹開雲外月照出寺  
前山地遠成嘉遁心閑卽閑關相期幽興熟來  
往此林間

除夕

顧余無事客歲去豈關情贏得梅花看何妨白  
髮生青山今古意流水去來聲曾不異常夕人

偏惜此名

遺民詩二

七

釋函星

天德廣東人

晚步松嶺

歲寒猶見一叢青高託層崖覆石屏夜月不侵  
無草地曉風長護獨棲亭蔭垂千仞連雲漢響  
答長江入海溟倚杖聞猿却回首下方誰夢到  
林垌

釋通復

父可浙江嘉興人

送朱人遠入蜀省觀

棧險秋冬際西來有問津巴山元近楚劍閣未

離秦迢遞驅行千艱難拜老親郡樓花早發萊  
綠正宜春

盛氣看雄劍因深弔古哀空山夏禹廟春卓越  
王臺揚馬人何在乾坤眼獨開登高須戴筆好  
試大夫才

和荅蔣佩聞二韻兼懷少典子誕

籒回白苧晚悠悠背郭柴門老一丘春盡懷人  
無過鴈日斜隨我數歸鷗雙懸戶外千峰履獨  
上江千萬里舟風雨別來花信促酒旗飛處落  
紅稠

釋興機

遺民詩二  
震巖卽張拱端山西太原人

七

辭雲門梵林禪師徵詩入選和原韻

孤蹤只合孤峰老縱遇花時不去探孤首死惟  
甘向北鴈聲悲是悔來南已將名共頭毛削肯  
把詩同里巷談多感殷勤編入遯寧知遯義少  
人耽

登迎仙亭懷古

陳明士  
宋所建

乘時騁望兔峰南臺高百仞名旋磨上有迎仙  
之虛亭鑿與屢幸凭几坐臨風幾度學吹笙夕

朝勤湯曾無情翠屏今已屬誰家空欄只見鳴  
鴻過丹成帝主未飛昇徒將鍊石爲功課

釋智鉉 秋厚浙江嘉興人

銅雀臺

曉氣稜稜烟霧開美人曾向此徘徊舞衣舊日  
芬芳在帳殿春風歌吹來宿草漫尋迴輦處飛  
花空對望陵臺餘波猶有漳河水不信君王去  
不回

釋行悅 梅谷江南太倉人

村院秋居

遺民詩十二

三

雞犬不時聞村深俗亦淳道情親易久鄉語譯  
方真田坂斜陽澹楓林秋色貧因思在廬嶽冰  
雪早侵人

重登八境臺

爲愛坡仙句似仙孤臺再到轉悽然江雲欲作  
重陽雨木葉猶鳴薄暮蟬倦客隨方追往昔他  
鄉易感是秋天長安與日渾難辨四顧愁生瘴  
嶺烟

湘上作

稀紅暗綠滿烟蘿兩岸湘山黛色多不信鷓鴣

何所見只言行不得哥哥

釋弘脩 梵林浙江山陰人

立春日舟過廬峰精舍

彌月居城郭長思歸草堂出郊纔十日寂寥坐  
竹房舉棹向前景謾謾溪風涼及來廬峰山巒  
壑遙相望隄柳發暗綠岸苔生晴光因遇結廬  
客同過薜荔牆自啟雙板扉敲石炊茶鑪出子  
青泥飯坐我雲根牀欸客不知晚相送臨河梁  
我亦悵然別還同歸鳥翔依依戀野色蕩舟趁  
夕陽

遺民詩三

三

答下相蔡叔望留別之什兼送陸禹平  
七里寺門近半塘人境連臘前來暮客雪後有  
歸船烟樹空千水澄江遠入天莫忘在鶴澗相  
坐品三泉

釋寂燈 天放楚後湖廣岳陽人

小除夜示學人

一靜消諸累多能卽是頑不因平日簡焉得此  
宵閒竺典當尊重凡情莫浪攀老夫疎野甚生  
長只知山

揚州竹枝詞

齊紙蜀錦關芳裁紅粉當壚照玉杯明月筆聲  
關不住城門十二五更開

葛洪洞

山色搖光入袖涼松根風細茯苓香局殘柯爛  
人何在深洞寒雲鎖夕陽

釋弘濟

蓋然吳山江南歙縣人  
即汪沐日

移居

卜居先卜鄰里仁斯安宅如彼蘭在谷荃蘅共  
朝夕東西南北人轍環豈行役有廬敞風雨問  
荅敞函席願言竭來歸稽古裁今昔耕鑿話春

風陰晴細辨析

遺民詩二

三三

歸田園居

炎方大火流策矯得南山九夏披重裘一住三  
十年雲起孤城失山高月在淵護蟲傷火種躬  
耕開瘠田蕭然唐虞夏黃花屋幾間有松古不  
計偃仰卧我前殿其雷隱隱石隙出縷烟龍舞  
虛空中芝老怪石巔夜靜人無事禮簡儘自閒  
不知何夕死朝聞然不然

問來使

爾從何處來使我歸心自山中酒定釀不遠離

有菊松長任礙人春來松花馥巾車好歸山  
將棗栗熟

擬古

寂寂幽谷蘭搖搖北邙柳天地朽速壞草木安  
長久抗懷揖古人義農是我友安得一起之相  
與一杯酒春來柳自青同心蘭不負謝彼殺我  
者此意良深厚匡人貌揚虎彈琴復何有

釋阿朅

生居福建龍平人

憶西江趙雪餘島

知有不平在阨危未敢鳴姓名疑故我家國負

遺民詩二

三四

今生芳草似無恨夕陽空自明義方聞有子遺  
稿倘編成

憶洞庭吳不官時德

貧賤亦行役風塵了不關心如太湖水家在洞  
庭山作客有時倦吟詩無日閒泉臺遇同調曾  
否憶人間



近青堂詩集序

常聞文莫奇於司馬而其迹常遍于山川品莫高於元龍而其氣實資于湖海子瞻之渡詹耳筆墨益豪道濟之在洛陽江山得助蓋所見既廣則其蓄之者必盈而所歷既多則其發之者必盛精華所結良在高深奇奧所成蔚爲風雅古有然者今亦見之則吾友卓子子任是其人矣子任爲惟恭先生之後人乃火傳年兄之猶子火傳操持月旦標舉風流似扶野之謝安偏知幼度若竹林之阮籍獨愛仲容而子任少有

近青堂詩序

一

異姿長懷奇節軒輊舉其氣不愧於凌雲奕奕神清其才獨能於鏤雪論交未久方多倚玉之漸締好既深更起渾金之歎言其大槩略有數端一則丰度祗類中人被服有同儒者而高談聚米若聞要害子諸邊獨往據鞍歷見風沙于古塞論文可與論兵而並用學書乃能學劍以兼長一則先生獨有藜牀孺子恒居委巷而座中杯斝對酒時有高人門外輪駟憑軾恒來長者則處約無殊于處樂而能交實在于能貧至於衣塵已欲化緇薪勞難以炊食而龍頭負

未曾不礙于帶經堂下持竿竟何嫌乎漂麥則其博雅之懷卽在勤勞之際耳若夫臧否不形諸口喜怒罕見於顏而射聊城之書曾無再顧擊燕臺之策傍若無人則烈士之風不在古人之下矣凡諸雅致盡屬修能況乎閩粵燕秦霜雪脩經車馬江淮河海風烟歷館檣鳥一切東西南北之情皆歸旅筇百凡陰陽寒暑之狀並入奚囊觀其足跡所留益見匠心獨苦故時而驚濤駭浪則爲奮迅振發之音時而嘉樹名花則有穠麗纖妍之句或而猿啼鶴唳則其調多

近青堂詩序

二

發于淒清或而虎嘯龍吟則其旨必歸之雄放斯其近青一集足以振綵千秋也於時雨過庭花風吹鄰絮偶爾得茲快作足以暢我幽懷竊比漢書可下舜欽之酒如歌周雅是爲吉甫之詩不禁傾心遂爲弁首豐南聽翁弟吳綺弄撰

近青堂詩

寶香山 卓爾堪 子任著

駐馬坡懷古

坡下茸茸草坡上蕭蕭樹陳迹問居人卧龍駐  
馬處虎穴探孤身形勝供指顧北軍戰艦連爨  
烟結江霧聲勢壓江東將士互憂懼先生何從  
容決勝搖白羽老瞞竟生還天不延漢祚飛飛  
鴉亂啼掉頭下坡去

從軍行

為友人作

門外戒行李門內辭高堂上堂仍儒服未忍換

近青堂詩

戎裝阿母方進食阿弟繞母牀阿妹進脯脩新  
婦捧壺觴牀下從軍子一拜淚千行阿母投箸  
起兒心沸如湯佩兒甚盧劍解兒芙蓉裳為兄  
從容言從軍貴飛揚國門懸賞格黃金鑄印章  
戰勝食采邑戰死為國殤

還家吟

為友人作

七年事沙場戰士心力竭苦戰不料生生還轉  
鳴咽組甲龍鱗殘寶刀銛鋒缺解衣視肌膚新  
創猶帶血驕勝大宛馬登涉四駝折微功安足  
奇絨袴乃上列有母不知養輕生賤膚髮魯連

卻千金蹈海看明月

所聞

北出遼陽城四野結黃霧自古無人行道里不  
知數荒江浩浩流鴻鴈不能度江風捲大旗江  
岸新立成暮春草未青孟夏水尚涸虎狼白晝  
行狐狸啼日暮聞見異生平豈不懷親故有夢  
亦迷離豈識還家路生為異域人死背故鄉墓  
舍悲前致辭蚤觸戎長怒執法罪當誅謹戍遭  
殊遇聽言雙淚收餘生沾雨露

戰士骨

近青堂詩

巖疆多戰爭羽林軍四出壁壘陳七年猛士聚  
馬革游魂不還家日暮猶擊賊可憐深閨人萬  
里夢難得一日聞班師少婦重妝飾載酒盧溝  
橋遠認旌旗色朱匱題姓名云是歸來骨生者  
並轡還死者痛欲絕裂裙代紙襁綺羅委路側  
昔日鴛鴦與鴛鴦今日失儔匹生還既不能全骸亦  
難必檢點舊戰袍血跡雙手拭

葉縣別湖南蒙送之大梁

故鄉見面疎他鄉共朝暮同居廣陵城出門或  
異路犯雪走大梁李門在指顧倘遇屠沽人道

余素所慕

問津渡

春秋王室衰諸侯多不臣尼父志匡救沮溺善  
一身所趨旣已異致譏寧無因漠漠黃沙岸滔  
滔古時津津頭嘶匹馬緬想耦耕人

昆陽王烈女擬焦仲卿妻古詩體

孤鴈終孤飛不屑亂匹配女子守一終舊盟焉  
敢背羅敷已有夫使君空躊躇仲卿妻誓死遣  
歸阿母愚有志不可奪志寧捐軀昆陽一女  
兒生長在野里阿母無教訓阿翁不嫻禮聰慧

近青堂詩

三

性所生清白能自矢盈盈十五餘許嫁貧家子  
阿翁發狂疾將女欲他適女兒潛聞知怨怒填  
胸膈事親固柔順從違辨順逆父志不能回怨  
彼鴆為媒哭泣阿翁前永訣辭語哀媒人是鬼  
住逼兒向夜臺奉事非不周大義不可乖起身  
出庭庭院樹舉頭見入戶更衣裳含淚封綵繡  
織為嫁時衣猩紅親手繡無緣謁舅姑留供阿  
翁饌隨身何所有素頭繫白練身與螻蟻同魂  
愿化海燕海燕棲夫家隔世識夫面烏鴉繞樹  
枝鄰媼覺已遲奔走白阿翁阿翁始傷悲鄰人

爭來看初識女兒顏桃花開兩頰鴉雛堆雙鬢  
衣裳只縞素上遺淚血斑夫婿欲弔問反處嫌  
疑間空教淚盈把無以報泉下

楊家婦

葉縣毛氏女楊某妻也嫁甫一年楊

某死毛以哭夫感疾家人進藥餌不

含死

鴛鴦雙翔翔雄死雌恥生彩羽自毀碎芳洲帝  
悲聲可憐窈窕女初嫁喪良人淚漬衣襟赤朱  
顏凋青春夫婿下黃泉孤魂誰與鄰夜夜夢還

近青堂詩

四

家欲語步遶巡傷心感二豎所期惟殞身家人  
相勸勉良藥為具陳矢志在黃泉一滴肯沾唇  
人命豈易棄死生衡重輕舉室恩愛重不如夫  
婿親

題范十山登白狼而眺青海圖

登山必陟巔陟巔可遐視觀水非空曠安得浩  
蕩勢選勝惟白狼位居江海次山外更無山高  
空透青氣有客坐掀髯似逐山水志長嘯動滄  
溟洪波滔滔至兀坐冷心胸久視浮天地雙犬  
皆西征流水但東逝何處問真源常慮知不易

視君如有得爲我嘶斯義

送街南還敬亭山

敬亭何窈窕君歸闕講室惡草隨手芟嘉木成  
行植芟植良匪易乾坤藉人力山鬼多冥頑揮  
榆山中客

心齋招同射陵汝受柳下納涼

高柳綠浮天赤日不下地好風一迴旋涼氣先  
秋至徒倚隨層陰八席何遷次咫尺便青山古  
城垂薜荔物性亦悠然黃鳥進歌吹遙念官道  
旁勞勞驅車騎

送東塘國博

同仙樂定九子孫樂若樂四  
明若谷若十子孫樂山賦

別言不早贈但恐徒勞思去留三載內屢吟折  
柳詩南轅不再返班馬果北馳淮水尚洪流疏  
簑未竣時去固非我心留與慈親違我生亦有  
母念母願君歸

挂帆乘南風行旌離海介掛掛渡黃河上馬換  
郡縣漸近兗州城不逢南飛鴈懷人與省親憂  
喜或相半省親已有期何處見策馬陟高岡  
海雲明一片

秦淮雪中集木公誠齋亭送相初之揚

州

北風十日雪江臯停旅人鴻鴈不敢度舟航戒  
遠行有客雪中去去去廣陵城廣陵與金陵爲  
客無異情先我發孤棹此身難與并我爲故人  
留北眺轉傷神寒雪寧無盡東雲有時晴我歸  
君未歸草堂迎江春

答湯碩人

碩人湯先生令嗣

布帆挂章江帆倚石頭城兩槩下金陵催過揚  
子津楊柳向城綠波濤遶城清城中如爐冶籃  
輿冒暑行客持雙鯉魚城陰問姓名雙魚未及  
割握手如故人野老立門外看客步遶巡敘述  
及往昔野老忽失聲前季我司李世亂爲純臣  
窮力救儉歲嚴霜帶陽春上階揖公子如與司  
李親我翻從旁觀純孝在隱淪

答馬扶曦

今年夏六月火雲流街衢有司禱豐隆嚴撤禁  
屠沽江市風不腥商人買園蔬老饕畏白飯舉  
七多躊躇羨魚起垂釣泥沙壅長渠投竿愁古  
寺執熱層城殊高樹蔭長廊清影動扶疎江南  
老詩客竹牀羅畫圖眉間白毛銳骨相何清癯

短衣出長揖識面似非初爲我寫山水墨池此  
筆枯何以慰我懷圖成雙鯉魚魚眼不施紅紫  
腮穿青蒲感君殷勤意未肯付庖廚

潼關道

在昔泛舟役輸粟救晉飢富強由來舊今也忽  
流離上天禍咸陽三年望雲霓犁鋤無所施黃  
犢充晨炊貧者死家園富者走天涯綺羅猶被  
體銀箠手提攜高車駕無馬足齒卧路啼遠行  
爲就食途荒力易疲傾囊出珠玉難以易舖糜  
銀箠碎道旁此生無樂時飢餓知不免首丘是

讀書時詩

七

所宜俯視兒與女嬌小飽狐狸

日出歌

蓬萊閣上賦

曉風吹熱扶桑樹蟲起青烟與紫霧寶藏信在  
大海中火齊千斛光凝聚欲起未起聲達達四  
圍雲氣蟠蛟龍出水未半九州白當年一照開  
鴻濛東方日西馳無數飛鳥歸庵嗟冬出蓬  
夏出早振轡週迴十二辰暮吞朝吐令人老安  
得長從安期遊朝朝看汝海東頭

行旅怨雪行

冒寒出門去人各有所營朔風剪斷垂天雲雪

花紛紛無日晴馬沒鞍韉驢沒耳驅車墜輪輪  
不行行止兩不得四顧客心驚道傍柴門三尺  
大雪封門逕牆壁破啟門竈無火老嫗竈邊卧  
今晨無食身凍僵舉頭向客乞衣裳居人狼籍  
今如此道途安得辭風霜

凍湖謔

船來西船來東一邊張篷一邊關風關風努力  
張篷從容夜風如矢射入蛟宮琉璃四合東船  
西船困厄相同一日饕餮依時二日爨烟參差  
三日舟人估客啼飢恨無羽翼高飛縱有羽翼

讀書時詩

八

力易竭君不見雪片打下銀頭鶴

虎丘謁萊陽二姜先生祠

首陽萊陽兩兄弟齊姜不愧孤竹氏忠臣有骨  
不輕埋泰伯虞仲采藥地大姜宰邑最有聲入  
爲諫臣能力爭國柄不容丞相竊當廷呵叱雙  
皆裂廷尉來收折檻人能斷臣頭臣有舌臣罪  
固當誅讒佞何時除蕪血手畫地望闕難高呼  
有弟在傍不敢哭但撫兄骨與兄肉含溺哺兄  
口十哺一入腹猶言孰無死死願無回曲後先  
救援多直臣紛紛黜逐爲庶人鐵騎長驅至東

海父兮白頭死慷慨老臣節烈既上聞恩卹雖  
加恣不解弟請代兄冒雷霆生還不得戍歛亭  
敬亭山雖好對之傷懷抱黃巾赤眉犯九關帝  
無與從登煤山孤臣遺戍日已遠龍髯不得雙  
手攀奉母吳趨築小園從遊弟子知好古遺言  
身死不東歸掩棺一抔敬亭土故君有命不可  
踰此生爲母偷須臾吳人慕義建祠廟祀兄東  
隅弟西隅祠外青楓長枝葉春深杜宇啼不歇

題咎省雪遊華岳圖

和茂南韻

聞君一兒五女嫁嫁二無端欲奪向平志爲探

紅雲堂詩

九

絕勝先華峰白雲飛擁登山屐巒壑一重險一  
重過去巉峴似平地身無依倚愁天風不跨蒼  
龍不快意歸來語人辭色驕湖海之客常短氣  
問君果欲邁向平旣遊一岳毋遺四

寧羌將軍行贈高枚升

將軍淮南人虎竹分西秦西秦一路通巴蜀棧  
口孤城山四鄰五丁鑿開渾沌氣一夫當關萬  
夫畏巖疆入戟靖烽烟警防何煩教擊刺春深  
幕府日投壺草白城南出輕騎將軍行樂秋打  
圍起山紫燕疾于飛彎弓射殺兩騰虎父老棘

門拜繡旗割鮮饗士呼行酒并州健兒請擊缶  
歌罷筵前起舞刀紛紛雪花應雙手停歌止舞  
月照營後幃秦女彈銀箏絃繁柱促聲淒清無  
端彈出關山調峴峴俱作斷腸聲斷腸聲客心  
驚我有高堂白髮生富貴視如鴻毛輕將軍長  
揖軍吏哭萬里歸家駕黃犢環門柳樹未盡禿  
宅傍新築梅花屋梅花江南開不遑雪中釀酒  
雙介眉梅花吹落斑衣上還憶軍中聞笛時

題劉松年海島圖

中華百貨資百蠻海國紛紛估客船扶桑之東

紅雲堂詩

十

羅烟島島中入習機杆巧一歲能織幾船絲絲  
選七里春蠶好橫海鼓吹樓船過賣絲市上排  
衙坐島人爭看大唐官日中曾無人易貨

海市歌

嘗聞海客說海市語近離奇心轉疑我來登眺  
值初夏正當海旁氣湧滄波時選石孤坐待十  
日日見巨浪長風吹信有信無意不決一日浪  
靜東風微歷歷島嶼忽異狀欲離欲合勢動移  
劃然樓閣開金碧龍女鮫人互交易龍女仙不  
湘水裙掌上驪珠弄明月鮫人偃僂捧絳綃失

手吹作紅霞飄翮龍女素手招招落紅霞烟  
波起漁舟獨釣烟波裏珊瑚絲竿釣赤鯉搖舟  
沽酒傍城市城門初啟環甲兵前導龍旗後雲  
旂威儀赫奕擁巨帥銜枚不聞嘶馬聲園林市  
井原無恙日中百貨紛經營天吳海若厭繁華  
梵宇連雲僧如麻玲瓏浮屠高九級一級千朵  
青蓮花幻化窮奇造物忌天風猛烈吹平地眼  
前所見仍東流羣島依然青溟浮海市海市何  
足據人世且如水上漚君不見館娃宮銅雀臺  
宮女如花安在哉又不見桃花源林屋洞石門

聖賢堂詩

七

長閑無人開人生耳目娛悅有時盡歲月一去  
不復迴何如開顏日飲千百杯醉看天與地所  
有皆塵埃

題脊令圖

新安程頌年兄弟八人其六弟于天  
從故鄉遊上谷久而未至訪無音耗  
疑途中遇害頌年果糧懷刃足迹遍  
南北求之數載不可得乃招魂以葬  
繪脊令圖誌痛余義而賦之

脊令飛鳴聲不息先急後悲何悽惻一巢八子

好羽毛風塵道路失雙翼六子守巢一子飛弱  
羽尋遍天南北聞者墮淚見者傷口銜常棣招  
曰方汝雖旦暮啼黃口汝魂血污歸故鄉君罷  
招魂君莫悲莫信真同丁令威鷹鷂羅網何所  
據他時或得生人歸我言未竟淚如注我有傷  
心爲君訴前年潮陽起颶風無端吹折紫荆樹

舍弟于厚  
浴阮潮州

廣陵城下與次厚弟誌別

班馬嘶春風道旁春花謝人影移斜陽躊躇古  
城下覆城遮郭柳參差雜人言語啼黃鸝跨馬

聖賢堂詩

七

過壕澆淺水衝起鴻鴈雙雙飛

漁婦吟

郎撒網妾蕩槳朝出湖暮泊港一生離合未經  
心錦帳佳人多夢想

梅壑盆中黃山松同儀通譜石賦

三十六峰削如骨雲霞爲膚樹爲髮捋得一鬚  
婆娑松盈尺之勢盤虬龍移入瓦盆辭鄉土幸  
以無心憶儔侶托身山巔多俯視不謂從今依  
竹塢曾記去天剛尺五

錢塘江觀潮

海氣連江白，秋潮八月生。  
信能通節候，響不惜風聲。  
一線橫移岸，千山斜逼城。  
富陽門百里，舟楫即無驚。

桃花嶺 憶友人事

丘壑含兵氣，當關鳥道斜。  
銜枚趨夜月，拔幟入朝霞。  
斷盡村墟火，開殘戰壘花。  
飛來雙燕子，曾記有人家。

源口 憶友人事

旌旗源口出，萬馬渡沙頭。  
山月開昏路，烽烟警素秋。  
前林圍已破，斷壑血能流。  
何日銷征伐，春

近于中書

三

原看牧牛

靈巖

千古銷魂地，無端闢化城。  
綺羅留石色，絃管剩鐘聲。  
泰伯藥難采，夫差國易傾。  
細探遊賞處，春暮不勝情。

嶽麓山訪彌嵩上人不值

杖履何時出，松關雲掩門。  
近庭人語寂，穿竹澗聲喧。  
培草眠山鹿，崖藤挂野猿。  
行吟幽徑裏，白日翠陰昏。

桃源

淳自漁郎問，秦人不再逢。  
一丘喧亂水，百里隱喬松。  
峻壁疑無路，荒林忽有鐘。  
來尋山寺宿，面而翠芙蓉。

確山之羅山道中

雜響平林靜，獨鳴驢項鈴。  
雪殘蛇徑亂，草偃虎風腥。  
野客尋荒店，山神守敗亭。  
吾生如落葉，未敢怨飄零。

光山曉發 同去春

風起凍雲裂，紛紛入亂峰。  
單車千里道，荒寺一聲鐘。  
晴色怡人性，霜原辨獸蹤。  
興來思射虎，飛

近于中書

一四

將未能封

卧龍岡

東風吹野色，青上卧龍岡。  
窈窕春雲裏，蜿蜒白水旁。  
長吟看擾攘，三顧起潛藏。  
克復中原事，身存未可量。

王喬墓

何年封馬鬣，衰草野烟寒。  
杳渺雙鳬鳥，荒唐一玉棺。  
仙人寧有死，塵世漫同觀。  
不信微毛女，中霄長羽翰。

江月



江色茫無際空明一片寒不知孤月上但覺夜  
潮寬沙鳥棲難定篷牕夢未安幾番圓與缺只  
共榜人看

雪竇

拾級凌千仞身疑入杳冥層雲崩瀑布孤壑蓄  
雷霆立久心俱冷歸遙耳尚聽回看山起處翠  
石列如屏

招寶山

砥柱浮山出東南入海遙亂峰搖碧落絕壑灌  
秋潮氣肅蛟門見風高蜃市消幾年無辟壘估

客漸停橈

甲子夏僧還普陀余趺舟同遊

到岸驚魂定荒涼亂後山野猿延佛火水鳥據  
欄樹以無樵長僧因靖海還埽除須努力勝  
境壓諸蠻

玉泉觀魚

水色溫如玉清連育錦鱗龍池原有異魚服自  
能新見月疑垂釣聽經不避人風雷非所待引  
類但相親

憶舍弟于厚

有弟羈南越蒼茫雲樹遙嶺高迴塞屬江遠斷  
春潮故國經年別孤蓬萬里飄何時茅屋下一  
笑積愁消

送張阜樵遊閩

活活一溪水連灘千里鳴舟多穿石險路少入  
春晴花亂香蒸岸峰高青出城片帆安穩去差  
喜客裝輕

韜光寺

清晨凌曲磴扶手竹千竿礙路春雲斷經風曉  
霧殘江湖分一嶺欄檻轉雙丸不與諸天近焉

知下界寬

同衛瞻渭升滋衡徵父靜慧園訪石公  
落葉紛如雨孤蹤易感秋共尋前代寺遍倚夕  
陽樓雲水原無定烟霞莫浪投繁華城市裏能  
隱亦清幽

晤寧都魏和公兼訊冰叔青藜

紆道過君里青山歷萬重憶從吳口渡失問翠  
微峰幾歲難孤往同心易再逢綠陰高樹下跌  
坐話從容

送孔樵嵐河南看花

大梁千里路風雪擁征鞍落日孤村宿明星野  
店寒歲殘將柳折春暮得花看四月揚州好歸  
來對藥欄

人日同曉村遊釋舟寺

人日臨初地因人興灑然辛盤增野菜短綆出  
春泉猶見南飛鴈將登北上船佳辰難共汝湖  
海憶年時子將北遊

題石公送別圖

開闢蓮峰日聲名中外聞遐荒飯大乘瘴海起  
慈雲舟揖天風待檐鐘花氣熏送歸猶問法應

近青堂詩

七

使手難分

紅橋聽鶯

心齋招同西瀟名友京州書畫連也漫記分賦

北郭聽鶯好紅橋綠蔭多一聲流近遠幾處龍  
笙歌藜杖風前倚蘭舟樹底過吾生何放浪於  
止愧高柯

穆陵關

屏翰東西地勞人度此間千峰盤沃野一嶺束  
雄關疲馬穿雲下飛鴉觸石還遙遙春樹外海  
日滿前山

送呂半隱太常歸蜀葬母

同樂樂字吳園次賦

辭鄉曾計日四十四經春門巷多新草山川是  
舊鄰空囊歸旅櫬野服拜先人遺老江湖少蠶  
叢問隱淪

杭家集看桃花

忘疲三十里引興是桃花村落猶分樹江天但  
見霞成陰涼道路結實薄桑麻倘遂誅茅志東  
阜處士家

暮宿山寺

路有歸鴉引殘陽在寺門入雲孤磬細爭壑衆  
流喧石榻延山月禪心定旅魂但教幽興適若

近青堂詩

七

枕勝金尊

燕子磯漫興

燕子磯頭立風聲樹杪聽東江過岸白吹雨到  
山青古觀花成徑香臺雲作屏探幽綠撥悶對  
酒不求醒

碣石衛

嚴城沙岸峙鼓角雜潮喧一旅當天斬羣峰衛  
海門蜃樓春乍見龍雨晝常昏風景江南異悲  
涼斷客魂

同翁山遊羅浮

海風吹紫霧天半出羅浮蝴蝶延藜杖梅花掩  
石樓峰巒經月遍吟嘯逐時幽愧我勞勞客何  
緣得久留

正月三日紀事

同寄雲遠馬賦

獻歲遲三日親朋寧不慎啟門封積素埽壁見  
宜春足有衝泥具年非倚杖人冰苔連里巷無  
怪步逡巡

耽遊誠我癖時節在家稀白雪街衢靜紅爐弟  
妹圍勸酬宜永日珍重掩雙扉覓食簷前雀連  
朝不遠飛

送青雲詩

一元

答儀道景韓過訪不值

繁華君不顧偏問野人家廢宅門無柳殘春牆  
出花修能魂夢愧清譽友朋加悔踐看山約空  
回黃犢車

同答抱雪泊瓜渚

出門逢歲首比戶掩荆扉殘雪滋春樹遙天放  
晚暉沙頭舟子集津口候人稀坐待江潮上同  
君下石磯

由木瀆至光福

到此多幽境東風送野航村遙傳社鼓市小接

魚梁竹塢朝烟翠梅林春霧香茅簷曾處士誰  
為發潛光

曹青黎  
隱此

鄧尉山探梅

未到心先憶探梅何處幽深林多轉折半里一  
淹留僧引雪中屐人登雲上樓香風吹近遠春  
月白於秋

花下憶答省雪

君家青嶂裏紅杏抱孤村寒雪衝歸騎春風嬾  
出門寧教勤道路未易樂田園倘肯求黃鳥鶴  
鵲同在原

時同抱雪  
遊鄧尉

近青雲詩

示

同答抱雪汪淡洋舟泊丹陽訪丁柯亭

留飲

有約君還踐兼程棹亦停詩從幽境得酒對爽  
人醒江月隨潮白春山入夜青南征折楊柳相  
待竹西亭

同答抱雪省雪汪淡洋漢濯楊楚書將

之皖上舟發揚州見月

送客難爲別辭家就汝行同看千里月今夜二  
分明野岸沙虛白春江汐暗生遙憐邊塞上曾  
得照連營

家兄子升有賦  
輸西塞之役

雨夜泊真州

日脚黑應雨斜風吹到船涼生須縱飲聲急未  
成眠紅壓江皋樹青深郭外田明朝過水驛春  
色十分妍

燕子磯

同張翥星賦

六代如傳舍何年燕子磯秋風常失侶社日未  
能飛細語濤聲觸紅襟春草肥寧關貪飲啄江  
口舊烏衣

螺磯

何以薦夫人清江長白蘋濤聲陵寢樂花片几

蓮青堂詩

主

簾塵湘竹誰能並螺磯可與鄰樹頭驅杜宇蜀  
鳥聽傷神

天門山

山自何年斷痕多繡紫苔水迎千嶂合天鑿一  
門開覽勝高仙觀防江密戍臺帆檣西岸集鷗  
鷺恰東來

板子磯

春江何浩淼磯上忽斜暉曾有蛟龍鬬今看鳬  
鴈飛將軍功可建司馬事多違戰勝悲笳發雄  
師何處歸

望九華

久作逆陽客高山惜未登忽從江上見翻想一  
支藤吟咏春無賴躋攀老最能樓臺多結構聞  
說少閒僧

雨中過秋浦

秋浦逢春雨空濛蕩一舟岸花紅寂寂江鳥白  
悠悠通客青蓮句鄉心帝子樓謂文選樓昔年過此  
地晴暖恣郊遊

寒食孟南湖太守招遊讓泉亭子

楊柳知寒食江城分外青他鄉同杖履清興過

蓮青堂詩

主

郊垌野草多穿徑春風自掃亭泉名以讓著次  
第汲銅餅

別皆抱雪省雪

胸臆離愁滿吟詩佳興闌早知居不久何必聚  
無端天路雙駒疾江皋一鴈寒人生過四十諸  
事許誰寬

哭舍弟子厚

饑驅辭我去八載滯潮陽春草人無夢秋風鴈  
斷行有生勤客路至死慢歸裝倘以家為念應  
催海上航

遣弟遙迎汝魂今附櫬來到時常棟謝去日紫  
荆開故隴荒無恙殊方孤可哀潮陽尤足畏毒  
鍾久爲災

清湖入山道中

長途多小憇五里一茶亭路自紆迴白山能宛  
轉青野禽親水確窟免躡郊禾黍歸場圖農  
工漸次停

曉過仙霞關

山店肩輿發林雞遠近聞雄關晨啟月危磴夜  
流雲行旅能成隊飛鳥難結羣昔年烽火急戈

甲日紛紛

近寄雲詩

三

楓嶺看雲海

同高雲各賦

楓嶺青天際茫茫雲海寬無風波自動浴日氣  
猶寒高閣如舟繫羣峰作島觀滄桑真易變傾  
刻涸狂瀾

同魯菴方伯定九逸峰由觀口登陸

難涸同登陸依然傍水湄朝瞰臨壑暗冬嶺出  
雲遶草徑青沙嶼楓林翠酒旗遙遙迎迎小隊畫  
角倚風吹

同魯菴方伯逸峰抱雪省雪磬石漢良

夜飲烟雨樓兼懷聲百

遊覽非紆道茲樓當水程凌虛疑動蕩無月亦  
空明酒盞勤寒夜詩腸緩旅情北風吹隻鴈何  
處覓羣鳴

雪中登北極閣

漫漫迷磴道高閣路難通梯東危雙屐人扶勝  
短筇半山心愈戒絕頂眼才空金碧長干塔居  
秋色相中

急雪連旬積乾坤色不分郊原唯辨水城郭若  
屯雲檐雀饑徒啁賓鴻飛失羣當年曾此地鍾

阜看斜曛

近寄雲詩

五

下方壅十廟左顧壓臺城遺像衣皆白長廊壁  
轉明迷離雙目眩冷靜一心清妙理從茲發纖  
塵何處生

有客凭欄久衝寒與更幽山中餘臘雪江上富  
春流兆歲滋高隴還家遲小舟九衢誰躍馬箇  
箇擁貂裘

查德尹表兄招同戴南枝王紫銓孫物

皆閔賓遠費此度李簡子李蒼存程  
松臯喬東湖張星閣諸公大集平山

堂分詠揚州古蹟得浮山石五律一首

成平懷禹績拳石壓滄溟歲久猶遺響春來不見青六鼇分一鬣古廟冠孤亭淮泗年年決江城亦泛萍

同余鴻客周雪客朱林修蔡芝泉鉉升

過龔半千半畝園看花有感

綠樹鶯啼半畝園城中廬舍類荒村一欄花氣還熏客無處山光不到門酒力尚堪消白晝笛聲切莫傍黃昏西州曾墮羊曇淚虎踞關前更

斷魂

北青堂詩

三

四月晦日松門上人二知園去燕入載

重來同穆倩文思向山龍客雲客賦

八載松堂背主人重尋舊壘又過春入簾細認紅襟是繞座驚疑白髮新歲月海教依大厦網羅幸不及微身靜聽絮絮呢喃語似有離情卒未申

九日同吳園次杜茶村孫豹人汪扶晨

吳綺園家火傳伯平山堂登高

相期不醉毋歸去秋至重陽晴最難風雨每從

今日到江山肯負此回看檻平遠咄同人倚心繫南天一鴈寒仲弟子原更欲移尊松下坐浮雲薄暮正漫漫

東塘國博招同父山此度仙裳孝武

賓連東湖景州勿齋形本木華念昔

陳方師巖湘芷義行紅橋修禊

晴暖正逢修禊日泛舟難得使君閒廟堂有議還開海賓客乘時且看山隋苑池塘青草外杏花樓館綠楊間笙歌更逐輕鷗去遍采芳蘭水一灣

螺髻菴

并小引

六

菴踞虎踞關北以壑為屬以虹為几以鍾阜為雙髻昔人云堆螺髻于天邊即此迺吾卓氏祇園十六區之一為先忠貞公祠家蓮旬公有姓字托高林之句曾延易禪師卓錫歲久事湮幾忘所自今金陵賢士大夫襄復祖祀朱字綠作碑記紀其事感而賦之

侍郎遺廟暗生塵俎豆將湮共愴神家大博公諱之廟貌嚴密以爲神

憶毀淫祠存正祀願歌黃鳥勸孤臣山中豈少  
安禪地世上無多騎虎人先許郎兒時讀書愛看山風雨中騎黑虎而歸自是  
一番冰雪後庭前古栢色重新

### 關山

劈嶺爲關關勢雄馬頭嶺上觸西風無端雲氣  
生平地何處車聲入半空乍曉寒潭心更白深  
秋烏栢頂先紅當年流寇南侵日聞說靈旗出  
梵宮

### 紅山觀獵

古道停鞭看打圍征袍乍暖炙斜暉驚狐紫燕

江青堂詩

主

追風去攫免黃鷹貼草飛野地割鮮爭飲血村  
墟沽酒更烹肥各誇心手施餘巧誰向南山射  
虎歸

### 宿紫陽山寶乘寺

石磴層層竹樹迷當門春草自萋萋遙聞梵語  
雲中落俯視江峰檻外低古殿鐘清山鬼拜危  
樓月滿夜烏啼重分僧榻南牕下客夢初迴百  
感齊

寺即宋廟先王文範收公先君獨作公同輯成

### 過衢州戰場示弟坦兼憶亡友

徘徊殘壘話斜暉往昔山前見破圍馬上金戈

揮日返嶺頭銀鋪逐星飛橋傷樵斧林重茂地  
飲人膏草尚肥戰罷問誰歸衣錦全身千古一  
荷衣

### 尋僧

同北山使大鼻華刹名寓斯東會寓初隸江南枝院

尋僧不覺步從容縱遠何須策短節野寺引泉  
千尺竹荒林識路一聲鐘未期對月山中待倘  
出看雲嶺上逢瓢笠爲生隨處有最難覓處是  
高踪

同東塘園博和公蘭佩定九子發辛嘉

楚士允式丹書斗南爾珍家兄子升

述青堂詩

三八

### 送呂旂山北上

酒酣送客客遲行別者深千送者情繫馬歌嫌  
三疊少戀人心覺一官輕漫嗟鴈斷羣難合好  
趑秋高天正晴驛路郵筒何處寄月明茅店有  
吟聲

### 輓李香河金吾

憶君往事最傷神垂老還爲飄蕩人白紙招魂  
歸萬里青山繫石葬孤臣重華南拜蒼梧野屈  
子東鄰楚水濱好向巫咸尋故轍莫教英爽歎  
沉淪

寄內陳

性耽遊覽歷江湖微爾難教內顧無裝附琴書  
增邁往囊分簪珥備艱虞滿船夜月人孤枕十  
丈秋潮酒一壺蕩子關心屬何事慰懷弱女勝  
驚雛

寄弟

兩城商居兩增

故鄉禾黍爾經營客路波濤我獨驚風雨遲來  
春草夢雲山遙憶脊令聲少年浪擲時堪惜老  
大饑驅世所輕何日水消南出縱教胼胝願  
躬耕

大明寺泉烹武夷茶澆詩人雪帆墓同

左臣右誠西濤伯藍賦

茶試武夷代酒傾知君病渴死蕪城不將白骨  
埋禪智爲薦清泉傍大明寒食過來春可恨挑  
花落去路初晴松聲蟬眼消閒事今日能申地  
下情

哭余果菴

可憐天喪一男兒回想高風涕淚垂文譽遜于  
同學日交情篤在破家時病由心瘁醫難効事  
到力疲理亦遲老母寡妻依稚子蕭條里巷不

勝悲

束曹殷六

少年好事與相同忽漫皆成白髮翁關酒場中  
憐夜月射龍江上憶秋風壬戌秋同殷六登  
蕪磯余射二鵝升沉有  
異才原遜南北雖遙信屢通君過揚州曾問訊  
布帆早挂碧流中

張虞廷招同省雪永清徵又泛舟虹橋

多時憶此一樽同疎雨生涼酒不空北海馳書  
衝臘雪邦江俾轡泛薰風濕雲驟密天難碧晚  
照徐開水散紅座上羣公皆盡醉我將別怨托

詩中

時省雪永  
自津門

近青堂詩

早

雨後繼人招同省雪永清種紙平樓晚

眺

兩歌秋空招我遊客翻爲主醉揚州荷開沼上  
香歸酒山在江南青到樓爲惜餘暉勤徙倚却  
饒清興代淹留倘加百尺飛林杪有景都從檻  
裏收

答任衡臯兼謝題先人遺蹟卷于

薜荔頽牆綠四垂高車問訊過茅茨十年虛想  
成良會一日相逢卽故知黃鳥詩歌鍾阜淚白



蘋俎豆廣陵祠先忠貞公祠虎踞關之北螺髻峯有明先

後多屯難幾致吾家鮮子遺先伯母錢宜人乙酉盡節揚州

彈琴

破寂藉孤琴揮手發奇響何來商音繁起身挂壁上

採菱曲

同張印宜江硯座宜石人  
潘幼石張存華十步餘賦

採菱溪水東初日照顏紅澄鏡憐儂影忽漫起西風

採菱溪水南擊楫過澄潭鄰船催唱曲艷曲未曾錯

採菱曲

三

採菱溪水西懷春在柳堤柳下艤儂舟隄上停馬蹄

採菱溪水北自嗟空碌碌濁水怕汚衣清水不盈拘

觀漁

獨向晴江破寂寥錦鱗發刺戲春潮漁人舉網得雙鯉歌上長堤折柳條

同大村勿齋渭求退夫仲賓檀子集硯

旅齋中賦餅中桃花

露井花飛最恨人玄都觀裏久生塵草堂一勺

餅中水留得桃源幾日春

採蓮曲

齊持蘭槳蕩輕船長浦清溪破曉烟花裏忽聞宣笑起阿誰折得並頭蓮

採蓮人愛比蓮花新樣梳妝學內家更有女郎年十五不盤宮髻挽雙丫

風狂亂泊蓼花洲水暗前溪雲影流少折蓮花多採葉行逢驟雨好遮頭

穿袖輕衫試薄羅蘭舟宛轉溯清波溪頭日落空歸去欲採蓮花愁刺多

採菱曲

五

凱歌

驕嘶戰馬欲橫飛甲士持戈聽指揮鼙鼓轅門聲乍起前軍已破數重圍

萬幕連雲片月高琵琶一曲醉葡萄夢中吹角疑催戰霍霍牀頭躍寶刀

同丘龍標下園渡溪

野寺門前歸樹鳥夕陽驢背渡溪人問君何處尋村店一片烟嵐指未真

揚州蹋燈辭

柳巷新街燈月明女郎聯臂蹋燈行莫言閨閣

人輕出如此風光是太平

偕盧歌菴陳健夫訪丁飛濤陸梯霞毛會侯杜湘草

湖上相逢得比鄰城南城北往來頻幾番倒屣迎者舊到處看花喜暮春

六橋看桃花戲東攜妓諸子

六橋二月十分春載妓樓船聚水濱老夫豈少風流與一樹桃花一美人

題昔抱雪塞遊園

抱雪遊塞上遇妓蘭娘贈以詩有花

近音堂詩

三

底驂歸金勒香之句後二年蘭娘嫁

為商人婦阿妹能熟誦其詩抱雪復

遊塞上其妹約女伴祖帳塞垣外姜

西溟為文紀其事吳旭菴繪為圖

塞上點茶酥酪香沙中祖帳列紅妝知君最是

多情客曾把瑤篇贈女郎

私心欲訴託琵琶一曲涼州塞日斜阿姊已同

隴下水妾身亦是路旁花

新詩吟罷勸金杯萬里風吹沙雨來跨馬欲沿

荒草去塞垣直北李陵臺

友人納妾

佳人生長自江南墮馬盤龍素所諳妝罷有心遺繡帶待郎親手佩宜男

無題

鶯老花飛惜暮春高槐常與乳鴉親庭前亦長

宜男草欲采誰為纫佩人

為采芙蓉問遠航吳儂日日關新妝書生豈有

黃金屋紅袖難歸薛荔牆

盈盈十五結雙鬟早入侯家歌舞班鶯鳳未能

偕侶去飛還鶯燕在人間

近音堂詩

三

憶女念果

萬里常教匹馬馳無端今日動鄉思最憐有女

才三月未解呼爺見別離

雨中富春江上

雲吐亂山青隱隱汀沙浦樹各參差富春江上

不逢雨誰識南宮畫有師

苦雨口號

缺畝何來鯉與魴十家田父九漁郎今朝撒網

深潭下記是當時打麥場

舊院故址看花同鷹阿些山不菴賦

短草青青石逕斜  
藥欄竹塢兩三家  
風流謾說全消歇  
不見美人猶見花

哭寶女

砌下蛩鳴落月低  
兒行泉路倩誰攜  
耶娘此別無消息  
鬼伯相依莫亂啼

